普　鲁　斯

傀　儡

上　册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傀 儡

〔波兰〕普 鲁 斯 著

庄 瑞 源 译

上

Boleslaw Prus

Lalka

本书根据 Kurt Harrer 德译本"Die Puppe"转译

Aufbau- Vertag, Berlin 1954年

傀　　儡

〔波〕波列斯拉夫·普鲁斯著

庄 瑞 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67号

北 京 出 版 社 重 印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 37.25　字数 764,000

1978年6月新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10188·23　定价：3.50元

上下两册

关　于《傀　儡》

波列斯拉夫·普魯斯（原名亚历山大·格罗瓦茨基）是十九世紀后半叶波兰批判現实主义的著名作家。他于一八四五年生在卢柏林省赫魯别紹夫城一个破产的小貴族家庭中，童年时父母双亡，由姑母撫养长大。他的哥哥格罗瓦茨基在爭取波兰民主独立的运动中是个热烈的拥护者，思想进步，对于年輕的普魯斯起着深远的影响。还在中学时代，普魯斯因为参加一八六三年起义而遭沙皇政府逮捕。出獄后，他念完了中学，后来由于經济困难，沒能念完大学，就被迫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当过教員，做过摄影师和机器厂工人。

普魯斯的文学活动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的。他最初替报紙杂志撰写小品文和幽默作品。这改善了他的經济情况，讀者也漸漸熟悉了这位初露头角的作者。八十年代写的一些短篇小說使他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它們反映了当时波兰社会中的尖銳的阶級矛盾，証明这位作家的艺术技巧越来越成熟了。一八八〇年普魯斯写了中篇小說《廻浪》。一八八五年发表中篇小說《前哨》，描述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間波兰农村的阶級分化和德国殖民者带給波兰农民的灾难，这部小說奠定了他在文学上的基础。过了五年，长篇小說《傀儡》出版。一八九七年又发表了历史小說《法老》，在这部作品中，普魯斯引用古代

埃及的历史，描述了当时波兰农民的貧苦生活和僧侶的反动面目。

长篇小說《傀儡》繼上述作品之后，进一步显示了普魯斯敏銳的观察力和艺术上的造詣。它真实地反映了沙皇統治下波兰資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側面，塑造了当时没落的貴族阶級和新兴的資产阶級的一些典型形象。在同时代的波兰作家中，还沒有一个作家能象他那样把貴族阶級和新兴資产阶級刻划得如此深刻而全面。

在十九世紀后半叶，沙皇統治下的波兰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八六三年农民的大規模起义給封建制度以强烈的冲击，使它迅速瓦解，但封建制度的殘余，特别是大城市的封建貴族还保持着一部分相当大的势力。資本主义在那个时期尽管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波兰經过三次瓜分后，整个国家分别处于沙皇俄国、普魯士、奥地利的控制底下，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是保持着頑强的势力，資本主义的基础一上来就是先天不足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波兰的漸次形成，无产阶級的队伍也同时成长起来。无产阶級与資产阶級之間的阶級矛盾逐漸成为波兰当时内部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在一八八二年，波兰出現了第一个工人阶級政党——无产阶級党。波兰地主以及与之相勾結的畏惧革命运动的資产阶級上层，日益和奴役波兰地区的外国統治阶級密切接近起来。中小貴族和資产阶級下层出身的革命者，他們也害怕把民族独立斗爭发展为彻底的革命斗爭。貴族阶級虽然輕視資产阶級，但是鉴于本身的日趋沒落，他們已經看出应該利用資产阶級的經济力量，来挽救这个灭亡了。

普魯斯在《傀儡》中比較深刻地揭示了波兰貴族阶級与資产阶級的矛盾、冲突以及相互利用的关系，指出了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画出了一幅鮮明的风俗世态画，有助于我們認識当时波兰的历史背景、阶級斗爭和社会动态。

长篇小說中出場的人物非常多，但占据重要地位的是新兴資产阶級代表斯丹尼斯拉夫·伏庫尔斯基，沒落的貴族阶級典型代表托馬斯·列茨基和他的女儿依莎貝拉·列茨卡，以及老掌柜惹契茨基。小說的全部情节，圍繞着伏庫尔斯基跟以托馬斯为中心的一些貴族們相互利用、組織一家貿易公司发生的利害冲突而展开，同时又貫穿着伏庫尔斯基跟依莎貝拉之間曲折的愛情这根綫索。

从老掌柜惹契茨基的日記中，我們知道伏庫尔斯基出身于一个破产的貴族家庭中，从小就有向上爬的思想。他在霍普伐酒店当学徒的时候，就不顧別人的嘲笑，討好巴結那些来喝酒的官吏和学生，想从一个酒店的伙計一跃而为大学生。拚命爬出酒窖，可說是他一生的发迹点。后来他去參加一八六三年的起义，起义失敗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流放回来，他就收斂这种一生中仅有的想革命的愿望，一心一意走資产阶級个人发迹的道路了。通过惹契茨基的关系，他踏进了楊·敏舍杂貨舖。为了利用楊·敏舍家的經济力量，他不惜和比他大几岁的新寡的女店主結婚。

楊·敏舍杂貨舖原来开設在华沙旧城区。代表旧式資产者的敏舍家两代人經营了几十年，貨物的銷售范圍仍只局限在街坊間，可是伏庫尔斯基在跟敏舍家的寡妇結婚后，在很短时期內就把杂貨舖发展成为一家专門經售服飾商品的大商

店，同时又組織貿易公司，变成一个买办式的資本家了。普魯斯运用这个对比，眞实地描述了波兰資本主义在萌芽和发展时期的不同情况和新旧資产者的不同特征。

伏庫尔斯基把楊·敏舍杂貨鋪攫为己有，毫不費力地得到了敏舍家两代人掙得的現款三万卢布。可是他是一个冒險家，他不愿意讓"一口平平安安的飯卡住他的喉嚨"，他不愿意去討好到他店里买一把雨伞的人，他宁愿冒吃子彈、匕首，生伤寒病的危險，去参加俄土战爭搞軍需給养，照他自己的說法，这是"一場大賭博，几乎每个月都拿自己的全部財产去賭博，每一天都拿性命去冒險"。不錯，他在这場賭博中贏得了巨資，躊躇滿志、得意忘形地回来了。現在，他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野心更暴露了。他自以为比别人胜过一等，高过一头，耻笑别人为肚子和錢包一天天活下去，自己下决心一定要飞黃騰达起来。現在他一心一意要干的业績，就是躋入貴族阶級的行列，把貴族阶級掌握在手里。

那么，循着哪一条梯阶到达貴族阶級呢？在伏庫尔斯基心目中，名譽、地位、头銜、女人是他不可或缺的东西。他認为要征服人，就得紧紧抓住每个人和机会。在他还沒有变成百万富翁之前，他偶尔在剧院里发現貴族出身的依莎貝拉容貌惊人，就发誓要把她抓在手中，并且通过她借裙带关系躋入貴族的行列。

但是他发現，自己的熟人們中沒有一个能把他引到这位貴族小姐的家里去。他明白，只为了能够和她公开地談話，别无他求，就必須：不做商人，要做就得做个很有錢的商人；至少是貴族出身，跟貴族圈子里的人有关系。而首先要拥有大量金

錢。他发財回来之后，經过調查，他知道依莎貝拉的父亲男爵托馬斯·列茨基經济窘迫，門庭冷落，已濒破产前夕，决定从打开这个缺口入手。他跟托馬斯賭胜牌时故意輸錢給他，好讓他不再向僕人借錢維持生活。他購买托馬斯的期票，高价收买依莎貝拉的嫁妆銀餐器。为了博得依莎貝拉的欢心，并顯示他的乐善好施、慷慨豪爽，他給她的姑母卡罗洛娃主办的保育院捐款。他抓住托馬斯卖房子这个机会，不惜以高出六万的价格买下，自己躲在背后，而由犹太人高利貸者許朗格包姆出面。他通过无賴馬璐歇維支，从克萘楚夫斯基手里把那匹竞賽馬搶买了过来，从前他对賽馬漠不关心，現在却对它倍感兴趣，“如果跑贏的話，那么依莎貝拉小姐便会爱我了。”他不惜金錢，一再賄賂騎师，結果跑贏了，当場把那匹馬拍卖掉，所得的錢全部捐給了保育院。

伏庫尔斯基的所作所为，都是从博得依莎貝拉的欢心而出发的。他梦想跟依莎貝拉一旦結婚，就可以丢掉“商人”这个臭名称，成为貴族阶級的一員。他拚命学英語，为的是跟依莎貝拉用英語交談，炫耀自己的博学多才；他斥資購置私人馬車，出入风馳电掣，儼若新貴派头。依莎貝拉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片言只語，都可以影响他的情緒。依莎貝拉对她鍾爱的意大利演員罗西在华沙没有人捧場而感到遺憾，他就派萘契茨基到剧院里向他献花献礼，还雇用一帮人去喝采捧場。为了不愿离开依莎貝拉，他起初拒絕苏辛邀他上巴黎做軍火生意的請求，但等到他发現依莎貝拉跟表哥斯塔尔斯基旧情复燃，当着他的面調情时，一气之下，又突然改变决定，赶赴巴黎。他在巴黎認識了一个冒牌化学家盖斯特，想和他合

作搞发明比空气还轻的金属，目的是为了扬名全世界，从而使依莎贝拉非跟他结婚不可。

然而当时波兰的一部分贵族，一方面迫于形势，虽然不得不拉拢拉拢这些以伏库尔斯基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也还没有忘记过去尊荣的地位。他们需要资产阶级在投机买卖方面做他们的"全权代表"，但决不愿意完全受这些人的摆布，在社会地位方面，对这些人也是抱着轻视的态度的。依莎贝拉和伏库尔斯基之间的矛盾的关系，也充分说明这一点。依莎贝拉所追求的对象是一种一身兼有这三个条件的人：既有钱，又漂亮，又有不错的头衔。伏库尔斯基虽然是个"百万富翁"，但是他却出身商人，头衔是没有的，手掌发红，喜欢用刀叉一起吃梭鱼，而更重要的，他是通过用金钱偷偷收买她家的餐具，收买她家的房屋以支持他们的生活来表示爱她的，这却使她受不了。她觉得这好象把她当做买卖的对象。由于她父亲必须依靠伏库尔斯基给他利息来维持生活，她一直跟伏库尔斯基保持一定的交往关系，有几次甚至发展到他可以马上向她求婚、以决定其命运的地步，但是她对他的态度始终都是若即若离的。依莎贝拉自然是一个庸俗的女子：她一方面对伏库尔斯基保持矜持的态度，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意大利歌剧演员罗西以及小提琴家蒙利纳里之流却又表示如醉如狂的倾倒，跟她那个表亲斯塔尔斯基也一直都保持着勾勾搭搭的关系。然而伏库尔斯基对待依莎贝拉的爱情也并不见得高超到哪里去，他所以对依莎贝拉这样如醉如狂，锲而不舍，无非是因为羡慕她的那套所谓贵族的仪态。他的求爱方式，一点都没有越出资产阶级惯用的那套方式：无非是想通过疏

财仗义、揮金如土等等手法，来博取对方由敬生爱。他們的“相爱”（其实，依莎貝拉始終沒有爱上过伏庫尔斯基），一开始就是不正常的，一开始就是摻和着金錢关系的，他們的“悲剧”的結局，也是一开始就伏下綫索的。其实，問題不在于伏庫尔斯基与依莎貝拉最后有沒有結合，結合了也不一定会改变問題的实質。事实上，在暴发戶伏庫尔斯基与家庭濒于破产边緣的貴族小姐依莎貝拉之間，是不会出現眞正的爱情的，眞有的話，也只是一种假象。他們只有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也只可能有利害关系。伏庫尔斯基曾經把法国和波兰的貴族女子作过比較，他認为，要是在法国，一个人只要拥有一宗财产，爱上了出身貴族的一个女人，人家是不会給这么許多障碍的。然而这与其說是波兰的貴族与法国的貴族有什么不同，还不如說这是因为当时两个国家的資产阶級与貴族阶級力量消长有所不同的結果。只要伏庫尔斯基再迟生若干年，則就是波兰的貴族女子，甚至就是依莎貝拉自己，也不会那样寡情了。

毫无疑問，普魯斯是把伏庫尔斯基当作比那班生活腐化的旧貴族更有能力的人来描写的。伏庫尔斯基在年輕时，白天他在卖酒柜台旁边侍候顧客，記帳，夜里就讀書，以后甚至进了大学。他为了不愿意給人家說他靠妻子的錢过日子，他就撇下店舖，闖出門去打天下。他不怕丟掉性命，也不怕冒子彈、匕首的危險；到他回国时，他带回来了二十五万卢布，“里面一大部分还是金卢布”。他协助貴族老爷們組織一家貿易公司，仅仅一年时間，就給这些股东挣到百分之十八的盈利，高兴得大家都站起了向缺席的他表示敬意。他还做了好几桩善举，他还勇敢地跟人家决斗……凡此种种都应当算是他

的"能干"、"有魄力"的表現吧。这些"优点",在当时腐化堕落的貴族身上,的确是不大容易找到的。然而伏庫尔斯基的这些"优点",充其量不过表現了資产阶級唯利是图的实質。伏庫尔斯基所追求的一切东西:金錢、貴族地位,包括依莎貝拉在內,一点高尙的东西都沒有。普魯斯幷沒有具体描写他怎样賺到二十五万卢布的,只說他出国了一趟,冒了一些險,一回国就带来这么多錢。但是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他发的是战爭財:他不是做軍需粮秣生意,就是做軍火买卖。普通的买卖早就不在他眼底里了。資产阶級所賺到的錢,每一文多少都带着血腥气,在他也不能例外。他曾經对那个拉攏他和貴族們合伙做生意的侯爵說:"你們都是要負責的,你們厌恶劳动和各种責任……"不錯,象依莎貝拉的父亲列茨基、斯塔尔斯基之流,他們都已經是不可救葯的人了,他們"厌恶劳动",逃避"各种責任",只图坐享其成。但是伏庫尔斯基自己干的又是什么样的"劳动"呢?他风尘僕僕地奔走于波兰与保加利亚之間,巴黎与华沙之間,追求依莎貝拉,布施一些小恩小惠……如果这些就是他所謂"劳动"的話,那么他和貴族之間的差別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比而已。

如果仅仅把《傀儡》看成一部"負心的"貴族女子玩弄"痴情的"資产阶級男子的小說,这就完全錯估了小說的意义。《傀儡》的意义是在这里:它一方面暴露了貴族社会生活的腐朽,同时也不得不揭露以伏庫尔斯基为代表的資产阶級暴发戶的空虛的精神状态,他們的貪得无饜的欲壑。伏庫尔斯基的最高理想就是发橫財加依莎貝拉。依莎貝拉就是伏庫尔斯基所追求的貴族生活的象征。伏庫尔斯基由于发覺依莎貝拉幷不

忠于他而毁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下失败对他来說，实在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他曾經对那个侯爵說："对商人和实业家們，你們的門关得那么紧，要不是用几十万卢布去轟开它，就得象一只臭虫那样从縫隙中挤进去。……"这一段話就全部道出了他的心事。花了几十万卢布，而还轟不开依莎貝拉的心坎，这眞是伏庫尔斯基始料所不及的。

《傀儡》的重要人物还有好几个，但只有很好地分析了伏庫尔斯基，这才能了解其余人物的意义。伏庫尔斯基的确比貴族們具有更多的"活动"能力，但他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当时波兰的理想人物。那个曾經拉他来搞貿易公司的侯爵說："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股息，而是为了不幸的国家。我原来想把一点新鮮的血液和比較新的观点带到我們这阶层里来；可是我只得承認，我輸了，而且絕对不是由于伏庫尔斯基的过錯……可怜的国家呀！"又有一个人物說伏庫尔斯基是"天才"，是"胸怀大志"的人。"天才"也好，"新血液"也好，其实，在伏庫尔斯基的血液中除了可以分析出个人主义，追求名利等等的成分以外，其他是不可能有的。虽然，他最后，甚至抛弃了全部财产，甘愿为爱情而毁灭，但就連这种巨大的"牺牲"也不可能給他的生活添上什么"理想"的意义，"浪漫"的色彩，这不过是資产阶級与貴族阶級爭夺霸权斗爭中的一个可笑的插曲而已。

普魯斯限于他的世界观，他尽管揭露了当时社会的敗行，但是他还指不出改造它的途徑，也不可能創造出眞正的正面人物。长篇小說中对于波兰最初一些社会主义組織的活动，只是极含糊地提到一下。伙計克来因好象跟一个秘密組織有联系，閱讀非法的小册子，他認为社会主义比波納帕特·

拿破侖，比俾斯麦更有威力。长篇小說的末尾談到克来因的被捕，看来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是克来因在小說里只是一个十分次要的角色。

当然，問題幷不在当时書报檢查妨碍作家公开描写社会主义运动，主要的还在于，尽管一八八二年波兰出現了第一个工人阶級政党无产阶級党，工人阶級已登上了历史舞台，但由于普魯斯的阶級局限性，使他看不到社会主义的眞正力量，更談不到預見这股力量在将来会改造整个世界。他仅仅把社会主义者看作幻想家罢了。这一点是我們在閱讀时应該注意的。

但是尽管如此，«傀儡»仍不失为一部波兰十九世紀批判現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品，这部小說在我們了解过去时代波兰社会生活风习方面，是有認識意义的。

主要人物表

斯丹尼斯拉夫·伏庫尔斯基——本書主角，新兴的資产阶級的代表人物。

楊·敏舍与佛兰茲·敏舍——两兄弟，敏舍商行的老板。代表旧的資产阶級。

伊克納西·惹契茨基——老掌柜，伏庫尔斯基的忠实朋友。

克来因——伙計，曾参加秘密組織。

麦拉歇夫斯基——伙計，后来跟斯塔夫斯卡結婚。

李希茨基——伙計。

齐巴——伙計。

奧古斯特·卡茲——伙計，与惹契茨基一同到匈牙利参加一八四八年革命。

瑪加勒特·孚爱法——楊·敏舍的妻子，丈夫死后改嫁伏庫尔斯基，不久死去。

托馬斯·列茨基——沒落的男爵，代表当时波兰的貴族阶級。

依莎貝拉·列茨卡——列茨基的女儿，伏庫尔斯基追求的对象。

梅立敦太太——媒婆。

克惹楚夫斯基——嗜賭的男爵。

克惹楚夫斯卡——性情乖戾的男爵夫人。

約翰娜·卡罗洛娃——依莎貝拉的姑母。

査斯拉夫斯卡——議长夫人。

舒曼——犹太医生，伏庫尔斯基的朋友。

維梭茨基兄弟——赶車人和扳道工。

苏辛——伏庫尔斯基在西伯利亚認識的朋友，軍火生意的合伙者。

許朗格包姆父子——犹太商人。

馬璐歇維支——克惹楚夫斯基家的朋友，騙子。

尤利安·奧霍茨基——列茨基的表亲，性情古怪。

海倫·斯塔夫斯卡——一个失踪者的妻子。

密希維佐娃——斯塔夫斯卡的母亲。

海柳涅——斯塔夫斯卡的女儿。

卡奇奧·斯塔尔斯基——游手好閑的紈袴子弟。

馬列斯基——大学生，伏庫尔斯基的房客。

帕特奇維支——大学生，伏庫尔斯基的房客。

蓋斯特——巴黎的神秘科学家。

瓦素夫斯卡——寡妇。

卫奇列克——手艺工人。

卫格罗維奇——参議員。

斯澀魯特——代理商人。

內 容 提 要

«傀儡»是十九世紀波兰批判現实主义作家波列斯拉夫·普鲁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作者以沙皇統治下波兰在資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社会为背景，描写了波兰貴族阶級的腐朽沒落和資产阶級的形成，揭示了它們之間的矛盾、冲突以及相互利用。小說的全部情节，圍繞着新兴資产阶級典型代表伏庫尔斯基跟以沒落封建貴族阶級代表托馬斯为中心的一些貴族相互利用、組織一家貿易公司发生的利害冲突而展开，同时又貫穿着伏庫尔斯基跟貴族小姐依莎貝拉之間的曲折爱情这根綫索。它一方面暴露了貴族社会生活的腐朽，同时也揭露了以伏庫尔斯基为代表的資产阶級暴发戶的空虚的精神状态，他們的貪得无饜的欲壑；既表現了时代的基本特征，也描繪了一幅鮮明的风俗世态画，有助于我們認識当时波兰的历史背景、阶級斗爭和社会动态。

目 次

第 三 部

第　一　部

第一章　隔着酒瓶的玻璃看，楊·敏舍-斯·伏庫尔斯基商行是什么样的？

一八七八年初，政治界忙着新罗馬教皇的选举，关心圣斯蒂芬諾和約，❶ 或者还时刻盼望着一次可能发生的欧洲战爭。可是，华沙的商人，以及克拉科夫城郊一个街区的知識分子，却对楊·敏舍-斯·伏庫尔斯基商行的服飾用品商店的未来感到濃厚的兴趣。

晚上，內衣商店和酒窖的老板們、馬車厂和帽厂的厂主們，以及那些无所事事、依靠家产过活的大名鼎鼎的老爷們，聚集在一家很出名的飯館里吃点心。在那里，人們談論楊·敏舍-斯·伏庫尔斯基商行，跟談論英国的武装同样詳細。他們坐在那里，弯着身子，俯在深褐色的酒瓶上，被雪茄烟的烟雾籠罩着。有些人在为英国的胜利或失敗打賭，另一些人却在为伏庫尔斯基的破产打賭；有些人称俾斯麦❷是个天才，另一些人却称伏庫尔斯基是个冒險家；有些人批評麦克-馬洪总統❸的措施，另一些人却断言說，伏庫尔斯基即使不是什么更坏的人，也是个十足的傻瓜。

馬車厂厂主德克列夫斯基先生，由于他那坚持不懈的干

活，在他那行业中既有錢又有声望；他象卫格罗維奇参議員——二十年来，在同一个慈善协会里是个积极会員——那样熟悉地認識斯·伏庫尔斯基；两个人老早就公开預言說这个商人要破产了。

“一个人不守住一个行业，不珍惜好心的幸福女神的賞賜，”德克列夫斯基先生說，“末了他非弄到破产，无力支付的地步不可。”

卫格罗維奇参議員在他朋友說了一句深奥的格言后，就接上一句：

“一个傻瓜！一个冒險家！約奇奥，再給我来一瓶啤酒。这到底是第几瓶呀？”

“第六瓶啦，参議員先生。我就拿来！”約奇奥回答說。

“已經是第六瓶啦？时間是怎么过的呀！……一个傻瓜！一个傻瓜！”卫格罗維奇参議員喃喃地說。

斯·伏庫尔斯基和他的服飾用品商店所以会突然遭到不幸，其原因对那些跟卫格罗維奇参議員在同一个飯館里吃喝的人，以及飯館老板、伙計、学徒們来說，是象那盞照亮上面所說的那家飯館的煤气灯火光那么雪亮。这方面的理由可以从那个人的急躁性格、冒險生活，而最后还可以从他那最大的罪

---

❶ 一八七七年俄土战争开始，俄軍于翌年一月直逼君士坦丁堡城下，沙皇为了避免英国干涉，就在土耳其首都提出議和条件。三月份在圣斯蒂芬諾簽訂和約。

❷ 俾斯麦（1815—1898），普魯士容克的代表人物，执政德意志二十年，执政普魯士二十八年的頑固分子。

❸ 麦克-馬洪（1808—1893），法国元帅，一八七三年起任法国总統七年，是一个才識有限的反动政客。

过里去找出来。那个人吃飽了安逸飯，还不时到这种体面的飯館来吃吃喝喝，但是，为了发財，他自动放弃一切，把自己的鋪子托付給上帝保管，自己却带着老婆留下的全部現款，参加土耳其战爭去了。[1]

“說不定他发財了。搞軍队給养本是有賺头的交易，”代理商斯潑魯特先生插上一句，他在这里算是一个稀客。

“他什么也賺不到，”德克列夫斯基先生回答說，“那么一来，他那爿象样的店倒会完蛋。搞軍队給养只有犹太人和德国人发得了財。搞那一套，我們这些人的脑筋不行。”

“可是，伏庫尔斯基也許懂得这一套办法吧？”

“一个傻瓜！傻瓜！”参議員喃喃地說。“再給我来一瓶啤酒，約奇奥！这是第几瓶了？”

“第七瓶啦，参議員先生。我就拿来！”

“已經第七瓶啦？时間是怎么过的呀，时間是怎么过的呀……”

那个代理商由于业务的关系，需要知道有关商人們各方面的詳尽消息，他就端着自己的酒瓶和杯子到了参議員坐的那張桌子旁边，奉承地望着参議員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压低了声音說：

“是的，請您原諒，参議員先生……您为什么管伏庫尔斯基叫一个傻子？我可以敬您一支雪茄烟嗎？我跟伏庫尔斯基有点相識。我以为他始終是一个沉默寡言的驕傲的人。对一个商人来說，沉默寡言是很有用的，驕傲却是一个缺点。可是

[1] 指一八七七年开始的俄土战爭。

說伏庫尔斯基傻里傻气，我却从沒有看出来。”

参議員接过了那支雪茄烟，并不特别表示謝意。他那張赤褐色脸的腮帮和下巴上都长着一簇簇灰色的須发，这时候看起来倒象一块鑲着銀边的赤鉄石。

“我管他叫傻子，”他从容不迫地咬掉雪茄头，点着了，回答說，“是因为我在……等一下……十五……十七……十八年前就認識他了。那是在一八六〇年。当年我們时常上霍普伐店里去。您認識霍普伐嗎？”

“嗯。”

“您看，当时伏庫尔斯基在霍普伐店里当伙計，他已經有二十开外年紀了。”

“在那个酒店和小吃店里嗎？”

“是的。而且当时他就象今天的約奇奥这样，給我端过啤酒或納尔遜式的炸肉。”

“他是改了行去干服飾用品买卖的吧？”代理商用反問的口气回答他。

“别忙！”参議員插嘴說。“他改过行，不过他不是直接就干服飾用品行业的，而是先念文科中学，以后上了大学，您明白嗎？他想成为一个学者！”

那代理商显出大惑不解的神情，搖了搖头。

“这眞是个笑話，”他說。“他怎么竟想到了这个主意呢？”

“嘿，还用說！简单得很——他当时認識了一批医学院和艺术学院的人……那时个个人都想干一番事业，他又不甘心落在旁人后面。白天他在卖酒柜台旁边侍候顧客，記帳，夜里就讀書。”

"那一定是个不好的堂倌了。"

"跟别的堂倌一样，"参議員不满地摇了摇手，回答說。"只有一点不同，就是他在侍候顧客的时候是个討厌的畜生；听見一句毫无恶意的話，他就象个强盗那样皺起眉头。我們把尽可以随便发泄的脾气发泄到了他身上，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要是有人用'医药顧問先生'去称呼他的話，他多半要生气的。有一次他狠狠地駡了一个客人，两个人差一点就叉着脖子打起来了。"

"当然，这样生意会受影响的。"

"絕对沒有！因为当华沙人知道霍普伐的伙計要上文科中学念書的时候，許多人都涌向那里去了。特别是大学生去得最多。"

"后来他眞的进了文科中学嗎？"

"眞的进了，甚至还考上了大学。可是您猜怎么样？"参議員往下說，用手拍了一下代理商的膝盖，"勉强念了一年，就把什么都扔下，离开了大学……"

"为什么那样呢？"

"为什么那样？……他跟别的人一起闖了禍，到今天我們还伤足脑筋。以后他跑到伊尔庫茨克[1]附近什么地方去了。"

"这是笑話，我的先生！"那代理商喘着气說。

"还不只这样。……一八七〇年他带着一点点資本回到华沙来。他找职业找了半年工夫，在找职业期間，他尽量避免干那种他到今天还厌恶的香料生意。直到最后，由于他今天的

[1] 苏联中西伯利亚的最大城市。

經理惹契茨基的帮助，他巧妙地混进了敏舍太太的店里，那女人剛剛做了寡妇，十二个月以后，他跟那个比他大几岁的女人結了婚。"

"这样干是聪明的。"那代理商插嘴說。

"当然聪明。他一下子有了生計，又得到了一家鋪子，他原可以在那鋪子里安安逸逸地干一輩子。可是那女人却給他找了許多麻煩。"

"女人在这方面是老手！"

"可不是！"参議員証实說。"虽說这样，他却走了好运。一年半以前，那个女人吃多了什么东西，死去了，伏庫尔斯基在受了四年痛苦以后，象一只鳥那样地自由——他有了一家安排得好好的鋪子，和敏舍家两代人掙得来的三万卢布的現款。"

"他走运了。"

"他走过运，"参議員糾正了他，"可是，他沒有加以重視。如果另一个人处在他的地位，就会跟一个規規矩矩的姑娘結婚，舒舒服服地过活；因为，我的先生，一家出名的鋪子，而且开在热鬧地区，这在今天是相当重要的！可是，这个瘋子却把什么都扔下，为了要发財，上前綫去。也許是几百万引誘了他。"

"說不定他眞找得到几百万的。"那代理商突然插嘴說。

"难得有这种机会！"参議員搖搖头。"再給我来一瓶啤酒，約奇奥。您以为他在土耳其找到了一个比那死去的敏舍家女人更有錢的婆娘嗎？——約奇奥！"

"我就拿来！第八瓶来啦！"

“第八瓶啦?”参議員跟着說了一遍，“这不可能。等一下……剛才我們喝了第六瓶，后来是第七瓶，”他用手掩着臉，嘟噥着說，“也許，眞的是第八瓶了。时間是怎么过的呀!”

人們冷靜地观察着事物，尽管他們作了悲慘的預言，可是楊·敏舍-斯·伏庫尔斯基商行的服飾用品商店却不但沒有破产，相反还賺了許多錢。破产的謠傳使大家感到好奇，上那家鋪子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从伏庫尔斯基离开华沙的那时候起，俄国商人也开始来定貨了。定单堆积起来，国外的信用很好，期票按期支付，店里的顧客熙熙攘攘，三个伙計几乎招呼不过来。其中有个伙計是个可怜的家伙，金黃色头发，看起来好象下一个鐘头就会害痨病死去；另一个头发黑褐色，一綹哲学家的小胡子，举动象侯爵一样；第三个是个紳士，留着一撇女人見了害怕的八字胡，身上象香料厂那样发着香味。

要不是伏庫尔斯基的朋友兼代理人，那个在店里供职四十年的伊克納西·惹契茨基先生悉心經营的話，就是大家怀着好奇心慕名前来，三个伙計殷勤接待，以及这块遐邇聞名的招牌，也未必能挽回店鋪垮台的命运。

第二章 老掌柜当家

二十五年来，伊克納西·惹契茨基住在鋪子的一个小房間里。在这段时間里，鋪子換了主人，換了地板、橱柜和玻璃窗，又換了一批顧客和伙計，可是，惹契茨基先生的房間却始終是原来的那个。阴暗的窗子面临着同一个庭院，装着同样的柵栏，栏杆間結着一个也許有二十五年之久的蜘蛛网，那一块用了二十五年、本来是綠色的窗帘，由于眷恋着太阳，如今已經褪色了。

窗子旁边摆着的依旧是那張黑色桌子，鋪着一块早先也是綠色、現在却尽是斑点的台布。桌子上摆着一只又大又黑的墨水台和一大瓶黑色止淋粉，❶ 都固定在一个座子上；还摆着一对黃銅烛台，再也沒有人用来点烛了，一把剪烛芯的鋼剪子，也沒有人拿来剪烛芯了。一張墊着薄薄褥子的鉄床，上面挂着一支从来沒用过的双筒猎枪。床底下，有一只样子象小棺材的六弦琴盒子。一張窄小的皮长沙发、两把皮椅子、一个白鉄皮大臉盆和一个小小的深樱桃紅的橱子，凑成这房間的家具。这房間由于地形狹长，更兼經常籠罩着一片昏暗，与其說它象一間屋子，不如說象一个坟墓。

伊克納西先生的习慣象这房間一样，二十五年来就沒有改变过。

早上他往往在六点鐘醒来；他待了一会儿，細听着那只摆在椅子上的挂表是不是在走，望着那两根构成一条直綫的指針。他想从容地、不慌不忙地起身，但冰冷的脚和有点冻僵的手不肯完全听他的使喚，他便一跃而起，跑到房間当中，把压发帽扔在床上，就在火爐旁边，湊着那大洗臉盆，从头到脚地洗了一遍。他一面洗，一面打噴嚏，嘶嘶地叫着，好象一匹良种的老馬，突然想起了竞賽时的情景。

在他郑重其事地拿着一块粗手巾擦干身子的时候，他滿足地望着自己那瘦削的小腿肚和長了毛的胸脯，一面嘟噥着說：

"哼，我的体重到底还在增加呢。"

就在这时候，他那条被打瞎了一只眼睛的老鬈毛狗伊耳从長沙发上跳了下来，为了消除睡意，它拚命用爪子抓着門。門外的茶炊在起劲地噝噝地响着。依旧在匆匆穿衣的惹契茨基先生把狗放了出去，对仆人說声早安，从橱里拿出燒茶的小壶来。他在扣鈕扣的时候扣错了。为了看看天气，他跑到天井里。他在喝热茶时烫了一下。他不对着鏡子梳头发。这一切到六点半鐘才算完全做好了。

伊克納西先生檢查了脖子上是不是打着領带，口袋里是不是放着表和錢袋以后，从桌子抽屜里拿出了一把大鑰匙，稍稍地弯着身子，郑重其事地打开了那扇包着薄鉄皮的后門。他和仆人俩走进店鋪，点着了两盞煤气灯。仆人在扫地的时候，伊克納西先生戴上夹鼻眼鏡在自己的記事本里依次念着这一

---

❶ 在吸墨水紙沒有发明以前，撒止淋粉于紙上以防墨水化开。

天他所要做的一切工作。

“繳入銀行八百卢布，啊哈……把三本紀念簿和一打錢袋送到卢柏林，一打錢袋……对，当然罗！……給維也納汇去一千两百古尔登❶的款子……去火車站領一批到貨……催制鞍匠交还那些沒有送出的箱子……瑣碎事！……給斯达史❷写封信……小事……”

他不再往下念了，又点起了几支小蜡烛，凑着烛光檢查玻璃橱里和柜子里的貨物。

“領扣、針、錢袋……对……手套、扇子、領带……不錯……手杖、伞、旅行袋……还有这里——紀念簿、梳妆盒……昨天那个藍色的卖掉了，当然！……烛台、墨水壺、鎮紙……瓷器……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这花瓶給調了个面呢？……一定是因为……不，不碍事……带辮子的洋娃娃、一套傀儡戏、一套旋轉輪机❸……明天我們得把这套旋轉輪机陈列到橱窗里去，因为那噴水池已經使人不感兴趣了。小事情！……快八点鐘了……我想打个賭，克来因会最先到，麦拉歇夫斯基会是最末一个。当然……如今他結識了一个家庭女教师，他給她买了个梳妆盒，这笔錢非但打了个折扣，而且又是賒帳……当然罗……只要他不再打折扣和賒帳就好了……”

他就这样咕噜着，弯着腰，双手插在口袋里，在店里走来走去，那鬈毛狗跟在他后面。主人不时地站住，望着一件什么

❶ 十五至十九世紀中欧許多国家的金币和后来的銀币名。

❷ 斯丹尼斯拉夫的爱称。

❸ 旋轉輪机是游乐場內的一种設备，有一旋轉的大輪盘，上装木馬或木舟等物，儿童坐于其上，随輪盘旋轉以取乐。

东西，那条狗也就在地板上坐下，用一条后腿搔着自己身上的稠毛。在柜子里摆成一排排的那些洋娃娃，小号的、中号的和大号的，棕色的和金黄色的，都瞪着发楞的眼睛望着他們。

过道的門咿呀响了一声，克来因先生，一个瘦小的、发青的嘴唇上堆着苦笑的伙計走了进来。

"可不是嗎，我說准您是第一个到的。您好，"伊克納西先生說。"巴威尔！把灯熄了，开店門！"

仆人笨拙地跑来跑去，扭灭了煤气灯。过了一会，他們听見門閂軋軋地、鉄条叮当地响起来，光綫进来了，这是唯一从来不使商人失望的顧客。惹契茨基在窗下写字台旁边坐下，克来因坐到了瓷器柜旁边那只老位子上。

"老板还沒有回来，您有什么消息沒有？"克来因問。

"我盼望他三月中回来，最迟在一个月后。"

"要不是有一次新的战爭把他留住的話，他准会回来的。"

"斯达史……"惹契茨基开始說，立刻糾正了称呼，"伏庫尔斯基先生給我来信說，不至于有战爭。"

"不过証劵还是下跌了，我剛才看报紙，說英国艦队已經开进了达达尼尔海峽。"[1]

"仗打不起来，这毫无关系。再說，"伊克納西先生叹了口气，"沒有波納帕特[2]参加的战爭跟我們是不相干的！"

"波納帕特一家人的技倆已經失敗了。"

"眞的嗎？"伊克納西先生譏諷地微笑着。"那么正月里，

---

[1] 連接馬尔馬拉海和爱琴海的海峽。

[2] 即拿破侖。

麦克·馬洪跟杜克洛[1]策划一次政变，是对誰有利呢？……請您相信我，克来因先生，波納帕特主义是一种威力！”

“比它更大的威力有的是。”

“哪一种？”伊克納西先生生了气。“也許是甘必大[2]的那个共和国？也許是俾斯麦？”

“是社会主义，”那瘦瘦的伙計嘟噥了一声，在瓷器柜后面躲起来了。

伊克納西先生把夹鼻眼鏡使劲地按在鼻子上，从那張靠椅上站起来，仿佛他想一下子推翻那个跟自己見解相抵触的新理論似的，不过，那个留胡子的第二个伙計进来，使他中断了这个想法。

“啊，我感到荣幸，李希茨基先生！”他轉向着那个进来的人說。“今天天气很冷，不是嗎？街上这时几点鐘啦，我的表想必走得太快了。一定还不到八点一刻吧？”

“嘿，想得眞巧妙！您的表在早晨总是走得太快，到晚上总是走得太慢，”李希茨基一面冷冷地回答，一面摸着他那蒙上霜花的八字胡。

“我打賭，昨天您玩过胜牌。”[3]

“当然。看見服飾用品和您这头灰白头发，我整天就够受了，您相信嗎？”

“得啦，我的先生，我宁愿头发有点斑白，也不愿秃头，”伊

---

[1] 法国将軍(1817—1882)。

[2] 甘必大(1838—1882)，是拿破侖第三的对头，法国共和派的領袖。

[3] 英国式的紙牌戏。

克納西先生生起气来。

“妙得很！妙得很！”李希茨基先生用又低又尖的声音說。“有人一看見我这禿頂，就知道是不幸家庭的遺产，可您那头灰白头发和您那种乖戾的性格却是年紀大的結果，这……我……当然非常尊敬……”

第一个走进鋪子来的顧客是个女人，穿着家常衣服，扎着一块头巾。她要买一个黃銅痰盂。伊克納西先生向她深深地鞠个躬，請她在一張椅子上坐下，李希茨基先生却跑到了柜子后面。过了一会，他回来了，用庄重的姿势把女顧客所要的东西递給了她。随后他把痰盂的价格写在发票上，隔着肩膀递給惹契茨基，自己走到玻璃橱后面去了。他的神气活象一个捐出几千卢布作为慈善之用的銀行家。

关于灰白头发和禿頂的爭执也就結束了。

快九点鐘，麦拉歇夫斯基先生才走进来，或者說得更好一些，是冲进店里来。他是一个漂亮的汉子，金黃色头发，二十开外的年紀，一对星星似的眼睛，珊瑚似的嘴唇，还有一撇象上了毒葯的匕首似的八字胡。他冲进来，到門檻那里就散出一股香味。他叫着：

“我敢发誓，現在已經是九点半了。我是个輕浮的人，是个沒用的人，我是卑鄙的，但是，叫我怎么办呢？我母亲生病了，我得去請医生。我已經找过六个……”

“也許您找了您送过梳妆盒的那些人吧？”李希茨基問。

“梳妆盒？……不。我們的医生是連一枚針也不会要的。是个高尙的人。現在已經九点半，不是嗎，惹契茨基先生？我的表停了。”

“馬上就打九点鐘了，”伊克納西先生用特别重的語气回答道。

“才九点鐘？唉，誰料得到！我下过决心，今天要最早到店，比克来因先生到得更早些……”

“好在八点鐘前离开这儿，”李希茨基先生插了一句。

麦拉歇夫斯基瞪着那对天藍色的眼睛，带着十分惊訝的样子望着他。

“您怎么知道？”他回答。“喂，我敢說，这个人有預言家的天才！說老实話，就在今天，我非要在七点鐘以前进城不可，即使叫我去死……即使叫我离职……我也要去。”

“您就这么办吧。”惹契茨基冲口說，“如果非这样不可的話，您不用到十一点鐘，甚至現在就可以自由行动了，麦拉歇夫斯基先生。您应該是个伯爵，不应該是个商人，我只覺得奇怪，您一开始沒有选擇那种老有閑工夫的职业，麦拉歇夫斯基先生！”

“好啦，您在他那种年岁也釘梢过女人，”李希茨基說。“这有什么装道学家的！”

“我沒有釘梢过！”惹契茨基大叫起来，用拳头捶着写字台。

“至少有一次他抱怨过，說他一辈子都是个蠢东西，”李希茨基对克来因嘟噥地說，克来因微笑了笑，同时皺起眉头。

第二个顧客进店来要买套鞋。麦拉歇夫斯基向他迎上去。

“您先生要套鞋嗎？請問是哪个尺寸的？哎，您先生一定記不得了！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間去想套鞋的尺寸，这是我們的

任务。您先生允許我比一比嗎?……請您先生賞臉,在这張凳子上坐下。巴威尔! 拿块布来,替这位先生把套鞋脱下,擦擦干净。”

巴威尔拿着一块抹布跑过来,扑到顧客的脚跟前。

“怎么啦……是怎么回事……”茫无所措的顧客喃喃地說。

“請吧,”麦拉歇夫斯基急急地說,“这是我們的本分。我相信,这里一双你准是合意的,”他递了一双用繩子捆着的套鞋給顧客,又往下說。“太棒啦,看起来挺漂亮;您先生有一双标准脚,所以不可能会把号碼弄錯的。您先生一定希望印上字母;是什么字母呢?”

“L.P.,”顧客嘟噥了一声,他覺得这个殷勤的伙計唾沫乱濺地說了这些廢話,叫他多么心神恍惚呀。

“李希茨基先生,克来因先生,請你們把字母印上去。您先生吩咐把旧套鞋包起来嗎? 巴威尔! 把套鞋擦擦干净,用蜡紙包起来。可是,也許您先生不希望提着一件无用的累贅东西跑来跑去吧? 巴威尔! 把套鞋装在盒子里。售价是两卢布五十戈比。不至于有人把先生这双印着头一个字母的套鞋换走的,——拿新貨换破烂东西是件不痛快的事。两卢布五十戈比,請拿这張发票去付錢。管帳先生,找給这位先生五十戈比……”

在顧客还沒有淸醒过来以前,人們已經替他把套鞋穿上,給他找了錢,而他就在深深的鞠躬下,被送到了門口。他还在街上站立一会,茫然地望着橱窗。在橱窗后面,麦拉歇夫斯基給他送来殷勤的微笑和热情的眼色。最后他招了招手,往前

走了。他也許在想，在另一家鋪子里，同样一双套鞋，只是不印头一个字母的，花十个茲罗提❶就可以买到了吧。

伊克納西先生轉向李希茨基，点了一下头，那样子是要表示惊异，又要表示滿足。麦拉歇夫斯基从眼角里看見这情形，便赶到了李希茨基身边，低声地說：

“您看吧，我們这老头的側影象不象拿破侖第三？那鼻子，那八字胡，那西班牙式的……”

“象害胆石症时的拿破侖，”李希茨基回答說。

听到这句开玩笑的話，伊克納西先生厌煩地皺着臉。当然，在晚上七点鐘以前，麦拉歇夫斯基請准了假，可是几天以后，在惹契茨基的私人記事本里，却有了如下的記載：

“混在‘法国新教徒’当中，跟一个叫做瑪蒂尔特（???）的女人坐在第八排。”

使他安慰的是，他可以这样对自己說：就在那一个本子里，其他的两个同事也同样給記載了进去，連那个管帳的，听差們，甚至仆人巴威尔也在內。惹契茨基怎么了解同事們生活中的这一类細节呢？这是一桩他从来不向人泄露的秘密。

中午一点鐘左右，伊克納西先生把帳房間交給李希茨基先生，尽管他跟这个人不断有爭执，但还是最信任他。他跑到自己房間里，把飯店里送来的午飯吃光。克来因跟他同时离开，在两点鐘回到店里。李希茨基和麦拉歇夫斯基去吃飯的时候，他就跟惹契茨基留在店里。三点鐘，大家又都在場了。

晚上八点鐘打烊。伙計們都走了，只剩惹契茨基一人留

---

❶ 波兰貨币名。

在那里。他結算每天的帳目,复核現金,确定第二天的工作計划,他再考虑着今天必需做的事情是否都做了。他为自己所疏忽的每一件小事付出长时間的失眠和苦恼的思索。他思索这家鋪子也許会倒閉,以及拿破侖后代終于会灭亡的可能性。他确定地認为,自己这輩子曾經有过的一切希望只是痴心妄想罢了。

"一事无成! 我們无可挽回地毁了,"他叹息着,在他那硬帮帮的床上翻来翻去。

日子要是过得好,伊克納西先生就感到满足。于是他在临睡前閱讀一会执政时期[1]和帝国的历史,或者閱讀那些描写一八五九年意大利战爭[2]的剪报,或者——这是更少有的——把床底下的六弦琴拿出来,奏起了拉柯契进行曲,[3]还用一种說不出是好是坏的男高音和唱着。

然后,他梦見辽闊的匈牙利平原,穿藍軍服和白軍服的两条战綫的部队,隐在一团硝烟后面……第二天他情緒抑郁,叫着头痛。

星期天,在他算是比較愉快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他考虑

[1] 一七九九年拿破侖发动政变,将行政权移交給三个执政,自任首席执政。到一八〇四年,他索性登位,号称拿破侖一世。这里指的是一七九九至一八〇四年的执政时期。

[2] 一八五九年的意大利战爭是一个民族运动,是反对奥国在意大利的压迫的斗爭。拿破侖第三在这次战爭里投机,他先与撒丁(統一意大利的領袖)締結同盟,以換取某些意大利領土,以后又跟奥国单独談判。

[3] 菲倫茨·拉柯契(1676—1735),十八世紀以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为目标的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領导者。上述进行曲在匈牙利一八四八年革命时非常流行。

或者布置为时一星期的橱窗。

对他来說，橱窗里陈列的不但要包括店里可供挑选的貨色，而且也要能够吸引行人們的注意力，不論是用最近的到貨、用漂亮的装飾，还是用一种噱头。在右边那个奢侈品橱窗里，通常摆着一件什么銅器、一只磁花瓶、梳妆台上整套摆設，同时还堆着些紀念簿、烛台、錢袋、扇子、手杖、雨伞以及許許多多琐碎但却精美的东西。左边的橱窗里，摆着領带、手套、套鞋和香水的样品，中間还放着些自动玩具。

在这种寂寞的忙碌中，老掌柜有时童心未泯。那时，他把所有机动的希奇的小东西拿出来，摆在桌上：一只爬柱子的熊、一只啼叫的公鷄、一只奔跑的老鼠、一列在鉄軌上行駛的火車、一个騎在馬上举着另一个小丑的馬戏班小丑、还有几对跟着模糊不清的音乐在跳华尔滋的男女，伊克納西先生把那些模型的发条全都旋紧，使它們同时活动起来。公鷄开始啼叫，还拍着那僵硬的翅膀；沒有生命的男女跳着舞，但不时失足停頓下来；坐在向前行駛却沒有目的地的火車上的鉛制旅客用惊訝的眼睛望着他。当所有那些玩偶在閃爍的煤气灯光下获得了幻覚的生命的时候，老掌柜就把双肘撑在桌子上，輕声地笑着，嘟噥說：

"嘻嘻！旅客們，你們上哪儿去？耍把戏的，你为什么拿生命去冒險？你們这些跳舞的人，拥抱对你們有什么用处呢？发条走完，你們就都回框子里去了。沒有意思，一切都沒有意思！但你們如果有能力思考，在你們看来，这似乎就是一件大事了！"

作了这一类和与此类似的独白以后，他很快把玩具放好，

自己却在空空的店鋪里激动地来回踱着，那条肮脏的狗老跟在他后面。

“做生意沒意思！……政治沒意思……到土耳其去沒意思……这整个人生也沒意思，我們既不知道它的开端，也不知道它的結尾。眞理究竟在哪里？”

因为他有时也响亮而公开地說了这样的話，所以人家把他当作一个傻子。那些有着年已及笄的女儿們的可敬的妇人时常說：

“你看呀，独身生活把男人弄到什么地步了！”

伊克納西先生难得离开那座房子，要离开，也只是短时間；通常总是上街去找他的同事或店里的伙計。一上街，他那件深綠色的、阿尔及尔式的茄克，或者那件烟灰色的外氅，那条两边鑲着黑色寬条的灰褲子和褪了色的大礼帽，特别是他那羞怯怯的举动，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伊克納西先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越来越沒有出去散步的兴致了。他宁愿在光天化日之下睡在床上，整个鐘头地从方格柵的窗子往外望，窗外可以看見隔壁人家的灰色墻壁，那墻上只有一面同样装着方格柵的窗子，有时那窗子上摆着一小罐白脫油，或者挂着一只杀了的兎子。

他越少出門，就越时常想到乡下去作一次长途旅行，或者甚至到国外去。他越来越时常在自己的梦中看見綠色的田野和黑黝黝的丛林，在那里他可以一面漫游，一面回忆年青的时代。慢慢地，他对那些景物苦苦思念起来，他拿定主意，等伏庫尔斯基一回来，他就要利用整个夏天到哪里去旅行一次。

“至少在沒有死以前去旅行一次，而且就去它几个月，”他

对同事們說。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們对他这个計划只微微地一笑。

自愿地跟大自然和人們隔絕，湮沒在商业利潤的轉得很快但却很狹小的漩渦中，这样他越来越覺得有将自己的思想跟别人談談的必要。可是，由于他不信任这一些人，另一些人又不愿听他的話，加以伏庫尔斯基不在，所以，他經常自言自語，而且十分秘密地記日記了。

第三章 老掌柜日記

……几年来我就惋惜地看出，世界上好的伙計和有理性的政治家是越来越少了，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赶时髦。每一季那小伙計都买式样最时髦的褲子，戴越来越怪的帽子，和样子裁得件件不同的衣領。說不定当今的政治家們也是每一季度都在改变他們的信仰：不久以前他們信仰俾斯麦，昨天信仰甘必大，今天却已經在信仰培根斯斐尔❶了。

显然，我們忘記了不該在店里囤着时式的衣領，而該把它們卖掉，不然顧客买不到貨色，也就不上門来了。另一方面，政治不該依靠那些幸臣，而該依靠强大的朝代。梅特涅❷象俾斯麦那么有名，帕默斯吞❸比培根斯斐尔更有名，而今天誰还想起他們呢？可是，波納帕特一家人起初借拿破侖第一的統治，以后借拿破侖第三的統治，震撼了欧洲，尽管有些人称拿破侖第三是个破产者，可到今天他还是通过他忠实的仆人麦克·馬洪和杜克洛，繼續影响着法国的命运。

你們还看見，那个秘密地在英国人那里学軍事的拿破侖第四会有什么作为！可問題不在这里。我不愿在日記里談波納帕特一家人，而只想談我自己，好使人家知道好伙計是怎样鍛炼出来的，就說鍛炼出来的不是学者，也总还是賢明的政治家。要鍛炼不需要上学院，只需要家里和店里有榜样就行。

我父亲在年輕时当过兵，晚年却在內政部里当听差。他身子挺直得象一根棍子，留着小小的絡腮胡和两撇捻得高高的八字胡，脖子上系着一块黑布，耳朵上戴着一只銀耳环。

我們住在旧城区的姑母家，她是替官員們洗衣服和补衣服的。我們在四层楼上有两个小房間。生活过得并不富裕，但却有許多乐趣，至少对我来說是这样。我們小房間里最华貴的家具是那張桌子，父亲从部里回来，就在那桌子上糊信封。可在姑母那里，洗衣盆却占了最重要的地位。我还記得，在晴朗的日子里，到街上去放紙鳶，要是天气不好，就在小房間里吹肥皂泡。

姑母房間里的墙壁上只挂了些神象；虽然張数相当多，也还是沒有父亲用来点綴他房間的拿破侖象那么多。这些拿破侖象片有的是在埃及，有的是在瓦格拉姆[4]附近拍摄的，还有在奥斯特立兹[5]附近，莫斯科附近，在加冕的那一天，在享受盛誉的时候拍摄的。当姑母被那么許多俗气的人象搞得恼火，在墙上挂起一个很大的耶穌受难象的时候，父亲也就为

---

[1] 一八七六年英国維多利亚女皇根据狄斯雷利建議，加上印度女皇的称号，狄斯雷利受封为培根斯斐尔爵士。

[2] 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的反动总长，欧洲列强"神圣同盟"的組織者之一。

[3] 帕默斯吞(1784—1865)，英国爵士，老牌殖民主义者，鴉片战爭时担任外相职务，两度組織內閣。

[4] 奥国維也納附近的一个村庄，一八〇九年拿破侖曾在該地击敗奥国軍队。

[5] 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市鎮，一八〇五年拿破侖在那里亲自指揮軍队，击敗俄奥联軍。

了——用他的話說——不委屈拿破侖，买了拿破侖的青銅半身象，陈列在床上面。

"瞧，你这个无神論者，"姑母不止一次地責备，"有一天人家会为你这种胡鬧用柏油澆你的。"

"呃！皇帝不会讓我受冤枉的，"父亲回答說。

父亲的一些老朋友时常到我們家来。多曼斯基先生也是个听差，可他是財政部的；还有拉歇克先生，他在多瑙街摆了一个小菜攤。他們都是朴实的人（多曼斯基先生甚至喜欢喝一杯大茴香酒），但也是机警的政治家。所有的人，連姑母也不例外，都坚决地認为，虽說拿破侖第一死在囚禁中，波納帕特一家人却还是会取得統治权的。繼第一个拿破侖之后，有第二个拿破侖，即便这一个也沒有好下場，下一个又会出来，那样繼續下去，到最后总有一个来整頓这个世界的。

"我們一定要时刻准备好，响应第一声号召！"我父亲說。

"因为我們旣不知道是哪一天，又不知道是哪一刻，"多曼斯基补上一句。

嘴角上叼着小烟斗的拉歇克先生为了表示同意，把一口痰一直吐到了姑母的房間里。

"吐痰只許給我吐在提桶里，我的先生。以后再吐我要給你顏色看了！"姑母叫道。

"也許太太要給我顏色看，可我不接受，"拉歇克先生粗声粗气地說，痰就往壁爐那里吐了。

"哼，这些擲彈兵都是些什么家伙呀！"姑母恼火了。

"当然，太太們总是喜欢輕騎兵的。我知道，我知道……"

后来拉歇克先生跟我姑母結了婚。

因为父亲要我在正义行动开始的时候有充分准备，所以他亲自动手来訓練我。

他教我讀書、写字、糊信封，但首先是操練。在我年紀很小、屁股后面还拖出衬衫下襬的时候，他就逼着我操練了。这一点我記得很清楚，因为当父亲发出口令“向右轉走”或“左轉弯向前走”的时候，就拉着衬衣的下襬，把我朝規定的方向拖去。

課程完全照規定进行。

父亲时常在夜里用“准备战斗！”那样的喊叫把我弄醒，他不顧姑母流眼泪和責备，訓練我，最后还这么說：

“伊克納茲！❶要时刻准备好，小把戏呀，因为我們既不知道是哪一天，也不知道是哪一刻！别忘記，上帝派来了波納帕特一家人，好讓他們在这世界上維持秩序；可是皇帝的遺囑一天不执行，秩序和公道也就一天不存在。”

我不能說，我父亲对波納帕特和对公道的不可动搖的信念也为他那两个同事所共有。有时候腿上的风湿痛折磨着拉歇克先生，他便一边呻吟一边咒駡着說：

“老朋友，你知道我們等待一个新的拿破侖已經等得太久了嗎？我的头发开始花白了，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但他总还是不来。再过不了多久，那我們只配在教堂門口当叫化子了，那时拿破侖一定来，为的是来跟我們在一起唱贊美詩。”

“他会找到年輕人的。”

“哪里找得到年輕人！他們当中比較优秀的都比我們先

❶ 伊克納西的爱称。

进了坟墓，那些最年輕的却又一文不值。他們当中許多人从来沒有听說过拿破侖。”

“我儿子倒听說过并且牢牢記住了，”父亲对我眨眨眼睛，回答說。

多曼斯基先生更垂头丧气了。

“这世界一天不如一天了，”他搖搖头說。“生活費用越来越高。拿住房子来說，他們恨不得把你的全部养老金拿走，还有，就拿这个大茴香燒酒来說吧，这里头有鬼把戏。从前你喝了几滴就津津有味，今天你喝了一整杯，还象喝水一样地清醒。就連拿破侖也不会再看見公道的事了！”

听了这些話，父亲却回答說：

“就說沒有拿破侖，公道也还会存在，不过拿破侖終究是会出来的。”

“我不相信，”拉歇克先生咕嚕着。

“要是出来个拿破侖，那怎么样？”父亲問。

“我們活不到那时候。”

“我活得到那时候，”父亲回答說，“伊克納茲更看得見他了。”

当时我父亲的話就已經深深地印在我的記忆里，不过后来的一些事情才給我証明它們是多么不可思議，簡直是有預見性的。

大約在一八四〇年，父亲开始常鬧小病了。有时他几天都不去上班，最后就臥床不起了。

拉歇克先生天天来看他，可有一次，当他看見他那双瘦削的手和发黃的腮帮时，他嘟囔着說：“喂！老朋友，我們一定活

不到看見拿破侖了。"

"在我沒有听見他的消息以前,我不死。"

拉歇克先生点点头,姑母却把眼泪擦擦干,她以为父亲是在說胡話。死神已經逼近,而父亲仍然在盼望拿破侖,誰还能不这么想呢?

他的情况已經很坏,甚至已給他行过临終涂油礼。过了几天,拉歇克先生突然激动地跑到了我們家里,站在房間当中,叫道:

"你可知道,老朋友,出了拿破侖啦?"

"在哪里?"姑母叫道。

"当然在法国。"

父亲爬起来,但又跌在垫褥上。他只向我伸过手来,用我絕不会忘記的一种目光望着我,小声說:

"記住!……把这一切都記住……"

他就此死了。

后来我深信父亲的見解是多么具有預見性呵。大家都看見过喚醒意大利和匈牙利的第二顆拿破侖星;虽說它在色当[1]隕落了,我却还不相信它从此永远熄灭。在我看来,俾斯麦、甘必大或培根斯斐尔算得了什么!邪恶将一直統治着世界,直到一个新的拿破侖成长起来为止。

父亲死后几个月,拉歇克先生、多曼斯基先生和姑母苏珊娜碰了头,商量应該怎样安排我。多曼斯基先生要把我带到他那个部里去,通过他的推荐,使我慢慢成为一个职員;姑母

[1] 一八七〇年普法战爭开始,法軍在色当潰敗,拿破侖第三本人也被俘。

要我学一种手艺，拉歇克先生却介紹我做小菜买卖。

可是当他們問我喜欢什么地方的时候，我却回答說："在商店里工作。"

"誰知道，說不定这是最好的，"拉歇克先生說。"你想上哪种商人的鋪子呢？"

"上坡得瓦尔附近的那家鋪子，那家門上挂着一把佩刀，橱窗里有个哥薩克人的。"

"我知道，"姑母插嘴說。"他想到敏舍店里去。"

"可以試試看，"多曼斯基先生說。"我們不都認識敏舍嗎？"

拉歇克先生把一口唾沫一直吐到壁爐旁边，表示贊成。

"天呀，天呀，"姑母訴苦說，"如今兄弟已經不在，这家伙很快就要把唾沫吐到我身上来了……唉，我这个苦命的孤寡女人呀！"

"这算什么話？"拉歇克先生說。"太太应該跟一个合适的男人結婚，那样也就不再是孤寡的了。"

"我到哪里去找一个会娶我的傻子呢？"

"你瞧！說不定我会跟太太結婚，因为我沒有人給我按摩，"拉歇克先生一面喃喃地說，一面懶洋洋地弯下腰去把烟斗里的烟灰磕掉。

姑母突然掉下眼泪；这时候多曼斯基先生插嘴說：

"干么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呢？您太太孤零零的，他却沒有管家婆；这么你們結婚吧，把伊克納茲带在身边，你們算也有个孩子啦。而且还是不需多大支出的孩子，因为敏舍家供給他吃住，你們只給他衣服穿好了。"

“怎么样？”拉歇克先生望着姑母問。

“好吧，先把孩子送去当学徒，以后呢……也許我冒險試一下，”姑母回答說。“我往往覺得自己的結局是悲慘的。”

“行，那就找敏舍去！”拉歇克先生說着站了起来。“不过，你太太别使我失望！”他又添上一句，用拳头威吓着姑母。

拉歇克跟多曼斯基先生走了，隔了一个半鐘头，两个人回来了，臉漲得通紅。拉歇克先生几乎透不过气来，多曼斯基先生站立都非常吃力，据說原因是我們的樓梯爬起来很不方便。

“有什么消息嗎？”姑母問。

“人家把那个新的拿破侖关进火葯庫了！”多曼斯基先生回答說。

“不是关进火葯庫，而是关进 A—u……A—u……炮台，”拉歇克先生作了补充，他把便帽扔在桌子上。

“可是孩子的事怎么样啦？”

“叫他明天带衣服和換洗床单到敏舍那里去，”多曼斯基先生回答說。“不是关进 A—u……A—u……炮台，而是送往哈姆—哈姆，或恰姆……唉，我也不知道……”

“你們发狂啦，你們这些醉鬼！”姑母尖叫着，一把抓住拉歇克先生的胳膊。

“别亲热！”拉歇克先生在抗拒。“結婚以后才能亲热，可現在……叫他明天带衣服和換洗床单到敏舍那里去……不幸的拿破侖呀！……”

姑母先把拉歇克先生拖出了門，接着把多曼斯基先生拖出門去，又把便帽扔了出去。

“滚吧，你們这些酒鬼！”

“拿破侖万岁！”拉歇克先生高呼着，多曼斯基先生却开始唱：

> 旅人呵，如果你的目光往这里扫，
> 走近些，設法来理解这句題詞……
> 走近些，設法来理解这句題詞。

他的声音逐漸低下去，好象他在井里沉了下去，之后听不見了，最后在街上又响起来。过了一会，街上起了一陣喧嘩，我从窗口往外望，正好看見一个警察把拉歇克先生带到市政厅去。

这是发生在我开始从商以前的一些事情。

很久以来我就熟悉敏舍的鋪子，因为父亲差我到那里去买紙，姑母差我去买肥皂。为了把那些挂在大橱窗玻璃后面的玩具看个飽，我往往怀着愉快的好奇心跑进店里去。就我所能想到的，那橱窗里有个大个子哥薩克人，它翻着觔斗，搖晃着胳臂，門口总挂着一面鼓、一把佩刀和一匹用毛皮制成的馬，还带一条眞正的馬尾巴。

店鋪里面看来象个大地窖，由于光綫不好，我从来也估計不出它的深度。我只知道他們在左手边的柜台上卖胡椒、咖啡和月桂叶子；柜台后面放着一些高大的、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都是些抽屜的柜子。紙張、墨水、碟子和玻璃杯在右手边的柜台上出售，那里的柜子上装着玻璃；买肥皂和浆粉一直要走到鋪子的后进，那里摆着一些桶子和許多木箱。

連地窖也被用上了。那里挂着几长行的口袋，里面装着

芥子和颜料；一盏很大的带罩子的灯，冬天整天燃着；一网袋的瓶塞，还有一只經过剁制的鳄魚，也許有一碼❶半那么长。

店老板楊·敏舍是个白发老头，他有一張紅腮帮的脸，下巴底下有一綹花白胡須。白天任何时候，他都坐在窗子旁边那張皮靠椅上，穿着一件天藍色的粗斜紋布的长褂，系着一条白色的圍裙，戴着一頂同样颜色的压发帽。他前面那張桌子上，摆着一本他記流水帳的大帳簿，靠近他头頂上的地方，挂着一捆出卖的皮鞭。老头儿收錢，給顧客們找零头，在簿子上記帳。他有时也打瞌睡。虽說店里很忙，他对店里在进行的一切却敏銳地注視着。他为了吸引行人，时常拉着那根連接橱窗里哥薩克人的細綫；一拉，就动起来了。那个因为我們的各种各样过錯而从皮鞭捆里抽出一根来懲罰我們的人也就是他。这是我最不喜欢的事情。

我說"我們"，因为我們是三个受体罰的候补人：老头的两个侄儿，弗兰茲·敏舍和楊·敏舍，还有我。

老板的戒备以及他使用皮鞭的經驗，我在进店后的第三天就已經尝着滋味了。

弗兰茲給一个女人称一角錢❷的葡萄干。我看見一粒葡萄干掉在柜台上（这时候老头的眼睛是閉着的），就偸偸地把它拣起来吃了。我正想把一顆嵌进了我牙齿縫的核子剔出来，就觉得背脊上有一陣象碰着燒紅了的热鉄那样的感覚。

---

❶ 原文为 Elle，为旧时德国的尺度，約合六十六厘米。这里暂譯为碼。

❷ 原文格罗欽是一种輔币，一百个格罗欽值一个玆罗提。这里将十个格罗欽譯作一角。

"哦，你这个坏东西！"老敏舍大喊大叫，在我沒有知道出了什么事以前，他用那根皮鞭把我从头到脚結結实实地抽了一頓。

我身子痛得象个綫团似地卷起来，但从那时候起，我在店里再也不敢拿什么东西往嘴里送了。杏仁、葡萄干，甚至蜜餞的东西，对我来說都带有胡椒味道。

老头懲罰了我以后，就把那根皮鞭放到那一捆里面去，記上葡萄干的帳，摆起世界上最仁慈的面孔去拉动連接哥薩克人的那根綫了。我望着他那張温和地微笑着的臉和那双半閉着的眼睛，几乎不能相信这个快活的老头，膀子上有那么大的力气。到現在我才看出，从店里面看那个哥薩克人并沒有从街上看那么有趣。

我們这家鋪子是卖杂貨、装飾品和肥皂的。卖杂貨給顧客的是弗兰茲·敏舍，他是个三十岁的年青人，火紅头发，臉上常带睡意。他尝到他叔父的皮鞭次数最多，因为他抽烟斗，进柜台又迟，夜里从家里溜出来，但首先是因为他称貨馬虎。那个經管装飾品的是以动作不灵活和温柔而出名的弟弟楊·敏舍，他常常为了偷彩色紙給年輕女人們写信而挨打。

只有卖肥皂的奥古斯特·卡茲从沒有那么严厉地受过懲戒。这个发育不全的矮个子是以作事認眞仔細出名的。他很早就来工作，象自动机器似地切着肥皂，称着浆粉；他在鋪子最昏暗的角落里吃着人家递給他的东西。他对自己也有人类的需要，几乎感到难为情。晚上十点鐘时候，他到什么地方去，不見了。

我在这个环境里度过了八年，在那些年头里，一天一天的

生活，单調得就象这一滴秋雨跟另一滴秋雨一样。早上五点鐘我起床，洗臉，給店里扫地。六点鐘打开大門，卸去橱窗外的木板。就在这时候，奥古斯特·卡兹从街上出現了，他脫下外衣，圍上一条圍裙，不声不响地走到一桶灰石碱和用黄黄的一板板肥皂砌成的柱子中間去。接着老敏舍打从天井的門进来，嘟囔了一声："早！"他把那頂压发帽推一推端正，从抽屜里拿出他那本帳簿，把身子挤进那張靠椅里，又把哥薩克人身上那条綫拉了几下。楊·敏舍是在他来以后才出現的，他在吻过叔父的手以后，走到柜台后面，夏天他在那上面捉蒼蝇，冬天他用手指，或者还用拳头在那上面画着什么画儿。

弗兰兹通常是打发人去喚来的。他来的时候，眼睛睡意朦朧，打着呵欠，馬馬虎虎地吻一下叔父的肩膀；他整天搔着头皮，那样子旣可以表示他很想睡覺，同样也可以表示他非常苦悶。几乎每一天早晨，叔父看見他那些习慣的时候，都皺着眉头問他：

"呃……你这个坏东西又到哪里去逛了？"

这时候，街上热鬧起来了，从大橱窗玻璃前面走过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女仆、一个樵夫、一个圍着披肩的女人、一个鞋匠的学徒、一个戴四角形波兰式便帽的汉子，他們都朝着这一个方向或那一个方向走，象一幅活动的回轉画上的人物一样。街道中心行駛着車輛和大型的載客馬車，人們推着桶子往这里往那里滚。出現的人和車子越来越多，到了最后，人和車子汇成一条巨流。不时有个行人为了买东西，从那巨流里走出来，走进我們的鋪子。

"三分錢胡椒。"

"买一磅咖啡。"

"請您給我拿些米来。"

"半磅肥皂。"

"一角錢的月桂叶子。"

店里的人漸漸多了，主要是些女仆和衣服穿得不好的人。那时，弗兰兹·敏舍的脸皺得最厉害，他开抽屜，关抽屜，把貨品装在灰色的紙袋里；他爬上梯子，又包扎东西。他干这一切，脸上都带着苦恼的、象被禁止打呵欠的人的表情。最后，店里的顧客多得連楊·敏舍和我都只好帮弗兰兹做买卖了。

那老头一面不停地記帳，找零头，一面不时地用手指摸一摸那頂白色的尖頂小帽，天藍色的帽纓就垂在他的眼睛上面。有时他使那哥薩克人动几下，有时他很快地抓了一根皮鞭，在他的一个侄子身上抽一下。我很难領会那是怎么一回事，侄子們又不愿对我說明老头发脾气的原因。

八点鐘左右，进来的顧客比較少了。那时，胖胖的女仆提着一籃小面包和一些杯子出現在店的里进（弗兰兹轉过背脊去朝着她），我們老板的母亲跟在她后面，她是个枯瘦的老婆婆，穿着黃衣服，头上戴一頂大軟帽，双手提着一把咖啡壶。老婆婆把她的壶放上了桌子，嘶哑地用德国話叫道：

"早安，我的孩子們！咖啡已經煮好啦！"她把咖啡倒在那些白色的陶磁杯子里。

于是老敏舍向她走过去，吻了她的手，說：

"早安，媽媽！"

这样他得到了一杯咖啡和三个小面包。

跟着走过去的是弗兰兹·敏舍、楊·敏舍、奥古斯特·卡

兹，末了是我。每个人都吻了吻老婆婆那枯瘦的、青筋暴露的手。每个人都說：

"早安，老奶奶！"

每个人都得到他份内的那一杯咖啡和三个小面包。

我們匆匆忙忙地喝完咖啡，女仆就拿起空籃子和用过的杯子，老婆婆拿起壶，两个人都走了。

窗子外面，車輛絡繹不断地駛过，人群朝着两个方向流去，不时有人从人群里跑出来，走进我們的鋪子。

"买浆粉。"

"請您給我一角錢杏仁。"

"买一角錢的甘草精。"

"綠肥皂。"

中午时分，杂貨柜台上的生意比較清淡，倒是店的右手边楊的柜台那里顧客越来越多了。那里出售碟子、玻璃杯、熨斗、棋子、洋娃娃，有时也出售藍色的或是紅色的大伞。那些买主，女人們和男人們，都穿得不錯，他們大模大样地坐在靠椅上，叫人拿了許多东西挑选，他們爭論着价錢，又一再地要看新的貨色。

我在左半边柜台疲于奔命，拚命包扎着貨物；到了右半边柜台，却时常被这样的念头苦恼着：这个或那个顧客当眞抱着一定的希望，就說究竟要买点什么嗎？結果那里卖掉的东西倒也不少；装飾品部每天的收入甚至常常超过出售杂貨和肥皂的收入。

星期天老敏舍也在店里。早晨他禱告，快到中午，我得要到他那里去上一門課。

“告訴我，这是什么？这是抽屜。看看，里面是什么。是肉桂。肉桂拿来做什么用？肉桂用来煮湯和做麵食吃。肉桂是什么东西？它是某一种树的树皮。肉桂树生长在哪里？生长在印度。瞧这个地球仪，——印度在这里。卖一角錢肉桂給我……嚇，你这个坏蛋！要是我用皮鞭子抽你十下，你馬上就会知道一角錢卖多少肉桂了！”

我們就那样查核着店里的每一个抽屜和每种貨物的来历。那时，要是敏舍还沒有疲倦，他就給我口授算术題目，讓我在簿子上做加法，或者写商业信件。

敏舍是很整洁的，他看不慣灰尘，他把最小的东西上面的灰尘也擦掉。只有皮鞭上的灰尘，用不着他揩擦，这是由于他星期天講授簿記、地理和商品学的緣故。

几年来，我們彼此漸漸地搞熟了，老敏舍沒有我就不行，而我也开始認为他的皮鞭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用来对付亲人的东西。記起有一次，我打破了一个很値錢的茶炊，我痛惜得不知所措；老敏舍沒有伸手拿皮鞭，却只是說：

“你干了什么事呀，伊克納西？你看，你干了什么好事！”

我宁愿人家同时用所有的皮鞭鞭打我，却不愿听見老板那发顫的声音和看見他那吓人的目光。

除开星期天，我們平日都在店里吃中飯，那两个年輕的敏舍和奥古斯特·卡茲先吃；以后才輪到我和老板。遇到节日和假日，我們上楼去，圍着一張桌子坐下。每一年圣誕节的前夕，敏舍給我們送礼物，他母亲为我們（也为她的儿子）装飾一株圣誕树，这是我們料不到的。每月一号，我們都領到薪水（我得到十个茲罗提）。趁那个机会，卡茲、那两个侄儿、我和

其他的职工，个个都得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讓他过过眼。要是沒有积蓄，或者說得更恰当些，不是每天至少积下几个分尼的話，那么在敏舍的眼睛里，跟偸窃一样，是一种犯罪行为。就我所能記得的，有几个伙計和几个学徒到我們店里来了又走了，老板就是因为他們一文也沒有积蓄而辞退了他們。事情被发覺的那一天，也就是他們服务的最后一天。到那时，諾言、賭咒、吻手，甚至下跪都不济事。老头坐在那張靠椅上，动也不动，他不望那悬求的人，只用手指指着門，除了"滚！滚！……"以外，什么話也沒有。儲蓄在他已經成为一种病态的癖好了。

这个善良的人却有个缺点：他憎恨拿破侖。他自己从来不提他，而每一次听見波納帕特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干脆就大发一陣脾气；他的臉气得灰白，啐着唾沫，大声地叫：

"流氓！骗子！无賴！"

我第一次听見这些可恶的咒罵时，几乎要昏倒。当时我想頂撞这老头几句，再跑到拉歇克先生家去。他已經跟我姑母結婚了。

我忽然看見楊·敏舍用手捂着嘴，嘟噥着一些什么，又向卡玆打了几个暗号。我紧張地傾听着，听見楊說的是这样的話：

"老生常談，又是这些老生常談！拿破侖是个能干的家伙，只因为他把横行霸道的人，把斯瓦比亚人[1]赶了出去，他就是能干的。不是嗎，卡玆？"

---

[1] 斯瓦比亚是德国巴燕的行政区，斯瓦比亚人是指該地区的德国人。

奥古斯特·卡兹却对他眨眨眼睛，繼續切他的肥皂。

我惊訝得发呆，可是从那时起我非常喜欢楊·敏舍和奥古斯特·卡兹了。我逐漸相信，就連我們这爿小店里也存在着两大派别，老敏舍和他母亲很喜欢德国人，他們是一派；两个年輕的敏舍和卡兹憎恨德国人，他們是另外一派。我記得，只有我一人保持中立。

一八四六年，路易·拿破侖从监狱里逃跑的消息傳到了我們这里。对我来說，这一年是重要的，因为我升做伙計，我們的老板老楊·敏舍又由于相当离奇的原因死去了。

那一年，我們店里的售貨額稍微减少一些，一方面因为普遍的騷乱，另一方面又因为老板过于时常大声地罵路易·拿破侖。这就触怒了顧客。有一天，有个什么人——也許是卡兹——甚至把我們的一块橱窗玻璃砸碎了。

这个事件非但沒有把顧客吓跑，相反，却招徠了不少顧客；有一个星期的时間，我們的生意空前地好，甚至附近的鋪子都嫉妒起来。不过那个星期以后，人为的兴旺减退下去，店里又冷淸淸的了。

有天晚上，当老板不在的时候——这件事本身就已經有点异常——又有一块石头扔进了橱窗。敏舍兄弟慌慌張張地跑上楼找叔父去。卡兹跑上街去找暴徒。当时来了两个警察，他們——設想一下这回事吧！——拖住我們的老板，控訴他，說今天是他自己把玻璃砸碎的，第一次当然也是他自己砸碎的了。

老头試图抵賴，却賴不掉，因为人家不但看見他的暴行，而且还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块石头。因此这可怜人上了市政厅。

当然，經过許多說明和解釋，这件事秘而不宣了；可从那以后，老头的心情坏透了，人也开始消瘦下去。有一天，他又在窗前他那張靠椅上坐下，就再也沒有站起来。他的下巴擱在那本大帳簿上，手里拿着那条牵动哥薩克人的綫，死了。

叔父死后几年，侄儿們共同經营着坡得瓦尔市区的那片店，到了一八五〇年，他們才同意如下的办法：弗兰兹在原地經营杂貨，楊带着装飾品和肥皂搬到克拉科夫郊区，搬进目前我們經营着的这家鋪子里。几年以后，楊跟漂亮的瑪加勒特·孚愛法結了婚（但愿她安然长眠！）。可是在她做了寡妇以后，又嫁給斯达史·伏庫尔斯基，这个人就这样繼承了敏舍家两代人所經营的鋪子。

我們老板的母亲还活得很久。我一八五三年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还看見她非常健康。早晨她仍然来到店里，說：

“早安，我的孩子們！咖啡已經煮好啦！”

只是她的声音一年比一年低，到了最后，她的声音永远沉寂了。

在我那个时代，老板是学徒們的父亲兼老师，是店里最殷勤的仆人；老板的母亲或妻子是女管家，所有的家庭成員都是伙計。今天呢，老板只管把买卖的收入拿走，往往不懂得交易，至多只关心自己的孩子們将来别成为商人。我这里不是談斯达史·伏庫尔斯基，他是有远大計划的，我只籠統地想，商人得要坐在店里，如果他希望有些規規矩矩的伙計，他只好亲自带他們。

据說安德拉西❶为了意外的开支要求六千万古尔登，因此奥国也在准备打仗。这期間，斯达史給我来信說，不至于有

战爭。因为他决不是一个空口說白話的饒舌者，他对政治也想必很內行；在这情况下，他待在保加利亚却不是由于喜欢做生意。

他在干什么呢，我感到好奇！好奇！

---

❶ 基尤拉·安德拉西（1823—1890），匈牙利政治家，一八七一年起任奧匈帝国外交大臣，一八七九年与俾斯麦締結德奧联盟，奉行侵略性的巴尔干政策。

第四章 归　　来

三月里一个天气很坏的星期天；时間快到中午，可是华沙街上却几乎杳无人迹。人們不出門，或者躲到大門堂里，或者紧縮着脖子，躲避着使劲刮来的雨雪。几乎听不見一輛出租馬車的車声。那些赶出租馬車的离开了馭手座位，爬到車篷底下去了；那些被雨雪打湿的馬，看来仿佛想藏到車杠底下，用耳朵把自己遮盖起来似的。

虽然天气不好，或者，也許正是因为天气不好，待在那窗上装着栅栏的房間里的伊克納西先生却非常愉快。生意做得挺兴旺，下星期橱窗里的装飾也已經搞好了，但首先是——伏庫尔斯基就快回来啦。伊克納西先生終于要把帳目和管理店务的担子交給另一个人去肩挑，自己最迟在两个月內休假。在工作了两年以后（再說，那是什么样的工作呀！）他是有資格休养的。他将只考慮考慮政治，散散步，在田野間和树林里蹓躂蹓躂，他将吹吹口哨，甚至象年輕时代那样唱唱歌。要是沒有风湿痛就好了，不过在乡下，风湿痛一定会好的。

就因为这样，虽說雨雪对着那装着栅栏的窗子吹打，虽說雪下得那么大，房間里昏昏暗暗的，伊克納西先生的心情却好极了。他把床底下那六弦琴拿出来，校准音調，彈出几个和音，就开始用带鼻音的声音唱着一支非常罗曼諦克的歌：

春风醒来，在窃窃私語，
夜鶯以婉轉的歌声为它祝福；
在潺潺的小溪旁，綠色的籬笆里
盛开着两朵絢丽的玫瑰。

迷人的音調把睡在长沙发上的鬈毛狗弄醒了，它用那只唯一的眼睛凝視着它的主人。那些音調还有更大的能力，因为它們在天井里召来一个龐大的黑影，那黑影在栅栏的窗子外面站住，試着往房間里探望，这一来可引起了伊克納西先生的注意。

“不錯，一定是巴威尔，”伊克納西先生想。

可是伊耳不同意。它从长沙发上跳下来，在門上不安地嗅着，好象覺出有生人来了。

走廊里有声音。有只手在找門把手，門終于开了，一个汉子站在門檻上。他穿着一件厚厚的皮大氅，那上面积着雪和雨点。

“是誰？”伊克納西先生臉上出現一片鮮明的紅暈，問道。

“你已經把我忘了嗎，老朋友？”客人从容地低声問。

伊克納西先生越来越迷惑。他把夹鼻眼鏡架在鼻子上，但它却一再往下掉。接着他从床底下拿出那个棺材一样的盒子，很快地藏好了那六弦琴，又把装着六弦琴的盒子放在床上。

这时候，客人把那厚厚的皮大氅和那頂羊皮便帽脫下来，独眼的伊耳把他嗅了一遍以后，开始搖着尾巴，快活地吠着，

紧挨着他，在他的脚跟前躺下。

伊克納西先生向客人走过去，他比平常更激动，身子也更弯曲。“我覚得……”他搓搓手說，“我覚得，我很荣幸……”

之后他把客人領到窗前，眨巴着眼睛。

“斯达史……我的天呀！”

他拍拍客人隆起的胸脯，紧握着他的右手和左手，可是末了他却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在那剃光的脑袋上，做出一个好象要在太阳穴上擦葯膏的动作。

“哈哈！哈！”伊克納西先生笑了。“是斯达史本人。斯达史打仗回来啦！怎么，現在你才想起你有一爿店和一些朋友嗎？”他补上一句，又使劲地拍拍他的肩膀。“我敢賭咒，与其說你的模样象个商人，不如說象个士兵，或是一个水手。有八个月不在店里了！怎样的一个胸脯呀！怎样的一个脑袋呀！”

客人也同样笑着。他拥抱着伊克納西，在他两个面頰上热情地吻了几下。老掌柜把自己的面頰先后地凑上去，但却沒有回吻。

“喂，老朋友，你这里有什么消息嗎？”客人終于問了。“你更瘦了，臉色更蒼白了……”

“恰巧相反，我的体重甚至还增加了一点。”

“你头发灰白了……你过得怎样？”

“好极啦。店也开得挺好，交易額增加了不少。一月份和二月份，我們有二万五千卢布的收入……亲爱的斯达史！……有八个月不在家了……非同小可……你請坐好嗎？”

“当然，”客人回答道，在那張长沙发上坐下，伊耳也坐在那上面，还把头擱在他膝盖上。

伊克納西把一張椅子移了过去。

"你吃点东西好嗎？我有火腿和一点腌魚子。"

"好吧。"

"你喝点酒好嗎？我有一瓶最好的匈牙利葡萄酒，不过只有一只完好的酒杯。"

"那我就用喝水的杯子喝吧，"客人回答說。

伊克納西先生开始在房間里用小步子跑来跑去，他先后开了橱、箱子和桌子的抽屜。

他把酒瓶拿了出来，又把它藏好，接着他把火腿和几个小面包放在桌子上。他的双手和嘴唇在抖索，在他鎮靜到了能够把方才說的那些东西放在一起时，已經过去相当久的时間了。喝了一小杯酒，他那十分激动的心才又恢复平靜。

这时候，伏庫尔斯基在一心一意地吃东西。

"那么，有什么消息嗎？"伊克納西先生拍拍客人的膝盖，用平靜的声音問。

"我推想你对政治很有兴趣吧，"伏庫尔斯基回答說。"就要和平了。"

"那奥国干么武装起来呢？"

"奥国支出了六千万古尔登的装备費……想要吞幷波斯尼亚-黑塞哥維那。"[1]

伊克納西的瞳孔在扩大。

"奥国要吞幷人家的土地？"他重复着說。"为什么？"

"为什么？"伏庫尔斯基微微一笑。"因为土耳其无法禁

[1] 这个地区現属南斯拉夫。

止它那样做。”

“英国的情况怎样?”

“英国同样也得到賠償。”

“由土耳其負担嗎?”

“那还用說。强者相爭,总是弱者为它負担費用。”

“公理在哪里呢?”伊克納西叫起来。

“强者繁荣强大起来,弱者却遭到毁灭,这就是公理。要不是这样,世界会成为殘缺的世界,那才眞是沒有公理了。”

伊克納西連人带椅子向他移过去。

“这是你說的,斯达修?[13]……你这是当眞說的,不是开玩笑嗎?”

伏庫尔斯基把安定的目光轉向着他。

“是我說的,”他回答。“这有什么値得大惊小怪的?同样的法則不是也被用在我、你和我們所有的人身上嗎?我为了使自己能够同情土耳其,不知伤心过多少次。”

伊克納西先生垂下眼睛,一声不响。伏庫尔斯基在吃东西。

“好啦,你究竟过得怎样?”惹契茨基已經用平常的声調問。

伏庫尔斯基的眼睛閃出亮光来。他把那块白面包放回去,身子一仰,靠在长沙发的靠背上。

“你想一想,”他說,“我从这里动身的时候,带了多少錢?”

“三万卢布,全部現款。”

---

[13] 也是斯丹尼斯拉夫的爱称。

“你以为我带回来多少呢?”

“五……将近四万……我猜中了吧?”惹契茨基没有把握地望着他,問道。

伏庫尔斯基往杯子里斟酒,从容地把酒喝干。

“二十五万卢布,里面一大部分是金卢布,”他加强語气說。“又因为当时我叫人买了紙币,停战講和以后我把它們卖掉,所以我会有三十万以上的卢布。”

惹契茨基向他探过身去,張着嘴。

“别害怕,”伏庫尔斯基往下說,“这些錢是我規規矩矩,甚至是吃力地、非常吃力地賺来的。全部的秘密在于我有个有錢的股东,在于我有比旁人少四五成的利潤就知足了。因此我那不斷在增加的本錢也就不斷在流动。得啦,”过了一会他补充說,“我也倒过霉……象一个賭徒,先后十次在輪盘賭的轉盘上押同一个号碼。眞是大賭博!几乎每个月我都拿自己的全部財产去賭博,每一天都拿性命去冒險。”

“你到那里去只是为了这个緣故嗎?”伊克納西問。

伏庫尔斯基譏笑地望着他。

“你愿意我成为一个土耳其的华倫洛特[1]嗎?”

“在这里可以安安稳稳地吃飯,你却为了发横財去冒风險!”伊克納西喃喃地說,搖搖脑袋,还皺起眉头。

伏庫尔斯基生气地揮着双手,跳了起来。

“这口平平安安的飯卡住我的喉嚨,”他捏着拳头說,“使

[1] 一个爭取自由的英雄。波兰詩人亚当·密茨凱維支长詩康拉特·华倫洛特中的主人公。——德譯者

我这六年来差一点噎死！你忘記了嗎，每天人家时常拿敏舍家的两代人或拿我妻子那天使般的仁慈来提醒我？在疏远的或亲近的熟人們当中，除了你以外，难道有誰不用一句話、一个手势或至少使一个眼色来苦恼我的嗎？人家时常在背后誹謗我，說我靠我妻子口袋里的錢过日子，說我这一切都亏得敏舍家的劳动，虽然是我使这爿杂貨店兴旺起来，是我使它的收入加了倍，但誰也沒有，根本就沒人提起过我所費的精力……

"敏舍一家人，老是敏舍一家人！……今天該拿我跟敏舍一家人比一比了。光是我一个人半年里就比敏舍家的两代人在半世紀內多賺了十倍的錢。要賺到我冒了子彈、匕首和伤寒的危險而賺到的这些錢，就得有一千个敏舍在他們的店里戴着压发帽冒汗哩。

"現在我已經明白我抵得上多少个敏舍了，我发誓，我要为同样的結果再来一次賭博！我宁愿破产，宁愿丟掉生命，也不愿巴結那些在我店里买雨伞的人，不愿对那些在我店里添置抽水馬桶的人滿口称謝。"

"老一套！"伊克納西嘟噥着。

伏庫尔斯基比較安靜了。他把手放在伊克納西的肩膀上，盯着他的眼睛望，温和地說：

"你不生我的气嗎，老朋友？"

"为什么呢？一只狼不会保护一只閹羊，我还不知道嗎？……当然……"

"你說，你們这里有什么新聞？"

"就是我在信里給你写过的那一些。生意做得不錯，我們的貨色多一些，定貨却更多了。我們还需要雇一个伙計。"

“我們雇两个，把店扩充起来，那便是第一流鋪子了。”

“这个算不得什么！”

伏庫尔斯基从側面望着他，看到老头又恢复愉快的情緒，就微笑了一下。

“可是城里有什么新聞嗎？你掌管这爿店，一定搞得有条有理。”

“城里……”

“老主顧常来光顧沒有？”伏庫尔斯基打断他的話，在房間里快步走着。

“常来光顧！又添了一些新主顧。”

“唔……唔……”

伏庫尔斯基站住了，好象犹豫不决的样子。他又斟了一杯酒，一口气喝完。

“那列茨基还在我們店里买东西嗎？”

“他常常賒帳。”

“这么說，他还买东西！”說到这里，伏庫尔斯基舒了一口气。“他的情况怎么样？”

“他好象是个道地的破产者，今年人家可能要把他的房子拍卖掉。”

伏庫尔斯基坐在长沙发上，向前探着身子，开始逗着伊耳玩。

“对不起……还有列茨卡小姐，她沒有結婚嗎？”

“沒有。”

“不結婚嗎？”

“这一点我很怀疑。今天誰会跟一个条件苛刻、但却毫无

嫁妆的女人結婚呢？虽然她长得美，她是会老的。当然……”

伏庫尔斯基站起来，伸了一下身子。他那張严肃的臉露出一种特别悲伤的表情。

“我亲爱的老朋友！”他把伊克納西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說，“我亲爱的老朋友！你完全想象不到，我看見你，尤其是在这个房間里看見你，我是多么快活。你还記得，我在这里消磨过多少个傍晚和黑夜……你怎么款待过我……怎么給我比較好的衣服穿……你記得这些嗎？”

惹契茨基注意地望着他，心里想，如果酒使伏庫尔斯基这么饒舌的話，那一定是好酒了。

伏庫尔斯基在那張长沙发上坐下，把头靠在墻壁上，象在自言自語地說：

“我远远地离开大家，沒有把握能不能再見到誰，那么可怕地寂寞，我所受过的苦，你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你明白沒有，最可怕的寂寞不是四周的环境，而是人心里的空虛，要是你离开家乡，旣沒有带走熱情的眼色，也沒有带走眞摯的言語，連絲毫的希望都沒有的話……”

伊克納西先生在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意思是想表示抗議。

“請允許我提醒你一下，”他終于插嘴了，“我起初写过一些很亲切的信，当然，也許稍稍过于偏重感情。收到你那些短短的回信才把我气坏了。”

“难道我会見怪你。”

“你更不应当見怪别的伙計，他們不象我这么熟悉你。”

伏庫尔斯基比較平靜了。

"我可一点也沒有責难他們呀。也許我对你有一点見怪，因为你信里談这个城市談得那么少。而且驛报时常丟失，消息要隔很久才到达，因此我时常为阴沉的預感所苦恼。"

"那是什么緣故呢？我們这里可不在打仗呀，"伊克納西先生詫异地回答說。

"是呀！你們甚至尽情地作乐。我想起你們在十二月份举行了精彩的客串演出。誰在客串登台呢？"

"算啦，我不去干那种蠢事。"

"对。可要是我，我敢說，在那一天为了去参加，我会花上一万卢布的。那是个更大的愚蠢举动吧……不是嗎？"

"当然——虽說在那情况下，多半是为了寂寞、无聊……"

"也許还有惦念，"伏庫尔斯基說。"它在空閑的每一分鐘里，在休息的每一个鐘头里，都煎熬着我。給我斟酒吧，伊克納西。"

他干了杯，又在房間里来回走着，一面用压低的声音說：

"引起我第一次惦念的是当我們在渡过多瑙河的时候，那次渡河从晚上一直渡到深夜。我一个人跟那吉卜賽船夫在船上。我无法消遣，所以我看看周圍的一切。那地方象我們这里的沙岸。树木也象我們这儿的楊柳树，山头上生长着榛树和松树林子。瞬息間我仿佛是在家乡，在入夜以前，我可以跟你們重逢了。夜来了，河岸也就从我的視綫里消失。在那寬闊的、映着点点小星星的水面上，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当时我覚得我离家是那么远，覚得这下只有星星是我跟你們之間的最后一点联系，覚得在那时候你們这里也許沒有人抬头看星，沒有人想起我，沒有人！——当时我覚得心如刀割，我才知

道自己的心灵是受了多么重的創伤。"

"不錯，我对星星从来不发生兴趣，这是真的，"伊克納西先生嘟噥着說。

"从那天起，我得了一种怪病，"伏庫尔斯基接下去說。"当我在写信、算帳、收貨、派出我的掮客的时候，当我推着破損的小貨車卸貨，或是提防着偸偸溜过来的强盜的时候，我是比較安靜的。可是当我不在做生意，甚至当我只把鋼笔丟开一会的时候，我馬上就感到一陣心痛，好象（你明白嗎，伊克納西?），好象一粒沙子嵌进了我心里那样。尽管我到处走动、吃东西、談話、冷靜地推断事情、浏覽美丽的郊区，甚至笑着尽情作乐，但我心中还是感到一种微微的刺痛，感到某一种輕度的不安，一种无限輕微的恐怖。这样的事是有的。这种一直存在的、不堪設想的痛苦的状态可以使每一件小事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一株形状熟悉的树、一个尖秃的山头、一朵云的顏色、一只飞过的鳥，甚至一陣微风，都毫无理由地使我感到那么大的失望，使我不愿見人。为了可以倒在地上，可以象一条狗那样地痛得号叫而不被人听見，我寻找沒有人迹的地方。有时在那样自我逃避的时候，夜出乎我意料地来临了。那时，从灌木丛里，从那些倒下的树干中間，从一些罅隙里，一个忧伤地点着头、眼光黯淡的灰色影子向我迎了上来。每一陣簌簌的树叶声、远处轔轔的車声、潺潺的流水声，汇成一支伤感的調子，它問我：'喂，旅人呵！你怎么样了?'——啊，我怎么样了呢?"

"我一点也不明白，"伊克納西打断他的話。"这是什么样的神經错乱呀！"

"什么样的神經錯乱……惦念。"

"惦念什么?"

伏庫尔斯基吃了一惊。

"惦念什么? 好啦……惦念一切……惦念家乡……"

"为什么那时你不回来呢?"

"回家对我有什么好处? 末了我是不能回来。"

"你不能回来?"伊克納西問。

"我不能……别再多說了! 这里沒有什么可以促使我回来。"伏庫尔斯基不耐煩地回答。"死在这里或死在那里,完全沒有两样……給我倒酒吧,"他突然补上一句,伸出手来。

惹契茨基望着他那張燒得通紅的臉,把酒瓶推开了。

"别再喝了,"他說,"你本来就很激动了。"

"所以我才要喝。"

"正因为这样你就不該喝,"伊克納西打断他的話。"你話說得太多了 …… 說得比你想說的多得多,"他加强語气补上一句。

伏庫尔斯基不再坚持了。他陷入了沉思,搖搖头說:

"你誤会了。"

"我这就給你个証明,"伊克納西压低了声音回答。"你到那里去不只是为了賺錢。"

"对,"伏庫尔斯基略略考虑了以后說。

"因为,你每年有一千卢布就够用了,三万卢布在你有什么意义呢?"

"說得不錯。"

惹契茨基湊近伏庫尔斯基的耳朵說:

“我告訴你，你并不是为自己带回那些錢来的。”

“誰知道，你或者猜中了。”

“你沒有想到我猜得这么准。”

伏庫尔斯基突然笑了起来。

“哈哈，原来你認为是这样？”他大声地說。“我对你直說，你这个老梦想家什么也不知道。”

“我担心你还沒有淸醒，因为你說話象个神經錯乱的人一样。你懂得我的意思嗎，斯达史？”

伏庫尔斯基仍然在笑。

“你說得不錯，我是喝不慣酒的，酒已經使我头昏脑脹了。不过，不用說，我是很机警的。我只告訴你，你是根本弄錯了。現在，你自己喝吧，免得我烂醉，——祝我的計划成功，干杯。”

伊克納西把自己的小酒杯斟满，使劲地握着伏庫尔斯基的手說：

“祝偉大的計划成功！”

“对我来說是偉大的，可实际上却是很有限的。”

“这我也同意，”伊克納西說。“我这么老了，我宁愿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我甚至已經老到了只盼望一件事——死得光彩一点。請你答应我，到了你要……的地步，你把消息告訴我吧。”

“是的，到了那一步，你将是我的媒人。”

“我已經做过一次媒人了，还是个有点不吉利的……”伊克納西說。

“就是七年前，做那个寡妇的媒嗎？”

“是十五年前。”

“你还是非把自己的意見坚持到底不可，”伏庫尔斯基笑了。“你还是依然故我，沒有变呀！”

“你也是依然故我。祝你的計划成功！不管是些什么計划，一定是值得你去完成的，这一点我知道。可从現在起——我不說話了。”

他說了这些話，随后把酒喝光，将杯子扔在地上。喀啷一声把伊耳惊醒了。

“我們到店里去吧，”伊克納西說。“談了这些話以后，再談談买卖的事是不錯的。”

他从桌子的抽屜里拿出鑰匙，两个人便往外走去。在門堂里，潮湿的雪迎着他們吹来。惹契茨基打开店門的鎖，点起了几盞灯。

“什么样的貨物呀！”伏庫尔斯基叫起来。“一定全是新貨？”

“差不多全是新的。你想看看嗎？这里是磁器。你过来瞧瞧……”

“往后再說……把帳本給我。”

“进款帳本嗎？”

“不，賒帳的。”

惹契茨基开了写字台的抽屜，拿出帳本，把那張靠椅挪过去。伏庫尔斯基坐下，眼睛迅速掠过名单，然后停住在一个人的姓上。

“一百四十卢布，”他念着。“噢，并不很多……”

“誰呀？”伊克納西問。“唔……列茨基。”

“列茨卡小姐也同样賒了一笔……好极了，”伏庫尔斯基

接着說，身子更凑近帳本，好象那上面的字迹看不清似的。“唔……唔……她最近买了一个錢袋。三个卢布？实在太貴了……”

“决不貴，”伊克納西插嘴說。“一个出色的錢袋，是我亲自給挑的。”

“什么样的錢袋？”伏庫尔斯基赶紧問道，把帳本合上了。

“这玻璃橱里的。你看，那是多么精彩的东西呀。”

“她想必在里面很仔細地挑过。听說她要求是很高的。”

“一点也沒有挑，为什么她应該挑呢？”伊克納西回答說。“她看中了这一个。”

“这个嗎？”

“她原来是想要那一个的。”

“哦，那个，”伏庫尔斯基嘟囔着，把錢袋拿在手里。

“我劝她要另一个，是这种样子的。”

“喂，你知道，这确是个很漂亮的錢袋。”

“我挑出的那一个更漂亮。”

“我很喜欢这里这一个。你知道……我自己买了，因为我的錢袋已經不管用了。”

“稍等一下，我給你找一个更好的，”惹契茨基提高声音說。

“算了吧。給我看看旁的貨物，也許我还可以要点什么东西。”

“你需要袖扣嗎？一条領带、套鞋、一把伞……”

“給我一把伞，好……还有一条領带。我自己来挑。今天我将是唯一的顧客，而且付現錢。”

“是个很好的习慣，”惹契茨基打趣地回答。

他連忙从抽屜里拿了一条領帶，从橱窗里拿了一把伞，笑着把这两件东西递給伏庫尔斯基。“你是个同事，已打过了折扣，”他添上一句，“你付七个卢布吧。一把很漂亮的伞……小意思，小意思。”

“現在我們上你那里去吧，”伏庫尔斯基說。

“你不想看看鋪子嗎？”伊克納西問。

“哎，跟我有什么相干……”

“你自己的鋪子，这么漂亮的鋪子，跟你不相干？”伊克納西感到奇怪。

“可是，你怎么猜得出呢？……我只是有点儿疲倦。”

“好啦，好啦，”惹契茨基回答說。“你說得不錯。那我們走吧。”

他熄了灯，讓伏庫尔斯基先走，自己鎖了店門。在門堂里，潮湿的雪和那送食物来的巴威尔在迎接他們。

第五章　一个老爷的平民化和一个年輕交际花的梦

托馬斯·列茨基先生不是住在自己的住宅里，而是带着他唯一的女儿依莎貝拉和亲戚佛罗倫丁小姐，住在烏雅茨多夫斯基路一带租的一所有八个房間的公寓里。他在那里有一間三面窗子的客厅、一間自己的書房、一間女儿的会客室、两間卧室、一間飯厅和一間佛罗倫丁小姐住的房間，还有一个更衣室；厨房和仆人們住的房間不算在內。仆人們計有老侍从米柯来，他那个当女厨师的妻子，和女仆安奴西亚。

这个寓所优点很多。它干燥、暖和、寬敞而又光亮。它有大理石台阶、煤气、电鈴和自来水。每个房間需要的話，都可以跟别的房間相通，或者隔开。此外，家具正巧够用，既不太少也不太多，与其說这些家具朴素舒适，倒不如說切合实用。看見那个飲食柜的人都有安全感，覺得里面的銀器不会丢失；那張床叫人想起那些有資格享受的人的安适的休憩；你可以在桌子上放东西，在椅子上坐下，不用怕它垮掉；你也可以坐在圈椅上舒适地遐想。

誰走进那里，誰都可以自由活动；不用担心有什么东西擋着他，或是会撞翻什么东西。如果你不得不等待这一家的主人，那也不会感到无聊，因为周圍的东西都是值得一看的。同

时看見所有那些并不过时、还可以用几輩子的东西，也使你会肃然起敬。

看了这些朴实无华的陈設，就可以知道这家住戶是哪一类人了。

托馬斯·列茨基先生年紀已經有六十开外了，他长得并不高大，可是肥胖强壮。他有一小撮灰白色的八字胡和同样顏色的往后梳的头发。灰色的眼睛显得很聪穎，身姿挺直，步伐有力。在街上，人們給他讓路——那些朴实的人都說："是呀，他是名門世家的一个紳士。"

的确，列茨基先生回忆一下自己的家族，可以想起一大批元老院的議員来。他父亲就有过几百万家財，他自己在青年时代也有过几十万。可是后来，一些政治事件吞蝕了他一部分財产，他游历欧洲，跟上流人物交往，又把剩下的財产花光了。因为一八七〇年以前，托馬斯先生曾經在法国的宮廷，以后在維也納以及意大利的宮廷里待过。被他女儿的美丽所迷惑的維克多·厄曼努尔[1]跟他交往，甚至想授予他伯爵称号。这个大国王死后，托馬斯先生在帽子上戴了两个月黑紗，那就沒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最近几年来托馬斯先生住在华沙，什么地方也不去，因为他再也沒有足够的錢到宮廷里去摆闊了。但他的寓所倒成了上流社会的聚会地点，直到大家在謠傳，說托馬斯先生不但丧失了自己的財产，甚至連依莎貝拉小姐的嫁妆也賠光了，它还

[1] 維克多·厄曼努尔二世(1820—1878)，一八四九至一八六一年为撒丁王，一八六一至一八七八年为意大利統一后的第一个国王。

是个聚会地点。

首先退避三舍的是那些 épouseurs,❶ 其次是那些有丑女儿的貴妇們,至于其余的人,却是托馬斯先生自己跟他們断絕关系的,他把一切交往局限在亲属里面,只局限在亲属里面。可是当他看出这些人对他也越来越沒有好感的时候,他就完全不跟人交往了。不錯,他甚至以房东的身份在华沙商人俱乐部里登記,这件事叫許多要人很生气。俱乐部里有人想选他当主席,不过他拒絕了。

只有他女儿去看看那年迈的伯爵夫人卡罗洛娃和拜訪她的几个女朋友,这又引起了謠言,說托馬斯先生还有一笔財产,說他不跟人来往,一方面是因为他是个怪人,另一方面是为了要結識眞正的朋友,以及替他女儿找个丈夫,一个不是为了她的嫁妆,而是为了爱她本人的丈夫。

于是列茨卡小姐身边又圍繞着一群拜倒者,她客厅里的那張小几上,一迭迭的名片又堆积起来了。可是客人們沒有被接見;不接見,并沒有在他們当中引起太大的憤慨,因为現在出現了第三个謠言,說是人家要拍卖列茨基的房子了。

这一次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混乱。有些人断言托馬斯先生是个宣告破产了的人,另一些人打算发誓,說他不談起自己的財产是为了保証他那个独养女儿的幸福。那些求婚者和他們的家人都因情况弄不清楚而感到苦悶。他們向依莎貝拉小姐表示敬爱,但为了免得冒风險,受什么损失,又不愿在这件事上跟自己有什么干系。他們在她家里偸偸地投了名片,同时

❶ 法語:求婚者。

又祈求上帝，在全部情况沒有弄淸以前，希望不被接見。

托馬斯先生自然沒有去回拜別人。人家因为他有怪癖和他在哀悼維克多·厄曼努尔而原諒他。

在这段时間里，托馬斯先生白天在林蔭道上散步，晚上在俱乐部里玩紙牌。他的神情始終是那么少有变化，举动是那么驕傲，他女儿的崇拜者都沉不住气了。比較謹愼的人在观望，可是比較大胆的人却又开始偸偸地看她，对她輕輕地叹息，或是顫抖地跟她握手，这位小姐却用冷冰冰的神情，有时也用蔑視的冷淡态度去回答他們。

依莎貝拉小姐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她身上的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十全十美的。她那比中等身材稍高的个子，十分勻称的身段，濃密的、带点灰色光澤的金黃色头发，平直的鼻子，有点抿住的嘴唇，珍珠一样的小牙齿和样子很好的手和脚，都是这样。她的眼睛給人一种特别的印象，有时露出阴暗和梦幻似的神情，有时却迸出愉快的火花，有时又是淡藍色的，象冰那样冷淡。

她的面部表情也引人注意。說話的时候，她的嘴唇、眉毛、鼻孔、手和全部的举动都在說話，尤其是她那双眼睛，看来好象她想通过它們，讓自己的灵魂跟对方的灵魂相通。她听人家說話的时候，看来又好象完全領受談話人的心意。她的眼睛会給人撫爱和亲切的感覚，又会露出愁怨的神情，叫人覚得熾热，又叫人覚得冰冷。有时人家以为，她內心充滿柔情蜜意，看来馬上要拥抱那个意中人，把她的头靠在那个人的肩膀上，但是当那个幸运儿快活得要命的时候，她却突然来个动作，說明要得到她是不可能的，因为，不是她掙脫了，就是把那个人推

开，或者干脆吩咐仆人把那个傾倒她的人送出門去……

特别有趣的是依莎貝拉小姐的心。

要是有人公开問她，世界是什么东西，她自己又是什么人，她会毫不怀疑地回答說，世界是个迷人的花园，到处是奇异的宮殿，而她是个下凡的女神。

从睡摇籃的时候起，依莎貝拉小姐就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不但超人类、而且是超自然的世界里。她睡的是鴨絨褥子，穿的是綵綢和綉花的衣服，坐的是带軟垫的雕花的黑檀木或紫檀木椅子，她拿水晶杯子喝酒，用銀器和象黄金那么昂貴的磁器进餐。对她来說，季节是不存在的，只有一个永久的春天，充满着柔和的光輝和芬芳的花香。白天的时間也不存在，因为有时在整个月里，她早上八点鐘睡覚，半夜两点鐘吃中飯。对她来說，地域的差别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她在巴黎、維也納、罗馬、柏林或倫敦始終只見到同一些人，同一些风俗，同一些家具，是呀，甚至同一些食物：太平洋海藻做成的湯、北海的牡蠣、大西洋或地中海的魚、各国的野味和世界各大洲出产的水果。对她来說，甚至地心引力都不存在，因为靠椅是人家給她推过去的，碟子是人家递給她的，人家还用車子載她上街，領着她上台阶，抬着她上山。

面紗为她擋风，馬車为她遮雨，黑貂皮为她御寒，伞和手套使她避太阳。她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超人地、甚至不受自然法則限制地活着。她曾經碰到过两次非常坏的天气，一次在阿尔卑斯山，一次在地中海。最勇敢的人都吓得丧了胆，可是依莎貝拉小姐笑着，听着岩石嘩啦啦地滚下的声音，和船吱吱咯咯呻吟的声音，没有

想到可能会发生危險。就象有一次，大自然給她看了日內瓦湖❶上空的月亮，另一次为她撥开萊茵河瀑布上空遮着太阳的云霧一样，大自然常常用閃电、岩石和海水的漩渦为她演出一幕好戏。要知道戏院里的名角天天在上演同一幕戏，甚至神經脆弱的女人看了也不会感到一点恐惧。

在这个永远是春天的世界里，綢衣服窸窣作响，家具都是雕花的，陶器上繪滿了图画；在这个世界中居住的是一些特殊的人。它的享有充分权利的居民是公主和王子、伯爵和伯爵夫人，还有年老的和有錢的男女貴族。那里还有結婚了的、治理着上等家庭的夫人和紳士，有重視高等教育和礼貌的貴妇們，还有年紀比較大的紳士們。他們吃飯的时候，在首席座位上坐下，他們教訓青年人，給青年人祝福，他們也玩紙牌。还有主教們，他們是上帝在世界上的代表；高官显爵，他們的存在使世界免除了社会的混乱和动蕩；最后还有孩子們，小天使們，他們从天上給送了下来，目的是使大人們可以举办儿童跳舞会。

在这迷人的世界里，那些老住戶当中，随时会出現一个普通人，他終于以自己的声望一直爬到了奥林帕斯❷的峰頂。通常那是一个工程师，他使海洋跟海洋連接起来，或者把阿尔卑斯山打通，說不定还造起那样一座山。有时又会出現一个船长，他在跟野蛮人作战的时候丧失了所有的水手，自己也挂了彩，亏得一个黑人公主的爱情而得了救。偶尔又有一

❶ 阿尔卑斯山地区中最大的湖。

❷ 希腊最高的山名。

个勇敢的旅行家，据說他发現过新大陆，他的船在一个沒有人的荒島上擱了淺，說不定他还尝过人肉。

此外，那世界上还有一些著名的画家，特别是那些富有天才的詩人，他們在伯爵夫人的詩册上写下美丽的詩篇，他們沒有指望地热恋着，起先在报紙上，以后在用精美的皮紙印成的册子上歌頌那些心地殘忍的女神，使她們永垂不朽。

拘拘謹謹地打扮起来的仆从們、侍女們、穷表姊妹們以及想往上爬的表兄弟們，在所有这些居民当中小心翼翼地走动着。所有这些居民过着一个沒有止境的节日。

从中午起，这些特殊的居民就互相拜客，或者驅車到鋪子去。傍晚时——在晚飯前后或者甚至吃晚飯时，他們开始消遣作乐。以后他們坐着車子赴音乐会或是进剧院，到那里去欣賞另一个艺术世界，那里面的主人翁很难得吃一次飯，干一下活，倒是始終在自言自語。在那个艺术世界里，女人的不貞成为灾禍的根源；那里面的情郎在第五幕里被情妇的丈夫打死了，可是为了重复同样的錯誤，为了自言自語，而不讓站在他旁边的人听見，他又在第二天的第一幕里复活了。散戏以后，他們聚集在客厅里，仆人們輪流递送冷热飲料，邀来的艺人在唱歌；新婚少妇在傾听那臉上有疤的船长講述黑人公主的故事；小姐們在跟詩人們談論关于灵感問題；年紀較大的紳士們在向工程师們提出对工程的意見；中年女人們彼此用暗示和眼色在爭夺那个吃过人肉的环球旅行家。然后他們坐下来用晚餐，嘴巴在嚼，胃在消化，可是桌底下几双穿皮鞋的脚却清楚地說明了冷酷的心还很敏感，清醒的头脑还在幻想。那以后，他們各自分散回家，好在眞正的梦乡中为生活的梦集

中力量。

在这迷人的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平凡的世界。

依莎貝拉小姐知道那个世界的存在，她甚至喜欢从馬車或别的車子，从寓所的窗子里去望它。她覺得从窗框里，相隔着一段距离去看，它是富有画意的，甚至是动人的。她看得見在細心耕作的农民們，載得很重的、由瘦削的老馬拖着的車子，卖水果和卖蔬菜的小販，一个在道旁敲石子的老头，匆匆忙忙往哪里跑的听差們，美丽的硬要兜攬生意的卖花女郎，一个家庭——父亲、非常肥胖的母亲和四个分成两对、手牵着手走路的孩子，一个下层阶級的花花公子，乘着一輛出租馬車，懶洋洋地躺在車子上，样子很可笑。有时她看得見葬禮。她自言自語地說，那个世界的地位虽然比較低，它却是美丽的，不錯，它甚至比风俗画更美，因为它在活动，而且随时在变化。

依莎貝拉小姐还知道一点，那就是象花长在溫室里，葡萄长在葡萄园里一样，她所必需的东西也是从底下那个世界里来的。她那忠实的米柯来，还有安奴西亚是从那里来的；雕花的靠椅、磁器、水晶杯子和窗帘是在那里制造出来的；打扫的女人們、装飾房子的匠人們、园丁們和那些縫衣服的姑娘是那里出生的。有一次她到一家商店去，人家領她走进縫級室，她看見那几十个女工覺得非常有趣，她們在那里剪裁、縫綴，在人体模型上打褶裥。她深信，那些工作使她們感到很大的乐趣，因为那些替她量尺寸或替她試衣服样子的姑娘們老是在微笑，对她的衣服穿得是否合身，非常关心。

此外依莎貝拉小姐也知道，在那个平凡的世界里也生活着一些不幸的人。所以她每碰到一个穷人，就吩咐給几个玆

罗提；有一次，她看見一个忧愁的母亲抱着一个蜡样蒼白的孩子，她給她一个手鐲，还送糖果給那个在求乞的肮脏孩子，她怀着虔誠的感情吻了他。在她看来，那些穷人中間的一个，說不定他們每一个都是基督的化身，他擋住她的去路，是为了給她一个行善的机会。

总之，她对下层阶級的人都怀着一片好心。她想起圣經中的句子："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1] 如果他們活該劳动，那他們显然是罪孽深重；可是象她自已这样的天使，眼看着这种命运，就不应当沒有惻隐之心，一望而过；象她这样的人，唯一的劳动只在于撳一下鈴，或者发一个命令。

只有一次，这个下层的世界給她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

有一次，她在法国参观一个鉄厂。当她的車子在藍宝石色的天空底下穿过密林和草地，从高处往下行駛的时候，她看見一个充滿黑烟和一团团白色蒸气的深渊，听見机器发出的一片隆隆声、軋軋声和噴气声。接着她看見一些爐子，象中古时代碉堡的塔楼一样，它們噴着火焰；她看見那些以閃电般速度在旋轉着的巨大的飞輪；看見那些在軌道上自动奔跑的高大的金属机器；看見燒到了白热程度的鉄水和半裸体的工人們，他們看来象金属制造的立象，臉色是阴森森的。更重要的是血紅的火光、輪子的滚动、风箱的呻吟、錘子的悶响和汽鍋的不耐煩的呼吸，以及脚底下那受惊的土地的震顫。

当时她仿佛是从幸福的奥林帕斯山頂降到了一个絕望的火山的陷坑里，独眼的巨人在那里修炼雷电，这些东西甚至能

---

[1] 見圣經旧約創世記第三章。

把奥林帕斯山劈得粉碎。她想起憤怒的巨人的傳說，想起她在漫游的这个美好世界毁灭的傳說，她，这个元帅們和元老院議員們向她深深鞠躬的女神，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一陣突如其来的恐怖。

“他們是可怕的人，爸爸，”她对父亲輕輕地說。

父亲沒有說話，只将她的胳臂更使勁地按在自己身上。

“他們不会陷害女人們嗎？”

“是的，他們不会陷害，”托馬斯先生回答說。

这一会，依莎貝拉小姐为了自己只关心女人們，感到了难为情，她連忙补上一句：

“要是不陷害我們，那他們也不陷害你們了。”

托馬斯先生微微地笑着，搖搖头。那时候，人們談旧世界即将到来的末日談得很多，托馬斯先生深深地感到这一点，因为他只有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才能从他委托者那里提出錢来。

参观这工厂，在依莎貝拉小姐的生活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她怀着虔敬的心情讀着她那疏远的表兄弟齐格蒙[1]的詩，今天她仿佛看到了他那篇邪恶的喜剧的插画。从那时起，她常常在黃昏时分梦見神圣的三位一体[2]的堡垒屹立在那阳光照耀的山上，她那华丽的馬車从那山上朝工厂駛下去；她梦見在另一方面，在那个被烟雾和蒸气所遮蔽的山谷里，有一群

[1] 齐格蒙·克拉辛斯基（1812—1859），波兰詩人，貴族阶級的代言人。——德譯者

[2] 指圣父圣子和圣灵結合为一体。

起义的平民，他們准备随时襲击和消灭她那个美好的世界。

到現在她才体会到自己是多么热烈地爱着自己那精神上的故乡，在那里，水晶的光彩代替着太阳，地毯代替着土地，雕象和石柱代替着树木。那第二故乡包括着所有国家的全体貴族，各个时代的最灿烂的光輝，以及文化的最高貴的成就。

这一切都应該粉碎，死亡或四分五散嗎？……那么热情地唱着歌，优美地跳着舞，微笑地决斗着，或是为了一朵落在湖中心的花而跳下水去的英俊青年应該这样嗎？……那些亲爱的女朋友应該失去嗎？她們給她那么多的温情，或者坐在她的脚跟前，告訴她那些天眞的秘密，或者从老远給她写来很长很长的信，在那些信里，柔情蜜意跟大有問題的拼字法結合在一处。

还有那些好心腸的仆人們也应該这样嗎？他們跟自己的主人們那样相处，好象他們发誓要永远爱他們，忠于他們和服从他們似的。还有那些女裁縫师，她們往往含笑地問候她，那样周到地想到她化装中最微不足道的細小地方，那样熟悉她的得意的事情。那些跑起来快得可以引起燕子嫉妒的駿馬，那些象人类一样聪明而忠誠的狗，还有那些花园呢？人类的双手在花园里造起小山，讓溪水长流，使树木有一定的形态……有一天这一切都应該消失嗎？

經过了这些考虑，依莎貝拉小姐的脸上有了一种新的表情，那是柔和的伤感，它使她更漂亮了。人們說，如今她終于成熟了。

由于依莎貝拉小姐明白那广大的世界是一个比較高的世界，她漸漸知道，只有凭着出身和財产这两只翅膀才能登上那

个世界，才能永久逗留在那里。可是出身和财产是跟某些上等家庭分不开的，就象橙花和橙子跟橙树分不开一样。当善良的上帝看見两个有好名声的、經过神圣婚礼而結合的人时，他增加他們的收入，送一个安琪儿来保护他們，这安琪儿今后以他們的德行、他們的好教养和美丽去維持家門的名誉，这也是絕对可能的。从这里就可以得出結論：結婚必須謹慎，老妇人和可敬的先生們对这一点是十分了解的。一切都决定于門当戶对和財产。因为愛情，不是詩人們所梦想的那种神經錯乱的愛情，而是那种眞正的、基督的愛情，是在神圣婚礼以后才出現的；如果妻子懂得在家里循規蹈矩，丈夫懂得在外面以必要的尊严去帮助妻子，这就完全足够了。

从前的婚姻是这样的，根据所有老妇人的一致意見。今天这一点却被人忘記了，这就显得非常糟糕：門戶不相当的婚姻多起来了，显要的家庭衰落下去。

“在婚姻上也不再是幸福的了，”新近結婚的女人們偷偷地把許多家庭的秘密告訴給她听，依莎貝拉小姐就輕輕地补上这一句。

由于她們告訴她这些秘密，她对結婚怀着很大的憎恶，对男人們有点藐視。

一个穿睡衣的丈夫在自己妻子面前打呵欠，他满嘴香烟气味，却跟妻子接吻；他对她說：“哎，别打扰我！”或者干脆說：“你眞傻！”这个丈夫为了一頂新帽子在家里吵吵鬧鬧，出了門却替女戏子付馬車帳，他絕不是一个有趣的人。这里面最糟糕的是，每个人在結婚前都是很热情的恋人，长久沒有見到他情人的时候，就消瘦下去，当碰到她的时候，却又臉紅，有些人

甚至还賭咒要为爱情而自杀。

由于这原因，依莎貝拉小姐十八岁的时候，就冷酷地对男人們施行虐政了。那一次維克多·厄曼努尔吻了她的手，她要求父亲就在当天离开罗馬。在巴黎，有个有錢的法国伯爵向她求婚，她回答他說自己是个波兰女人，不跟外国人結婚。她对一个波兰貴族說，只会嫁給她所爱的人，看来他却不是那样的人。她用这些話拒絕了他。她来一陣痛快的发泄，把一个美国百万富翁的求婚拒絕了。

依莎貝拉小姐的行为使自己身边冷清了几年。她被崇拜，被尊敬，但大家却敬而远之；沒有人愿意遭受譏諷的拒絕。

依莎貝拉小姐在克服了自己最初的怀疑以后，体会到对婚姻得将就一些，是怎样就得怎样。她甚至下决心要結婚，不用說，附带这样的条件：未来的伴侶是她所喜爱的，他有名誉和相当的財产。事实上她碰到过一些漂亮的、有錢的、头銜不錯的人；不幸的是，沒有一个人一身兼有这三个条件，于是又过去了几年。

突然間，傳开了她父亲的事业搞得不好的消息，那一大群求婚者就只剩下两个認眞追求的了：一个男爵和一个元帅，两个都有錢，但年紀有一大把。

現在依莎貝拉小姐認識到，在广大的世界上沒有自己插足的地方了，她拿定主意要在要求上降低一些。可是，尽管男爵和元帅很眞誠，他們却叫她感到一种不可克服的厌恶，所以她把最后的决定一天一天地拖延下去。这期間，托馬斯先生跟大家断絕了来往。元帅沒有得到答复，到乡間去了，那个悶悶不乐的男爵也出国了，依莎貝拉小姐完全寂寞了。固然，

她知道他們中間的任何一个是只要一召喚就会回来的，可是，挑哪一个呢？怎么克服那种厌恶呢？更重要的是：这种牺牲是必要的嗎？因为，有朝一日她又恢复自己的財产，那时她又可以挑选男人，这样的事是有一定可靠性的。她将挑选，因为現在她知道，脫离社交生活，在她是多么困难呀。

要是从理智出发去結婚，是会使依莎貝拉小姐感到安慰的。实际情况是，她从来沒有爱过什么人。这方面的理由是她禀性冷漠，她相信即使沒有分外的詩意，結了婚也还是过得下去，毕竟她这純洁的爱是最值得注意的爱，是人們所沒有听說过的。

有一次她在美术陈列館里看見阿坡罗❶的雕象，它使她产生了那么强烈的印象，竟把那精美的复制品买了回来，陈列在自己的小房間里。她整个鐘头地望着它，想着它……誰知道，她用多少吻去温暖过那个大理石神象的手和脚？于是出現了奇迹，那块为一个鍾情的女人所撫爱的石头活起来了。有一夜，在她哭着入睡的时候，那个不朽的人头上戴着桂冠，从座子上走下来，走到她的身边。他放射着神秘的光輝。

他在她床沿上坐下，久久地望着她，他眼睛里射出永恒的光，接着他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用他那白色的嘴唇吻干她的眼泪，使她的热情冷却下去。

从那时起，他常常来拜訪她。她慵懶地躺在他的怀抱中，他，这个光神，就輕輕地給她講天上和人間的秘密，这些秘密直到那时还沒有人用凡人的言語說过。在热恋她的时候，他

❶ 古罗馬与希腊的光神。

又創造了一个巨大的奇迹，在他那張神圣的脸上，漸漸出現了那些以前曾給她留下印象的男人的英俊面貌。

一会儿，他看来象个年輕的将軍和英雄，他打了一次胜仗，从馬鞍上望着地下战死的几千个勇士。一会儿，他那張脸又使人想起一个最有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女人們把花抛在他的脚下，男人們为他卸馬。他忽而是最悠久的望族中的一个快乐而漂亮的侯爵，忽而又是一个勇敢的消防人員，为了从五层楼的火焰里救出三个人，他获得了荣誉十字勛章，忽而又是个偉大的画家，以他那丰富的幻想震惊了世界，末了他又是威尼斯河上游艇的划手，或是一个特别漂亮和强壮的馬戏团的竞技家。

这些人个个都使依莎貝拉偷偷地想了若干时候，她献給每人一声悄悄的长叹，因为她明白自己为了这个或那个原因不能够爱他，但由于神的意志，每个人都以神的形态出現在她的朦朧虚幻的梦想中。由于这些幻象，依莎貝拉小姐眼睛里有了一种新的神情——超乎寻常的遐思。她撇开人和世界，朝向一个什么地方望着；她那額上的金灰色头发异样地摆动，好象被神秘的微风拂动着，四周的人会認为看見了一个天使或者一个女神。

一年前，伏庫尔斯基就是在这样的一瞬間看見了依莎貝拉小姐。从那时起，他心里再也安宁不下去了。

差不多就在同时，托馬斯先生跟人家断絕了来往，并且为了表示自己的急进情緒，在商人俱乐部里登記。他在那里跟曾經被人瞧不起的制革匠、制毛刷匠和釀酒工人玩紙牌，他在玩牌的时候，向左右的人們解釋，說貴族阶級不应該蟄居在

自己独占的小圈子里，而是应該引导着开明的平民阶层，那样也就引导着民族向前迈进。今天那些驕傲的制革匠、制毛刷匠和酿酒工人，为了报答，称托馬斯先生是唯一認識对国家所負的責任的一个貴族，他幷且忠誠地尽了那些責任。他們还可以补充这么一句：他是天天从晚上九点鐘到半夜尽了那些責任的。

当托馬斯先生这样受着自己地位的束縛时，依莎貝拉小姐在她那漂亮的住宅里的一片寂寞和恬靜中憔悴下去了。时常是米柯来已經在靠椅上睡熟了，佛罗倫丁小姐在用棉花塞住了自己的耳朵以后，也在打瞌睡，只有依莎貝拉小姐老是浸沉在可怕的回忆中，睡不着。于是她从床上爬起来，穿上一件輕薄的睡衣，整个鐘头地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在客厅里，地毯减低她的脚步声，只有那两盞路灯的昏暗的光綫照射进来。

她来回地踱着，她那抑郁的思想和所有那些曾經在这里进进出出的人的幻影一同充滿着那偌大的房間。年老的侯爵夫人在这里打过盹，两个伯爵夫人曾經向教长打听可不可以用玫瑰水給孩子行洗礼，那一群拜倒者用眷恋的目光盯着她，或者尽力装得冷淡来激起她的好奇心；那边是一排女人，她們用眼睛瞟着她，羡慕她或是妒嫉她。到处充滿着光、私語和談話，这些东西象蝴蝶圍繞着花一样，多半是圍繞着她的美丽在兜圈子。无論她到什么地方，她身边的一切往往失去光彩，别的女人們成了陪衬，男人們都是她的奴隶。

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了！今天客厅里既冷清又暗淡，空蕩蕩的……只有她一个人留在那里，伴随她的是无形的煩恼，煩恼象蜘蛛一样，总是把以前感到幸福、而現在幸福已經消逝的

地方用灰色的蜘蛛网遮蔽起来。是的，幸福消逝了！……依莎貝拉小姐为了不讓眼泪掉下来，拉着自己的手指；甚至在夜里形影相对时，她对流泪也感到不好意思。

所有的人，除了伯爵夫人卡罗洛娃而外，都离开了她，当坏心情控制着她的时候，伯爵夫人就来了，大模大样地在长沙发上坐下，一面叹息，一面說：

"是呀，亲爱的貝拉，你得承認自己犯了几次不可补救的錯誤。我談的不是維克多·厄曼努尔，因为那是国王的一时任性——他是有点随便的，毕竟也大大地受过指責了。对于类似的情况，我們必須取得更多的——我說的不是机警，而是經驗，"伯爵夫人謙逊地垂下眼皮，往下說。"但是把圣奧古斯蒂那样的一个伯爵放走，或者（如果你宁愿这样說），把他拒絕了，对不起，这无疑是太过分了！一个年輕而有錢的男人，長得很漂亮，此外还有那样远大的前程！就在目前，他率領一个代表团去見教皇，不用說，他一定会为全家人获得特别的祝福。沙姆波特伯爵也管他叫亲爱的表弟……啊，我的天呀！"

"姑母，我想現在来为这些事情悲伤，已經太晚了。"依莎貝拉小姐插嘴說。

"难道我想叫你难受嗎，可怜的孩子？你的不幸原来也就存在了，只有深深的信仰才能够緩和它們。你父亲已經失去了一切，甚至連你剩下的那部分嫁妆也失去了，你一定知道吧？"

"那我怎么办呢？"

"然而你，也只有你能够，而且必須搞出一点什么名堂来，"伯爵夫人强調地說。"固然，元帅不是一个阿頓尼斯，❶不

过……要是我們的責任是那样容易尽到的話，那也就不算功劳了。再說，我的天呀，誰不許我們在內心深处有个理想呢？想到它，最困难的时刻也会感到高兴。末了，我可以向你保証，一个漂亮女人嫁了一个年紀大的丈夫，那处境并不算是最坏的。所有的人都对她感到兴趣，都在談論，他們对她的牺牲精神表示尊敬，另一方面，一个年紀大的丈夫比一个中年丈夫，在要求上是比較低的……”

“哎喲，姑母！”

“請别激动，貝拉！你不是十六岁，对待生活必須認眞。不应当为了喜欢或厌恶而忘了顧虑父亲的生活，或者还忘了佛罗拉，或者忘了你的仆人們。最后考虑一下，如果你有了一大笔財产，以你这高貴的心地，你会做多少好事呢。”

“哎，姑母，那元帅可眞是叫人討厌。他不需要妻子，而是需要一个奶媽替他揩揩嘴巴。”

“我也不是坚持叫你要嫁給元帅。我們就拿男爵……”

“男爵的年紀更大了，他面頰上涂胭脂，头发染了顏色，手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斑点。”

伯爵夫人从长沙发上站了起来。

“我不勉强，我亲爱的，我不是个媒婆，做媒是梅立敦太太的份。我不过促使你注意，你父亲是灾难临头罢了。”

“我們不是还有一幢房子嗎？”

“房子最迟过了夏至就卖，那样連你买嫁妆的錢也沒有

---

❶ 維納斯所爱的美少年名叫阿頓尼斯，作品中常以这个名字代表美少年。

了。”

“怎么回事——那幢房子值十万块錢，只卖六万块錢嗎？”

“因为它已經不值錢了，你父亲为它花的錢太多了。这是我从建筑师那里知道的，他由克惹楚夫斯卡太太介紹，去看过那幢房子。”

“那么在不得已的时候，我們还留着成套的餐具……那些銀器……”依莎貝拉小姐扭絞着手，脫口而出。

伯爵夫人吻了她几下。

“亲爱的、可爱的孩子呀，”她哽咽着說，“想不到偏偏是我一定要这样使你伤心！我告訴你：你父亲还有期票的債务几千卢布。你明白嗎，那些債务……当心点……几天以前，就在三月底，有人买了那些債票。我們認为是克惹楚夫斯卡太太买的。”

“多么卑鄙呀！”依莎貝拉小姐不由地脫口說。“可这也沒有什么关系。我那成套的餐具和銀器足够抵偿几千卢布。”

“价值是超过得多，不过——今天有誰会买那么貴重的东西呢？”

“无論如何，我要試一試，”依莎貝拉小姐激动地說。“我将請求梅立敦太太，她当然会給我介紹。”

“可是你考虑考虑，卖掉那些精美的紀念品是不是太可惜了。”

依莎貝拉小姐禁不住笑了。

“哎，姑母，要我在出卖我自己跟出卖那成套的餐具之間作选擇嗎？我决不会答应人家把我們的家具拿走的。唉，那个克惹楚夫斯卡太太……那些期票的贖买……多么可恶！”

"好啦,也許根本不是她买的。"

"那么說不定又有另一个敌人,一个比她更坏的敌人。"

"說不定那是洪諾拉达姑母," 伯爵夫人安慰着她,"我哪里知道呢? 也許她想帮助帮助托馬斯,同时还給他一个警告。祝你健康,我亲爱的孩子,再会。"

談話到此結束,是用波兰話,一种夹杂着一句半句法語的波兰話談的,这种話就象一張长滿斑疹的臉。

第六章　新人物怎样在旧地平綫上出現

那是四月初。四月是冬天过渡到春天的一个月份。雪已經不下了，可是大地还沒有綠意盎然；黑黝黝的树木，灰禿禿的草地，天空是阴暗的：它看来象大理石一样，滿布着银色和淡金色的紋理。

下午五点鐘光景，依莎貝拉小姐坐在小房間里，讀着左拉最新的长篇小說 Une page d'amour。❶ 她心不在焉地讀着，不时地抬头从窗子里往外望，在潜意識里得到这样的結論：树了枝是黑色的，可天空是灰色的。她又往下讀，眼睛不时四面环視，不知不覚地想着：那些蒙着天藍色布套的家具和那件天藍色的睡衣好象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白色窗帘的褶縐宛如粗大的冰柱。一会儿她忘記了自己剛才想的事情，暗自問着自己：我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啊，对了，想复活节前一星期的募捐……她突然覚得有兴致乘那輛华丽的馬車出去，同时却又埋怨起天空来，因为它是那么灰沉沉的，上面露出的金色的罅縫是那么狹小……一种悄悄的煩躁、一种期待在使她感到痛苦，可她說不准自己是在期待什么：也許是等着烏云散开，也許是等着仆人进来递給她一封信，邀請她去参加复活节前一星期的募捐会。离会期沒有多久了，她却还沒有被邀請。

之后她又讀下去；这一章描写兰波先生在星光灿烂的夜里替小珍妮修理破了的洋娃娃，海倫为一陣沒来由的忧愁而泪流滿面，教士裘佛劝她应該結婚。依莎貝拉小姐同样感到忧愁，誰知道，要是这会儿天上出現星星而不是阴云的話，她或者也会象海倫那样地流泪的。离募捐会可沒有几天了，她却还沒有被邀請。她知道自己会被邀請，但他們为什么拖延呢？

“那些仿佛热情地在寻找上帝的女人，有时是些不幸的人，她們的心受恋爱所扰乱。她們进教堂是为了在那里向一个男人表示敬爱，”教士裘佛說。

“誠实的教士想怎样安慰那可怜的海倫呀！”依莎貝拉小姐想着，突然把書本扔开。教士裘佛使她想起这两个月来自己在給教堂的鐘綉一条緞带，現在还沒有綉成。

她从靠椅上站起来，把那張小几推到窗子旁边，小几上放着刺綉架和一个盒子，里面装着各种不同顏色的、跟那張五顏六色的图样相配的絲綫。她把那条緞带展开，开始用心地在那上面綉着玫瑰花和十字架。在干活儿的影响下，她心里有了新的勇气。象她这么为教堂服务，在复活节前一星期开募捐会时是不会被忘記的。她挑选着絲綫，把綫穿进針孔，不停地綉着。她的眼睛从图样上移到刺綉品上，她的手在一起一落，可是她的思想却迷失在耶穌受难节❷那天的穿衣問題上，以及复活节那天的化妆問題上。这些問題很快就要她拿出全部的注意力，使她的目光阴暗下来，命令她的手停止工作。衣

---

❶ 恋爱一頁。

❷ 耶穌复活节前一星期的星期五。

服、帽子、披肩和伞，都必須是新的，現在只剩下很有限的时間，不但什么都沒有定制，而且还沒有挑选好！

这时她想起她那套餐具和她的銀器已經放在珠宝商人那里，想起已經有了想买的人，这样那两样东西将在今天或明天被卖掉。依莎貝拉小姐想到那套餐具和那些銀器的时候，就感到心里絞痛，可是当她想到那募捐会和新型化装的时候，她又感到了某一种安慰。想来她可以得到一些很漂亮的东西，可不知道是哪一种式样。

她推开了那个刺綉架，从那張小几上——那上面放着莎士比亚和但丁的作品，一本欧洲名人的紀念册，以及几本期刊——拿起一份 Le moniteur de la mode,❶ 开始聚精会神地翻閱着。这里是一件晚服，那里是适宜年輕姑娘們、妙龄女郎們、妇人們、年輕的少奶奶們以及她們的母亲穿着的春装；这里是一件作客时穿的袍子、一件礼服、出門时穿的衣服、六頂用十种不同料子和十二种顏色制成的新式帽子…… 天呀，从这里面挑选什么呢？…… 沒有跟佛罗倫丁小姐和女裁縫师商量一下，要挑选东西是不可能的。

依莎貝拉小姐悶悶不乐地把那本时装指南扔开，半倚半臥地躺在那張躺椅上。她手掌象禱告一样并在一处，双手和下巴支住头靠在长枕上，抬起梦幻的眼睛仰望天空。复活节前一星期的募捐、新型化装、天上的云，在她的幻想里，全都跟对餐具的惋惜和因为不得不出卖它們而产生的輕微的羞耻感交織在一起。

---

❶ 法語：时装指南。

"唉，全都一样！"她自言自語地說。她重新希望那烏云哪怕散开一会也好。可是烏云越来越濃。惋惜、悲伤、羞赧和不安在她心里滋长着。驟然間她的視綫落在那張紧靠躺椅的桌子上，落在那本用象牙鑲嵌的祈禱書上。依莎貝拉小姐把那本小書拿在手里，她在里面慢慢地、一頁一頁地寻找着 Acte de résignation，❶ 她找着了，开始念起来：

"Que votre nom soit béni à jamais, bien que vous avez voulu m'éprouver par cette peine。"❷ 在她念着的时候，灰色的天开朗起来了，念到最后这几句"……et d'attendre en paix votre divin secours……"，❸ 云散开了，可以看見一块蔚藍色的天空，光綫充满了依莎貝拉小姐的小房間，宁靜洋溢在她的心灵里。現在她深信自己的禱告已經被听見了，她会有最漂亮的时装，在募捐会上会有最好的祈禱。

这时，小房間的門輕輕地开了；佛罗倫丁小姐站在門口，她长得高大，穿着黑衣服，样子羞怯。她用两个手指夹着一封信，低声說：

"卡罗洛娃太太寄来的。"

"哦，为了募捐的事，"依莎貝拉小姐带着迷人的微笑回答說。"你整天也沒有露过面，佛罗拉。"

"我不愿打扰你。"

"感到无聊嗎？"依莎貝拉小姐問。"也許，我們在一起的

---

❶ 法語：忍受篇。

❷ 法語：虽然你存心用这种痛苦来考驗我，但你的圣名永远受到尊敬。——德譯者

❸ 法語：我将靜待你神圣的扶助。——德譯者

話，即使无聊，也会感到愉快的。”

“这封信……”那个穿黑衣服的姑娘羞怯地説，向依莎貝拉伸过手去。

“我知道它的內容，”依莎貝拉小姐打断她。“在我这里坐一会吧，要是你不感到吃力的話，把这封信念給我听听。”

佛罗倫丁小姐拘束地在靠椅上坐下，用她那細嫩的手从写字台上拿起拆信的刀子，小心翼翼地把信封剔开。她先把刀子放回去，然后把信封放下，展开信紙，用輕輕的悅耳的声音念着那用法文写的信：

亲爱的貝拉！如果我是在一件只有你和你父亲有权利决定的事情上发表意見的話，那請你原諒。我知道，亲爱的孩子，你要放弃你那套餐具和那些銀器，这毕竟是你亲自跟我談过的。我也知道已經有个想买的人，他出你們五千卢布的价錢，尽管在这时候希望多卖一点是困难的，但我还認为是太少了。我为这件事跟克萊楚夫斯卡太太商談过以后，开始担心那些精美的紀念品会錯落到不配用的人手里。

我不愿这件事发生，所以建議你，如果你同意的話，我借給你三千卢布，以上述的餐具和銀器作抵押。我相信，今天那两样东西放在我这里是比較合适的，因为你父亲处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你什么时候愿意，都可以收回它們，假定我死了，甚至不必偿还这笔債。

我不勉強你这样做，这不过是个建議罢了。考虑一下怎么对你比較便利吧，但首先要想到后果。

如果你有朝一日知道，我們的家庭紀念物在点綴着某一个銀行家的餐桌，或者列入了他女儿的嫁妆里，根据我对你的認識，你是会非常感慨的。

多多的吻你。　　　　　　　　約翰娜

又：你想象一下，我的保育院碰到了什么样的运气呀！昨天我到那家有名的伏庫尔斯基商店去，为着給孤儿們弄一小笔捐款，我訪問了伏庫尔斯基。我估計最多是二十卢布，可是，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他献了一千卢布，淸淸楚楚是一千卢布！而且还說，他不好意思交給我比一千卢布更少的錢。再有几个这样的伏庫尔斯基，我这么大的年紀也会主張民主政体了。

念完了信的佛罗倫丁小姐覚得沒有勇气从信上抬起眼睛来。最后她壮起胆子瞧了一眼：依莎貝拉小姐坐在躺椅上，臉色蒼白，双手紧紧地合在一起。

“你对这封信有什么意見嗎，佛罗拉？”过了一会，她問。

“我以为，”被詢問的人輕輕地回答說，“在信的开头，卡罗洛娃太太已經十分明确地表示她在这件事情上所采取的态度了。”

“多么糟蹋人呀！”依莎貝拉小姐神經紧張地用手捶着那張躺椅，嘟噥着說。

“别人愿意出五千卢布买这些銀器，她却不体面地提出押借三千卢布……我提不出别的意見。”

“她怎么这样对待我們……敢情我們眞的破产了！”

“哎唷，貝拉！……”佛罗倫丁小姐比較活潑地插嘴說。“正好是这封刻毒的信証明你們并沒有破产。姑母是喜欢刻毒的，可她也懂得重視不幸。如果你們有破产的危險，你們会認为她是一个关心的温柔的慰問者哩。”

“我对那一套敬謝不敏。”

“再說，你用不着担心，明天就会有五千卢布的收入，可以用它維持全家半年的生活……至少維持一季。在几个月內……”

“人家将把我們的房子拍卖掉。”

“这純粹是手續上的事情，沒有别的。相反地，你們会从中得到好处的，反正在今天，房子只是一种无用的累贅。好啦，你还要从霍尔甸西姑母那里得到大約十万卢布的遺产。最后，”过了一会，佛罗倫丁小姐皺着眉头往下說，“我自己也說不准，你父亲是不是还有一笔財产。大家的意見都……”

依莎貝拉小姐从躺椅上向前探出身子，还握住佛罗倫丁小姐的手。

“佛罗拉，”她把声音放低說，“你为什么这么說？原来你眞正相信我只一心想着結婚，别的什么也沒有看見，也不理会嗎？……你以为我不知道，”她声音更輕地往下說，“这一个月来你就已經向米柯来借錢来維持家用了嗎？”

“也許父亲希望这样。”

“难道他也希望你每天早上塞几个卢布在他錢袋里嗎？”

佛罗倫丁小姐望着她的眼睛，搖了搖头。

“你知道太多啦，”她回答說，“但却不是全都知道。两个星期以来，也許是十天以来，我就看見父亲身边总有几个卢

布……”

“这么說，他借……”

“不，父亲从来沒有在城里借过錢。每个債主都上門来，在父亲那小房間里拿到收据或是利錢的。在这方面，你对他不清楚。”

“那么，現在他从哪里弄到錢呢？”

“我不知道。我看見他有几个錢，我也听說他往往弄到了几个錢。”

“那为什么他答应把銀器卖掉呢？”依莎貝拉小姐执拗地問。

“說不定他想欺騙家里人。”

“可是誰贖买了他的期票呢？”

佛罗倫丁小姐做了一个表示不愿談的手势。

“克惹楚夫斯卡太太沒有贖买它們，”她說，“这是我确实知道的。所以——要不是霍尔甸西姑母，就是……”

“就是誰？”

“就是父亲自己。难道你不知道，父亲干这些事情，是为了使家人不安，以后再来取笑嗎？”

“为什么他要使我，或者使我們不安呢？”

“他以为你是不会担忧的。一个女儿对父亲应該无限地信任。”

“啊，原来如此……”依莎貝拉小姐輕輕地說。她陷在沉思里了。

那穿黑衣服的表妹慢慢地从靠椅上站起来，悄悄地走了出去。

依莎貝拉小姐又对房間环視了一下，她覺得房間是灰色的。她望着窗子外边来回摆动着的黑色的树枝，望着几只吱吱喳喳的、也許在为作窠起爭执的麻雀，望着現在已是一片灰色的天空，那上面已沒有一块明亮的地方了。她又想起募捐，想起新型化装，可是这两件事在她看来是那么不足道，甚至簡直是可笑的，所以在她不得不想起的时候，她只聳聳肩膀罢了。

另一些問題在使她苦恼：也許，她还是应該把那套餐具交給卡罗洛娃伯爵夫人吧？再說父亲从哪里弄到了錢？要是他早一些时候弄到了錢，为什么他还向米柯来举債呢？如果他沒有錢，那今天他的錢是从哪儿弄来的呢？……要是她把餐具和銀器交給姑母去支配，她会失去以适当的价格出卖那两样东西的机会；可是，如果她以五千卢布卖掉它們，那些紀念品就会象伯爵夫人信里所写的那样，眞正会錯落到不配用的人手里。

思路忽然給打断了：她那灵敏的耳朵听見在那隔得比較远的房間里有个响声。这是男人的脚步声，又匀調又从容，在客厅里，地毯使脚步声稍稍减輕一些，到了飯厅里它們又变得响亮一些，到了她的臥室，它們是那么輕，好象踮着脚尖走路似的。

“請进，爸爸，”依莎貝拉小姐听見有人敲門，回应了一声。

托馬斯先生走了进来。她正想从躺椅上欠起身来，可是父亲把她按回去。他把她抱在怀里，吻她，在沒有在她旁边坐下以前，他向壁上那面大鏡子瞥了一眼。他在那上面照見自己那張漂亮的臉、灰色的胡子、那无可挑剔地合身的上衣、那条笔挺的褲子，看来好象是才从裁縫师那里送来的一样。他必須承認，这一切都是十分得体的。

"我听說，"他对女儿微笑着說，"你收到一封使你很扫兴的信。"

"唉，爸爸，但愿你知道姑母用什么样的口气写的信。"

"当然用的是神經病人的口气。你不应当見怪她。"

"要是那样也就罢了！可是我害怕她說的話不錯，害怕我們的銀器眞会出現在某一个銀行家的餐桌上。"

她把头依偎在父亲的肩膀上。托馬斯先生无意地照一照那面放在小几上的鏡子，他不得不暗自承認，在这一瞬間，父女两人构成一幅非常美的图画。他的安詳特别明显地衬托出她臉上的不安。他微笑了一下。

"銀行家的餐桌！"他重复地說。"我們那祖傳的銀器已經在韃靼人、哥薩克人和造反的农民們的桌子上出現过了，这对我們不但沒有損害，甚至給我們带来了光荣。誰打仗，就得估計到有損失。"

"好些人因为战爭和在战爭中遭受了損失。"依莎貝拉小姐插嘴說。

"今天就沒有战爭了嗎？……不过是武器不同罢了。人們不用鐮刀或短劍，而是用卢布来打仗。約翰娜很懂得这一套，她的办法不是出卖她的餐具，而是出卖家庭的产业，她把邸宅的廢址拆毁，是为了造个谷仓。"

"这么說，我們是被征服了，"依莎貝拉小姐輕輕地說。

"不，孩子，"托馬斯先生摆出庄严的样子回答說。"我們才在开始胜利，誰知道，我的姊妹和她的那伙人也許正在害怕这一点。她們老是暮气沉沉，所以我这方面的每个活动，和我的每个比較勇敢的步驟，都使她們憤憤不平，"他好象是在自言

自語地补充着說。

“这是你的步驟嗎，爸爸？”

“是呀。她們以为我会求她們帮助的。約翰娜自己很想要我当她的全权代表。可是，我拒絕了她的恩惠，接近了平民阶层。我在那些人前面树立了威信，这开始使我們这个圈子里的人惊惶起来。他們曾經認为我会扑一个空的，可現在他們看見我能够挨到第一把交椅上去了。”

“你嗎，爸爸？”

“是呀，是我。直到現在我都还沒有声响，因为我沒有一个相当的执行者。今天我找到了一个，他理解我的思想，并且开始在行动了。”

“那是誰？”依莎貝拉小姐問，惊訝地望着父亲。

“一个叫做伏庫尔斯基的商人，是个坚定的汉子。我靠他的帮助来組織我們的平民阶层，創立一个跟东方貿易的公司，这样来振兴工业……”

“你嗎，爸爸？”

“到那时候，我們再瞧是誰坐在第一把交椅上，甚至在可能举行的市参議会的选举上……”

依莎貝拉小姐睜大眼睛傾听着。

“爸爸，你談的那个人，”她輕輕地說，“不是一个騙子，一个冒險家嗎？”

“这么說，你不認得他？”托馬斯先生問。“他还是一个卖貨色給我們的人呢。”

“我認得那家鋪子，是很好的鋪子，”依莎貝拉小姐沉思地回答說，“那里有个老伙計，看来有点象个怪人，但却特别客

气。哦，我仿佛在几天前也認識了那个老板。他那样子象个老粗。”

“伏庫尔斯基是个老粗?”托馬斯先生覺得奇怪。“他的态度固然有点生硬，但却是很有礼貌的。”

依莎貝拉小姐搖搖头。

“一个不痛快的人，”她說，神情显得活跃了。“現在我想起来了。星期二我到他店里去，問他一把扇子的价錢，你倒看看，他是怎么瞧我的!……他一句也沒回答，只把他那只又大又紅的手向伙計一伸(那伙計是个相当时髦的小伙子)，用一种听得出是生气的声調咕嚕着說：‘莫拉夫斯基先生(或是麦拉歇夫斯基先生，我已經記不清楚了)，这位女士問扇子的价錢……’啊，爸爸找到了一个多么有趣的股东呀!”依莎贝拉小姐笑起来。

“一个很有魄力的人，一个坚定的人，”托馬斯先生回答說。“那些人都是这样的。你会認識他們的，因为我打算在家里开几次会。他們都很怪，不过这个人比其他的人更怪。”

“爸爸要接待那些先生嗎?”

“我得要跟几个人商議商議。至于我們的这些人呢，”他望着她的眼睛，补了一句，“我向你保証，当他們听說是誰在我家里的时候，他们个个都会来的。”

这时佛罗倫丁小姐进来，請他們去吃飯。托馬斯先生給女儿挽着膀子，他們三个人往飯厅那边走去，在那里，湯盆已經端上来了，米柯来穿着大礼服，打着一条粗大的白領带，在那里等候着。

“貝拉在嘲笑我，”托馬斯先生对那个在往盆子里盛湯的

表妹說。"你想想看，佛罗拉，伏庫尔斯基給了她一个乡巴佬的印象。你認得他嗎？"

"今天有誰不認得伏庫尔斯基呢，"佛罗倫丁小姐一面回答，一面把托馬斯先生的盆子遞給米柯来。"当然，他并不时髦，可他給人的印象……"

"是长着一双紅手的树桩子的印象，"依莎貝拉小姐笑着插嘴說。

"他叫我想起特洛斯蒂，你記得嗎，貝拉，就是巴黎禁卫軍里的那个陆軍上校，"托馬斯先生說。

"他却叫我想起常胜的角斗士❶的雕象，"佛罗倫丁小姐用悦耳的声音添上一句。"你还記得嗎，貝拉，在佛罗稜薩，❷那个高举着劍的角斗士？一張倔强，甚至粗野的臉，但却是英俊的。"

"可是那双紅手呢？"依莎貝拉小姐問。

"他那双手是在西伯利亚冻僵的，"佛罗倫丁小姐加重語气地說。

"他在那里干什么？"

"他为青年时代的愚蠢而自食其果，"托馬斯先生說。"这倒可以原諒他。"

"哦，原来他也是个英雄！"

"还是个百万富翁，"佛罗倫丁小姐补充一句。

"是个百万富翁？"依莎貝拉小姐重复地說。"我开始相信

---

❶ 指古罗馬时代持武器相斗以供公众娛乐的角斗者。

❷ 意大利的城市。

爸爸跟他合伙，是挑中了好对象。虽然……”

“虽然怎样？”父亲問。

“对这样的一个合伙人，人們会有什么意見呢？”

“誰手里有权力，人們就在他的跟前降服。”

当外房里門鈴响起来的时候，米柯来正好把煎牛腰分送完。那老仆人走出去，过了沒有多久，带着一封信回来，信放在一个銀的、或者說不定只是个鍍銀的托盘上。

“伯爵夫人寄来的，”他报告說。

“是給你的，貝拉，”托馬斯先生把信拿在手里，接着說。“請你允許，我来替你吞这顆新的丸葯吧。”

他拆开信，讀完后又笑着把信递給了依莎貝拉小姐。

“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叫起来，“这封信里是个道地的約翰娜了。神經，老是发神經！”

依莎貝拉小姐把盆子推开，不安地約略看了一下信。她的臉漸漸开朗了。

“听我念吧，佛罗拉，”她說，“有趣得很！”

姑母这样写着：

亲爱的貝拉！小天使，把我的前一封信忘掉吧。老实說，我对你那套餐具毫不在意，你結婚的时候，我們将另外找一套。可是我很重視一件事情，就是你无論如何要跟我一同去参加募捐会，我在前一封信里想写的正是这回事，并不想写餐具。我这不管用的神經呀！如果你不愿完全戕害我的神經，你就得滿足我的要求。

我們教堂里的穌耶墓将变得美极了。我那善良的伏

庫尔斯基捐了一个噴水池、人造的会唱歌的鳥儿、一个只演奏庄严乐曲的八音琴和許多地毯。霍查送了花，爱好音乐的人們举办风琴、小提琴、低音拉琴和歌唱的音乐会。我高兴极了，但要是我在那些美妙的場合里缺少你的話，那就非生病不可。你說是嗎？我拥抱你，热烈地吻你。

爱你的姑母約翰娜

明天我們到时装商店里去替你定制一套春装。如果你不接受的話，我活不了。——又及。

依莎貝拉小姐滿面春风。这封信实現了她所有的希望。

"伏庫尔斯基是沒有人比得上的！"托馬斯先生带笑地說。"他突击地征服了約翰娜，現在她对这么一个股东不但毫不反对，甚至还准备跟我爭夺他呢。"

米柯来端上子鷄来。

"那一定是个有天才的人，"佛倫罗丁小姐說。

"伏庫尔斯基嗎？……唉，不是的，"托馬斯先生說。"他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至于策略上的才干，我相信他并不高明到哪里。"

"在我看来，这方面他表現了一些才干。"

"那一些都只証明他的魄力，"托馬斯先生回答說。"策略的才干和天賦的智力可以从另一些事情上辨别出来，依我看……从賭博上去辨别。我常常跟他賭胜牌，賭那种牌，联系的能力无論如何是不可少的。結果我輸的是八至十个卢布，贏的却是将近七十卢布，尽管我不自認是个天才！"他謙逊地补

充說。

依莎貝拉小姐手里的义子掉了。她臉色蒼白起来，托住自己的前額，輕輕地說：

“唉！……唉！……”

父亲和佛罗倫丁小姐站了起来。

“你怎么啦，貝拉？”托馬斯先生不安地問。

“沒有什么，”她一边回答，一边从座位上站起来，“偏头痛。一个鐘头以前我就已經覚得要发偏头痛了。那沒有什么，爸爸。”

她吻了父亲的手，就走进自己的房間。

“突如其来的偏头痛一定很快就会好的，”托馬斯先生說。“到她那儿去吧，佛罗拉。我进城去一趟，我必須到城里跟几个人碰碰头，不过我很快就回来。你在这时候照顧她，亲爱的佛罗拉，我請求你这样做，”托馬斯先生說。他的面貌安詳，好象世界上沒有他的指示或請求，是什么事也不能順利进行的。

“我馬上到她那儿去，只是讓我在这里稍微收拾一下，”佛罗倫丁小姐回答。对她来說，家里收拾得有条不紊是一件比任何偏头痛更要紧的事情。

大地已經沉在暮色里。依莎貝拉小姐又独自在她那小房間里了。她躺在那張躺椅上，双手遮住眼睛。从那一直拖到地板上的瀑布似的裙子底下，露出她的一只又窄又小的鞋子，还露出一段袜子；可是沒有人看見，她也沒有在意。这时候，憤怒、憎恨和羞耻又在嚙咬着她的心。姑母已經請求她原諒了。她自己将在那最高尙的耶穌墓旁边募捐，她将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可她幷不快乐……她有这样的感覚，好象她走进一个满

是客人的客厅，但忽然在自己的新衣服上发現一块顏色难看的大油漬，就象她在什么地方用衣服揩了厨房的梯子一样。想到这一点，她覺得非常恶心，嘴里直冒清水。

多么可怕的处境呀！他們向仆人借債已經有一个月了，十天以来她父亲又为了零星开支，玩紙牌贏錢。贏錢是作兴的；有些紳士贏几千块錢，不过不是为了担負那最必需的开支，当然也不是贏商人的錢。唉，要是可能的話，她会跪在父亲跟前，哀求他别跟那些人賭錢，至少現在不賭，因为經济情况已經那么糟了。过几天，她拿到了卖餐具的錢，她要給父亲几百卢布，而且請求他把那几百卢布輸給那伏庫尔斯基先生，慷慨地报答他，就象她将为那笔債而报答米柯来那样。

但是那样做，或者，哪怕仅仅是对父亲提一句，在她是适当的嗎？

"伏庫尔斯基？……伏庫尔斯基？……"依莎貝拉小姐私語着。今天这个伏庫尔斯基同时从許多方面，以各种各样的姿态出現在她面前，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他跟她姑母和父亲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她彷佛好几个星期以来就已經听說过关于这个人的事情了。不久以前，某一个商人捐了几千卢布行善，可是她没有确切地知道，那个人是买卖妇女服装的呢，还是买卖皮貨的。以后又有人談起，某一个商人在保加利亚战爭时期发了一笔大財，不消說，她没有加以注意，大家談的是那个卖鞋給她的制鞋匠呢，还是那个理发师。到現在她才想起，那个捐錢行善的商人和那个发了一笔大財的商人，就是同一个人，也就是那个伏庫尔斯基。他在玩紙牌的时候，輸錢給她父亲，而

她的姑母，以驕傲出名的卡罗洛娃伯爵夫人，却称那个人为“我那善良的伏庫尔斯基”！

轉瞬間她甚至想起那个人的面貌，他在店里不愿跟她說話，却退到那些日本式大花瓶后面去忧郁地望着她。他怎么凝視着她呀……

有一天，由于一时高兴，她跟佛罗倫丁小姐出去到一家糖果店里喝一杯可可。她們靠着窗子坐下，窗外站着几个衣服破烂的孩子。

孩子們怀着好奇心和餓兽的貪婪神情望着她們，望着那杯可可和蛋糕。那个商人——也是那样地凝視过她。

依莎貝拉小姐感到一陣輕輕的震顫。那就是她父亲的合伙者嗎？干么要那个合伙者？她父亲怎么想到要創立一家貿易公司，訂出某些远大的、他先前从沒有梦想过的計划呢？他想靠平民阶层的帮助，起来領导貴族阶級，他想被选到市参議会里去，市参議会沒有成立，也永远不会成立的。

那伏庫尔斯基一定是个滑头，甚至是个騙子也說不定，他为了自己的事业，需要一个人人知道的名字来作招牌。这种情况是有的。就象德国和匈牙利貴族中的許多高貴的名字在做买卖的行为上降低了身份那样，对这一点她完全不內行，她父亲当然也不內行。

天完全黑了；街上的路灯亮起来，光綫照进依莎貝拉小姐的小房間，把带格的窗扇和窗帘的褶縐映現在天花板上。阴影看来好象是明亮的背景上的一个十字架，緩緩移动的云块漸漸遮蔽了那明亮的背景。

“我曾經在哪里見过这样一个十字架，这样一块云和这样

一种亮光呢?"依莎貝拉小姐問着自己。她开始回忆她有生以来所見过的地方,她幻想起来了。

她仿佛坐着一輛华貴的馬車駛过一个熟悉的市鎮。树林和青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山坳,她的車子就从那山坳的边緣上往下駛。車子在往下駛嗎?不,它沒有前进,它好象停在原地。然而,它确实在往下駛;这可以从日影去辨别,日影映在馬車那油漆的擋泥板上,震顫着,慢慢地向后移去。最后,車輪的轆轆声也听得見了……是街上一輛出租馬車的車輪声嗎?不,那是机器的鬧声,在那个青山和树林环抱着的山坳深处的某个地方,有机器在开动。山坳深处那里,有点象个湖,湖面上籠罩着黑色的烟雾和白色的蒸气,四周綠草如茵。

現在依莎貝拉小姐看到了父亲,他坐在她旁边,一面注意地端詳着自己的手指甲,一面不时地向那片风景瞧一眼。馬車仍然停在山坳的边緣上,好象冻住了似的,只有那映在油漆的擋泥板上的日影在慢慢地往后移去。这种表面上的靜止,或者这种看不出来的移动,极度刺激着依莎貝拉小姐。"我們的車子是在走呢,还是停着呢?"她問父亲。但是父亲沒有說話,好象沒有看見她似的。他端詳着好看的手指甲,偶尔向四周瞟一眼。

忽然間(車子不断地顛簸,車輪声依然可以听見),从那籠罩着黑色烟雾和白色蒸气的湖底伸出一个汉子的半截身子来。他有着剪短的头发和一張被太阳晒黑的、叫人想起那个禁卫軍上校特洛斯蒂的臉(也許还叫人想起佛罗稜薩的角斗士),以及一双紅色的大手。他穿着一件肮脏的衬衫,袖子一直卷到了肘弯上;他左手貼近胸前,拿着紙牌,把它們象扇子

那样地展开；他那只举到头頂上的右手也拿着一張紙牌，显然想把坐在馬車前座的她打个粉碎。身子的其余部分被烟雾遮蔽着，辨別不出。

“爸爸，他在干什么？”依莎貝拉小姐恐怖地問。

“他在跟我玩胜牌，”父亲回答說。父亲手里同样也拿着紙牌。

“他眞是个可怕的人呀，爸爸！”

“这种人可并不陷害女人們，”托馬斯先生回答。

到現在，依莎貝拉小姐才看出那个穿衬衫的汉子用异样的目光在凝視她，同时又一直把那張紙牌高举在头頂上。从山谷里升騰起来的烟雾和蒸气有时遮住了他那件敞开的衬衫和他那張板着的臉；他沉到湖里去了——他再也不見了。只有在一层薄薄的烟雾后面，可以看見他眼睛的微弱的光輝，在烟雾上面，还可以看見那条裸露到肘弯的膀子和那張紙牌。

“那張紙牌是什么意思呀，爸爸？”她問父亲。

父亲却沉着地望着自己的紙牌，沒有說話，好象沒有看見她似的。

“我們在什么时候才能往前走呢？”

虽然馬車顛簸着，太阳映在擋泥板上的影子慢慢地往后退去，她却仍然在脚跟前看見那个烟雾騰騰的湖，看見湖中心那截被烟雾包圍着的身子，和那只拿着紙牌、高举在头頂上的手。

一陣神經質的不安攫住依莎貝拉小姐，她集中所有的回忆、所有的思想，想猜測那个人手里的紙牌是表示什么。

是他在玩“胜牌”时候輸給她父亲的錢嗎？一定不是。那

也許是他送給慈善协会的禮物？也不是。也許是他交給姑母捐助保育院的那一千卢布，或者是那装飾耶穌墓的噴水池、鳥儿和地毯的收条也說不定？……这也不是；这一切都不至于使她不安呀。

漸漸地，依莎貝拉小姐心里感到非常恐慌起来。也許，那是不久以前有人贖去了的她父亲的期票？……那么，当她拿到卖銀器和餐具的錢的时候，为了摆脫那个債主，她首先得还清这笔債。可是那个站在烟雾中的汉子仍然对着她的眼睛望，紧紧地拿着那張紙牌。这么說，也許……唉！

依莎貝拉小姐从躺椅上一跃而起，在黑暗中撞倒了一只凳子，她用发抖的手撳了撳鈴。撳了一次又一次，可还沒有人来。于是她自己赶到外房里，在門口撞見佛罗倫丁小姐，这一个抓住她的手，惊訝地問：

"你怎么啦，貝拉？"

外房的灯光使依莎貝拉小姐稍稍清醒过来。她微微地笑着。

"把灯送到我房里来吧，佛罗拉。爸爸在嗎？"

"他剛乘車子出去了。"

"米柯来呢？"

"馬上就回来，他交一封信給听差去了。你头痛得厉害嗎？"佛罗倫丁小姐問。

"不，"依莎貝拉小姐笑了，"我只稍稍睡着了一会，做了一个梦。"

佛罗倫丁小姐擎着灯，两个表姊妹走进了小房間。依莎貝拉小姐躺在躺椅上，用手遮着眼睛，避去光綫。她說：

“你知道嗎，佛罗拉，我已經考慮过了，我的銀器不卖給生人。不然它眞会落到天曉得的什么样人的手里。劳駕你就在我那写字台旁边坐下来，給姑母写信，說……我同意她的建議。要她借給我們三千卢布，把餐具和銀器收下。”

佛罗倫丁小姐十分惊异地望着她，末了回答說：

“这是办不到的，貝拉。”

“为什么？”

“一刻鐘以前我收到梅立敦太太的一封信，銀器和餐具已經卖掉了。”

“卖掉了？誰买去的？”依莎貝拉小姐叫起来，握住了表妹的手。

佛罗倫丁小姐窘住了。

“据說是一个从俄国来的商人，”她說，可是从她的臉色上可以看出，她說的不是眞話。

“事情你是知道的，佛罗拉！我請你不要隐瞞！”依莎貝拉小姐恳求着，她的眼睛充满着眼泪。

“好，我就把事情告訴你，可是別把秘密透露給父亲知道，”表妹請求着。

“那么是誰？說吧，誰买了它？”

“伏庫尔斯基，”佛罗倫丁小姐回答說。

就在那一瞬間，依莎貝拉小姐眼睛中的泪水干了，并且射出象鋼那样坚强的光輝。她生气地把表妹的手推回去，自己在小房間里急躁地跑来跑去，末了她在佛罗倫丁小姐对面的一張小小的靠椅上坐下。如今她已經不是个受惊的激动的美人，而完全是个老成的妇人，她存心要訓斥仆役中的某一个

人,或者要把他撵走也說不定。

“告訴我,亲爱的表妹,”她用悅耳的低音說,“你們在搞什么可笑的阴謀来对付我?”

“我……阴謀?”佛罗倫丁小姐重复了一遍,把双手紧紧按在胸前。“我不懂你的意思,貝拉。”

“不是嗎。你、梅立敦太太和那个——有趣的主角,伏庫尔斯基。”

“我和伏庫尔斯基?”佛罗倫丁小姐又重复一遍。这一次她的惊訝明显到了使人不敢怀疑的程度。

“就假定說你沒有搞阴謀鬼計,”依莎貝拉小姐接下去說。“可事情你是知道的。”

“对伏庫尔斯基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大家也都知道。他有一家鋪子,我們在那里买过东西,他在战爭里发了財……”

“可是关于他把父亲拉进他那貿易公司的事,你一点也沒有听說过嗎?”

佛罗倫丁小姐那双富于表情的眼睛瞪得非常大。

“把你父亲拉进他的公司?”她聳了聳肩問。“他能把他拉进什么样的公司里去呢?”

这时,她对自己所說的話也感到了吃惊。

依莎貝拉小姐不能不怀疑她的恶意;她又在小房間里来回地跑了几趟,动作象一匹被关住的母獅一样,她忽然問:

“至少告訴我,你对那个人怎样看法?”

“我对伏庫尔斯基嗎?我对他什么看法也沒有,只知道他想出名,他在鉆营。”

“这么說,他送給保育院一千卢布是为了出名?”

“当然。他还拿出两倍多的錢用在慈善事业上。”

“但他为什么买了我的餐具和我的銀器呢?”

“那一定是为了轉卖賺錢,”佛罗倫丁小姐回答說。“在英国,这一类东西卖得起价。”

“可是为什么……他收买爸爸的期票呢?”

“你怎么会知道是他收买的呢? 那样做,他毫无益处。”

“我根本莫名其妙,”依莎貝拉小姐急急忙忙地打断她的話。“不过我料到这一切,我明白这一切……这个人想要接近我們。”

“他跟你父亲已經認識了,”佛罗倫丁小姐插嘴說。

“是的! 他想跟我認識!”依莎貝拉小姐憤怒地嚷道。“这一点我看出来了,从他……”

她不好意思接下去說:“从他的目光中。”

“貝拉,这不会是你对他的印象吧?”

“不。我感受到的不是虛伪的印象,而是早已預見到的东西。你不相信,我老早就知道那个人了,說得正确点,他老早在追求我了。現在我記起来,去年我在看戏、听音乐或者听講課的时候,沒有一次我不碰到过他,只有現在……我才覚得这个卑鄙人物可怕。”

佛罗倫丁小姐恐惧得連人带椅子往后退去。她輕輕地說:

“这么說,你認为他敢于……”

“討我的欢心嗎?……”依莎貝拉小姐带笑地打断她的話。“他要那样做,我甚至不会阻止他。我既不是天眞到了不知道,也不是假謙虛到了不知道他喜欢我……我的天啊! 甚至仆人們也喜欢我……从前,这件事就象乞丐在街上擋住我們去路,

劳苦人来撳家門口的鈴子，或者写請求信来恳求周济那样地叫我生气。可是今天，我对救世主的話‘多取者亦应多予’体会得更透彻了。最后，”她聳聳肩，往下說，“男人們用这种不正当的方式向我們表示他們的尊敬，所以我对他們的接近和他們那无礼的目光一概不感到奇怪，相反，要是他們不是这样，那我才奇怪呢。要是我在客厅里碰不到一个人向我訴述他的情意和痛苦，或者碰不到一个人忧郁地緘默着，以那种方式来透露出更深的情意和痛苦，或者碰不到一个人对我显出冷冰冰的态度（这是最深的爱和最大的痛苦的表示），那么我覺得我缺少了点什么东西，就象我忘記了我的扇子或手帕一样……噢，我認識他們！認識所有那些唐璜[1]們、詩人們、哲学家們、英雄們，認識那些温情的、忘我的、破碎的、梦幻的或是刚强的心。我認識那整个戴假面具的化装跳舞会，我向你保証，我要在那会上尽情地取乐。哈哈哈！……他們多么可笑呀……”

“我不懂你的意思，貝拉，”佛罗倫丁小姐插嘴說。她垂下了双手。

“你不懂嗎？……那么你不是个女人。”

佛罗倫丁小姐起先作了一个否定的，跟着作了一个疑惑的手势。

“我告訴你，”依莎貝拉小姐接着說。“这一年来我們在社

---

[1] 唐璜是十四世紀西班牙傳說中的人物。据說是貴族公子。因不务正业，不信神，专事勾引人家的妻子。文学作品中常用这个人物来代表浪蕩子。

会上已經失去了地位。用不着爭論，这是事实，大家全都知道。今天我們已經毁了。”

“你說得过火啦。”

“唉，佛罗拉，别用謊話来安慰我！吃飯时你沒有听見嗎，就連我父亲現在所有的那几个卢布都是打牌赢来的，从……”

依涉貝拉小姐說到这里，全身发抖。她的眼睛发亮，紅暈出現在她的腮帮上。

“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商人来了，他收买我們的期票，买下我們的餐具，愚弄了我的父亲和姑母，而且象猎人包圍野兽似地从各方面用网来包圍我。这不再是一个垂头丧气的崇拜者，不是一个可以拒絕的求婚者，这是一个……征服者！他不唉声叹气，而是溜进姑母的心里，捆綁了我父亲的手脚，以便用暴力来掠夺我，或者逼迫我許配給他……你理会这种狡猾的卑鄙行为嗎？”

佛罗倫丁小姐吓了一跳。

“在这种情况下，对你来說，有个很簡单的办法。把事情告訴……”

“誰？告訴誰？告訴支持这位先生，想逼我嫁給元帅的姑母嗎？或者告訴父亲，吓唬他，叫灾难来得快些嗎？我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我不答应我父亲参加任何一家貿易公司，哪怕我不得不跪在他跟前，哪怕我不得不以我那去世的母亲的名义去禁止他那样做。”

佛罗倫丁小姐神往地望着她。

“眞的，貝拉，”她說，“你說得过火了。以你的能力和天才的辨别力……”

“你不認識那些人，我却在他們工作时見过他們。鋼軌在他們手里卷得象布条子那样。他們是些可怕的人。他們懂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使世界上所有的力量都行动起来，那些力量甚至我們还不知道。他們懂得破坏，懂得籠絡，懂得拿一切去冒險，甚至懂得耐心地等待。”

“你是根据长篇小説的情节来推想的……”

“我是根据我的預感説的，它們警告我……它們叫喊説，那个人去参加战争只是为了征服我。他才剛剛回来就从各方面把我包圍了。可是他应該留点神！他想收买我嗎？好，讓他試試吧。他会相信我是很貴的。他要是想用网把我捉住，那么把网張开好啦。我可会从网里掙脱的，哪怕是投入元帅的怀里……天啊！我眞猜不透我們往下栽的这个深渊有多么深，我怎样望着这个深渊呀。从奎林娜宮[1]的客厅里到了一家商店……这已經不是破落，这是耻辱了！”

她倒在躺椅上，双手抱着头，嗚咽起来。

[1] 奎林娜是罗馬的七座山之一，一八七〇年后意大利皇宮建筑在这座山上。

第七章 鴿子向蛇迎上去

列茨基家的餐具和銀器已經卖掉了，珠宝商人在扣下了一百零几个卢布的佣金以后，把錢交給托馬斯先生。虽說这样，卡罗洛娃伯爵夫人对依莎貝拉小姐并不冷淡；相反，依莎貝拉小姐在出卖紀念物上表現的毅力和牺牲精神，使这老妇人心里又涌起一股亲切的感情。她不但恳求依莎貝拉小姐接受一套漂亮的服装，不但每天上她那里，或者把她請到家里去，而且另外(这是聞所未聞的寵爱的明証)，还在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三把自己那輛华貴的馬車讓給她用一天。

“乘車子进城吧，我的小天使，”伯爵夫人說着，吻了吻她的侄女，“免得你走那短短的路。你要想到在募捐的这段时間里，你得要尽可能地打扮得美丽！你得尽力做到啊。”

依莎貝拉小姐沒有回答这些話，不过从她那目光和臉上泛起的那片紅暈上，可以料到，她是准备愉快地滿足姑母的愿望的。

在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三上午十一点鐘，依莎貝拉小姐已經坐在那輛漂亮的敞篷馬車上了，她带着跟她离不开的佛罗倫丁小姐。春风吹过林蔭道，送来了异样濃郁的香味，在树木綻出新芽和迎春花开花以前，香味就散布在空气中了；那些灰色的草皮有了一点綠意；太阳光晒得相当燠热，女人們只好

把她們的伞撑开了。

“天气好极了，”依莎貝拉小姐叹了口气，又望望天空。天上到处点綴着小朵的白云。

“小姐，到哪里去？”仆人一面关上車門，一面問道。

“到伏庫尔斯基商店，”依莎貝拉小姐急急忙忙地回答說。

仆人跳上馭手座位，那些丰滿的棕色馬儿就活跃地跑起来了，它們昂着头，鼻孔里吐着气。

“为什么到伏庫尔斯基商店呢，貝拉？”佛罗倫丁小姐有点詫异地問。

“我打算买双巴黎手套和两小瓶香水。”

“那我們在任何一家店里都买得到。”

“可是我想到那里去，”依莎貝拉小姐冷冷地回答說。

几天以来，有个奇怪的愿望在使她苦恼。从前她曾經有过这种愿望，那是几年前她在国外游历，当她在一个动物园的鉄籠里看見一只大老虎的时候。那只老虎靠在栅栏旁边睡覚，耳朵和头的一部分伸出在栅栏外面。

依莎貝拉小姐看見那只老虎的时候，就感到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要去拉一拉老虎耳朵的愿望。鉄籠里的气味使她感到厌恶，那猛兽的强壮的脚爪使她感到无法形容的恐怖，但她还是覚得，至少得去碰一碰那老虎耳朵。

在她看来，那奇怪的冲动是危险的，甚至是可笑的；于是她克制了自己，往前走去；但几分鐘以后，她又回过头。接着她又掉轉身去，看看其他的鉄籠，并且尽力想点旁的事情。可还是不济事！她只好再回去，虽然那时老虎已經不在睡覚，而是在舐着它那怕人的爪子，依莎貝拉小姐却还是跑到籠子旁

边，把手伸进去，臉色蒼白，抖索着摸了一下老虎的耳朵。

过了一会，她为自己的发瘋行为感到慚愧，但同时也感到非常满足，这是人們在重要事情上听从了本能的决定时所感到的一种满足。

今天，她心里起了一个相类似的愿望。她厌恶伏庫尔斯基，只要一想起这个人可能以超过实价的錢买了那些銀器，她的心就停止跳动。虽說这样，她还是感到有个克制不住的渴望，要到伏庫尔斯基的店里去，望着他的眼睛，还要买几样小东西，而且就用他拿出的錢去付他的帳。想起这会見，她就感到不安，可是有种难以解释的本能驅使她向前走去。

到了克拉科夫郊区，她老远就看見一块題着“楊·敏舍-斯·伏庫尔斯基”字样的招牌，还看見一幢房子，临街的一面是爿新开的、还沒有完工的店鋪，有五个大玻璃橱窗。可以看見有几个工人在忙着：一些人在擦玻璃窗，另外几个在給門和窗框油漆，其余的在橱窗前面安装着粗大的黄銅格子架。

“那家新鋪子是誰的？”佛罗倫丁小姐問。

“一定是伏庫尔斯基的，因为我听說他开了一家更大的鋪子。”

“为我开的鋪子！”依莎貝拉小姐一面想，一面扯着自己的手套。

馬車停下，仆人从馭手座上跳下来，搀扶着貴妇們下車。可是后来，当伏庫尔斯基店里的門咯吱一声开了的时候，依莎貝拉小姐变得那么衰弱，她的腿都打顫了。一瞬間她甚至想回到馬車上跑开，可是她立刻强自鎮靜，昂着头走进去。

惹契茨基先生站在鋪子当中，搓着手，用深深的鞠躬迎接

她們。在背后，李希茨基先生正在把青銅的七星烛台递給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女人，他以瀟洒而又尊严的动作捋着他那漂亮的胡須。那瘦弱的克来因在为一个青年挑选手杖，那青年看見依莎貝拉小姐的时候，赶紧戴上了夹鼻眼鏡。那个身上散发着香气的麦拉歇夫斯基紧盯着两个腮帮紅紅的小姐，他那尖尖的胡子梢，博得了她們的好感；她們陪着一个中年夫人，正在細細瞧着那些小飾物。

在門的右边，伏庫尔斯基坐在一張写字台后面，埋头在算帳。

依莎貝拉小姐进去的时候，那个在挑选手杖的青年把衣領拉一拉正，那两个姑娘相互望着，李希茨基先生那套为蜡烛台式样編得好好的話中断了，但他那矜持的态度并没有改变；連那个在听他演講的女人，也在椅子上笨拙地轉过身来。頃刻間鋪子里是一片沉默，依莎貝拉小姐首先用她那悦耳的低音打破了它：

"麦拉歇夫斯基先生有空嗎？"

"麦拉歇夫斯基先生！"伊克納西先生了解她的愿望。

麦拉歇夫斯基已經站在依莎貝拉小姐身边了，他臉漲得通紅，身上象香爐那样地噴着香气；他的头低得象一根蘆葦。

"我們想看看手套。"

"五号半的，"麦拉歇夫斯基回答說，手里已經拿着一个小盒子。在依莎貝拉小姐的注視下，那盒子在他手里有点儿发顫。

"啊，不是的，"小姐带笑地阻止他。"五又四分之三。您已經把尺碼忘了。"

"小姐，有些事情是不会忘掉的。不过，要是您吩咐要五

又四分之三的手套，那我为您效劳，希望小姐不久再劳駕光临一次。因为五又四分之三大小的手套，”他輕輕地叹了口气，一面往下說，一面把另外几个小盒子向她推过去，“一定会从您纖細的手上滑掉的。”

“一个天才！”伊克納西先生輕輕地說，对那个鄙視地扭歪着嘴的李希茨基眨眨眼睛。

那个坐在椅子上的女人轉向着那些七星烛台，两个姑娘轉向着橄欖木做的梳妆盒子，那个戴夹鼻眼鏡的青年又开始在挑选手杖，鋪子里的一切又在平静地进行。只有麦拉歇夫斯基热心得很，跳来跳去，不断地在梯子上爬上爬下，拉开抽屜，一再拿出新的小盒子，同时用波兰話和法国話向依莎貝拉小姐保証說，她只可以戴五号半的手套，别的都不行；除了正牌的愛金生香水以外，旁的都不該用；她的桌子除了摆設巴黎制造的小物件以外，别的也不行。

伏庫尔斯基埋头在公事桌上，額角上的青筋都暴了出来，他心里不断地在計算：29加36——等于65，加15是80，加73是……是……

算到这里，他打住了，他从側面望着那个跟麦拉歇夫斯基在談話的依莎貝拉小姐。他看見那两人的側面影，发現那伙計用火热的眼光注視着依莎貝拉小姐，她呢，富于表情地报以微笑，还亲切而鼓励地瞧他一眼。

“29加36等于65，加15……”伏庫尔斯基在心里算着，可是他手底下的笔尖突然断了。他头也不抬地从抽屜里拿出一个新鋼笔尖，可同时却有个問題在扰乱他：

“我可以愛一个这样的女人嗎？……胡鬧！我害一种什么

精神病害了一年之久，还認为它是爱情……29加36……29加36……我料不到自己对她会这么无动于中。她怎样望着那个蠢汉呀！得啦，她分明是个不惜跟伙計調情的女人；跟馬車夫們和仆役們不也就是这样嗎？現在我是第一次感到心平气和，天呀，我对她有过多么强烈的期望呀！”

又有几个顧客进来。麦拉歇夫斯基一面謹慎地捆扎着那些小包，一面不感兴趣地轉向着那些进来的人。

依莎貝拉小姐向伏庫尔斯基走过去，用伞指着他，加重語气地說：

“佛罗拉，請你把錢付給这位先生。我們要回家啦。”

“在这里付錢，”惹契茨基先生回答着，就向佛罗倫丁小姐走过去。他收下錢，两个人往后面走去。

依莎貝拉小姐慢吞吞地走近那張公事桌，伏庫尔斯基就坐在那后面。她臉色非常蒼白。在她看来，那个人的外貌似乎对她起了一种磁力的影响。

“請問是伏庫尔斯基先生嗎？”

伏庫尔斯基从椅子上站起来，冷淡地回答說：“我听您吩咐。”

“您是不是买了我們那套餐具和銀器？”她用窒息的声音問。

“正是，小姐。”

依莎貝拉小姐說不下去了。歇了短短一会，她腮帮上却又有点泛紅。她往下說：

“您大概要把那些东西卖掉吧？”

“我买它們就是为了轉卖。”

依莎貝拉小姐的臉更紅了。

“未来的买主住在华沙嗎?”她又問。

“我不在本地卖那些东西,而是到国外卖。在那里……我可以得到比較高的价錢,”因为他看出她眼睛里有这个疑問,就又补上这一句。

“您認为可以从中賺很多錢嗎?”

“我买下它們就是为了賺錢。”

“所以我父亲不知道銀器到了您的手里?”她譏刺地問。

伏庫尔斯基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餐具和銀器是我从珠宝商人那里买来的。我沒有把它当个秘密,可也不把自己的事情告訴第三者,因为在商业上不习慣那么做。”

尽管回答得粗魯,依莎貝拉小姐却舒了一口气。她的眼睛甚至稍稍温和了一些,敌視的光芒消失了。

“如果我父亲現在决定贖回那些东西的話,您会以哪种价錢割讓呢?”

“以我买进的价錢。当然,外加……百分之六至八。”

“那您就放弃您所希望的盈余了?这是为什么呢?”她連忙打断他的話。

“小姐,这是因为营业不是靠預期的盈余,而是靠現金的不断周轉来維持的。”

“我向您告别了……謝謝您告訴我这一些,”依莎貝拉小姐看見她的女伴付过了帳,就这样回答說。

伏庫尔斯基鞠一个躬,重新坐下算帳。

当仆人把那些小包包提出去,小姐們又在那輛漂亮馬車

上坐下的时候，佛罗倫丁小姐用責备的口吻說：

“你跟那个人談过話了嗎，貝拉？”

“是的，可我并不懊悔。他固然撒謊，可是……”

“可是什么？”佛罗倫丁小姐不安地問。

“别問我……假如你不愿意我在街上掉下眼泪，也别談这些。”

过了一会儿，她用法国話补上一句：

“也許我不該上这里来，不过……一切在我都无所謂！”

“我以为，貝拉，你应該跟父亲或姑母談談这回事，”她那女伴严肃地說，把嘴唇閉紧。

“你的意思是說，”依莎貝拉小姐插了嘴，“我得要跟元帅或者跟男爵談談嗎？要那样做还有时間；今天我还沒有勇气。”

談話中止了。她們默默地回家；依莎貝拉小姐整天都很激动。

依莎貝拉小姐离开了鋪子以后，伏庫尔斯基又开始算帳，他沒有差錯地把两长行数目字加起来。到了第三行他停下来，对自己感到那样平靜覺得奇怪。整整一年，他处在心猿意馬和忧郁的想念中，間或想念得发狂，怎么現在这样无动于中了呢？一个人完全出其不意地被从舞厅中移到了树林里，或是从沉悶的监獄里移到了凉爽而开闊的田野間，就会有跟这相类似的感覺。

“我显然害一种精神錯乱症害了一年多，”伏庫尔斯基想。“为了这个女人，沒有哪种危险也沒有哪种牺牲我沒有承担过，可是我才剛剛看見她，对她就已經无所好恶了。

“再說，她怎么跟我說話呀！对一个卑微的商人多么瞧不起呀……‘把錢付給这位先生！’这些高貴的女人眞有趣。一个游手好閑的人、一个賭徒、甚至一个賊，只要有了名气，在她們都算是上流社会人物，即使他那副相貌不象他的父亲，而是象他母亲的仆人。但商人却是下賤坯……不过老实說，这跟我什么相干呢？听它发霉去吧！”

他又把一串数目字加了起来。

“她怎么知道我买了那套餐具和那些銀器呢？”他繼續想，“她又怎么盘問了我，看我是不是付了比实价更多的錢！我倒乐意把那小小的紀念品送給她。事实上，我应該永远感激她，因为要不是我瘋狂地爱上她，我也发不了財，恐怕已經在公事桌旁边发霉了。如今，在我心中失去了忧慮、失望和期待后，也許会有一种空虛的悲哀感。愚蠢的人生呀！活在世界上，我們每个人心里都怀着幻影，我們追求它，直到它从心里消失的时候，我們才認識那是妄想。好啦，我絕沒有料到病会这么神妙地被治好的。一个鐘头以前，我还是肝火旺盛，刹那間我却又这么平静，这么空虛，好象我的灵魂和我的心都飞掉了，只留下一張皮和衣服。現在我該怎么办呢？我将为什么而活着？我要到巴黎去看博覽会，以后再上阿尔卑斯山。”

这时，惹契茨基踮着脚尖走到了他身边，輕輕地說：

“麦拉歇夫斯基干得眞出色！他懂得跟女人們打交道。”

“象有人給壮了胆的理发师一样，”伏庫尔斯基沒有从帳簿上抬起眼睛，回答說。

“我們的女顧客壮了他的胆子，”老掌柜說，不过由于看出自己对老板有妨碍，他告退了。

伏庫尔斯基又陷在沉思里。他不引人注意地向着麦拉歇夫斯基瞧，这时他才看出那年輕人的相貌有点古怪。

“不錯，”他想，“那个人很魯莽，女人們看中他也一定就是因为这一点。”他心里想笑——不但取笑依莎貝拉小姐向那个美少年所投的眼色，而且还取笑今天自己的痴心梦想会突然消失。

这时他大吃一惊；他听見有人提到依莎貝拉小姐的名字。他看見店里已經沒有顧客了。

“唔，今天您对您的风流韵事不守秘密了，”克来因对麦拉歇夫斯基慘淡地微笑一下，說。

“可她是怎样望着我啊……簡直是——哈！”麦拉歇夫斯基叹了口气，把一只手貼在胸口，另一只手捻着八字胡。“我有把握，”他往下說，“几天內就会收到一封香噴噴的短簡，接着是第一次幽会，以后她会說：‘为了您我違反了教导我的家規，’还說：‘告訴我，您不会瞧不起我嗎？’在这以前，你感到非常陶醉，可是过了一会你便会心里不自在了……”

“淨是胡說八道，”李希茨基打断他的話。“我們認得您的情人：她叫瑪蒂尔特。您用一客煎肉和一大杯啤酒打动了她的心。”

“瑪蒂尔特是平日的情人；貴妇們是节日的情人。依莎貝拉恐怕是最盛大的节日的情人了。我敢打賭，我沒有認識过一个給我留下这么深刻印象的女人……哼，可是她自己也覚得我对她有很大的吸引力！”

門砰地一声开了，一个鬢边花白的先生走进来。他想买个小装飾物配在表上，那举动叫人看了好象他有意把所有的

日本貨都买了似的。伏庫尔斯基一动不动地听着麦拉歇夫斯基的吹噓。他感到好象有沉重的东西掉在他头上和胸脯上似的。

"归根結蒂这跟我毫无关系。"他嘟噥着。

在那个鬢边花白的先生走后，进来一个女人，她要买一把伞，以后有个中年男子想买頂帽子，接着进来一个中年男人，他要买一个雪茄烟盒，最后来了三个年輕女人，其中有一个要看看肖尔茨牌的手套；无論如何只要肖尔茨牌的，因为别的她不喜欢戴。

伏庫尔斯基合上帳簿，站了起来，伸手拿了公事桌上的帽子，就朝着門走去。他覺得自己是怎样透不过气，脑袋有炸开的危險。

伊克納西先生拦住他。

"你走啦？你来看看隔壁的新鋪子好嗎？"他說。

"我哪里也不看，我疲倦极了，"伏庫尔斯基沒有正眼看他一下，就回答說。

他走后，李希茨基碰了碰惹契茨基。

"看来老板好象透不过气了。"他輕輕地說。

"嘿，"伊克納西先生回答道，"經营一家象开在莫斯科那样的商店，可不是玩的！这是明摆着的事！"

"那他为什么这么干呢？"

"为了能够給我們加薪！"伊克納西先生严肃地回答。

"只要每年給我們加薪，那开一百家新店也由他去，甚至开在伊尔庫茨克也好，"李希茨基說。"我不至于为这件事跟他爭执。虽說这样，我还是覺得他改变得很厉害，特别是今

天。犹太人，先生，那些犹太人哪，”他补充說，“要是他們探听到了他的計划，那他們会給他吃苦头的。”

“沒有的事，犹太人……”

“犹太人，我說，那些犹太人呀！……他們把大家象傀儡那样牵着，他們不答应任何一个伏庫尔斯基擋住他們，他不是个犹太人，連个 Meches❶ 也不是。”

“伏庫尔斯基跟貴族有联系，”伊克納西先生回答說，“那方面也有資本。”

“誰知道，犹太人和貴族是哪一个坏一些呢，”克来因順便插一句嘴，而且忧愁地皺起眉头。

---

❶ 改宗的犹太人。——德譯者

第八章 沉 思

伏庫尔斯基走到人行道上，站住了，好象在考虑应該往哪里走。他不想到什么地方去。可是偶尔向右一瞧，看見他那爿剛剛完工、外面已經圍着一些人的新鋪子，他便厌恶地掉头往左走去。

“奇怪，我对这一切是多么无动于中呀，”他心里想。接着他想起那二三十个人，他已經給了他們职业；又想起那好几十个人，他們从五月一日起就要在他店里得到工作了；想起那几百个人，他要在一年之內为他們設法弄到新的工作机会；又想起那几千个人，亏得他那些廉价的貨物，他們那困苦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但他覺得在这一瞬間，所有那些人和他們的家庭都絲毫不使他感到兴趣。

“我要放弃这爿店，不再过問貿易公司，自己到国外旅行去。”他这么想。

“那些人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你却使他們感到失望嗎？”

“失望嗎？……不錯，难道沒有人使我自己感到失望嗎？”

伏庫尔斯基往前走去，但他覺得不舒服，到了他覺出而且看清来往的行人很多，他不得不讓路时，他才走到对街去，那一边行人比較少。

“那麦拉歇夫斯基究竟是个无耻的家伙！”他想。“怎能在

店里講那样的事情？‘我有把握，几天內就会收到一封香噴噴的短簡，接着是第一次幽会……’呸，那怪她自己不好；不应当跟蠢东西調情。不过，这一切我全无所謂！”

他覚得心里异样的空虛，只有在內心深处有一点象刺痛那样的感覚。沒有力量，沒有愿望，什么也沒有，只有这点点感覚，輕微到了不可辨別，但却又恶毒到了可以用它毒害全世界的人。

“这是一时的冷淡、衰竭、毫无感触……我对营业考虑得太多了，”他嘟噥着。

他停下脚步，四下里看看。节日的前夕和晴朗的天气把許多人引誘到街上来了。那一长列車子和花花綠綠的、順着哥白尼❶紀念碑和西格蒙❷圓柱之間流去的人流，看来象一群飞鳥，正想在这一会飞上城市的上空，好向北方飞去。

“奇怪！”他心里想。“天上的每一只鳥和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自以为是在往自己想要去的方向走。只有站在旁边的人才看見，所有的人都是在一股命运的急流中向前飄去。这股力量胜过他們的愿望和努力。也許，火車头在夜里噴出的一陣火花，就是这股力量？它們刹那間发出光芒，就此永远熄灭——这就叫做生命。

> 一代一代的人在狂风暴雨中消逝，
> 象波浪消逝在怒嘯的大海中。

---

❶ 哥白尼(1473—1543)，波兰偉大的天文学家。

❷ 西格蒙(1466—1548)，波兰国王，一五〇六年登位。

他們那些时代已經忘掉，

他們的忧愁却仍然留下。[1]

“我在哪里念过这一段呢？……这一点无所謂。”

伏庫尔斯基对那不断的轔轔車声和嘈杂声覺得受不了，而且內心空虛得可怕。他想不讓自己悶得发慌，于是便想起有个外国資本家曾經为計划中的維斯图拉河河畔的大道征詢过他的意見。他对那条大道的看法是已經确定了的：华沙很拥挤，它在向維斯图拉河扩展。如果沿着河岸鋪設一条大道，那里可以建起最漂亮的市区：大建筑物、商店、林蔭道……

“我得看一看，那会是什么样子，”伏庫尔斯基想着，就向卡罗娃街的方向走去。

他在一个拱門旁边看見有个赤脚的、腰間束着一根痲繩的搬运夫在凑着噴水泉喝水，水把他从头到脚地洒了一身，但是他的臉上却露出滿足的神情，眼睛中閃耀着愉快的光輝。

“瞧，他的口渴已經消除了。可是我，剛剛走近泉水，就看見它已經干涸，再也不感到口渴。虽說这样，人家还是在妒忌我，而对这个穷人却怀着怜憫。多么沒有道理呀！”

到了卡罗娃街，他放慢了脚步。他覺得自己也是被大都市生活的磨臼碾出来的糠皮，在一条从古老的墙壁之間穿过的阴沟里慢慢地向哪里飄流着。

---

[1] 这一节和下面那两节詩都引自波兰詩人佛·薩果尔斯基(1834—1902)长詩所罗門王。——德譯者

"大道算得什么呢?"他想。"它們会存在一些时候,以后上面会长满青草,而且会象这里这些墙壁那样荒廢。辛辛苦苦建造了这些房屋的人,曾經想到健康、安全、财产,也許还想到欢乐和消遣。現在他們到哪里去了呢?只有破碎的殘壁在他們身后留下来,象远古时代留下来的一堆貝壳化石一样。这一堆和其他千百堆磚瓦的全部用途,只在于使未来的一个地質学家把它們称为人类双手的产品,就象今天我們把珊瑚礁或白垩矿层称为植虫❶或濁虫的产品一样。

人从辛勤工作中,
从他在世上創造的业績中得到什么呢?
死亡接替了他的业績,
他的一生——只是世紀的一瞬。

"我在哪里念过这一段呢?在哪里?……可这是无关紧要的。"

他在半路上停下脚步,俯視着横在他脚跟前的新茲雅特和塔姆卡之間的市区。它象一張梯子,可以一目了然。多伯拉街是梯子的一根直杠,那条把加巴尔斯卡街跟托庇尔街連起来的街是梯子的另一根直杠。那十几条横巷好象是梯子的横木。

"在这張放倒的梯子上,我們永远也达不到目的,"他想。"这是一个不健康的角落,未开化的角落!"

❶ 一种定居在海中的低等动物,形似植物,如珊瑚虫等。

他满怀痛苦地想，全城的垃圾都倒到河畔的这块土地上来，这里除了棕褐色或淡黃色的，深綠色或橙紅色的单层楼房或平房以外，别的什么房子也沒有。除了用白色和黑色的籬笆圍起来的空場以外，什么也沒有。在那些場子上，偶尔聳起一幢好几层的住宅，看起来象一株在砍光了的树林里遺留下来的、对自己的寂寞深感恐惧的松树一样。

“一无所有，什么也沒有！……”当他在这些小巷里漫步的时候，他重复着說。他在那里看見向石子路下沉的、屋頂上长满青苔的小屋，那上面的百叶窗白天黑夜都紧关着；看見用釘子釘死的門扉，歪斜的墙壁，打破的玻璃窗，上面糊着紙或用破布塞住。

他繼續往前走，从肮脏的玻璃窗往屋子里張望，他看够了那些沒有門的柜子、三条腿的椅子、墊子綻开的长沙发，和只有一根指針的、鐘面打碎了的鐘。他一路走，一路看着那些永远在等待工作的短工、那些老是在縫补旧衣服的裁縫、那些全部財产是一籃子干巴巴餅子的女商販，看着穿得破破烂烂的汉子、瘦弱的孩子和非常肮脏的女人。当他看着这些人的时候，便輕輕地冷笑着。

“这是一个国家的縮影，”他想，“在这个国家里，一切都可以使得人墮落蛻变。有些人死于貧困，另一些人为荒淫而丧命。为了供养游手好閑的人，大家把褲带勒紧了来干活。怜憫培养出一些厚顏无耻的懶虫，可是連最簡陋的家具什物也用不上的穷人，身边圍着一群永远餓着肚子的孩子們，他們最大的利益却是早死。

“在这里，单是一个人的精力起不了作用，因为大家都图

謀把枷鎖加在他身上，而且要在一場无謂的、漫无目标的斗爭中削弱他。”

随后，他概括地想起了自己的一生。还当他是个孩子，求知欲旺盛的时候，人家把他送进了一家飯店。他在那里，日以繼夜地干活，所有的人，从厨师的助手起到那些在飯店里喝醉的大学生为止，都挖苦他，嘲笑他。后来他終于进了大学，人家一碰見他，就用他不久前端給他們吃的东西的名称来奚落他。

到了西伯利亚，他才透过一口气来。在那里他可以劳动，在那里，他贏得了捷尔斯基、捷卡諾夫斯基和迪波夫斯基❶的贊許和友誼。他回到故乡，几乎是个学者了；但当他想利用他获得的那些知識的时候，人家却大喊特喊地把他压下去，逼使他去做买卖。

“在这困难的年头，这是一个好飯碗呀！”

那样他又做起买卖来了，于是大家都大声叫喊，說他出卖了自己，說他是亏得妻子的恩惠，靠着敏舍家挣来的錢过日子的。

几年以后，偶然的事件使他妻子死去，还把一笔相当可观的財产遺留給他。伏庫尔斯基在埋葬她以后，稍稍摆脱了业务，重新接近了書本。要不是有一次在戏院里看見了依莎貝拉小姐的話，这个服飾用品商人也許成为眞正有学問的自然科学家了。

---

❶ 都是波兰的自然科学家，因为参加一八六三年起义，象伏庫尔斯基一样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德譯者

她穿着一件白衣服，跟她父亲和佛罗倫丁小姐坐在包厢里。那时舞台吸引了全体观众的注意力，但她却不往舞台上看，而是向前呆望着，誰也看不出她在往哪里望和望些什么。也許她在想阿坡罗？……

在那段时間里，伏庫尔斯基一直望着她。

她給他留下了一个特别的印象。他相信曾經見过她一次，很熟悉她。他紧盯着她那梦幻似的眼睛看，突然間不知为什么想起了西伯利亚大森林地带的深邃莫测的宁靜，在那里，有时靜得使人似乎听得見那些西归的鬼魂的声音。之后他才突然想起自己从来也沒有在哪里見过她；但是虽說这样，他却覺得好象很久以来就在等待她了。

“你是不是我所等待的人呢？”他发生了疑問，眼睛一直沒有离开她。

从那以后，他就不大想起他的鋪子和書本，而是不断地寻找机会到戏院里、到音乐会和演講会去看依莎貝拉小姐。他沒有把自己那种感情称为愛情，一般地說，在人类的語言中有沒有一个詞儿可以用来表达它的性質，他也沒有把握。他只覺得她已經变成了神秘的一点，他所有的記忆、憧憬和希望都集中在那一点上，那是个中心，沒有它，生活也就缺乏形式，甚至連意义也沒有了。他在杂貨店里的服务、大学、西伯利亚、跟敏舍家寡妇的結婚，最后还有偶然看的那一次戏——他对看戏是絕对不感兴趣的——所有这些，都是命运引导他走的途徑和路程，使他去跟依莎貝拉小姐邂逅。

从那时起，时間在他分为两个阶段。他在看見依莎貝拉小姐的时候，心里覺得十分平靜，可以說力量是增强了；要是

看不見她，他就想她，思恋着她。有时他觉得自己的感情里似乎藏着一个缺憾，好象依莎貝拉不可能是他全部感情的一个焦点，而只是一个普通的、也許甚至是个很平常的候补新娘罢了。当时他却想起一个希奇的計划。

“我要認識她，直截了当地問她：你是我这輩子所等待的人嗎？如果不是的話，我可以毫无怨恨地走开，心里一点也不非难她。”

过了一会，他看出这个計划只不过是精神錯乱的象征罢了。于是他把“她是什么人，她不是什么人”这个問題撇开，而拿定主意，无論如何要去認識依莎貝拉小姐。

但是他发現，自己的熟人們当中沒有一个能把他引到列茨基家里去。更糟糕的是：列茨基先生和那位小姐是他鋪子里的主顧，与其說这种关系使他們更容易認識，不如說更妨碍他們認識。

他漸漸明确了結識依莎貝拉小姐需要的条件。只为了能跟她公开地談話，别无他求，就必須：

不做商人，要做就得做个很有錢的商人。

至少是貴族出身，跟貴族圈子里的人有关系。

但首先要拥有大量金錢。

要証实自己的貴族出身是不困难的。

去年五月里，伏庫尔斯基曾經尽力办过这件事，他的保加利亚之行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它的成功，到十二月，他已經取得証明文件了。可要发一笔財就困难得多了，不过命运在这方面还是帮了他的忙。

东方战争开始的时候，那个有錢的莫斯科商人苏辛路过

华沙，他是伏庫尔斯基在西伯利亚时的一个朋友。他拜訪了伏庫尔斯基，并且坚决要求他去参加搞軍队給养的买卖。

“斯丹尼斯拉夫·别特洛夫維奇，把你弄得到的錢都凑起来，”他説，“相信我的老实話，你会賺到整整的百万块錢！”

跟着他向他説明了自己的計划。

伏庫尔斯基听着他的計划。一部分条款他拒絕了，其余的接受了，可是他还在犹豫不决。在这个城市里，他至少看得見依莎貝拉小姐；离开这里，他覚得挺可惜。但六月里，她到她姑母家去了，苏辛却来电报催他快走，最后他終于下了决心，把总数达三万卢布的全部現款提了出来。这是他从他妻子手里繼承到的，是亡妻原封不动存在銀行里的錢。

动身以前几天，他到他熟悉的舒曼医生那里去，两个人虽然意气相投，却很难得見面。那医生是个犹太人，独身汉，长得矮小，臉色黄黄的，留着黑胡子，以乖僻出名。因为他有錢，所以免費給人治病，不过那只有在对他那人种学的研究有需要的时候。他断然地劝告他的朋友們：

“从最小剂量的油到最大剂量的番木鱉碱，[1] 什么药都吃，总有一点什么对你有帮助——連鼻疽病也能治好。”

当伏庫尔斯基在医生的住宅門上撳鈴的时候，医生正在忙着鉴定属于斯拉夫种族、日耳曼种族和犹太种族各种各样人的头发，他靠显微鏡的帮助，在测量头发横断面的各个不同的直徑。

“哦，是你呀！”他轉过头来对伏庫尔斯基説，“要是高兴，

[1] 一种剧毒药，在医疗上作强心剂等应用。

就自己装烟斗吧，如果长沙发上有空，請你在那上面躺一躺。”

客人点了烟斗，按照主人的吩咐躺下，医生却在繼續工作。两个人沉默了一些时候，末了伏庫尔斯基說：

“告訴我：你知道不知道在医学上有那么一种精神状态，人处在那种状态里就覚得自己那些一向都是分散的知識和……情感，好象結合成为一个有机体了。”

“当然。在不断的脑力劳动和良好的营养下，大脑里面能形成新的細胞，或者跟旧細胞結合起来。那时候，大脑各个不同的区域和各个不同的知識范圍就組成一个单位。”

“但是有一种精神状态，处在那种状态里，人視死如归，但对永生的傳說倒又很向往。这种精神状态說明什么呢？”

“視死如归的态度，”医生回答說，“标志了智慧的成熟；对永生的爱好，却是——老之将至的預兆。”

他們又緘默了。客人在抽烟斗，主人埋头在显微鏡上下功夫。

“你認为，”伏庫尔斯基問，“不追求一个女人的肉体，能以幻想的方式去爱她嗎？”

“当然。这是种族保持生存的本能所喜欢戴的假面具之一。”

“本能——种族——保持一点什么的本能——保持一个种族！……”伏庫尔斯基重复地說。“这是三种名称和四件蠢事。”

“造成第六件蠢事，”医生回答說，眼睛幷沒有离开接目鏡，“結婚。”

“第六件？”伏庫尔斯基問道。他从长沙发上站起来。“第

五件到哪里去了?”

“第五件蠢事你已經干了:你恋爱了。”

“我嗎?……我这样的年紀?”

“四十五岁——这是最后同时最糟糕的一次恋爱的时間,”医生回答說。

“內行人說初恋是最糟糕的恋爱,”伏庫尔斯基嘟囔着說。

“那是假的。經过了初恋,还有其他一百次的恋爱在等待你,可是在第一百零一次以后——就什么也沒有了。結婚是医治你毛病的唯一的一帖药。”

“你为什么就沒有結婚呢?”

“因为我的未婚妻死了,”医生回答着,身子往后靠在椅背上,抬头望着天花板。“嗯,我想过一切办法自杀,曾經吞服哥罗仿。[1]那是在內地。可上帝給我派来了一个好同伴,他把門撬开,把我救了。那是最不堪設想的仁慈!我賠了那扇被撬开的門,那个同伴在到处散播謠言說我瘋了以后,却把我的病家引誘过去了。”

他又轉过身去向着那些头发和显微鏡。

“在最后一次的恋爱上,得出了什么教訓呢?”伏庫尔斯基問。

“不該阻拦自杀的人,这就是教訓,”医生回答說。

伏庫尔斯基还躺了一刻鐘左右,然后站起来,把烟斗放好,向医生弯下腰去吻了吻他。

“祝你健康,米哈尔。”

---

[1] 一种剧烈的麻醉剂。

医生猛然离开了桌子。

“怎么回事?”

“我要到保加利亚去。”

“去干什么?”

“去做軍需粮秣的交易。我非发它一笔大財不可。”伏庫尔斯基回答道。

“发不了財怎办? ……”

“发不了……我不回来。”

医生望着他的眼睛,使勁地握着他的手。

“Sit tibi terra levis,”[1] 他平静地說。他把他送到門口,就又开始工作。

伏庫尔斯基已經在沿着楼梯下去,突然医生跑出房間,身子俯在栏杆上,大声地叫:

“万一你回来的話,别忘記給我带些头发来:保加利亚人的、土耳其人的,等等,男的女的头发都要。可是要記住:一小包一小包地分开,还注明一下。怎么个做法,你是知道的……”

……伏庫尔斯基从梦中醒来。他既不在医生家里,也不是在跟医生談話。是呀,从最后一次到他家去算来,已經过去十个月了。这里是骯脏的拉特納街,那里是伯罗瓦尔納街。上面,光禿禿的树木中間聳立着大学的黃色建筑物;底下是些小平房、空場子和篱笆,再往下是維斯图拉河。

他旁边站着一个汉子,穿着褪色的上衣,臉上长着紅紅的

---

[1] 拉丁文:愿你安眠地下。——德譯者

胡子。他摘下便帽，吻了吻伏庫尔斯基的手。伏庫尔斯基注意地望着他。

“維梭茨基嗎?”他說。“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們住在这里，老爷，住在这个房子里，”那汉子指着一所低矮的泥房子回答道。

“为什么你不来运貨?”伏庫尔斯基問。

“我拿什么来运貨呢，老爷，我那匹馬在新年前后就死掉啦。”

“那你現在干什么呢?”

“唔，好象什么也沒干。我們在兄弟这里过了冬天，他是华沙到維也納鉄路上的扳道工。可是他也很困难，因为人家把他从斯奇尔尼維塞調到了捷因斯多豪附近。他在斯奇尔尼維塞有三莫尔格❶地，日子过得象个有錢人那样，如今他也过得不好了，土地不耕种就荒掉啦。”

“那么，你們怎样替自己想办法呢?”

“老婆洗点衣服，可那些拿衣服来洗的人自己日子也过得挺不好，我呢——唉……我們不行啦，老爷，……我們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在四旬斋期❷里，大家都禁食，心里想：今天为死者的灵魂禁食，明天为了紀念耶穌而絕食，后天禁食的目的是使上帝免去灾难。可是过了这个节日，你就不可能向孩子們解釋，他們一点沒有得吃是为了什么原因……不过，老爷，您看起来也有点忧愁。仿佛現在已經到了我們大

❶ 旧时波兰和立陶宛地积单位，約半公頃。

❷ 指复活节的前四十天。

家不得不完蛋的时候了，”那可怜的汉子叹了一口气。

伏庫尔斯基考虑了一下。

“你們的租錢付了沒有？”他問。

“租錢已經不值得付了，老爷，人家反正要攆走我們。”

“为什么你不到鋪子里找找惹契茨基先生呢？”伏庫尔斯基問。

“我沒有勇气，老爷。馬死掉啦，車子抵押啦，我身上穿着这件褂子，象个討飯的……我怎么去呢？我只会拖累別人。”

伏庫尔斯基掏出了錢包。

“这里十个卢布給你过节用，”他說。“明天中午你到鋪子里拿一張条子到潑拉加❶去；你到馬販子那里挑一匹馬，过了节你再来干活。你在我这里每天賺三个卢布，那样你可以輕易把債还了，开始过自立生活。”

那可怜人摸到錢的时候，抖索起来。他注意地听着伏庫尔斯基的話，眼泪从他那張消瘦的臉上掉下来。

“有人告訴过您，”过了一会他問，“說我們的境况是……这样……这样……的嗎？因为曾經有誰派一个仁慈的姊妹上我家来，那大約在一个月以前。她認为我一定是个沒用的人，給了我們一張条子，可以到謝拉茲納街去領一普特❷煤……或者那就是您？”

“回家去吧，明天到鋪子里来，”伏庫尔斯基說。

“我这就走，老爷，”汉子回答道，深深地鞠了个躬。

---

❶ 华沙的一个郊区，在維斯图拉河右岸。

❷ 俄国的重量单位名称，一普特約合十六公斤。

他走了，但在半路上一再地停下来；他显然在考虑从哪里来了这意外的运气。

就在那时候，伏庫尔斯基忽然有了个异样的感覚。

“維梭茨基！”他喊了一声。“你兄弟到底叫什么名字？”

“卡斯巴，”汉子連忙跑回来，回答道。

“他現在在哪个車站上工作？”

“在捷因斯多豪站，老爷。”

“回家去吧。說不定人家会把卡斯巴調到斯奇尔尼維塞去的。”

那汉子沒有走开，反而走得更近了。

“請您原諒，老爷，”他胆怯地說，“要是有人問我从哪里弄到了这許多錢，那怎么办？……”

“那你就說是你向我借的。”

“我明白了，老爷。上帝……愿上帝……”

可是伏庫尔斯基不再听他說話。他朝着維斯图拉河的方向走，而且在想：

“在一些人身上，飢餓只引起淡漠，他們唯一的痛苦是寒冷，那些人眞是多么幸福呀。使他們幸福又是多么容易！甚至用我这笔有限的財产，就可以解救几千个家庭。这件事令人难于相信，但事实却是这样。”

伏庫尔斯基到了維斯图拉河河畔，他感到奇怪。这里，在好几个莫尔格面积的一大片平地上，堆起一个令人恶心的臭气熏人的垃圾堆，在阳光底下，它几乎象在晃动。可是，华沙的飲水設备就在距离几十步路的地方。

“这里是各种傳染病的发源地，”他想。“今天一个人从家

里倒出去的东西，明天他就又能喝到；后来这发源地向波瓦兹基轉移，如今是在城市的另一面把疾病傳染給还活着的邻居了。

“这里該造一条大道，沿河上去的地方鋪設自来水管，这样人們就可以喝到洁净的水，就可以每年防止几千人死亡，好几万人生病。不是什么大工程，但利益却不可估計；大自然知道报答人。”

他在那令人作嘔的垃圾堆的斜坡上和坑洼地方发現一些人的可怜相。几个醉汉或小偸在阳光下打盹，两个拾荒的女人，还有一对情侶：一个瘋瘋女人和一个开天窗的痨病男人。他們看起来已經不象人，而象是隐藏在这里的疾病的精灵，身上裹着从垃圾里挖出来的破衣服。所有的人都覺察有生人来了，連那些陷在半睡状态中的人也抬起头来，带着野狗的神情望着这个过路人。

伏庫尔斯基不由得冷冷一笑。

“要是我夜間到这里来，他們一定会把我的忧郁病給医好的。明天我就会在这堆垃圾底下安息了，象任何坟墓一样，这毕竟也是个舒适的坟墓。那时人們会在什么地方喧嚷起来，会迫害、咒詛这些良善的人，然而，也許正是他們会深深地关顧我。

在坟墓中永眠的人，
对人生的忧虑毫不关心，
他們在精神上沒有向往，
沒有留恋尘世和模糊不清的渴望。

“我眞开始变得多情善感了嗎？我的神經一定有了相当消耗。一条大道也不会把这类游民消灭干净的；他們会迁到溌拉加去，或者迁得更远，会干他們的营生，会象这两个人这样地相爱，甚至还会生男育女。哦，祖国呀，你将有多么优秀的子孙呀：一个满身痲瘋的母亲和一个开天窗的父亲在这个垃圾堆上生出来而又教养大的！

“我的孩子不会是这样的；他們从她身上継承了美丽，从我身上継承了强壮。可他們是永远也不会有的。在这个国家里，只有疾病、貧困和犯罪才能存在，甚至遺傳給子孙們。

“别想象这里在几代以后是什么光景…… 簡单的药也还是有的：强制劳动——干完了应当发給遣散费。只要这样就可以使那些比較优秀的人更强壮起来，我們也会有精明强干的人民，就象今天我們有嗷嗷待哺的或生病的人民一样。”

突然間，他不知道为什么又想道：

“她稍微調調情，有什么关系呢？女人們的調情就象花的顏色和香味一样。她們想討每个人喜欢，即便是象麦拉歇夫斯基那样的人…… 这是由于她們的天性。跟任何人都調情，但对我却只有一句話：‘把錢付給这位先生！……’也許她認为我在收买銀器上欺騙了她？……这倒是怪了！”

紧靠維斯图拉河岸边迭着一堆木材。伏庫尔斯基覚得疲乏，他坐下来往四下里望望。已經露出嫩綠顏色的薩斯卡·凱帕市区和溌拉加的紅屋顶的房子倒映在平靜的水面上；維斯图拉河上的一条小船静止地横在河中心。那条船看来好象不比伏庫尔斯基去年看見的那条馬达坏了、抛錨在黑海上的

船更大一些。

“那条船駛得象飞鳥一样快，但忽然开不动了；馬达熄了火。当时我就想：也許有一天我也会在奔馳中停住？嗯，現在我可停住了。世上所有的运动都是多么平凡的动机引起的呀：一点点煤使船开动起来，小小的心脏使人活动起来。”

这时有一只赶早季节的黃蝴蝶从他头頂向城市那一方飞去。

“眞有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伏庫尔斯基想。“大自然中有变幻莫测的东西，也有类似的东西。在人世間也可看到蝴蝶，它們顫动着美丽的小翅膀，在生活的表面上飞来飞去，吮吸着花蜜，沒有这些它們便不能生存，——这就是它們的活儿。可是你这条小虫子，翻挖着土地，把土地变成可以播种的沃土。它們在作乐，你却在干活；自由自在的空間和阳光为它們而存在，你却只因为这一种特权就沾沾自喜：如果有只不小心的脚把你踩烂了，你的身子能够再长在一起。你在向往着蝴蝶嗎？你这个笨伯！它討厌你，你覺得奇怪嗎？你跟它之間能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呢？也許，毛虫在沒有变成蝴蝶的时候，跟虫子也还是相象的。哦，原来你这个服飾用品商人想变成一只蝴蝶？……为什么不行呢？活在世界上就有不断改善的权利。象在英国，有多少世代經商的人被授予爵士的銜头呀！……在英国！在那里，社会还处在締造的时代；在那里，一切都在改善，都达到較高的阶段。一点不假，在那里，地位較高的人甚至提拔了新生力量。可是在我們这里呀，上面的一层象水一样，遇到寒冷就冻成冰，不但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派系，跟其他的社会阶层沒有关系，甚至嫌恶地避开它們，而且

执拗地抑制从底下来的每一点活动。为什么要欺瞒自己呢：她和我是两个不同种类的生物，象蝴蝶和虫子一样。要我为了它那翅翼而离开我的地洞和别的虫子嗎？躺在那垃圾堆上的人們，跟我是同一类人，他們之所以那么悲惨，而且将来还要更悲惨，也許是因为我为了乐于化为蝴蝶，每年不惜花三万卢布吧。蠢商人，卑鄙的东西！三万卢布等于六十个小小的作坊，或全家人生活依靠的六十家鋪子。我应該使他們不存在，剝夺他們的灵魂，把他們赶到这个垃圾堆上来嗎？也罢，但要不是曾經有她的話，那我就有今天的財产了嗎？誰知道，要是沒有她，我和我这些錢会是怎么样呢？也許遇到她，金錢才具备了万能的性質；也許至少有十几个家庭可以利用它？……”

伏庫尔斯基回过头，忽然在地上看見自己的影子。随后他想起，影子始終伴随着他，随时随地走在他前面、旁边或跟在他后面，就象对那个女人的思念随时随地、在清醒时和在梦中都跟随着他一样。这思念交織在他所有的意图、計划和行动里面。

“我不能放弃她，”他嘟噥着，垂下双手，好象要向什么人道歉似的。

他从那堆木材上站起来，回头往城里走。他走过奥包兹納街的时候，不由得想起那赶貨車的維梭茨基，他的馬累垮了，伏庫尔斯基仿佛看見一大批車子都套上一匹累垮了的馬；看見一大批絕望的运貨馬車夫，每个人身边都有一小群发育不良的孩子，和一个替那些付不起錢的人洗衬衫的女人。

“一匹馬？”伏庫尔斯基私語着，心里沉重起来。

三月里，有一次他走过耶路撒冷路，他看見一群人圍着一輛黑黑的运煤車，它停在大門前面，横在路上，在离开几步路的地方有一匹卸下了的馬。

“出了什么事？”

“那匹老馬把腿子跌断了，”过路人当中，有个脖子上圍着淡紫色圍巾、双手插在口袋里的人精神抖擻地回答說。

伏庫尔斯基望着那匹受难的馬。一匹瘦馬，腋下的皮擦破了，給拴在一株又嫩又小的树上，它縮着一条后腿，不动地站着，侧目斜視着伏庫尔斯基。由于疼痛，它在嚙咬一条上了霜的小树枝。

“为什么到今天我才想起这件事呢？”伏庫尔斯基想。“为什么我感到这么深切的悲痛呢？”

他深思地沿着奥包兹納街走去，感到在河边地区消磨的这几个鐘头里，心里起了一些变化。从前——十年前，去年，甚至就在昨天——他从街上走过的时候，从来也沒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使他感到过惊异。人們在那里走路，出租馬車在行駛，店鋪为了迎接过路的人們，殷勤好客地开着門。可現在他忽然另眼看着这一切。每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在他看来都仿佛是个在呼救的人，由于他一声不响，象那匹跌断腿子的馬那样胆怯地四下里望着，他的呼救声就显得更响亮。每个穷苦的女人在他看来都仿佛是个洗衣妇，用她那双被肥皂水泡坏了的手使一家人不至于陷入貧困和破落的境地。每个可怜的孩子在他看来也都仿佛是注定夭折，或注定日日夜夜把时間消磨在多伯拉街附近的垃圾堆上似的。

他不只是关心人。他体会到拉着重車子的馬的痛苦，感

覺到被頸軛磨到出血的馬脖子上的疼痛。他体会到那条因为在街上找不到主人而狂吠的狗的恐惧，也体会到那条垂着奶头的瘦母狗的失望，它一无所获地从一条阴沟跑到另一条阴沟，为自己和它那些小狗寻找着食物。連沒有树皮的树的苦恼，以及象掉了滿口牙齿的路面的苦恼、墻壁上的潮湿、破烂的家具、襤褸的衣服，也都使他多余地伤感。

在他看来，那些东西仿佛件件都有毛病，或受了殘害，它們似乎在訴苦："看呀，我多么受罪"，并且仿佛只有他能听見和听懂那些訴苦。这种能体会别人痛苦的特殊能力，却是在今天，在一个鐘头以前才在他身上产生出来的。

奇怪！他已經算是一个慷慨的慈善家了！穿大禮服的慈善协会会員們为了他給那个永远在鬧穷的机构捐錢而向他致謝；伯爵夫人卡罗洛娃在各个客厅里談起他捐給她的保育院的那笔錢。他的仆人們和伙計們称贊他，因为他給他們加薪。可是这一切都沒有使伏庫尔斯基感到愉快，他自己也認为这一切都毫无价值。为了名誉，为了用錢买个名气，他把几千卢布扔进了慈善家的錢柜，可并不过問那些錢的遭遇怎么样。

直到今天，他用十个卢布帮助一个人脫离了困境，而且沒有人会把他的高尚行为公开宣揚出去，他才認識什么是牺牲。直到今天，他才用惊异的眼睛看見一个他一向不熟悉的世界——必須加以援助的貧困世界。

"怎么，难道从前我沒有見过貧困嗎？"伏庫尔斯基想。

于是他回忆起一大批破破烂烂、疲倦不堪、在寻找工作的人，瘦削的馬，飢餓的狗，沒有树皮的树和断了的枝丫。这一切他不是都碰見过嗎，但却沒有給他留下印象。直到痛苦的

犁耙在他自己的心灵上耕出田畦，那块用自己的血施肥、用别人看不見的眼泪灌溉的土地上才开出一朵奇异的花：那是偉大的（不管对人类，对动物，甚至对我們称为无生命的东西），总之是无所不包的感情。

“医生会說我脑子里有个新細胞形成了，或者許多旧細胞結合起来了吧，”他想。

“是的，可以后怎么样呢？”

他一向只有过一个目标：接近依莎貝拉小姐。从今天起，他又有了第二个目标：帮助維梭茨基解决困难。

“小事情！……”

“讓他的兄弟調到斯奇尔尼維塞……”有个声音补充說。

“小事情！……”

但在这两个人之后，馬上就有别的几个人站出来，他們后面还有别的人，随后扩大成一群受各种痛苦折磨的人，末了，在他眼前出現一片汪洋大海似的人类的痛苦，这种痛苦必須酌量减輕，无論如何不能讓它們再繼續蔓延。

“幻想、抽象的观念……神經过敏！”伏庫尔斯基嘟噥着。这是一条道路。在第二条道路的尽头，他看見一个眞实的、輪廓清楚的目标：依莎貝拉小姐。

“我不是为全人类而牺牲自己的耶穌。”

“那么，首先得把維梭茨基忘掉。”那內在的声音回答說。

“唔，愚蠢！今天我即便是心里忐忑不定，我也决不該做出可笑的事，”伏庫尔斯基这样想。“我将为每一个人做可以做的事情，可是我不放弃我个人的幸福，目前我是什么也沒有……”

就在这时候，他到了自己的店門口，他决定走进去。

伏庫尔斯基在店里只碰到一个女顧客。那是个高个子、穿黑衣服的女人，年紀摸不清楚。她面前放着一堆梳妆盒：木头的、皮的、絲絨和金属做的、簡单朴素的和經过加工的、最貴的和最便宜的。所有的伙計都在为她卖力。克来因一再地把新的梳妆盒递过去，麦拉歇夫斯基在夸奖貨色，李希茨基却在显示自己那双手和胡子。只有伊克納西先生迎着老板跑过来。

"巴黎寄来了一批东西，"他告訴伏庫尔斯基。"我想明天一定要去提取了。"

"随你的便。"

"莫斯科来訂了一万卢布以上的貨，五月底交貨。"

"这我料到了。"

"拉多姆[1]来訂两百卢布的貨，不过那运貨馬車夫已經来說明天来了。"

伏庫尔斯基聳了聳肩。

"有一天得把这爿杂貨店关掉，"歇了短短一会，他說。"沒有好处，要求却太多。"

"那我們要跟我們的同行絕交嗎？"惹契茨基惊奇地問。

"不再跟犹太人来往，"李希茨基低声地插嘴說。"要是老板断絕了那些臭关系，倒令人痛快。有时候拿出去的錢有那么一股洋葱臭味，簡直难为情。"

伏庫尔斯基沒有答腔。他在放帳簿的桌子旁边坐下，假装在算帳，实际上却什么也沒有干，他沒有算帳的气力。他只

---

[1] 波兰的一个城市。

想到他最近那些为人类造福的理想和計划，并且确定自己的神經一定很紧張了。

“多情善感和异想天开已經开始在我身上起作用了，”他想。“这是一个坏兆头。我会惹人家笑話，会破产的……”

他机械地望着那个在挑选梳妆盒的女人那張不平常的脸。她穿得很朴素，头发向后梳得非常光滑。她那張焦黃臉上显出深深的忧愁；从嘴边上的紋路可以看出怨恨的神色，从她那往下看的眼睛里一会儿閃出憤怒，一会儿又是謙卑的光芒。

她用低低的温柔的声音說話，但却象一百个吝嗇鬼那样在討价还价。这一个太貴了，那一个又太便宜，这一个的絲絨褪色了，那一个的皮子就要磨掉，另外几个又已經看得出生銹了。李希茨基一肚子不高兴，走开了。克来因在休息，只有麦拉歇夫斯基象跟一个熟悉的女人談話似地在跟她談話。

这时店門开了，来了一个怪头怪脑的顧客。

李希茨基覺得那个顧客活象一个癆病鬼，他的八字胡和絡腮胡好象在棺材里剛开始生的。伏庫尔斯基看見他有一張怪模怪样地張开的嘴，那黑色的夹鼻眼鏡后面还有一双大眼睛，显出心神非常不安定的神色。

那顧客結束了跟街上一个什么人的談話，走了进来，可又往回走，出去跟那个人告别；接着他又再走了进来，但又重新往外走，同时还仰起头来，好象在看商店的招牌似的。这下他終于进来了，可还不把門关上。他偶然望一下那个女人，——黑色的夹鼻眼鏡从他鼻子上掉下来了。

“哦……哦……哦！……”他叫道。

可是那个女人却猛然避开他，轉过臉去看那些梳妆盒，在

一張椅子上坐下了。

麦拉歇夫斯基向新来的顧客走过去，带着模棱两可的微笑問他："男爵先生有什么吩咐？"

"袖扣，您知道，是普通的袖扣，金的或是鉄的……不过，您明白，一定要騎师便帽那种样式的——还带一根鞭子。"

麦拉歇夫斯基拉开那个放袖扣的玻璃橱。

"水！"那个女人用微弱的声音喊了一声。

惹契茨基从磨光玻璃的水瓶里倒了一杯水，递給她，表示出很同情的样子。

"太太不舒服嗎？也許应当請个医生……"

"我已經好些了，"她回答說。

男爵望着那些袖扣，炫耀地轉过背去对着那个女人。

"您認为馬蹄鉄形状的袖扣比較好些嗎？"他問麦拉歇夫斯基。

"我以为这一副和那一副男爵先生都用得着。运动家們只戴跟运动有关的袖扣，不过他們也喜欢換着戴。"

"您說，"那女人突然問克来因，"有些人沒有錢养馬，干么需要馬蹄鉄呢？"

"这么說，我的先生，"男爵說，"請您再替我挑选几样馬蹄鉄形状的小东西吧。"

"烟灰缸好嗎？"麦拉歇夫斯基問。

"好，来个烟灰缸，"男爵回答道。

"一只上面有馬鞍和騎师便帽的雅致的墨水壶好嗎？"

"好，拿一只上面有馬鞍和騎师便帽的雅致的墨水壶。"

"告訴我，"那女人比較响亮地对克来因說，"在国家淪亡

的时候，你們买卖这么值錢的东西，不覺得慚愧嗎？买竞賽的馬，不是一种耻辱嗎？……”

“可敬的先生，”男爵用同样响亮的声音对麦拉歇夫斯基說，“請您把这些装飾品、烟灰缸和墨水壶包起来，替我送到我家里。你們这里有美不胜收的供人挑选的貨色……我深切地感謝……再会！”

他匆匆忙忙地跑出鋪子，回顧了几次，又瞧瞧門上的招牌。

那怪头怪腦的男爵走后，店里籠罩着一片寂靜。惹契茨基望着門口，克来因望着惹契茨基，李希茨基望着站在那女人背后装出輕薄的怪相的麦拉歇夫斯基。那女人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向伏庫尔斯基坐的那張公事桌走去。

“我可以打听一下，”她用发顫的声音說，“剛才出去的那位先生欠您多少錢嗎？”

“我的太太，如果那位先生在我这里欠債的話，他的債也只会跟他和我有关，”伏庫尔斯基鞠着躬，回答說。

“我的先生，”那女人激动地往下說，“我叫克惹楚夫斯卡，那位先生是我的丈夫。他的債很可能跟我有点关系，因为他霸占了我的財产，我們正因为这件事在涉訟。”

“对不起，太太，”伏庫尔斯基打断她的話，“夫妻間的不和并不属于我管轄的范圍。”

“原来是这样的？对一个商人来說，这实在是最便利的了。再会。”

她随手把店門砰地关上。

隔了几分鐘，男爵匆匆忙忙地跑进来。他向街上望了几

下，接着就向伏庫尔斯基走去。

“千万請您原諒，”他說着，同时設法使那夹鼻眼鏡在鼻子上維持平衡，“我是您的老主顧，我私下冒昧地問您：剛才走掉的那个女人說了些什么話呢？千万請您原諒我的大胆，可是由于彼此信任……”

“她說的話不值得再說一遍，”伏庫尔斯基回答道。

“您知道，抱歉得很，她是我的妻子……您知道我是誰……克惹楚夫斯基男爵……她是一个正派女人，很高尙，不过由于我們的女儿死了，她有点神經質，有时候……您明白嗎？……唔，一点也不明白？”

“一点也不明白。”

男爵鞠一个躬，他走到門口，方才跟那个在向他眨眼的麦拉歇夫斯基的視綫碰在一起。

“原来如此……”男爵向伏庫尔斯基銳利地扫了一眼，就跑到街上去了。

麦拉歇夫斯基象化石似地站在那里，臉一直紅到头发根。伏庫尔斯基的臉色有点蒼白，可是他平靜地坐下来工作了。

“您說，麦拉歇夫斯基先生，这两个古怪家伙算什么样的人？”李希茨基問。

“唉，說来是件有头有尾的事！”麦拉歇夫斯基从側面望着伏庫尔斯基說。“那是克惹楚夫斯基男爵，一个大怪人，和他那有点神經錯乱的妻子。他們甚至跟我沾点远亲，可是那有什么用呢？……”他叹了口气，照了照鏡子。“我沒有錢，所以只好干活；他們还有几个錢，所以是我的顧客。”

“他們不干活，却有錢！”克来因插嘴說。“很好的世界秩

序，不是嗎？”

“好啦，好啦……您已經不能叫我贊成您的見解了，”麦拉歇夫斯基回答說。“是这样的，男爵先生跟男爵夫人一年来就在交鋒了。他要离婚，她却不同意；她想剝夺他对她的財产的管理权，他又不同意。她不許他养馬，特別是参加比賽的馬；他不答应她买列茨基家的房子，克惹楚夫斯卡太太住在那里，她女儿也是死在那里的。都是怪人！他們对駡，叫人有戏看。”

他不假思索地講了这一切，而且在店里大模大样地踱来踱去，那神气象个只进来一会、馬上就又要走的乡紳一样。伏庫尔斯基不安地坐在那張靠椅上；麦拉歇夫斯基的声音他再也受不住了。

“是克惹楚夫斯基家的亲戚，”他想。“收到依莎貝拉小姐的情書……唉，无耻之徒！”

他沉住气又算起帳来。新的顧客进来，挑选貨色，討价还价，付錢。专心在工作的伏庫尔斯基却只看見他們的影子。可是他累計的那些数字的行列越長，得出的数目越大，他就越覚得心里有一团难以形容的怒火在燃燒。为了什么？……生誰的气呢？……那是不关紧要的。誰先碰上来，誰就得还这笔債。

七点鐘光景，店里空空的了，伙計們在談天，伏庫尔斯基还在算帳。这时他听見麦拉歇夫斯基在傲慢地說話，那声音叫人受不了：

“克来因先生，您愚弄得我够啦！所有的社会主义者[1]都

[1] 这段对話里所說的社会主义者，自然只是代表了麦拉歇夫斯基的荒謬看法，作者这样写，无非是要借此显示出麦拉歇夫斯基的思想情况。

是騙子手和滑头，他們想瓜分别人的东西，因为他們自己两个人合用一双手套，而且根本不相信用手帕。”

“您要是讀过几本小册子的話，”克来因懊丧地回答說，“就不会这么說了。”

“胡說，”麦拉歇夫斯基打断他的話头，把双手往口袋里一插。“哼，我讀那些要消灭家庭、信仰和財产的小册子！那种笨蛋您在华沙找不到。”

伏庫尔斯基合起帳簿，把它放进了公事桌的抽屜里。就在这时候，又有三个女人走进来要买手套。

这笔买卖拖了将近一刻鐘。伏庫尔斯基坐在那張靠椅上，从窗子往外望。女人們出去了以后，他十分平靜地說：

“麦拉歇夫斯基先生。”

“您有什么吩咐？”那英俊的青年問了一声，就步伐輕捷地向老板的公事桌走去。

“从明天起，您設法另外找个工作，”伏庫尔斯基簡簡单单地說。

麦拉歇夫斯基呆住了。

“为什么，老板先生？……为什么？”

“因为我这里不会再留您了。”

“理由是什么？我沒有犯过什么錯誤呀！您要是这么突然把我攆出去，叫我到哪里去呢？”

“我們給您一份好的鉴定書，”伏庫尔斯基說。“惹契茨基先生会把下一季的薪水付給您的……嗯，我看就付五个月吧。至于理由是这样的，我和您彼此合不来……絕对合不来。伊克納西，劳駕你跟麦拉歇夫斯基先生把薪水算到十月一日

为止。”

伏庫尔斯基这样安排了以后，就从那張靠椅上站起来，走到街上去了。

麦拉歇夫斯基的解雇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伙計們一句也沒有交談，而且，虽說还不到八点鐘，惹契茨基还是叫人把店門关了。他馬上跑到伏庫尔斯基家里，可是在那里沒有碰到他。夜里十一点鐘时，他又去了一趟，窗子里却沒有灯光，伊克納西先生悶悶不乐地回家了。第二天，耶穌复活节前的星期四，麦拉歇夫斯基不再到店里来。他的同事們都垂头丧气，只有时輕輕地在交头接耳。

快到一点鐘时，伏庫尔斯基来了。可是他还沒有在公事桌旁边坐下，門就开了，克惹楚夫斯基先生一面費力地把夹鼻眼鏡推到鼻梁上，一面踏着蹣跚的步子走了进来。

“伏庫尔斯基先生，”那心神不定的顧客走到門口就叫喊了，“我剛剛听說……我是克惹楚夫斯基……我听說，那可怜的麦拉歇夫斯基为了我的緣故被辞退了。哎唷，伏庫尔斯基先生，老实說，昨天我可絲毫也沒有責难您的意思。我尊重您对我和我妻子所表示的那种审愼态度。我知道您那样地回答她是一个紳士应有的态度……”

“男爵先生，”伏庫尔斯基說，“我沒有請您証明我的行为。此外——您还有什么吩咐嗎？”

“我打算請您原諒那可怜的麦拉歇夫斯基，他甚至……”

“我对麦拉歇夫斯基先生沒有什么要求，連要他回到我这里来的要求也沒有。”

男爵咬着自己的嘴唇。他沉默了短短一会，好象被粗声

粗气的駁斥搞昏了，末了他鞠个躬，低声地說："对不起……"就离开了铺子。

克来因先生和李希茨基先生躲到了柜子背后，略略商量一会以后，又跑了出来。他們不时互相投着伤感而又富于表情的目光。

下午三点鐘光景，克惹楚夫斯卡太太来了。她的臉色看来好象比昨天更焦黃，衣服的顏色也更深了。

她在店里胆怯地向四下望了一望，看見伏庫尔斯基，她就向那張写字桌走过去。

"我的先生，"她輕輕地說，"今天我听說，有个名叫麦拉歇夫斯基先生的年輕人，因为我的緣故在您这里丟了差使。他那不幸的母亲……"

"麦拉歇夫斯基先生已經不在这里，也永远不会再来了，"伏庫尔斯基鞠着躬，回答說。"此外，您还有什么吩咐嗎？"

克惹楚夫斯卡太太分明是准备好长篇大論来的。不凑巧，她望見伏庫尔斯基的眼睛，就說了一声"請您原諒！"离开了铺子。克来因和李希茨基比以前更意味深长地相对着眨了眨眼，聳了聳肩。

到下午五点鐘光景，惹契茨基才走近伏庫尔斯基。他双手撑在写字台上，低声說：

"斯达史，那麦拉歇夫斯基的母亲是个很可怜的妇人……"

"发給他到年底的薪水，"伏庫尔斯基拒絕了。

"我認为，斯达史，我認为不該因为一个人的政治信仰跟我們的不同，就那么严厉地懲戒他。"

"政治信仰？"伏庫尔斯基重問了一声，那种声調使伊克納

西先生听了好似冷水澆身。

“此外我必須告訴你，”伊克納西先生往下說，“丟了这么一个伙計是怪可惜的。那小伙子长得漂亮，女人們一見他就发狂……”

“漂亮？”伏库尔斯基回答說。“他要是那么漂亮的話，那就讓他去維持自己的生活吧。”

伊克納西先生告退了。李希茨基先生和克来因先生这一次甚至沒有互相瞧一眼。

一个鐘头以后，有个叫齐巴的先生来到店里，由伏庫尔斯基把他当作新来的伙計介紹給大家。

齐巴先生有三十岁左右；他的臉也許不比麦拉歇夫斯基难看，可是看起来却非常老成，而且举止端庄。店还沒有打烊，他已經跟大家熟悉了，甚至贏得了同事們的好感。惹契茨基先生发現他是个热心的波納帕特主义者，李希茨基先生承認在跟齐巴比較之下，連自己都不是个很出色的犹太人的反对者了，克来因先生得到的結論却是，齐巴至少是个精通社会主义問題的內行人。

总而言之，大家都心滿意足，齐巴先生却非常鎮靜沉着。

第九章　两个世界的人狭路相逢

在耶穌复活节前的星期五那天早上，伏庫尔斯基想起，今明两天卡罗洛娃伯爵夫人和依莎貝拉小姐将在教堂里的耶穌墓旁边募捐。

“我要去，还要捐些錢，”他考慮着，就从錢柜里拿出五个俄国金币。“本来嗎，”歇了一会他繼續往下想，“我已經給她們送了地毯、会唱歌的鳥儿、八音盒，甚至送了一个噴水池！……这一定够贖回一个人的灵魂了。我不去。”

可是到下午他却想起，卡罗洛娃伯爵夫人也許准备他是会去的。在这情况下，不去或者只捐五个金币，就不象話了。于是他又从錢柜里再拿出五个，把所有的金币用蜡紙包起来。“要知道，依莎貝拉小姐也在那里，”他自言自語地說，“不能献給她十个金币。”于是他又把他那包錢解开，加上十个金币，再度考慮去呢还是不去。

“不，”他說，“我不愿参加这一年一度的善举。”

他把那包錢扔进錢柜，复活节前的星期五那天就沒有到教堂里去。可是到复活节前的星期六那天，他对事情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发瘋啦！”他想。“要是我不到教堂去的話，我到什么

别的地方去跟她碰头呢？要不是用金錢的話，我用什么别的东西去引起她注意呢？我昏了头脑啦。”

可是他还在犹豫。到下午两点鐘光景，惹契茨基为了过节，已經叫人关了店門，伏庫尔斯基才从錢柜里拿出二十五个金币，向教堂走去。

他到达教堂后却不立刻进去；仿佛有什么事情留住了他。他想見依莎貝拉小姐，同时却又害怕見她，他为自己的那些金币感到难为情。

“丢掉一大堆錢！这在用紙币的时代，确实威风，而且多么象暴发戶呀。可是，如果她們只在等着錢的話，那我怎么办呢？这点錢也許太少了吧？”

他在教堂对面的那条街上来回地走着，眼睛却不能离开教堂。

“我这就进去，”他想。“馬上……再稍等一会……哎，我怎么样了呀！”他苦苦地想着，因为他覺得自己那为怀疑所煎熬的心，不犹豫一下是拿不定主意的。

現在他想起自己已經多久不进教堂了呀。“什么时候曾进去过呢？一次是行結婚礼……第二次是安葬妻子。”

可是那两次他对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情都莫名其妙；所以他現在望着教堂，就象望着自己完全生疏的地方一样。

“这样一座建筑物，上面沒有烟囱，造了一个鐘楼，里面沒有人住，只安葬着死人的骸骨，有什么用呢……干么浪費空間和石头，蜡烛日以繼夜地为誰燃着？人們聚集在这里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人們到市場上去买粮食，到商店里去买东西，到戏院里去娛乐，可是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他无意地拿站在教堂旁边的信徒們的渺小身影去跟那神圣建筑物的龐大面积作比較，从而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就象地球上曾經有个偉大的力量发揮过作用，使平坦的土地上聳起山脉，在人类中也有另一股不可衡量的力量，造起了这类建筑物。如果你望着这一类建筑物，那你可以認为在我們这个行星上住着一些巨人，他們从一个什么地方拚命地往外挤，把地壳突破，宏偉的岩洞就是他們那些动作所留下的痕迹。

"他們往哪里挤，他們想往哪里升呢？升到另一个据說是比較高的世界里去。如果現在潮水的漲落証明月亮不是一种虛假的光輝，而是眞有其物，那为什么这些值得注意的建筑物不能証明另一个世界的眞实存在呢？它們对人类心灵的吸引力难道比月亮对海洋上波濤的吸引力差一些嗎？"

他走进教堂，一进門眼前就呈現着一片新的气象。几个男女叫化子在乞求布施，上帝将在永生中报答这些好心人的。有些虔敬的人在吻着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脚，另外一些人在門檻外面就跪下来，他們举起双手，抬起眼睛，好象被天上的幻象迷了心窍似的。教堂籠罩在昏暗中，燃在銀烛台上的那十多支蜡烛所发出的光还不能把它照亮。在教堂的洋灰地面上，到处可以看見人的影子，他們有的匍匐在地上，有的身子一直弯到地上，好象想謙卑地虔誠地把自己隐蔽起来似的。誰望着那些一动也不动的身体，心里就会想，他們的灵魂曾經离开了他們一会，逃往比較美好的世界里去了。

"現在我明白了，"伏庫尔斯基想，"为什么做礼拜增强了信仰。这里的一切布置都使人想起永恒。"

他的眼睛从那些专心在禱告的身影轉到烛光上。这时候

他才看見各个地方都放着几張鋪着絨毯的桌子，那上面摆着放滿鈔票、銀币和金币的盘子；桌子四边有些貴妇人坐在舒适的靠椅上，她們穿着絲綢和天鵝絨的衣服，插着羽毛，被一群愉快的小伙子包圍着。那些最虔誠的女人拦住走过的人要他們捐款。其余的在一起談天，一起取乐，象在开跳舞会一样。

这时候，伏庫尔斯基仿佛看見三种人：一种人（他們早已从世界上消失了）禱告，而且建造巍峨的建筑物来贊揚上帝。第二种人可怜而又謙卑，他們懂得禱告和祈求，但却只造些小泥棚。第三种人替自己造了宮殿，但却已經把禱告忘了，而且把教堂当作了幽会場所，就象疏忽大意的鳥儿，造好了鳥巢，却到战死的英雄墓上去唱歌一样。

“为什么他們对我都这么生疏呢？”

“我要把他們都倒在一只鉄篩子里篩一篩，分別出誰是谷子，誰是莠草，也許，你就是鉄篩子上的一个小孔。”有一个声音回答說。

伏庫尔斯基四下里望了望。“这是病态的空想所造成的幻影。”就在那时，他在教堂里进第四張桌子旁边看見了卡罗洛娃伯爵夫人和依莎貝拉小姐。她們俩也坐在一只放錢的盘子旁边，手里拿着書本，一定是祈禱書。仆人穿着黑色制服，站在伯爵夫人的椅子后面。

伏庫尔斯基向她們走去，他撞着下跪的人們，繞过其他的桌子，坐在那些桌旁边的人拍拍他，硬要請他坐下。他走近盘子，对伯爵夫人鞠了一躬，把他那包金币放在盘子里。

“我的天呀！”他想。“我带这些錢，样子是多么蠢呀。”

伯爵夫人把書放开。

“您好，伏庫尔斯基先生，”她說。“我已經認为您再也不会来了，我得要告訴您，您不来，我甚至感到有点抱歉。”

“我不是告訴过姑母嗎，他会来的，还带来了一袋金币，”依莎貝拉小姐用英語說。

伯爵夫人臉刷地紅了，額角上冒出了汗珠。侄女的話叫她吓了一跳，因为她以为伏庫尔斯基听得懂英語。

“对不起，伏庫尔斯基先生，”她連忙說。“在这里稍坐一会，因为代表已經离开了我們这里。請您允許我把您的金币放在最上面，好叫那些宁可把錢花在香檳酒上的先生們感到慚愧。”

“可是你請放心吧，姑母，”依莎貝拉小姐又用英語說。“他确实是听不懂的……”

这一回連伏庫尔斯基也紅了臉。

“貝拉，”伯爵夫人用庄重的声调說。“这一位就是伏庫尔斯基先生……他很慷慨地給我們保育院捐过錢。”

“我听說过这回事，”依莎貝拉小姐用波兰話回答，同时垂下睫毛来表示敬意。

“伯爵夫人要想使我在上帝那里得不到奖励呢，”伏庫尔斯基用稍微带戏謔的口吻說，“她夸奖我的行为，不过，从任何一笔盈余来看，那是我絕对办得到的。”

“这一点我料到了，”依莎貝拉小姐用英語嘟噥了一句。

伯爵夫人差一点昏了过去，因为她覺得伏庫尔斯基即使不精通外国語，也一定猜中了她侄女的話意。

“伏庫尔斯基先生，”她急急忙忙地說，“您能够很容易在

上帝那里获得奖励的，只要您……原諒人家对您的无礼。”

“这我总是原諒的，”他有点詫异地回答說。

“不总是那样，請您允許我把事情告訴您，”伯爵夫人往下說。“我是一个老妇人，是您的朋友，伏庫尔斯基先生，”她着重地补上一句，“所以，請您特别地賞臉。”

“我等候您的吩咐。”

“最近您把您的一个伙計，一个姓麦拉歇夫斯基的人解雇了。”

“为什么这样呢？”依莎貝拉小姐突然插嘴說。

“我不知道，”伯爵夫人說。“想必是为了政治信仰上的分歧，或是那一类的事情。”

“原来那年輕人倒有个信仰？”依莎貝拉小姐叫道。“眞有趣！”

她說得那么津津有味，伏庫尔斯基感到心里对麦拉歇夫斯基的厌恶消退了。

“那跟信仰无关，伯爵夫人，”他回答說，“而是为了他随便議論我們主顧里的一些人。”

“也許那些人本身就是随随便便的，”依莎貝拉小姐插嘴了。

“他們是花錢的，他們作兴那样。”伏庫尔斯基平心靜气地回答說，“我們不行。”

依莎貝拉小姐的腮帮上泛出了紅暈。她把那本小書拿在手里，开始念着。

“您总会改变主意的，伏庫尔斯基先生，”伯爵夫人說。“我認得那年輕人的母亲，請您相信我，只好在旁边看着她那种絕

望的神情，使我感到很痛苦。”

伏庫尔斯基沉思起来。

“好吧，”他回答，“我給他一个工作，不过是在莫斯科的。”

“他那可怜的母亲呢？”伯爵夫人用悬求的口吻問。

“这么說，我給他加两百……加三百卢布的薪水，”他回答道。

这时有几个小孩挨近了桌子，伯爵夫人送給他們圣象小画片。伏庫尔斯基为了不妨碍那虔誠的行为，站了起来，走到依莎貝拉小姐旁边。依莎貝拉小姐放下那本書，用奇怪的目光望着伏庫尔斯基，問他：

“您从来不放弃自己的决定嗎？”

“不，”他回答。但接着他馬上垂下了眼睛。

“不过，我要是替那年輕人求情呢？”

伏庫尔斯基惊异地望着她。

“对这个問題，我会回答說，麦拉歇夫斯基先生丢了他的差使，因为他不恰当地議論了那些在談話中对他說了一句好話的人……不过，要是您吩咐……”

依莎貝拉小姐十分困惑地垂下眼睛。

“好啦。到底那年輕人在哪里待下，跟我都毫无关系。讓他到莫斯科去吧。”

“他也会到那里去的，”伏庫尔斯基回答說。“我感到荣幸，我的夫人們，”他加上一句，鞠了个躬。

伯爵夫人向他伸过手去。

“我感謝您，伏庫尔斯基先生，感謝您想到我們。我請您到我家里去参加复活节餐。千万請您光临，伏庫尔斯基先生，”

她着重地补上一句。

当她忽然覺察教堂中央有点动静的时候，她轉过身去对那仆人說：

“到議长夫人那里去，克薩伏，請她允許我們用她的車子。說我們的一匹馬病倒了。”

“太太吩咐什么时候走？”仆人問。

“大約……一个半鐘头以后。不是嗎，貝拉，我們不預备在这里待得更久。”

仆人向門口的那張桌子走去。

“那么明天見，伏庫尔斯基先生，”伯爵夫人說。“您将在我那里碰到許多熟人。慈善协会里的各位先生同样也会在那里。”

“原来如此！”伏庫尔斯基跟伯爵夫人告别的时候，这样想。在那一分鐘里，他对她非常感激，他会高兴把自己的一半財产捐給她那个保育院的。

依莎貝拉小姐再一次从老远向他点了点头，又以一种他覺得很不平常的方式望着他。可是当伏庫尔斯基在教堂的昏暗中消失不見的时候，她对伯爵夫人說：

“姑母，你对那位先生献媚。啊，姑母，这开始叫人怀疑了！”

“你父亲說得不錯，”伯爵夫人回答說，“这个人可以利用。再說，他国外的那些关系想必是很体面的。”

“但要是那些关系冲昏了他的头脑呢？”依莎貝拉小姐問。

“那样就表示他的头脑不行，”伯爵夫人簡单地回答，把那本祈禱書拿在手里。

伏庫尔斯基沒有离开教堂，而是在門附近的地方拐进了边屋。在那里，靠近耶稣墓的地方，在伯爵夫人那張小桌子对面，有一間空蕩蕩的忏悔室。伏庫尔斯基走进去，把小門关上，現在，他望着依莎貝拉小姐，别人却看不見他。

她手里拿着那本書，眼睛不时地朝着教堂門口看。她臉上显出疲乏和厌倦的神色。偶尔有些孩子挨近那張小桌子，向她討小画片；依莎貝拉小姐亲自把小画片交給几个孩子。她那样做的时候，好象在表示：唉，什么时候才有个完呀！……

"她那样做幷不是出于虔誠，也不是出于对孩子們的愛，而是为了讓人家談論她，为了要嫁一个丈夫，"伏庫尔斯基想。"好啦，連我的行为也少不了是做广告，是为了結婚。这世界安排得多妙呀！我不直率地問：你愛我，还是不愛我？却扔掉几百卢布，她呢，整个鐘头对着那只托盘感到无聊，还假装是个信女。但是，如果她回答我說她不愛我呢？这一切繁瑣礼节也有好的一面：它們使人們有时間可以互相了解。可是糟糕，我不会講英国話！今天我知道她对我是怎么个看法了；我确信她是在跟她姑母談我。我得学英語……或者，我們拿馬車那样一件小东西来說吧！要是我有一輛私人馬車，現在我就可以送她和她姑母回家，那样关系就更密切一些……不錯，无論如何，一輛私人馬車在我会有用处。它固然使我一年的开支增加了約莫一千卢布，但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我必須准备应付所有的情况。私人馬車……英語……为一次募捐花两百多卢布！这一切，我都瞧不起，却也干了。但說到最后，我花錢要不是为了保証自己的幸福，那还該为什么花錢呢？要是我心里感到忧愁，那些講究节約的道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一支伤感的曲子打断了他的思路。那是八音盒的曲調，接着人造鳥也吱吱喳喳叫起来；当鳥儿不再鳴叫的时候，傳来了噴水池輕輕的咝咝声、低低的祈禱声和善男信女的叹息声。

在教堂边屋忏悔室附近一間小祇拜堂的門边，可以看見跪着的人形。有几个人在地板上向着耶穌受难象爬去，吻它，从打了結的手巾包里拿出錢币，放在托盘里。

在小祇拜堂的深处，那沒有血色的耶穌躺在一股蜡烛光里，四边放着花。在伏庫尔斯基看来，那閃爍的烛光仿佛使他的容貌有了生气，仿佛一会儿現出忧愁的，一会儿現出慈悲的和怜恤的表情。当那八音盒演奏出兰麦尔摩亚的露西亚[1]的曲子，或是傳来錢掉在盘子里的叮当声，以及高声的法国話时，耶穌的容貌就阴暗下去。但是当一个穷人挨近耶穌受难象，把自己的忧虑告訴給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者的时候，耶穌那两片沒有生命的嘴唇張开了，为这个穷人祝福和許諾，声音从咝咝的噴水声里透出来……

"謙虛的人有福……性情柔和的人有福……"

一个涂脂抹粉的年輕姑娘走到了献祭盘旁边。她往里边放一个四十分的銀币，可是不敢去碰那十字架。那些跪在她旁边的人不以为然地望着她那件天鵝絨的衣服和那頂五顏六色的帽子，但当耶穌好象在低声說"你們中間誰沒有罪孽，就向她投擲第一块石子吧"的时候，她在洋灰地上跪下了，象从前瑪丽·瑪格黛林娜[2]那样地吻了耶穌的脚。

---

[1] 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唐尼契蒂（1797—1848）的作品。

[2] 瑪丽·瑪格黛林娜是个弃邪归正的妓女，故事参見圣經路加福音。

“渴望公正的人有福……哭泣的人有福……”

伏庫尔斯基深深感动地望着那群浸沉在薄暗中的人，一千八百年以来，他們就怀着这种有耐性的信仰静候着上帝来实現他們的諾言了。

“諾言在什么时候实現呢?”他想。

“基督将派出他的天使們，他們将搜集天国中所有的羞耻行为和所有为非作歹的人……就象人們拔去野草，用火燒光它們一样……”

他机械地向教堂中間望去。在直对着他的那張小桌子旁边，伯爵夫人在打盹，依莎貝拉小姐在打呵欠，在另一張桌子旁边，有三个他不認得的貴妇人在譏笑某一个文雅的年青人所講的故事。

“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呀!”伏庫尔斯基不由得想。“是哪种命运驅使我朝这个方向来呢?”

就在这时候，有个衣服穿得很考究的年輕女人带着一个小姑娘，在紧靠那忏悔座的地方停下脚步，接着跪了下去。伏庫尔斯基望着她，看出她非常漂亮。特别是她臉上的表情使他感到惊訝，好象她到耶穌墓这里来不是禱告，而是带来一个問題和哀訴似的。

她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可是当她看見那献祭盘的时候，她掏出了她的錢袋。

“去吧，海柳湼，”她低声地对那孩子說，“把这个放在盘子里，吻一吻主耶穌。”

“要我吻他哪里呢，亲爱的媽媽?”

“吻手和脚。”

"也吻嘴嗎？"

"不准吻。"

"嗯，为什么……"女孩跑到盘子那里，向十字架弯下身去。

"你看，媽媽，"她回来的时候，大声說，"我吻了主耶穌，他什么也沒有說。"

"海柳涅，規矩一点，"母亲說。"跪下来祈禱吧。"

"什么样的祈禱呢？"

"三句祈禱文，念三遍'光荣归于你，瑪丽亚'。"[1]

"这么一大串祈禱嗎？我年紀这么小。"

"好啦，念一遍'光荣归于你，瑪丽亚'……只是得跪下……往那儿看……"

"我在看啦。'光荣归于你，瑪丽亚，慈悲的圣母'……在那里唱歌的是小鳥嗎，亲爱的媽媽？"

"人造的小鳥。祈禱吧！"

"什么样的人造小鳥？"

"先祈禱吧。"

"可我已經不知道是念到哪里停的。"

"那就跟媽媽念：'光荣归于你，瑪丽亚'……"

"……'我們的死，阿門。'"那小女孩念完了，"可人造鳥儿是用什么造的呢？"

"海柳涅，别作声，不然我就永远不再跟你接吻了，"忧愁的媽媽輕輕說。"給你这本書，你看看那些画片，看主耶穌是怎

[1] 指耶穌之母圣母瑪丽亚。

样受难的。”

小女孩拿着那本小書在忏悔座的台阶上坐下，她不說話了。

“多么可爱的孩子呀！”伏庫尔斯基想。“她要是我的孩子，我也許就会恢复心灵上的安宁，目前我心里感到一天比一天不安。那母亲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头发、側面影、眼睛……她恳求上帝使她的幸福再現……紅顏薄命；她想必是个寡妇。是呀，要是我在一年前碰到她的話……这世界上难道沒有秩序嗎？两个不幸的人彼此只有一步之隔；有一个在寻求爱情和家庭，另一个却在跟貧困挣扎，沒有人照顧她也說不定。这一人会在那一人身上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他們却注定不能会見……这一个是来恳求上帝怜憫，那一个却是为了攀关系而揮霍金錢。誰知道呢，对那个女人来說，几百卢布或者就意味着幸福？可是她得不到；如今上帝是不理会可怜人的禱告的。但如果我設法打听到她是誰，那又怎么样呢？……我也許可以帮助她。为什么耶穌那些庄严的諾言不該被实現呢，哪怕是通过一个象我这样不信神的人去实現它，因为善男信女們毕竟在忙着一些别的事情。”

这时，伏庫尔斯基着急了……一个文雅的年輕人向伯爵夫人的那張小桌子走过去，把什么东西放进了盘子。依莎貝拉小姐看見他的时候，臉紅了起来，她的眼睛露出那种往往使伏庫尔斯基感到发楞的奇怪神色。

那文雅的年輕人应伯爵夫人的邀請，在伏庫尔斯基不久以前坐过的那張靠椅上坐下，他們开始有声有色地談起話来。伏庫尔斯基听不見他們談什么，可他感到那整个情景象燒紅

的鉄一样，烙在自己的脑子里：那值錢的絨毯、那上面擱着一些金币的銀盘、那两个烛台、十支燃着的小蜡烛、那穿着藍色丧服的伯爵夫人、那专心注視着依莎貝拉小姐的年輕人，和她本人满面春风的活跃神情。連在蜡烛光照耀下，伯爵夫人的閃閃发光的腮帮，那年輕男人的鼻尖和依莎貝拉小姐的眼睛，都逃不过他的注意。

“他們相爱嗎？”他想。“他們为什么沒有結婚呢？也許他沒有錢。但是他們那些眼色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她曾經給我使过类似的眼色。真的，一个候补新娘总得有几个或者几十个崇拜者，必須誘惑所有的人，以便……可以出卖給出价最高的人！”

慈善协会的代表来了。伯爵夫人站了起来，依莎貝拉小姐和那文雅的年輕男人也同样站起来，三个人都朝門口走去，衣服发出輕輕的窸窣声。他們在每張桌子旁边停一下，那里所有的年輕人都热情地向依莎貝拉小姐問候，她也給每个人投送那种使伏庫尔斯基发狂的完全相同的眼色。最后鴉雀无声；伯爵夫人和依莎貝拉小姐离开了教堂。

伏庫尔斯基清醒过来，在四下里望着。那个带着孩子的漂亮女人已經不在了。

“多可惜呀！”他嘟噥着，感到自己的心輕輕地在絞痛。

可是那个穿天鹅絨衣服、戴淺色帽子的年輕姑娘仍然跪在那放在地上的十字架旁边。当她把眼睛轉过去望着那烛光照耀着的耶穌墓的时候，也有一道亮光照在她那涂脂抹粉的腮帮上。她又吻了一下耶穌的脚，然后困难地站起来，往外走去。

"'哭泣的人有福'…… 但愿那死去的耶稣至少对她信守諾言,"伏庫尔斯基想,跟在她后面走去。

他在回廊里看見那个姑娘正在給叫化子布施。他想起这两个女人,有一个愿意为一宗財产而出卖自己,另一个已經在困苦中出卖了自己,这时候,一陣无情的悲痛支配着他。这第二个女人含羞忍辱,說不定站在天国的审判席前时,倒是比第一个更善良,更純洁一些的。

他在街上追上她,問道:

"你到哪里去?"

她臉上还看得出眼泪的痕迹。她抬起那疲乏的眼睛望着伏庫尔斯基,回答說:

"我可以跟你走。"

"唔……那就来吧。"

那时大約五点鐘,天色还沒入暮;过路的人們都回头看他們俩。

伏庫尔斯基向自己的鋪子走去,心里想,"干这样的事一定是个十足的傻瓜。我不怕丟臉,可是,該死的,我脑子里轉的是什么計划啊?想干起使徒的事来啦。……簡直是笨到透頂!不过,我反正无所謂:我不过是执行別人的意志罢了。"

他走进紧靠鋪子的那个大門,拐弯到了惹契茨基的屋子;那姑娘跟在他后面。伊克納西先生在家,他看見这奇怪的一对,惊訝得双手一摊。

"你可以出去几分鐘嗎?"伏庫尔斯基問他。伊克納西先生沒有回答。他拿起店后門的鑰匙,离开了屋子。

"两个人嗎?"那姑娘輕輕問道,拔去了帽子上的别針。

“对不起，”伏庫尔斯基打断她的話。“你不是剛才到过教堂的嗎？是不是这样？”

“您看見过我？”

“你禱告过，而且哭过。敢問是由于什么原因？”

那姑娘感到吃惊，她聳聳肩膀說：

“您問起这些，大概是个牧师吧？”随后她注意地望了望伏庫尔斯基，又慢又不清楚地說：

“您大概想要捉弄我吧，您这个人！”

她想走，可是伏庫尔斯基拦住她。

“等一下，这里有个想帮助你的人。你别急，坦白地告訴我吧……”

她又注意地望着他；突然間她眼睛里閃出譏笑的神色，腮帮上泛起了紅暈。

“哎，我知道，”她叫道。“您一定是那个老貴族派来的！他已經答应过我几次，要討我……他很有錢嗎？……一定很有錢。他坐的是私人馬車，在戏院里又是坐最前排。”

“你听我說，”他打断她的話，“你回答我：为什么你在教堂里哭？”

“是呀，您看……”那姑娘說。她講了某一次她跟她鴇母吵嘴的事，講得那个鴇母多么卑鄙齷齪，使伏庫尔斯基在傾听的时候，臉色变了。

“多么下流的东西！”他脫口說。

“我到教堂里去了，”那姑娘往下說，“因为我相信，到那里可以稍稍散散心。可是絕对做不到！我一旦想起那老太婆的时候，就气得非号哭一陣不可。我开始祈求上帝，他要么讓那

个狠毒的老太婆死掉，要么使我离开她。如果那位先生愿意收留我的话，一定是上帝听见了我的祷告。"

伏庫尔斯基坐着不动。末了他問：

"你多大年紀啦？"

"十六岁，可实际上是十九岁。"

"你愿意脫离那里嗎？"

"他們是这样狠心地虐待我……不过……"

"什么？"

"那一定不会有什么結果的。今天我要是跑了出来，过了节他們又会把我弄回去，而且象那次在圣誕节期間发生的事那样，給我报复，那次我还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

"他們不会把你弄回去的。"

"一定不会？我到底欠了債呀……"

"很多嗎？"

"哎喲！……将近五十卢布……債是怎么欠下的，我一点也不知道，看来，我一切得付非常貴的价錢，債就滚上去了……我們那里向来是这样的……要是他們打听到哪位先生有錢，就說我偷了他，給我随意記上一笔帳。"

伏庫尔斯基覚得自己的勇气漸漸消失了。

"告訴我，你愿意工作嗎？"

"愿意，不过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工作呢？"

"你可以学縫級。"

"毫无用处！我是干过縫級活的。可是在华沙，沒有人能够靠一个月八个卢布过活的。再說，我还不是那么不値錢到非給别人縫衣服不可。"

伏庫尔斯基抬起头来。

“你不愿脫离那里嗎?”

“啊,沒有的事,我愿意!”

“这么說,你馬上决定,因为这世界上沒有人可以不劳而食,所以要不是你接受一項工作,就是……”

“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她打断他的話。“那位老先生倒确实一点事情也不干——他却有錢!他时常告訴我,說我不必再动脑筋了。”

“你別去找那位先生,还是到圣·瑪格黛林娜修道院去找女修道士吧,不然你就回你那老地方。”

“修道院不会收容我的。我得还債,而且还得有保人。”

“如果你到那里去,这一切都可以解决。”

“那我怎么到她們那里去呢?”

“我給你一封信,你馬上送到那里去;你还必須就在那里留下。你愿不愿意呢?”

“愿意!請您把信給我。看看我在那里的遭遇怎样。”她坐下来,在房間里到处看看。伏庫尔斯基写了那封信,对她說了应該上哪里去,最后說:

“你自己选擇一下。你要是又規矩又勤劳,你会过得不錯的;可你要是不利用这个机会,那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你可以走了。”

那姑娘笑了。

“那老太婆会发脾气的。好啦,那我捉弄她一下。哈哈!……可是……也許您只是在欺騙我?”

“走吧,”伏庫尔斯基指着門說。

她又注意地望他一下，接着聳聳肩走了出去。

姑娘走后不久，伊克納西先生就来了。

“是个什么样的熟人？”他不快地問。

“眞的，”伏庫尔斯基深思地說，“尽管我熟悉各种各样的堕落行为，但这样的人还是从来沒有見过。”

“光是华沙就有几千个，”惹契茨基回答說。

“我知道。消灭她們是不会有結果的，因为她們不断在产生，因此我認为迟早必須把这社会从基层到屋頂彻底改造一下，不然它就会崩潰。”

“啊哈！”惹契茨基嘟噥了一句。“我心里也这么想过。”

伏庫尔斯基告别了。他覚得自己象个被人家澆了冷水的发热病人一样。

“可是在社会沒有改造以前，我这行善的范圍将大大地縮小，”他想。“我的財产也不足以把不仁的天性变为高尚的天性。我仍然喜欢那些在募捐时候打呵欠的貴妇人，而不喜欢那些在禱告时哭泣的怪东西。”

在他看来，依莎貝拉小姐的形象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光輝夺目了。想到自己竟会拿她去跟那样的一个人作比較，他羞得臉通紅！“所以我宁愿花錢去买私人馬車和馬，也不愿为那一类人花錢，”他这样想。

复活节那天，伏庫尔斯基乘上一輛租来的馬車，到了伯爵夫人的家門口。他发現那里已經有一长列各式各样的馬車。那里有时髦的、为“黃金时代的青年”服务的出租馬車，也有普通的、供退职官吏租几个鐘头的出租馬車；有旧式的私人馬車，駕車的是老馬，馬具陈旧，仆役們穿着破破烂烂的制服，可也

有直接从維也納来的小巧的新車子，那車上的跟班們鈕孔里插着花，馬車夫拄着馬鞭子象拄着元帅杖那样。在場的也少不了那些怪模怪样的哥薩克人，他們穿着寬大的褲子，跟他們老爷的傲慢态度很相称。

他走过的时候，也看出在那些碰在一起的馬車夫当中；大老爷們的家仆举动挺威风，銀行家們的家仆想坐第一把交椅，可他們挨了罵；而那些出租馬車的馬車夫，举动却最果决。他們紧紧团結在一起，瞧不起其余的馬車夫，可也被他們瞧不起。

伏庫尔斯基走进前室的时候，一个佩紅肩带的、头发灰白的看門人向他深深地一鞠躬，替他开了衣帽間的門，那里面有个穿黑礼服的紳士把他的大衣收下。就在同时，伯爵夫人的仆人約瑟夫出現在他面前，这人跟伏庫尔斯基很熟，因为他曾經从他鋪子里把八音盒和那些唱歌的小鳥送到教堂里。

"太太在等您，"約瑟夫說。伏庫尔斯基从背心口袋中掏出五个卢布給他，覺得自己的举动象个暴发戶。

"唉，我多么傻呀！"他不由得想。"不，我并不傻。我不过是个暴发戶，在这国家里，暴发戶就得随时随地在每个人身上花錢。好啦，要感化放浪的姑娘們，那就更得多花錢了。"

他走上那摆設着花的大理石楼梯。約瑟夫走在他前面。到了第一个楼梯台，他头上仍然戴着帽子，到了第二个楼梯台方才脫下，也不知道那样做是对呢，还是不对。

"其实，我絕对可以戴着帽子在所有那些人前面出現的，"他自言自語地說。

他看出約瑟夫虽然年紀很大，却还象一只小鹿那样跑上了楼梯，而且在楼上什么地方消失不見了。伏庫尔斯基独自

留下，不知道应該往哪里走，以及找誰通报。这不过只是短短的一会，可伏庫尔斯基的怒火已經冒上来了。

"他們筑了什么样的壁垒呀！"他想。"哼……但愿我能够把它們統統推翻掉！"

一会儿他觉得，在自己跟那些外表僵硬的、高尚而又可敬的人們之間，必須展开一場斗爭，在斗爭中，不是那些人垮台，就是他死亡。

"假定我死了呢！当然，我要留下紀念品！""你留下諒解和同情，"有个声音对他輕輕說。"我是那么卑鄙的嗎？""不，你是很高尚的。"

他从沉思中醒过来——托馬斯·列茨基先生站在他身边了。

"我向您請安，斯丹尼斯拉夫先生，"他以他所特有的那种庄严的神气說。"您正赶上我們家庭中有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的时候来拜訪我們，我就更加誠心地向您請安了……"

"依莎貝拉小姐訂婚了嗎？"伏庫尔斯基想着，眼前一陣发黑。

"您想象一下，因为您来拜訪……您听見嗎，斯丹尼斯拉夫先生……因为您来拜訪，我跟我的姊妹約翰娜太太言归于好了。怎么，您臉色变白了？您在这里会碰到許多熟人的……您別以为貴族阶級很可怕……"

伏庫尔斯基战栗了一下。

"列茨基先生，"他冷冷地回答道，"我曾經在普列佛那❶附近的帳篷里接待过更高貴的先生們。他們对我都很亲切，所以就是看見那么高貴的人……象那些人，我在华沙几乎碰不

到……我都不会胆战心惊。”

“唔……唔！……”托馬斯先生悄悄地說，对他一鞠躬。伏庫尔斯基愕然了。

“多么傻的人呀！”他想。“我……跟这种人，还要我这么費事嗎？”

列茨基先生挽着他的胳臂，郑重其事地領着他走进第一个客厅，那里面都是男人。

“瞧，那就是伯爵……”托馬斯先生說。

“我認得他，”伏庫尔斯基回答說，自言自語地又补上一句：“他欠我約莫三百卢布。”

“那是銀行家……”托馬斯先生繼續对他說。可是他还沒有說出名字，那銀行家却自己向他們走过来了，他向伏庫尔斯基請安，說：

“看在老天份上，巴黎方面有人为鋪設大道的事情猛烈地抨击我們。您已經給他們回答了嗎？”

“我愿意首先跟您取得一致的意見，”伏庫尔斯基回答他。

“那么我們在什么地方碰碰头吧。您什么时候在家？”

“沒有一定的时間。我打算去找您。”

“这么我請您星期三到我那里吃早飯，那时候我們可以在这問題上談个透。”

他們分手了。托馬斯先生更使劲地握着伏庫尔斯基的膀子。

---

❶ 現名魯利文，系保加利亚北部城市，俄土战爭时，先为土耳其人占領，后为俄国軍队攻下。

“将軍……”他說。

将軍看見伏庫尔斯基，便向他伸过手来，他們象老朋友似地互相問好。

托馬斯先生越来越亲热，他惊异地发現这个服飾用品商人跟城里最知名的人士結交，却不愿跟那些虽有头衔或財产、但并不从事任何事业活动的人往来。

在另一間客厅里有几个貴妇人，卡罗洛娃伯爵夫人就在門口迎接他們。仆人約瑟夫从她身边溜了过去。

伏庫尔斯基想：“她們为了不讓暴发戶受窘，已經放了步哨。她們倒很周到，可是……”

“我感到多么愉快呀，伏庫尔斯基先生，”伯爵夫人說着，把他从托馬斯先生身边接了过去，“您应了我的邀請，我感到多么愉快呀……我們这里有人急着要認識您！”

在第一个客厅里，伏庫尔斯基的出現几乎成为一件轟动的事。

“您瞧，将軍，”一个伯爵說，“伯爵夫人把服飾用品商人接到家里来啦。那个伏庫尔斯基……”

“是个商人，跟您和我沒有两样，”那将軍回答說。

“我的侯爵，”另一个伯爵說，“那个伏庫尔斯基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

“女主人邀請了他，”侯爵回答說。

“就商人来說，我沒有成見，”那伯爵接着說，“可是那个伏庫尔斯基在战爭期間从事軍需粮秣的买卖，而且从中发了一笔財……”

“是的，是的，”侯爵插嘴說。“那一类錢一般都是有問題的，

可是我为伏庫尔斯基担保。伯爵夫人跟我談过，我随即詢問了上过战場的軍官們，他們当中有我的侄子。他們对伏庫尔斯基只有一个印象，那就是跟他有关系的那些供应品絲毫无可挑剔。士兵們每次吃到好面包的时候，都說面粉一定是伏庫尔斯基供給的。此外我可以告訴你們，"侯爵往下說，"那个以誠实和正派引起最知名人士注意的伏庫尔斯基曾經不止一次接到过非常誘人的建議。今年正月里有人出他二十万卢布的代价，要他在某一桩可疑的投机事业上合作，他却拒絕了……"

那伯爵微笑着說：

"他不只有二十万卢布吧……"

"要有的話，那他今天可不到这里来了，"侯爵回答道，向伯爵点了点头，走开了。

"可怜的瘋子，"伯爵嘟噥着，鄙視地目送着侯爵。

伏庫尔斯基和伯爵夫人走进了第三間客厅，那里摆着酒柜，还有許多大小不等的小桌子，客人們两三个一起，甚至四个一起地圍桌而坐。仆人們来来回回地递着食物和酒，那显然是代表女主人的依莎貝拉小姐在指导他們。她穿着一件淡天藍色的衣服，脖頸上戴着一串珍珠項鏈。她長得那么美，举动又是那么庄严，伏庫尔斯基看見她，木然不动地站住了。

"别对她痴心梦想啦……"他絕望地想。

同时他在一个窗龕里看見昨天到过教堂的那个年輕人，他現在独自坐在一張小台子旁边，眼睛始終盯在依莎貝拉小姐身上。"当然，他爱她！"伏庫尔斯基想。他覚得好象一股坟墓里的冷气向他襲来。"我失敗了！"他心里又想。

这一切只持續几秒鐘时間。

"您看見在主教跟將軍之間的那个年老的貴妇人嗎?"伯爵夫人問他。"她是查斯拉夫斯卡議長夫人,我最好的女朋友,她无論如何想認識您。她非常愛慕您,"伯爵夫人微笑着往下說,"她沒有子嗣,只有几个漂亮的侄女。您挑个合意的吧!……等那里的先生們走开,我就把您介紹給她。哦……侯爵……"

"我向您請安,"侯爵对伏庫尔斯基說。"表妹,您允許我跟他談……"

"請吧,"伯爵夫人回答。"那边那張空桌子給你們两位先生坐。我讓你們单独待一会儿。"

她走了。

"我們坐下吧,伏庫尔斯基先生,"侯爵說。"碰得很巧,因为我有一件要紧的事找您。您瞧,您的計划在我們那些紡織工厂厂主当中引起了很大的混乱……我可沒有說錯吧——是紡織工厂厂主?……他們硬說您想要扼杀我們的工业。您的竞爭眞是那么威胁人嗎?"

"固然,"伏庫尔斯基回答說,"我在莫斯科的厂商們那里得到数目达三百万,甚至四百万卢布的貸款,可是我还不知道他們的貨好不好銷。"

"一个惊人的……惊人的数目呀!"侯爵嘟囔着。"您不認为这笔巨款对国內的厂家是具有眞正的危險性嗎?"

"唔,沒有。我只看出厂主們那巨大的收入会有一点降低,其他我就不感兴趣了。我只是考慮自己的利潤和購买者的低廉价格;我們的貨物会是比較便宜的。"

"您也以公民的身份衡量过这一切嗎?"侯爵紧握着他的

手問。"本来我們經不起再受損失的了……"

"在我看来，給消費者供应比較便宜的貨物，消灭那些剝削我們的工人和消費者的厂主的壟断，似乎就尽了公民的責任了。"

"您以为这样嗎？我沒有想到过这一点。我关心的到底不是厂主，而是我們的国家，我們这可怜的国家呀……"

"敢問先生們有什么吩咐嗎？"依莎貝拉小姐走到他們桌子旁边，出其不意地問。

侯爵和伏庫尔斯基站了起来。

"今天你多么美呀，亲爱的！"侯爵紧握着她的手說。"我眞惋惜我不是我自己的那个儿子。可是这样也許还好些。因为，你要是拒絕我，这是很可能的，那我就太不幸了……哦，对不起！"侯爵自己約束着自己。"亲爱的，請你允許我給你介紹伏庫尔斯基先生。他是个能干的人，一个能干的公民……这在你就够了，不是嗎？"

"我已經有过一面之緣，"依莎貝拉小姐嘟噥着，并且对伏庫尔斯基回了礼。

伏庫尔斯基望着她的眼睛，覺出她是那么吃惊，那么忧愁，他又陷在失望里了。"我干么到这里来呢？"他想。他向窗龕那里望去，又看見那个年輕人仍然坐在那里，前面放着那盆沒有尝过的食物，用手掩着眼睛。"唉，我干么到这里来呢，我这个倒霉人呀，"伏庫尔斯基想着，感到一陣疼痛，就象有人用鉗子把他的心脏从胸脯里鉗出来似的。

"我可以敬您一杯酒嗎？"依莎貝拉小姐惊訝地望着他問。

"听您吩咐，"他不由自主地回答說。

“我們彼此得更熟悉一些，伏庫尔斯基先生，”侯爵說。“您一定要接近接近我們这些人，請相信我，我們这些人有理智的头脑和高尙的心地，但却太缺少事业心。”

“我是个后起之輩，我沒有头銜，”伏庫尔斯基为了要說点什么，就这样回答。

“恰巧相反，您至少有几个头銜：第一个是你的工作，另一个是正派，第三个是能力，第四个是魄力。要改造我們的国家，这些头銜是必要的。您給我們这些东西，我們也会象接待一个弟兄那样地接待您。”

伯爵夫人过来了。

“侯爵，对不起，”她說。“伏庫尔斯基先生，我請您……”

她把胳臂給他挽着，領着他向議长夫人的那張靠椅走去。

“亲爱的議长夫人，这是斯丹尼斯拉夫·伏庫尔斯基先生，”伯爵夫人轉向着那老妇人。那老妇人穿着深色的、鑲着名貴的花边的衣服。

“請坐下，”議长夫人指了指放在她旁边的那張椅子說。“斯丹尼斯拉夫是您的名字，是嗎？不过您是哪一家伏庫尔斯基的子弟呢？”

“是……沒有人知道的那一家，”他回答，“不用說，您更不知道了。”

“您父亲沒有在軍队里服役过嗎？”

“我父亲沒有，我叔父却服役过的。”

“他在哪里服役过，您想不起来了嗎？他的名字不是也叫斯丹尼斯拉夫？”

“是的，叫斯丹尼斯拉夫。他曾經是第七常备团的中尉，

后来升作上尉。”

“是在第一旅，第二师，”議長夫人插嘴說。“您看，我的孩子，我对您并不是那么生疏的……他究竟还活着嗎？”

“他在五年前死了。”

議長夫人那双手开始发顫。她打开一个小小的瓶子，凑着嗅了嗅。

“您說他死了？祝他安眠！他死了……您沒有留着他的紀念品嗎？”

“一个金十字架。”

“唔，一个金十字架……沒有别的了？”

“一个小金盒，鑲着繪在象牙上的叔父在一八二八年画的肖象。”

議長夫人把那个小香水瓶凑到鼻前的次数越来越多；她那双手也抖得越来越厉害。

“一个小金盒，”她重复地說。“您不知道那是誰画的嗎？此外沒有别的东西留下了？”

“还有一捆証件，和另一个鑲着一張小照的小金盒。”

“那些东西到哪里去了？”議長夫人不放松地問，而且越来越激动。

“叔父死的前几天把那些东西都封得好好的，还吩咐把它們放进他的棺材。”

“啊，啊，”那老妇人哼了一声，开始哭泣了。

客厅里起了騷动。依莎貝拉小姐和伯爵夫人提心吊胆地跑了过来，小心翼翼地把議長夫人扶到比較僻靜的房間里去。所有的眼睛都突然注視着伏庫尔斯基。大家开始低声地交头

接耳。

伏庫尔斯基看見所有的人都在望他，都在談他，他感到迷惑了。可是为了向在座的人們表示自己毫不在乎这种特殊的荣遇，他把放在小台子上的那两杯酒一杯接一杯地喝干了；这时候他才注意到装着匈牙利葡萄酒的那一杯是将軍的，装着紅酒的那另一杯是主教的。

“嗳，我这个人眞太好啦，”他心里想。“别人还以为我故意冒犯那个老妇人，是为了喝掉邻座上的酒呢。”

他站起来想走；一想到两个客厅里的那些目光和窃窃私語在等候他，他感到心里火辣辣的了。突然間侯爵出現在他面前，并且說道：

“您一定是跟議长夫人談起那些早已过去的年代，居然弄得她流了眼泪。我猜中了，不是嗎？不过現在讓我們回到先前的話題上去吧；您認为在我們国内建立一个生产廉价布的波兰工厂好不好？”

伏庫尔斯基搖搖头。

“我認为办不到，”他回答說。“那些在現有企业中甚至不想从事小小改进的人，会想到建立大工厂嗎？”

“您是指哪方面？”

“我是指磨坊，”伏庫尔斯基接下去說。“因为我們的磨坊主人不愿用轉筒去代替磨石，几年后我們甚至就要輸入面粉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見！……我們到这里坐一下，”侯爵說道，把他拉到了一个寬敞的窗龕里，“您把詳細情况告訴我吧。”

这时候，大家在客厅里談得很活跃。

“那位先生是个神秘的人，”一个戴金剛鉆首飾的貴妇人用法国話对另一个插駝鳥毛的貴妇人說。“我第一次看見議长夫人哭。”

“当然是个恋爱故事，”那个帽子上插着羽毛的貴妇人回答。“无論如何，誰把那位先生带到这里来，对伯爵夫人和議长夫人都是个恶作剧。”

“您是猜想……”

“我深深地相信，”她聳聳肩說。“您仔細瞧瞧他这个人吧。說眞的，教养很差，可多么神气，多么驕傲！不，即使衣衫襤褸也掩盖不了一个人高貴的气派。”

“不可思議！”那个戴金剛鉆的貴妇人說。“連他那笔据說在保加利亚挣得的財产也是……”

“那当然。这也同样說明了为什么議长夫人尽管有錢，自己用錢却还是那么节儉。”

“侯爵对他也很有好感。”

“只要看看那两个人就知道了！”

“我覺得沒有絲毫相似的地方。”

“当然……可是他多么驕傲，多么自負！他們多么沒有拘束地在談天呀！”

在另一張小台子旁边，有三个紳士在談話。

“好啦，伯爵夫人搞了一次大規模的暗算，”一个头发黑褐色，有一綹头发蓬起的紳士說。

“而且搞成功了。那伏庫尔斯基态度有点生硬，可是他有

些本領，”白头发的紳士回答。

“終究是个商人……”

“怎么，一个商人比不上一个銀行家嗎？”

“他是服飾用品商人，他是卖鏠袋的，”那黑褐色头发的不讓步。

“我們有时也出卖我們的紋章，”第三个紳士是个留灰色絡腮胡的瘦长老头，他插了一句。

“他还想在这里找人結婚哩。”

“对女人們来說，这就求之不得了。”

“我要是有女儿，会把她嫁給他的。我听說他是个規規矩矩的、有財产的人，他不会把嫁妆揮霍掉的。”

伯爵夫人急匆匆地从他們旁边走过。

“伏庫尔斯基先生，”她用扇子指着一个窗龕，叫着。

伏庫尔斯基跑到她那里去。她把胳臂給他挽着，两人就离开了客厅。紳士們馬上包圍了那个单独留下的侯爵；有几个請他把自己介紹給伏庫尔斯基。

“值得，值得！”侯爵心满意足地說。“我們当中还沒有过一个这样的人。如果我們早些接近了这种人，我們这不幸的国家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剛巧走过的依莎貝拉小姐听見这句話，臉色变了。昨天募捐会上的那个年輕人向她走过去。

“您疲乏了嗎？”他問。

“有一点，”她慘然地微微一笑，回答說，“我脑子里想起一个怪問題，”歇了一会，她說：“我是否有斗爭的能力呢？……”

“思想斗爭嗎？”他問。“那犯不着。”

依莎貝拉小姐聳了聳肩。

“不，不是思想斗爭……我想到跟强敵的一場眞正的斗爭。”她跟他握了手，就离开了客厅。

伏庫尔斯基由伯爵夫人領着，走过一长排房間。从一个跟宾客們离得远远的房間里傳出歌声和大鋼琴的琴音。他們走进那房間的时候，眼前就呈現一片奇怪的景象。一个年輕男人在彈大鋼琴；他身边站着两个非常漂亮的貴妇人，假装拿着乐器在奏乐：有一个装得象在拉小提琴，另一个象在吹竪笛；有几对人在音乐伴奏下跳着舞，他們当中只有一个男人。

“啊，你們这些放肆的人呀！”伯爵夫人訓斥他們。

他們用哄堂大笑回答了她，并沒停止娛乐。

伏庫尔斯基跟女主人穿过那个房間，到了楼梯口。

“对不起，您看見我們这些貴族了吧，”伯爵夫人說，“他們不坐在客厅里，却跑到这里来撒野。”

“他們多么聰明呀！”伏庫尔斯基想。在他看来，这些人的生活，好象过得比那些傲慢的資产阶級或那些想成为貴族阶級的小貴族的生活更单純、更快活。

楼上，在一个听不見吵鬧声的有点阴暗的房間里，議长夫人坐在一張靠椅上。

“我少陪了，”伯爵夫人說。“你們可以在这里清清靜靜地聊聊天，我却只好回去陪客人們了。”

“謝謝你，約翰娜，”議长夫人回答道，就轉过去对伏庫尔斯基說：“請坐。”

当只剩他們两个人的时候，她又接下去說：

“您根本不会相信您在我心里喚起了多少回忆。”

到現在伏庫尔斯基才意識到，在这貴妇人跟他叔父之間一定发生过某一种不平常的关系。他陷入罕有的不安中。“謝天謝地，”他想，“我是父母的合法的孩子。”

“对不起，”議长夫人往下說，“您說您叔父死了。那可怜人究竟埋在哪里呢？”

“在查斯拉夫，自从流亡回来他就住在那里。”

議长夫人又拿起了手帕擦眼睛。

“眞的嗎？唉，我这个忘恩負义的人呀！您去看过他沒有？他沒有告訴过您什么嗎？他沒有带您到处走走？……那山上有个城堡遺迹，可不是？那还在嗎？”

“当然，我叔父天天到城堡那里去散步，我們两人曾經整个鐘头坐在那里的一块大石头上。”

“眞的嗎……我知道那块石头；当年我們一起坐在那块石头上，俯視那条小河，又仰望那掠过的永不回头的浮云，它們教我們知道幸福就是那样消逝的。今天我才覚得是这样。还有那口井，仍然是那么深嗎？”

“很深。不过不容易找着它，因为瓦礫把井口堵住了。那是叔父指給我看的。”

“您知道嗎，”議长夫人說，“我們在最后临别时考虑过要不要跳到那口井里去，要是跳进去，誰也找不到我們，我們就永远結合在一起，不分离了。当然，那是青年时代，热血在沸騰……”

她擦了擦眼睛，又往下說：

“我曾經非常……非常爱他，我想，他也有点爱我……他是多么喜欢回忆一切呀。然而他是个可怜的軍官，不幸我却

有錢，况且还跟两个将軍有亲戚关系。于是我們被拆开……或許我們也眞太善良了。不过这件事不說也罢……”她又哭又笑地补上一句：“一个女人只有到七十岁的时候才可以說这样的話。”

眼泪使她說不下去。她聞了聞那个小瓶子，稍稍休息一下又开始說：

“世界上有許多滔天大罪，但最大的罪恶却是摧殘爱情。从那以后，多少年过去了，差不多有半个世紀吧；財产和头衔、青春和幸福，都成为过眼烟云……只有內心的痛苦沒有消逝，永远存在，你相信嗎，它强烈得象是昨天的事情一样。唉，要不是相信有另一个世界存在，据說在那个世界上，我們所受到的苦难可以得到补偿，誰知道，我或者早就咒詛生活，瞧不起它的陈規俗套了……不过您不会了解我的意思，因为現今你們这輩人头脑比我們坚强，心却冷淡得多。”

伏庫尔斯基低垂着眼睛，坐在那里。他透不过气来，胸口好象要裂开。他用指甲捺着手掌，在思索怎样尽快地离开那里，免得再听那些重新揭开他心里最疼的創口的訴苦。

“他这个可怜人有块什么墓碑嗎？”議长夫人歇了一会后問道。

伏庫尔斯基臉紅了。他从来沒有想起过，死者除了一堆黄土以外，还需要什么别的东西。

“不，”議长夫人看出他的惶惑，就接着說。“我不是責备您，我的孩子，因为您沒有想到墓碑，可是我譴責自己把那个人忘掉了。”

她陷在深思中，突然間她把一只削瘦发抖的手放在他肩

膀上，压低声音說：

“我对您有个請求……务必答应实現它。”

“一定实現，”伏庫尔斯基回答。

“請您允許我給他立一块墓碑。不过我不能亲自到那里去，由您代替我办一办吧。您从这里带个石匠去，讓他把那块石头凿开——您知道，就是山上那城堡前面我們坐过的那块石头，要他把石头的一半立在他的坟上。不管花多少錢，您都照付，我会还給您的，而且永远感謝您。您愿意这样做嗎？”

“愿意。”

“这就好了，我感謝您。……我相信，他在那块听見过我們談話、看見过我們流泪的石头底下安息，一定会更愉快的。唉，回忆这一些是多么沉痛呀……再說那墓志銘，您知道是什么样的嗎？”她接着說。“我們分别的时候，他給我留下密茨凱維支的几行詩。您一定也讀过的：

> 影子离开得越远，看起来越长，
> 它投下的黑暗面也越广闊，
> 我离开得越远，我的痛苦越厉害，——
> 在整个世界上找不到一点欢乐。

“啊喲，这多么确切啊！还有那口井，原来会使我們結合在一起的，我也打算把它留作永久紀念……”

伏庫尔斯基战栗了一下，睁大了眼睛凝視着远远的什么地方。

“您怎么啦？”議长夫人問。

“沒有什么，”他笑笑回答。“死神跟我打了个照面。”

“您别感到奇怪：死神跟在我身边，所以我身边的人也一定看見它。这么說，您会按照我的請求去做嗎？”

“是的。”

“过了节日，請您到我这里来，以后……还要时常来。也許，您也会感到有点无聊，不过我这个多病的人可能对您还能有点用处。好，現在您走吧。”

伏庫尔斯基吻了她的手，她却在他額角上吻了好几下；接着她揿了揿鈴。仆人进来了。

“領这位先生到客厅里，”她吩咐說。

伏庫尔斯基弄得很迷糊。他不知道往哪里走，也說不出自己跟議长夫人談过些什么。他只覺得自己置身在錯綜复杂的环境中，圍繞着他的是寬大的房間、古老的画象、輕輕的脚步声和难以捉摸的香气。他周圍都是值錢的家具和优雅的人們，他連做梦也沒有梦見过他們。在这一切之外，还有那貴族老妇人的象詩篇那样充滿着叹息和眼泪的回忆。

“什么样的世界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呀？”

但他总感到有点不舒服。他只想再看依莎貝拉小姐一眼。

“我会在客厅里看見她的……”

仆人拉开客厅的門。所有的脑袋又都向着他轉过来，談話停止得那样突然，好象一群吱吱喳喳的鳥飞走了。一会儿大家默默无言，望着伏庫尔斯基，可是他任何人都不看，眼睛在急躁地寻找那件淡天藍色衣服。

“她不在这里。”他想。

“喂，你們看，他不把我們看在眼里！”那个留着花白絡腮

胡的老头嘲笑地說。

“她想必在另一个客厅里，”伏庫尔斯基自言自語說。

他看見了伯爵夫人，就向她走过去。

“怎么，你們的談話結束了嗎？”伯爵夫人問。“議长夫人是个可爱的人，不是嗎？您发現她是个好朋友，可是她并沒有比我这个朋友更好。我这就給您介紹……伏庫尔斯基先生！……”她一面往下說，一面轉过去望着那个戴金剛鉆的貴妇人。

“我一开口就要談正經事情，”那貴妇人輕蔑地望着他說。“我們的孤儿需要两捆亚麻布……”

伯爵夫人臉有点紅了。

“只要两捆？”伏庫尔斯基問。他望着那高貴女人的金剛鉆，它的价值等于几百捆最細的亚麻布。“过了节日，”他往下說，“我会荣幸地派人将亚麻布送交伯爵夫人手里。”他鞠个躬，好象就想走开。

“您想离开我們了嗎？”伯爵夫人感到惘然若失，問道。

“多么魯莽的人呀！”戴金剛鉆的貴妇人对那个插駝鳥毛的女伴說。

“我向伯爵夫人告辞，而且感謝伯爵夫人給我的荣誉！”伏庫尔斯基說着，吻了吻女主人的手。

“那就再会了，伏庫尔斯基先生，不是嗎？我們会有許多共同的事业的。”

依涉貝拉小姐也不在第二个客厅里。伏庫尔斯基感到不安了。“我一定要看見她……誰知道，什么时候我們能在同样的情况下会面呢……”

“哦，您在这里，”侯爵叫道。“我已經知道您跟列茨基先生

策划过一个什么样的阴謀了。一家跟东方来往的貿易公司——好主意！你們也得讓我参加。我們必須彼此更熟悉些。”他看見伏庫尔斯基不說話，就接下去說：“伏庫尔斯基先生，我有些糾纏不清，不是嗎？可您反正也摆脫不开：您跟您周圍的另外一些人应該同我們接近接近，嗯，讓我們一起走吧。你們的商行也就是紋章，我們的紋章也就是商行，它們在商业經营上保証着規矩、誠实和正直。”

他們互相握着手，伏庫尔斯基回答了几句話，可是說些什么，他記不住了。他越发不安了；他徒劳无益地寻找着依莎貝拉小姐。

“她一定在那里，”他心里想，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最末一个客厅走去。

半路上列茨基先生撞上了他，表現出异乎寻常的亲热。

“您这就走嗎？那我們再会吧，亲爱的朋友。过节以后，在我家里举行第一次会議，謝天謝地——那是个开始。”

“她不在！”伏庫尔斯基跟托馬斯先生告别的时候，这样想。

“您知道嗎，”列茨基对他輕輕說，“您引起了人們的热烈贊揚。伯爵夫人喜欢得得意忘形，侯爵光只在談您。再加上跟議长夫人的那个意外事件……啊，妙透了！根本梦想不到有个更好的局面。”

伏庫尔斯基已經站在門檻上。他又一次用迟鈍的目光在客厅里环顧了一周，就失望地走开了。“也許应当回轉去跟她說声再会吧？她不是代表女主人嗎，”他一面慢吞吞地走下楼梯，一面想。当他听見走廊里傳来衣服窸窣声的时候，他忽然

战栗了一下。

“是她……”

他抬起头，認出是那个戴金刚鉆的貴妇人。

人家把大衣递給他。他走到街上，步伐蹣跚象个喝醉了的人。

“如果她不在的話，好局面对我有什么用处呢？”

“伏庫尔斯基先生的車子！”看門人在門廊里喊叫，手里当心地拿着一个三卢布的銀币。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和那个有点沙哑的嗓門，証明这个平民就連处在困难的处境里，也曉得重視这复活节假日的第一天。

“伏庫尔斯基先生的車子！伏庫尔斯基的車子！伏庫尔斯基的車子駛到門前来！”那些聚集在台阶附近的馬車夫重复着看門人的喊声。

林蔭道当中有两行出租馬車和私人馬車在緩慢地行駛：有的从角塔駛来，有的向角塔駛去。車上有一个人看見伏庫尔斯基，对他点点头。

“一个同事！”伏庫尔斯基紅着臉，嘟噥說。

他的馬車終于駛到門前来了；他正想上車，可是又改变了主意。

“伙計，你回家吧，”他对那馬車夫說，同时給了他小帳。

車子往城里走，伏庫尔斯基却混在行人当中，朝着烏雅茨多夫斯基广場走去。他慢慢地走，望着那些坐車經过的人。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他認得的。这是卖給他皮革品的制革匠，带着他那象糖桶一样粗大的太太和那眞正漂亮的、有人想替她跟伏庫尔斯基撮合的女儿，坐車子出来兜风。那是屠

夫的儿子，他曾經給霍普伐酒店供应过香腸。这是个有家产的木匠，带着他那数目不少的一家人。接着是那个同样拥有一大笔財产的酒坊老板的寡妇，她同样也准备嫁給伏庫尔斯基。这是个硝皮匠，那是紡織品商店里的两个伙計，以后又是一个男子服装店的裁縫、一个泥水匠、一个珠宝商人、一个面包师，还有他的竞爭者，一个服飾商品商人，坐在一輛普普通通的出租馬車里。

他們中間大部分人沒有看見伏庫尔斯基，有几个还是看見了，而且跟他打了招呼；但也有那种人，看見他的时候，不打招呼，却恶意地微微一笑。在那許多跟他身份相等的商人、企业家和匠人們中間，有些人比他更有錢，在华沙聞名得更久，可在复活节的今天，却只有他一个人承蒙伯爵夫人接待。他們中間誰也沒有，只有他一个人！

"我交了使人难以相信的好运啦，"他想。"我在半年內发了一笔几十万的財，在几年內可以有百万卢布了……甚至更早一些……今天我已經走进了上流社会，那在一年以后呢？……沒有几分鐘以前，那些人从我身边經过，要是在十七年前，我还得在店里侍候他們每个人哩。只因为他們从来不上那家飯店，所以我才沒有侍候过他們。从鋪子旁边的一个斗室里到了一个伯爵夫人的私室，这一下跳得多远呀！……难道我不是擢升得太快嗎？"他暗自担忧地往下想。

他已經走到那寬闊的烏雅茨多夫斯基广場。广場南边是給一般平民消遣作乐的地方。手搖风琴的音調跟喇叭声和成千上万人群的喧嘩声交織在一起。他走到人群里，好象走进一股突然卷来的潮水里一样。一长排秋千象巨大的鐘擺一样，

在左右地摆蕩。后面另一排是些在迅速旋轉着的旋轉木馬，支起的篷帳是用五顏六色的条子布做的。第三排是綠色的、紅色的和黃色的杂耍場，門前挂着顏色非常刺眼的图画，頂棚上露出（同样地刺眼）穿得花花綠綠的怪物，或是非常大的洋娃娃。广場当中竪着两根高高的杆子，正好有些竞爭者在爬杆，向那套挂在杆子上的大礼服和那在上面摆蕩着的、值几个卢布的表爬上去。

欢天喜地的人群蜂拥在那一些临时的和肮脏的建筑物中間。

伏庫尔斯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

当年，德国香腸和小面包在他这餓着肚子的人吃起来，味道是多么好呀！跨上旋轉木馬上的踏板时，他覚得多么了不起，把自己設想成一个战士，一个大英雄了。或者，当他蕩秋千，高高地蕩到空中去的时候，他感到多么兴高彩烈呀！想到今天自己什么也不干，明天什么也不干，整年什么也不干，那又多么开心呀。再有那种无可比拟的信念：今天十点鐘睡覚，如果愿意，明天可以在十点鐘起床，在床上連續消磨十二个鐘头！

"那就是我，就是我嗎？"他詫异地問着自己。"現在只能引起我厌恶的那些东西，曾經使我感到过喜欢嗎？成千上万的穷苦人在周圍消遣作乐，我这个有錢人却怎么样呢？不外乎煩悶和无聊，无聊和煩悶。……如今，我可以拥有我曾經梦想过的东西，但我却一无所有，因为我当年的愿望早已无影无踪。我却这样相信自己意外的幸运！"

就在那时候，人群中发出一陣响亮的尖叫。伏庫尔斯基

清醒过来，他看見杆子頂上有个人。

“哦，胜利者！”伏庫尔斯基自言自語地說。人們在狂喊，在鼓掌，在喝彩，在用手指指着那个英雄，在打听他的名字。伏庫尔斯基在人群的挤軋下几乎站不住脚。看来那个贏得大礼服的人好象就会被抬进城似的，可是那种欢騰却忽然減退下去。人們的动作慢下来，甚至站住了，叫喊声也減輕了，終于一点声音沒有了。剛才还被欢呼声包圍着的那个胜利者从杆頂上滑了下来，过了几分鐘，他就被人忘掉了。

“对我是个警告！”伏庫尔斯基心里想，擦掉額上的汗。广場和那群欢乐的人使他感到厌恶。他回头往城里走。林蔭道当中仍然有些出租馬車和私人馬車在行駛。伏庫尔斯基在一輛馬車上認出一襲淡天藍色的衣服。

“是依莎貝拉小姐嗎？……”

他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

“不，不，不是她。”

他在几百步以外看見一張漂亮的女人的臉和优美的姿势。

“是她嗎？……不。她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就这样，他走过整条林蔭道，經过亚历山大广場，穿过新世界市区，他一直注視着任何一个人，但却一再地失望。

“原来这就是我的幸福？”他心想。“我不希望得到我能得到的东西，而却拚命爭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原来这就是幸福嗎？……誰知道，死亡或者不象人們所想象的那么可怕吧。”

他渴望酣暢的、不会被吵醒的、不为任何一个愿望和希望所打扰的睡眠，这还是第一次。

正在这个时候，依莎貝拉小姐从姑母那里回到家里，一进門，就对佛罗倫丁小姐叫道："你知道了嗎？他也去作客的！"

"誰呀？"

"唉，那个伏庫尔斯基。"

"为什么他就不該去呢，他明明是被邀請的，"佛罗倫丁小姐回答說。

"眞是厚臉皮！还沒有听說过！再說你想想看，姑母被他迷住了，侯爵簡直硬要跟他接近，大家都一致把他当作一个重要人物……你对这沒有什么話說嗎？"

佛罗倫丁小姐悵然地微笑着。

"这我知道。他是当代的英雄。冬季这个角色是卡齐米尔兹先生，十多年前甚至是……我，"她声音輕輕地把話說完。

"可是你想一想，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一个商人……一个商人！"

"我亲爱的貝拉，"佛罗倫丁小姐回答，"我記得曾經有过几个季节，我們这些人甚至热中馬戏团的演員們了。可是那也成为过去了。"

"我害怕那个人，"依莎貝拉小姐輕輕地說。

第十章 老掌柜日記

現在我們有一家新鋪子了：五个橱窗、两个堆棧、七个伙計和一个看門人。此外我們还有一輛漂亮馬車，象剛擦过的皮鞋那么閃亮，有两匹栗色馬，一个馬車夫和一个穿制服的仆人。我們这一切是在五月初，当英国、奥国，連那乱糟糟的土耳其都在手忙脚乱地武装着的时候，突然得到的。

“亲爱的斯达史，”我对伏庫尔斯基說，“所有的商人都取笑我們在这兵荒馬乱的日子里花了这許多錢。”

“亲爱的伊克納西，”伏庫尔斯基回答我，“升平日子到来的时候，我們就要取笑所有的商人了。目前正好是开張做买卖的时候。”

“欧洲的战争几乎就在眼前，如果打起来，我們就一定破产。”我說道。

“这沒有关系。你别再去想战爭的事，”斯达史当时回答說。“那些吵吵鬧鬧在几个月內都会平息下去，我們在这期間正可以赶过所有的竞爭者。”

好啦，事实上并沒有打仗……我們鋪子里热鬧得象在施恩节日里一样，車子象上磨坊那样到我們堆棧里出貨和进貨，而錢就象秕糠那样进了我們的錢柜。有人对伏庫尔斯基沒有認識，会說他是个天才的商人；可是我对他有認識，所以我才

越来越时常怀疑:这一切有什么用呢? 或者,象老敏舍用德国話所說的那样: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一点不假,也有人向我提过类似的問題。难道我已經象那去世的老奶奶那么老了嗎,或者我既不了解时代精神,也不了解那些比我年輕的人的意图嗎?……啊喲,事情还不至于这么糟呀!

我記得,一八四六年路易·拿破侖(后来的皇帝拿破侖第三)从监獄里逃走的时候,整个欧洲是乱糟糟的。沒有人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可是一切有理性的人都作好准备;拉歇克姑丈(拉歇克先生跟我姑母結婚了)也再三地說:"我說过波納帕特又会出头,还会給他們一些恐吓! 糟糕的是,我这双脚走路不方便了。"

一八四六年和一八四七年在大混乱中过去了。某种文件一再地出現,人也一再地失踪。我也时常想:現在把鼻子伸到一个比較自由、比較寬闊的世界里去,不正是时候嗎? 当我感到怀疑和不安的时候,我就在店打烊以后去找拉歇克姑丈,告訴他是什么事情使我煩悶,还請求他象我父亲那样地給我出主意。

"你知道,"姑丈一面回答,一面用拳头捶着他那有病的膝盖,"我愿意象你父亲那样地給你出主意。如果你愿意,我告訴你:去吧! 可是如果你不愿意,我告訴你:留下吧!"

直到一八四八年二月,路易·拿破侖已經到了巴黎,有一夜我在梦中看見我那死去的父亲,象我看見他躺在棺材里那样:外氅的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上,耳朵上戴着耳环,胡子是染黑了的(还是多曼斯基先生替他染的胡子,使父亲站在上帝面

前不至于现出可怜相)。他站在我那小房間的門口，臉朝着我，只說了这句話：

“小家伙，想一想我給你的教导!”

“梦是泡影。你只可以允許自己心里信仰上帝和他的誡律。”我那样想了几天。但是，我对鋪子已經发生厌恶了。連我对那已故的瑪加勒特·孚爱法的好感也已經化为烏有，我在坡得瓦尔慜悶到了再也忍不下去了。我又去找拉歇克姑丈，請他出主意。

我記得他正躺在床上，身上盖着我姑母的那床鴨絨被，啜着草葯熬的发汗的热茶。我把事情全都告訴他，他表示說：

“你知道，我愿意象你父亲那样地給你出主意。如果你愿意，你就去。如果你不愿意，就留下来。我自己要不是这双該死的脚，也早就出国去了。我告訴你，你姑母那張利嘴，”說到这里，他把声音放低，“吵得我暈头暈脑，我与其听她吵吵鬧鬧，还不如去听奥国炮队开的炮声。我搽葯有一点效果，她一吵鬧又无效了……不过你可有路費嗎?”歇了短短一会，他問。

“我凑到了几百个兹罗提。”

拉歇克姑丈叫我把房門关上(姑母沒有在家)，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从那里拿出了一把鑰匙。

“給你这个，”他說，“把那只皮箱打开。右边有个小盒子，里面有个小錢包。拿来給我……”

我拿出一只鼓鼓的沉甸甸的錢包。拉歇克姑丈把它拿在手里，一面呻吟，一面数出十五个金币。

“拿这些錢当路費，”他說，“如果你愿走，那就走吧。我原来可以多給你一些，可是对我来說，那个时候还是会到的……

末了总得給老婆留下一点，万一发生事情，她还可以另找一个丈夫。”

我們哭着互相告别。姑丈甚至在床上坐起，把我的臉轉过去对着烛光，低声說：

“讓我再看看你……因为，出去拚命不是个个人都回来的……再說，我也不是年輕人了，我可以告訴你，心境恶劣，比子彈杀人还要凶。”

我回到店里的时候，尽管已經很晚了，却还是跟楊·敏舍談了自己的主意，并且感謝他对我的安插和优待。因为一年来我們就已經談过那些事情，他曾經再三鼓励我去打德国人，所以我希望我的意图会使他非常愉快。但敏舍并不感到愉快，反而有点沮丧。第二天，他把我存在他那里的錢付給我，甚至額外加了我几个，他还答应把我的被褥和箱子收下，等我回来的时候还我。可是他平常那种好战的神情却沒有表現出来，他所喜爱的叫喊：“哈哈！要不是我有这爿店，我会給斯瓦比亚人一点顏色看的。”連一次也沒有用上。

晚上十点鐘光景，我穿好皮袄和粗笨的馬靴，拥抱过他，伸手去抓門把，想离开那个我們同住了那么許多年的房間，这时候楊突然干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他忽然从椅子上跳起来，伸开了膀子，尖声地叫：

“猪玀……你到哪里去？”

接着他倒在我的床上，象个孩子那样地嗚咽起来。

我逃出了房間。在那被昏暗的吊式油灯照耀着的門廊里，有人擋住了我。我吓了一跳。那是奥古斯特·卡兹，穿着冬装，好象要长途旅行似的。

“你在这里干什么，奥古斯特?”我問。

“我在等你。”

我以为他要給我送行；于是我們朝格热波夫斯基广場走，我們沉默着，因为卡兹从来不喜欢說話。我乘的那輛运貨馬車的猶太人車夫已經准备好了。我吻了吻卡兹，他也同样吻了吻我。我上車……他跟着我上車……

“我們一道走，”他說。后来我們过了米罗斯納村的时候，他又說了一句：“这座位硬帮帮的，坐得不舒服，根本不能睡。”

那次一同出去旅行花了非常长的时間，直到一八四九年十月才結束。你記得嗎，卡兹，我的难忘的朋友？你記得我們在酷热下长途行軍，时时到水塘边去喝水嗎？穿过沼澤地时，我們把彈葯打湿了；在树林里和田野上过夜时，我們每个人都故意把别人的头从枕着的背囊上推下去，并且把两个人当作被子盖的軍大衣偷偷拉到自己这边来，你記得嗎？不知道你还記得沒有，我們四个人躲着整个連队，偷偷地煮搗烂的土豆拌猪油？后来我不知道吃过多少次土豆，可是滋味从来沒有那样好过。到現在我还聞到它的香味和看到鍋子里冒出来的热騰騰的蒸气；我还記得你，卡兹，为了不浪費时間，你一面禱告，一面吃土豆，又凑着火点燃烟斗。

唉，卡兹，如果天国沒有匈牙利步兵和搗烂的土豆的話，那么你跑到那里去是多余的了。

你記得那次决战嗎？当我們按照游击队的习慣射击了一陣以后，在休息的时候，我們老是渴望决战。我就是进了坟墓也不至于忘記那次决战的，要是有一天上帝問我活在世界上为的是什么？那时我会回答，活着是为了有一天要經历那些

战役。卡兹，只有你理解我，因为我們两人一同經历过。可是起初这些好象都是小事情……

一天半以前我們一旅人集中在匈牙利某个村庄附近，我記不起村庄的名字了。人們按照我們的心意犒賞我們。酒固然不是什么特別的酒，但却多得可以用它洗澡。猪肉和辣椒我們已經吃得那么膩，要是有旁的东西可吃，也就沒有人会把那些东西往嘴里送。还有音乐和姑娘們！……那些吉普賽人演奏得好极了，而每个匈牙利女人都賽过火葯。她們人数不滿二十个，可跳舞时滿場象巫婆那样飞轉，跳得那样潑辣，使我們这边的人刺死了三个小伙子，把他們乱砍一頓，那些小伙子也用棍子打死了我們的一个驃騎兵。

天曉得，要不是有个貴族在那最騷乱的时刻乘着一輛由四匹口吐泡沫的馬拉着的車子到了司令部的話，那个开头很愉快的庆祝会怎么收場呢！过了几分鐘，部队里傳布着一个消息，說附近集中了大批的奥国軍队。集合号吹起来了，那場騷动平息了下去，那些匈牙利女人也不見了，我們队伍里有人在交头接耳，說就要决战了。

“总算打起来了！”你曾經对我說。

当夜我們向前推进了一英里，第二天又推进了一英里。每隔几个鐘头，以后甚至每个鐘头都有专差赶到。証明軍团司令部就在附近，以及有些重大的事情在进行。

那一夜我們睡在光地上，大家的枪甚至都沒有摆在一起。天才刚刚亮我們就前进了：一个騎兵中队带着两門輕炮領先，接着是我們一营人，我們后面是附有大炮的整旅人，和由强大哨兵护送着的輜重。专差已經是每半个鐘头来一趟了。

太阳出来的时候，我們在道旁看見敌人留下的最初痕迹：剩下的稻草、熄灭的篝火、被敌人当作柴火燒了的房子。那以后，我們碰到的难民越来越多了：带着家眷的貴人們、各种完全不同教派的牧师、农民們和吉普賽人。大家臉上都显出恐怖的神情；几乎每个人都在用匈牙利話喊些什么，大家还用手向后面指着。

西南方向发出一响炮声，那时快七点鐘了。队伍里有人輕輕地說开了：

“啊喲，这下干起来了！”

“不，这是个信号。”

又是两响炮声，接着又响了两声。走在我們前面的那个騎兵中队停了下来；两門炮和两輛火葯車疾馳着赶上前去，几个騎兵縱馬奔上了最近的小山。我們停下来，当时是那么静，連在我們后面追赶的副官的那匹灰色牝馬的馬蹄声也都听得見。馬气咻咻地向那些驃騎兵奔去，馬肚皮几乎触到了地面。

这一下大約有十二門炮在远远近近的地方轟隆隆地响着；我們能分辨出每一响炮声。

“他們在練习射击！”我們那老少校說。

“他們大約有十五門炮，”在那种时候变得比較好說話的卡茲喃喃地說。“由于我們只有十二門，那会有一場較量的！”

騎在馬上的少校向我們轉过臉来，他那灰色的八字胡底下堆着笑容。我听見远近炮声轟鳴，象有人在演奏手搖风琴那样，便領会到他那微笑是什么意思了。

“大概他們有二十多門炮吧，”我对卡茲說。

“蠢东西！”軍官笑起来，用馬刺踢了踢馬。

我們站在一个高地上，从那里可以看見跟在我們后面的那旅人。一陣火紅色的烟尘籠罩着他們，在大路上綿延着有两三俄里长。

“好大的一群人呀！”我嘟噥着。“他們到哪里找陣地呢？”

号角响了，我們的营分成四个連，列成縱队并排起来。前面的几排向前推进，我們殿后。我回顧一下，看見又有两个营从主力部队分出，他們离开公路，跑步越过田野，一个营跑向右翼，另一个跑向左翼。仅仅一刻鐘，他們已經到达了那个跟我們同样高的山上，他們又休息了大約一刻鐘，然后我們三个营坚强地向前推进。

那时候，炮火增强得非常厉害，可以同时听見两三声炮响；在那后面又发出一响低沉的隆隆声，象一陣連續不断的雷鳴。

“多少門炮呀，朋友？”我用德国話問那个走在我后面的班长。

“大約有百把門，”他搖搖头，回答說。但又补上一句：“他們很会那一套，所有的武器一起端出来使用。”

我們从大路上讓开了，几分鐘以后，騎馬慢跑的两个驃騎兵中队和带着彈药車的四門大炮从那条路上經过。我背后那些列队行进的士兵开始在胸前画着十字：“看在上帝和基督的份上……”有人从軍用水壶里喝一口水。

我們左面的轟响声更厉害了：已經分辨不出一响一响的炮声。在最前列的队伍里，突然有人吆喝：“步兵！……步兵！”

我机械地抓住了短枪的枪托和枪管，因为我以为奥国兵来了。可是我們前面除了小山头和枯萎的灌木以外，什么也

沒有。当时我在那几乎不再引起我們兴趣的隆隆炮声中听見了一片嘈杂声，象一陣暴雨，不过来势凶猛得多。

“会战！”前面有人用尖銳的声音叫道。

我覺得我的心跳停了一下，不是由于害怕，而是作为对一个号召的答复，那号召从我小时候起就已經給我留下特别的印象了。

尽管在行軍，队伍里也还是有些忙碌的活动。我們互相敬酒，又再檢查了一次武器，我們以为最迟半个鐘头后就要投入炮火中；但我們首先粗魯地嘲笑着奥国人，那时他們的情况是不妙的。有人开始吹起口哨，另一个声音低低地哼着；連軍官們那生硬的严肃态度也漸漸消失，变得同僚間的那样亲切了。为了恢复队伍里的秩序，“注意，安静！”这个命令是少不了的。

我們都住了口，那有点松弛的四肢又紧張起来了。天空明朗，不过到处有一小朵一动不动的白云；道旁的那些灌木連一片小叶子也紋絲不动；在那长着嫩草的田野上，听不見一只受惊的百灵鳥的顫鳴。我們只听見一营人的沉重的脚步声、人們急促的呼吸声，偶尔也听見短枪相碰的丁丁当当声，或是那个少校的洪亮的声音，他騎馬走在前面，跟軍官們在談着什么。可是，在我們左面，大炮在怒吼，枪彈傾盆大雨似地落了下来。誰还沒有听見过那种晴天霹靂，亲爱的卡兹，那他就一点也不懂音乐！……你还記得嗎，当时我們的心情是多么奇怪！……不，那不是害怕，那是憎恶和好奇的感覚。

側翼的那些营离开我們越来越远了，最后右翼的那个营消失在小山头后面；离我們只有几百公尺远的左翼的那个营

走下一条寬闊的山沟，我們只有时看見他們的刺刀在那山沟里閃閃发光。驃騎兵、大炮和殿后的預备軍都已經分散到什么地方去了，只有我們一个营沒有散开，我們从一个小山上下去，爬上另一个更高的小山。不时有个騎兵从前面、从后面和从側面赶来，給少校带来一張紙条或一个口头命令。他的头脑沒有被那么許多命令搞昏，倒眞是奇怪！

我們終于到达最后那个丛生着灌木的小山，那时已經快九点鐘了。又喊起了新的口令，一直列成縱队行进的那些排并列起来了。当我們爬上山頂的时候，軍官命令我們弯下身去，把枪放低，最后跪下。

当时（你記得嗎，卡兹？），跪在我們前面的克拉妥什維尔把鼻子伸进了两株嫩松树中間，輕声說：

"往这儿瞧吧！"

一片平原从山脚下向南伸展出去，一直伸到地平綫的什么地方，那平原上有一道象河流那样的白色濃烟，寬几百步，长也許有一英里。

"散兵——射击手！"老班长說。

在那条奇怪的河流两边，可以看見几团黑色的和十多团白色的烟，它們紧貼在地面上。

"那些是炮位，而那里是燃燒着的村庄，"班长在講解。

要是更仔細地往那里看，可以在那长长的濃烟地带的两边看出到处有长方形的斑点：左边是黑斑，右边是白斑。看上去它們好象是长着光閃閃的尖刺的刺猬。

"那里是我們的团，那边是奧国的，"班长說。"好极啦！"他补上一句，"比在司令部看得更清楚了。"

从长长的濃烟地带傳来連續不断的辟辟拍拍短枪声，在白色的烟雾中也发出了大炮的隆隆声。

“呸！”卡兹，你当时曾这样說，“这就是会战嗎？眞干起来，我倒也覺得害怕了。”

“等着瞧吧，”班长粗声粗气地說。

“枪准备好！”在行列里傳开了这样的命令。

我們跪下，开始把彈葯包拿出来，咬掉它的盖子。充填彈葯的鋼釺子碰得丁当地响，扳机在拉紧的时候卡察响着……我們把火葯倒在引火盘里，就又寂靜了。

我們对面，在相隔約莫一俄里的地方有两个小山，两山之間有条公路。我发現在它們那黄色的背景上出現了一些白点子，接着就很快成为一条白色的綫，以后又成为白色的斑点。同时，从我們左側那距离几百步远的壍壕里跑出了一些穿深藍色軍服的士兵，他們迅速排成深藍色的队伍。就在那一瞬間，我們右側的一門大炮轟隆隆地开了一炮，那穿白色軍服的奥国軍队头頂上出現了一小团灰烟。隔了几分鐘又是一炮，在奥国軍队头頂上又出現了一小团烟。半分鐘后又打一炮，又是一小团烟……

“天呀！”那老班长用德国話叫道，“我們这边的人怎么射击呀！要不是貝姆[1]在指揮，就是魔王在指揮了！”

从那时起，我們这方面接連开炮，土地都震顫了，不过公路上的白斑点却变得越来越大。同时，对面那山头上閃了一下

---

[1] 約瑟夫·貝姆(1794—1850)，波兰卓越的軍事指揮者，曾参加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一年波兰革命及一八四九年匈牙利革命起义。

光，吐出一小团烟，一顆榴彈呼嘯着直向我們的炮位飞来。第二小团烟……第三……第四……

“畜生們是狡猾的！”班长粗声粗气地說。

“营！……前进！……”我們的少校用洪亮的声音吼叫着。

“連！……前进！——排！……前进！……”軍官們用各种不同的声音在重复地吼叫。

我們的队形又被改变了。当中的四个排殿后，四个排向右和向左前进。我們扣紧背包的带子，各人的枪爱怎么拿就怎么拿。

“喂，快跑！”卡兹，你当时这么喊了一声。

就在那时候，一顆榴彈高高地从我們头頂上飞过，在我們后面的什么地方爆炸了，发出了猛烈的爆炸声。

当时有个奇怪的念头象閃电那么快地从我脑子里掠过。战斗敌情是軍队为老百姓演出的鬧哄哄的喜剧，其实并不互相殘害嗎？……因为我看到的确实是一出精彩的、但并不可怕的戏。

我們到了平地上。有个驃騎兵从我們炮队里騎了馬来通知我們，說有一門大炮毁了。同时我們左边落了一顆榴彈，它鉆进土里，沒有爆炸。

“現在，他們偷偷地向我們摸过来啦，”老班长說。

又有一顆榴彈在我們头頂上炸开，有一块彈片飞到了克拉妥什維尔的脚跟前。他臉色慘白，可是笑了起来。

“哦呀！……呀！……”队伍里有人叫起来。

离我們左面一百步左右的地方，在那几个向前推进着的

排里面发生了混乱。等到队伍向前推进了一点，我們看見了两个人：有一个象根绷紧的弦那样躺着，脸朝地下。另一个坐在地上，双手捧着肚子。我聞到硝烟的气味；卡兹对我說些什么，我却沒有听見，因为我耳朵里呼呼地响，好象里面灌进了水似的。

班长轉向右边，我們跟着他。我們的队伍分成了两个长长的行列。在我們前面几百步远的地方，烟雾聚成一团。号角吹了一陣，我却沒有听清是什么信号，不过却清晰地听見头頂上和左耳旁边有尖銳的嘯声。离我只有几步路的地方，有顆子彈鉆进了土里，沙子撒满了我的脸和胸。我隔壁的人开枪了；站在我后面的那两个人将他們的短枪架在我肩膀上，也先后地开了火。我也完全胡里胡涂地开了枪……我装上彈葯，又开了一枪。誰的一頂軍帽和一支短枪飞到了我們前面的地上，可是我們被火葯的烟雾包圍着，再也看不清別的什么了。我只看見卡兹在不断地射击，看来象个瘋子，嘴角那里还有泡沫。我耳朵里那呼呼的响声那么厉害，終于什么也听不見了：既听不見短枪軋軋的声音，也听不見大炮隆隆的巨响。

这当儿硝烟是那么濃密，那么叫人受不了，我无論如何想逃出来了。我往后退，起初是慢慢地退，以后是奔跑，使我吃惊的是，我看見別人也同样在往后跑。我看不見两个分开的行列，只見一群奔逃着的人。見鬼，他們为什么逃跑呢？我一面想，一面加快自己的脚步。那已經不是跑，而是象馬一样地奔馳了。我們在半山上停下来，到这里才看出有一营人占据了我們的陣地，山頂上却在开炮。

“后备軍在炮火里了！……向前，无賴們！……你們这些怕

死的东西管什么用呀!”那些被硝烟熏黑了的瘋狂的軍官叫着,把我們赶回了队伍,并且用馬刀的刀面敲打每一个挨近他們的人。

少校不在他們当中。

在逃跑中乱闖的士兵們又慢慢回到了自己的行列里,掉队的也赶上了,营的秩序又恢复了。但人却少了四十来个。

“他們跑散到哪里去了?”我問班长。

“哼,跑散了,”他阴郁地回答。

我不敢想他們已經陣亡了。

那山頂上来了两个輜重兵;每人牵着一匹馱着輜重的馬。我們的班长們向他們跑过去,搬回来一些彈葯箱子。我拿了八发,因为我彈葯袋里少的正是这个数目,我覺得奇怪,我怎样失去那八发子彈呢?

“你知道嗎,”卡玆对我說,“已經十一点了……”

“你知道嗎,我已經什么也听不見了?”我回答他。

“你眞傻,我的話你还是听見的。”

“是呀,不过我听不見炮声。不,不,我还是听見的,”我在更留心地細听了以后,补上一句。大炮的隆隆声和短枪的軋軋声交織成为一片駭人的轟响,不但使人耳聾,而且使人暈眩。我突然变得对一切都淡漠了。

在我們前面約莫半俄里的地方,有根粗大的烟柱在来回地摆蕩,有时起了一陣风就把它吹散了。那时可以看出一长排的脚和軍帽,看出閃閃发亮的刺刀。在那些队伍和我們队伍的头頂上,榴彈在呼呼地掠过:越过我們头頂的是匈牙利炮队发射的榴彈,在对面的小山上奥国炮队也頻頻开炮。

那股越过平原向南迤邐的濃烟翻騰得更厉害了，变成了曲曲折折。奥国軍队占上风的地方，濃烟向左边弯过去，匈牙利軍队胜利的地方，濃烟弯向右边。一般地説，那股濃烟向右弯的地方比較多，好象我們这一边已經把奥国軍队击退了。淡淡的藍色烟霧籠罩着整个平原。

奇怪的是，虽説目前隆隆的炮声比开头更厉害，对我却已經不起什么作用；要想听听那轟响声，我眞得好好地細听才行。不过，在給短枪上子彈时那咯嚓响声，或是拉紧扳机时的那軋軋响声，我却听得非常清楚。

一个副官跑了来，号声响了，軍官們开始作簡短的发言。

"弟兄們！"我們那不久以前才从学校里出来的少尉用那老远也听得見的声音吼叫着。"我們退却了，因为斯瓦比亚人比我們多，可是現在我們出其不意地从側翼襲击他們，那里，就是那个支队，你們看見了嗎？……第三营和后备軍馬上就会来支援……匈牙利万岁！"

"我也想活哩，"克拉조什維尔嘟噥着。

"向右轉，开步走！"

我們那样行进了几分鐘，然后向左轉，开始走下平原，力图填补那支在我們前面战斗着的队伍的右翼。地势仍然是起起伏伏；前面，透过烟霧現出一片丛生着灌木的林子。

我忽然在杂草間看見了烟霧，起先是几团，后来是十几团，看来仿佛有人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吸烟似的；但同时，子彈却开始在我們头頂上呼嘯而过。我心里想，詩人們歌咏的那种子彈嘯声絕对沒有詩意；这种无生命的物質的肆虐应該説是非常卑劣的。

一个散兵队从我們小队里分了出去，向那灌木丛直奔。我們繼續前进，好象从側面飞来的那些子彈根本不是对准我們打似的。

就在那一会，那个走在队伍右边、嘴里吹着拉柯契进行曲的老班长掉了短枪，他伸开膀子，象个醉汉那样搖晃起来。有一会工夫我看得見他的臉：軍帽的左半边打破了，他額角上有血紅的一块。我們繼續前进；另一个班长，一个头发金黄色的年輕人补到右边来。

我們已經到了一个山头，它跟那战斗着的队伍所在的山头一样高，我們看見在我們步兵与奧国步兵的两道烟雾之間的那片空曠的平原，那时奧国步兵后面出現了长长的一排白色軍服。那排队伍每秒鐘都按着行軍的节奏在起伏，他們的脚象閱兵时那样一起一落地閃出白光。他們站住了。头頂上閃出了一道亮晶晶的光，往下傾斜，現在我看見百把支对准着我們的短枪，象插在紙板上閃閃发光的針。接着冒出了濃烟，发出象一条鏈子从一根鉄棒上拖过那样的喀啦喀啦声音，密集的子彈就从我們头上和身边飞了过去。

“站住！……开火！”

我尽可能快地开枪，因为我希望至少可以隐蔽在硝烟里。尽管在一片轟隆声中，我还是听見背后有个声音，好象有人挨到了子彈；我背后有人栽在地上，栽倒时碰到了我的背包。憤怒和失望攫住了我；我覚得我要是不打死那看不見的敌人，我会保不住性命。我裝上彈葯，不加思考地射击着，当时我把短枪稍稍放低一些，而且不由得滿意地想，我是彈不虛发的。我不向旁边也不向自己的脚跟前看；我怕看見陣亡的人。

意外的事发生了。我們附近突然发出冬冬的鼓声和尖銳的号声。有人喊了一声："向前冲！"我不知道那种跟呻吟或号叫相似的咆哮是从多少人的肺里迸出来的。縱队行动起来了。起初緩慢地，以后比較快，最后是快跑……炮火几乎已經停止，只还有些零星的炮声罢了。在奔跑中我的胸部撞在一个什么地方，人家从四面八方向我身上挤，我也跟着挤……

"把斯瓦比亚人刺死！"卡兹用殘酷的声音吼叫，向前冲去。但由于他无法从人堆中挤出，他掄起短枪，用枪托敲打着站在我們前面的同伴們的背包。

最后挤得那么紧，我的胸脯簡直給压碎了，气都透不过来。我被抬了起来，接着又往下掉，这时候我才发現自己不是站在地上，而是站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人抓住了我的腿子。这当儿，怒吼着的人群向前推进，我却栽倒在地上，左手在血泊里滑过。

我身边躺着一个奥国軍官，是个年紀还輕、气派很高貴的人。他那双黑眼睛露出难以形容的忧愁神色对我望了望，同时气喘吁吁地說：

"别踩……德国人也还是人呀……"

他把一只手伸到腰底下，痛苦地呻吟着。

我跟着縱队跑。我們的人已經到了奥国炮队駐扎的山上。当我跟在别人后面爬上去的时候，我看見一門毁坏了的大炮，另一門大炮已駕上了馬，周圍尽是我們的士兵。

我眼前呈現一片异样的景象。我們有些人抓住輪子，另一些人把那駕駛兵从馬鞍上拉了下来。

当那奥国炮手想用車杠子往卡兹脑袋上砍去的时候，卡

兹正在用刺刀刺戳那駕在炮車前面第一排的一匹馬。我抓住那炮手的衣领，以出其不意的动作把他摔倒在地上。卡兹也想刺杀他。

"你干什么，你这个瘋子？"我叫着，把他的短枪推开。

当时他瘋狂了，向我冲了过来；可是站在旁边的軍官用馬刀打掉了他手里的刺刀。

"你在这里管什么閑事？"卡兹对着那軍官咆哮，但立刻就清醒过来。

繳获了两門大炮，驃騎兵們跟在其余的大炮后面追击。我軍零星地、成群地站在前面远远的地方，向撤退的奥国軍队射击。敌人胡乱发射的子彈不时从我們头頂上飞嘯而过，鉆进土里，揚起一小团灰尘。号手吹起了集合号。

下午四点鐘光景，我們的团集合了；会战已經結束。只有西边，在地平綫很远的地方，还可以听見野战炮的稀疏的炮声，就象漸漸远去的雷鳴。

一个鐘头以后，各团的軍乐队在那广闊的战場的各个地方开始奏乐。副官跑来庆賀我們。号手們和鼓手們发出禱告的信号。我們脫下軍帽，旗手們高举着旗帜，全軍把枪放下，为胜利而感謝匈牙利的上帝。

濃烟漸漸消散了。就目力所及的地方，我們到处看見一些象白色和深藍色碎紙片那样的东西，散在那被踐踏的草地上。开来了几輛車子，那些象碎紙片的东西有一部分被装上了車，其余的还留在那里。

"他們就沒有出生到世上来的必要！"卡兹拄着他那条短枪，叹息着。他又害忧郁病了。

天曉得，那是我們最后的一次胜利。从那时起，那三条带的旗帜在敌人面前撤退的次数比追击敌人更多了；直到最后，在維拉哥什❶附近，它象秋天的落叶那样从旗杆上掉下来了。

卡兹知道了这回事，把劍扔在地上（那时我們两人都是軍官了），还宣布說，如今除了朝自己脑袋开枪以外，别的什么办法也沒有了。可是我知道拿破侖已經到了法国，我鼓励他，我們就向柯摩尔諾突圍出去。

我們等待从匈牙利，从法国，甚至从天上来的解圍，等了一个月之久。最后，要塞投降了。

我記得在那些天里，卡兹在火药庫附近逛来逛去，他脸上又出現了象那次他想刺杀那个躺在地上的炮手时的那种表情。我和几个人抓住他的胳臂，用力把他从堡垒里带出去，跟在我們后面。

"你不想跟我們远走他乡，"有个同志对他輕輕說，"却想逃上西天，这是什么意思！……嚇，卡兹，匈牙利步兵不逃避，也不違背自己曾經作过的諾言，哪怕是对……斯瓦比亚人所作的諾言。"

我們五个人离开了队伍，把刺刀毁掉，化装成为农民，手枪藏在衣服里，向着土耳其的方向步行。我們不得不逃命了，因为海瑙烏❷的軍队在后面追赶着我們。

我們在森林中和偏僻的小路上跋涉了三星期。地下的泥濘，天上的秋雨，背后的哨兵，前面等待着的永远放逐的命

❶ 匈牙利东部一小城。

❷ 海瑙烏，奥国元帅，一八四九年殘酷地压制匈牙利的革命运动。

运——都是我們路上的同伴。虽說这样，我們却情緒愉快。

查巴利一再說柯树特[1]还会想出办法来的，斯坦因却深信土耳其会袒护我們；立帕塔克渴望着过夜的地方和温暖的食物，我却說："就說大家都离开我們吧——拿破侖也不会离开我們的。"雨水湿透了我們的衣服，我們在浸到脚踝以上的烂泥中走着，鞋帮子脫开了，鞋子象支喇叭那样咕吱咕吱地响；居民們不敢把一小壶牛奶卖給我們，有个村子里的农民还用粪叉和镰刀把我們赶跑。虽說这样，我們却情緒愉快，立帕塔克在我旁边走，溅了一身汚泥，他气喘喘地說：

"Eljen magyar![2]……可現在我們要睡覺了……只要我們再有一小杯斯里伏維支燒酒[3]来消夜就好了！"

在这一伙快活的、襤褸的、烏鴉看見甚至都要飞跑的流浪人里面，只有卡兹一个人是忧愁的。他休息的次数比别人越来越多，而且显然瘦了。他的嘴唇坼裂，眼睛里閃着可怕的光芒。

"希望他不是打摆子，"有一次查巴利告訴我。

离撒夫河[4]不远的地方（我不知道那是我們飄泊的第几天），我們在一个荒凉的地区找到了几間茅舍，在那里，我們受到了非常殷勤的招待。暮色已經降临，我們非常疲倦，可是旺盛的爐火和一瓶斯里伏維支燒酒却使我們的思想活跃起来。

---

[1] 柯树特(1802—1894)，匈牙利政治家和爭取匈牙利独立的战士。一八四九年革命时領导匈牙利革命政府。

[2] 匈牙利語：匈牙利万岁。——德譯者

[3] 一种梅子釀成的燒酒，酒精含量很高，盛产于巴尔干各国。

[4] 多瑙河右面的支流。

“我敢賭咒，”查巴利叫道，“最迟在三月里柯树特就会号召我們拿起武器。把短劍毁掉是愚蠢的。”

“土耳其人还会在十二月出兵也說不定，”斯坦因补充說。“噯，但愿到那时候我們的身体也会好起来！”

“我亲爱的，”蜷伏在豌豆藁里的立帕塔克叹了一口气，“你們睡吧，不然柯树特和土耳其人都叫不醒你們啦。”

“一定叫不醒我們的，”卡兹咕噜着。

他坐在板凳上，面对着壁爐，忧愁地望着爐火。

“你，卡兹，大約很快就不再相信神明的公正了，”查巴利皺着眉头說。

“对那些不懂得手里拿着武器去战死的人来說，公正是沒有的！”卡兹叫道。“你們傻，我也同样傻。土耳其人和法国人会替你們打仗嗎？为什么你們自己不去打仗呢？”

“他在发燒，”斯坦因悄悄地說。“在路上我們要照顧照顧他。”

“匈牙利呀！再也沒有匈牙利啦！”卡兹喃喃地說。“平等……永远也沒有！公正……永远不会有。一条猪甚至还在水洼子里洗洗澡；可是一个有胸怀的人呢……一无办法，敏舍先生呀，我不会再在您店里切肥皂啦……”

我看出卡兹病得很厉害。我向他走过去，把他拖到那堆豌豆藁上，对他說：

“来吧，奥古斯特，来……”

“要我到哪里去呢？”他說，他清醒了一会工夫，但跟着却往下說：“他們把我們从匈牙利赶了出来，我这輩子是决不会加入斯瓦比亚軍队的。”

虽說这样，他还是倒在那可怜的地鋪上。壁爐里的火灭了。我們把燒酒喝干，手里捏着手枪，排成一排睡下。风怒号着，从茅屋的罅縫里灌进来，好象整个匈牙利都在哭泣，可是睡眠压倒了我們。我梦見自己是个小男孩，时候是圣誕节。桌子上放着圣誕树，那上面的蜡烛燃着，它装点得很寒傖，我們当时也是寒傖的。我父亲、姑母、拉歇克先生和多曼斯基先生就圍在旁边用不入調門的声音唱着圣誕頌歌：

耶稣已誕生……欢乐吧，基督教徒。

我醒过来，为逝去的童年悲伤得嗚嗚地哭。有人拉拉我的胳臂，原来是那个农民，茅屋的主人。他扶着我从豌豆藁里站起来，指指卡兹睡的地方，惊慌失措地說：

"請您看一下吧，兵老爷……那个人出了毛病啦。"

他从壁爐里抽出了一块木片，給我照着。我看見卡兹蜷縮着身子，躺在地鋪上，射击过的手枪还拿在手里。一圈圈的火花在我眼前飞舞，我自己暈过去了。

我們的車子到达撒夫河边，我才醒过来。天已經亮了，看得出是个美好的早晨；潮湿的雾从河上升起。我揉揉眼睛，数着……車子上我們四个人，那赶車的是第五个。我們一向只有五个人呀。不，应該是六个！我寻找卡兹，可是看不見他。我沒有打听他；号哭哽住了我的喉嚨，——看来立刻要把我悶死。立帕塔克在打瞌睡，斯坦因在揩眼睛，查巴利在往旁边看，一面用不入調的調子吹着拉柯契进行曲。

啊，卡兹，你干了什么好事呀？……有时候我相信你在天

上也許会找到匈牙利步兵和你那个被打垮的排。我时常听見咚咚的鼓声、进行曲的准确节奏和“托枪！”这个口令……那时我仿佛覺得你是到上帝跟前去換哨了。如果匈牙利的上帝不認識你的話，那他一定不是个好上帝！

……我在饒什么舌啊，我的上帝！……我心里想着伏庫尔斯基，可写的是我自己和卡茲的事。好吧，現在回到本題上来吧。

卡茲死后几天，我們到了土耳其，以后的两年中，我一个人走遍了整个欧洲。我到过意大利、法国、德国，甚至到过英国；可是到哪里我都鬧穷，到哪里我都想家。一天又一天，我听着异乡的語言，看不見家乡人，看不見家乡人的装束，看不見我們的土地，我覺得好象发瘋了。不止一次，为了看一看松树林子或麦稭頂的农舍，我准备牺牲自己的性命！我时常象个孩子那样在睡梦中喊叫起来：我要回家！……之后我满面泪痕地醒来，穿上衣服跑上街去，因为我仿佛是在坡得瓦尔或是在斯大列·米亚斯多。

要不是路易·拿破侖的消息紛紛傳来，說不定我就会絕望得自杀。他已經当了总統，还在想建立一个帝国。这个人会执行拿破侖第一的遺囑，会在世界上恢复秩序，听見他胜利的时候，我覺得忍受穷困和抑制那一陣陣的悲伤就比較容易了。

固然他没有成功，但总算也留下了一个儿子。克拉科夫也不是在一天中建設起来的呀！……

最后我再也坚持不下，动身走了。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在穿过了整个加里西亚省以后，我站在妥馬紹夫的关卡前面。当

时我只担忧一件事：要是人家把我从那里赶走呢？

当我听說要把我送到查摩士赤[1]去的时候，我永远也不会忘記我所感到的那种喜悦。其实我連車子也不坐，而是步行去的，可是我多么开心呀！

我在查摩士赤待了一年多。我劈木头很內行，所以我每天都在戶外工作。我从那里写了一封信給敏舍，而且好象还收到了他寄的回信和錢，不过除了收款时的收据以外，更詳細的情节已經記不起了。

尽管楊·敏舍到死为止也从沒有談起过，跟他談起的时候，他也不喜欢，不过我还是相信他当时为我干了一些別的事情。不錯，他遍訪参加过匈牙利战役的将軍，向他們說明他們应当帮助一个同伴摆脫困难。于是他們帮助了我，我在一八五三年二月就可以前往华沙了。他們甚至把我的軍官委任令給了我，如果除去我胸部和脚上的两处創伤不算，那就是我从匈牙利带回来的唯一紀念品了。事情甚至还更加美滿，軍官們举行了一次小規模的欢送会，我們在会上热烈地为匈牙利步兵的健康干杯。从那时起，我总認为最持久的关系是建立在战場上的。

我剛剛走出我那临时公寓——当时我穷得象教堂里的老鼠，或者用我們家乡話說，穷得象辣椒那么一无所有，——就有一个犹太人拦住了我，递給我一封信和一笔款子。我拆开信念着：

---

[1] 卢柏林东南的一个城市，那里設有监獄。

我亲爱的伊克納西！我寄給你两百个兹罗提当路費，这笔錢我們以后再結算。你直接到克拉科夫郊区我的店里来吧，千万别去坡得瓦尔，因为佛兰兹那个騙子住在那里，不幸他是我的兄弟，連一条象样的狗也不会用前掌跟他握手的。我吻你。楊·敏舍。华沙，一八五三年二月十六日。

又及……拉歇克跟你姑母結婚，你大約已經知道，他已經去世，她也死了，死得比他更早。他們給你留下几件家具和几千个兹罗提。东西都在我处妥为保存，只有你姑母的那件睡衣，因为卡斯加忘了在里面放进松香木，稍稍給衣蛾蛀了。佛兰兹嘱向你問好。华沙，一八五三年二月十八日。

那犹太人带我到他家里去，他在那里交給我一捆內衣、衣服和鞋子。他先給我吃鵝肉湯，接着吃煮鵝肉，最后还是烤鵝，直到卢柏林我还消化不掉那些东西。后来他又給我一瓶上等的蜜酒，他把我带到那輛已經准备定当的馬車那里，可无論如何也不愿提起关于报酬的事。

“接受一个流亡回来的人的东西，我会感到惭愧的，”他这样回答我所有的恳求。到了我已經想爬上車子的时候，他才把我拉到旁边，張望了一下，看是否有人在听我們說話，輕輕地說：

“如果老爷有匈牙利金币的話，那么我收买。我給公道价錢，因为我女儿就要在新年后結婚，我需要买些金币給她。”

“我沒有金币。”我回答。

“老爷参加过匈牙利战爭，却沒有金币？”他詫异地問。

我的一条腿已經踏在車踏板上，他却又把我拉到旁边去。

“也許老爷有某种値錢的东西吧？戒指、宝石、臂鐲……我給公道价錢，因为那是我女儿用得着的东西。”

“我沒有，朋友，請相信我。”

“您沒有嗎？”他重复了一句，睜大眼睛。“那您干么到匈牙利去呢？”

我們的車子上路了，他仍然站在那里，捋着胡子，表示同情地搖搖头。

車子是我一个人雇的。可是赶車人在下一条小巷里碰到了他的兄弟，那人在紅斯达夫有很紧急的事情。

“我带他走，老爷允許嗎？”他脫下便帽，請求說。“碰到路不好走的地方，他会下去步行的。”

那乘客上車了。我們还沒有到城門口，就有个提着包袱的女人拦住了我們的去路，用吵吵鬧鬧的声音說服了赶車人。原来她是他的姑母，有个孩子在法司拉維支生病。

“也許老爷允許她上車吧……她身子沒有什么重量，”赶車人請求說。

出了城門，半途上在各个地方又来了赶車人的三个表兄弟，他借口說他們上車会使我一路上比較热鬧，就带了他們走。他們把我挤到車子的后座上，在我脚上踩来踩去，抽着令人恶心的烟，而且发狂似地尖着嗓子叫喊。尽管这样，我还不愿拿自己局促的角落去調换一輛法国的特别邮車上的或一輛英国馬車上的最舒适的座位。我到了家乡啦！

每一次休息都走掉一个乘客，同时又有另一个乘客来占

了他的座位。到卢柏林附近，有个沉甸甸的箱子掉在我的背脊上；我逃了这条命，眞是个奇迹。到庫罗夫附近，我們在大路上停了几个鐘头，因为有个箱子忘記带了，赶車人騎馬回到投宿的地方去。我一路上都感覺到我脚边那个羽毛墊子上的人口比比利时的人口还更稠密。

第五天太阳还沒有出来，我們就在瀫拉加停下了。可是那里拥挤着車輛，桥又很狭，到十点鐘光景我們才进入华沙。我得补充一句，我所有的旅伴都在貝特納斯卡街象醋酸乙醚那么揮发掉了，只留下一陣强烈的气味。后来我跟赶車人提起那些旅客时，他睁大眼睛瞪着我。

“什么样的乘客?”他吃惊地叫起来。“老爷是个乘客，可是那些人——不过是些下賤的臭家伙罢了。我們停在城門口的时候，把守城門的人要了一个兹罗提，甚至就讓两个只带一張通行証的穷鬼通过了。老爷怎能認为他們是乘客呢?……”

“这么說，是根本沒有人上車了，”我回答道。“見鬼，我身上这些爬来爬去的跳蚤是哪里来的呢?”

“也許是由于潮湿。我哪知道!?”那赶車人回答說。

我被这样的方式說服，就是說，除了我以外，沒有人坐过車子，我当然付了全程的車錢。这使赶車人非常感动，他在打听了我的地址以后，答应每隔两个星期替我弄些走私的烟草来。

“現在，”他低声說，“我車子上也还有一百磅那样的烟草。要我給老爷捎几磅来嗎，怎么样?”

“去你的吧，”我粗声粗气地說，拾起了我的行李。“我总算沒有为了走私被抓起来!”

我一面匆匆地走过街道，一面望着城市。我看跟巴黎比起来，它是肮脏的，湫隘的，我覺得这里的居民們也是愁眉苦臉的。我好容易找到克拉科夫郊区的楊·敏舍商店，看見我熟悉的那些地方和招牌，我的心开始跳得厉害，只好休息一会儿。

我望着那爿店——几乎跟坡得瓦尔的那一爿相同；門頂上有一把白鉄皮的长劍和一面鼓（也許是我小时候看見的那一面！），橱窗里有碟子、馬和那跳跃着的哥薩克。有人开了門，于是我看見店后进那装在口袋里的颜料，网袋里的瓶塞，甚至連挂在天花板上的那只經过剝制的鳄魚都看見了。楊·敏舍坐在窗子附近公事桌后边的一張旧靠椅上，在牵动那个哥薩克。

我象白楊树叶子那么顫抖着走进去，面对着楊站着。他看見我的时候（他这小伙子已經开始发胖了），就迟鈍地站起来，眯細着眼睛。……忽然他对一个学徒叫了一声：

“維雪克！跑到瑪加勒特小姐那里去告訴她，过了复活节馬上結婚。”

接着他从公事桌上向我伸过双手来，我們久久地拥抱着。

“你狠狠地揍了斯瓦比亚人啦！我知道，我知道，”他对着我耳朵輕輕地說。“你坐下吧，”他指着一張椅子往下說。“卡西克！赶快到老奶奶那里去，惹契茨基先生回来啦！”

我坐下，可我們一句話也說不出来。他忧愁地搖着头，我把眼睛低下去。我們两人不由得想起那可怜的卡茲和我們那些失去的希望。最后，敏舍很响亮地擤着鼻涕，臉朝着窗子，喃喃地說：

"喂,过得怎么样?……"

那气喘咻咻的維雪克回来了。我看見那小伙子褂子上的油漬閃閃发亮。

"你去过了?"敏舍問他。

"去过了。瑪加勒特小姐說同意。"

"你結婚嗎?"我問楊。

"唉!那有什么办法!"他回答說。

"老奶奶呢,她过得好嗎?"

"总是那样。只有在她那把咖啡壶被人打碎的时候,她才生病。"

"佛兰兹呢?"

"别跟我談那个流氓!"楊·敏舍战栗了一下。"昨天我就賭过咒,我的脚再也不跨进他家的門檻了。"

"他得罪你什么嗎?"我問他。

"这卑鄙的斯瓦比亚人不断地嘲笑拿破侖!說他違背了对共和国的誓言,說他是个走江湖的,一只养馴的鷹都会瞧不起他……不,不,"楊·敏舍說,"我不能再跟那个人来往了。"

我們在談話的时候,两个学徒和那个伙計在侍候那些我一点也不注意的顧客。突然店后門吱咯一声开了,老奶奶从柜子后面走了出来,她穿着黃色的衣服,手里拿着一把咖啡壶。

"早安,我的孩子們!咖啡已經……"

我向她跑过去,吻了吻她那干癟的手,可我一句話也說不出。

"伊克納茲!……主呀……伊克納茲!"她用德国話叫道,

紧紧地抱着我。“你到哪里去了这么久呀，伊克納玆？”

“得啦，老奶奶，您明知道他去打仗，干么还問他到哪里去呢？”楊插嘴說。

“主呀！……可是你还沒有喝过咖啡吧？”

“他当然沒有喝过，”楊替我回答。

“老天呀！已經十点鐘啦。”

她給我倒了一杯咖啡，給我三个新鮮的小面包，就象平常那样走开了。

这时大門砰地一声敞开了，佛兰玆·敏舍跑了进来，他比他兄弟更胖，臉色也更紅潤。

“你过得好嗎，伊克納西？”他投到我的怀里来，叫道。

“别跟那蠢东西接吻，那敗坏敏舍家門的东西！”楊对我說。

“哎唷！哎唷！是什么样的家門呀！”佛兰玆·敏舍带笑地回答。“我們父亲还坐过用两条狗拉的車子哩……”

“我不跟您談話！”楊咆哮着。

“我也不跟您說話，而是跟伊克納玆說，”佛兰玆回答說。“我們叔叔倒眞是一个道地的斯瓦比亚人。”他往下說，“为了拿他那頂人們忘了給他带去的睡帽，他甚至会从棺材里爬出来。”

“您在我自己家里罵我，您这个人！”楊尖声地叫着。

“我不是到您家里，我是到您店里来买东西的……維雪克！”佛兰玆轉过去对那学徒說，“給我一角錢的軟木塞……替我用蜡紙包一下……再会，亲爱的伊克納西，今晚上到我家里来，讓我們喝点好酒，聊聊天。也許那位先生也一道来吧，”他

說完这句話，人已經到街上了，他用手指指着那气得臉发靑的楊。

“我的脚不跨进一个卑鄙的斯瓦比亚人的門檻！”楊大声嚷道。

可是这幷不妨碍我們两人在当晚到佛兰兹家去。

我还記得当年这一对敏舍兄弟是沒有一个星期不吵嘴的，而且每星期至少和好两次。但奇怪的是，他們爭吵的原因从来不是为了錢財。相反地，虽說存着极大的誤会，两兄弟还是往往互相担保期票，互相借錢，还彼此还債。爭吵的原因是由于他們那不同的性格。

楊·敏舍是个富于幻想的热心人，佛兰兹却沉着而又苛刻；楊是热心的波納帕特主义者，佛兰兹却贊成共和政体，而且特别敌視拿破侖第三。再說佛兰兹·敏舍承認自己有德国血統，而楊却郑重地賭咒，說敏舍家是古代波兰的米埃吐司族傳下来的，这个族也許是在亚哥龙王朝，❶也許还是在自由选举国王的时代，❷在德国人中間卜居下来的。

仅仅喝了一小杯酒，就足够使楊·敏舍开始用拳头捶着桌子，或捶着坐在他隔壁的人的背脊了。他叫道：

“我覚得我身上有古代波兰的血液！德国女人是不可能把我生到世界上来的！而且我还有証据！”

他給非常知己的人看两份旧証明文件，有一件提到一个叫做莫特齐拉夫斯基的人，是瑞典侵入时期❸华沙的一个商人，另一件却提到一个叫做米拉尔的人，柯斯祖科❹麾下的中尉。可是那两个人跟敏舍家庭之間的关系，我到今天还不知道，虽說我已經不只一次地听到过这种說明了。

甚至为了楊的結婚，兄弟間也起了一場风波：楊为婚礼备了一套古代波兰式样的紫紅色的礼服、黃色的靴子和一把弯劍，而佛兰茲却声明他不容許在結婚时作那种装束，甚至他不惜向警察局提出控訴。楊听見这句話，发誓說他要是抓得到那个告发者，要打死他；他穿了他祖先米埃吐司族的服装去参加婚宴。尽管这样，佛兰茲还是去参加婚礼，也参加了婚宴，他跟他兄弟虽然不講話，却跟兄弟的妻子跳了舞，一直跳到跌倒，他还穷凶极恶地喝了他兄弟的酒，把自己灌醉了。

佛兰茲在一八五六年患疔疮死了，就連在他死的过程中，也不是风平浪靜的。在最后的三天中，两兄弟曾經板着臉相罵过两場，而且剝夺了楊的繼承权。尽管如此，佛兰茲还是把自己的全部財产用書面轉讓給了楊，由于悲悼兄弟的死，楊病了几个星期，他把繼承到的財产約两万茲罗提的半数讓給三个孤儿，此外他还保护他們，直到他临終为止。

那是一个古怪的家庭。

不过我又离开原来的話題了：我原想写些关于伏庫尔斯基的事，可写的却是关于敏舍家的。要不是我覚得自己是这么幼稚，这么沒有經驗，我会責备自己饒舌了，大家知道，饒舌

---

❶ 一三八六至一五七二年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王朝。

❷ 自由选举国王，开始于一五七三年。

❸ 一六五五年，瑞典进攻波兰貴族共和国，至一六六〇年两国在奥利瓦締結和約。

❹ 柯斯祖科（1746—1817），参加过美国独立战爭。他所領导的波兰人民解放斗爭在一七九四年十月失敗后，曾被俘。一八一七年死于瑞士。

預示着老之将至。

我說过我不理解斯达史·伏庫尔斯基的許多行为，每一次我都想問問：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这次我回到店里，我們几乎天天晚上都聚在楼上老奶奶那里：楊和佛兰茲·敏舍，有时瑪加勒特·孚爱法也在座。瑪加勒特和楊坐在窗龕里，手拉着手，眼望着天；佛兰茲在一只带錫盖的大杯子里喝啤酒，那老妇人在織袜子，我叙述着几年来在国外的經历。

自然，最常談到的是对祖国的怀念，士兵生活的困苦和战斗經过。在那种时候，佛兰茲会喝完双份啤酒，瑪加勒特偎依在楊身上（从来也沒有人那么偎依在我身上），老奶奶却在她的一只袜子上漏織了一針。当我結束叙述时，佛兰茲大声叹着气，手脚伸开懶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瑪加勒特吻着楊，楊吻着瑪加勒特，那老妇人却搖搖头說：

"主呀！主呀！……多么可怕呀……可是請你告訴我，亲爱的伊克納茲，你究竟干么到匈牙利去呢？"

"奶奶，您不是知道他为什么到匈牙利去打仗的嗎？"楊不耐煩地插嘴說。

可是那老妇人詫异地搖搖头，兀自嘟嚷着說：

"咖啡总是煮得不錯，中飯也往往吃得飽飽的……那他为什么去打仗呢？"

"哦！奶奶老是只想到咖啡和吃飯，"楊提出抗議。

就在我談起卡茲临終前情况和那可怕的死的时候，那老妇人甚至凄然泪下了，从我認識她以来，那是第一次，虽說那样，在她擦干了眼泪，又赶紧織起袜子来以后，她还是嘟嚷

着說：

"眞奇怪！咖啡总是煮得不錯，中飯也往往吃得飽飽的……那他为什么去打仗呢？"

現在我也这样經常地談到斯达史·伏庫尔斯基。其实他可以在他妻子死后安閑地过着日子，那他干么到保加利亚去呢？他在那里发了那么一笔大財，实在可以把那爿店关掉，他干么又扩充它呢？他那家新鋪子有着巨額的收入，那么，他干么又創办一家貿易公司呢？

他干么租了一所寬敞的住宅，买了一輛私人馬車和那些馬呢？他为什么挤到貴族阶級里去，而且回避那些不能原諒他这些行为的商人呢？

他关心那赶車人維梭茨基和赶車人的那个当扳道工的兄弟，是什么原因呢？他干么替几个手艺学徒創办了作坊？为什么他甚至照顧了一个妓女？尽管她住在修道院里，对他的名誉却还非常不利。

他多么狡猾呀！……我在交易所里听說賀特尔[1]行刺的消息，回到店里我就注意地望着他的眼睛，对他說：

"一个叫做賀特尔的人向威廉皇帝开了枪，斯达史，你当然知道了。"

他却装得好象一点也沒有事情似地回答說：

"一个瘋子。"

"可是人家要拿这个瘋子杀头哩。"我說。

---

[1] 一八七八年五月十一日賀特尔（1857—1878）行刺德皇威廉一世，未遂。賀特尔患有精神病。

“有道理，”他回答說，“这样瘋子才不会增加。”

他那么說，筋肉至少也該动一动吧，可是沒有。面对着那种冷淡，我呆住了。

亲爱的斯达史，你是狡猾的，可我也并不愚蠢呀：你料不到我知道得这么多，只有一件事使我痛心，就是你不信任我。可是一个朋友和老兵的劝告，可以使你避免錯誤，甚至名誉上的汚点……

不过我不該在这里透露自己的意見，还是由事情的經过来替我申述吧。

五月初，我們搬进那家拥有五个大房間的新鋪子。左边第一个房間只卖俄罗斯織物：精美的白棉布、麻織品、絲織品和天鵝絨。第二个房間的半边堆着同样的織物，另一半边却堆着属于服装类的一些零星东西：帽子、衣領、領带和伞。当中那个房間是最精美的装飾品：銅器、陶器、水晶和象牙。右边隔壁房間是玩具和木器以及金属的制成品，最后一个房間存放橡胶制品和革制品。

这是按照我自己的看法安排的；我不知道这么安排对不对，不过上帝会給我証明我想尽量地安排得好。末了，我征求斯达史·伏庫尔斯基的意見；可他沒有給我出什么主意，只聳聳肩膀，微微地笑了一下，好象想說：这跟我毫不相干呀！……

一个怪人！他想了一个巧妙的計划，他完成了它的主要的方面，却完全不想注意一些細节。他丢下鋪子不管了。他使它成为推銷俄罗斯織物和外国装飾品的总汇，他还組織了完整的管理机构。但他在完成了这一些以后，現在却完全不

再关心这家鋪子了；他去拜訪大人先生們，坐着他那輛私人馬車上拉齐印基公园，或者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白天他待在店里几乎不到几个鐘头。他在店里也是心不在焉，焦急不安，好象他在等待什么，或者害怕什么似的。

可是他有一顆多么純洁的心呀！

我愿慚愧地承認，搬进了那家新鋪子，我倒覺得有点不舒服。商店本身还存在一些困难；我呢，当然宁愿在一家大規模的、按照巴黎式样設計的商店里工作，却不喜欢在一家象我們先前那样的杂貨店里工作。不过我对自己那个房間却感到可惜，我曾經在那里面住了二十五年。因为我們的合同一直到六月才到期，所以我到五月中还坐在我那房間里，望着墙壁，望着那使我想起在查摩士赤的最可爱的时刻的窗柵，望着那些旧家具。

“我怎么把这些东西都弄走呢，我怎么搬运它們呢，仁慈的上帝呀？”我想。

直到有一天，大約是五月中（当时傳布着許多关于国际局势緩和的謠言），斯达史在鋪子打烊以前沒有多久来找我，他說：

“喂，老朋友，該是搬进新房子的时候了吧。”

我覺得身上的血好象都流掉了，可他往下說：

“跟我来，我带你看看我在这幢房子里替你租下的新房間。”

“怎么租下了？”我問。“我总得跟房东商議一下租金呀。”

“租金已經繳过了！”他回答。

他挽了我的胳臂，把我从店后門領到了門堂里。

“可是，”我說，“那房間不是有人住嗎？”

他沒有回答，却推开門……我走进去……我敢說那是一个客厅！用烏特勒支天鵝絨蒙着的家具，桌上放着紀念册，窗上擺着陶器……靠墙是一个書橱。

“这是你的，”斯达史指着那些精装書說，“三本拿破侖第一的历史，加里波的[1]和柯树特的生平，匈牙利历史……”

我对那些書感到非常滿意，可是我得承認，那客厅給了我一个不愉快的印象。斯达史看出这一点，他微笑着，出其不意地推开了另一个門。

仁慈的上帝呀！……那第二个房間正是我的房間，二十五年来，我就住在这里面了！窗上装着栅栏，那綠色的窗帘，那張黑色的桌子……对面靠墙是我那張鉄床、那支双筒猎枪和那个放六弦琴的盒子。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問，“这么說，我已經搬了家啦？”

“是的，”斯达史回答，“所有的东西，就連最小的零碎东西，甚至伊耳的被子都搬到这里来了。”

看来也許是可笑的，可我眼睛里冒出了眼泪。我凝視着他那張严肃的臉、那双忧愁的眼睛，我几乎想象不到这个人会是这么周到，这么講究客气。要是我曾經对他暗示过，那倒还可以說……可是他自己猜到了我留恋着以前的住屋，还关心把我的破烂东西搬过来。

---

[1] 約瑟夫·加里波的(1807—1882)，意大利人民英雄，他是以革命手段爭取民族解放和意大利統一的无畏战士。

嫁給他的女人会是幸福的！（我甚至已經替他找到了一个对象……）只是他一定不会結婚。一些荒唐的念头从他脑子里掠过，可惜沒有一个是关于結婚的！……

眞的，多少头面人物曾經到过我們店里，据說是来买东西，其实却是作为求婚者来找斯达史的，但全是枉費心机。

举斯貝尔琳果娃太太做例子吧。她拥有十万卢布的現款和一个酒坊。她什么东西都在我們店里买，却只是为了問我：

“怎么，伏庫尔斯基先生不愿很快結婚嗎？”

“是的，太太。”

“可惜！”斯貝尔琳果娃太太叹了口气說：“一家好鋪子，一笔大財产，可是这一切，沒有个主妇……都在化为烏有。如果伏庫尔斯基先生挑了一个眞心的、有錢的女人，甚至会提高他的声譽。”

“說的是眞話，太太，”我回答說。

“再会，惹契茨基先生！”她說（同时放了二十或二十五卢布在柜台上）。“可是您别告訴伏庫尔斯基先生，說我談了关于婚姻的事。那样他会以为我这个老太婆在追求他哩。再会，惹契茨基先生！”

相反，我总是不錯过机会，把話告訴他的……我心里还想：“要是我处在伏庫尔斯基的地位，我馬上討了那个有錢的寡妇。那个身段，主呀！……”

或者拿制鞍匠許麦特林来說吧。每一次我們結帳，他都說：

“那个人，先生，就是那个伏庫尔斯基，不想結婚嗎？……他是个热心人，頸項簡直象公牛一样……如果我不把我的女

儿嫁給他，每年还有一万左右卢布的商品当賠嫁，那我一定給天雷打死……您以为怎样？”

或者拿参議員渥倫斯基先生来說吧。他并不有錢，可是很安詳，每星期都在我們店里买东西，哪怕是一双手套。他也每次都說：

“天呀，象伏庫尔斯基那样的人都不結婚，波兰怎不灭亡呢？他根本不依靠嫁妆过日子，我的天呀，所以他倒可以替自己找个女孩子，一个女孩子，我的天呀！旣会彈鋼琴，也会管家，还懂得几国語言……”

这类媒人成打地来到我們鋪子里。好些母亲、姑母或父亲还直接把到了結婚年齡的姑娘們带了来。母亲、姑母或父亲买一个卢布的东西，那姑娘就在店里走来走去，坐下，手叉着腰，好教人家注意她的身段，她先把那只纖細的右脚伸出，接着伸出左脚，或者举起一只小手……这一切的目的都不外乎是要猎获伏庫尔斯基，可是他有时不在店里，就是在的时候，也独自坐在那里，連那些貨色都不注意一下，好象想說：

“买卖是惹契茨基先生的事情。”

一般說来，除了那些有成年女儿的家庭，那些似乎比匈牙利步兵更勇敢的寡妇和年已及笄的姑娘們外，我那可怜的斯达史就享受不到人家的同情了。所有棉紡織厂的厂主和出售他們商品的商人都起来反对他，这就不足为奇了。

有一次星期天（我少有这样的事），我到一家点心店里去吃早点。一小杯大茴香甜酒和酒柜上的一小块鲱魚，一客碎牛肚和四分之一公升的黑啤酒——这就是我的眞正的筵席！那一頓飽餐花了不到一个卢布，可当时我吸进了多少烟霧，听

到了多少話呀!……足够我受用几年了。

人們在那里遞給我碎牛肚的那个房間，阴暗气悶得象一家熏制作坊。不远的地方有六个紳士圍着一張桌子坐着。他們是些吃穿得很好的人；可能是商人，房东，也許还是厂主。看起来，每个人都好象每年約有三千到五千卢布的收入。

因为我不認得那些先生，他們也不認得我，所以我不会使他們怀疑我是故意怀着鬼計的。請您想象一下吧，那是多么偶然的事，我走进那房間的时候，他們正巧在談論伏庫尔斯基。誰在发言，因为烟霧迷蒙我沒有看清；我到底也不敢从盘子上抬起头来。

“他发迹了!”一个低沉的声音說。“他年輕时候侍候的正是象我們这样的人，可是現在，年紀大了些，他却一心想巴結那些大人先生。”

“如今的先生們，”一个害哮喘病的汉子插嘴說，“跟他恰是同一流貨色。从前哪有人在一个伯爵家里接待一个当过伙計、发了結婚財的人呢……談起来可笑!”

“結婚还是最小的一件事，”一个沙哑的声音边回答边咳嗽，“跟有錢人結婚并不丟臉。可是我对他在战爭时期搞給养所賺的那几百万感到怀疑。”

“据說他那些錢不是偸来的，”另一个声音輕輕地說。

“那样他就沒有几百万了，”有人用低音喊了一声。“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在暗自怀疑：为什么他那么神气活現?……为什么他往貴族阶級里挤呢?”

“据說，”另一个声音插嘴說，“他要組織一家完全由貴人們参加的貿易公司。”

“啊哈！……他們拐了他的錢再逃跑，”害哮喘病的說。

“不，”那个人用低音說下去，“他搞給养的那回事是洗不干淨的，就用灰肥皂也洗不干淨。一个服飾用品商人去搞給养！一个华沙人到保加利亚去！”

“您那当工程师的兄弟在找工作的时候跑得更远，”那个輕輕的声音接嘴說。

“怎么！”那个低音打断了他的話。“也許，他連各种的棉織品也是向莫斯科訂購的吧？这是一件不怀好意的事：他扼杀国內的工业！”

“哈哈！”有个一直沒有說話的人笑了起来，“这不关商人的事！所謂商人，就是买进的貨物便宜，卖出的貴。对嗎？……哈哈！”

“无論如何，他那爱国心值不了三分錢，”那个低音回答說。

“据說伏庫尔斯基却不仅仅是用空話証明了他的爱国心。”那个輕輕的声音插嘴說。

“那就更糟，”那个低音打断了他的話。“当他一文不名的时候，他証明自己有爱国心；可是当他才在口袋里摸到卢布的时候，却变得一无生气了。”

“哎，我們怎么非怀疑某某人不是卖国賊就是小偸不可呢！这是十分不好的！”那个輕輕的声音責备說。

“您怎么这样替他辯护？”那个低嗓門的人移了一下椅子，問道。

“我替他辯护，因为我听說过关于他的各种事情，”那个輕輕的声音回答道。“我那里有个叫做維梭茨基的赶車人；那汉

子要不是伏庫尔斯基使他找到了生路，早就餓死了。”

“用他在保加利亚搞給养得来的那笔錢救济别人……眞是个慈善家！……”

“我的先生，别人在公款上发了財，却是一毛不拔的。哈哈！”

“他无論如何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那个害哮喘病的人判断說。“他干了这一行又干那一行，他跑来跑去，不顧那家鋪子，他輸入細布，而且好象要領导貴族似的……”

那时候学徒又給他們送来了几瓶酒，我悄悄溜出了房間。我沒有在談話中插嘴，因为我从小就認識斯达史，我要是开口也只能够对他們說这几个字：

“你們是卑鄙的！”

他們談这一些，正当我为他的未来担忧得发抖的时候。我在醒来和睡覺时一再地問着自己：“他究竟在干什么？他干么那样做？会有什么結果？”今天人家当着我的面談論他这一切，昨天我却看見过那扳道夫維梭茨基跪在他跟前，感謝他使自己調到了斯奇尔尼維塞，并且接济他錢。这是一个朴实的人，心地又是多么正直！他带了他那十岁的儿子一道来，指着伏庫尔斯基說：

“你仔細瞧瞧这位先生，彼得，他是我們最大的恩人。如果有一天他說，你应該为他把手砍下来，那就把它砍下来吧；那样你也还沒有把你的債还清……”

或者說那个姑娘吧，她从修道院給他来信說：“为了替您禱告，我又想起了我童年时代的祈禱辞……”

这些是朴实的人和墮落的女人；比起我們这些穿大禮服

的人来，他們的情感不是高尙得多嗎？我們在整个城里夸耀着自己的品德，却誰也不相信那些品德。斯达史照顧那个可怜女人是做得不錯的，虽說他尽可以用比較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去做。

唉！他那些新結交的朋友使我生气。

我想起五月初有个外表很可疑的人（火紅色的絡腮胡子、討厌的眼睛）来到店里，他把名片放在公事桌上，断断續續地說：

“請告訴伏庫尔斯基先生，我今天七点鐘来……”

再也沒有下文了。我向那張名片瞟一眼，念着：“威廉·柯林斯，英語教师。”这多滑稽！伏庫尔斯基总不至于还学英文吧！

第二天，賀特尔行刺的电訊到来的时候，我才弄清楚了。

或者說另一个熟人，那梅立敦太太吧，自从斯达史从保加利亚回来以后，就承她賞光常来探望我們。她是个瘦弱的女人，矮小，嘮叨得象一个手磨，但是你立刻会发覺她只顧說她自己想說的話。有一次，在五月底左右，她冲了进来：

“伏庫尔斯基先生在嗎？一定不在，我料到了……您不是惹契茨基先生嗎？我一猜就猜着。多么漂亮的梳妆盒呀！橄欖木的，我是內行。請您告訴伏庫尔斯基先生，要他把这个东西給我送去，他知道我的地址，还有——請他明天一点鐘左右到拉齐印基公园去。”

“对不起，到哪个公园？”我問。我对她的冒昧感到生气。

“您是个傻瓜！当然是那王室公园！”那女人回答我。

好啦，一切都照她的愿望实現了！伏庫尔斯基把那个梳妆盒給她送去；他坐車上拉齐印基公园。他从那里回来的时候，告訴我說，为了結束东方的战爭，就要有个会議在柏林召开……而那会議是开了！

就是这个女人又一次冲进店来，如果我記得不錯，那是在六月一日。

"哦！"她叫起来，"多么漂亮的花瓶呀！一定是法国陶器，我是內行！您告訴伏庫尔斯基先生，請他把这給我送去，还有（她輕輕地补充說），您再告訴他，后天一点鐘左右……"

她走后，我对李希茨基說：

"我愿打賭，后天我們会得到一个重要的政治消息。"

"那就是說在六月三日嗎？"他带笑地問。

可是您想象一下，当諾比林[1]在柏林行刺的消息到来的时候我們的面目表情吧！我以为我中风啦，李希茨基不再开不規矩的玩笑来占我的便宜了，此外他不断向我打听政治消息。

一点不假，名气大是非常不幸的。因为自从李希茨基把我当作"消息灵通人士"向我請教以来，我的睡眠和最后剩下的那点食欲就都丧失了。……我那可怜的斯达史跟柯林斯和梅立敦太太那样的人保持着經常的联系，他会經历着什么样的痛苦！

---

[1] 諾比林（1848—1878），无政府主义者，一八七八年六月二日行刺德皇威廉一世，未遂。俾斯麦乘机頒布鎮压社会主义者活动的条例，該条例廢止于一八九〇年。

仁慈的上帝呀，請保佑我們！

我旣然瞎扯了一陣（天曉得，我会变成一个饒舌者的），就必須再补充說，我們店里也有不正常的事情在醞釀。除我以外，还有七个伙計（老敏舍曾經敢于梦想这样的事情嗎？），可大家却不是一条心。克来因和李希茨基是資格最老的伙計，跟人很不接近，我不愿說他們是以一种輕視的态度去对待其余的同事，但他們是有点傲慢的。那三个新伙計，——卖装飾品的、卖金属制成品和橡胶制品的——也另外結成一伙，他們态度生硬，气势汹汹。固然那好心的齐巴想替大家互相拉攏，他从老伙計那里跑到新伙計那里，不断地設法說服他們；但是那可怜人的运气非常不好，每次經过他和解的試探，两伙人的面孔就板得更难看了。

如果我們的商店（当然是一家第一流的商店）是慢慢发展起来的，我們每年只仅仅雇用一个新伙計的話，那么新来的人也許会跟旧同事融洽无間，和好一致了。但因为一下子有五个新人雇了进来，而且这一个时常碍着那一个（因为在这短短的时間里，旣不能把貨物好好地安排一下，也不能給每个人明确地分工），因此在他們中間发生某一些冲突，是当然的了。而且，我們老板是个智力超过我們大家的人，我怎能批評他的举动呢……

只有在一点上，老伙計和新伙計是一致的，而且齐巴也支持他們，那就是我們的第七个伙計許朗格包姆遭到迫害这件事。那許朗格包姆（我早就認識他）固然信奉摩西教，[1]却是

[1] 即犹太教。

个品行端正的人。他个子矮小，黑黑的，身子有点弯曲，留着胡子，总而言之，人家看見他坐在柜台后面，不会把他当作一个精明人。但只要什么时候来个主顧（許朗格包姆在俄罗斯織品部工作）——我的天！……他便会象个陀螺那样团团轉；剛才他还在右边最高的一格貨柜旁边，現在却已經在当中最底下的那个抽屜旁边了，一刹那間他却又到了左边天花板底下的什么地方。当他把一捆捆布匹丢过去的时候，我覺得他不是个人，而是一架蒸汽机，而当他打开布匹量着的时候，我又覺得他这个滑头一定生着三双手。同时他是个天才的算术家；当他介紹貨色，給买主出主意，猜測他們的爱好的时候，总是用一种无比严肃的声調說話的，——說句实話，麦拉歇夫斯基根本不在話下！……只可惜他长得那么矮小，又那么难看；为了招徠女顧客，我們只好給他添个脑子空空的、但却仪表堂堂的小伙子当帮手。有个漂亮伙計在那里，女人們固然坐得久些，但她們却不再那么挑剔，而且也很少討价还价了。

（不过，愿上帝保佑我們，別讓女买主光顧吧。也許，只因为我在店里不断地看見女人，所以才沒有勇气結婚。世界的造物者在塑造所謂自然界的尤物——女人的时候，一定沒有考慮过会給商人們招来什么样的煩恼。）

許朗格包姆是个名副其实的、品行端正的公民，虽然如此，却还是沒有人喜欢他，因为他不幸是个“犹太教徒”。

一般地說，大約这一年来我就发現人們对犹太教徒們的厌恶有增无減：就連几年前被人們称为信奉摩西教的波兰人，今天也被称为犹太人了。那些人不久前还称贊他們爱好劳动，忍辱負重，具有才干，現在却只看到他們追求暴利和招摇

撞騙了。

我听見这些話的时候，也偶尔想，人类精神上象夜那样的黑暗已經开始了。白天里一切都好，愉快而又美丽，到夜里一切却都肮脏而危险。我暗地里这么想，可是我沒有說出来；因为面对着优秀的輿論家的意見，一个老掌柜的主張算得了什么呢，輿論家們証明說，犹太人用基督的血去涂他們的复活节面包，他們的权利就得受到限制。不过，子彈在我們头上呼嘯而过，象征着另一些理由，——卡玆，你記得嗎？

这些情况在許朗格包姆身上起了些怪作用。去年他的名字还叫做許朗果夫斯基，过的是复活节和圣誕节，而且連最虔信的天主教徒也着实沒有象他吃过那么多的香腸。我还記得有一次人家在糖果店里問他：

"您不喜欢吃冰淇淋嗎，許朗果夫斯基先生？"

他回答說：

"我只喜欢吃香腸，可是不加大蒜。大蒜我受不了。"

他是跟斯达史和舒曼医生一道从西伯利亚回来的，跟着就进了一家基督教徒的鋪子，虽然犹太人給他更优越的条件。从那时候起，他就一直在基督教徒的鋪子里干活，到今年人家才辞退他。

五月初他第一次来恳求斯达史。这一次他的腰弯得比平常更低，眼睛也更紅了。

"斯达史，"他低声下气地說，"如果你不收留我，我在納列夫基[1]就会倒霉下去。"

---

[1] 战前华沙的犹太人住区。——德譯者

“那你为什么不馬上到我这里来呢?”斯达史問他。

“我失去了勇气……我害怕人家会說我,犹太人一定是无孔不入的。今天要不是顧慮到孩子們,我还不会来。”

斯达史聳聳肩,馬上雇用了許朗格包姆,薪水是每年一千五百卢布。

这新伙計馬上开始了工作,过了半个鐘头,李希茨基对克来因喃喃地說:

“見鬼,这里的大蒜气味怎么这样厉害,克来因先生?”

又过了一刻鐘,我不知道他由于什么动机,又补上一句:

“这些下流坯子, 这些犹太人怎么挤到克拉科夫郊区来啦! 这些臭虫都一模一样, 他們不能留在他們的納列夫基或圣埃尔斯卡街嗎?”

許朗格包姆一声不响,只有他那发炎的眼皮在跳动。

幸亏这两次諷刺都被伏庫尔斯基听見了。他从写字台旁边站起来,用一种我确实沒有估計到的声調說:

“李希……李希茨基先生! 亨利克·許朗格包姆先生在我潦倒的时候是我的朋友。难道現在我过得稍好一些, 您就不想同意他做我的朋友嗎?”

李希茨基覺得自己的飯碗有点靠不住,他惶惑起来了。他鞠着躬, 嘟噥着一点什么。那时伏庫尔斯基向許朗格包姆走过去,紧紧地抱着他說:

“亲爱的亨利克, 你别把这些挖苦話摆在心上, 我們这里大家都互相挖苦惯了,完全是出于友好。你要明白这一点:如果一旦你得离开这家鋪子的話,那大不了是跟我一道走。”

許朗格包姆的地位一下子明确起来: 目前他們宁可对我

說难听話(是呀,甚至罵我),也不愿对他說了。可是,对付那些吞吞吐吐的話、装鬼臉和偶尔的白眼有什么办法呢?这一切都使那可怜人感到极度的苦恼。他时常叹着气,对我說:

"唉,要不是害怕我那些孩子倒霉下去,我早把这里的一切全都扔下,馬上回到納列夫基去了。"

"是呀,亨利克先生,"我問他,"您为什么不最后受一下洗礼呢?"

"几年前我是会那样做的,可今天再也不会了。今天我已經理会到,作为一个犹太人,我只被基督教徒看不起,但要是作为一个受过洗礼的改宗的犹太人,那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都厌恶我了。我們得跟人生活在一起呀。最后,"他低声往下說,"我有五个孩子和一个有錢的父亲,我可以从他那里繼承到財产……"

这眞是怪事。許朗格包姆的父亲是个放高利貸的,儿子却为了不从父亲那里接受分文,当了伙計在受罪。

我时常跟李希茨基秘密地談論他。

"你們为什么迫害他呢?"我問。"他不是也过着基督教的家庭生活,甚至还替他的孩子們点起圣誕树上的蜡烛嗎?"

"因为他知道,"李希茨基說,"不发酵的面包加香腸比沒有加香腸要好吃一些。"

"他到过西伯利亚,冒过风險……"

"这是为了做买卖……为了做买卖,他从前名叫許朗果夫斯基,而現在因为他父亲得了哮喘病,他又叫做許朗格包姆了。"

"你們嘲笑过他,"我說,"說他掠人之美,所以他又恢复了他从前的名字。"

“那样一来，他可以从他父亲那里繼承到将近十万卢布，”李希茨基回答說。

这时我也聳聳肩，不說話了。叫做許朗格包姆不好，叫做許朗果夫斯基也不好，做犹太人不好，做改宗的犹太人也不好……夜，漆黑的夜降临了，在这个夜里，似乎一切都是灰色的、有嫌疑的！

斯达史也因此受了影响。因为他不但在自己店里收留了許朗格包姆，而且还把貨物供应給犹太商人，讓別的犹太人在他的买卖中获利。我們这些人又是大叫，又是恫吓，可他沒有被吓倒；他态度变强硬了，哪怕人家把他放在地獄的火里燒烤，他也不讓步。

这一切該怎么結束呢，仁慈的上帝呀！

唉，唉……因为我經常离开了話題，所以把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給忘記了。我指的是麦拉歇夫斯基，一些时候以来，他不是破坏我的計划，就是有意識地欺騙了我。

这个年輕人之所以从我們店里給解雇出去，是因为他当着伏庫尔斯基的面稍稍罵了社会主义者几句。但后来斯达史却心軟了，过了复活节，他立刻把麦拉歇夫斯基送到莫斯科分店去，甚至还加了他的薪水。我对他那次旅行或者說放逐的意义考虑了好几晚上。可是三个星期以后，当麦拉歇夫斯基有一次从莫斯科来采办貨物的时候，我馬上理会到斯达史的計划。

在外表上，那个青年人很少改变：他仍然是口才流利，面貌英俊，也許只是稍稍蒼白了些。他很喜欢莫斯科，尤其喜欢那里的女人，比起我們这儿的女人来，她們的經驗和热情都比

較丰富，因此偏見也就比較少。我也覺得在我年青时代，女人們的偏見比現在要少一些。

这一切才是个开場白。重要的事情是麦拉歇夫斯基带来了三个很可疑的、他称呼为"买主"的人，还有一大捆某种小册子。照他說，"买主們"要在我們店里稍稍看看，可是他們行为鬼祟，我們店里沒有人看得見他們。他們整天到处逛，我愿賭咒，他們是在我們这里为一次革命打基础。后来他們看出我开始在注意他們，每次来到店里，便装作吃醉酒的人，跟我不談别的，只談女人，在这方面，他們反对麦拉歇夫斯基的看法，硬說波兰女人是"純朴美丽"，跟犹太女人很相象。

我装得好象相信他們所說的一切，我利用巧妙的問話探听出他們对邻近城堡的周圍环境最熟悉。原来他們在那里有他們的业务。"买主們"甚至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这个事实也就証明我的猜測不是沒有根据的。在十天当中，他們被带到警察所里去了三次。可是他們关系似乎不错，因为每一次人家都把他們释放了。

当我把自己对"买主們"的怀疑通知伏庫尔斯基的时候，他只微微地笑着，回答說：

"这根本沒有什么……"

我从这里推断斯达史跟虛无主义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你瞧，我是多么惊异啊，有一次我邀克来因和麦拉歇夫斯基在家里喝茶，当时我确認麦拉歇夫斯基是一个比克来因更起劲的社会主义者……就是这个麦拉歇夫斯基，因为罵了社会主义者，在我們店里丟了飯碗的！我吃惊得整个晚上都張不开嘴；克来因在沾沾自喜，麦拉歇夫斯基却在高談闊論。

我活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听說过类似的事情！那个青年人一面向我举出一些絕頂聰明的人的名字，一面証明說，所有的資本家都是罪犯；土地必須属于耕耆所有；工厂、矿山和机器必須是公有財产；旣沒有上帝，也沒有灵魂，这些东西不过是教士們为了向人們收取什一稅才揑造出来的。他說，等他們（他跟那三个“买主”）进行了革命，那以后我們大家一天只需干八小时工作，其余的时間可以去娛乐消遣，虽說这样，每个人也还拿得到养老金和享受免費埋葬。最后他說，只有在土地、建筑物、机器，甚至妻子，一切都成为公有的时候，人間的乐园才会出現。

因为我是个独身汉（人家甚至称我为老光棍），而且写这本日記不是虛伪的，所以我愿意承認，这种公妻制使我完全滿意。我甚至想說，我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已經有了某些好感。但是，如果不用革命，人們也就能共妻的話，那他們干么一定要进行革命呢？[1]

我这么想，可那麦拉歇夫斯基却糾正了我的理論，同时破坏了我的計划。

順便說一下，我眞誠地希望斯达史結婚。他要是有个妻子，他就不会时常跟柯林斯和梅立敦太太碰头了，假定以后还有了孩子，說不定他就会割断所有可疑的关系。一个象他那样有軍人天性的人，跟那些即使有軍人天性也不能拿起同样

[1] 这两段話中涉及的公妻制部分，表現了麦拉歇夫斯基和惹契茨基对社会主义的曲解。从来資产阶級就以公妻制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手段，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严詞駁斥过了。

的武器去应战的人搞在一起，那算什么呢？匈牙利步兵是不至于向手无寸鉄的敌人射击的，别的步兵也同样。不过时代是在改变。

所以我非常希望斯达史結婚，我甚至認为自己已經替他找到了一个对象。有个特别漂亮的女人常常来到我們新开的店里(也到了另外那片老店里)，栗色的头发、灰色的眼睛、非常美丽的面孔、亭亭的身材，和出众的纖細的手和脚！……有一次我看見她从出租馬車上下来，我得承認，一瞧見我就激动得全身忽冷忽热……哎，老实的斯达史会很喜欢她的吧，因为她有健美的身体和一張象浆果那样的小嘴……还有什么样的胸脯呀！……如果她穿着紧身小褂进来，那我一定会認为是个安琪儿来了，她从天上飘落下来，把她那对小翅膀紧貼在胸口上！

她似乎是个寡妇，因为我从来沒有看見她带着丈夫，往往只带着她那个小女儿。小女儿叫做海栁湦，象糖果那么可爱，那么甜蜜。假定斯达史跟她結婚，他就不得不立刻跟那些虛无主义者断絕关系了，因为他需要用妻子剩給他的那点时間去撫愛那个孩子。但一个那样的妻子是不会讓他有許多空閑时間的。

我已經安排好了整套計划，而且考虑用哪种方式去認識那个女人，之后再把她介紹給斯达史，这时候麦拉歇夫斯基这个魔鬼突然从莫斯科闖到了我們这里。这个花花公子到后的第二天，就跟我所說的那个寡妇到我們店里来，我的憤恨是可想而知了！他纏在她旁边奉承討好，轉动着眼睛，又怎样設法猜度她的主意呀！幸亏我长得不胖，不然面对着那些最无耻的逢迎，我也許会中风。

几个鐘头以后，他回到我們店里的时候，我板着世界上最冷淡的面孔問他，那女人是誰?

"您看中了，是嗎?"他說，"那是香檳酒，不是女人，"他不害臊地眨着眼睛补上一句。"可是沒有您的份，那女人十分瘋狂地追求我……啊，先生，她有什么样的性情，什么样的身体呀。您要是看見她穿着晨衣的样子那就好了!"

"麦拉歇夫斯基先生，我希望……"我严厉地回答他。

"可是我沒有說什么呀!"他回答道，搓着双手，我覺得那样子是猥亵的。"眞的，我沒有說什么!……惹契茨基先生，謹慎是男性最高的美德，特別是在非常亲密的关系上。"

我打断他的話，因为我感到那青年人如果再往下說，我不得不对他表示輕蔑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人呀!……如果我交了好运，引起一个女人注意的話，我是連想也不敢想，更談不上在一家象我們这样大的商店里声音响亮地夸耀了。

后来当麦拉歇夫斯基又对我講解他那套公妻制的理論的时候，我馬上就想:"斯达史是个虛无主义者，麦拉歇夫斯基也是个虛无主义者……如果有一个結婚了，他馬上会将那共同的所有物供給另一个……但是那样的一个女人嫁給麦拉歇夫斯基，到底可惜。"

五月底，伏庫尔斯基决定把我們的新鋪子正式开張。我趁机看出了时代是怎样在改变……在我年輕时候，商人們也同样給自己的商店正式开張，当时他們发愁的是这一些：要由一个年长的虔誠的教士主持仪式，要有眞正的圣水、一个新的圣水噴洒器和一个精通拉丁文的风琴师。等到每个柜子和每

件貨物上都洒了圣水，仪式才算完毕。人們在店鋪的門檻上釘一块馬蹄鉄，以招徠顧客，这时候大家才开始吃点心，通常是一小杯伏特加酒、香腸和啤酒。

可是今天（跟老敏舍同輩的人对这些会有什么意見呀！），首先就有这些問題：需要多少个厨子和仆役，然后是多少瓶香檳酒，多少瓶匈牙利葡萄酒，和一頓什么样的飯。那就是說，吃成了仪式的中心問題，因为被邀請的人們也不在乎誰的店开張，他們只关心一件事：有什么东西可吃？

在举行仪式的前夕，有个矮胖的、衣服汗湿的汉子跑到我們店里来，我倒說不出是領子把他的脖子弄脏了呢，还是脖子把他的領子弄脏了。他从那件破烂的上衣里掏出一本厚厚的笔記本，把一副肮脏的夹鼻眼鏡在鼻子上整整好，板着一張使我們不安而又惶恐的臉，大模大样地走来走去。

“見鬼，”我想，“他是警察局来的嗎，或者，敢情是来登記存貨的法院执行官的書記？”

我两次走到他跟前，想尽可能客气地問他有什么事。第一次他嘟噥着說：“請您別打扰我！”第二次他却无礼地把我推开了。

我瞧見我們的一些伙計对他十分亲热地鞠躬，同时搓着手，回答他提出的問題，好象他至少是个銀行經理，这时我更加惊异了。

“嗯，这可怜虫总不至于是保險公司来的吧。他們那里根本沒有穿得这么破烂的人……”我自言自語地說。

后来，李希茨基才对我輕輕說，那位先生是个有名的記者，他将写一篇报导我們的文章。想到我将在报紙上讀到自

己的名字，我心里高兴起来，直到現在为止，我的名字只有一次刊載在警务日报上，那是我丟失了护照的时候。就在同一瞬間，我看出那个人身上的一切都是大的：脑袋、笔記本，不錯，連左脚鞋子上的那块补釘都非常大。他不断地穿过那些房間走着，傲慢得象一只雄吐綬鷄，他不断地写着写着……末了他問：

“我的先生們，近来你們店里出过什么意外的事嗎？……比方一場小小的火灾、一次失窃、一次舞弊、一場风波？”

“絕对沒有！”我鼓起勇气說。

“可惜，”他回答。“要是有人在店里上吊，那是商店最好的广告了……”

我听見这句話的时候，覺得渾身冰冷。

“承您先生賞光，”我向他鞠一个躬，胆怯地說，“挑选一样什么东西，我們一定給您送到府上。”

“行賄嗎？”他对我高傲地瞧了一眼，神气好象哥白尼的雕象，問道。“我們中意的东西就买，”他接下去說，“可不接受人家的礼物。”

他在商店当中戴上那頂肮脏的帽子，双手插在口袋里，往外走去，风度象个部长。走到对街，我还看見他鞋子上的那块补釘。

我再来談談开張仪式吧。

主要的庆祝，也就是宴会，是在欧洲飯店的大厅里举行的。人們用鮮花布置了那大厅，把一些大桌子排成馬蹄形，还預約了乐队，到晚上六点鐘，一百五十多个人聚集在那里了。所有的人都来参加！……华沙、內地和莫斯科最重要的商人

們，哼，甚至也有維也納和巴黎的来客。还有两个伯爵、一个侯爵和相当多的貴族光临。喝的酒沒有什么可說的，因为我不知道，是那些点綴着大厅的花草的叶子多，还是酒瓶多。

筵席花了我們三千多卢布，可是那么許多人在吃喝，場面看来实在豪华。后来侯爵在一片靜寂中站起来为伏庫尔斯基的健康干杯，乐队开始演奏——我弄不清那是一支什么曲子，总之是一支很好听的曲子，一百五十人同时欢呼："万寿无疆！"这时候，我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我向伏庫尔斯基跑去，拥抱着他，对他輕輕說："你看，他們多么喜欢你呀。"

"他們喜欢的不是我，而是香檳酒，"他回答。

我看出喝彩并沒有感动他。有一个即席发言的人說（那想必是个作家，胡乱說了許多話，却一点沒有意思），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我不知道他是代表他自已呢，还是代表伏庫尔斯基說的，就連那时候，他也并不高兴。

我也注意到斯达史多半逗留在列茨基先生身边，据說那个人在破产以前到过欧洲的一些宮廷……老是这些不幸的政治！

开始时，宴会进行得很庄严；客人中一再有人发言，講着講着，好象不想讓嘴来完成喝酒和吃菜的任务，可是搬出去的空酒瓶越多，宴会也就越不尊严，最后鬧成一片嘈杂声，相形之下，音乐几乎听不見了。

当时我象魔鬼那样地憤怒，心想至少把麦拉歇夫斯基痛罵一頓。可是我把他从桌边拉开的时候，只是这么說：

"喂，干么这样搞？"

"干么？"他反問我，还用发瘋的眼睛望着我。"很簡单，是

为列茨卡小姐搞的。”

“您发瘋了嗎？什么样的列茨卡小姐？”

“嗯……交际……商店……筵席……这一切都是为了她。我从店里滚出去也是为了她，”麦拉歇夫斯基說，他靠在我肩膀上，因为他已經站不住了。

“什么？”我看見他已經完全喝醉了，便說道。“您是为了她从店里滚出去的？那說不定您到莫斯科去也是为了她？”

“那当……当然！她仅仅說了一句話，……不长的一句話，……我一年就多拿了三百卢布。小美人魚对付老头眞是随心所欲。”

“現在您睡覚吧，”我說。

“我可不睡覚……我要找我那些朋友……他們在哪里呢？……他們会对付那条小美人魚的。她不至于象戏弄那老头那样地戏弄他們。我那些朋友在哪里呀？……”他扯开喉嚨号叫。

不用說，我叫人把他送到楼上的一个房間去了。不过我揣想，他装酒醉是为了欺騙我。

到午夜，那大厅变得象个陈尸室，或者說象个医院了；人們不断地把人抬到一个房間里，或抬上一輛出租馬車。最后，我找到了那个几乎还是清醒的舒曼医生，領他到我那里去喝一杯茶。

舒曼医生同样也是个犹太教徒，是个不平凡的人。从前因为爱上一个女基督教徒，他甚至愿受洗礼；但是她一死，也就作罢了。甚至有人說，他由于忧伤而服过毒药，但被救活了。目前他完全放弃了他的医生业务，他拥有一笔相当可观

的財产，他主要在从事人类头发的研究。他个子矮小，皮肤黃黃的，目光敏銳，什么事都不能逃过他的眼睛。他跟斯达史很久以来就認識，所以他知道他所有的秘密。

在那喧鬧的宴会以后，我感到异样的忧愁，我心里想稍稍試探舒曼一下。現在，他要是一点也不告訴我关于斯达史的事情，那我一定打听不到什么消息了。

我們到了我的住所，安排好了茶炊，我便說：

"請您坦白地告訴我，大夫，您对斯达史是怎么个看法？他使我放心不下。我看这一年来，他干起冒險事情来了：上保加利亚、开新鋪子、貿易公司……私人馬車……他的性情有了奇怪的改变。"

"我看不出有改变，"舒曼回答說。"他一向是个活动的人，他想到的事或是使他感动的事，他都馬上实現它們。他决定进大学，結果他进了大学，他下决心要发一笔財，結果他发了財。所以，如果他抱了一个什么不平常的志愿，他也不容人家妨碍他，会干出一件头等愚蠢的事来的。他性情是这样，沒有办法。"

"尽管这样，"我插嘴說，"我还是看出他的行为有許多矛盾。"

"这也沒有什么希奇，"大夫說。"他身上兼有两种人：六十年代以前的浪漫主义者和七十年代的实証主义者。这在他身上甚至是前后一致的，旁观者看来却就很矛盾了。"

"他不是又牵連在一桩恋爱事件里了吧？"我問。

"我一点不知道，"舒曼板着脸回答。

我住了口，过了相当久的工夫，我又問道：

“这样下去他会怎么样呢？”

舒曼皺起眉头，手指互相交叉着。

“会糟糕的，”他說。“象他那样的人要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把一切都改变过来，就是在碰到一个大障碍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淋。他一向都是一帆风順，可是……一輩子都只抽到好鉄，走好运的人是沒有的。”

“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我們可以亲眼看見一个悲剧了，”舒曼最后說。他喝了一杯檸檬茶，就回家了。

我整夜睡不着。在胜利的一天，这是多么可怕的預言呀！……

嗯！老天爷比舒曼知道得多些，他一定不容許斯达史沉淪下去的。

第十一章 旧的幻想和新的熟人

梅立敦太太曾經受过冷酷的生活鍛炼，她甚至从中学会了不重視輿論。

当她还年輕的时候，大家都說她是个美丽而善良的姑娘，就說她沒有財产吧，也还是嫁得了丈夫的。她长得又賢淑又美丽，但却沒有人跟她結婚。后来大家說，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教师必須博得学生們的喜爱和家长們的尊敬。她受过高等教育，是个热情的女教师，話虽这么說，学生們却还是跟她过不去，家长們也是从早到晚都在嘲笑她。她讀过許多长篇小說，那些小說里一般都証实了热恋中的王子、伯爵和男爵是些高貴的人，他們习惯于把自己的手交給一个可怜的女教师，去换取她的那顆心。唉，有一天她当眞把自己的心献給了一个高貴的年輕伯爵，但却沒有得到他的手。

她剛过三十岁不久就跟那个已經老气横秋的行政官梅立敦結了婚，所以要結婚，只是为了使一个酒鬼在德行方面改变过来。不过那新婚的男人在婚后喝酒却喝得比从前更多，那个想要使他在德行方面改变过来的新娘有时却挨了揍。

据說，梅立敦太太在他死后把他送到公墓去，而且在确信他是永远被埋葬了以后，把一条野狗領了回家；因为大家都說狗是最感恩的动物。这条狗确实是忠誠的，不过后来它得

了狂病，咬了女仆人，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梅立敦太太也患了一場重病。

她在医院的一个单人病房里寂寞地躺了半年，她被她的学生們、家长們以及她曾經以心相許的那个伯爵遺忘了。她有足够的时間来沉思默想，出院的时候，她又瘦又老，头发花白了，稀疏了，誰都說疾病把她折磨到了使人認不得的地步。

“我比較聪明了，”梅立敦太太回答。

她不再当女教师，可是她給人推荐女教师；她不再想到結婚，可是她替年輕的男女做媒；她不把自己的心献給誰，可是她在自己家里給幽会的恋人們行方便。因为她向每个人要錢，而且是凡事都要錢，所以她积了一点錢，就靠着它过活。

在生活的新阶段开始的时候，她是阴沉沉，甚至是憤世嫉俗的。

“一个牧师在結婚上賺錢，”她对知己的人說，“我却在訂婚上賺錢。一个伯爵……在使馬匹傳种接代上要錢，我却是在帮助人家相識上要錢。”

但是，漸漸地她說話有了节制，有时甚至說教起来，因为她发現講一些公認的观点和意見，对增加收入有良好的影响。

梅立敦太太老早就認得了伏庫尔斯基。因为她喜欢看戏，有个观察一切的习惯，所以她很快就看出伏庫尔斯基在聚精会神地望着依莎貝拉小姐。发現了这一点，她聳了聳肩膀；一个热恋着列茨卡小姐的服飾用品商人会使她感到什么兴趣呢？要是他看中了某一个富商的寡妇，或厂主的女儿，那梅立敦太太就可以做媒了。可是……

直到伏庫尔斯基从保加利亚回来，带回那笔人們談得神

乎其神的财产的时候，梅立敦太太才亲自跟他談起依莎貝拉小姐，自愿替他效劳。于是成立了一个尽在不言中的协定：伏庫尔斯基慷慨地掏錢，梅立敦太太把无論哪一件有关列茨基家庭以及他家的高貴朋友的消息供給他。实际上，通过她的介紹，伏庫尔斯基还收买了列茨基的期票，买下了依莎貝拉的銀器。

梅立敦太太趁这个机会到伏庫尔斯基的私宅里去探訪他，向他道賀。

"这些事情您办得很聪明，"她說。"固然，您对那些銀器和那套餐具不是很喜欢的，不过收購列茨基的期票却是一件杰作。人家从这件事情上一看就看得出是个商人！"

伏庫尔斯基听見她这么称贊，就拉开写字台的抽屜，在里面找了一陣，拿出那一迭期票。

"是这些东西嗎？"他一面問，一面拿給梅立敦太太看。

"是的。这么許多錢，我眞想要哩……"她叹了口气，回答說。

伏庫尔斯基拿起那迭期票撕成两半。

"現在看得出是个商人嗎？"他問。

梅立敦太太很感兴趣地望着他，接着搖搖头，嘟嚷着說：

"我为您感到可惜。"

"敢問这是为什么？"

"我为您感到可惜，"她又說了一遍。"我自己是个女人，我知道男人們获得女人不是通过牺牲，而是通过威力。"

"眞的嗎？"

"通过美的、健康的和金錢的威力……"

"智慧的威力……"伏庫尔斯基用同样的声調插嘴說。

"智慧并不很重要，倒是拳头的威力重要些，"梅立敦太太冷冷地微笑一下，接下去說。"我对我們女性認識得很清楚，也时常有机会为男人們的天眞搖头。"

"您可用不着为我費心。"

"您認为沒有那种必要嗎？"她望着他的眼睛，問道。

"太太，"伏庫尔斯基回答說，"如果依莎貝拉小姐是我心目中那样的女人，也許她会在什么时候对我的感情作正确的估价。如果她不这样作的話，我将来总有一天对她感到失望的。"

"您对她失望得越早越好，伏庫尔斯基先生，越早越好！"她說着，站了起来。"請您相信我，从口袋里夺走一千卢布比仅仅从心里夺走一点爱情还容易些。特别是当爱情生了根的时候。可是您别忘記，"她接着說，"把我那笔小本錢好好地投資进去。如果您知道有时賺几千卢布是多么困难的話，您就不会把它們撕碎了。"

五月和六月里，使惹契茨基先生感到不快的是梅立敦太太来得越来越勤了，他猜想她有阴謀。他并沒有猜錯。那是个阴謀，不过是对付依莎貝拉小姐的；不錯，那老女人把只跟依莎貝拉小姐有关的重要消息供給伏庫尔斯基。譬如說，她通知他，伯爵夫人和她的侄女要在哪一天到拉齐印基公园里去散步。

遇到这类情况，梅立敦太太跑到店里来，在接受了某一样值几个卢布的小物件作为报酬以后，她把日子和鐘点告訴惹契茨基。

对伏庫尔斯基来說，那是特殊的一段时間：他一知道明天太太們将到拉齐印基公园去，他隔夜就定不下心了。他对营业漠不关心，又容易激动；在他看来，时間仿佛停滞不前，明天是决不会到来似的。那一夜在乱梦中过去；有时他在半睡半醒中喃喃地說：

"有什么結果呢？……什么也沒有！……唉，我是什么样的笨蛋呀……"

可是，天亮了起来，他却害怕从窗子里往外望，免得看見一个阴霾的天空。到中午的那段时間又慢慢地挨过，那么漫长，倒象他可以把目前被可怕的痛苦所摧毁了的自己的一生都安排到那段时間里去似的。

"这能是愛情嗎？"他灰心地問着自己。

到中午，他完全被迫不及待的心情控制住了，他叫人套好車子，动身走了。他时时刻刻覺得迎面駛来的是伯爵夫人的那輛馬車，她已經散好步回来了，接着又覺得他那两匹馬跑得太慢，其实它們正在飞奔呢。

他到达了拉齐印基公园，从車子上跳下来，就跑到池塘旁边；喜欢拿东西喂給天鵝吃的伯爵夫人平常都在那里散步。他来得太早了，随便在什么地方的一条长凳上坐下，出了一头冷汗；他一动也不动地坐着，眼睛向着宮殿，他把整个世界都忘了。

最后在林蔭道尽头出現了两个女人的身影，一个是黑色的，一个是灰色的。伏庫尔斯基面紅耳赤了。

"是她俩！……至少得跟我談談吧？……"

他站了起来，气喘吁吁地向她們迎上去，象个梦游症患者

一样。不錯，那是依莎貝拉小姐，她牵着她姑母，在跟她談着什么。

伏庫尔斯基注視着她，心里想：

“嘿，她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一个跟别的女人一样的女人……我似乎不必为她弄得神魂顚倒……”

他向她們行禮，她們也答了禮。他往前走，头也不回，免得讓人家看見自己。最后他回头一看，两个女人已隱沒在綠蔭中了。

“我要回头走，再望她一下，”他这样想，“不，不，那不象話！”

一刹那間，他覚得池塘里閃閃发光的水对他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唉，如果我知道死了等于把事情忘了，那該多好呀……但要不是那样呢？……不，大自然是不知道仁慈的……以无限的痛苦折磨一个可怜人的心，甚至在死亡时心境万分空虛，也不給他一点安慰，这难道是仁慈的嗎？”

差不多在同一时候，伯爵夫人对依莎貝拉小姐說：

“我越来越相信，貝拉，金錢幷不使人幸福。那伏庫尔斯基按照他地位来說，已經飞黃騰达，可是——結果怎样呢？……他不再待在店里工作，而是到拉齐印基公园里来閑逛。你看出他那張多么无聊的面孔嗎？”

“无聊的面孔？”依莎貝拉小姐重复地說。“在我看来，这張臉首先是滑稽好笑。”

“这一点我倒沒有看出，”伯爵夫人覚得奇怪。

“唔……首先是討厌。”依莎貝拉糾正說。

伏庫尔斯基怎么也打不定主意离开公园。他在池塘的另

一边漫步，老远注视着那件从綠蔭中間閃过去的灰色衣服。到后来他才发覺自己在注視着三个女人，两个穿灰色衣服，一个穿天藍色的，她們中哪一个也不是依莎貝拉小姐。

"我笨得透頂，"他想。

可是这对他毫无帮助。

六月上半月的一天，梅立敦太太通知伏庫尔斯基，說依莎貝拉小姐将在明天跟伯爵夫人和議长夫人出去散步。这个不足輕重的机会倒可能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那值得紀念的复活节以来，伏庫尔斯基曾經拜訪过議长夫人几次，他看出了那老妇人对他很有好感。在她談起过去那些年代，談起他的叔父，以及叔父那墓碑的时候，他傾听着。她在那样談心的时候，意外地提起了依莎貝拉小姐的名字，提得那么突然，使伏庫尔斯基无法掩飾自己的激动；他臉色变了，声音有些顫动。

老妇人把她那带柄的单眼眼鏡举到了眼睛前面，望着伏庫尔斯基問道：

"只是我这么感覚，还是您对列茨卡小姐眞正关心？"

"我几乎不認得她……我仅仅跟她講过一次話……"伏庫尔斯基不好意思地为自己辯护。

議长夫人陷在沉思里，她搖了搖头，輕輕地說：

"嗯……"

伏庫尔斯基向她告辞，可是她那个"嗯！"牢牢地留在他的記忆里。无論如何，議长夫人对他沒有恶意，这是肯定的。現在，那次談話以后还不到一星期，他打听到議长夫人将跟伯爵夫人和依莎貝拉小姐上拉齐印基公园。她們在那里碰到过他，

她知道了嗎?……或者她有意替他們拉攏一下?

伏庫尔斯基看看表,是下午三点鐘。

“这么說,明天,”他想,“在……二十四小时……以后,不是,要少一点……那是在多少小时以后呢?”

他算不出在三点鐘和明天下午一点鐘之間有多少个鐘头。他感到煩躁不安;中飯沒有吃;他的幻想繼續在发展,但清醒的理智却控制着它。

“倒要看看明天是什么情形。可是也許天下雨,或者其中的一个女人生病呢?”

他赶上街去,漫无目的地徘徊着,心里重复着說:

“嗯,倒要看看明天是什么情形……也許她們根本就不跟我說話?……归根結蒂,依莎貝拉小姐是个漂亮的姑娘,甚至可以說是非常漂亮的吧,不过她依旧是个姑娘,不是个超人。成千上万同样漂亮的姑娘在这世界上走动,我并不想去拖住其中一个的裙带。她要是拒絕我呢?……好!那我就更心甘情愿地投到另一个女人的怀里去……”

晚上他到戏院去,可是第一幕演完,他就走了。他又在城里閑逛,但他的脚走向哪里,明天散步的念头也就跟他到了哪里,他模糊地預感到明天自己将跟依莎貝拉小姐接近。

夜和早晨过去了。十二点鐘光景,他叫人把馬車套好。他送了一張条子到店里說他到得迟一些,接着把一双手套撕得粉碎。[1] 最后仆人进来了。

“馬匹准备好了!”伏庫尔斯基想,伸手去拿帽子。

---

[1] 旧俗撕破手套,有表示决心做一件事情之意。

"侯爵到!"仆人通报說。

伏庫尔斯基眼前一陣发黑。

"請他进来。"

侯爵走了进来。

"您好,伏庫尔斯基先生,"他大声地說。"您出門嗎? 一定是到堆棧或者上火車站去。可是去不成啦。我把您扣留了,要把您带到我那里去。我甚至要很不客气地坐您的馬車,因为今天我的馬車沒有来。不过我相信,您听見了我的消息的时候,会原諒我的。"

"您不想坐一会儿嗎,侯爵?"

"就坐一会儿。您想象一下,"侯爵坐下来說,"我一直逼我們那些合伙先生(我这样說不好嗎?),一直糾纏他們,后来才有几个人答应上我家里,听取您那个公司的計划。所以我馬上要把您带走,說得正确点,就是要您和我一块儿到我家去。"

伏庫尔斯基听了这些話,有着一个从很高地方栽下、胸脯撞着地面的人那样的感覺。他那慌張的神情逃不过侯爵的眼睛,侯爵微微一笑,認为那是伏庫尔斯基对他的拜訪和邀請感到高兴的表示。他做梦也想不到,在伏庫尔斯基来說,拉齐印基公园里的散步会比所有的侯爵和公司具有更大的意义。

"那么,我們就这样說定了?"侯爵站起来,問道。

只差一秒鐘,伏庫尔斯基就会說他不一道走,他要放弃所有的公司。不过就在那时候,他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

"散步——是为我,貿易公司——却是为她。"

他抓起帽子,跟侯爵一道走了。他感覺車子好象不是在石子路上,而是在他自己的脑子上顛簸似的。

“征服女人們不是通过牺牲，而是通过威力，哪怕是拳头的威力……”他記起了梅立敦太太的話。在这句格言的影响下，他恨不得扭住侯爵的衣領，把他摔到石子路上。但这种厌恶的情緒只是剎那間的事。

侯爵半閉着眼睛，望着他，当他看見伏庫尔斯基的臉色一陣紅又一陣白的时候，他想：

“我沒有料到我使这个老实的伏庫尔斯基感到这么快活。是呀，对后起之輩只消表示表示亲善就行……”

在貴族阶級中，侯爵算是个热心的爱国主义者，几乎是个沙文主义者；在貴族以外的阶层中，他享有最优秀的公民的声誉。他很喜欢說波兰話，就是在他那法文的演講詞里，他也提到了公众的利益。

不論从心灵和血統上看，他彻头彻尾是个貴族。他相信每个社会是由两个基本成分組成的：普通群众和优秀的阶級。普通群众是大自然的造物，可能确实是从猴子进化来的，就象跟圣經記載相反的达尔文主張的那样。相反地，那些优秀的阶級却有比較高貴的出身，他們即使不是从神，也至少是从跟神相亲近的英雄們傳下来的，从赫庫利斯、普罗米修士，[1]即使在最坏的場合，也是从奥尔孚斯[2]傳下来的。

侯爵在法国有个表兄，是个伯爵（极度地中了民主毒素），他嘲笑貴族阶級的超自然的出身。

“亲爱的，”他曾經說，“我認为，在高貴家族出身的問題上，

[1] 这两人是希腊神話中的勇士和英雄。

[2] 希腊神話中的歌曲家。

你的見解是毫无根据的。高貴的家族——究竟是什么呢?它們是这样的家族,祖先当过哥薩克軍中的大将、元老院的議員和都統,按照現在的說法,就是元帅、上議院的議員和各种各样行政区的行政长官。好啦,我們还不認識这些先生嗎:他們沒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們吃喝,玩牌,爭夺女人,欠債——象凡人一样,只不过他們有时比凡人更傻就是了。"

侯爵臉上泛起一陣紅暈。

"亲爱的,你曾經碰到过哪个行政长官或元帅,具有象我們在我們祖先的画象上看到的那种庄严神态嗎?"

"这还不明白嗎,"那中了民主毒素的伯爵笑了。"画家們給那些画象添上一种原物所沒有的表情;紋章学家和历史学家也同样講了关于他們的童話似的故事。这一切都是在騙人呀,亲爱的!使这一个汉子成为侯爵,另一个成为农奴,不过是布景和服装的事情罢了。事实上,这一个跟那一个都同样只是个蹩脚的演員。"

"对侮辱是沒有爭論余地的,亲爱的!"侯爵突然站起来,跑回家去。他在长椅上躺下,两手交迭在头底下。他仰望着天花板的时候,就看見一些非常魁梧的,充满着活力、勇气、智慧和忘我精神的身影从天花板上移过。那是他和伯爵的祖先們;不过伯爵不承認他們罢了。說不定他有别的血統混杂在內?……

侯爵絲毫也不鄙視那些凡人,恰巧相反,他对他們存着好感,不錯,他甚至跟他們接触,对他們的痛苦感到兴趣。他自以为自己是普罗米修士再世,在一定程度上負有一个荣誉职責,要替那些可怜人把天上的火取到人間来。而且宗教也教他爱

微賤的人們，侯爵在想到有一天上流社会中絕大部分人站在上帝面前却沒有这种成績的时候，臉也紅了。

就这样，为了自己要避免这种耻辱，他时常去訪問他們，甚至在自己家里举行各种各样的会議，为各种各样公益事业的救济活动捐出二十五卢布，也捐出一百卢布，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断地为祖国不幸的处境叫苦，他每次演說都用这样的話来收場：

“所以，我的先生們，讓我們首先考慮把我們这不幸的国家复兴起来吧！”

他这样說的时候，覺得如釋重負，在座的听众越多，或者他捐給一次活动的卢布越多，那种負担就越重。

根据他的意見，公民的义务是召开会議，促成事业和忍受痛苦，一再地为不幸的祖国忍受痛苦。但是，如果有人問，他是否曾經栽过一棵树，讓树蔭在炎热时为后人和土地受用，或者是否有一次淸除掉一块曾經伤过馬蹄的石头，——那他会惊訝不置。

他为千百万人感受、策划、渴望和遭受痛苦。不过，他从沒有做过有益的事。在他看来，不断地为整个国家担忧，比替一个肮脏孩子揩鼻涕，价值似乎高得无法形容。

六月里，华沙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先前沒有人住的旅館客满了，也涨价了，許多房子貼出广告：“公寓，家具齐全，出租数星期。”所有的出租馬車都租出了，所有的听差都在奔跑。

平时碰不到的一些人出現在街上、公园、戏院、飯店、展覽会、鋪子和女人服装商店里。那是一些矮胖的、皮肤晒成褐色的汉子，戴着有遮檐的深藍色便帽，穿着过大的靴子，戴着紧

窄的手套，身上是內地裁縫設計的服装。他們由一些女人陪着，她們既不特别漂亮，也不以华沙人的时髦而出众，还有一群群的孩子陪着他們，孩子們那些張得老大的嘴巴，显得非常健康。

有一些內地客人带着羊毛来赶年市，另一些来参加賽馬，又有一些人是来看羊毛和賽馬的，另外又有一些人想来跟邻居們碰碰头，从家里去看他們需要步行一俄里，那些人最后还想喝喝首都的渾水，吃吃首都的灰尘来振奋一下精神，而且也有这样的人，經过整天劳累的跋涉，自己却不知道目的何在。

侯爵利用这种机会給伏庫尔斯基介紹貴族們。

侯爵在寓宅里的一层楼上占有一大套房間。其中一部分包括男主人休息室、書斋和吸烟室，作为开会之用，侯爵就在那些会議上报告自己或别人的有关公众事业的計划。那些会在一年中要开几次。春天里最后的一次会議甚至是討論維斯图拉河上用螺旋桨推进的輪船的問題；当时出席的人們分成三派。第一派由侯爵和他个人的一些朋友作代表，他們无条件地要求用螺旋桨推进的輪船；第二派是平民派，他們固然承認計划可以利用，但却認为时机过早，不愿为那个目的掏錢。第三派只由两个人組成，有一个是工程师，他硬說用螺旋桨推进的輪船在維斯图拉河上根本浮不起；另一个是个耳聾的大貴族，他对一切要他掏腰包的要求都經常这样回答：

"請講得稍微响亮点，这里一点也听不清……"

侯爵和伏庫尔斯基的車子在一点鐘到了門口，他們到后一刻鐘，其他参加会議的人也徒步或乘車来到了。侯爵亲密而又礼貌地迎接每一个人，給他們介紹伏庫尔斯基，接着他在

名单上用一支长长的紅鉛笔在到会者的人名底下划一条綫。

列茨基先生是最先到的一个客人；他把伏庫尔斯基拉到旁边，再一次地向他打听公司的目的和意义，尽管他从来記不得那是怎么一回事，但他却已經全心全意地属于那个公司了。这时候，其他的紳士們望着那个后起之秀，用压低的声音提出他們对他的看法。

“妙啊，”一个矮胖胖的元帅輕輕地說，同时向着伏庫尔斯基那边使着眼色，“头上几根毛象公猪那样，胸脯——了不起的結实，还有敏銳的眼睛！……这个人在打猎时不会喘气的！”

“还有那張臉，先生……”一个臉生得象恶魔一样的男爵插嘴說。“那前額，先生……那撇八字胡，先生……那么一撇尖短胡子，先生……絕对，先生……絕对是……有一点风度，先生……可是整个看来，先生……”

“我們眞要看看他在业务上的表現怎样，”一个背有点駝的伯爵插了一句。

“有事业心，在冒风險，yes，”[1] 另一个伯爵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用一种好象从地窖里发出来的声音說。他长着濃密的絡腮胡子，用无神的眼睛朝着前面看，活象娛乐杂志里的一个英国人。

侯爵站起来，清扫一下喉嚨；到会的人們都默不作声，亏得是这样，大家才能听得見元帅講的那故事的結尾。

“我們大家向着树林望去，当时馬蹄底下忽然有什么东西尖叫起来。您想象一下，我的先生，在馬旁边奔跑的那只系着

[1] 英文：“是”的意思。

皮带的猎狗竟在田沟里踏死了一只野兎！……”

元帅在結束了他的故事以后，用他那只大手掌在大腿上拍了一記，那大腿粗大得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給自己做出一个秘書，外加一个文書。

侯爵又清了一次喉嚨，元帅感到狼狽了，他用一条非常大的薄綢巾擦着汗涔涔的額角。

“尊敬的先生們，”侯爵說。“我冒昧地請你們在某一桩……非常重要的公众事业上出力，象我們大家所感到的那样，无論如何它必定是我們的公众事业的最高标准……我愿說……我們的理想……就是……”

侯爵似乎慌乱了；但是他很快鎮靜下来，繼續往下說：

“事情是关于……就是說，关于一个計划，或者說得更恰当些……是关于减輕貿易困难，創設一家公司的規划……”

“买卖谷物，”角落里有人插嘴說。

“实际上，”侯爵接下去說，“不是关于买卖谷物的，而是……”

“买卖燒酒，”那个声音急急忙忙补了一句。

“啊，不是的！……是关于貿易，或者說得更恰当些，是关于减輕俄罗斯和国外之間的商品貿易的困难，唔……商品……对我們的城市来說，它要是成为一切商品的中樞，是可喜的吧……”

“是什么样的商品呢？”那背有点駝的伯爵問。

“技术方面的問題，伏庫尔斯基先生会給我們解釋的，他是一个……一个行家，”侯爵最后說。“我的先生們，讓我們想到我們为公众利益和不幸的国家担忧，我們身上所負的責任

吧。"

"我賭咒，我馬上拿出一万卢布！"那元帅叫了起来。

"为的是什么？"那个装作道地的英国人的伯爵問。

"这完全无所謂！……"元帅用响亮的声音回答。"旣然我說过，我要在华沙花掉五万卢布，我尽可为慈善的目的花去一万，因为我們亲爱的侯爵說得妙透了！有理智也有热情，我賭咒……"

"对不起，"伏庫尔斯基打断他的話，"这里談的不是一个慈善机构，而是一家保証賺錢的公司。"

"可不是！"那背有点駝的伯爵插上一句。

"Indeed!"❶ 那"英国伯爵"証实說。

"我这一万卢布可有什么样的利潤呢，"元帅叫道。"靠那种利潤，我非到奥斯特拉·帕拉瑪教堂門前去討飯不可！"

那背有点駝的伯爵发火了：

"是不是应該輕視数目小的利潤，我請求在这个問題上发言！这一点，正是这一点是我們的致命伤，我的先生！……"他叫道，用手指甲敲着那張靠椅的扶手。

"伯爵，"侯爵那故意做作的声音打断他的話，"伏庫尔斯基先生要发言了。"

"Yes!"那"英国伯爵"支持他，同时摸摸自己那濃密的絡腮胡子。

"我們請求这位可敬的伏库尔斯基先生发言，"另一个声音說，"希望他用他那擅长的明确簡炼的叙述，給我們講解这

---

❶ 英文："果然"的意思。

桩公众事业，我們就是为了它，才聚集到殷勤好客的侯爵家里来的。”

伏庫尔斯基望着那位承認他叙述得簡炼和明确的先生。那是个优秀的律师，是侯爵的朋友和好帮手。他說話講究辞藻，一面說一面用手打着拍子，他傾听着自己的辞句，往往覺得它們很美。

“只要使我們大家都了解就行，”在那个小貴族所占据的角落里，有人粗声粗气地說，这些小貴族非常憎恨大貴族。

“先生們都知道，”伏庫尔斯基說，“华沙是西欧与东欧之間的貿易站。一部分銷往俄国的法国貨和德国貨經过我們的手在这里集中，这一来我們可以获得可靠的利潤，如果我們的貿易……”

“……不是操在犹太人手里的話，”商人們和实业家們占据的那張桌子上，有人低声地說。

“不，”伏庫尔斯基回答。“如果我們的貿易是好好組織的話，那就有利潤。”

“有犹太人，貿易就不能好好地发展……”

“不过今天，”侯爵的律师插嘴說，“可敬的伏庫尔斯基先生使我們有可能以基督教徒的資本去代替犹太教徒的資本。”

“伏庫尔斯基先生自己倒把犹太人弄到店里去了，”商业界中一个勁敌頂撞了一句。

房里靜寂下来了。

“对于我怎样經营我的商店，我不用对誰說明，”伏庫尔斯基接下去說。“我会給你們指出怎样正确地組織华沙的对外貿易。这是我的計划的前一半，也是为国內資本带来利潤的一

个来源。另一个来源是跟俄国的贸易。那里有低廉的、在我們这里暢銷的商品。一家貿易公司，如果做这笔生意的話，每年可以获得投入資金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盈利。我們把棉織物放在第一位……”

“那样就意味着摧毁我們的工业！”商业界中的那个勁敌接着說了一句。

“厂主們跟我不相干，我只关心消費者，”伏庫尔斯基回答。

商人們和实业家們开始交头接耳，那样子可以看出对伏庫尔斯基沒有多少好感。

“这样我們也为公众利益服务了！”侯爵用动人的声音叫着。“問題是这样：这位可敬的伏庫尔斯基先生的計划对祖国是不是有利？……律师先生……”侯爵轉向律师，因为他感到有必要通过那个人来把自己从那有点狼狽的处境里脫身出来。

“尊敬的伏庫尔斯基先生，”律师发言了，“对不起，您愿意用您所特有的那种認眞仔細的分析为我們解释：从老远地方輸入那种棉織物不至于妨害我們的工厂嗎？”

“首先，”伏庫尔斯基接口說，“所謂我們的工厂其实并不属于我們，而是属于德国人的。”

“哎唷！”商业界中的那个勁敌叫了起来。

“我准备，”伏庫尔斯基說，“立刻列举出所有的工厂，在那些工厂里，全部管理人員和所有工資比較高的工人都是德国人，它們的資金是德国的資金，它們的董事会在德国很有地位；所以在那些工厂里，我們的工人不可能有业务上的进展，

他們是苦力，工資低，待遇不好，此外还受了德国人同化。”

“这是要紧的！”那个背有点駝的伯爵插嘴說。

“Yes ……”那个“英国人”拖长声音說。

“天呀，这多么感动我！”那元帅叫道，“我从沒有想到这种談話会这样吸引人。我走一下，馬上回来。”

他走出了会議室，地板被他踩得格格直响。

“要我把那些厂名举出来嗎？”伏庫尔斯基問。

这时，那群商人和实业家表現出少有的自我克制，他們不想听那些名字。

律师赶快从座位上站起来，揮着手，大声叫喊說：

“我想，我們可以不提本地工厂的問題，就进行議程了。現在，尊敬的伏庫尔斯基先生将以他所特有的那种准确的言論对我們解釋，他的計划有什么好处……”

“……对我們不幸的祖国有什么好处，”侯爵把那句話說完。

“我的先生們！”伏庫尔斯基說，“只要我的細棉布每碼比目前的价錢便宜两个分尼，那么大家在这里購买每百万碼細棉布，就要节省一万卢布……”

“一万卢布算什么呢？”元帅問。他虽然已經回到房間里，但是还不了解情况。

“太多啦！”那个背有点駝的伯爵叫道，“最后我們也要学会重視一分尼的利潤。”

“Yes ……基尼[1]是从一便士一便士积起来的，”那假充

---

[1] 基尼是英国古金币名，值二十一先令，現已不通用。这里意思是积少成多。

英国人的伯爵說。

“一万卢布，”伏庫尔斯基往下說，“至少是二十个家庭的幸福的基础。”

“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有个商人不乐意地說。

“可是也还得顧及其他的方面，”伏庫尔斯基說，“当然这只跟資本家們有关。我每年有价值三百万至四百万卢布的貨物，我可以調度它們……”

“了不起！”元帅嘟囔着說。

“那不等于是我的財产，”伏庫尔斯基說，“我的財产有限得多了……”

“我喜欢这种人！”那背有点駝的伯爵說。

“Yes，”“英国人”补上一句。

“那三百万卢布是我个人的信貸，它們給我这个經紀商带来很有限的利潤，”伏庫尔斯基說。“不过我担保，如果能以現金去代替信貸的話，利潤将达到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也許会更多一些。我的先生們，这一点就跟你們有关了。你們把你們的錢以低利息存在銀行里。別人用那些錢去周轉，为他們自己取得利益。可是我給你們提供一个直接利用它們使你們收入增加的机会。我的話完了。”

“妙得很！”那个背有点駝的伯爵叫起来。“但是我們能不能知道詳尽的細节呢？”

“这一点我只能跟我的股东們談，”伏庫尔斯基回答。

“我入股，”那个背有点駝的伯爵向他伸过手去，大声地說。

“Yes，”那个冒牌英国人补上一句，也向伏庫尔斯基伸出

了两个手指头。

“我的先生們!”在那群憎恨大貴族的小貴族里面，有个胡子刮得光光的人叫起来，“你們在这里談棉布的貿易，它跟我們毫无关系……可是，我的先生們!”他用哭丧的声音往下說，“我們倒有粮食囤在谷仓里，燒酒囤在堆棧里，在这上面，經紀商們以眞正不应当的方式在剝削我們!”

他在房間里到处張望一下。那群瞧不起大貴族的小貴族鼓起掌来。

就在那时候，侯爵那張喜气洋洋的臉上映出了眞正得到启发的光輝。

“喂，我的先生們!”他叫道，“今天我們談棉織物的貿易，可誰能禁止我們明天和后天商討別的問題呢？我建議……”

“天呀，我們亲愛的侯爵說得妙，”元帅叫道。

“您說下去……您說下去!……”律师支持他，竭力想表示对侯爵說的話感到非常兴奋。

“所以，我的先生們，”侯爵激动地往下說，“我建議再开如下的会議：一次会議討論买卖粮食，另一次討論买卖燒酒……”

“还有对农业的信貸呢?”那些不讓步的小貴族里面有人問。

“第三次会議討論对农民信貸的問題，”侯爵說，“第四次……”

他說到这里說不下去了。

“第四次和第五次会議，”律师接上去說，“我們来研究一般的經济状况……”

“……研究我們这不幸的祖国的經济状况，”侯爵眼睛里

噙着眼泪，把那句話說完。

"我的先生們！"律师叫着，擦着鼻子，露出感动的神情。"我們对我們的主人，优秀的公民，最高尚的人表示敬意……"

"一万卢布，我敢說……"元帅叫着。

"……这一来，我們就站起来了！"律师搶着替他把話說完。

"好呀！……侯爵万岁！……"大家高呼着，伴随的是一片踏脚声和移动靠椅的轟响声。

那群瞧不起大貴族的小貴族喊得最响亮。

那个感动得克制不住自己的侯爵开始拥抱着他的客人們；律师也帮着他吻所有的人，尽情地流着泪。有几个人圍着伏庫尔斯基。

"开头我入股五万卢布，"那个背有点駝的伯爵說。"明年……我們再瞧着吧。"

"三万，先生……三万卢布，先生……这是很多，先生……很多了！"那个生着一張魔鬼臉的男爵說。

"我也来三万……yes!"那"英国伯爵"点点头，插嘴說。

"我比亲爱的侯爵……多拿出两倍……到三倍，我賭咒！"元帅說。

商业界中的两三个勁敌也向伏庫尔斯基走过去。他們沒有說話，可他們那善意的目光比最热情的言語还更有說服力。

后来有个可怜相的年輕人走到伏庫尔斯基身边，他长着稀疏的胡子，在身段和面貌上都有明显的未老先衰的迹象。伏庫尔斯基曾經多次在戏院里和街上碰見过这个人，他往往是乘着最快的馬車在街上駛过。

"我叫做馬璐歇維支，"那个受生活摧殘的年輕人討好地

微笑一下說，“我这样毫沒有礼貌地自我介紹，而且一認識就提出要求，請您原諒……”

“請您說吧。”

那年輕人拉着伏庫尔斯基的膀子，把他带到窗口，对他說：

“我开門見山地把話說出来；跟您这种人談問題只好这样。我沒有財产，但有良好的天性，我在找工作。您創办一家公司——我可不可以在您手下工作呢？”

伏庫尔斯基注意地望着他。那人对他提出的这个建議，无論如何跟那副被生活摧殘的模样和那年輕人的靠不住的目光是不相适应的。伏庫尔斯基尽管感到憎恶，但还是問他：

“您有什么能力？您的职业是什么？”

“您看，我还沒有选擇过职业，可是我的能力强，可以接受任何工作。”

“您打算要多少薪水呢？”

“一千……两千卢布……”那年輕人惶惑地說。

伏庫尔斯基无意地搖搖头。

“我怀疑，”他回答說，“我們是否会有一个能满足您要求的职位。可是有机会您就来找我吧。”

那个背有点駝的伯爵站在房間当中发言。

“这么一来，”他說，“尊敬的先生們在原則上贊成伏庫尔斯基先生所倡議的公司了。这买卖似乎很不錯，目前的問題只在于詳尽的細节，在于把草約写下来。所以我請求愿意入股的先生們明晚上九点鐘到我家里……”

“我会到你那里去的，亲爱的伯爵，我賭咒！”那胖胖的元帅大声地說，“也許我还再带几个立陶宛人去；可是你告訴我，

我們为什么要創办一家貿易公司呢？不是該讓商人們单独地……”

“至少以后，”伯爵急躁地回答說，“不会讓人家說，好象我們什么事情都不干，只靠剪息票过活……”

侯爵要求发言。

“此外，”他說，“我們还有創办两家公司的希望：一家經营粮食，一家經营燒酒。誰不愿意参加这一家，就可以参加那一家。此外，我們还請求尊敬的伏庫尔斯基参加我們今后的商討……”

“Yes!”那“英国伯爵”插嘴說。

“并且以他所特有的那种才能为我們闡明問題，”律师把侯爵的話說完了。

“我不相信我对你們会有什么好处，”伏庫尔斯基回答道。“我固然做过粮食和燒酒买卖，但那是在特殊情况下。当时的关鍵在于貨多和迅速，价錢却就无足輕重了。本地的粮食买卖我不熟悉。”

“这方面我們有些行家，尊敬的伏庫尔斯基先生，”律师打断他的話。“他們把細节供給我們，只劳駕您安排安排，发揮您特有的天才去研究研究就行。”

“我們这样請求……我們这样恳求！”伯爵們叫着，他們后面，那些憎恨大貴族的小貴族叫得更响亮。

差不多是下午五点鐘了，到会的人們开始散去。就在那时候，伏庫尔斯基看見一个年輕人陪着列茨基先生从相隔較远的房間走过来，他曾經在募捐时見过那年輕人在依莎貝拉小姐身边，伯爵夫人請客的时候也見过他。那两位先生在他

面前站住了。

"請您允許我，伏庫尔斯基先生，"列茨基說，"給您介紹尤利安·奥霍茨基先生。我們的表亲……人有点古怪，不过……"

"我老早就想認識您，跟您談談了，"奥霍茨基紧握着他的手說。

伏庫尔斯基默默地望着他。那年輕人还不上三十岁，外表确实有点不平常。他的面貌有些象拿破侖第一，只是带着一种梦幻的神情。

"您往哪个方向走呢？"那年輕人問伏庫尔斯基。"我想陪您走走。"

"那会累了您。"

"唔，我有充分的时間，"那年輕人回答。

"他对我有什么要求嗎？"伏庫尔斯基心里想，但他大声地說："我們可以朝拉齐印基公园的方向走。"

"好极了，"奥霍茨基回答道。"我很快去跟侯爵告别一下，馬上就跟上您。"

他剛剛走开，律师就把伏庫尔斯基抓住了。

"我祝賀您的全胜，"他輕輕地說，"侯爵眞正喜欢您，两个伯爵和男爵也一样……他們都是怪人，就象您看見的那样，可是他們有良善的意愿。他們想干点什么，他們甚至有智慧和修养，不过缺少魄力。这是意志的毛病，先生，整个阶級都感染了这个毛病……金錢、头衔、尊貴，甚至在女人方面的成就，他們全都有了，所以說他們一无所求。但要是沒有这点原动力，伏庫尔斯基先生，他們在后起的野心勃勃的人們手中，就只好成为沒有意志的工具……我的先生，我們还有許多計划。"他

声音更輕地补上一句，“他們碰到了我們，是他們的运气。”

由于伏庫尔斯基沒有回答什么，律师开始把他看作是个极其狡猾的外交家，而且暗自惋惜自己剛才是过于直率了。

“不过，”律师偸偸地望着伏庫尔斯基，这样想：“就說他把我們的談話告訴侯爵，那对我会有什么不利呢？……我会告訴侯爵，說我是想試探試探他的。”

“他猜測我有哪种企图呢？”伏庫尔斯基心里問自己。

他向侯爵告别，答应今后所有的会議都参加，他走到街上，就把那輛私人馬車打发回家。

“这奥霍茨基先生对我有什么要求呢？”他猜疑地想。“当然，問題是关于依莎貝拉小姐的……也許他存心要吓退我？……那是愚蠢的……她要是爱他的話，那他用不着多費口舌；我自动告退……但她要是不爱他的話，那他应当留神，别想把我撇开……我似乎还要为依莎貝拉小姐干出一桩蠢笨透頂的事来的。但愿不要拿他作牺牲；要是那样，对这青年人就很抱歉了。”

过道里有匆忙的脚步声，伏庫尔斯基回头一看，認出是奥霍茨基。

“您在等我嗎？对不起！”那年輕人說。

“我們上拉齐印基公园嗎？”伏庫尔斯基問。

“是的。”

他們默默地走了一会。那年輕人在沉思。伏庫尔斯基冒火起来。

他决定用毅然的手段处理这件事情。

“您是列茨基家庭的一个近亲嗎？”他問。

"有点亲戚关系，"那年輕人回答。"我母亲甚至也姓列茨卡，"他譏刺地說，"可是父亲才不过是个姓奧霍茨基的。这使亲戚間的关系疏远了……托馬斯先生可說是我的舅舅，要不是他丧失了他的財产，我到今天还不会認識他。"

"列茨卡小姐是个非常高貴的女人，"伏庫尔斯基低头望着地下說。

"高貴？"奧霍茨基重复了一遍。"您是說：一个女神！我跟她談話的时候，我看她似乎能够使我这一輩子都不感到空虛。只有在她身边我才感到安靜，才忘掉折磨我的痛苦。但那有什么用处！……我旣不能整天跟她坐在客厅里，她也不能跟我坐在实驗室里……"

伏庫尔斯基在街上停下了脚步。

"您是在研究物理，还是化学？"他惊訝地問。

"哎，我不研究那些！"奧霍茨基回答說。"不在研究物理、化学和工艺学……大学里的自然科学和工业专科学校里的力学，我总算念完了。現在我样样都搞；我从早晨一直到夜里都在讀書，在工作，可是我什么也沒有干。把显微鏡稍稍改良一下，构造一种电气方面的新仪器和一种灯，我都搞成了……"

伏庫尔斯基越来越感到奇怪。

"这么說，您是发明家奧霍茨基啦？"

"是的，"那年輕人回答。"但那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我一想到自己到了二十八岁还沒有更多作为的时候，就感到很失望。我眞想把我的实驗室搗毁，投身到人家引我去的上层社会生活中，要不然就朝自己的脑袋开一枪。一种奧霍茨基的元素或是一盞奧霍茨基发明的电灯……眞是多么

傻呀！从童年时代起就拚命想往上爬，死守在一盏灯旁边，那是可怕的……活到半辈子，还沒有摸索到自己想走的路——您看，这是多么失望的事！”

那年輕人住了口，同时发現他們已經到了植物园，他脫下了帽子。伏庫尔斯基注意地望着他，还有了一个新发現。这年輕人看来虽然时髦，但事实上却絕不是那样；他似乎連外表也不顧。他的头发蓬乱，領带歪到了一边，背心上有个鈕扣沒有扣好。很容易看出，有人仔細地照管他的衬衫和外衣，但他自己对它們却很随便，而这种隨隨便便的习慣表現得不落旧套，非常优雅，使他显得更加吸引人的注意。他的每个动作非常瀟洒，不是故意做作出来的，同时却很优美。他看东西、听人說話（更正确地說，并不在听），甚至脫帽时的姿势也是动人的。

他們到了小山上，从那里可以看見人們称为“圓井”的那口井。他們到处碰到散步的人們，可是奥霍茨基对他們的在場并不在乎。他一面用帽子指着其中的一条长板凳，一面說：

“我在書本里时常念到这么一句：野心勃勃的人是幸福的。什么样的謊言呀！我有一些不平常的計划，可是在我亲近的人前面，它們使我变得可笑，而且使得他們生气。您看那条板凳……在六月初一个晚上，十点鐘左右，我的表妹、佛罗倫丁小姐和我就坐在这里。月亮照耀着，夜鶯在歌唱。当时我做起梦来。我表妹忽然对我說：‘你懂得天文学嗎？’‘懂得一点。’‘那么告訴我，那是一顆什么样的星？’‘我不知道，’我回答說，‘可我們一定是永远也到不了那里的。人被固定在地球上，就象牡蠣被固定在石头上一样……’就在那一瞬間，”奥霍茨基接下去說，“我想起了一个很好的主意，或者那是我的妄想也

說不定。我忘掉了漂亮的表妹，开始想起能飞行的机器来。但为了要思索，我一定得走来走去，我从板凳上站起来，沒有告别就离开了我的表妹！……第二天，佛罗倫丁小姐說我是个魯莽的人，列茨基先生說我是个怪人，我表妹却整个星期也不愿跟我說話。我要是想出一点什么也就算了；但却什么也沒有，眞正什么也沒有想出来，不过我可以发誓，我从小山上还沒有走到井边，我脑子里就产生了飞行机器的草图……这是蠢笨的，不是嗎？”

“原来他們在这里，在月光下和夜鶯的歌声中消磨夜晚？”伏庫尔斯基想着，感到一陣剧烈的悲痛。“依莎貝拉小姐已經爱上奥霍茨基了，假定她不爱他，那只是因为他的怪脾气。她做得不錯……这是个漂亮的不平凡的人。”

“自然，”奥霍茨基往下說，“这件事我一句也沒有对我姑母談起过，她每次在我領带上釘上佩針的时候，老是这么說：‘亲爱的尤列克，❶ 你尽力去討依莎貝拉喜欢吧，因为她是一个跟你正好相配的女人。她又聪明又美丽；只有她能够把你的痴心梦想治好。’可我却在考虑：她是个什么样的妻子呢？如果她可以当我的助手，那还有点意思。但是她怎能为实驗室而放弃上层社会生活呢！她說得不錯，上层社会是她眞正的世界；鳥儿需要空气，魚儿需要水……啊，多么美好的夜晚呀！”歇了短短一会，他又繼續往下說，“我难得象今天这么激动。可是……您怎么啦，伏庫尔斯基先生？”

“我感到有点疲倦，”伏庫尔斯基悶悶不乐地說，“我們稍

---

❶ 尤利安的爱称。

坐一会怎么样，我看就坐在这里……”

他們在公园尽头的山坡上坐下。奥霍茨基把下巴支在膝上，沉思着。伏庫尔斯基望着他，欽佩和憎恨互相交織在一处。

“是愚蠢，还是狡猾呢？他干么把这一切都告訴我呢？”伏庫尔斯基想。

然而他得承認，奥霍茨基的饒舌有着坦率和热情冲动的特点，他的动作，連他整个外貌也都有着同样的特点。他們是第一次碰头，奥霍茨基就已經跟他那样地談話，好象他們从小就認識似的。

“該到結束这件事的时候了，”伏庫尔斯基心里想，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声地問：

“这么說，您要結婚了，奥霍茨基先生？”

“要是这样，那我一定是发了狂，”那年輕人咕嚕着，聳了聳肩膀。

“怎么？……您不是喜欢您表妹的嗎？”

“甚至是非常喜欢，但那并不代表一切，如果我能确定在科学方面再也沒有什么成就的話，我会跟她結婚的……”

除了憎恨和欽佩，有一陣喜悅閃过伏庫尔斯基的心头。就在那时候，奥霍茨基擦了擦自己的脑門，好象是睡覺醒来似的，他望着伏庫尔斯基，出其不意地說：

“可是，可是……我有件要紧的事情求您，我竟把它忘得干干淨淨。”

“他要求什么呢？”伏庫尔斯基想，他对敌手的聰明的目光和他那突然改变了的声調感到惊异，彷彿是另一个人借他的嘴巴說話似的。

“我想向您提个問題……不……提两个問題，非常愼重的，也許甚至是棘手的問題，”奥霍茨基說，“您不至于見怪吧？”

“您說吧，”伏庫尔斯基回答。

就是上断头台，他也不会有現在这么可怕的感覺吧。他深信事情是关于依莎貝拉小姐的，深信自己的命运就要决定在这上面。

“您曾經是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嗎？”奥霍茨基問。

“是的。”

“甚至是一个热心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不錯，我知道您的經历，由于这个原因，我很久以来就尊敬您了……这样說太簡单；我再說一些：这一年来我知道您曾經克服过一些困难，这件事增加了我的勇气。我对自己說：我至少要取得他所取得的成績，由于我不需克服那样一些困难，所以我会比他更有前途……”

伏庫尔斯基听見这些話的时候，認为自己是在做梦，或是在跟一个瘋子說話。

“您怎么知道这些呢？”他問奥霍茨基。

“从舒曼医生那里。”

“哦，从舒曼那里。但这一切有什么意思呢？……”

“我愿意馬上告訴您，”奥霍茨基回答說。“您曾經是个热心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最后……竟把自然科学撇在一边。那么，您是在哪一年对这門科学失去兴趣呢？”

伏庫尔斯基好象脑袋上被斧头砍了一下。問題是那么使人不快，那么出人意料，有一会工夫，他不但只好置之不答，而

且还不能領会意思。

奥霍茨基又把問題說了一遍，同时銳利地望着他的同伴。

“在哪一年呢？……”伏庫尔斯基回答道。“在去年……今年我四十六岁了。”

“这么說，到我完全失去兴趣，我还有十五年以上的时間。这使我有了一点点勇气……”奥霍茨基好象自問自答地說。过了短短一会，他往下說：“这是一个問題。現在說第二个，不过，請您別見怪。男人們在几岁上开始对女人們感到无动于中呢？”

砍了第二下。有一会工夫，伏庫尔斯基恨不得叉住那年輕人的喉嚨，把他掐死。可是他沉住气，輕輕地微笑一下說：

“我想，我們对女人是从来也不会无动于中的。相反地，女人在我們是越来越珍貴……”

“糟糕！”奥霍茨基嘟噥着。“好吧，我們要看看誰强些。”

“是女人們强些，奥霍茨基先生。”

“不都是这样，”那年輕人說，又沉思起来了。后来他开始象在自言自語地說，“女人們是重要的。我究竟恋爱过多少次了呢？……四次……六次……七次……不錯，是七次了……这費去了許多时間，結果是扫兴。爱情是件愚蠢的事……你認識她們，你恋爱，你受罪……以后你感到厌倦了，不然就受欺騙了……是呀，我有两次感到厌倦，五次受了欺騙……之后你又找到另一个女人，比別的女人更完美——可是后来，她的行为又跟那些比較不完美的女人一模一样了。哎，女人們是多么下流的东西呀！她們逗着我們玩，虽然她們那簡单的脑筋連理解都不能理解我們……不錯，一只老虎也可以逗着一个

人玩的；卑鄙，但又可爱……不过，那毫无意义！但如果理想一旦控制了一个人，那它就不再离开他，永远也不背弃他了。”他将手放在伏庫尔斯基肩膀上，用心不在焉的梦幻的目光望着他，問他：“您也曾經考虑过飞行机器嗎？不是考虑去操縱那比空气輕的气球，因为那是愚蠢的，而是考虑一台象装甲巡洋艦那么又沉重又牢固的笨重机器的飞行？有了那样一种发明之后，世界上将有什么样的革命，您明白嗎？再也沒有要塞、軍队和国境了……老百姓也沒有了，但是在尘世的宮殿中，却会出現一些跟天使和諸神相象的生物。……我們当然控制了风、热、光和閃电。您不是也認为，我們从万有引力的束縛中摆脫出来的时候已經到了嗎？这是我們时代的理想……許多人已經在这上面下功夫了，我只是不久前才深入鉆研，但已經完全把我吸引住了……姑母和她的忠告以及对禮貌的說教对我有什么用？結婚、女人，甚至显微鏡、各种不同的仪器和电灯对我有什么意义？我会发狂，不然就是……我給人类带来繁荣。”

“如果您給人类带来繁荣，那怎么样？”伏庫尔斯基問。

“那就会得到别人还沒有得到过的荣誉，”奥霍茨基回答。“这便是我的妻子，我的恋人……祝您好，我要走了。”

他跟伏庫尔斯基紧紧地握了手，就跑下山去，消失在树蔭中了。

暮色已經籠罩在植物园和拉齐印基公园的上空。

“是瘋子还是个天才？”伏庫尔斯基想，覚得自己激动到了极点：“如果他是个天才呢？……”

他站起来，走到公园深处，混在散步的人們当中。他覚得

好象有某种无比的恐怖气氛从他刚下来的那个山头上蔓延开来。

植物园太拥挤；大群小群的人，或者至少是一批批散步者在每条林蔭道上蹓躂；长板凳都被人的重量压弯了。时时有人在路上擋住了伏庫尔斯基，踩着他的脚跟，用手肘撞着他；到处有人在聊天，在欢笑。在烏雅茨多夫斯基林蔭道上，在眺望台建筑的圍墙旁边，在靠医院那边的木柵附近，在最僻靜的小路上，甚至在那些不通行的小徑上，到处都拥挤喧鬧，一片欢乐。天色越暗，人群也越挤越鬧。

"不要多久，我在世界上就再也找不到立錐之地了！"他嘟噥着。

他到了拉齐印基公园，在那里找到一个比較偏僻的安靜地方。天空里有几顆星在閃爍。微风送来了林蔭道上游人們的細語声，潮气从池塘里升起。偶尔有只嗡嗡作响的甲虫向那边飞去，有只蝙蝠无声地掠过；公园深处一只鳥儿在哀啼，在徒劳地召喚着它的同伴；从池塘那里傳来远处的桨声和年輕女人的笑声。

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看見互相依偎着的、在交头接耳的人們。他們給他讓出路来，自己却躲在树林的暗影里。他心里充滿了痛苦和冷嘲热諷的情緒。

"他們是幸福的恋人！"他想。"他們悄悄地說話，象小偸那样偸偸地溜走。世界安排得很妙，不是嗎？……我感到好奇，如果魔鬼統治了世界的話，情况会好多少呢？……但要是哪个强盜拦住了我，在这偏僻的角落里把我打死了呢？……"

于是他設想，如果有人拿刀子刺进他那滚热的心脏，那刀

子的冰冷是多么舒服呀。

“不幸的是，”他叹了一口气，“現在杀人是禁止的，要死至多是自杀：只要干得又快又彻底，倒也沒有什么！”

想到这么一个可靠的逃避方法，他放心了。他的心情漸漸地严肃起来。在他看来，他迫不得已清算自己的良心，把自己这輩子的所作所为結算一下的时候似乎已經到了。

他想：“如果我是上帝，而又有人問我，奧霍茨基和伏庫尔斯基这两个人中間，誰比較优秀，那么我只好承認是奧霍茨基。他比我年輕十八岁……十八岁！……又那么英俊……二十八岁年紀，他就念完了两种专門学科（我在他这个年紀几乎才开始念書……），已經有了三种发明（我沒有）。尤其他是一个抱着漸漸成熟的偉大理想的人……飞行机器是新奇的；可事实上他已經为它找到了巧妙的唯一可能的起点。飞行机器跟輕气球不同，它必定比空气重；因为所有眞正能飞的东西，从蒼蝇起一直到龐大的兀鷹，都比空气重。他有了正确的起点，有了創造能力（至少他那显微鏡和灯已証明了这一点）；誰知道，他也許能造成飞行机器的？假定造成了，对人类来說，他会比牛頓❶加上拿破侖更偉大……我能跟他竞爭嗎？但如果一旦我們两人当中有誰应該退避的問題发生了，那时我会躊躇嗎？……要是我必須告訴自己，說因为自己无用，只好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那是多么痛苦呀。那个人象我一样，是个凡人，可以害病，可以犯錯誤，最要紧的是他天眞。因为他还是个孩子。他把什么話也告訴我了！……”

---

❶ 牛頓(1643—1727)，英国物理学家及数学家。

眞是一件怪事：当伏庫尔斯基在杂貨店里当伙計的时候，他就梦想着永动机，[1] 那是一种自动运行的机器。可是他在讀預科的时候，他就看出那种机器是荒謬的，从那时起他最恳切和最眞摯的愿望是发明一个可操縱的輕气球。对伏庫尔斯基来說，那只是个异想天开的幻想，可是奥霍茨基已經把它作为实际任务了。

“命运多么殘酷呀！”他痛心地想。“两个人怀着几乎同样的野心，不过这一个比那一个早生了十八年；这一个生活在穷困中，另一个却在过富足生活，这一个甚至还沒有攀上知識的阶梯，另一个却敏捷地修完了两种学科……他不象我这样被政治上的风险踢开；恋爱在他不是障碍，他把它当作游戏；但对我这个寂寞了六年的人来說，这种感情却是天祐和拯救。不只这样！……好啦，虽然我有同样的感受，我对自己的处境也判断得同样清楚，而且我无疑地有过更辛苦的劳动，但他却在任何領域中都胜过了我。”

伏庫尔斯基对人們有清楚的認識，他时常拿自己跟他們作比較。可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他处处都覺得自己比别人稍胜一筹。不論是作为一个把夜晚消磨在書本上的伙計，或是作为在貧困中求得学問的大学生，作为枪林彈雨中的士兵，或是作为一个在被埋在雪底下的泥棚里努力求学的流犯——他都始終抱着一个跑在时間前面几年的理想。可是别人却是为肚子和錢包才一天一天地活下去的。

到今天，他才碰到一个高过他的人，一个想要制造飞行机

---

[1] 永动机是想象中的一种机械，能够不停地自动运动。

器的狂人！

“我呢，难道現在我就沒有理想了嗎？这一年来我为这个理想而操劳，掙得了一笔財产，我帮助了人，并且贏得了他們的尊敬……

“不錯，但愛情是私人的感情；跟它有关連的一切功績，好象海上暴风时漩渦中的魚群。要是現在有个女人从世界上消失了，而我却念念不忘她，那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会变成一个普通的資本家，无聊得到俱乐部去玩牌。奧霍茨基却有个理想，一直吸引他向前迈进，只要他的理智不搞糊涂的話……

“好是好，但要是他毫无成就，沒有造出飞行机器，却进了瘋人院呢？……反过来說，我却眞正有了点作为；显微鏡、仪器，甚至那电灯，在意义上当然沒有比我养活几百人更重要。这么說，我怎么会有这种极端基督徒式的謙逊呢？……誰的成就大些，現在还弄不清。今天我是个埋头干的人，他是个梦想家……讓我們等上一年吧。”

一年！……伏庫尔斯基战栗了一下。他只看見在一年的道路尽头有个无限深的深淵，它吞下了一切，但里面却一无所有……

“眞正一无所有嗎？……什么也沒有。”

他本能地向四周看了看。他是在拉齐印基公园的深处，在一条偏僻的林蔭道上，那里听不見什么嘈杂声音。就連大树的叶子也不发出簌簌声。

“几点鐘啦？”忽然有个沙哑的声音問他。

“几点鐘嗎？……”

伏庫尔斯基擦了擦眼睛。黑暗中有个衣衫襤褸的汉子出現在他跟前。

“人家客气地問，您也得客气地回答他，”那汉子走近他，說。

“把我打死，你就可以自己看我的表了，”伏庫尔斯基回答。

那衣衫襤褸的汉子走掉了。路左边还現出了几个人影。

“你們这些蠢貨，”伏庫尔斯基一面往前走，一面叫喊，“我身边有只金表和几百卢布現款……我是不至于抵抗的……”

那些影子消失在树木中不見了，有一个人用压低的声音說：

“碰到这个狗崽子，倒是料不到的……”

“畜生！……胆小鬼！……”伏庫尔斯基精神錯乱似地叫着。

回答他的是匆匆逃跑的人发出的脚步声。

伏庫尔斯基把思想集中起来。

“我在哪里呢？……是的，在拉齐印基公园，可是在什么場所呢？……我必須朝另一个方向走……”

他轉了几个弯，自己也不知道上哪里走去。他的心跳得越来越厉害，額角上冒出了冷汗，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感到了夜和迷途的恐怖……

他漫无目标地跑了几分鐘，几乎透不过气来；脑子里盘旋着杂乱无章的思想。末了，他在左边看見一垛圍墙，在更远的地方看見一座建筑物。

“喲，桔园……”

后来他走到一座小桥上，他停下脚步，靠在栏杆上想：

“这么，我到了怎样的地步了呢？……一个危险的对手……错乱的神經……今天，我似乎已經可以写下喜剧的最后一幕了！”

那条笔直的路把他引到池塘边，以后又把他引到拉齐印基宫。二十分鐘后，他到了烏雅茨多夫斯基路，坐上了一輛經过的出租馬車，过了一刻鐘，他到了家里。

看見鬧街上的灯火，他又重新快活起来，他甚至微微地笑，嘟噥着說：

“这又是什么样的幻想呢？……一个奥霍茨基……自杀！……唉，多么愚蠢！……反正我已經混进了貴族阶級，以后的事……等着瞧吧。”

他走进房間的时候，仆人递給他一封信，那是梅立敦太太亲笔写在他的私人用箋上的。

“这女人今天到这里来了两趟，”忠实的仆人說。“一趟是五点鐘，另一趟是八点鐘。”

第十二章　照料别人的事业

伏庫尔斯基慢慢地拆开梅立敦太太的信，同时想起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他好象在房間沒有被照亮的地方仍然看見拉齐印基公园里那黑暗的丛林、那些拦住他去路的衣衫褴褸的人的模糊黑影，稍后又看見那座小山和那口井，在那里奥霍茨基曾經私下把想法告訴过他。但他望着灯光的时候，那些模糊的景象就都不見了。他看見那盞綠色罩子的灯、那迭紙、那些摆在写字台上的銅器，一时不由得想，奥霍茨基和他那飞行机器以及他自己的失望都不过是一場梦罢了。

“他是个什么样的天才呢？”伏庫尔斯基自言自語地說。“他是个平常的梦想家！……依莎貝拉小姐也是个象其他女人一样的女人……她跟我結婚——那好；要是不跟我結婚——那我也不至于活不下去。”

他展开那封信念着：

我的先生！告訴您一个重要消息：列茨基家的房子这几天就要出卖，唯一的买主似乎是男爵夫人克慕楚夫斯卡，她是他家的表亲和对头。我确确实实知道，她只出六万卢布买那幢房子；要是那样，依莎貝拉小姐所剩下的嫁妆，損失就达三万卢布之多。时机是很有利的，因为依

莎貝拉小姐被迫在穷困跟元帅的結婚这两者之間作决定，所以任何一种合作她都会乐于同意的。我猜想，您这一次不会忽視这个难得的机会，您不至于象那次处理列茨基的期票那样当我的面把它們撕毁。您別忘記：女人們有时喜欢受一点痛苦。所以为了扩大效果，应当心安理得地用脚去踐踏她們。您越没有顧忌地那样做，她就会越坚定地爱您。您想一想吧！……

实际上，您可以使貝拉稍稍开心一下。克惹楚夫斯基男爵穷得没办法，把那匹心爱的牝馬卖給了妻子，这匹馬就要在这几天参加竞赛了。他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来說，如果到賽馬的那一天，这匹馬既不属于男爵，也不属于他妻子，貝拉是会十分滿意的。那样男爵会因为卖掉了那匹牝馬而慚愧，男爵夫人也会感到失望，因为，要是它跑贏了，是替别人得了錦标。上层社会中的相互关系都很巧妙，您还是可以設法从中获利的。机会是无意产生的，因为有一个叫馬璐歇維支的人，据我听說，是克惹楚夫斯基夫妇的朋友，他要建議您买下那匹牝馬。您还得記住，女人們只是那些懂得紧紧地掌握住她們和滿足她們的一时高兴的人的奴隶而已。

眞的，我开始相信您是在一个好时辰里出世的。

您的阿·梅

伏庫尔斯基深深地舒了口气；两个消息都是重要的。他又把那封信讀了一遍，对梅立敦太太那粗獷的作风感到惊奇，讀到她对女性所加的評語，他微微一笑。紧紧地抓住人或机

会，伏庫尔斯基生来就是这样的；他牢牢地抓住所有的人和一切机会，除了依莎貝拉小姐。他愿意使一个人随心所欲，甚至受她的支配，这个独一无二的人便是依莎貝拉。

他回头一看：仆人仍旧站在門边。

“睡覺去吧，”他說。

“我这就去，不过又有个先生到这里来过，”仆人回答說。

“什么样的先生？”

“他留下一張名片，就放在写字台上。”

写字台上放着馬璐歇維支的名片。

“啊哈！……这位先生說些什么？”

“他好象……唔…… 嗯…… 实际上他什么也沒有說。他只問您什么时候在家。我告訴他早上十点鐘左右，他就說他明天十点鐘来，只待一会儿就行。”

“好的。晚安。”

“最順从的仆人祝您晚安，老爷。”

仆人走了。伏庫尔斯基覺得自己完全清醒过来了。在他眼睛里，奥霍茨基和他那飞行机器变得越来越渺小了。他又有了象当年到保加利亚去的时候那样的魄力。当年他去是为了发財，而今天他有机会为依莎貝拉小姐揮霍一部分財产了。梅立敦太太信里的措詞使他感到痛苦：“被迫在穷困与跟元帅結婚这两者之間作决定……”不，她絕不会落在这样的处境里……那个奥霍茨基，凭着他那飞行机器也不会保障她不落到那个地步，而只有他能办到。他覺得自己是那么坚强有力，如果这时候天花板連着上面的那两层楼掉到了他头頂上，他也很有把握擋得住。

他从写字台里找出自己的笔記本，开始算帳：

"那匹竞賽馬——小意思！大不了我花掉一千卢布，还靠得住撈回其中的一部分……那幢房子六万，依莎貝拉小姐的嫁妆三万，共計九万卢布。小事情……差不多是我財产的三分之一。无論如何，我可以拿那幢房子換回六万卢布，或者更多。好啦！……只是要說服列茨基，使他把那三万卢布付托給我；每年我付給他五千卢布的股息。这一定会使他满足的。把馬交給一个騎师，讓他保养它，好参加竞賽……十点鐘，馬璐歇維支要来找我，十一点鐘我到律师那里去……我以年息八厘的利息去弄那笔錢——一年七千二百卢布；从中一定得到百分之十五的利潤……哼，那幢房子也有些收入……可是我那些股东会說些什么呢？呸，这跟我关系不大！我一年有四万五千卢布，如果少了一万二到一万三卢布的話，还剩下三万二千卢布。不該讓我妻子感到厌煩。在一年之內，我放弃那幢房子，哪怕損失三万卢布也行……到头来那幷不是損失，而是她的嫁妆。"

午夜。伏庫尔斯基开始脫衣服。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他那激动的神經鎮靜下来了。他熄了灯，躺下来望着窗帘，风从开着的窗子吹进来，掀动它們，他酣然入睡了。

早上七点鐘起身，他是那么精神奕奕，心情愉快，連那个仆人也发現了，在房間里耽擱了一会儿。

"你有什么事嗎？"伏庫尔斯基問。

"我嗎，沒有什么。不过，老爷，那守房人打算……可是他不敢說，他打算請您当他孩子的教父。"

"啊啊！……不过我是否希望他生孩子，他也曾經問过我

嗎？”

“他沒有問过，因为当时您在战場上。”

“那好吧，我当教父。”

“那么，您那套旧禮服送給我了吧，不然我怎么去参加洗禮呢？”

“好的，把禮服拿去。”

“至于修补呢？”

“唉，你眞笨，別再使我厌煩了。我看你要怎么修补就怎么修补吧。”

“我还想要一个天鵝絨領子，老爷。”

“就縫一个天鵝絨領子上去，你給我走开。”

“老爷发脾气是完全多余的，因为这到底是为了您的面子，不是为了我，”仆人回答說。他走了出去，把門砰地一声关上。

他觉得他主人的情緒特別好。

伏庫尔斯基穿好衣服，坐下来一面算帳，一面喝茶。他算完了帳，拟了一个发往莫斯科的电报，要一笔十万卢布的汇款，另一个电报发給維也納的代理人，要他暫时不訂某些貨。

馬璐歇維支在十点不到几分鐘的时候进来。那年輕人仿佛比昨天更憔悴，更低声下气了。

“請您允許我，”馬璐歇維支寒暄了几句以后說，“把要說的話开門見山地說出来……这是一个奇怪的建議……”

“我准备听最奇怪的建議。”

“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我是他們夫妇的一个朋友，”那憔悴的青年說，“打算卖掉她那匹竞賽馬。我心里馬上想，

在您的情况下，也許喜欢养一匹那样的馬……它得錦标的机会非常大，因为除了它以外，只有另外两匹軟弱得多的馬参加竞賽……”

“为什么男爵夫人不想讓馬去参加竞賽呢？”

“她嗎？……她就是憎恨賽馬。”

“那她干么买了一匹竞賽馬呢？”

“由于两个原因，”那年輕人回答，“首先，男爵需要錢去还一笔賭帳，他表示，如果卖掉他那匹心爱的牝馬，还弄不到八百卢布的話，他就要开枪自杀，另一个原因是，男爵夫人不希望她丈夫去参加賽馬。所以她向他买了那匹牝馬，可今天那个可怜的女人感到又慚愧又失望，弄得很痛苦，她不管什么价錢也想卖掉它。”

“多少錢？”

“八百卢布，”那年輕人低下眼睛，回答道。

“馬在哪里？”

“在米勒的馬厩里。”

“証件呢？”

“在这里，”那年輕人开心了一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小束証件。

“我們可以馬上成交嗎？”伏庫尔斯基檢查着那些証明文件，問道。

“当場成交。”

“飯后我們去看看那匹馬好嗎？”

“哦，当然可以……”

“您写一張收据，”伏庫尔斯基說着，从写字台里拿出錢来。

“是八百的收据嗎？……”

“对，对……”

馬璐歇維支連忙抓起紙和笔就写。伏庫尔斯基看出他那双手有点抖索，臉色也一陣紅一陣白。

收据是照規矩写的。伏庫尔斯基把八張一百卢布的紙币放在桌上，同时藏好了那張收据。过了一会，那个仍然慌慌張張的年輕人离开了房間；他跑下楼梯的时候，这样想：

“我是卑鄙的，不錯，是卑鄙的……不过，毕竟我会在几天內把两百卢布还給那个女人，对她說因为伏庫尔斯基賞識了馬的优点，又添了这笔款子。他們碰不了头，男爵和他的妻子碰不了头，这个……商人跟那对夫妻也碰不了头。他要了一張收条去……妙透了！商人和暴发戶眞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哦，为自己的輕浮，我受了多么可怕的懲罰呀！”

伏庫尔斯基在十一点鐘上街，要去找律师。

但是他剛剛走出門，有三个赶出租馬車的車夫一看見他那件淺色大衣和白帽子，就赶紧勒住了馬。有个馬車夫赶着車子，車杠插进了另一輛敞开的馬車里，这时候第三个馬車夫想繞过他們把車子赶过来，差点儿从一个扛着一只重柜子的脚夫身上輾过。他們开始吵鬧，用馬鞭子对打起来。警察的尖銳的哨子声响了，群众聚集攏来了——結果是那两个吵得特别激烈的馬車夫坐在各自的馬車上亲自到警察分局去了。

“一个坏兆头！”伏庫尔斯基想，忽然拍拍自己的脑門。“我这个人眞妙不可言！委托律师給我买一座房子，可自己不知道那房子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它座落在什么地方！”

他又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头上戴着帽子，腋下夹着手杖，

翻閱着日历。幸亏他听說过列茨基家的房子是在耶路撒冷路一带的什么地方；尽管如此，等他查到街名和門牌号，却已經过去好几分鐘了。

走下楼梯的时候，他想："我在律师面前自我介紹得妙极了。我說服人家，要他們把資本交托給我，自己却不計較貴賤，乱买东西。当然，这么一来我会連累了自己，或者也連累了……依莎貝拉小姐。"

他跳上一輛經过的出租馬車，吩咐上耶路撒冷路。他在街角那里下車，弯进了一条横街。

天气晴朗，天上几乎沒有云，石块路上沒有灰土。房屋上的窗子都敞开着，有一些是剛剛洗擦过的；一陣恶作剧的风把女仆的裙子吹得飄起来，那时你可以确定，那些女仆宁愿洗三层楼上的窗子，却不洗洗自己的大腿。許多房子里发出鋼琴声，天井里可以听見手搖风琴的声音，或是卖磨砂的、制毛刷的、小販們以及其他生意人的单調的叫卖声。这里那里都有穿天藍色褂子的房东在大門里打呵欠；几条狗在空蕩蕩的石块路上奔跑；小孩們剝着嫩栗树的树皮在玩，栗树上一片片新綠的叶子还沒有轉成深綠。

一般地說，街上呈現一片清洁的、升平而欢乐的景象。在街的另一端甚至可以看見地平綫和树梢；可是人們就要用支架和一垛磚墻把那跟华沙很不相称的乡村景色遮住了。

伏庫尔斯基在右边人行道上往前走，远远地就看見左边有一所顏色非常黄的房子。华沙有很多黄色的房子；也許，它是天下黄顏色最多的城市。不过，这幢房子的顏色比其他的房子更黄，如果把它在黄色物品展覽会上展出（这个展覽会无

疑会在近时举行的)，一定会获得头奖的。

伏庫尔斯基走近一点，就确信不仅他特别注意这座房子，就連狗在那里留下自己的名片[1]也比在任何一垛墙边更时常些。

“見鬼！”他嘟噥着，“我看就是这幢房子了……”

眞的，是列茨基家的房子。

他更仔細地望着它。房子有三层和几个鉄阳台。每一层楼都是按照不相同的格式建造的。倒是那个大門在建筑上具有統一的扇形格調。大門的門楣部分作張开的扇子形状，太古时代的巨人倒可以拿它来搧凉风。两扇門上刻着巨大的长方形框子，四角也同样装飾着半張开的扇形。但大門的最值錢的装飾品，却是釘在两扇門中央的釘帽，那么粗大，好象正是它們把大門釘在房子上，把房子釘在华沙似的。

眞正奇怪的是那出入口，石块鋪得很坏，可是墙壁上倒有很好看的风景画。那上面有那么多高山、树林、岩壁和汹涌的河流，房子的住客們很可以不去避暑了。

那天井被三层楼的建筑物从四面八方包圍着，看起来象一口又深又寬的、潮气蒸騰的井。每个角上都有一道門，有一个角上甚至有两道門；在房屋看管人的住屋窗子底下是垃圾箱和水管子。

伏庫尔斯基順便对那装着一扇玻璃門的总出入口望了一眼。楼梯似乎很脏；但附近却有个壁龕，里面有个女神，头上頂着一个水罐，鼻子打掉了。那水罐閃出紫紅色的微光，女神

[1] 大概是指狗在墙边撒尿。

的脸、胸脯、腿子却閃出黃色的、綠色的和天藍色的微光，你可以猜到那女神对面有一面窗子，那玻璃是五顏六色的。

"唔，不錯！……"伏庫尔斯基用一种不太兴奋的声調喃喃地說。

就在那时候，有个漂亮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孩从右边側屋里走了出来。

"現在我們上公园嗎，亲爱的媽媽？"孩子問。

"不，亲爱的，我們現在先去买东西，吃过中飯以后再逛公园，"那女人用一种非常悅耳的声音回答。

她身材苗条，头发是栗褐色的，有一双灰色的眼睛和雍容华貴的面貌。伏庫尔斯基和她相对地望着，那女人臉紅了。

"我怎么認識她的？"伏庫尔斯基从大門里走上街的时候，这样想。

那女人回头一看，发現他在望她，就把視綫移开了。

"不錯，"他想，"四月里我曾經在教堂里見过她，以后在店里也見过。連蒸契茨基也叫我注意她，他說她有一双漂亮的脚。当真，它們是漂亮的。"

他又走回大門的出入口，开始研究那張住戶一覽表。

"什么？……克蒸楚夫斯卡男爵夫人住在二层楼！怎么？……怎么？……馬璐歇維支住在左边側屋一层楼？……一件怪事！三层楼上朝街的一面住着一些大学生……但是，那个漂亮女人是誰呢？右边側屋，一层楼，——雅特薇加·密希維支，靠养老金生活的女人，海倫·斯塔夫斯卡同小女儿。一定是她了。"

他走到天井里，到处張望一下。差不多所有的窗子都是

开着的。在后楼楼下有个名叫巴黎洗衣店的洗衣作；从三层楼傳出鞋匠榔头的敲击声，稍低一点在飞檐上有几只鴿子在咕咕地叫，同一幢側屋的二层楼上，多时以来，一再傳出有节奏的鋼琴声，有个尖銳的最高音伴着鋼琴在唱音阶。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伏庫尔斯基听見头頂上那从三层楼傳来的一个洪亮的低音：

“哦！她又吃了葯粉啦。绦虫就要出来了。瑪丽休！……到我們这里来……”

同时，二层楼有个女人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叫着：

“瑪丽休！……你馬上回家！瑪丽休！”

“那是克萊楚夫斯卡太太，我可以賭咒，”伏庫尔斯基喃喃地說。

就在那时候，他吃惊地听見嘩啦一声，一股水从三层楼上倒了下来，正好澆在克萊楚夫斯卡太太那探出的头上，濺得滿天井都是水。

“瑪丽休！……到我們这里来呀……”那个低音在叫。

“流氓！”克萊楚夫斯卡太太仰着臉，回敬了一句。

又有一股水从三层楼上倒下，阻止她說下去。同时，楼上有个留黑胡子的年輕男人探出了身子，他看見克萊楚夫斯卡太太那赶快往回縮的头，就用悅耳的低音叫喊說：

“啊，是太太！……对不起，我十分抱歉。”

回答他的是从克萊楚夫斯卡太太房間里傳出来的一陣号哭声：

"啊，我这苦命的女人呀！……我可以发誓，是他这个无賴唆使这些强盗来害我的。我救了他的穷，买了他的馬，他却这样来报答我！"

这时候，楼下的洗衣女人在洗衣服，三层楼上的鞋匠在用榔头敲打，二层楼上傳来叮叮咚咚的鋼琴声，那女歌唱家刺耳地接連唱着。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的确是一幢吵吵鬧鬧的房子……"伏庫尔斯基抖掉了濺在自己衣袖上的几滴水，喃喃地說。

他又从天井里走到街上，再一次地望着他想要占有的那幢房子。他拐进耶路撒冷路，在那里雇了一輛出租馬車，到律师那里去。

他在律师的接待室里碰到几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犹太人，和一个头上包着布巾的老女人。从开着的門里可以看見左手边有些摆满了案卷的書架、三个在迅速書写着的事务所助理員，和几个乡下当事人，里面有一个看来象个罪犯，其余的都感到相当无聊。

那个有着灰色八字胡和猜忌的目光的老听差迎接着伏庫尔斯基。他給伏庫尔斯基脫了大衣，問他：

"老爷，您談話需要很长时間嗎？"

"不，只要很短时間。"

他把伏庫尔斯基領进右边的房間。

"敢問尊姓大名？"

伏庫尔斯基把名片給他，自己就单独留下了。房間里的家

具都蒙上淡紅色的絲絨，象头等車里的座位一样，这里也有两个雕花書橱，装着一些精装書，看来好象从来沒有人讀过似的；桌上摆着几本画报和紀念册，却好象每个客人都翻过似的……房間的一个角落上立着正义女神的石膏象，她拿着黄銅的天平，她的膝盖弄脏了。

"律师先生有請！"仆人从微微开着的門縫里叫道。

那个名律师的房間里摆着蒙上褐色皮子的家具，窗子上挂着褐色的窗帘，壁上也糊着褐色的壁紙。主人自己穿着一件褐色的外套，手里拿着一只长长的 tschibuk,❶ 烟斗末端有一块重甸甸的琥珀和一根羽毛。

"我深信今天您会光临，"律师說着，給伏庫尔斯基推过一張靠椅去，他还用脚把卷起的地毯一角弄弄正。"总而言之，"他接下去說，"我們可以估計我們公司里大約有三十万卢布的股金。不过我們要尽可能快地去找公証人，把最后一文錢的現款收进来，这些事由我来操心吧，您可以放心……"

他加强語气說了这些特別重要的話，紧握着伏庫尔斯基的手，还偷偷地望着他。

"唔……公司！……"伏庫尔斯基坐下来，重复了一句。"那些先生凑起多少現款，那是他們的事情。"

"喂，总还是一笔資本……"律师插嘴說。

"这些錢我也有。"

"但那是信任的証明……"

"我自己的信任就使我滿足了。"

---

❶ 土耳其式的烟斗。——德譯者

律师住了口，从那羽毛管的烟嘴里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我有件事找您，”隔了短短一会，伏庫尔斯基說。

律师目不轉睛地凝視着他，竭力想猜出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对方要求的性質是依靠你怎样去傾听的。不过，他显然不能发現有什么严重的事，因为伏庫尔斯基臉上有一种尊严的、但却和藹的表情。

“我打算买一幢房子，”伏庫尔斯基接着說。

“这么快嗎？”律师皺起眉头，脑袋向前伸出，問道。“我祝賀你，衷心地祝賀你……一所店屋是不能平白地称为一幢‘住宅’的。住宅对于商人来說，就象馬鐙对于騎师一样：他会更有信心經营业务。一家没有打在那种眞正的基础上的商店，象房子那样，就不过是个杂貨店罢了。如果承蒙閣下不弃，愿意信托我的話，請問是哪一幢房子？”

“列茨基先生的房子这几天就要被拍卖……”

“我知道那房子，”律师打断他的話。“墻壁是十分結实的，木料可得逐漸更换一下，此外那花园还是……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把价錢加到六万卢布，竞爭者是一定不会有的，因此我們可以用比六万卢布稍多一点的錢把它买下。”

“就說它值九万卢布，或者再多一些吧，也……”伏庫尔斯基插嘴說。

“那是为什么？”律师一下站了起来。“男爵夫人不出六万以上的价錢，目前没有人买房子……一笔好透了的交易……”

“就是九万，在我也是一笔好交易。”

“可是六万五就更好了。”

“我不愿使我未来的股东暗中吃亏。”

“股东嗎？”律师叫起来。“那尊貴的列茨基先生破产是毫无疑問的；您要是再多付他几千卢布，簡直是害他。我知道他的姊妹伯爵夫人对这件事的看法……目前，因为列茨基先生一文不名，所以他那个我們大家都尊敬的漂亮女儿就要跟男爵或元帅結婚了……”

伏庫尔斯基的眼睛閃出猙獰的光来，律师就住了口。他望着自己的客人想着……突然在自己的脑門上拍了一記。

“尊敬的先生，”他說，“您已經决意为那幢蹩脚房子花九万卢布了嗎？”

“是的，”伏庫尔斯基悶声回答。

“九万里面的六万……依莎貝拉小姐的嫁妆……”律师喃喃地說。“哈哈！”

他的面貌和整个态度改变到了使人認不出来的地步。他从那粗大的琥珀烟斗里狠狠地吸了一口，再把烟吐出，在那張靠椅上舒服地坐坐端正，一面激动地对伏庫尔斯基揮着手，一面說：

“我們是互相了解的，伏庫尔斯基先生。我承認在五分鐘以前，我对您还存着怀疑，我不知道是什么緣故，因为您的事情办得很好。可現在請您相信我，請您把我当作一个好心人，一个……伙伴。”

“我不懂您的意思。”伏庫尔斯基把眼睛低下去，嘟噥着說。

律师腮帮上泛上了紅暈。他撳撳鈴，仆人进来了。

“我沒有答允以前，你別讓人进来，”他說。

“是，老爷，”面色阴郁的仆人回答說。

他們又单独在一起了。

“斯丹尼斯拉夫……先生，”律师开始发言。“您知道，我們的貴族阶級和貴族阶級的附庸是什么。他們有几千人，他們榨取全国人民的民脂民膏，把錢拿到国外去花光，又从国外把最坏的习气带回来，使那还保持着健康的中层阶級傳染上，自己却在經济上、肉体上和道德上不可挽救地衰敗下去。如果他們被迫从事劳动，如果能使他們跟其他阶层对抗，那也許会有点好处，因为他們是比我們更孱弱的人。您明白嗎，对抗……可不是花三万卢布去維持他們。这样吧，我帮助您去跟他們对抗；不过帮助您去花掉三万卢布——我可不干！……”

“我不懂您的意思，”伏庫尔斯基低声地回答。

“您懂得的，可是您不信任我。猜疑是种重要的美德，我不会替您把它去掉。我只告訴您一件事：那破产者列茨基甚至可以跟……一个商人攀亲，跟一个有高貴家譜的商人更沒有問題了。可是口袋里有三万卢布的列茨基呀！……”

“律师先生，”伏庫尔斯基打断他的話，“您愿意在房子拍卖时替我出面嗎？”

“我出面，可是我至多比克惹楚夫斯卡太太的出价多加几千卢布。您明白，伏庫尔斯基先生，我不至于自己抬价来压自己的。”

“但要是有第三个人想买呢？”

“假定是那样，我也会比那些人多出些价錢来满足您的异想天开的念头。”

伏庫尔斯基站起来。

“我謝謝您这些坦率的話，”他說。“您說得不錯，但我也說得不錯……錢我明天給您帶来，好啦，再会。”

“我替您惋惜，”律师紧握着他的手，回答說。

“为什么？”

“您看，我非常清楚，一个人要想获得什么，他得打胜他的对手，把对手扼死，而不是拿自己儲藏室里的东西去喂他。您犯了一个錯誤，非但不能使您接近目标，反使您离开它远了。”

“您弄錯了。”

“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律师带着微笑，重复地說。

伏庫尔斯基离开那所房子，坐上一輛出租馬車，吩咐朝着耶厄克妥拉納街的方向駛去。他生气，因为律师发现了他的秘密，而且批評了他的行动。

当然，誰想征服人，就得要把对手扼死；但这里說的战利品应該是依莎貝拉小姐！

他在一片不显眼的小店前面下車，小店的門頂上挂着一块黑色招牌，上面用黃字写着：“斯·許朗格包姆汇兑与彩票商店”。

店門是开着的；在那張包着白鉄皮的、用鉄絲格子与外人隔开的框台后边，坐着一个禿頂的犹太老头，他弯着身子，好象他那灰色胡子粘住在他看的那張驛报上似的。

“日安，許朗格包姆先生，”伏庫尔斯基大声說。

那犹太人抬起头来，将眼鏡从額头上移到了眼睛前面。

“喲，是先生嗎？”他紧握着他的手說。“怎么——您也用得着錢了嗎？……”

"不，"伏庫尔斯基一屁股坐在柜台前面那張藤椅上，回答說。他不好意思馬上就說明自己的来意，先問了一句：

"过得好嗎，許朗格包姆先生？"

"不好！"那老头回答。"人家开始迫害犹太人了。也許这样倒也有好处。如果人家糟蹋、侮辱和折磨我們的話，到时候象我家亨利克那样穿上禮服而又不尊重自己的宗教的年輕犹太人也就会覺悟过来了。"

"誰会迫害你們？"伏庫尔斯基表示不同意。

"您要証据嗎？"那犹太人問。"您在驛报上找得到証据。不久以前我給它寄去了一則字謎。❶ 您会猜字謎嗎？……我寄去了这一則：

> 第一节加第二节——是个有蹄动物，
> 第二节加第三节——是件女人装飾品；
> 加起来是在战爭和危險中找快乐，
> 愿上帝保佑我們，不受他們侵犯。

"您知道那是什么嗎？……第一节加第二节——那是：ko—za，❷ 是山羊；第二节加第三节是 za(c)ken，❸ 合起来是 kos(z)a(c)ken。❹ 您知道，他們給了我什么答复嗎？……这

---

❶ 一种拼凑音节的游戏。

❷ 第一与第二个音节拼成的 koza，在俄文里(应为 коза)是母山羊，也就是有蹄动物。

❸ 第二与第三音节拼成的 za(c)ken，在德文里是尖角的意思，可理解为女人衣服上的花边尖角。

❹ 全加起来是 kos(z)a(c)ken。謎底 kosaken 是德文的哥薩克。

就……”

他拿起那份驿报，凑近眼睛念着：

“編輯部答复。‘W.W. 先生，援引欧格布兰特百科全書’……不，不是这个……‘摩提列克先生。人們把大禮服放在’……不，也不是这个。哦，找到了！……‘斯·許朗格包姆先生：您这政治性的字謎在文法上有錯誤。’亲爱的先生，这哪里談得到政治呢？如果我写了一則关于狄斯雷利❶或关于俾斯麦的字謎，那就是政治，但关于哥薩克的字謎，却只是軍事。”

“可是这里面，对犹太人的迫害又在哪里呢？”伏庫尔斯基問。

“我这就馬上告訴您。您曾經亲自保护我那亨利克，不使他受迫害；这我全知道，虽說他什么也沒有告訴过我。現在再来談談字謎。半年前，我带上我的字謎去找歇曼諾夫斯基先生，他这样回答过我：‘許朗格包姆先生，我們不登載字謎，可我劝您还是写写字謎好些，别放高利貸了。’听了那番話，我对他說：‘編輯先生，如果写一則字謎，您給我象我收利息那么多的錢，那我就写。’歇曼諾夫斯基先生跟着說：‘許朗格包姆先生，我們沒有那么多錢来付您字謎的稿費。’这是歇曼諾夫斯基先生亲口說过的，您听見沒有？好啦，今天他們在驿报上給我写答复，說字謎是政治性的，是不合文法的！……就在半年以前，他們完全是另一种說法。現在他們却在报紙上登載論犹太人

❶ 狄斯雷利（1804—1881），祖籍犹太人的英国政治家，保守党領袖，曾在青年时代从事文学活动，先后两次組織內閣，积极执行殖民地的掠夺政策。

的文章！……”

伏庫尔斯基听着那迫害犹太人的故事，望着那挂有中奖号碼单的墻壁，一面用手指在柜台上敲着。不过他在想别的事情，还没有决定事情怎样着手进行。

“这么說，您是一直在写字謎了，許朗格包姆先生？”他問。

“没有的話，我！……”那老犹太人回答。“可是先生，亨利克給我生个孙子，才九岁，請您听一听我那小孙子在上星期給我来了一封什么样的信呀：‘亲爱的祖父，’小米恰斯这样写，‘我需要这样的字謎：

第一节是附近，第二节是持久的牵扯，
加在一起是件經穿的衣服。’

“‘不过，’米恰斯这样写，‘如果祖父猜出那是什么东西的話，那么我請求祖父寄給我六个卢布，买那件經穿的衣服。’伏庫尔斯基先生，当我讀着那封信的时候，我不由得流眼泪了。因为第一节就是 an,[1] 节二节是 zug,[2] 加在一起是 anzug。[3] 我哭了，伏庫尔斯基先生，这是个多么聪明的孩子呀，由于亨利克的固执，他光着屁股到处乱跑。不过我这样回复他：‘我心爱的！你向你祖父学会了編字謎，我感到非常滿意。可是你还要从这里学习节約，所以我只寄給你四个卢布

[1] an，德文，在旁边的意思。

[2] zug，德文，牵引的意思。

[3] anzug，德文，整套的衣服。

买那套衣服。如果你学习好，我会在你放假以后給你預备好这則字謎里的东西：

> 第一节是法文里的‘山’，第二节是德文里的‘时間指示器’。
>
> 如果我心爱的孩子讀書好，我答应給他这件东西。

“这就是 montu(h)r；[1]您一猜就猜中了吧，伏庫尔斯基先生？他得到一套学生制服。”

“这么說，您全家都拿字謎来消遣了？”伏庫尔斯基插嘴說。

“不只是我一家，”許朗格包姆回答。“在我們，先生，在我們犹太人家里，当年輕人聚会的时候，他們不象紳士們那样，借跳舞、客套、漂亮衣裳和愚蠢的行为作乐，他們要不是算帳，看內容丰富的書籍，就是彼此測驗，猜字謎，猜画謎，或者解决弈棋上的問題。我們不断在使用智力，因此犹太人有聪明的头脑，因此，請您別見怪，他們是会征服全世界的。在大人先生們，这要依靠热烈的胸怀和战爭去实現，在我們却只依靠聪明和耐心。”

最后这些話使伏庫尔斯基感到迷惘。他不是也試图用聪明和耐心去贏得依莎貝拉小姐嗎……他满怀着新的勇气，不再躊躇，突然說：

---

[1] mont，法文，一座山，uhr，德文，鐘表，其中的 h 不发音。montur，德文，制服。

“我有一件事請求您，許朗格包姆先生。”

“对我來說，您的請求或要求在意义上跟命令是一样的，伏庫尔斯基先生。”

“我要买列茨基的房子。”

“我知道那幢房子，稍稍超出六万就可以成交。”

“我愿意以九万成交，我需要有人来把价錢抬到这个数目。”

那犹太人把眼睛睁得滚圓。

“为什么这样？您愿意多付三万卢布嗎？”他問。

“是的。”

“請您原諒，我可想不通。这是有所不同的，如果卖的是您的房子，而列茨基想买它的話，那您把价錢抬高，就有利可图了。但如果您买房子的話，您的好处是在于把价錢压低……”

“我多付錢是有利可图的。”

那老人搖搖头，歇了短短一会說：

“如果我不認識您的話，我会以为您做了一笔亏本生意；但因为我認識您，所以我心里想，您是做了一笔……奇怪的生意。您不但把現款放在墻壁里，一年損失年息一分的利息，而且您还愿意多付三万卢布……伏庫尔斯基先生，”他抓住他的手，往下說，“您别干那种蠢事。我請求您……老許朗格包姆請求您……”

“請您相信，那样做对我有好处。”

那犹太人突然把手指举到額头上。他的眼睛以及那珍珠般白色的牙齿閃閃发亮。

"哈哈！"他笑起来。"我已經老得不行了，看不出这一着！您給列茨基先生三万卢布，而他促成您做一笔也許是十万卢布的交易……好！我給您介紹一个人。他会替您把房价抬高，代价是十五个卢布。这是个很規矩的先生，一个天主教徒，只是不能把錢預付到他手里……我再替您張罗一个高貴的女人，她同样也会抬价，代价是十个卢布……我还可以再給您找几个犹太人，只要五个卢布……他們会这样討价还价，使您甚至可以拿十五万去买那幢房子，而誰也看不出我們在玩什么把戏。"

伏庫尔斯基感到有点不快。

"无論如何，事情我們要保守秘密。"他說。

"伏庫尔斯基先生，"那犹太人一本正經地回答，"我以为您用不着对我說这句話。您的秘密也就是我的秘密。您曾經为我的亨利克出过力，您不迫害犹太人。"

他們握手告别，伏庫尔斯基回到自己家里，馬璐歇維支已在等候，于是他們就到練馬場❶去看那匹成交了的牝馬。

練馬場是由两个相連的建筑物組成的，它們結成一个整体，形状象个蝴蝶結。跑馬場設在环形的屋子里，馬厩在那所长方形屋子內。

伏庫尔斯基和馬璐歇維支走进練馬場的时候，那里正在教騎术。四个紳士和一个女人騎着馬，排成单行，沿着跑馬場的墙边跑。練馬場場长站在場子当中，他是个有軍人气派的汉子，穿着深藍色的短上衣，白色的紧貼在腿上的褲子和带馬刺

❶ 練馬場里包括有跑馬場、騎术訓練、馬匹交易和飼养等等部分。

的高統馬靴。他就是米勒先生。他用一根长长的馬鞭指揮着騎师們,而且不时地用它鞭打那些倔强的馬,鞭一下,騎师們就皺一下眉头。伏庫尔斯基一路走过去，看見当中有个紳士騎馬不带馬鐙,把右手放在背后,从那副样子看来,是个游手好閑的人；另一个騎师用尽力量想在馬脖子跟臀部中間的什么地方坐稳；第三个看来好象馬上要下馬,而且这輩子到死絕不再来上騎术課似的。只有那个穿女騎装的女人勇敢而熟練地騎着,这使伏庫尔斯基想起,对女人們来說,世界上旣沒有不利的处境,也沒有危險的处境。

馬璐歇維支把他的同伴介紹給場长。

"我正在等你們。現在可以为你們效劳了。休尔兹先生!……"

休尔兹先生連忙跑了过来,他是个金黃色头发的年輕人,同样也穿着深藍色的短上衣,但馬靴的統子更高,褲子在大腿上貼得更紧。他行个軍禮，把那根象征場长职位的鞭子接到了手里,伏庫尔斯基还沒有离开練馬場,就深信休尔兹先生虽然年輕,使起那根鞭子来却比場长先生本人更有劲。那第二个紳士甚至狂叫起来,第三个紳士开始叫罵了。

"您接收男爵的那匹牝馬,包括所有的附件,那些馬鞍、鞍褥等等嗎?"場长对伏庫尔斯基說。

"当然。"

"那么我还要向您收六十卢布的馬厩費,是克惹楚夫斯基先生欠下的。"

"那是沒有办法的事。"

他們走进馬厩，它象个房間那么光亮，甚至还鋪着地毯，

尽管不是太值錢的。馬槽是新的，装满了飼料，槽架上也堆满干草，地上鋪着干凈的麦秸。

虽說这样，場长那銳利的眼睛却还看出了不妥当的地方，他叫道：

“多么乱七八糟，克薩伏先生，眞正混蛋！……您寢室里也会保存这一类的东西嗎？”

場长的第二助手只出現了一会工夫。他張望一下就出去，到走廊里却嚷了起来：

“伏依西叶奇！眞正混蛋！馬上把我这里收拾好，不然我叫人把这些东西都搬到你桌子上去……”

“史梯方！該死的小鬼！”板壁后面发出第三个声音。“你这坏蛋，如果再在我馬厩里这么乱扔，那要你用嘴巴把东西都舐干凈……”

就在那时候发出了几下悶响，好象有人抓住另一个人的脑袋往墙壁上撞似的。过了一会，伏庫尔斯基从馬厩的窗子里看見一个短上衣上釘着金属鈕扣的年輕小伙子，跑到天井里去拿扫帚；他找到了扫帚，就順手在一个从街上看着玩的犹太人头上打了一下。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伏庫尔斯基很欣賞这个新式的能量不灭定律，在这定律之下，場长的憤怒用一种不平常的方式达到了練馬場外面的一个人身上。

这时候，場长叫人把那匹牝馬牵到了过道里。这是一匹很漂亮的馬，細細的腿子，小小的脑袋，还有一双露出勇气和热情的眼睛。那匹牝馬走过的时候，向伏庫尔斯基轉过头去，鼓着鼻子，粗声地喘着气，好象猜出他是主人似的。

“它已經認識您了，”場长說，“您把糖給它……这是一匹

漂亮的牝馬！”

他說着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块肮脏的东西，味道有点象烟草。伏庫尔斯基把它遞給那匹牝馬，它不加考虑地吃了。

“我愿打五十卢布的賭，我說它会得錦标的！”場长說。“您賭嗎？”

“当然，”伏庫尔斯基說。

“它一定会赢的。我要給它一个出色的騎师，讓他按照我的指导去騎它。但要是它仍旧属于克惹楚夫斯基男爵的話，我对您发誓，它爬到終点至多是第三名。也許我甚至不会把它留在馬厩里……”

“場长还不能平下气来，”馬璐歇維支露出做作的微笑，插嘴說。

“平下气来！……”場长气得脸通紅，嚷着。“嗯，伏庫尔斯基先生，您倒給我評評理，我是否还可以跟那个人保持关系！他說我在卢柏林卖了一匹有‘暈倒病’的馬！……这种事情，”他叫着，把声音提得越来越高，“是忘不了的，馬璐歇維支先生。要不是伯爵干預这件事，克惹楚夫斯基先生大腿上早吃了顆子彈。哼，說我卖了一匹有‘暈倒病’的馬！哪怕我还得再加一百卢布，那馬还是会跑赢的……哪怕它跑后立刻倒斃……男爵先生一定会明白的……那匹馬有‘暈倒病’！……哈哈哈！……”場长突然发出一陣阴險的狂笑。

他們鉴定过那匹牝馬以后，就到办事处去，伏庫尔斯基在那里結了帳，心里发誓决不再提起那匹有‘暈倒病’的馬。临走时他問道：

“沒有宣布业主，馬不可以参加竞賽嗎？”

“那是可以的。”

“可是……”

“請您完全放心！”場长紧握着他的手，回答說。“对一个紳士来說，謹愼是最高的美德。我希望馬璐歇維支先生也……”

“噢！……”馬璐歇維支表明場长的話是对的，他低着头，双手放在胸口，表情是那样动人，用不着怀疑他不会保守秘密。

当伏庫尔斯基从練馬場旁边走过的时候，他又听見鞭子在劈拍地响，跟着那第四个紳士又开始跟場长的代理人发生了爭执。

“这是輕举妄动，我的先生！”那第四个人叫道。“我的衣服破了……”

“还可以穿，”休尔兹先生漠不关心地回答，又朝着第二个紳士的方向揮了下鞭子。

伏庫尔斯基离开了練馬場。

当他跟馬璐歇維支告别，坐上出租馬車的时候，他想起一个怪念头：

“如果那匹牝馬跑贏的話，那么依莎貝拉小姐就会开始爱我了。”

他叫馬車停下来，重新向練馬場走去；沒有多久以前，他对那匹馬还是漠不关心的，現在却对它感到兴趣了。

他第二次走进馬厩的时候，又听見那特殊的噻噻的响声，好象有人抓住另一个人的脑袋往墙壁上撞似的。那面孔通紅的管馬厩的小伙子当眞从隔壁馬厩里跑了出来。他是史梯

方，他的头发乱得好象刚才被一只手抓过才放松似的。在他后面紧跟着馬夫伏依西叶奇，他在短上衣上揩着有点油膩膩的手指。伏庫尔斯基給那个年紀較大的三个卢布，給那个年紀輕的一个卢布，他答应多給他們报酬，只要他們好好地对待那匹牝馬。

“我照顧它会比照顧自己的老婆更周到，先生，”伏依西叶奇深深地鞠个躬，回答說。“就是場长也不会虐待它，相反地……比賽的时候，先生，这匹小馬会跑得象玻璃那样滑溜的。”

伏庫尔斯基走进馬厩，几乎对那匹牝馬望了一刻鐘。它那瘦小的蹄子使他感到不放心，看見它那天鵝絨般的皮肤上的一陣輕輕的顫动，他自己也战栗了，因为他想它或者会生病。之后他抱着它的脖子，当它把那个小小的脑袋擱在他肩膀上的时候，他吻着它，吞吞吐吐地說：

“但愿你知道，这跟你的关系有多大！……但愿你知道！……”

从那时候起，他每天到練馬場去好几次，喂糖給那匹牝馬吃，撫爱着它。他感到在自己那清醒的头脑里有一种迷信在开始萌芽。如果那匹牝馬精神抖擻地欢迎他，他就認为那是好預兆；如果它垂头丧气，他心里就感到不安。在到練馬場去的路上，他就自言自語起来：“要是我碰到它精神抖擻的話，那依莎貝拉小姐是会爱我的。”

有时候理智在他心里占了上风，那时他感到非常生气，瞧不起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想，“我这一生应該受一个女人的

脾气摆布嗎？……我找不到一百个别的女人嗎？……难道梅立敦太太沒有答应过給我介紹三四个漂亮女人嗎？……有一天我总得清醒过来呀，該死！”

但他并沒有覺悟过来，而是越来越深地沉淪到迷惘的深渊中去。在清醒的时刻里，他覺得世界上似乎还有魔法师，他們当中有一个曾經为他念过咒。那时他担忧地对自己說：

“我已經不是原来的我了……我变成了另一个人……仿佛有人改变了我的灵魂！”

有时，那自然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在他心里占了上风：

“你瞧，”他思想深处的什么地方有个声音在低語，“你瞧，大自然为了人家破坏它的法則，怎样在报复。当你年輕的时候，你違背了良心，嘲笑了爱情，你把自己出卖給一个老女人当丈夫，現在你逃不掉了！……經年累月地积蓄下来的情感，今天就要加上利息还給你了。”

“好吧，”他想，“早知这样，我倒应該做一个放蕩的人了；为什么我只想她一个人呢？”

“鬼知道为什么，”那反对的声音回答說。“也許那女人是最适合于你的。也許就象傳說那样，你們的灵魂在几世紀前曾經眞正結合在一起。”

“所以她也得爱我才对……”伏庫尔斯基說。“再說，如果那匹牝馬跑贏了，那想来是依莎貝拉小姐爱我的一个征兆……唉，老傻瓜，你这个瘋子，你想到哪里去啦？”

賽馬以前几天，他在侯爵家里开会时認識的那个“英国伯爵”到他家里拜訪他。

在普通的寒暄以后，那伯爵直挺挺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說:“我是为拜訪您和为一件事来的……Yes!……行嗎?”

“我听您吩咐,伯爵。”

“您买了克惹楚夫斯基男爵的那匹牝馬,”伯爵說,“实际上是完全合法的——yes——現在他冒昧地請求您把它再轉讓給他。价錢不計較。男爵跟人家打了个很大的賭。他愿意出一千两百卢布……”

伏庫尔斯基打了个寒噤;他要是把那匹牝馬卖了,依莎貝拉小姐一定会瞧不起他。

“但要是我也把希望寄托在那匹牝馬身上呢,伯爵先生?”他回答。

“在这情况下,您有首先要求的权利,yes,”伯爵說。他把重音加在每个音节上。

“你这就把問題确定了,”伏庫尔斯基鞠个躬說。

“是这样嗎? Yes……我很同情男爵,但是您的权利比較大。”

他象装在彈簧上的自动玩具那样地站了起来,一面告辞,一面往下說:

“我們公司什么时候找公証人呢,我的先生? 我經过考慮以后,加入五万卢布……Yes。”

“这当然凭您自己决定。”

“我盼望看見这个国家繁荣起来,因此不計較您給男爵造成的忧慮,您,伏庫尔斯基先生,赢得了我的同情和尊敬。Yes。他确信您是会把馬轉讓給他的……”

“我不能。”

“您明白嗎,”伯爵最后說,“一个高貴的人,即使披着实业

家的外衣，在遇到适当机会的时候，也只好把它脫掉。但是，請原諒我的冒昧，您本来是个高貴的人，而且是英国式的，我們每个人本来都应当象那样才是。”

他使勁地握了握他的手，就走了。伏庫尔斯基心里不得不承認，这个举动象个傀儡的怪人，倒也有許多討人喜欢的性格。

“不錯！”他心里想。“跟这些先生相处比跟商人們相处痛快一些。他們眞正是用另一种材料做成的……”

可是跟着他想：“依莎貝拉小姐瞧不起象我这样的人，那也用不着奇怪，因为她是在那种人当中长大的……可是他們在这世界上做些什么，为这世界做些什么呢？他們尊重那些能給他們年息一分半的人……这并不是功劳！”

“唉，去它的吧！”他喃喃地說，手指彈了彈，发出咔嚓一声，“他們到底怎么知道我买了那匹牝馬呢？……小事情！……我是經过馬璐歇維支介紹，从克惹楚夫斯卡太太手里买了它的。再說，我到練馬場去的太勤了，所有的仆人都認識我……唉！我开始打錯了主意，我眞粗心大意……我一开始就不喜欢那馬璐歇維支。”

第十三章 高尚的消遣

賽馬的日子終于到了，天气晴和，不太热，就象大家希望的那样。伏庫尔斯基五点鐘醒来，馬上坐車去看他那匹馬。馬見了他相当冷淡，可它是健康的，米勒先生的情緒也很高漲。

“怎么样？”他大笑着，拍拍伏庫尔斯基的肩膀。“您兴奋，是嗎？您成为一个运动家了！先生，我們在整个賽馬期間里都是兴奋的。我們五十卢布的打賭算不算数呢？好象錢已經到了我口袋里。您可以馬上付錢。”

“我会十分高兴付錢的，”伏庫尔斯基回答，心里却想：“那匹牝馬会跑贏嗎？……有一天依莎貝拉小姐会愛我嗎？中途不至于发生什么事情？要是現在那牝馬跌断了一条腿呢！”

早晨的时間过得慢，好象公牛拉車那样。伏庫尔斯基只到店里去轉了一会，午飯什么也吃不下，飯后他上薩克森公园去，还是一直在想：那牝馬会不会跑贏？依莎貝拉小姐是不是愛我？……可是他沉住气，到五点鐘左右才从家里动身。

烏雅茨多夫斯基路上拥挤着那么多的私人馬車和出租馬車，以致有些地方車子只好赶得象走路那样慢；而城門口眞正形成了一条封鎖綫，焦急得发狂的伏庫尔斯基不得不等待一刻鐘左右的时間，直到車子挤出重圍，才向莫科托夫練馬場

駛去。

到拐弯路上，伏庫尔斯基探出身去，想透过黄色的尘霧，看清楚賽馬場的一切；灰尘迎面扑来，他臉上和衣服上都厚厚地积了一层。在他看来，今天那場子似乎无边地广闊，而且令人不快，場子上好象有变幻莫測的鬼怪在盘旋。他在远处就看見观众們排成半圓形，由于人群涌入，这个半圓形在不断扩大。

他終于到了进口处，等到仆人从售票处买回入場劵，又过去了十分鐘。車子旁边挤着一群不买門票的看客，千万个声音在喧嘩，可是在伏庫尔斯基看来，好象所有的人都只在談他的那匹牝馬，都在嘲笑他这个玩賽馬的商人。

車子終于可以通过大門了。伏庫尔斯基跳下車，向他那匹馬跑过去，当时他尽力保持着一个无所謂的看客的态度。找了好久以后，他发現它在跑馬場当中，它旁边是米勒先生、休尔兹先生，和那个騎师，他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烟，戴着黄藍顏色的无边帽，把一件外衣搭在肩膀上。他覚得他那匹牝馬跟那偌大的場子和无法計数的人群相形之下是那么渺小，那么可怜，他竟失望地想把一切丢下，回家去。可是米勒先生和休尔兹先生臉上却閃耀着希望的光芒。

“您到底来啦，”練馬場場长叫起来。他一面向騎师瞟一眼，一面接下去說：“我給先生們介紹：这一位是容格先生，我們国内最优秀的騎师，这一位是伏庫尔斯基先生。”

伏庫尔斯基不得不承認，有生以来还沒有見过一个那么瘦小的人。这时他看出騎师在打量一匹馬那样地打量着他：从头到蹄子。同时騎师用他那弯弯的腿子做了一个动作，好

象想要騎到他身上，把他当馬騎似的。

“您自己說，我們贏得了嗎，容格先生?”場长說。

“当然！”騎师回答道。

“那两匹馬幷不孬，可是我們这匹牝馬是出色的，”場长說。

“当然！”騎师証实說。

伏庫尔斯基把他拉到旁边，对他說：

“如果我們贏了，我在談妥的数目以外再加您五十卢布。”

“哦！”騎师回答道，他望着伏庫尔斯基，又往下說：“您道道地地是个运动家，可是您还有点激动。明年您就会比較沉着了。”

他又啐了一口唾沫，摇摇摆摆地向看台走去。伏庫尔斯基跟米勒先生和休尔兹先生告别后，又愛撫地摸了摸那匹牝馬，回到自己車上去了。

現在他开始寻找依莎貝拉小姐。

他巡視着那一长排停在跑馬道旁边的車子，打量着那些馬和仆人們，看看那些撑伞的女人，可他沒有发現依莎貝拉小姐。

“也許她沒有来?”他想，覺得好象整个人山人海的場子在跟他一同沉到地里去。“她要是不来，花掉这么許多錢有什么价值！或者，梅立敦太太那个狡猾的老太婆跟馬璐歇維支串通欺騙了我也說不定?……”

他走上那通向評判員台的小台阶，向四面張望了一下，但这是徒劳。他走下台阶的时候，有两个背脊朝他站着的男子擋住了他的路。一个身材高大、具有运动員一切特征的男子

高声說：

“这十年来，我在报上看到人家在罵我們过的是奢侈生活，我愿意完全改正，决定把馬厩卖掉。現在我却看見一个昨天才发了財的人，今天就把馬送来参加賽跑了。哼！我想，你們这些小家伙！……給我們講修身之道，可是如果你們办得到，不也是照样干嗎？……因此我也不改正了，不卖掉馬厩，不，不……”

他那同伴一看見伏庫尔斯基，就碰一碰說話的人，那个人一下子把話打住。伏庫尔斯基本想利用那一会工夫从他們身边挨过去，可是那个身材高大的先生却把他拦住了。

“請您原諒，”他用手碰一碰帽檐，跟他攀談起来，“原諒我胆敢发表那样的意見……我叫烏惹辛斯基……”

“我愉快地听到了您的意見，”伏庫尔斯基微笑着回答，“我心底里也同意您說的話。而且我覚得参加賽馬，我有生以来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他們互相握了握手。当伏庫尔斯基向前走了几步的时候，烏惹辛斯基却喃喃地說：

“能干的家伙……”

到現在伏庫尔斯基才买了一張节目单，有点慚愧地讀着：馬名阿林姆与克拉拉的苏丹王后，业主不明，騎者容格騎师，身穿天藍色袖子的紧身衣服，参加第三次竞賽。奖金三百卢布；优胜馬当場出卖。

“我眞发痴！”伏庫尔斯基往看台走去，嘟噥着說。他希望在那里碰到依莎貝拉小姐，还下了决心，要是找不到她，那就馬上回家。

他感到沮丧。在他看来，那些女人似乎都长得丑，她們那些花花綠綠的衣服显得奇形怪状，她們的調情也叫人恶心。男人們愚蠢不堪，一群群的人都是粗里粗气，有伤大雅，音乐在吵鬧。当他走上看台的时候，他厌恶地望着那些吱咯作响的台阶，和那些陈旧的墻壁，那上面可以看出大雨留下的痕迹。熟人們問候他，女人們对着他微笑，到处都有人在低語："看呀！看呀！……"可是他沒有注意。他在座位的最高一层停下脚步，用望远鏡从那形形色色的喧嘩着的人群上望向远处，一直望到城門，那里只看得見黃黃的尘土。

"这些看台上，一年到头有些什么事发生呢？"他想。他眼前出現了幻象，好象每一夜所有那些死去了的破产者、忏悔的妓女、懶汉和沒出息的人，都在这些朽烂的板凳上坐下，他們是从地獄里給轟出来的，現在在暗淡的星光下，观看着那些在跑馬場上丧了命的馬的尸骨在竞賽。这时候，他甚至仿佛看見那些腐烂的衣服，聞到恶臭的气味。

人群的吆喝、鈴声的信号和喝彩声把他从幻覺中拉了回来。第一次竞賽已經結束。他往进口处一看，看見伯爵夫人那輛私人馬車在駛进来。伯爵夫人和議长夫人坐在后座，前座坐着列茨基先生同他的女儿！

伏庫尔斯基再也弄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跑下看台，跑进跑馬場里的。他撞到了一个人，有人要查他的入場劵……他一直往前跑，到了那輛私人馬車旁边。伯爵夫人的仆人从馭手座上向他請安，列茨基先生却叫道：

"伏庫尔斯基先生果然在这里……"

伏庫尔斯基向貴妇們請安，当时議长夫人意味深长地紧

握着他的手，列茨基先生却問：

"您当真买了克惹楚夫斯基的馬嗎，斯丹尼斯拉夫先生？"

"是的。"

"您可知道您开了他一个玩笑，而且使我女儿感到又惊又喜嗎？"

依莎貝拉小姐轉过臉来朝他嫣然一笑。

"我跟我姑母打过賭，"她說，"男爵到賽馬时候沒有贖回他那匹牝馬，我就赢了。此外我又跟議長夫人打賭，說那匹牝馬会跑赢……"

伏庫尔斯基从馬車旁边繞过去，走得更靠近依莎貝拉小姐。

"其实我們，議長夫人和我，只是为了这一次竞賽才来的；姑母却不是这样，她好象对賽馬感到討厌似的……嘤，伏庫尔斯基先生，您得要胜利才行。"

"如果您这么希望，那我会胜利的，"伏庫尔斯基回答道，惊异地望着她……在他看来，她似乎从来沒有象現在在迫不及待心情下表現出来的美，他也从来不敢梦想，有一次她会这么跟他談話。

他望着在場的人。議長夫人兴高彩烈，伯爵夫人在微笑，列茨基先生滿面春风。伯爵夫人的仆人在馭手座上悄悄地跟馬車夫打賭，說伏庫尔斯基会胜利。他們周圍是一片欢騰和笑声。人們在談話，还有那些看台，那些华貴的馬車；衣服穿得花花綠綠的女人們象花那么美，象鳥儿那么活潑。音乐演奏得不合拍，但却輕快；馬匹在嘶鳴，运动家們在打賭，小販們在夸贊啤酒、橙子和蜜糖餅干。太阳、天空和大地在欢騰，伏庫

尔斯基觉得自己的心情是那么高兴，他会把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人都拥抱起来的。

第二次竞赛已經过去，音乐又在演奏。伏庫尔斯基往看台上跑，碰到了那个拿着馬鞍刚去过了磅回来的容格，就对他輕輕說：

“容格先生，我們得要胜利才行。在談妥的数目以外，再加一百卢布。哪怕是馬把命跑掉！”

“哦！”騎师說，带着一点冷淡的喜悅表情对他瞧了一眼。

伏庫尔斯基吩咐馭手把車子駛到更靠攏伯爵夫人那輛車子的地方，他自己回到了貴妇們那里。沒有人站在她們旁边，他感到惊异。

那个元帅和男爵走近她們的馬車，可是因为受到依莎貝拉小姐冷淡的接待，他們很快就又告退了。那些年輕人却从老远地方致候，看来在回避她們。

“我明白，”伏庫尔斯基想。“房子拍卖的消息使大家的热情冷了下来。可是現在，”他一面望着依莎貝拉小姐，一面对自己說，“你就可以确定，誰是眞正地爱你，誰是爱你的嫁妆。”

第三次竞賽的鈴声响了。依莎貝拉小姐站到座位上去；她腮帮上泛起紅暈。容格騎着苏丹王后从离她几步路的地方經过，他臉上露出无聊的神情。

“瞧，这匹好馬，眞的与众不同！”依莎貝拉小姐叫着。

伏庫尔斯基跳上自己的車子，拿出了望远鏡。他那样地被賽馬吸引住，竟把依莎貝拉小姐忘了一会工夫。一秒鐘在他变成了一个鐘头；他仿佛被捆在那三匹賽跑的馬的身上，每个动作都在折磨他的身体。他認为他那匹牝馬的血气太不旺盛，

容格又过于漠不关心。他无意間听見站在旁边的人們在談話：

“容格一定跑赢！”

“哪里的話……您瞧瞧那匹棕色馬吧。”

“如果伏庫尔斯基赢了，我給十个卢布。讓他給伯爵們一个打击……”

“克惹楚夫斯基会气瘋的！”

鈴声响了。那三匹馬撒腿飞奔起来。

“容格領先！”

“这才是傻！”

“他們轉弯了！”

“第一个轉弯，可是那棕色馬紧紧地跟在后面！”

“第二个轉弯，……他又在前头！”

“可是那棕色馬并不落后……”

“穿紅茄克的拉下了！”

“第三个轉弯……可是容格毫不在乎……”

“棕色馬赶上去啦！”

“瞧呀！瞧呀！穿紅衣服的追上那棕色馬啦……”

“棕色馬落后了！您輸啦，先生！”

“紅衣服的赶上容格！”

“他赶不上他，他已經在打馬了……”

“喂，喂……好哇，容格！好哇，伏庫尔斯基！那匹牝馬跑得象飞一样！好哇！……”

“好哇！……好哇！……”

鈴声响了。容格跑赢啦。一个身材高大的运动員拉着那匹牝馬的繮繩，把它牵到了評判員台前，大声叫道：

"苏丹王后！……騎师容格！……业主不明……"

"哪里是什么业主不明……伏庫尔斯基的！……好哇，伏庫尔斯基！"人群在叫喊。

"业主伏庫尔斯基！"那身材高大的运动員重复說，他把那匹牝馬送去拍卖。

人群为伏庫尔斯基的胜利起了一陣狂欢。还沒有一次賽馬这么轟动过看客們：一个华沙商人击敗了两个伯爵，人們感到高兴。

伏庫尔斯基走到伯爵夫人的馬車旁边。列茨基先生和那两个年紀較大的貴妇向他道賀；依莎貝拉小姐沒有說話。

就在那时候，那身材高大的运动員匆匆地跑了过来。

"伏庫尔斯基先生，"他叫道，"錢在这里。三百卢布是奖金，八百是我买那匹牝馬的价錢……"

伏庫尔斯基拿着那一小包鈔票，轉过身去对依莎貝拉小姐說：

"您允許我把这笔捐給修道院的錢交在您手里嗎？"

依莎貝拉小姐接受了那个小包，露出动人的微笑对他望了一眼。

这时有人撞了伏庫尔斯基一下。那是克惹楚夫斯基男爵。他走到馬車旁边，气得臉色发白，他把手伸給依莎貝拉小姐，还用法文叫道：

"你的崇拜者胜利了，表妹，我眞高兴……不过对人家占了我的便宜，我感到遺憾……我向夫人們致敬！"他向伯爵夫人和議长夫人鞠个躬，补上一句。

一陣暗影从伯爵夫人臉上掠过；列茨基先生感到迷惘，依

依莎貝拉小姐臉色蒼白了。男爵把滑下来的夹鼻眼鏡戴正，露出一副挑衅的神情，他仍然望着依莎貝拉小姐往下說：

“是这样的……我跟表妹的崇拜者們都感到特別地幸福。”

“男爵！”議长夫人插嘴說。

“我可沒有說什么坏話呀。我只說，我感到跟……”

伏庫尔斯基站在他背后，輕輕地拍拍他的肩膀。

“跟你談句話，男爵先生。”他說。

“啊，是您，”男爵望着他，回答說。

他們走到了一边。

“您得罪了我，男爵先生。”

“千万請您原諒。”

“这样我不滿足。”

“您希望决斗嗎？”

“不錯，正是这样。”

“那我听候您支配，”男爵一面說，一面在口袋里找名片。“唉，眞該死，我身边沒带名片……也許您有笔記本和鉛笔吧，伏庫尔斯基先生？”

伏庫尔斯基給他一張名片和笔記本，男爵把名字和地址写在那上面，他写名字的时候，沒有忘記在最末一个字母带上花笔。

“替我那苏丹王后結一結帳，”他向伏庫尔斯基点点头說，“我是非常高兴的。”

“我将尽力向您賠罪，男爵先生。”

他們非常客气地互相告别，就分手了。

“眞是一場风波!”列茨基先生看見了他們这样客气，担忧地說。

沒有等到賽馬結束，那激动的伯爵夫人就吩咐馬车夫駕車回家了。伏庫尔斯基差一点来不及赶到那輛华貴的马车旁边向貴妇們告別。在馬还沒有拉动車子以前，依莎貝拉小姐探出身子，向伏庫尔斯基伸出手指尖，低声說：

“Merci, monsieur……”❶

伏庫尔斯基快活得呆呆地站在那里。他还留下来看了一次竞賽，但却不知道周圍在发生什么，直到最后他利用休息时間离开了練馬場。

伏庫尔斯基从練馬場徑直到了舒曼那里。

医生穿着一件破烂的棉睡衣，坐在敞开的窗子旁边，在校对一本篇幅有三十面的关于人种学的小册子，写那本小册子，他观察了一千次和花了四年的时間。那是一篇論在波兰王国❷时代人們的头发形式和头发顏色的論文。这渊博的医生对所有的人說，那著作至多可以銷售十多册，但他却秘密地付印了四千册，而且肯定相信可以再版。虽然舒曼譏笑自己所喜爱的这項专門学問，而且叫苦說沒有人对它感到兴趣，但他却还十分秘密地相信，在这文明的世界上，对头发顏色以及头发长度与其直徑比例的問題，是沒有一个人不感到兴趣的。

他正在考慮，要不要在論文的篇首加上这么一句：“給我

---

❶ 法語：謝謝，先生。

❷ 一七九五年波兰遭受第三次瓜分，一八一五年維也納会議宣告成立波兰王国，屬沙皇統治。

看看你的头发，我就可以說出你是什么人。”

伏庫尔斯基剛走进他的房間，疲乏地倒在那張长沙发上，医生就說道：

“校对們眞是多么不学无术的人呀！……我这里有几百个小数点三位的数目字，你想想看，里面有一半是錯的！他們心想，一毫米的千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都不算什么。这些外行人却不知道，全部意义正好就在这里面。如果說，在波兰不但有发明对数表，而且还有把它印出来的可能性，那我愿意卖身給魔鬼！一个道地的波兰人碰到第二个小数位就已經开始冒汗，碰到第五个小数位就发热，碰到第七个小数位就中风啦……你有什么好消息嗎？”

“我要跟人决斗，”伏庫尔斯基回答。

医生从他那張靠椅上一跃而起。他跑向那張长沙发，跑得那么快，那件睡衣的下襬在他身上飄动，倒象一只大蝙蝠的翅膀。

“什么？……跟人决斗？”他眼睛閃光，叫道。“你莫非在妄想我会跟你一同去，当你的医生嗎？妄想我也許会在一旁观看两个傻子怎样互相对着脑袋开枪，可能的話，还得替哪一个包扎一下嗎？……我根本不想参加类似这样的蠢事！”他抱着头，尖声地叫着。“而且我不是个外科医生，很久以来我就跟医药告別了。”

“根本用不着你当医生，只要你在决斗时当証人。”

“唔……那是另一回事，”医生平心靜气地說。“跟誰决斗呢？”

“跟克慈楚夫斯基男爵。”

"他枪法不錯！"医生撅起下巴，喃喃地說。"到底为什么事？"

"他在賽馬时候得罪了我。"

"唔，是这样的事！……可是你在賽馬时候干了什么呢？"

"我有一匹馬参加竞賽，甚至得了奖金。"

舒曼用手掌拍拍自己的后脑勺，他忽然走近伏庫尔斯基，扳开他一只眼睛的上下眼皮，仔細地看着它。

"你以为我发瘋了嗎？"伏庫尔斯基問。

"現在还沒有。告訴我，你这是开玩笑，还是認眞的？"过了一会他問。

"我是十分認眞的。我不接受任何道歉，我提出了最严厉的条件。"

医生回到写字台旁边坐下，用手支着下巴，經过比較长久的考慮以后說：

"为了女人的事情，是嗎？雄鷄打架甚至也是为了……"

"舒曼……你当心！"伏庫尔斯基用窒息的声音打断他的話，站起身来。

医生重又聚精会神地望着他。

"这么說，已經非决斗不可了？……"他喃喃地說。"好的。我当你的証人。如果你愿意讓人家打碎你脑袋，那就当着我的面打吧，也許我还可以帮你的忙……"

"我馬上派惹契茨基到你这里来，"伏庫尔斯基紧握着他的手說。

他从医生那里回到店里，跟伊克納西先生簡单地談了几句，就回到家里，不到十点鐘便睡了。他睡得象死人一样。他

那獅子一般的性格需要强烈的刺激，这样他那被情欲折磨的心灵才会恢复平衡。

第二天下午五点鐘左右，惹契茨基和舒曼到"英国伯爵"那里去，他是克惹楚夫斯基的証人。伏庫尔斯基的这两个朋友在路上不說話；只有一次伊克納西先生說：

"大夫对这一件事有什么想法？"

"就是我曾經說过的那个想法，"舒曼回答說。"我們漸漸接近第五幕了。要么是个能干人的下場，要么是一系列愚蠢行为的开端。"

"而且是最糟糕的，就是說，政治上的愚蠢行为，"惹契茨基插嘴說。

医生聳聳肩膀，把臉扭了过去：伊克納西先生老談政治，他的神經受不了。

那"英国伯爵"已經在等他們，跟他在一起的是另一个紳士，那人时时从窗子里仰望天上的云彩，并且不停地抽动着喉結，好象竭力要把什么东西吞下去。他的神情有点心不在焉，实际上他是个杰出的人，猎过獅子，对埃及古代文物有深刻研究。

在"英国伯爵"的小房間当中，有一張鋪着綠台布的桌子，旁边是四把高椅子；桌上放着四張紙、四支鉛笔、两支鋼笔和一个大得好象洗脚盆的墨水壶。

大家都坐下的时候，伯爵說：

"我的先生們，克惹楚夫斯基先生承認他得罪过伏庫尔斯基先生，因为他往往是心不在焉的，yes。由于这一点，按照我們的要求……"

說到这里，伯爵望了望他那个同伴，那人臉上露出一本正經的神情，仿佛在咽着什么东西。

"按照我們的要求，"伯爵往下說，"男爵已經表示……要向我們大家所尊敬的伏庫尔斯基先生道歉，甚至是書面道歉，yes……先生們对这一点有什么意見嗎？"

"我們对任何調停的步驟沒有代表权，"惹契茨基回答說，从这句話中，可以看出他以前是匈牙利步兵营中的一个老軍官。

那淵博的埃及古物学家把眼睛睜得滾圓，喉結又連續抽动了两下。

惊异的神色从伯爵臉上掠过；可是，他立刻沉住气，回答得很严肃，但有礼貌：

"那么請您提出条件。"

"劳駕，請先生們宣布吧，"惹契茨基回答。

"啊，对不起，請您先提出吧，"伯爵說。

惹契茨基扫一扫喉嚨。

"那么我冒昧地建議……双方距离二十五步，各人向前走上五步……"

"Yes……"

"拔出手枪，瞄准好……相对开枪，直到失去战斗力为止……"惹契茨基声音更輕地把話說完。

"Yes……"

"如果可能，决斗就定在明天上午。"

"Yes……"

惹契茨基点点头，但并不站起来。伯爵拿了一張紙，在大

家静默中作了記录，舒曼馬上把它抄下。出席的人都在两份文件上签了字，不到三刻鐘事情就办完了。伏庫尔斯基的两个証人向主人和他那学者朋友告别，那人又在专心地望着云。

两个人走到街上，惹契茨基才对舒曼說：

"这些貴族先生是些很痛快的人。"

"去他們的吧！你們和你們那些笨主意都滚吧！"医生揮着拳头，尖声地叫着。

晚上，伊克納西先生带了手枪到伏庫尔斯基那里去。他发現他一个人在喝茶。惹契茨基也給自己倒了一杯，小心翼翼地說：

"你知道，斯达史，他們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人。那个男爵，象你所知道的那样，是个非常心不在焉的人；他已准备向你道歉……"

"我不要任何道歉。"

惹契茨基住了口。他喝着茶，擦擦額头。隔了比較长的时間，他說：

"当然，你是关心事业的……万一……"

"我不至于出事，"伏庫尔斯基气冲冲地回答他。

伊克納西先生还在那里默默地坐了一刻鐘。他喝茶沒有味道，头倒痛起来了。他喝完了一杯，看一看表就离开朋友的屋子，临走时还对他說：

"明天我們早上七点半动身。"

"好的。"

伊克納西先生走后，伏庫尔斯基在写字台旁边坐下，他在一張信紙上写了十几行，在信封上写了惹契茨基的地址。他仿

佛仍然听見男爵那不愜意的声音：

“你的崇拜者胜利了，表妹，我眞高兴……不过对人家占了我的便宜，我感到遺憾。”

不管他往哪里望，眼前到处都出現依莎貝拉小姐那張漂亮的、羞得通紅的脸。

无名的憤怒在他心里沸騰。他覺得自己的双手变得象鉄一样的堅硬，身体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彈力，沒有一粒子彈会击穿他的。“死”这个字从他意識里掠过，他微微一笑。他知道死神是不向勇敢的人們扑上来的；只会象一条恶狗那样在他們跟前停下，用綠色的眼睛望着他們，看他們是不是把眼皮閉上。

那一夜象其他所有的夜晚一样，男爵把时間消磨在打牌上。同样也在俱乐部里的馬璐歇維支在十二点鐘、一点鐘和两点鐘都警告他，要他睡覺去，因为他明天早晨七点鐘就要把他叫醒。男爵心不在焉地回答說：“就睡！就睡！”可是他一直坐到三点鐘沒有动，到最后他的一个賭伴說：

“收場了，男爵！至少睡几个鐘头，不然明天你的手发抖，就打不中了。”

这几句話，再加賭伴們离开桌子这一情况，使男爵清醒过来了。他离开俱乐部，回到了家里，吩咐他的仆人康士坦丁早上七点鐘叫醒他。

“看来，老爷一定在干一件什么蠢事！”不滿意的仆人喃喃地說。“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一面替男爵脫衣服，一面气冲冲地問。

“哼，你这个老傻瓜！”男爵生气了。“你也許以为我会在

你面前辯白嗎？我要跟人决斗，怎么样？……我喜欢这样做，就是这样！我要在早上九点鐘用手枪跟某一个鞋匠或是理发师决斗，嗯？……难道你禁止我那样做？”

“我看老爷倒应当用手枪跟魔鬼本人去决斗！”康士坦丁回答道。“我只想知道誰会来支付老爷的期票？……还有房租……和家庭的生活費用……房东支使警官来找我們，就是因为沒有一个月老爷不想到波瓦兹基的中央公墓去；至于我，眼看就要餓死了……一个好差使呀！”

“你給我滚开！”男爵咆哮着，抓起了一只鞋子，向那个逃跑的仆人扔去。鞋子打在墻上，險些把索比斯基[1]的銅象打下来。

男爵跟那忠实的仆人和好后，就睡在床上开始考虑着自己可怜的处境。

“跟一个商人去决斗，”他叹了一口气，“那就一定要走好运！如果我打中了他，那我好比是个猎人出去猎熊，却打死了农夫的一条正在生小牛犢的母牛。如果他打中了我，那我好象是个行路人，給馬車夫用鞭子重重抽了一鞭。要是两个人都沒有射中呢……不会的，我們要相对射击，直到失去战斗力为止。我要是向那个蠢汉道歉，哪怕是穿着大礼服和打着白領带，在一个公証人的办事处里道歉，我愿挨揍。唉，該死的自由主义时代呀！換作我父亲的話，他会把这个家伙交給仆人去鞭打，而我却必須跟他决斗，好象我自己也是个买卖肉桂的。但愿那該死的革命終于来到，不是把我們消灭，就是把自

[1] 約翰·索比斯基（1624—1696），波兰国王。

由主义分子消灭。”

他在半醒半睡中梦見自己被伏庫尔斯基打死了。他看見两个搬运夫怎样把尸体抬到他妻子家里，他妻子怎样昏厥过去，又怎样扑到他那流血的胸脯上……她怎样償还他的債务，还为他的埋葬花掉一千卢布，而且……他看見自己怎样从死人里面复活，拿了那一千卢布去应付自己的零星开支。

男爵那憔悴的臉上堆着幸福的微笑，他象个孩子那样睡着了。

康士坦丁和馬璐歇維支把他叫醒的时候，几乎还不到七点鐘。男爵无論如何不愿起身，他粗声粗气地說，宁愿受侮辱和羞耻，也不愿那么早爬起来。后来看見那个装着冷水的水罐，他才清醒了。他跳下床来，摟着康士坦丁，罵着馬璐歇維支，还暗自发誓，要打死伏庫尔斯基。

可是，当他穿好衣服走上街，看見晴朗的天气，而且想象太阳就要出来的时候，他对伏庫尔斯基的憎恨减退了，他决意只打中他的腿子。

“不錯！”他忽然想起，“我要稍微刮破他一点皮，可是使他一輩子都拐着脚走路，使他告訴所有的人說，这伤是我在跟克惹楚夫斯基男爵决斗时得来的！……那可眞是有趣。不过我那些可爱的証人怎么安排呢？如果有某一个商人硬要开枪打我的話，那他至少应当在我散步的时候开枪，可不应当在决斗时……討厌的处境呀！我可以想象，我那亲爱的妻子会怎样告訴人，說我跟商人們打架……”

載客馬車开到了門口。男爵和那“英国伯爵”上了其中的一輛，那沉默的埃及古物学家带着手枪和外科医生上了另一

輛。他們的車子向比兰尼那个方向行駛，过了几分鐘，男爵的仆人康士坦丁乘着一輛出租馬車跟在他們后面赶来了。那忠实的仆人咒罵全世界的人，并且暗自威胁要加倍地向主人索取那一趟車费。但他仍然感到不安。

男爵和他那三个同伴到了比兰尼的小树林里，就遇見对方的那伙人，于是他們两群人走进靠近維斯图拉河河岸的丛林里。舒曼医生有点激动，惹契茨基神色沮丧，伏庫尔斯基露出阴郁的神情。男爵捋着自己那稀疏的胡子，注意地望着伏庫尔斯基，心里想：

“那商人一定吃得不錯。在他旁边，我看起来象一支弗吉尼亚[18]雪茄烟在跟一条种牛相比似的。如果我的子彈从那蠢汉的头頂上飞过去，或者根本拒絕开枪……那我是混蛋，这样想必是最好的。”

不过他很快想起，这場决斗应該进行到失去战斗力为止。于是男爵发了脾气，他不容挽回地下了决心，要当場击毙伏庫尔斯基。

“到了教小鬼們永远不再向我們挑战的时候了！”男爵自言自語地說。

伏庫尔斯基在离他十多步以外的地方，象个鐘摆那样在两棵松树之間来回地踱着。有一会儿他忘記了依莎贝拉小姐，傾听着滿林子鳥儿的吱喳声，維斯图拉河河水从底下冲刷着河岸的嘩嘩声。那充填彈葯的鉄釺子的丁当声和扣扳机时的咯嚓声，奇怪地交織在大自然的美妙的恬淡和宁靜中。伏庫尔

---

[18] 弗吉尼亚是美国的一州。

斯基的兽性勃发了;全世界的人都从他眼睛里消失了,只留下男爵一个人,他要把他的尸首放在那受了委屈的依莎貝拉小姐的脚跟前。

他們被安置在双方議定的界綫上。男爵仍然在发愁,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应該怎样去对付那个商人,最后他終于决定打他的膀子。伏庫尔斯基脸上显出那么狰獰的慍怒神色,甚至那惊异的"英国伯爵"那样想:这件事大約跟那匹牝馬和練馬場上那愚昧的意外事件都沒有关系吧!

那一直緘默着的埃及古物学家发出号令,敌对的双方瞄准手枪,向前走近。男爵瞄着伏庫尔斯基的右肩,把手枪放低一点,輕輕地扣着扳机。在最后那一剎那,他那夹鼻眼鏡滑了下来;手枪向旁边偏了一点点,他开了枪——子彈从伏庫尔斯基肩膀旁边几吋的地方飞了过去。

男爵用枪筒遮住脸,从枪筒上往前望着,他想:

"那蠢东西打不中……他在瞄准脑袋哩。"

他突然感到太阳穴上挨到了猛烈的一击;他耳朵里呼呼地响,黑圈圈在他眼前飞舞……他放掉手里的武器,跪了下去。

"打中脑袋!"有人在叫喊。

伏庫尔斯基把手枪扔在地上,离开了自己的界綫。大家連忙向那跪着的男爵跑过去,可是他沒有死,他在用呻吟的声音說:"一件滑稽的事!我脸上給打了个洞,掉了一顆牙齿,子彈却看不見。我可沒有把它咽下去……"

这时,埃及古物学家拣起男爵的手枪,細心地从各个方面端詳着它。

“啊！”他叫起来，“这就清楚了。子彈打在手枪上，扳机却穿入了顎骨里。手枪坏了；非常有趣的一枪。”

“伏庫尔斯基先生感到滿足嗎？”那“英国伯爵”問。

“滿足。”

外科医生把男爵的脸包扎起来。那吓了一跳的康士坦丁从丛林里跑了出来。

“好啦，”他叫着，“我不是事先說过，这对老爷沒有好結果嗎？”

“住嘴，你这个笨蛋！”男爵結結巴巴地說。“馬上到男爵夫人那里去，告訴女厨师說我受了重伤。”

“我要求你們握一握手。”那“英国伯爵”一本正經地說。

伏庫尔斯基向男爵走过去，拥抱着他。

“很准的一枪呀，伏庫尔斯基先生，”男爵吃力地說，又使劲地跟伏庫尔斯基握手。“我覺得奇怪，您这样一个生意人……可是这么說也許得罪您了？……”

“絕对沒有！”

“……想不到您这样一个生意人枪法这么好。不过商人毕竟还是值得尊敬的。我的夹鼻眼鏡在哪里呀？唔，在这里……伏庫尔斯基先生，我要求我們两人私下談一談……”

他倚在伏庫尔斯基的膀子上，他們往树林里走进去几步。

“我已經破相了，”男爵說，“我看来象一只害牙齦膿瘍的老猴子。我不希望跟您再吵一架，因为我看出您在走好运……現在請您告訴我，您为了什么使我成了殘廢？……莫非是因为我得罪了您……”他望着他的眼睛补充說。

“您欺侮了一个女人，”伏庫尔斯基輕声地回答。

男爵往后退了一步。

"唔…… c'est ça!"[1] 他說。"我明白了。我再一次請您原諒,至于那方面,我知道……我得做些什么工作……"

"也請您原諒我,男爵,"伏庫尔斯基回答。

"小事情……不要客气……这毫无关系,"男爵說道,拉着他的手。"只要我不是那么破相就好,至于牙齿……我的牙齿在哪里呀,医生?請您用紙把它包起来……至于牙齿,我早就該讓人家替我鑲一个新的了。伏庫尔斯基先生,您根本不相信我的牙齿多么坏。"

大家非常滿意地互相告别。男爵感到奇怪,一个生意人怎么学会了那么好的枪法;那"英国伯爵"比任何时候都更象一个傀儡了;埃及古物学家却又在望着云。在另一群人里面,伏庫尔斯基在沉思,惹契茨基在欣賞男爵的勇敢和礼貌,只有舒曼在生气。可是到他們的馬車从卡美杜修道院旁边經过,駛下山坡的时候,那医生才望着伏庫尔斯基嘟嘟囔囔說:

"哦,那些畜生!……我倒沒有喊警察去給那些蠢东西找找麻煩……"

在这次希奇的决斗后的三天,伏庫尔斯基跟一个叫做威廉·柯林斯先生的人坐在他那关着門的房間里。仆人在隔壁房間里揩灰尘,每星期举行几次的那些会議早就使他感到了好奇,他时不时把眼睛或耳朵凑在鑰匙孔上。他看見桌上放着一些書,主人在一个本子上写字;他听見客人向伏庫尔斯基提出一些什么問題,后者回答着——有时立刻回答,声音响

---

[1] 法語:"原来如此"。

亮，有时却声音低沉，有点犹豫。但是他們用那么不平常的方式談着一些什么，仆人却猜不透，因为他們說的是外国話。

“那准不是德国話，”仆人喃喃地說，“因为我知道人家說德国話是这样說的：bitte majn her❶……也不是法国話，因为他們沒有說：mossjöh, bonschur, löndi❷……也不是犹太人說的德国話，那簡直不是一种語言，究竟是什么呢？……現在，老板說話說得誰也听不懂，他想必是在筹划一种巧妙的投机生意了……他还找到了一个伙伴……这是不能否認的！”

这时鈴声响了。那机警的仆人踮着脚尖从房門口溜开，响亮地走到外房里，过了短短一会又走了回来，在主人的門上敲敲。

“你有什么事？”伏庫尔斯基从門縫里伸出头来，不耐煩地問他。

“那位到我們这里来过的先生又来了，”仆人回答道，眼睛在那書房里溜来溜去。可是除了桌上那个本子和柯林斯先生臉上那紅紅的絡腮胡子以外，他偵察不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說我沒有在家？”伏庫尔斯基气冲冲地問。

“我忘了，”仆人回答說，他皺起眉头，搖搖手。

“那請他到客厅里，你这个笨蛋，”伏庫尔斯基說着，把小房間的門关上。

不久，馬璐歇維支走进了客厅。他进来时已經感到迷惘，当他看出伏庫尔斯基带着明显的厌恶迎接他的时候，他感到

---

❶ 仆人对外国語一知半解，字母也拼錯，不能表示什么意思。

❷ 同上。

更加迷惘了。

"对不起……也許我打扰了……也許您有要紧的事情……"

"我目前什么工作、什么事情也沒有，"伏庫尔斯基阴沉沉地回答，脸却有点紅了。馬璐歇維支看出了这一点。他深信房間里有一件什么特别的事，說不定那里面有个女人。不管怎样，他又鼓起勇气；面对着狼狽的人們，他往往是有勇气的。

"我只打扰您一会工夫，尊敬的先生，"那憔悴的年輕人已經比較大胆地說，还风雅地揮着他那根小手杖和帽子。"只短短一会工夫。"

"您說吧，"伏庫尔斯基說。他吃力地在一張靠椅上坐下，对客人指指另一張椅子。

"我是来請您原諒的，"馬璐歇維支装腔作势地說，"因为在列茨基房子拍卖的时候，我不能替您效劳。"

"可是您怎么知道拍卖的事呢？"伏庫尔斯基十分吃惊地問。

"这个您想不到嗎？"那愉快的年輕人爽直地問。他甚至輕輕地眏着眼，可是并不太明显，因为他覺得自己还沒有十分把握。"这个您想不到嗎，尊敬的先生？……那个尊敬的許朗格包姆……"

他忽然住了口，好象这句沒有說完的話在他那張着的嘴里哽住，說不下去似的，他那拿着手杖的左手和拿着帽子的右手也在靠椅的扶手上垂着。这时伏庫尔斯基甚至沒有动一下，只是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客人。他不露形迹地注意着馬璐歇維支脸上的变化，好象猎人注意着一片田野，那上面正有几

只受惊的野兎跑过。他打量着那年輕人，心里想：

“啊，原来这就是許朗格包姆为了这次拍卖，以十五卢布雇来的規規矩矩的天主教徒嗎？不过他劝我别先把錢預付到他手里……哎啊！……他在收下克惹楚夫斯基那匹牝馬的八百卢布时，不知为什么也有点狼狽……他还到处說我买了那匹牝馬。他还同时服侍着两个主人：男爵和男爵夫人……可是对我的事务，他太熟悉了。許朗格包姆做了一件不謹慎的事。”

伏庫尔斯基一面想，一面用沉着的目光注視着馬璐歇維支。那神經非常紧張的、憔悴的年輕人在他的注視之下躲躲閃閃，象一只被眼鏡蛇盯住的鴿子那样。起初他脸色有点蒼白，接着他在天花板和墙壁上搜寻一件毫不相干的东西，想徒劳无益地移开自己那双疲倦的眼睛；末了弄得一身冷汗，他感到自己那徘徊不定的目光逃不过伏庫尔斯基的影响。他覺得那面色阴郁的商人仿佛用鉗子夹住了他的灵魂，他沒有力量抗拒。于是他又搖了几下头，末了經不住伏庫尔斯基的注視，他完全听其摆布了。

“我的先生，”他用做作的声音說。“我明白我对您必須开誠布公……所以我愿意开門見山地說……”

“您不必費心了，馬璐歇維支先生。我必須知道的事我都知道了。”

“先生，那就是說您被謠言蒙混了，对我存了不良的印象……可是我敢打賭，我的用心是最好的……”

“請您相信我，馬璐歇維支先生，我的印象不是以謠言为根据的。”

他站起来，轉过臉去，使馬璐歇維支能稍微清醒一下。那年輕人連忙向伏庫尔斯基告别，匆忙地跑下楼梯，一面想：

“哼，这簡直是沒听說过的事！这样一个杂貨商人在我面前神气活現！說老实話，曾經有一刹那，我眞会用手杖揍他一頓！多么无耻的人呀！最后他还自以为我害怕他，說老实話……天呀，为了我的輕率，你多么严厉地懲罰我呀！……那些卑鄙的高利貸者派了他們的法院执行官来找我，一定要我在几天內还一笔賭債，而这个商人，这个……流氓！我只想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对我究竟是怎么估計的？沒有别的，只要这一点……可是，說老实話，他一定杀过一个人，因为一个規規矩矩的人不会有那种目光。自然，他几乎把克惹楚夫斯基杀了。哼，这个厚顏无耻的商人……他竟敢那样望着我……望着我……討厌！”

虽說这样，第二天他却又去訪問了伏庫尔斯基，因为在家里沒有碰到他，徑自来到了鋪子里，吩咐馬車夫在进口处等他。

伊克納西先生伸开手臂，豪放地迎接他，好象整个鋪子都听候他支配似的。可是有个內在的声音在告訴老掌柜：这个顧客是不会买价錢在五个卢布以上的东西的，而且说不定他還要记帐呢。

“伏庫尔斯基先生呢？”馬璐歇維支問，他幷沒有脫帽。

“一会儿就来，”伊克納西先生深深地一鞠躬，回答道。

“一会儿，那是什么意思？”

“最迟过一刻鐘，”惹契茨基說。

“我等他。請您叫人給馬車夫送个卢布去，”那年輕人說着就随便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不过当他考虑到那老掌柜也許

会拒絕的时候，他的腿就变得冰冷了。惹契茨基給了馬車夫一个卢布，但不再向这个顧客鞠躬。

过了几分鐘，伏庫尔斯基进来了。

当馬璐歇維支看見那个自己所厌恶的商人的姿态时，他心中起了那么矛盾的感覚，以致不仅不知道自己应該說些什么，連思想的能力也消失了。他只記得伏庫尔斯基把他領到鋪子后进的那个房間里，那个鉄銀箱就放在里面；他把看到伏庫尔斯基时的那种感覚称为厌恶和輕蔑的混合物。他还想起，自己曾經尽力用特殊的礼貌去掩飾那种感覚；甚至在他自己看来也象一种屈服。

"您有什么事嗎？"他們已經坐定时，伏庫尔斯基問道，但馬璐歇維支还是沒有覚察到自己是什么时候坐下的。尽管这样，他还是結結巴巴地說：

"可敬的先生，我愿向您表示好意……您也知道，男爵夫人克惹楚夫斯卡想买列茨基家的房子……現在情况是这样，她的丈夫，那个男爵提出抗議来了，她財产里有着他固定的一份，沒有那一份，交易就談不成……那是說……今天……男爵眼前处在窘困中……他短少……他短少一千卢布……他打算借一笔錢，沒有这笔錢……您明白，沒有这笔錢，他就不能充分有力地違抗他妻子的意志……"

当馬璐歇維支看見伏庫尔斯基又在注意地打量着他的时候，他揩了揩自己額头上的汗。

"原来男爵需要錢。"

"是的，"那年輕人連忙回答。

"一千卢布我不給，可是三百……四百……而且要有男爵

签字的一張收据。”

“四百！”那年輕人机械地重复一遍，又意外地补上一句：“我在一个鐘头內把男爵的收据送来……那时您在这里嗎？”

馬璐歇維支离开了那个房間，一个鐘头以后，他当真带了克惹楚夫斯基男爵签字的收据回来。伏庫尔斯基讀了那个文件以后，把它放进錢箱，給了馬璐歇維支四百卢布。

“男爵会尽力在最短的时間里……”馬璐歇維支吞吞吐吐地說。

“那不急，”伏庫尔斯基回答。“我听說，男爵生病了？”

“是的……小病……明天或后天他就出去旅行……他会很快把錢还給您的。”

伏庫尔斯基非常冷淡地点一下头，把他打发走了。

那年輕人匆匆地离开鋪子，当时他甚至忘記把开銷馬車夫的那个卢布还給惹契茨基。他走到街上，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开始想：

“唉，卑鄙的杂貨商人！……他竟敢給我四百卢布，不給一千……天呀，为了我的輕率，你多么严厉地懲罰我呀。……說老实話，如果我贏回了我輸掉的那些錢，那我要把这四百卢布和另外的那两百当面扔給他……天呀，我墮落得多么厉害呀。”

他想起各个飯店里的堂倌、彈子房里的記分員、旅館里的看門人，他也曾經以非常不同的方式騙过他們的錢。可是在他看来，这些人当中似乎沒有一个象伏庫尔斯基那么討厌，那么可鄙的。

“說老实話，”他想，“我是自愿陷进他那丑恶的爪子里

的……天呀，为了我的輕率，你怎么懲罰我呀。”

馬璐歇維支走后，伏庫尔斯基却感到非常滿意。

“我看，”他这样想，“这是个大流氓，而且是个精灵鬼。他曾經要我給他一个位置；現在他自己找到另一个：他监視我，而且去給別人通报。我相信，他要不是伪造了一个签名，拿去了那四百卢布的話，他可能于我不利。克惹楚夫斯基尽管游手好閑，任意胡鬧，却不失为一个誠实的人（这是什么意思，一个笨人和懶汉竟会是誠实的？），无論如何，他不会为他妻子的事或一时高兴向我借錢的。”

他感到沮丧，把头撑在手里，閉起眼睛，繼續想：

“我究竟在干什么？我有意識地帮助一个流氓去犯欺詐罪。今天要是我死了的話，克惹楚夫斯基就非还那笔錢不可……不，馬璐歇維支会进监獄的。嗯，反正他逃不了。”

过了一会，更沉重的悲观情緒控制了他。

“四天以前，我差一点杀死了一个人，今天我替另一个人造了一座通向监獄的桥，这一切都是为了她，为了仅仅的一声merci[1]……但是为了她，我也发过一笔財，給几百个人找到了工作，增加了国家的財富。要是沒有她，我怎么样呢？一个小小的服飾用品商人！可是今天，全华沙的人都在談我。那也好！……少量的煤推动着一只装載几百人的船，愛情却驅使着我。但要是它把我燒毁了，燒毁到了只剩下一撮灰呢？……天呀，这个世界是多么卑鄙呀……奥霍茨基說得不錯。女人是卑鄙的野兽：她拿她連懂也不懂的东西取乐。”

---

[1] 法語：謝謝。

他那样沉溺在痛苦的沉思里，竟連开門声和背后那急速的脚步声也沒有听見。到了觉得有一只手在碰他的时候，他才清醒过来。他轉过身，看見律师腋下夹着一个大皮包，臉色很阴沉。

伏庫尔斯基迷惘地跳起来，讓客人坐在一張椅子上；律师謹愼地将皮包放在桌上，用一个手指很快地擦着后脑勺，低声說：

“伏……伏……伏庫尔斯基先生！亲爱的斯丹尼斯拉夫先生！請告訴我……您在干什么。我反对，抗議……对大貴人伏庫尔斯基，这个輕佻人提出控訴，他从一个跑腿的小伙子变成学者，还准备改善我們的国外貿易。……斯……斯丹尼斯拉夫先生——这样是不行的！”

他說的时候，擦着后脑勺的两边，并且皺起眉头，好象滿嘴都是奎宁似的。

伏庫尔斯基低下眼睛，沒有說話。律师往下說：

“尊敬的先生，总而言之——事情很糟糕。山諸茨基伯爵，您是記得他的，那个守財奴想完全退出我們的公司……您知道为什么嗎？为了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您装得好象是賽馬的爱好者，第二，因为您在賽馬时赢了他。他的馬也跟您那匹牝馬在一起参加竞賽，而且跑輸了。伯爵很悲伤，他在发牢騷：‘見鬼，干么要我投資呢？难道是为了使商人們有可能来跟我賽馬，还当着我的面把錦标搶走嗎？……’

“我曾經設法說服他，可是沒有用，”律师透过一口气以后，接下去說，“我說賽馬跟其他交易一样，也是一种交易，甚至还更好一些，因为您在几天的过程中用八百卢布賺了三百

卢布；可是伯爵当场封住了我的嘴巴：'伏库尔斯基，'他回答说，'把全部奖金和马的价款都交给了那些贵妇人，捐给修道院了，此外，天晓得他还付给容格和米勒多少钱呢。'"

"连我这样做都不可以吗？"伏库尔斯基插嘴说。

"可以的，先生，可以的，"那有名的律师安慰地附和说。"您可以那样做，但如果您那样做，您只是重犯了前人的错误，前人犯错误要比您高明些。而且我、侯爵和伯爵们跟您接近，并不是为了让您重犯以前的错误，而是要您给我们指出新的道路。"

"那他们退出公司好了，"伏库尔斯基粗声粗气地说，"我可不阻拦他们。"

"他们是要退出的，"律师回答，做了一个威吓的手势，"只要您再犯一个错误……"

"好象我已经犯了那么多错误了！"

"您真了不起，"律师冒火了，用手拍着膝盖。"您可知道李辛斯基伯爵，那个冒牌英国人，那个'Yes……'说些什么吗？他说：伏库尔斯基是个道地的绅士，他的枪法象林诺特，❶可是……他绝不是个企业的领导人。今天他在一桩事业里投资几百万，明天却要跟什么人决斗，一切都极其危险。"

伏库尔斯基陡地连人带椅子向后移动了一下。这责难是他连想也还没有想到过的。律师看出自己的话起了作用，决定趁热打铁。

"这么说，亲爱的斯丹尼斯拉夫先生，如果您不想破坏这

---

❶ 传说中建立巴比伦的猎神。

項开始得很精彩的工作，那您就别干那些事情，首先是——别买列茨基的房子。因为，您要是投下了九万卢布，对不起，公司就象烟斗里冒出的烟那么散掉了。如果大家看見您拿一笔大資本去生年息六七厘的利息，他們非但对您答应过給他們的利息不再相信，甚至……您明白……他們会怀疑……”

伏庫尔斯基跳了起来。

“我放弃公司！”他叫着。“我不想請求人家給我任何恩惠，我宁愿給别人行方便。誰不信任我，尽可以审查全部业务。他可以相信我沒有欺騙他，可是，那时他也不再是我的股东了。出尔反尔并不是伯爵們和侯爵們的专利权……我同样也可以出尔反尔，而且我不喜欢人家干涉我的事业。”

“别急，别急。您平平气，亲爱的斯丹尼斯拉夫先生，”律师把他按回椅子上去，劝导他。“这么說，您是堅持要买了？”

“是的。对我来說，那房子在价值上超过一家跟全世界所有侯爵合办的公司。”

“好，好。也許您可以讓另一个人替您出面一个相当的时期。在最恶劣的情况下，我甚至可以把我的名字借給您用，您对財产的保障是不用操心的。最重要的是——别使那些已經不痛快的人更不痛快。如果貴族阶級开始对公众的事务发生了兴趣，那他們也許会漸漸感到习惯，在一年半載以后，您也就变成有名无实的房东了。这么，同意嗎？”

“我不反对，”伏庫尔斯基回答道。

“是的，”律师說，“这样怕是最好的了。如果您亲自出面买那幢房子，列茨基对您甚至会有个不好的印象。普通我們都不喜欢那些繼承我們財物的人，这是一点。另一点，誰担保

他們不会起各种各样的联想呢？也許他們会想：他买得太貴了，或者太便宜了？……要是多付了錢，那他們会想：他怎么竟敢給我們送礼，可是付得太少了，那他們会想：他在欺騙我們……”

律师的最后这番話，伏庫尔斯基几乎沒有听見，他忙着思索其他的事情；客人走后，他更沉溺在这种思索中了。

“确实不錯，”他心里想，“律师說得对。人們批評我，甚至給我加上罪名，但因为他們是在我背后这样做，所以我一无所知。到今天，这許多事情才使我感到惊异。一个星期以来，那些跟我有联系的商人就已經板着怏怏不乐的面孔了，敌手們却洋洋得意。鋪子里也有点什么事……伊克納西垂头丧气地踱来踱去，許朗格包姆象有心事。李希茨基变得比从前更粗暴，好象他料到不久就要从店里滚蛋似的。克来因板着一張忧愁的脸（这个社会主义者！他迁怒賽馬和决斗）。那个騙子齐巴却已經开始在籠絡許朗格包姆了。也許他料到他是未来的店老板吧？哎，你們这些对我关怀的人！……”

他在房間的門檻上站住，向惹契茨基使一下眼色；老掌柜确实摸不着头脑，不敢对着老板的眼睛望。

伏庫尔斯基指給他一張椅子，自己在那狹小的房間里来回踱了几趟，說道：

“老朋友！坦白地說：人家怎样談論我啊？”

惹契茨基垂下了膀子。

“天呀，人家說的話……”

“坦白地說，”伏庫尔斯基稍稍鼓励他一下。

“坦白地？……好。有些人說，你就要发狂了。”

“妙得很。”

“另一些人……另一些人以为你設了一个騙人的企业……”

“他們該把我……”

“大家都一致認为你面临了破产，而且很快……”

“眞的嗎？”伏庫尔斯基說，“你，伊克納西，你自己怎么想呢？”

“我想，”惹契茨基毫不犹豫地回答說，“你已經卷到一場大风波中去了……找不到安然逃出的一条出路。除非你及时退出，要这样做，你到底也还有充分的理智。”

伏庫尔斯基大发脾气。

“我不退出，”他叫着，“一个口渴的人是不离开泉水的。如果我活該丧命，那至少也喝到了水……你們到底对我有什么要求？我从小时候起就生活得象一只被縛住的鳥儿那样，在安分的劳动中，在监禁中，和在出卖我自己的不幸的婚姻中，都是那样。可是今天，因为我展开了翅膀，你們就开始絮聒不休，象那些家鵝对一只要飞起来的野鵝那样……那爿无用的鋪子或那家公司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要活，我要……”

就在那时有人敲起門来。列茨基的仆人米柯来送来了一封信。伏庫尔斯基急急忙忙地拿起那封信，撕开信封，讀着：

尊敬的先生！我女儿无論如何希望跟您进一步結交，女人的意志是神圣的；所以我請您明天到我們这里吃飯（六点鐘左右）。只是千万請您别推却。請接受我的最

誠摯的敬意。

托·列茨基。

伏庫尔斯基突然觉得如此軟弱，只好坐到了椅子上。他把那封信念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神志清醒过来，給列茨基先生写了一封回信，还賞給米柯来五个卢布。

在那期間，伊克納西先生到鋪子里去了几分鐘。

他在米柯来走后回到伏庫尔斯基那里，繼續那場中断了的談話：

“亲爱的斯达史，无論如何你再考慮考慮你的处境吧，也許你眞会自动退出的。”

伏庫尔斯基輕輕地吹着口哨，戴上帽子，将手放在老朋友的肩膀上，回答說：

“告訴你：即使我脚跟前的土地裂开……你明白嗎？即使我头頂上的天塌下来——我也不后退，你明白嗎？我可以为那种幸福犧牲性命……”。

“为哪种幸福呢？”伊克納西問。

但伏庫尔斯基已經走出了后門。

第十四章 少女的梦

从复活节开始，依莎貝拉小姐就时常想念伏庫尔斯基，而且，有一件不平凡的事情使她感到吃惊：她覚得这个人不断地在改变。

依莎貝拉小姐有許多熟人，她完全有品評人的能力。她生平的那些熟人，个个都具有一种特征，她可以用一句話把他的特征表明出来。侯爵是个爱国主义者，他的律师很老練，李辛斯基伯爵在扮演英国人，她姑母是驕傲的，議长夫人善良，奥霍茨基是个怪人，克葱楚夫斯基是个賭徒。总之，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一种优点或缺点，有时用一种功績，但最經常的是以他的头銜和財产作为代表；另外看他的头、手、脚和多多少少有点时髦的衣服。

碰到伏庫尔斯基，她才不仅認識了一种新的性格，而且还認識了一种意料不到的現象。不可能用一句話去描繪他，是的，甚至用一百句話也不可能。他跟誰都不象，要是可以拿他跟什么东西相比的話，那至多拿他跟一个地区相比，你在这个地区上整天走着走着，看到平原和高山、森林和牧場、河流和草原、村庄和城市；那边，远远的地方，从霧蒙蒙的地平綫后面現出了一片模糊的、根本不象以前看到的那种景色。她感到惊异，常常問自己：这是动人心弦的幻想，还是在她面前真的出

現了个超人,在客厅中无論如何碰不到的?

于是她开始系統地記下自已的那些印象。

起初她根本沒有注意他,只覚得有个在向她靠近的龐大的身影。

那时有人为慈善事业和她姑母的保育院花了几千卢布;有人在平民俱乐部里跟她父亲玩牌,而且天天輸錢;后来又有人收买她父亲的期票(也許那根本不是伏庫尔斯基?……),随后收买她的餐具,末了,那人还为了装飾耶穌墓,献出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个人是个胆大包天的暴发户,一年来他在戏院里和在音乐会上就糾纏不已地注視她了。那是一个憤世嫉俗的、粗暴的人,他靠令人怀疑的投机发了一笔財,为的是在人們中間贏得声望,从她父亲那里获得她,依莎貝拉·列茨卡小姐!

从那个时期起,她只想到他那长得粗壮的身材、那双通紅的手和生硬的交际礼节,跟其他商人們的謙恭比較起来,是叫人受不了的。他周圍都是扇子、旅行袋、伞、手杖和那一类的装飾品——看来簡直可笑。那是一个狡猾的,恬不知耻的商人,他在店里装得象个退休的大臣那样!她对他是討厌的,不錯,甚至恨得要命,因为他曾經敢于以收买餐具或輸錢給她父亲的方式救济他們。

到今天,依莎貝拉小姐想起那回事,还要拚命扯着自己的衣服,倒在那張长椅上,用拳头捶着坐墊,咬牙切齿地說:

"流氓!……流氓!……"

她的家庭越来越陷在不幸里,只要看看那光景,她就感到灰心失望。这时候,竟有一个不相干的人闖到遮盖她最隐蔽

秘密的帷幕后面，胆敢医治她的創伤，这些創伤，連在上帝面前，她都恨不得遮盖起来的。只要不是打击她的自尊心，她对一切都可以原諒。

随后，舞台上布景掉换了，出現了另一个人，他絲毫沒有含糊其詞，直截了当地当面告訴她，說他为了从中賺錢买了那套餐具。那就是說，他明白不該援助依莎貝拉小姐，要是他援助了，他不但不要求人家知道或者向他道謝，而且甚至想也不敢想。

就是这个人，为了麦拉歇夫斯基胆敢恶意地談論她，把他从店里撵了出去。依莎貝拉小姐的对头，克惹楚夫斯基男爵和男爵夫人为那年輕人說情，沒有用；身为伯爵夫人的姑母为他說情，也沒有用，姑母是难得向人道謝，更难得求人的。伏庫尔斯基不讓步……可是她，依莎貝拉小姐简单的一句話就征服了那頑强不屈的人；他不但讓步，甚至还給麦拉歇夫斯基一个更好的位置。如果对一个女人并不深深爱慕的話，是不会向她那么讓步的。

可惜的是，差不多就在同一时候，她那崇拜者又显出了虛荣的暴发戶的原形，他朝她那募捐盘里丟下了一卷金币。唉，那可是多么市儈气呀！……再說他竟听不懂英語，对一种时髦的語言竟毫无印象！……

第三个阶段。在复活节假日的头一天，她在姑母的客厅里見到了伏庫尔斯基，看出他已經完全出人头地了。最高貴的人們爭先恐后地要跟他認識，他这个粗魯的暴发戶却鶴立鷄群，超然出众。他笨拙地但却勇敢地踱着，好象那客厅确实是他的客厅似的，他阴郁地听着人們对他說的恭維話。之后，

所有老妇人当中最值得尊敬的那个議长夫人把他叫了去，跟他談了不到几分鐘，她便悲痛地哭了。可能是为了那个有双紅手的暴发戶吧？……

这时候，依莎貝拉小姐才注意到伏庫尔斯基有一張不平常的臉。富有表情的坚决的面貌，头发象生气似地翹着，那一小撮胡子，那下巴，那雕象一般的身材，那明亮而有力的目光……如果这个人不是有一爿店，而是有一宗大地产的話，人家会覺得他是十分显赫的；如果生下来是个侯爵，那一定是动人地俊美。无論如何，他使人想起特洛斯蒂，那禁卫軍的陆軍上校，也眞正使人想起那个常胜的古罗馬斗士的雕象。

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人对依莎貝拉小姐都是回避的。

年紀較大的先生們固然还因为她的美丽和她的时髦在尽量向她献殷勤，但年紀較輕的，特别是那些有地位和財产的先生，对待她却冷淡而又无礼；当她为寂寞和那些恬不知耻的恭維話所苦恼，跟他們当中一个人談得比較活跃的时候，那个人就明显地表示恐惧，望着她，好象害怕她会扭住他的脖子，馬上把他拉到圣坛前面去結婚似的。

依莎貝拉小姐超过一切地爱着上流社会的生活，恐怕只有死才能使她离开它，可她对人的蔑視是与年俱增，甚至是与月俱增的。她不能理解，一个象她那么美丽、善良而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只因为沒有財产，就会被大家所遺弃。

“哼，他們是些什么人，仁慈的上帝呀！……”有时她这样嘟噥着，那是当她躲在窗帘后面望着貴人們的馬車經过的时候，他們故意掉头不望她的窗子，免得向她問候。也許他們認为她正在望着他們嗎？

可事实上她是在望着他們!

那时热泪在她眼睛里涌了上来；她气得把自己那好看的嘴唇咬破了，她拉住繩子，把窗帘扯上。

“他們是些什么人！……他們是些什么人！”她重复地說，可是她对那些人更恶毒地責駡，哪怕是自言自語，也覺得不好意思，因为他們究竟是上流社会的人。照她的想法，唯有伏庫尔斯基可以被称为流氓。

为了表示更加殘酷，那背信弃义的命运在从前愛慕她的那一大群人中只給她剩下了两个。对奥霍茨基，她并沒有受迷惑：他在研究一种什么飞行机器，(多么神經錯乱呀!)却少理睬她。倒是那元帅和男爵在追求她，可并沒有过分地坚决要求。那元帅始終使她想起一只烤过的母猪，就象人們有时在街上的屠宰場車子上碰見的那些；男爵外表好象是一張沒有硝过的皮，就象人們时常看見成堆堆在車子上的那些。現在他們是跟她有交往的最后的两个人了，不錯，甚至是她的一双翅膀，假定她真象人家所說的那样，是个天使的話！……这两个可怕的老人，日夜在折磨着她。有时她覺得自己好象是有罪似的，对她来說，好象地獄生活在生前就已經开始了。

在那种时候，依莎貝拉小姐象一个喝醉了的人，眼睛望着远方岸上的火光，心里想着伏庫尔斯基。她在过分的痛苦中感到一点点安慰，就是現在竟也有个不平凡的人在为她憔悴，这个人在社交界中經常被人談起。接着她想起一些有名的旅行家，或曾經在矿山里干过許多年苦工的有錢的美国实业家；在巴黎上流社会中，人們不止一次指点她看这些人：

“您看那位先生，”一个不久以前从修道院里被开除出来

的伯爵的女儿用扇子指着，喊喊喳喳地說，"您看見那位模样象載客馬車夫的先生嗎？据說那是个什么大人物，他发現过什么东西，不过我不知道那是个金矿呢，还是北极……他叫什么名字，我也記不起来了，可是学院里有个子爵向我保証說，那位先生曾經在极圈里住过十年，不……他在地底下住过……一个可怕的人呀！……我要是在他的位置上，吓都吓死了……要是您，您也会吓死吧？"

如果伏庫尔斯基是一个那样的旅行家，或者至少是个矿工，由于在地底下住过十年，得到了几百万块錢，那也罢了……但他却只是一个商人，而且还是做服飾用品生意的！他連英語也不懂，还随时显出暴发户的样子，在少年时代还从厨房里給飯店的顧客們端过食物。这种人在万不得已时可以做个出主意的人，甚至做个极宝貴的朋友（在沒有客人在座的小房間里）。甚至做个丈夫，因为一个人有时会碰到可怕的厄运。可是做个恋人……那簡直可笑……不得已的时候，甚至最高貴的夫人都用泥浴来医病；但能在泥沼里取乐的却至少是个瘋子。

第四个阶段。依莎貝拉小姐在拉齐印基公园里碰到过伏庫尔斯基几次，甚至有一次，寬容地給他还了礼。在她看来，那个粗壮的人在綠树底下和在雕象旁边，似乎跟坐在店里写字台后面的那个人迥然不同。他要是有一宗包括花园、大厦和池塘的田产那就好了！……不錯，他是个暴发戶，但据說也是个貴族，是个軍官的侄子。跟那元帅和男爵比起来，他仪表象阿坡罗，貴族們越来越时常談論他，还有議长夫人的那一陣眼泪……

此外，議长夫人完全公开地在她女友伯爵夫人和她侄女

依莎貝拉小姐跟前支持伏庫尔斯基。跟姑母在拉齐印基公园里整个鐘头的散步是那么无聊，关于时装、修道院和所有計划中的婚姻的談話是那么苦悶，依莎貝拉小姐甚至有点埋怨伏庫尔斯基，因为他不在散步的时候跟她們接近，跟她們聊一刻鐘。对一位社交場中的小姐来說，跟那种人談話是有趣的，比方說，农民們和他們那特殊的語言和邏輯，在依莎貝拉小姐看来，都覺得津津有味。

一个服飾用品商人，又还是个有私人馬車的人，无論如何也会象一个农民那么有趣……可是这种話沒有說出来。

有一天，議长夫人告訴她，想跟她和伯爵夫人上拉齐印基公园，半途拦住伏庫尔斯基，对依莎貝拉小姐来說，那也并不是一件不愜意的意外事件。

“我們感到无聊，讓他給我們一点消遣吧，”那老妇人說。

她們在一点鐘左右到达拉齐印基公园，議长夫人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对依莎貝拉小姐說：

“我猜想我們会在这里的什么地方碰到他……”

那时候依莎貝拉小姐微微地紅了臉，她决意不跟伏庫尔斯基談話，至少要傲慢地对待他，免得他存什么幻想。自然，在那“幻想”里，愛是根本談不上的，不过依莎貝拉小姐連一点无拘无束的友情也不希望发生。

“火也逗人喜欢，特别是在冬天，”她想，“不过……要有一定的距离。”

伏庫尔斯基却不在拉齐印基公园里。

“怎么，他沒有等候嗎？”依莎貝拉小姐想，“他一定是病了！”

她不能想象伏庫尔斯基会有一件比来看她更重要的事情；她打定主意，如果他終于来了，不仅要傲慢地对待他，而且要对他表示不滿。

“假使遵守时間是帝王的礼貌，那么对商人来說，这是应尽的义务！”她繼續想。

半个鐘头、整整一个鐘头、两个鐘头过去了，到了回家的时候，伏庫尔斯基却沒有来；最后夫人們上了馬車：伯爵夫人照常神情冷淡，議长夫人有点心神不定，依莎貝拉小姐却生气了。晚上父亲告訴她，說他从中午起在侯爵家里参加一个会議，伏庫尔斯基在那会議上宣布了一个大規模的貿易公司的計划，而且在那些感覺迟鈍的貴族身上激起了眞正的热情，那时候，她的憤慨并沒有减退。

“我老早就料到，”列茨基先生最后說，“我可以依靠这个人来解除我們生活的忧虑，恢复我应有的地位了！”

“不过加入公司是需要錢的，爸爸，”依莎貝拉小姐輕輕地聳聳肩，回答說。

“所以我才卖掉我們的房子；固然，还債要去掉将近六万卢布，可是我至少还留下四万。”

“姑母說，那房子沒有人出六万以上的价錢……”

“哎，姑母！……”托馬斯先生激动起来。“她总是說些使我发愁或者糟蹋我的話。克萫楚夫斯卡給六万，她是恨不得把我們淹死在一調羹水里……那个沒有貴族身分的女人呀！……不过姑母自然还是袒护她，因为那眞正关系到我的房子和我的地位。”

他紅着臉，开始大口地喘着气；但因为不愿当着女儿的面

生气，所以他吻了吻她的額头，就回到自己的房間里去了。

"也許父亲說得不錯？"依莎貝拉小姐想。"也許他眞正比所有那些严厉地批評他的人更有办法？父亲不是最先認識那……伏庫尔斯基的嗎……不过他是个多么粗魯的人呀！尽管議长夫人十分肯定地邀請过他，他还是沒有上拉齐印基公园去。不过，也許不去还好些：如果有个熟人碰見我們跟一个服飾用品商人在一起散步的話，我們会多沒有面子呀！"

在以后那几天中，依莎貝拉小姐只听見到处在談伏庫尔斯基。他的名字响遍各个客厅。元帅发誓說伏庫尔斯基一定出身旧貴族門第，可是男爵，那个男性美的鉴賞家（他在鏡子前面消磨半天工夫），却断定說伏庫尔斯基是"絕对……絕对……"；山諾茨基伯爵打賭說他是国内第一个聪明人；李辛斯基伯爵宣称，說那个商人是英国实业家那一类人；侯爵却只搓搓手，微微地笑着說："啊哈！"

連那个有一天去看依莎貝拉小姐的奥霍茨基也告訴她說，他曾經跟伏庫尔斯基上过拉齐印基公园。

"你們究竟談了些什么呢？"她惊訝地問。"当然，一定不是談飞行机器……"

"噢！"表兄沉思地喃喃說。"在华沙，伏庫尔斯基肯定是唯一我可以跟他談这些事的人。他是一个……"

"唯一的聪明人……唯一的商人……唯一能够跟奥霍茨基傾談的人，"依莎貝拉小姐想。"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呢？……嘤，我知道啦！……"

她認为已經看透了伏庫尔斯基。他是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家，因为想鉆进上流社会，認为跟她这个沒落了的名門小姐結

婚是有利的。他怀着这个目的漸漸博得了她父亲和身为伯爵夫人的姑母以及整个貴族社会的欢心。可是当他深信即使沒有她，他也能够混到貴族当中去的时候，他突然冷淡下来了，甚至認为上拉齐印基公园都沒有必要！

“我祝賀他。”她心里想。“他具有将来飞黄騰达所必需的一切优点：他长得不坏，有能力，有魄力，但首先是无耻而又卑鄙……他怎么可以那样大胆，假装是个热恋我的人，而且多么輕易地……眞的，在欺騙的技巧上，那些暴发戶甚至比我們高明……多么可怜的人呀！”

她生气了，本想告訴米柯来絕不要讓伏庫尔斯基跨过客厅的門檻……如果他有事上門，那最多把他讓到老爷的房間里去。但这时她又想起，伏庫尔斯基根本就沒有自动到她家来过，她羞得臉通紅了。

后来她从梅立敦太太那里打听到，克惹楚夫斯基男爵和他的夫人再度决裂了，又听說男爵夫人以八百卢布买下了男爵的那匹牝馬，可是，她一定会把馬还他的，因为賽馬将在几天內举行，男爵又跟人家大大地打了一个賭。

“男爵也許会趁这个机会跟他妻子言归于好，”梅立敦太太說。

“啊，如果男爵弄不到那匹馬，打賭打輸了的話，我会拿出什么代价呀！”依莎貝拉小姐叫起来。

隔了几天，佛罗倫丁小姐非常秘密地告訴她，男爵沒有搞到那匹牝馬，因为伏庫尔斯基把它买下了。

事情还在严守秘密中。依莎貝拉小姐去看她的姑母，在那里看見伯爵夫人和議长夫人在爭論：克惹楚夫斯基夫妇会

不会因为那匹牝馬而言归于好。

“不会有結果的，”依莎貝拉小姐笑着插嘴說。“男爵弄不到那匹牝馬。”

“你打賭嗎？”伯爵夫人冷靜地問。

“当然，要是我能贏得姑母那只鑲藍宝石的手鐲的話……”

賭是打定了，伯爵夫人和依莎貝拉小姐对賽馬感到极大兴趣，就是因为这一件事。

依莎貝拉小姐一时还在担忧：有人告訴她，男爵愿意給伏庫尔斯基四百卢布的頂讓費，李辛斯基伯爵出来給他們两人調停了。甚至伯爵夫人的客厅里都在傳說，說伏庫尔斯基即使不为錢，也得看在伯爵面上，同意那个建議的。当时依莎貝拉小姐却这么想：“如果他是个貪財的暴发戶，他就会同意。不过他不会同意，如果……”

她不敢把这个念头想下去。伏庫尔斯基帮了她的忙：他沒有卖掉那匹牝馬，而且讓它去参加竞賽。

“他倒不是那么卑鄙的，”她心里想。

受了这个念头的影响，她在賽馬場上跟伏庫尔斯基談得非常亲切。

不过，依莎貝拉小姐却为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善意表示在暗中責备着自己。

“干么要他知道我們对他的賽馬感到兴趣呢？……我們的兴趣并不比别人更大。我干么告訴他，說他得要胜利才行呢？……他的回答‘如果您这么希望的話，那我会胜利的’是什么意思呢？他已經忘記他是什么人了。可是，如果克惹楚夫斯基为了那几句亲切的談話发脾气，那也沒有关系。”

依莎貝拉小姐憎恨克惹楚夫斯基。他一度追求过她，但他被拒絕后，就开始报复了。她知道他在背后称她是个老处女，說她会跟他的仆人結婚。这就足够使她一輩子都憎恨他了。可是男爵并不以这种恶毒話为知足，就連当着她的面也不三不四，嘲笑过去愛慕她的那些人，还暗暗指出她的破产。除此以外，由于依莎貝拉小姐无意識提起他那个非貴族出身的妻子，他們之間发生了尖銳的、有时甚至是难堪的爭端。他是为了妻子的錢而結婚的，可他分文也沒有弄到手。

賽馬的日子給依莎貝拉小姐带来了胜利，給男爵带来了失敗和耻辱。他固然到了練馬場上，并且假装是个愉快的人，但心里却气得要命。当他亲眼看見伏庫尔斯基把奖金和馬的价款交在依莎貝拉小姐手里的时候，他再也沉不住气，赶到那輛馬車旁边，演了一幕活剧。

对依莎貝拉小姐來說，男爵那无礼的目光和公开把伏庫尔斯基称为她的愛慕者是个可怕的打击。如果受过良好教育的小姐可以这样做的話，她准会把男爵打死。当伯爵夫人平心靜气地、議长夫人狼狈地听着他那陣怒号，而她父亲却連一句話也沒有說的时候，她的痛苦更加深刻了。父亲不說話，是因为他老早就把克惹楚夫斯基当作一个狂人，人們不該刺激他，而应当以寬恕去对待他。

在那一瞬間（当时已經有人从别的馬車上向他們这边望着了），伏庫尔斯基援助了依莎貝拉小姐。他不但打断了男爵那滔滔不絕的責备話，而且还要求他决斗。对这件事誰也沒有怀疑；議长夫人只是为她所喜愛的人担心，伯爵夫人发表意見說伏庫尔斯基不可能采取别的办法，因为男爵走向馬車时，

曾經撞了他一下，却沒有說一声道歉。

“唔，这很明白，”議长夫人用激动的声音叫道，“为这么一件小事决斗是值得的嗎？我們大家明知道克萘楚夫斯基老是心神不定，是个愚人。他現在对我們說了許多荒唐話——这一点就是最好的証明。”

“不錯，”托馬斯先生說，“可是伏庫尔斯基沒有必要知道这一点，决斗是应該的。”

“他們会和好的，”伯爵夫人随便插上一句，就吩咐馬車回家。

当时根据依莎貝拉小姐的看法，自己是做了一件最糟糕的冒失的事……她意味深长地紧握着伏庫尔斯基的手。

到城門口时，她还不能原諒自己的那个行为。

“我怎么可以那样做呢？……这个人会怎么想法呢？”她对自己說。但是正义感很快在她心里抬头，她只好承認，这个人并不是随便碰到的人。

“为了使我快活(他可能沒有别的理由)，他买了男爵的馬，暗中給了他打击……他把全部赢得的錢（这是他大公无私的絕对的証据)献給了修道院，还把錢交在我手里(这是男爵看見的)。但首先是，他仿佛猜中我的心意，向他提出挑战……算了吧，目前的决斗一般都是以香檳酒来收場的；但男爵也总得相信我还不是那么老……不，伏庫尔斯基是别有用心的……只可惜他是个服飾用品商人。有这么一个追求者是比較称心了，假如他……假如他在世界上占有另一个地位的話。”

依莎貝拉小姐回到家里，把賽馬的見聞告訴了佛罗倫丁小姐，隔了一个鐘头，她也就不再想起了。但是深夜父亲通知

她說，克惹楚夫斯基挑选了李辛斯基伯爵当决斗时的証人，那伯爵却坚持要男爵向伏庫尔斯基請求原諒，依莎貝拉小姐听后扮了一張鄙視的鬼臉。

"一个走运的人呀！"她想。"人家得罪了我，但却向他請求原諒。如果有人得罪了我所愛的女人，我是不会跟他言归于好的。不用說，他是会同意的。"

当她睡上床，开始入睡的时候，她忽然想起另一个念头：

"但要是伏庫尔斯基不愿和解呢？……要知道就是那个李辛斯基伯爵，曾經劝他把馬退讓，却毫无成就！……天呀，这一切我都想得通！"她这样回答自己，聳聳肩就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父亲、她、佛罗倫丁小姐都深信伏庫尔斯基会跟男爵言归于好，他甚至不方便采取別的办法。托馬斯先生到下午一时才进城，回来吃飯的时候却狼狽不堪。

"怎么啦，爸爸？"依莎貝拉小姐被他臉上的神气吓了一跳，問他。

"一件尷尬事！"托馬斯先生一屁股坐在那張皮靠椅上，回答說。"伏庫尔斯基已經拒絕了和解的試探，他的証人們还提出了苛刻的条件。"

"什么时候呢？……"她声音更輕地問。

"明天九点鐘以前，"托馬斯先生一面回答，一面揩着額上的汗。"一件尷尬事，"他接着說。"在我們这一伙人中引起了一片騷乱，因为克惹楚夫斯基枪法好极了……如果我們那个人死掉的話，那我所有的打算都落空了。他死了，我也就失去了我的右手……他是唯一可能执行我的計划的人。我只会把我的資金信托給他一个人，我深信每年我至少可以得到八千

卢布。唉，命运害得我好苦呀……”

家长心情不好，影响了其他人；誰也沒有吃飯。飯后托馬斯先生把自己关在房間里，跨着大步踱来踱去，那是异常激动的証明。

依莎貝拉小姐同样进了自己的房間，象平常在神經紧張的时候那样躺在长椅上。忧郁的思想控制着她。

“我的胜利沒有維持多久，”她自言自語地說。“克惹楚夫斯基枪法实在不錯……如果他把今天唯一維护我的人打死了，那怎么办？决斗实际上是野蛮的风俗。伏庫尔斯基（如果从正直的方面考察的話）比克惹楚夫斯基优秀一些，尽管这样……他还是可能丧命！……这是我父亲寄托全部希望的最后一个人……”

想到这里，高貴的矜持感在依莎貝拉小姐心里占了上风。

“好啦，我父亲毕竟不需要伏庫尔斯基的恩惠；他把資金信托給他，提拔他，伏庫尔斯基付利息給他；但无論如何，我为他感到可惜……”

她想起从前那个財产管理人，那个人在她們家里服务过三十年。她曾經非常地喜欢他，非常地信任他；也許伏庫尔斯基可以在她們家里頂替那个死去的人，成为一个聪明的出主意的人，但他却要活不成了！……

她閉着眼睛躺了一会，什么也不想；之后她脑子里起了一些很奇怪的念头：

“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呀！明天将有两个人为她决斗，他們曾經狠狠地得罪过她：克惹楚夫斯基恶意嘲笑，伏庫尔斯基敢于为她牺牲。对收購餐具和期票，对賭錢輸給她父

亲，她已經原諒他了。他們曾經用他輸的錢維持几个星期全家的生活（不，她还沒有原諒他这一些，也永远不会原諒他的！），但无論如何，上帝会懲罰欺侮她的人的。可是明天誰丧命呢？也許两人都丧命。那个胆敢給她，依莎貝拉·列茨卡小姐以經济援助的人无疑会丧命。这种人象克利奥培特拉[1]的情人一样，是不准活着的……”

她一面抽噎，一面这么想；她为这个順从的仆人，也許还是个知己的人感到惋惜；不过她服从天意的判决，天意对加在列茨卡小姐身上的侮辱是不予原諒的。

这时，如果伏庫尔斯基能看到她內心的活动，他一定会吃惊地逃跑，他的痴想也会被医好的。

不用說，依莎貝拉小姐整夜沒有睡。她眼前不断出現那幅法国画家的画，画的是决斗。在一些綠树底下，两个穿着黑衣服的男人用手枪相对瞄准着。

那以后，有一个倒了下去（那是画上看不出来的），他头上中了彈。那是伏庫尔斯基。依莎貝拉小姐連他的葬礼都沒有参加，因为她不愿讓人家看出她的震动。可她在夜里哭了几次。她为那与众不同的暴发戶，那忠实的、以死亡向她贖罪的奴隶感到惋惜。

她到早上七点鐘光景才睡着，象一块木头那样一直熟睡到中午。快到十二点鐘，她臥室門上的一陣有力的敲門声把她惊醒了。

“誰呀？”

---

[1] 埃及女王（紀元前69—30）。

“我，”她父亲用愉快而激动的声音回答。“伏庫尔斯基安然无恙，男爵臉上却受了伤！”

“眞的嗎？”

她害了偏头痛，所以一直在床上躺到下午四点鐘。男爵受了伤，她感到滿意；自己悲悼过的伏庫尔斯基还活着，她又感到惊异。

依莎貝拉小姐起得很晚，她决定趁飯前到林蔭道上去散一会步。

看見晴朗的天空、美丽的树木、飞过的鳥儿和快活的人們，她那夜間幻梦的殘迹消失了；当几輛經过的馬車上有人看見她，向她問候的时候，她心里感到非常滿意。

“上帝本是好心的，”她想，“他救了那个对我們可能有用的人。父亲是那样指望着他，使我对他也开始信任了。如果我有一个聪明而有魄力的朋友，那我在生活中会少碰到許多失望了。”

她不喜欢“朋友”这个字。依莎貝拉小姐的朋友似乎必須是个至少有一宗产业的人。一个服飾用品商人却只能当作出主意的人和执行者。

她回到家里，看出她父亲的情緒非常好。

“你知道嗎，”他說，“我到伏庫尔斯基那里去向他道賀了。那是个有能耐的人，眞正是个紳士！他根本不再想起决斗的事，甚至好象在替男爵惋惜。毫无办法，不管处在什么环境，高貴的血統总是会显露出来的……”

之后他把女儿带到他房間里，他一面向鏡子里瞧了几眼，一面往下說：

“嗯，你倒說說看，我們能不相信上帝的保佑嗎？这个人要是死了，对我是个重大的打击。你瞧，他被救啦！我得要跟他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今后我們再看看誰搞得好些：是侯爵跟他那大律师呢，还是我跟我那伏庫尔斯基。你以为怎样？……”

“剛才我也这么想，”依莎貝拉小姐回答說。她为自己的預感和父亲的預感不約而同而感到吃惊，“无論如何你身边应該有个能干的知心人。”

“何况是他自己来凑我的，”托馬斯补上一句。“一个眼光敏銳的人！他理会到要是帮助古老的世家重新站起来，是会比单枪匹馬地往前冲更会有成就，更会有声誉的。一个聪明非凡的人！”托馬斯先生重复地說。“尽管他暫时装得对侯爵和所有的貴族阶級都有好感，可他对我毕竟表示了最彻底的忠誠。如果我真恢复了我的地位，那他是沒有什么可以后悔的……”

依莎貝拉小姐望着摆在書桌上的小摆設，心里想，如果父亲認为伏庫尔斯基籠絡的是他，那他弄錯了。可是她并不糾正他的錯誤，反而暗自承認，如果跟那个商人稍稍接近一些，原諒他的社会地位，那是不錯的。一个律师……一个商人……也差不多是相同的；如果一个律师可以当侯爵的知心人，那为什么一个商人（唉，多么倒胃口！）不可以当列茨基家的知己呢？

中午、晚上和第二天，依莎貝拉小姐很愉快地过去了。不过有一点使她深思不解：在这么短短的时間中，来拜訪她的人比从前整个月里来的人还多些。有些时候，一度曾經冷清清的客厅里又充滿了笑鬧声，連那些好久不曾使用的家具对

那种熙熙攘攘都奇怪起来。厨房里有人在交头接耳，說列茨基先生一定弄到了大批款子。就連在賽馬时候还不認得依莎貝拉小姐的那些貴妇人，現在也来拜訪她了；比較年輕的先生們虽然不上門，在街上認出是她，便恭恭敬敬地向她問候。

現在托馬斯先生也有了客人。山諾茨基伯爵訪問了他，并且发誓說他打算給伏庫尔斯基一些影响，使他不再以賽馬和决斗作消遣，专門經营公司的业务。李辛斯基伯爵来了，講些关于伏庫尔斯基眞正紳士风度的眞实奇迹。但更重要的是侯爵也来了几次，来請求托馬斯先生劝劝伏庫尔斯基，要他别为了跟男爵的那个意外事件而对貴族阶級失去好感，要他别忘記不幸的国家。

"还請您劝他不要决斗。"侯爵最后說，"决斗是不必要的；它們适合于那些年輕人，但却不适合于有涵养的、有功劳的公民們。"

托馬斯先生高兴极了，特别是当他想到一切热烈捧場是在他出卖房屋前夕发生的；在一年前，类似的情景会把大家吓跑的……

"我开始恢复我应有的地位了，"托馬斯先生輕輕地說，突然回头看看：他覺得似乎伏庫尔斯基站在他后面。于是为了使自己定下心来，他这样重复說了几遍：

"我会給他酬报……我会給他酬报……他一定可以得到我的支持的。"

在伏庫尔斯基决斗后第三天，有人給依莎貝拉小姐送去了一只値錢的小盒子和一封使她震惊的信。她認出那是男爵的笔迹。

最亲爱的表妹！如果你原諒我这倒霉的婚姻，我就以寬恕我妻子的行动来报答你，她已經把我逼得够受了。我送給你这顆牙齿，作为我們之間永久言归于好的物质标志，它是被高貴的伏庫尔斯基（我看是为了我胆敢在練馬場上向你說的那些話）給打掉的。我向你保証，最亲爱的表妹，直到今天我在你身上磨的牙齿❶就是这一顆，今后它再也不会磨了。你可以把它扔到街上，还請俯允把这小盒子当作紀念品保存下来。請接受一个今天有点小病的人的这件小东西，相信他不是一个最坏的人，我希望有一天你忘掉我那些不聪明的恶作剧。

爱你的表兄克薏楚夫斯基。

又及：如果你不把我的牙齿丟出窗外去，那就把它送还給我，那样我可以把它献給我那难忘的夫人。那时她会有了点东西，可以为它担忧几天，医生們都給她介紹过这个办法。那位伏庫尔斯基先生是个非常可爱的高尚人，我承認我眞誠地喜欢他，虽說他这么亏待了我。

她当眞在那値錢的小盒子里发現那顆用蜡紙包着的牙齿。

依莎貝拉小姐在稍稍考虑以后，給男爵写了一封非常善意的信，她在信里說明她不再怨恨他，她接受那个小盒子，但

❶ 意思是：我說你的坏話。

以应有的尊敬把牙齿退还原主。

男爵跟她言归于好，請她原諒，亏得伏庫尔斯基，对这一点，現在是已經不容怀疑了。依莎貝拉小姐对自己的胜利大为高兴，对伏庫尔斯基也感到某些感激。她把自己关在房間里，开始幻想。

她幻想伏庫尔斯基把他鋪子卖掉，买进了一宗产业，但他仍旧是貿易公司的經理，公司有很大的利潤。所有的貴族都接待他，而她，依莎貝拉小姐使他成了自己的亲信。他使他們的財富增加起来，恢复往昔的壮观；她所有的吩咐他都照办；每逢有需要的时候，他都不嫌麻煩。后来他替她物色到一个跟列茨基家高貴門第相当的丈夫。

他做这一切，因为他以理想的方式爱着她。他爱她有甚于爱自己的生命。当她对他微笑，善意地望着他，或者在立了一个特别的功劳以后，热忱地跟他握手的时候，他都感到十分幸福。当上帝給她送来了孩子时，他替他們选擇保姆和教师，增加他們的財富，末了，她死的时候（想到这里，依莎貝拉小姐那美丽的眼睛里涌出了眼泪），他在她的坟墓上自杀……不，因为他委婉多禮（这一点她曾經在他身上加以发展），他不会在她的坟墓上，而是在邻近的坟墓上自杀……

父亲进来，打断了她的幻想，再也繼續不下去了。

“我听說克惹楚夫斯基給你写信来了？”托馬斯先生好奇地問。

女儿指給他看那封放在書桌上的信和那个金色的小盒子。托馬斯先生在念信的时候，搖了搖头，然后說：

“老是这么瘋瘋癲癲，虽說他是个不錯的小伙子。可是……

伏庫尔斯基实在替你效了个大劳。你战胜了一个死对头。”

“爸爸，我想应該請那位先生来进一次午餐。我愿进一步認識他。”

“是呀，几天来我就想为这件事要求你了！”托馬斯先生兴高彩烈地回答說。“用过分拘謹的步驟去跟一个很实际的人交际是不可能的。”

“当然！”依莎貝拉小姐插嘴說，“就連我們那些忠实的仆人，我們也还是要給他們以相当的信任。”

“我欽佩你的智慧和周到，貝拉！”托馬斯先生叫道，他热情地先吻了吻她的手，接着吻了她的額头。

第　二　部

第一章　感情和理智怎样折磨着一个人的灵魂

伏庫尔斯基接到列茨基先生請吃飯的請柬，就从店里跑上街去。

那狭窄的房間使他感到苦悶，跟惹契茨基談話，他又覚得是件非常愚蠢的事，那老伙計在談話中警告他，責备他。一个沒有热情的、只在生意上着眼和信仰波納帕特的老独身汉譴責他冒失从事，这岂不好笑？……

“我談恋爱，”伏庫尔斯基想，“难道是干了什么坏事嗎？……也許恋爱談得晚了一些，可是我这輩子确实不許自己过那种奢侈的生活。几百万人在恋爱，一切有感情的人在恋爱，为什么偏偏不許我那样做呢？如果这基本观点具有存在的理由，那么我的一切行为都是正确的了。誰想要結婚，就必須拥有一宗財产，——我已經挣得了一宗財产；他必須接近他中意的女人，——我已經接近了她；他必須为她的物质生活操心，在敌人前面保护她——这两件事我都办到了。也許我在这争取幸福的过程中得罪了誰？也許我忽視我对社会和同胞所負的責任嗎？……唉，亲爱的同胞和社会对我从来也不关心，光只給我各种可以想見的阻撓，但却老要求我作牺牲！……不过，也就是今天他們称为瘋狂的行动在驅使我去追求某种安

想的职責。要不是它們的話，今天我就是一个書呆子了，几百个人的收入也会減少。那么，他們对我到底有什么要求呢？”他憤憤不平地問着自己。

新鮮空气和步行使他感到心平气和；他走到耶路撒冷路，就轉向維斯图拉河走去。一陣勁厉的东风迎面吹来，引起他一陣渺茫的感覚，使他生动地想起了童年。他仿佛还住在新世界市区里，他还是一个孩子，感覚到身上有年輕的血液在翻騰起伏。旁边經过一輛滿装砂子的大車，由一匹瘦弱的小馬拉着；伏庫尔斯基对那个馭手亲切地笑了笑；看到一个要飯的老嫗，他就想：“一个多么可爱的老妇人啊！”工厂汽笛的嘯声也使他感到喜悅；有一小群男孩从一座小山头上对过路的犹太人扔石头，他眞想找那些男孩談談話。

他固执地把今天的信和明天到列茨基家去的事撇开，不去想它；他决定要保持淸醒的头脑，但感情的力量却比理智更强大。

“他們为什么邀請我？”他有些怀疑，还感到内心起着一陣輕微的顫动。“依莎貝拉小姐想認識我……不消說，他們教我明白，我可以結婚了……如果他們沒有注意到我内心起的变化，那他們要不是瞎了眼睛，就是呆子！”

这时，他顫动得那么厉害，連牙齿也碰得嗒嗒地响；于是被压制的理智說話了：

“对不起！請吃飯也好，拜訪也好，跟进一步認識还差得很远哩。一千对認識比較久的人，結果也难得有一对求婚；十次求婚——难得有一次受到接納，这里面也难得有半数后来結了婚。所以在进一步認識时就想到結婚，那一定是个十足的

傻子，仅仅有个机会在促成婚姻，同时却有約莫二万个机会在破坏它……这不是明摆着的嗎？”

伏庫尔斯基必須承認他是明白的。如果每一次相識都能結为夫妇的話，那么每个女人都得有几十个丈夫，每个男人都得有几十个妻子，牧师們就几乎不知道怎样从結婚証書里把自己拯救出来了，整个世界也会变成一个唯一的大瘋人院。他，伏庫尔斯基，連列茨卡小姐的一个要好的熟人也够不上格，他仅仅是处在跟她認識的前夕。

“到保加利亚去冒險、在国內賽馬以及决斗，我得到了什么好处呢？”他問自己。

“你得到了比較大的机会，”理智对他說。“一年以前，你跟她結婚的可能性，也許是一与一万万或两万万之比，但在一年以后，可能是一与二十万之比了。”

“一年后？”伏庫尔斯基重复地說，全身突然感到徹骨的寒冷。但是他强自克制住，問道：“如果現在依莎貝拉小姐喜欢我，或者已經爱上我呢？……”

“那首先就必須知道，究竟依莎貝拉小姐能不能爱上某一个人……”

“她不是个女人嗎？”

“有些女人品德上有缺陷，她們除了好耍脾气以外，不会爱上某一件东西或者某一个人；有着这种脾气的男人也有的是。这种缺陷就象耳聾、失明或癱瘓那样，不过比較不明显罢了。”

“我們假定……”

“好吧，”那个声音繼續說，它使伏庫尔斯基想起舒曼医生那种嘮嘮叨叨抱怨的声調，“就說那个女人居然能爱上某一个

人吧，那么另一个問題出現了：她愛不愛你呢？"

"我可并不是怎么叫人討厌的呀。"

"不过，在她看来，你可能是討厌的，就象最漂亮的獅子在一头母牛看来，或者一只鷹在鵝看来都是討厌的一样。你看，我甚至在恭維你哩：我把你比作了一头獅子和一只鷹，尽管它具有各种优点，但还是使其他种属的雌性动物感到厌恶。所以要規避其他种属的雌性动物，而去接近你自己那个种属的雌性动物。"

伏庫尔斯基头脑清醒过来，往四下里張望了一下。离开維斯图拉河已經不远了，附近是些木头造的仓庫。經过他身旁的車輛卷起一陣黑色的尘土，撒在他的身上。他連忙朝着城里走，重新浸沉在思索中。

"我是两个人組成的，"他說，"一个是完全有理性的，另一个是个瘋子。哪一个会胜利呢？……唉，我不再为这些事情操心了。但假如那个有理性的人胜利了，我怎么办呢？……把一大笔'情感的資本'放在其他种属的雌性动物的脚前，象一头母牛、鵝，或者更糟糕的东西，那是多么可怕呀！……对某一头公牛或某一只雄鵝的得意加以取笑，同时却为自己那么慘痛地被撕碎了的、那么可耻地被踐踏了的心而哭泣，这又是什么样的屈辱呀！……在这种条件下活下去是值得的嗎？"

想起这些，伏庫尔斯基希望立刻死去，連一点点尸灰都不留在人間。

他的情緒漸漸地平复了下去，回家的时候，天气已經十分阴凉，他开始考虑到明天去吃飯的問題，应該穿礼服呢，还是穿燕尾服？或者，到明天会不会发生某一件不可預料的事情，

也就是説：不容許他去跟依莎貝拉小姐接近……接着他还結算最后的几笔收入，給莫斯科和彼得堡发了几个电报，末了他給那老許朗格包姆写了一封信，建議借他的名义去买列茨基的房子。

"律师説得不錯。"他想。"假借一个陌生商号的名义去买房子比較好。不然人家会怀疑我，説我想要剝削他們，或者更糟的是，人家会認为我存心为他們效劳！"

但忙忙碌碌的日常事务并不能緩和他內心的波动。理智在大声疾呼，説明天的吃飯毫无意义，不容存有任何希望。可是希望却在輕輕地説，也許她已經爱上了你，或者将来会爱上你。

但声音是那么輕，輕得使伏庫尔斯基聚精会神地諦听着。

对伏庫尔斯基来說，意义是那么重大的第二天，在华沙和在自然界中，却并沒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值得引人注意。街上的灰尘被清道夫們扫得飞揚起來，出租馬車在橫冲直撞，或者毫无理由地停下了，一股走不完的人流朝着这一方向或那一方向移去，目的当然只是在維持城里的熙攘景象。間或有些穿得破破烂烂的、傴着身子的人从墙壁旁边溜过，双手深深地攏在袖子里，好象不是六月，而是正月似的。有时也有一輛农民的車子从街中心駛过，載着一些白鉄壶，由一个大胆的、穿着深藍色罩衫和包着紅头巾的婆娘駕馭着。

这一切都拥挤在长长的顏色不同的两排房屋中間。房屋上面，矗立着教堂的尖頂。街道的两头豎着两块紀念碑，象两个保护着城市的哨兵那样。这一头，一根高大的圓柱上，站着西格蒙王，他把身子偏向貝恩哈特修道院，❶ 那姿势显然表明他要把一点什么告訴給行人們听。另一头，站着一动不动的

哥白尼，手里托着一个同样不动的地球，他背朝着太阳。太阳不顧"他使太阳靜止，他使地球运行"这句箴言，早晨从卡拉斯大厦后面升上来，中午当頂时是在科学之友社大厦，然后落到查摩伊斯基大厦后面去了。伏庫尔斯基站在阳台上，正好朝着这个方向望着，当他想起那占星家仅有的一些忠实朋友也是些脚夫和鋸板匠的时候，他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大家知道，他們并不十分懂得哥白尼的功績是什么。

他想："人們在書本里称他为民族的驕傲，可是他什么好处也沒有！……为幸福而工作，这我明白，可是为那些称为社会或名誉的虛构的东西而工作，我再也不会承担了。社会尽可以自己为自己着想，至于名誉……我自以为我已經，比方說，在天狼星上享有名誉，又有何不可呢？今天哥白尼在我們这世界上可也沒有更好的处境，华沙的这个紀念碑跟他的关系，就象天琴座那顆大星上的金字塔跟我的关系一样……我愿为幸福的一瞬放弃三世紀的英名。当我能够用另一种方式考虑的时候，我对以前的愚蠢行为眞感到惊异。"

仿佛在証实他的思忖似的，他在街对面看見了奥霍茨基；那个被荒謬念头迷住了的人低着头，双手插在口袋里，慢慢地走着。

这偶然的碰見深深地震撼了伏庫尔斯基；有一会工夫，他甚至相信命运。他这样又惊又喜地想：

"这不是預兆着他要爭取哥白尼那样的名誉，我却要爭取幸福嗎？……啊，你安心制造你的飞行机器吧，可是把你的表

---

❶ 貝恩哈特是僧侶的派别名。

妹讓給我！……这又是多么迷信！”他立刻省悟过来，“我也是迷信啊！……”

无論如何，他非常喜欢这样想，那就是奥霍茨基将享有不朽的英名，他却占有生气勃勃的依莎貝拉小姐。他內心充滿着新的勇气。他嘲笑着自己，虽說这样，他还是感到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安宁和勇气。

“讓我們假定，”他想，“在我作了一切努力以后，她終于拒絕了我……那怎么样呢？……我敢发誓，我要馬上交一个女朋友，带她进戏院，坐在列茨基一家人的包厢隔壁。那可敬的梅立敦太太，也許还有那……馬璐歇維支，会替我找个面貌跟她相象的女人（花几千卢布是可以找到的）。我要把她从头到脚用花边打扮起来，給她許多首飾，——我們看吧，在依莎貝拉小姐的面前，她是不是黯然失色！那时她愿嫁誰，就可以嫁誰，我看就嫁給那元帅或者男爵吧……”

可是想到依莎貝拉小姐的結婚，憤怒和失望就又向他襲来了。在那样一瞬間，他眞会給整个世界装上炸葯，把它炸毁的。不过他又平静下来：

“假如她喜欢結婚的話，我怎么办呢？……或者，假如她喜欢有个情人：我的伙計或者某一个軍官，要不然是个馬車夫或是仆人……那我怎么办呢？……”

他那么尊重别人的自由，他的空想甚至漸漸消失了。

“怎么办？……怎么办？”他用双手抱着发热的头，一再地說。

他跑到鋪子里，一个鐘头工夫，他办完了各种各样事情，然后就回家；四点鐘，仆人从衣柜里拿出內衣，理发师也来替

他理发和刮脸了。

“有什么新聞嗎，費吐斯基先生？”他問理发师。

“現在还沒有什么，不过事情会糟糕起来的；柏林会議想要断送欧洲，俾斯麦想要断送会議，犹太人想要欺詐我們，”那年輕的理发师回答。他象个天使那么漂亮，那么时髦，好象他是从服装杂志里走出来似的。

他在伏庫尔斯基的脖子上系了块毛巾，一面很快地在他腮帮上擦肥皂，一面往下說：

“城里暫时是平靜无事。昨天我到薩斯卡·凱帕去参加一个宴会，可那是些多么卑鄙的青年呀，我的先生！他們在跳舞时候爭吵起来了，我的先生，您想象一下……头稍微抬高一些，s'il vous plait❶……”

伏庫尔斯基把头稍微抬高一点，他看見那費加罗❷肮脏的袖头上配着金色的鈕扣。

“他們在跳舞时候爭吵起来了，”那时髦的小伙子接着說，一面拿着剃刀在他眼前晃动，“您想象一下：当时有一个人想踢他伙伴的屁股，不料踢到了一个貴妇人！……一陣吵鬧……他們要决斗……当然，人家选了我当决斗的証人，半个鐘头以前，我正因为我只有一支手枪而在发愁，那个想踢他伙伴一脚的人来找我了，他說他可不至于蠢得用手枪决斗，他說那个受了委屈的……当然可以还他那一脚……請把头向右偏些，s'il vous plait……唔，您知道我多么生气（算来到現在还不到半

---

❶ 法語，意思是：“如果你愿意”，或是：“請”。

❷ 法国文学家博馬舍剧作中的人物，是个理发师。

个鐘头)，我抓住那蠢东西的領子，用膝头頂住他的屁股——滚吧！滚出門去。跟那么一个傻瓜决斗，本来就不可能，n'est ce pas?❶……現在，向左偏一些，s'il vous plaît。"他刮好臉，給伏庫尔斯基洗干淨，然后把一件跟临終者的寿衣相仿佛的衣服把他裹上，一面往下說："我在您老爷这里怎么从来也看不見一个女人的踪迹呀；随便什么时候我都来过……"他把梳子和刷子拿在手里，开始整理头发。"随便什么时候我都来过，我的先生，我注意过这一类的事情……嗨！……虽說这样，却从来也看不見裙子的一点小尖角、小拖鞋，連一小段絲带都看不見！說起来，有一次我在一个牧师家里，倒发現了一襲女人的胸衣；果然不錯，那是他在街上拣到的，他正想以匿名的方式把它寄給編輯部。可是，您倒应該知道一下軍官們，特別是驃騎兵們家里的情况！……把头低下来，s'il vous plaît……眞正的所多姆和郭木拉❷呀！我的先生，我甚至在一个軍官家里碰到过四个年輕女人，大家都微微地笑着……从那时起，我敢打賭，在街上我就往往向他問候，虽說他对我失了信，还欠我五个卢布。可是，先生，我旣然愿意花六个卢布买一張魯宾斯坦因❸的音乐会票子，那么为那样一个艺术家花五个卢布，我怎么会舍不得呢？……把头发稍微染染黑好嗎，je suppose que oui?"❹

---

❶ 法語，意思是：不是这样嗎？

❷ 圣經載：死海边上这两个城市的居民罪恶深重，这里代表"万恶"的意思。

❸ 安东·格里果利耶維奇·魯宾斯坦（1829—1894），俄罗斯天才的鋼琴家、作曲家。

❹ 法語：我猜得不錯吧？

“不，謝謝，”伏庫尔斯基回答。

“我心里也这么想，”理发师叹了口气。“您先生并沒有一点点华而不实的样子，可是这并不好！……我認識几个女舞蹈演員，她們是乐于跟您建立一点关系的，我向您发誓，那是值得的！长得非常健美，結实的肌肉，胸脯象鋼絲床垫，动作十分优美，而且絕对沒有过分的要求，特别是那些比較年輕的。因为一个女人，我的先生，年紀越大，价錢就越高。当然，一个六十岁的女人也并不因此就吸引人，因为她已經卖不起价了。洛希尔[1]都可能在这上面破产呀！可是，一个初出茅廬的女人，您每年給三千卢布，几件小礼物，她就会忠实于您了……唉，那些小女人呀！……我曾經为她們得了痨病，可我不能迁怒她們。”

他完成了他的手艺，按照最高尙的規矩鞠着躬，微笑地退出去；人家看見他那張自負的面孔，和那只装着刷子和剃刀的外交家的皮包，就会把他当作一个部里的官員。

他走后，伏庫尔斯基根本不再去考虑那些年輕的、不苛求的女舞蹈演員；他在考虑更重要的問題，两句話可以包括，那就是：穿大礼服，还是穿燕尾服？

“如果穿燕尾服，那我便显得是个严格遵守礼节的紈袴子弟，实际上我对礼节根本不感兴趣；但要是穿了大礼服，恐怕会得罪列茨基一家人。何况又邀請了别的什么人呢……一点也沒有办法！旣然我已干了象买私人馬車和那匹竞賽馬那样的蠢事，那我就得穿燕尾服。”

---

[1] 洛希尔(1743—1812)，德国銀行家，先开設一个兌换所，以后在各国設立銀行，成为一个财政寡头族系——洛希尔家族。

他一面想，一面嘲笑自己无数的幼稚举动，他跟依莎貝拉小姐的認識，使他采取了这种举动。

“哎，我的老霍普伐呀！”他說，“你們这些我大学时代的同学和西伯利亚人呀，你們当中有哪一个可能想象我在思索这一类問題嗎？……”

他穿上燕尾服。当他站在鏡子前面的时候，他感到了滿意。那件很服貼的衣服最能衬出他那运动員的身材。

一刻鐘前，馬匹就在等候他，时間已經是五点半了。伏庫尔斯基披上一件薄大衣，走出了屋子。上車的时候，他臉色很蒼白，又很鎮靜，好象一个走向危險地带的人那样。

第二章 "她"，"他"和其他的人

伏庫尔斯基要来吃飯的那一天，依莎貝拉小姐五点鐘才从伯爵夫人家回来。她有点不痛快，而且非常恍惚，总之，她的表情非常美。

今天她碰到一件僥幸的和一件失望的事。那偉大的意大利悲剧演員罗西来华沙演出了，她和姑母还是在巴黎时就認識他的。他一到就拜訪了伯爵夫人，同时亲切地問起依莎貝拉小姐。今天他又要来一次，伯爵夫人邀請侄女，主要也就是为了他的緣故。不过罗西沒有来，只是送来一封信表示道歉，說是因为有一个大人物突然要来看他，因此只能爽約了。

几年前，就在巴黎，罗西曾經是依莎貝拉小姐的理想目标；她愛上了他，甚至表示了自己的愛慕之情——当然，她并不超越一个貴族小姐在那种場合应有的分寸。那著名的艺术家当时也知道那回事，他每天上伯爵夫人家去，依莎貝拉小姐請他表演和朗讀，他都照样做了。他去美洲旅行前，送給她一本意大利文的柔蜜欧与幽丽叶，还題了一句："蒼蝇都比柔蜜欧活得高兴，体体面面，可以跟她献着殷勤……"

依莎貝拉小姐知道罗西到达华沙，而且拜訪了她的姑母，当时她很激动。中午一点鐘时候，她已經到了姑母家里。她时时刻刻跑到窗口，每一陣轔轔的車声，都能加速她的心跳，

听到每一遍鈴声，她都会抖索；在談話时她心不在焉，肺病征候的紅暈出現在她的臉上……可是——罗西并沒有来！

今天她是非常漂亮的。她特意为他穿上了那件淡黄色的綢衣服（从老远看，它象緆麻布），戴着鉆石的耳环（比一顆豌豆小一点），肩上还有一朵紫紅色的玫瑰花。全副行头都用上了。罗西沒有看見她，太可惜了！

等了四个鐘头，她气冲冲地回家了。她尽管生气，也还是把那本柔蜜欧与幽丽叶拿在手里。她一面翻閱，一面想：要是現在罗西突然走进来呢？在这里甚至会比在姑母家更有利吧。沒有人看見，他可以对她輕輕地說一句更热情的話，讓他相信她是多么重視他的紀念品，而特別重要的是，穿着那件衣服，戴着玫瑰花，坐在那張淡藍色的靠椅上的她，看来眞象一个女神（那面大鏡子多么有力地說明了这一点呀）。

她想起伏庫尔斯基要到家里来吃飯，不由得聳了聳肩膀。一个服飾用品商人跟全世界所景仰的罗西相比，在她看来是那么可笑，她簡直起了惻隐之心。这时，如果伏庫尔斯基跪在她脚跟前，她也許会用手指撫摸着他的头发，象逗着一条大狗那样地逗着他玩，她会給他朗讀柔蜜欧对劳蓮思长老的哀訴：

……幽丽叶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
在此地是猫是狗，哪怕是老鼠，
任何甚么輕賤的东西都能望得見她，
就等于在天空里活着，而柔蜜欧不能。
蒼蝇都比柔蜜欧活得高兴，
体体面面，可以跟她献着殷勤。

他們可以在幽丽叶雪白的手上温存，
幷且在她的唇上偷到永远幸福的吻。
她会羞紅了臉，她是这样純洁和貞靜，
連蒼蝇沾着了她都以为是罪过。
但是柔蜜欧不能；他驅逐出境！
这个蒼蝇做得到，而我偏要急急忙忙地逃奔，
他們才是自由人，我是放逐的罪犯！
那么你还能說"驅逐"不是死刑？
难道你沒有調好的毒葯，磨快了的刀，
任何立刻死去的方法，管它是多么卑鄙，
就必須用"驅逐"这两个字来杀掉我？驅逐出境？
哦，长老，是地獄里的冤鬼才用这几个字，
随着这几个字，就是一片哭号的声音。
你是圣徒，你是听一切苦痛忏悔的神父，
你是有罪便能赦免的长老，你又說是我的朋友，
你怎么忍心用"驅逐"这两个字
一刀一刀地割下我的肉？[1]

她叹了口气。誰知道，当那高貴的旅人想起她的时候，是否也时常重复念着这些句子呢？也許他連一个知己都沒有！……伏庫尔斯基倒可能作他的知己：他知道男人們会怎样渴念女人，因为他曾經以生命为她去冒险。

她稍稍翻了几頁，重新念着：

---

[1] 这段譯文借用曹禺譯的柔蜜欧与幽丽叶。

哦，柔蜜欧，柔蜜欧，你为甚么是柔蜜欧？
不認你的父亲，也不要姓你的姓！
或者你不肯，你就起誓說你爱，
我可以再也不姓凯布。
不过是你的姓才成了我的仇人，
你是你，即便你不姓猛泰，
猛泰这两个字是甚么呢？
它又不是手，不是脚，
不是胳臂，不是臉，不是你身上任何一部分。
哦，姓个别的姓吧！
姓名又算甚么？我們叫做玫瑰的，
不叫它玫瑰聞着不也一样地甜么？
柔蜜欧也这样，就不叫他柔蜜欧，
还是保留着他天生的完美。
柔蜜欧，去掉你的姓吧，
不是为了那无关紧要的姓，
我就完全是你的。[1]

他們之間有多么相似呀：他，罗西——演員，她——高貴的列茨卡小姐。把自己的姓丢掉，把你的职业扔开吧……不錯，可是那样会留下什么呢？不消說，一个公主甚至也可以下嫁罗西，人們眞会欽佩她的牺牲精神哩。

---

[1] 这段譯文借用曹禺譯的柔蜜欧与幽丽叶。

跟罗西結婚?……照料他的戏装,也許还替他把鈕扣縫在睡衣上嗎?……

依涉貝拉小姐不寒而栗。絕望地愛他——就是这么一回事……愛他,而又不时跟什么人談到那悲慘的恋愛……也許,跟佛罗倫丁談吧? 不,她太冷淡了。伏庫尔斯基为了这件事也許会来得更加勤的。他会望着她的眼睛,为她也为自己忍受痛苦,她会向他傾訴自己的想法,为自己和他所遭受的痛苦而悲伤,度过这样的时間是多么愉快呵! 一个服飾用品商人充当一个知己朋友!……嗯,末了也許可以忘記他是个商人吧!……

这时候,托馬斯先生捻着灰白色的八字胡,一面在小房間里来回地踱着,一面想:

"伏庫尔斯基是个特別有才干、有魄力的人!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全权代表(想到这里,他叹了口气),就不会丧失自己的財产。好啦,那已經成为过去,今天他还是跟我在一起。卖掉房子,我剩下四万,不,五万,甚至有六万卢布也說不定。不,別說得太多! 就說是五万,或只是四万吧……我会把錢交給他,他每年将付給我八千左右卢布,其余的(如果象我希望的那样,他經营的事业順利的話),我就把其余的利息加到本金上去……在五六年內,那笔錢就要翻一番,在十年內,可能会增加到四倍。因为做生意賺錢是一本万利的……我可是在說些什么呀!……如果伏庫尔斯基眞是个天才的商人,他应当賺錢,而且一定加倍地賺錢。在那种情况下,我将盯着他望,直截了当地說:'我亲愛的朋友,你可以付給別人年息一分五厘或二分,可是別付給我,这些事我是懂得一点的。'不用說,

当他看見他是在跟誰打交道的时候，他会馬上軟了心腸，說不定会給我一笔梦想不到的利息。”

外房里的鈴声响了两遍。托馬斯先生退到了房間里，在一張靠椅上坐下，把一本为这目的而准备好的苏宾斯基經济学拿在手里。

米柯来推开門，过了一会伏庫尔斯基才走进来。

“啊……我問候您！……”托馬斯先生叫道，向他伸过手去。

伏庫尔斯基对着那个一头白头发的人深深地鞠了一躬，他恨不得叫他一声爸爸。

“請您坐下吧，斯丹尼斯拉夫先生……您抽烟嗎？对不起……有什么新聞嗎？……我正在讀苏宾斯基的著作：聪明的头脑呀！……不錯，那些不能劳动又不能积錢的人必須从这地球上消灭。节俭和劳动，这才是道理！虽說这样，我們的股东們却在鬧别扭了，是嗎？”

“他們愛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伏庫尔斯基回答道。“我不在他們身上賺一个卢布。”

“我可不嫌弃您，斯丹尼斯拉夫先生，”托馬斯先生用果断的口吻說。他想了想，又补充說：“这几天我在卖，說得正确点，人家允許我出卖我的房子。房子带給我的麻煩太多了：房客不付房租，管理人偷东西，还得掏腰包付押款。末了我对一切討厌极了，这是毫不奇怪的……”

“当然，”伏庫尔斯基插嘴說。

“我希望，”托馬斯先生往下說，“卖掉房子，我剩下五万或至少四万卢布……”

“那幢房子您希望卖多少錢呢？”

“十万到十一万卢布……可是不管我得到多少錢，我統統要交給您的，斯丹尼斯拉夫先生。”

伏庫尔斯基低下了头，表示同意。他想，尽管这样，托馬斯先生的房子还是卖不到九万卢布以上的。因为目前他只調得动这么些錢，他不打算借款，恐怕影响信用。

“我要把錢交給您，斯丹尼斯拉夫先生，”托馬斯先生表示說。“我正想問您接受不接受？”

“不用說，这是理所当然的呀。”

“您給我什么样的利息呢？”

“我保証給年息二分，如果业务好，那再增加，”伏庫尔斯基回答道，心里却想，換了别人，他給的利息不会超过年息一分五厘。

“耍滑头！”托馬斯先生想。“他自己得百分之百，却給我百分之二十……”然而他大声地說：

“好，亲爱的斯丹尼斯拉夫先生，假定您可以預支，我同意年息二分。”

“我給您預支……每次預支半年，”伏庫尔斯基回答，他担心托馬斯先生会把錢花得太快。

“这我也同意，”托馬斯先生用很誠意的口吻說。“但是所有的盈利，”他稍微加重一点語气，“除了百分之二十以外的所有盈利，請您别付給我現款，我向您恳求……您明白嗎？……請您把它加到本金上，利上生利，不是嗎？”

“女主人有請，”米柯來出現在房門口，叫了一声。

托馬斯先生严肃地站起来，脚步稳重地領着客人到客厅里去。

以后伏庫尔斯基时常試着想象那个客厅，以及他是怎样走进去的；可是他已經不能准确地回忆那实情了。他只記得自己在門口几次向托馬斯先生鞠躬，記得当时有某一种悅人的香味向他襲来，于是他向一个穿淡黃色衣服的、肩上綴着一朵紫紅色玫瑰花的女人鞠躬，最后又向另一个高大的穿黑衣服的女人鞠躬。那女人在惊駭地望着他。至少他覚得是那样。

过了一会，他才看出那穿淡黃色衣服的女人是依莎貝拉小姐。她嫵媚地坐在一張圈椅里，朝他探出身子，温柔地望着他的眼睛說：

“作为您的股东，我父亲还得要經过长时間的实习才能使您满意。我代表他請您原諒。”

她向他伸过手去，伏庫尔斯基几乎不敢碰它。

“作为股东，列茨基先生只需要一个亲信的律师和一个司帳員，他們每隔一定的时間来核对核对帳目就行。剩下的是我們的事情了。”

他似乎說了很傻的話，臉也紅了。

“在那样一家百貨商店里，您一定是很忙的，”那个穿黑衣服的佛罗倫丁小姐露出更惊訝的神情插嘴說。

“幷不那么忙。我的任务是提供营业資本，跟購买者和消費者取得联系。企业的管理部門才管貨品的质量和确定价格。”

“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放心把店交給别人嗎？”佛罗倫丁小姐叹一口气。

“我有一个很好的全权代表，同时是我的朋友，他比我本人更懂得經营。”

“那么您的处境是很幸运的了，斯丹尼斯拉夫先生……”列

茨基先生加入了談話。“今年您不到国外旅行嗎?”

“我打算到巴黎去看博覽会。”

“我羡慕您,”依莎貝拉小姐說。“两个月来我就梦想巴黎博覽会,可是爸爸对旅行并不表示好感。”

“我們的旅行是完全要靠伏庫尔斯基先生决定的,”父亲回答說。“所以我劝你尽可能时常請他吃飯,侍候他吃得津津有味,使他情緒經常保持愉快。”

“您每次賞光,我都保証亲自到厨房照料。但是这样,誠意是不是足够……”

“我感激地接受你們的邀請,”伏庫尔斯基說。“可是这对您到巴黎去旅行的日期并沒有影响,因为旅行只取决于您的意志。”

“Merci,”依莎貝拉小姐低声說。

伏庫尔斯基低下头去。“我熟悉这声‘merci’,”他想,“它是必須用子彈去換取的。”

“請先生們入席,好嗎?”佛罗倫丁小姐插嘴說。

他們走进飯厅,那里当中摆着一張圓桌,上面放着四副餐具。伏庫尔斯基在依莎貝拉小姐和她父亲之間坐下,对面坐的是佛罗倫丁小姐。他已經完全平靜了,平靜得連自己也感到吃惊。瘋狂的激情消失了,他問自己:他眞的爱着这个女人嗎?……象他这么热恋着,而跟那使他瘋狂的女人只隔一步,心里却感到那么平靜,那么无止境的平靜,这可能嗎?他从容地想着,不但看出两个邻座人臉上的每个輕微的表情,而且,一面望着依莎貝拉小姐(这簡直可笑极了!),一面心里还在盘算下面的一笔帳:

"这件衣服:十五碼,眞絲料子,每碼一个卢布——十五卢布……花边十个卢布左右,裁縫工大約十五卢布……总共这件衣服值四十卢布,耳环大約一百五十卢布,玫瑰花十个分尼。"

米柯来开始端上食物来。伏庫尔斯基毫无胃口地吃了几匙冷湯,佐以紅葡萄酒,接着尝尝牛腰肉,又喝着啤酒。他微笑着,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笑。在一陣突如其来的象小学生那样要想胡鬧的冲动下,他打定主意在吃飯时鬧些笑話出来。他在尝过牛腰肉后,把刀和叉放在盆子旁边的托盘里。佛罗倫丁小姐大吃一惊,托馬斯先生却非常活潑地叙述着丟勒里宮❶的一个夜晚,那晚上他应女皇欧金尼❷的請求,跟某元帅夫人跳了 menuett❸舞。

大梭魚端上了桌子,伏庫尔斯基就用刀和叉子下起手来。佛罗倫丁小姐差一点昏厥过去,依莎貝拉小姐怀着怜惜的同情心望着她邻座的人,托馬斯先生却……同样也用刀和叉子吃起大梭魚来。

"你們是多么傻呀!"伏庫尔斯基想。他感到自己对那些人起了类似藐視那样的感覺。再加依莎貝拉小姐突然对父亲說,——不过这完全是沒有恶意的:

"爸爸,你得教教我怎样用刀子吃魚呀。"

伏庫尔斯基覺得这句話簡直是笨人講的。

"看来,飯未吃完前我还是別談恋愛的好……"他心里对

---

❶ 巴黎的旧日皇宮,一八七一年焚毀。

❷ 拿破侖三世之妻。

❸ 十八世紀起源于法国的一种三拍子舞蹈。

自己这样說。

“我亲爱的，”托馬斯先生回答他女儿說，“不用刀子吃魚，倒眞正是个偏見……我說得还不錯吧，伏庫尔斯基先生？”

“是个偏見？……我不能那么說，”伏庫尔斯基表示反对。“这只是一种习慣的轉移，从适应的环境轉移到不适应的环境。”

托馬斯先生坐在椅子里局促不安起来。

“英国人把它認为是一种侮辱……”佛罗倫丁小姐着重地說。

“英国人有海魚，可以光用叉子来吃；我們这些多刺的魚，他們也許要用其他的方式来吃吧。”

“哦，英国人是从来不破坏习慣的，”佛罗倫丁小姐为自己辯护。

“不錯，”伏庫尔斯基說，“在通常的条件下，他們不破坏习慣，可是在特殊的条件下，他們坚持这样的規則：怎么方便就怎么办。我还亲眼見过非常高尙的爵士，用手指抓着羊肉燴飯吃，还直接湊着鍋子喝肉湯。”

这教訓是尖銳的，但托馬斯先生却滿意地傾听着，依莎貝拉小姐听了簡直欽佩得五体投地。这个陪过爵士們吃羊肉，而且宣傳用刀子吃魚那一类大胆的理論的商人，在她眼睛中变得高大起来。誰知道，在她看来，这件事也許比跟克慈楚夫斯基决斗更重要些。

“这么說，您是反对礼节的了？”她問。

“不。我只是不愿做它的奴隶罢了。”

“不过在社交場中，礼节是始終受到維护的。”

"那我不知道。不过，我过过最上层的生活，在那里，在某些情况下，礼节倒反而被人遗忘了。"

托馬斯先生微微地低着头；佛罗倫丁小姐臉色蒼白了，依莎貝拉小姐却几乎善意地望着伏庫尔斯基。甚至不只是善意……她經常在一瞬間把伏庫尔斯基幻想成哈侖·阿尔·拉希特[1]化装成的商人。她心里产生了景仰，甚至同情。这个人确实可以成为她的知己，她也可以跟他談談罗西的吧。

吃过冰淇淋以后，佛罗倫丁小姐的情緒才完全松弛过来。她留在飯厅里，其余的人都到主人的小房間里喝咖啡去了。伏庫尔斯基正喝完一小杯的时候，米柯来用托盘給托馬斯先生送来了一封信，說："送信人等着回音，老爷。"

"啊，是伯爵夫人来的，"托馬斯先生看到了信上的姓名和地址，說道。"請你們允許……"

"如果您不反对的話，"依莎貝拉小姐打断了他的話，同时对伏庫尔斯基微笑了一下，"我們到客厅里去吧，讓父亲趁这时候写回信。"

她知道那封才送来的信是托馬斯先生自己写的，因为他在飯后至少需要休息半小时。

"您不会生我的气吧？"托馬斯先生紧握着伏庫尔斯基的手，問他。

依莎貝拉小姐跟伏庫尔斯基一起离开了那小房間，两人走到客厅里。在那里，她摆出了她个人所特有的那种仪态，在

[1] 哈侖·阿尔·拉希特(766—809)，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政权和宗教的統治者，爱好美术。——德譯者

一張靠椅里坐下，同时，对着他指一指另一張跟她只相隔几步的椅子。

伏庫尔斯基跟她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候，臉紅了。他看出依莎貝拉小姐在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端詳着他，好象要彻底探察他的灵魂，而要把他跟她捆在一起似的，他越发激动了。这已經不是复活节募捐时的那个依莎貝拉小姐，也不是賽馬时的那个依莎貝拉小姐了；这是一个有理智有情感的女人，她想認真地問他一件事情，打算坦坦白白地对他說眞心話。

她有什么話可以告訴我呢，伏庫尔斯基心里非常好奇；他已經完全失去了自持力，在那一瞬間，要是有人妨碍他們的話，他一定会把他打死的。他默默地对她望着，等待着。

依莎貝拉小姐感到狠狽。很久以来她沒有象这么慌乱过。她脑子里掠过这几句話："他买下了那套餐具"，"他在賭博中故意把錢輸給我父亲"，"他得罪了我，但結果是他爱上了我"，"他买了那匹竞賽馬"，"他跟人决斗过"，"他跟爵士們在最好的宴会上吃过烤羊肉"……藐視、憤怒、景仰和同情象密密的雨点，輪流地落到了她的心灵上；而在内心深处，却隐藏着一种感覚，这种感覚促使她有必要把她平日的忧虑和她各种各样的怀疑，还有她对那个名演員的悲剧式的爱偷偷地告訴給某一个人听。

"是的，也許他可以做……我的知己！"依莎貝拉小姐想。她低下头去用甜蜜的目光望着伏庫尔斯基那惊訝的眼睛，同时，把身子稍微往前探出一点，好象要吻他的額头似的。突然間有个羞慚的感覚毫无来由地侵襲了她，她在靠椅里往后退縮，漲紅着臉，慢慢地垂下长睫毛，好象是在跟睡眠对抗那样。

伏庫尔斯基望着她脸上的表情，不由得想起北极光的奇异的变幻，和那种沒有詞儿的美妙的旋律；这种旋律有时象从另一个美好的世界上来的回声，在人們的心灵里激蕩起来。他恍惚地傾听着台鐘急促的滴答声，和自己脉搏的突突声。他感到奇怪，这两种快速的节拍跟自己那思想的奔馳比較起来，几乎是緩慢的。

"如果有天堂的話，"他心里想，"那些虔誠的信徒，也不会体驗到我現在感受的幸福。"

緘默已經持續得很久，开始使他們感到苦悶了。依莎貝拉小姐首先清醒过来。

"您跟克慈楚夫斯基先生有过誤会……"她說。

"为了賽馬……"伏庫尔斯基連忙插嘴。"我买了男爵的馬，他不能原諒我……"

有一会工夫，她脸上露出温馨的微笑望着他。

"后来你們决斗了，这……使我們非常不安，"她輕輕地接下去說。"那以后……男爵曾經請求我原諒，"她很快地說完这一句，就垂下眼睛。"男爵为了这件事給我写过一封信，他在信里十分尊敬而友好地談起您。"

"我感到非常……非常高兴，"伏庫尔斯基結結巴巴地說。

"高兴些什么，先生？"

"高兴事情会是这样……男爵是个高尚人哩。"

依莎貝拉小姐向他伸过手去，把手在伏庫尔斯基那暖和和的手里停留一会，然后說：

"尽管男爵真有誠意，我还是只感謝您。我感謝您……有些效劳是不会很快忘記的，真的……"說到这里，她語气慢了

一些，輕了一些，“眞的，如果您向我提出一个可以报答您那……殷勤的要求，您会减輕我良心上的不安的。”

伏庫尔斯基放开她的手，站了起来。他是那么迷糊，竟沒有注意到“殷勤”那个字眼。

“好的，”他回答。“如果您这样吩咐，我甚至承認……我有功劳。我能不能向您提个請求呢？”

“行。”

“好吧，”他激昂地說，“我請求一件事：我愿自己能够尽力所及为您效劳。永远地，而且在各个方面。”

“主呀！……”依莎貝拉小姐微微一笑，打断了他的話，“这不是个圈套嗎？我想償还一笔債，您却要逼着我再欠上一笔。有这个道理嗎？”

“怎么沒有道理呢？您不是連信差們的差使也認为是效劳嗎？”

“話是不錯，可是他們是有报酬的，”她回答着，狡猾地望着他的眼睛。

“我跟他們之間只有一个区別，就是对他們必須給报酬，但对我，却不可能也不应当給报酬。”

依莎貝拉小姐搖搖头。

“我請求的事情，”伏庫尔斯基往下說，“並沒有超过人与人之間最平常的关系。女人們向来是指示吩咐，我們向来是照样执行——就是这么一回事。上流社会的人，連这种恩施都不需要請求；对他們来說，那是日常的义务，甚至是一項法律。我却竭力爭取，現在甚至在懇求，因为执行您的吩咐，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使我参加貴族。我的天哪！如果馬車夫和仆

役都有权在制服上插上您恩賜的花朵，那我为什么不該得到这种荣誉呢？”

“啊，您談的什么話！……我用不着把我的綬带給您，您自己已經用暴力搶去了。要沒收它嗎？……时間已經迟了，就是因为男爵的那封信。”

她又把手递給伏庫尔斯基。他毕恭毕敬地吻它。隔壁房間里傳来了脚步声，托馬斯先生睡足了，精神煥发地走了进来。他那張漂亮的臉上露出非常誠恳的表情，伏庫尔斯基想道：

“如果你那三万卢布不給你每年賺上一万的話，我是一个无賴。”

他們三个人又坐了約莫一刻鐘，談着最近在所謂瑞士山谷[1]里举办的慈善节，閑扯着罗西的到来和他的巴黎之行。末了伏庫尔斯基惋惜地离开了那些愉快的人，他答应时常去看他們，而且跟他們同时前往巴黎。

“您会看見那里有多么好玩！”临别时，依莎貝拉小姐說。

---

[1] 华沙的夏季公园。

第三章 各种各样的误解开始萌芽

伏庫尔斯基回家的时候，已經是晚上八点半。太阳刚落下，可他那敏銳的目力已經能够辨出那些最先出現的比較大的星星了，它們在那布滿金色彩霞的淺藍色的天空里閃耀着。街上傳来行人們欢乐的喧嘩声；伏庫尔斯基心里充滿愉快的安宁。

他回忆着依莎貝拉小姐的每个动作、每个微笑、每个眼色和每句話，他怀着怀疑不安的心情在那里面寻找着不乐意或是驕傲的痕迹，但找不出。她待他象待一个同等地位的人和朋友那样，她請他时常去看她，是呀！……她甚至要求他向她提出請求。

“如果我在那时候向她求婚的話，那怎么样呢？”他心里这么想。

他热切地回味着銘記在心里的形象；不过也看不出有什么反感的痕迹。相反，却是她那狡猾的微笑。

他想，“当时她一定会回答，我們認識还不够，我应当先取得她的同意……是的，沒有疑問，当时她会这么回答的，”他一面反复地想，一面繼續回忆着她当时表示的并不含糊的好感。

“总之，”他想，“我对那些上层人士抱着成見是沒有道理

的。他們不是象我們这样的人嗎？說不定他們的感覺更加灵敏。他們知道我們在追求金錢，所以規避我們。但要是他們辨别出我們这光明的心地，他們就会接待我們……那样一个女人会是一个多么雍容华貴的妻子呀！当然，我得要把她弄到手。但困难的是……”

在这思想的影响下，他对列茨基一家人以及他們家亲戚的好感越来越深刻了，后来这种亲切的感情扩大到自己那家鋪子和所有的工作人員，扩大到跟自己有交往的商人，整个国家和全人类。在伏庫尔斯基看来，街上的每个行人似乎都是他最亲近的或較疏远的，快乐的或悲伤的亲人。他差一点在人行道上停下脚步，象个乞丐那样拦住人們問：“你們有什么需要嗎？……要求吧，吩咐吧，我代表她……請求你們。”

“糟糕的是，我这半輩子过去了，”他自言自語地說。“我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奥霍茨基却是个高尙的人：他要給人类带来繁荣，他为这个理想忘掉了自己的幸福。名誉不过是无用的东西，但为全体的福利而劳动——那是重要的！”想到这里他微微一笑：“那个女人已經使我致富，給我弄来了声誉，但要是她現在坚持那样做的話，那她会把我弄成什么样子呢？天曉得！……一定是个虔誠的殉道者，为他人幸福而貢献自己的劳动，甚至牺牲性命的。如果她愿意那样，那我也牺牲！……”

鋪子已經打烊了，可是还有灯光从窗縫里射出来。

“他們还在工作，”伏庫尔斯基想。

他繞过大門，从后門走进店里。他在門檻上跟走出来的那个齐巴撞了个满怀，那个人对他深深地鞠了一躬；鋪子里还留有几个人。克来因爬在梯子上在整理柜格里的东西，李希

茨基在穿大衣，公事桌后边坐着惹契茨基，埋头在算帳，可是他前面站着一个汉子在哭。

“老板来啦!”李希茨基喊了一声。

惹契茨基用手遮着眼睛，望着伏庫尔斯基；克来因从梯子上几次向他致候，那个在哭泣的人突然轉过身来，倒在他的脚边嚎啕大哭。

“这是什么意思?”伏庫尔斯基認出那是老出納員奥勃曼，惊异地問。

“他丢了四百多卢布，”惹契茨基声色俱厉地回答說。“当然那不是侵吞，我可以用脑袋担保，但是鋪子也不該受到損失，奥勃曼先生在我們这里有几百卢布储金，那就更不該受到損失了。两条路只有一条可走，”惹契茨基气憤地大叫着，“要不是奥勃曼先生掏錢，就是奥勃曼先生丢差事……如果我們所有的出納員都象奥勃曼先生这样，那我們就大賺錢了。”

“我賠偿，先生，”那出納員嗚咽着說，“我賠偿，可是至少請您允許我分期归还，在几年中还清。我存在您这里的五百卢布可是我的全部財产呀。我的孩子已經在学校里毕业，他想学医，我也快要老了……只有上帝和您知道，必須卖命干才积得起那么一笔款子……再要凑起那么多錢，我非等下一輩子不可了。”

克来因和李希茨基两人都已經穿好衣服，在等待老板的裁决。

“对，”伏庫尔斯基証实說，“鋪子不該有損失。奥勃曼要賠偿。”

“我听从您的意見，”那不幸的出納員吞吞吐吐地說。

克来因先生和李希茨基先生告别走了。繼他們之后，奥勃曼叹着气，也就要离开鋪子。但是当只留下他們三个人的时候，伏庫尔斯基連忙接下去說：

“奥勃曼，你賠償，可是我把錢还給你。”

出納員在他跟前跪下。

“够啦！……够啦！……”伏庫尔斯基拦住他，拉他起来。“如果你对人家說了一句关于我們約好的条件，我就把还給你的錢收回，你明白了嗎，奥勃曼？不然大家就都会突然丢錢。你回家吧，别吭声。”

“我明白。愿上帝賜給您最好的一切，”那出納員回答，走了出去。他尽力掩飾着自己的快活，可是掩飾不住。

“上帝已經賜給我最好的东西了，”伏庫尔斯基想起了依莎貝拉小姐，說。

惹契茨基不满意。

“你知道嗎，我亲爱的斯达史，”只留下他們两个人的时候，他說，“你最好不要干預店里的事。我事先就知道你不会讓他付出全部款子的；我自己也不要求那样。可是应該要那家伙拿出百把个卢布来当罰金……眞該死，把錢全送給他倒也无所謂，不过至少該有几个礼拜讓他心里不安定……不然还是馬上收了摊子好些。”

伏庫尔斯基笑了。

“如果我在这么一天亏待一个人的話，我会害怕上帝生气的。”他回答說。

“是什么样的一天呢？”惹契茨基問，眼睛睁得老大。

“那是无关紧要的。今天我才明白，人必須要有同情心。”

“你对人一直表示同情，甚至太过分了，”伊克納西先生生起气来，“你会相信人家对待你是不会那样的。”

“他們当然是那样对待我，”伏庫尔斯基說，跟他握手告别。

“他們当然是那样嗎?”伊克納西先生学他說了一遍。“他們当然是那样嗎？我希望你永远不会遭到他們同情心的考驗。”

“沒有考驗我也知道了。晚安。”

“你知道了？你知道了？如果問題在这里，等着瞧那会是什么局面吧。晚安，晚安。”老掌柜說着，把帳本拍地一声合上。

伏庫尔斯基走进自己的房間，心里想：

“我总得去拜訪一下克惹楚夫斯基了……明天就去。他是个完全名副其实的正派人……他向依莎貝拉小姐請求过原諒。明天我要謝謝他，而且我要是不設法帮助他，那才眞正岂有此理。对那么一个閑散和輕浮的人，那样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那沒关系，我試試看。他曾經向依莎貝拉小姐請求过原諒，現在我帮助他解决債务吧。”

这时候，伏庫尔斯基心中感到非常安宁，而且具有无比的信心，因此他回到家里，并不象平常那样耽于幻想，立刻工作起来了。

他拿出一本厚厚的練习簿，上面絕大部分已写满了字，接着拿出一本波英习題作业，开始抄写句子，他一面低声地念着，一面尽力准确地摹仿着他的老师威廉·柯林斯先生。

但每隔几分鐘，他就想起明天上克惹楚夫斯基男爵家去拜訪，怎么帮助他偿清債务，接着又想起奥勃曼，他帮他解决

了很大的困难。

"如果祝福有什么价值的話，"他对自己說，"那么我把奥勃曼所有的祝福連本带利地轉讓給她……"

随后他想起，如果他只使一个人幸福，那对依莎貝拉小姐来說，并不是一件太貴重的礼物。使所有的人都幸福，他却办不到；可是为了紀念跟依莎貝拉小姐更进一步認識，至少也应該帮助几个人吧。

"下一个就是克惹楚夫斯基了，"他想，"但是援救那种人，功劳并不大……啊哈！"

他用手拍拍自己的額头，把英文习題丢开，从案卷里拿出了私人来往信札。这是一个用山羊皮装訂的夹子，里面放着收到的信件，是按日期的順序編排的，前面有个目录。

"啊哈！"他說，"我那个瑪格黛林娜和她保护人的信，六百零三頁……"

他找到那一頁，聚精会神地念着那两封信：有一封字迹老練，另一封却好象是个孩子給他写来的。第一封信告訴他，說有一个瑪丽从前是个行为不端的姑娘，目前已經学会了縫級和剪裁，她是以虔誠、忠实、温柔和品行良好出众的。在另一封信里，瑪丽自己向他感謝……感謝他对她的帮助，她只求他替她找个什么职业。

她这么写着，"如果仁慈的老爷已經由于上帝的恩典，拥有那么大的一笔财产，那么請别再为我这个有罪的女人花錢了。現在我已經能够自立，只要我有个职业，能把自己的生活安定下来就行。而在华沙，比我这苦命女人更需要錢的人，和含羞忍辱的女人是很多的……"

伏庫尔斯基感到抱歉，几天以来，这样的一个請求就在等候他答复了。他馬上写了回信，喚来了仆人。

"你明天一早把这封信送到修道院去。"他說。

"好吧，"仆人回答道，他尽力忍住不打呵欠。

"你还替我把那赶馬車的維梭茨基找来，住在塔姆卡的那个，你知道嗎？"

"是的，我当然知道。可您已經听說那一件事了嗎？"

"要他一早到这里来就行……"

"哦！……当然。可是您听說奥勃曼丟了許多錢嗎？晚上他到这里来过，还发誓說，如果您不同情他的話，他会自杀，或者还会发生更不幸的事情。我說：'别傻，你别自杀，等着吧……我們老板是軟心腸的……'他却說：'我也这么想，但一場責駡終究少不了，一定还要扣我的錢，碰巧現在我儿子要学医，而且年岁也已經不饒人啦……'"

"我請你睡覚去，"伏庫尔斯基打断他的話。

"是，我就去，"仆人气冲冲地回答，"可是我告訴您一件事，就是跟您当差比坐监獄还糟：不想睡覚，您偏叫他去睡……"

他拿起那封信走了。

第二天早上九点鐘左右，仆人把伏庫尔斯基叫醒，通知他說維梭茨基在等他。

"讓他进来。"

那赶車人随即进来了。他衣服穿得很整洁，脸色健康，神情愉快。他走到床边，吻一吻伏庫尔斯基的手。

"我亲爱的維梭茨基，你家里不是还有个空房間嗎？"

"是呀，老爷，我叔父死了，他那房客，那畜生不愿交房租，所以我把他撵了出去。那流氓买伏特加总有錢，可是交房租却永远也不够……"

"我向你租那个房間，"伏庫尔斯基說，"只要你把它修整修整。"

那赶車人惊訝地望着伏庫尔斯基。

"有个年輕的女裁縫要住在你那里，"伏庫尔斯基往下說。"她可以在你們家里搭伙，衣服包給你妻子洗……叫你妻子看看缺少些什么东西沒有。家具和被服我付錢……此外你們一定要注意她是不是接客……"

"不！"那赶車人神情活跃地叫道。"每次老爷需要她的时候，我就亲自把她送来；可是城里来的别的男人……絕对不成！由于这类事情，老爷会容易招麻煩的……"

"你眞傻，我亲爱的維梭茨基。我不需要見她。只要她在家里規規矩矩，干凈又勤快，她愿到哪里，尽可以到哪里。只是不該有人去找她。这么說，你明白啦：房間里的墻壁必須重新粉刷，地板必須洗擦，你們买一些便宜的、但却又新又好的家具；这些事你很在行……"

"可不是。我不是曾經运过多少家具嗎？……"

"好的。叫你妻子看看那姑娘需要什么換洗的东西和衣服，通知我一下。"

"我都懂啦，老爷，"維梭茨基再一次吻着他的手，回答說。

"你那兄弟究竟过得怎样？"

"不坏，老爷。托上帝和老爷的福，他住在斯奇尔尼維塞，有田地，还雇了个长工，目前是个大人物啦。几年后他还要再

添購一些田地，因为有一个鉄路工人、一个看守人和两个上油工人在他家里搭伙。現在鉄路局还加了他的工資……”

伏庫尔斯基把那赶車人打发走后，便穿起衣服来。

“在我跟她会面以前，讓我好好地睡一会吧，”伏庫尔斯基想。

他不想到鋪子去。他随便拿起一本書，一面念着，一面想起在下午两点鐘以前去拜訪克惹楚夫斯基男爵。

十一点鐘时候，外房里的鈴声响了，門猛地推开。仆人走进来。

“有个小姐在等着……”

“把她請到客厅里，”伏庫尔斯基說。

客厅里有衣服的窸窣声。伏庫尔斯基站在門檻上，看見他那个瑪格黛林娜。

她身上所起的特殊的变化使他惊奇。那姑娘穿着一身黑衣服，臉色有点蒼白，但样子却是健康的，目光露出畏怯的神色。她看見伏庫尔斯基的时候，臉紅了，开始抖索。

“您坐下吧，瑪丽小姐，”他指着一張椅子說。

她在天鵝絨椅子的边上坐下，显得更加窘了。她的眼皮老是眨巴着，眼睛望着地下，睫毛上閃着泪珠。她看来跟两个月前不同了。

“您已經会裁剪了嗎，瑪丽小姐？”

“是的。”

“您想在哪里工作？”

“也許在哪一家百貨公司里 …… 也許到俄国去……替人家管家……”

“为什么到那里去？”

“那里据說比較容易找到工作，在这里……沒有人愿雇用我，”她輕輕地說。

“如果有一家商店向您定做內衣，那不是也值得在这里留下嗎？”

“是呀……可是在这里，必須自备一架縫級机，有个住处，还有其他一切东西……誰沒有这些，就只好替人家管家了。”

她的声音甚至也变了。伏庫尔斯基注意地打量她，最后說：

“您暫时留在华沙。您就住在塔姆卡区那赶車人維梭茨基的家里。他們是很善良的人。您在那里会有个单独房間，伙食搭在他們那里。一架縫級机和縫級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也同样会有的。我給您介紹一家內衣工場，过几个月以后，我們再看看您能不能靠这項手艺过活……这是維梭茨基的地址。請您馬上到那里去，跟維梭茨基太太去买家具，总之，您得瞧瞧房間里的一切是否都安排妥当。縫級机我明天給您送去……这些錢給您，您可以拿它先安安家。这是我借給您的，如果您的活儿有起色，可以分期还我。”

他給她几張十卢布的鈔票，卷在一封給維梭茨基的信里。

她正在犹豫不决，要不要接受那点錢的时候，他强把那一小卷东西塞在她手里說：

“千万請您立刻到維梭茨基家去。几天內他会带給您那封給內衣工場的介紹信。如果有事情，您来看我好了。再見……”

他鞠了一个躬，回到自己的房間里。

那姑娘还在客厅当中站了一会，接着她揩掉眼泪，心里充满又惊异又得意的感情走了。

“我們等着看她在那新环境里过得怎样吧，”伏庫尔斯基暗自想着，重新坐下去念書。

伏庫尔斯基在中午一点鐘到克惹楚夫斯基男爵家去。他一路上責备自己，这么晚才去拜訪他那过去的敌手。

“沒有关系！”他安慰着自己。“我总不能在他生病的时候去看他吧。而且我还曾經送去一封短信。”

当伏庫尔斯基走近男爵住的那幢房子的时候，他无意間看出那房子的墙壁有着不正常的微微发綠的颜色，就象馬璐歇維支那带黃的脸色一样。而且克惹楚夫斯基家里的窗帘是卷起的。

“看来他已經恢复健康了，”他想。“可是一見面就問起他那些債务，有些不方便。等到第二次或第三次来拜訪的时候再問他；然后跟那些放高利貸的人把帳算清，可怜的男爵会舒一口气的。我总不能对一个向依莎貝拉小姐道过歉的人始終保持冷淡吧……”

他走上楼梯，拉了拉鈴。門后面傳来了脚步声，但沒有人来开門。他又拉了一次鈴。房間里有人在走来走去，甚至移动家具，但門仍然沒有开。他再也忍耐不住，狠狠地扯着門鈴的繩子，差一点把繩子扯断了。这时才有人走到門口，緩慢地取下鎖鏈，轉动鑰匙，嘟嘟囔囔說：

“看来是个熟人……放高利貸的人不会这么拉鈴子的……”

門終于开了，仆人康士坦丁站在門檻上。一看見伏庫尔

斯基，他眨眨眼睛，把下嘴唇撅出来問道：

“有什么事情？……”

伏庫尔斯基猜想那个忠仆曾經亲眼見过决斗，自己是討不到他欢喜的。

“男爵先生在家嗎？”他問。

“男爵有病，不見客，一会儿医生就要来了。”

伏庫尔斯基掏出了名片和两个卢布。

“大約什么时候可以再来拜訪男爵先生呢？”

“这可不会是个短时期……”康士坦丁稍微緩和地回答說。“老爷的枪伤没有好，医生們都嘱咐他，尽快到南方一带或是到乡間去。”

“这么說，动身前我不能見他啦？”

“对，不能見他……医生們絕对不准他接見客人。老爷經常在发热……”

两張放名片的小茶几，有一張断了一条腿，另一張写满了粉笔字，那两張茶几和那些留着蜡烛头的烛台都使人怀疑康士坦丁所作的病情报告是否正确。虽然这样，伏庫尔斯基却又給了他一个卢布，然后离开；他对这次接見非常不滿。

“也許男爵干脆不希望我来拜訪？”他想。“哈！那可就叫他給那些高利貸者还帳，把自己关在房間里躲避他們吧！”

他回家了。

男爵确实有意到乡間去，而且眞的不太健康，可也并不是病得很厉害。腮帮上的伤口好得很慢；不是因为伤势重，而是因为病人的机体非常衰弱。当伏庫尔斯基拉鈴的时候，男爵象冬天的老太婆那样用被子裹着，但却不是躺在床上，而是坐

在靠椅里，他身边不是医生，而是李辛斯基伯爵。

他正在伯爵面前訴說自己那可怜的健康情况。

“鬼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坏身体！”他說。“我父亲給我留下五十万卢布，但同时也留下四种毛病，每种病值一百万……哎，沒戴夹鼻眼鏡多么不方便呀！……嗯，您想想看，伯爵：錢是光啦，毛病却留了下来。自己又添了几种新毛病和几笔債，于是就落得这种情况：只需用針刺一下自己，就可以派人去抬棺材和找公証人了。”

“Yes！”伯爵回答道。“可是我以为，处在这种情况下，您不該为公証人而毁灭自己。”

“实际上是法院的执行官要毁灭我……”

男爵一面講，一面不耐煩地傾听着从外房傳来的声音；不过他一点也不能辨别。到他听見大門关上，門閂砰地一声推上，鎖鏈发出鏘鄉声的时候，他才突然尖叫起来：

“康士坦丁！”

仆人进来了，可是一点也沒有匆匆忙忙的样子。

“誰来过啦？一定是哥尔綏佳……我不是告訴过你嗎，你根本不該跟那个无賴交談，应該揪住他的脖子，把他扔下楼梯去。您想想看，”他轉过去对李辛斯基說，“那下流的犹太人拿来一張假造的四百卢布的期票，死不要臉地要求归还！”

“那得告他一狀，yes……”

“我不愿意！我不是个負責追查伪造者的檢察官。再說，我也不愿先发制人，去陷害一个尽力摹仿别人签字的可怜虫。讓哥尔綏佳先起訴，到那时我对什么事都不起訴，只証实那不是我的签字。”

“这个人根本不是哥尔綏佳，”康士坦丁插嘴説。

“那么是誰？是管家？还是裁縫？”

“不……是这位先生，”仆人說着，把名片遞給克惹楚夫斯基。“一个正正派派的人，可是我把他攆走了，因为男爵先生这么吩咐过。”

“什么？”伯爵望着名片，惊訝地問。“您曾經吩咐不接見伏庫尔斯基先生嗎？”

“是的，”男爵加以証实。“一个坏人，无論如何……不适于社交場合。”

李辛斯基伯爵露出莫名其妙的神情，身子往搖椅上一靠。

“我不希望听見您……对这位先生发表这样的意見……yes……”

“您別把我的話理解成为誹謗，”男爵連忙解釋說，“伏庫尔斯基先生沒有干过卑鄙的事，只有过……那么一件小小的不义行为，在商业場中說得过去，可在社交場中就不行了。”伯爵从座位上，康士坦丁从門檻上注意地向克惹楚夫斯基望着。“您自己判断吧，伯爵，”男爵往下說。“我曾經把我那匹牝馬轉讓給克惹楚夫斯卡太太，就是我那在上帝和人們跟前嫁給我的妻子，卖了八百卢布。克惹楚夫斯卡太太决定无論如何要卖掉它，她不顧我的反对，我也弄不清那是为什么。正好当时有个买主伏庫尔斯基先生，他利用一个女人的疏忽大意，在那匹牝馬身上賺了……两百卢布！因为他只拿出六百卢布……”

“他有权利那么做，yes！”伯爵插嘴說。

“啊，天啊！我知道他有权利。可是我覺得一个人，为了表

示身份一下就揮霍几千卢布，却暗暗地在某个地方从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身上賺百分之二十五的好处，——这个人准不是好东西……这不象紳士的行为……他沒有犯罪，可是……他对待人多么奇怪。他象一个当面把地毯和圍巾贈給别人，暗中却从口袋里扒走手帕的人那样。您同意我的意見嗎？”

伯爵一声不响，歇了一会才回答：

“Yes!……但这确实是可靠的嗎？”

“十分可靠。克惹楚夫斯卡太太跟那位先生之間的談判是通过馬璐歇維支的，我从他那里知道这回事。”

“Yes……伏庫尔斯基先生无論如何是个好商人，而且他非常出色地經营着我們的貿易公司……”

“如果他不欺騙你們……”

这时候，那一直站在門檻上的康士坦丁开始同情地点着头，最后終于不耐煩地說：

“唉！您在那里說些什么……呸！……完全象个小孩一样。”

伯爵好奇地望着他，男爵却大发雷霆：

“蠢貨，沒有問你，你插嘴干嗎？”

“我当然要插嘴，因为您說个不完，您一举一动完全象个孩子！……我是个仆人，可我倒宁愿相信那个在拜訪时給我两个卢布的人，而不愿相信另一个每次总向我借三个卢布，說什么也不赶紧还的人。就是說，今天伏庫尔斯基先生給我两个卢布，馬璐歇維支先生却……”

“滚出去！”男爵咆哮着伸手去抓那玻璃水瓶，康士坦丁看見这种情况，認为把門带上，躲开主人是有利的。“你这个道

地的流氓！”男爵显然非常生气，补上一句。

“您对馬璐歇維支有偏愛嗎？”伯爵問。

“是的，这是个很正派的小伙子。他哪一次不援救我啊……他多少次对我表示过近乎是卑屈的忠实！”

“Yes!……”伯爵沉思地哼了一声。他还一声不响地坐了几分鐘，最后終于告辞了。

在回家的路上，李辛斯基不由得多次地想起伏庫尔斯基。他認为一个商人連在一匹竞賽馬身上也撈一把，是理所当然的；但他厌恶这种行为，而他所以不喜欢伏庫尔斯基，是因为他跟馬璐歇維支这个至少有可疑的人来往。

“一个很平常的、发了財的暴发戶！”伯爵心里下了断定。“我們为他感到兴奋是过早了，虽然……他能够經营貿易公司……当然是在我們这些人的密切监督下。”

几天以后，伏庫尔斯基在早上九点鐘光景收到两封信：一封是梅立敦太太来的，另一封是侯爵的律师来的。

他急躁地拆开第一封信，梅立敦太太在信里只通知說：“今天在拉齐印基公园，时間照旧。”

他把它念了几遍，接着不愉快地念起律师那封信来。律师同样邀請他也在今天十一点鐘去参加一个为購买房子而召开的会議。伏庫尔斯基舒了一口气：时間还来得及。

十一点正，他到了律师的事务所，老許朗格包姆已在那里等着了。他无意中发現，那灰白头发的犹太人在棕色的家具前显得很尊严，律师穿的那双棕色的山羊皮拖鞋也十分合式。

“您走运啦，伏庫尔斯基先生，”許朗格包姆說。“您才剛剛起了买房子的念头，房价就上漲了。我告訴您，我敢打賭，您

在半年后就会把投在房子上的資金賺回来，而且还可以从中捞一把！我同您……”

“您有意思嗎？”伏庫尔斯基随便地回答。

“我沒有意思，”那犹太人說，“我已經在賺錢了。昨天男爵夫人克惹楚夫斯卡的律师向我借了一万卢布，新年到期，他愿付八百卢布的利息。”

“这是什么意思，她也已經沒有錢了嗎？”伏庫尔斯基問律师。

“她在銀行里存着九万卢布 可是男爵把那笔錢冻結了。他們两人結了美妙的姻緣，不是嗎？”律师笑了。“丈夫不讓取錢，沒有疑問，那錢是他妻子所有的，他为了分財产在跟她打官司。不用說，那份婚約不是我写的，哈哈！”律师笑着，从他那大烟斗里吸了口烟。

“男爵夫人向您借一万卢布派什么用場呢，許朗格包姆先生？”伏庫尔斯基問。

“您不明白嗎？”那犹太人回答。“房子漲价，律师对男爵夫人說，她要买列茨基的房子，价錢是不会低于七万卢布的。她最好是出一万卢布就买了那幢房子，可是她有什么办法呢？”

律师在写字台旁边坐下，接着說道：

“因此，尊敬的伏庫尔斯基先生，我买列茨基家的房子不是用您的名义（說到这里他稍微低下头去），而是用在座的这位許朗格包姆先生的名义（他俯首行礼）。”

“当然，我可以买它。”那犹太人嘟囔着說。

“可是要出价九万卢布，别再少了，”伏庫尔斯基提醒他，“而且是通过‘拍卖’的，”他加重語气补上一句。

“为什么不买呢？又不是我掏錢！只要您愿意付那些錢，您在拍卖場上会有够多的竞爭者的。如果我有那么多的錢，同时在华沙可以雇用正正派派的人和天主教徒去干每件事的話，那我会比洛希尔更有錢了。”

“这么說，会有一些正派的竞爭者参加的，”律师重复地說。“好极啦。我立刻把錢交給許朗格包姆先生……”

“那不必要，”那犹太人說。

“現在我們来訂个合同，根据合同所載，斯·許朗格包姆先生向尊敬的斯·伏庫尔斯基先生借一笔数目达九万卢布的錢，以他新买进的那幢房子作担保。如果斯·許朗格包姆先生到一八七九年正月一日沒有归还上述的款項……”

“我是不还的！”

“那时，向列茨基先生購买的那幢房子就成为尊敬的斯·伏庫尔斯基先生的財产了。”

“可以馬上成为他的財产。我連瞧都不去瞧一眼，”那犹太人搖搖手回答道。

“好极啦！”律师叫着。“明天我們訂合同，过了一星期……或者十天房子就到手啦。可您千万別在房子上損失一万卢布，尊敬的斯丹尼斯拉夫先生。”

“我只能賺錢，”伏庫尔斯基回答。他向律师和許朗格包姆告辞了。

“再談一会儿！”律师送伏庫尔斯基到客厅里，又抓住了話題。“我們的伯爵們創立这家公司，当然，他們要把他們的股份稍微縮減一些，而且要求对业务加以非常严密的监督。”

“他們那样做是对的。”

“李辛斯基伯爵表示特别謹愼。我不明白他怎么搞的……”

“他出錢，所以他特别謹愼。如果只要他作保，他是比較大胆的。”

“不，不，不！”律师打断他的話。“这里面有点可疑，我要探个究竟……有人在搗我們的鬼。”

“不是搗我們，而是搗我的鬼，”伏庫尔斯基冷笑了笑。“归根結蒂，这件事我完全不在乎，如果先生們不愿参加公司，我也絕对不会生气。”

他再度向律师告辞，赶到鋪子里去。那里有各种各样重要的交易在等候他，使他耽擱得意外地久。一点半鐘他才到拉齐印基公园。

綠蔭如盖的公园里非常凉爽，但这沒有使他平静下来，反而使他更激动了。他跑得那么快，使他不由得偶尔想起：我这样不会引起行人们注意嗎？于是他走得慢一些，他感到急躁有把自己胸脯炸开的危險。

“我一定再也碰不到她了！”他失望地对自己說。

最后，他在紧靠池塘旁边綠色花坛前面看見了依莎貝拉小姐那件灰色大衣。她陪着伯爵夫人和她父亲站在岸边丢餅干給天鵝吃，当中有一只甚至从水里爬了上来，踏着蹣跚的步子走到了依莎貝拉小姐跟前。

托馬斯先生最先看見他。

“多么巧呀！”他对着伏庫尔斯基直叫喊。“您这时候也到拉齐印基公园里来？”

伏庫尔斯基向貴妇們致敬，他怀着又惊又喜的心情看出依莎貝拉小姐腮帮泛上了紅暈。

"我工作疲倦了，就到这里来……这是常有的事……"

"爱惜您的力气吧，伏庫尔斯基先生！"托馬斯先生一本正經地警告着他，还伸出手指吓唬他一下。"順便說，"他低声地往下說，"您想想看，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已經愿意出七万卢布买我那幢房子了。我很有把握得到十万，或者十一万也說不定。拍卖眞是件好事情。"

"我这么难得看見您，伏庫尔斯基先生，"伯爵夫人插嘴說，"所以一見面我就得要您解决一件事情……"

"我听您吩咐。"伏庫尔斯基鞠了一躬。

"别客气，先生！"她可笑而謙卑地互握着双手，叫道，"我替我那些孤儿討一捆細花棉布……您看，我已經学会募捐了。"

"伯爵夫人允許的話，我送上两捆怎么样？"

"只要另一捆是結实的亚麻布，那就行。"

"哎喲，姑母，太多啦！……"依莎貝拉小姐带笑地打断她的話。"如果您不愿損失您的財产，"她轉过臉去对伏庫尔斯基說，"您逃开这里吧。我带您往桔园那方向走，他們可以在这里稍稍停留一会。"

"貝拉，你不害怕嗎？"姑母問。

"我在伏庫尔斯基先生的陪伴下，碰不到什么坏事的，希望姑母别怀疑。"

伏庫尔斯基漲紅了臉；伯爵夫人的嘴唇边却掠过一絲微笑。

四周一片寂靜，一剎那間，大自然彷佛抑制住偉大的力量，暫时停止了永恒不息的劳动，好更清晰地显現出凡人們的

幸福。

微风輕輕地吹拂——看来，只是为了使那些在鳥窠里微睡着的小鳥凉爽，使那些赶去参加結婚舞会的甲虫便于飞翔。树上的叶子微微摆动，倒象不是微风在吹动它們，而是輕輕掠过的光綫撫摸着它們。到处，在潮湿的丛林里，露珠閃閃发光，发出各种虹彩的顏色，好象天上的虹掉到了地面。

最后，一切仿佛都保留在原来位子上了：太阳和树木、光綫和影子、池塘上的天鵝、天鵝头頂上的密集的蚊群，甚至那天藍色池水上閃爍着的水波。在伏庫尔斯基看来，那疾馳的时間似乎在轉瞬間离开了人間，只在天空中留下了几条白色的云带，似乎从那时候起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了：一切保持原状，保持到永恒。他可以跟依莎貝拉小姐永远在阳光普照的草地上漫游，两个人被如云的綠树包圍着，偶尔从树丛中露出飞禽的閃閃发光的眼睛，象黑鉆石那样。他心里将永远有那无限的安靜，而她象在梦中那样，腮帮上发着嬌慵的紅光。在他們前面，始終会有两只亲昵的蝴蝶蹁躚着，就象現在那样。

依莎貝拉小姐显然由于自然界和他們之間的寂靜，感到迷惑，她开始說話了，那时他們已經走完了到桔园去的一半路。

"天气多么好，不是嗎？城里很热，这里倒舒服凉爽。我非常喜欢这个时候的拉齐印基公园：这里人少，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角落。您喜欢寂寞嗎？"

"我寂寞慣了。"

"您沒有去看过罗西嗎？"她接下去說，臉紅得更厉害。"怎么，您沒有去看罗西的表演？"她重复地說，同时惊异地望着他

的眼睛。

“我还沒有去，不过……我要去的。”

“姑母和我已經去看过两次演出了。”

“我要每一場都到。”

“啊，多好呀！您会相信他是个多么偉大的艺术家。他演柔蜜欧演得特别好，虽然……他年紀已經不是很輕的了。姑母和我还是在巴黎就認識他的。是个很討人喜欢的人，可首先是个多才多艺的悲剧演員。最眞实的現实主义和最富有詩意的唯心主义結合在他的表演里。”

“如果他使您这么兴奋，这么好感的話，”伏庫尔斯基插嘴說，“那他一定是偉大的。”

“您說得不錯。我知道，我这輩子沒有什么特别的成就，可是我至少懂得尊重特殊的人物。在各个領域里……甚至在舞台上。可是您想想看，华沙沒有給他应得的尊敬。”

“那是可能的嗎？……他毕竟是个外国人。”

“噢，你說話好厉害！”她微笑地回答道。“不过我要把您的意見記在华沙的帳上，不記在罗西的帳上……眞的，我为我們的城市感到慚愧！如果我是观众的話（当然是男性的观众），那我要送他許多花冠，我的手会鼓掌鼓得发痛的。相反地，这里的掌声却相当稀少，花冠更沒有人想到了。我們眞正还是野蛮人。”

“鼓掌和花冠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东西，在下一次演出时，罗西……得到的鼓掌和花冠要說嫌少，还不如說嫌多。”伏庫尔斯基說。

“您这靠得住嗎？”她富于表情地望着他的眼睛問。

"我向您担保。"

"如果您的預言实現了,我会感到非常滿意。現在我們回到父亲和姑母那里去好嗎?……"

"时常使您快乐的人应該受到最高的嘉奖。"

"对不起!"她带笑地打断他的話。"这一回您把自己恭維了一番。"

他們离开桔园,往回走。

"如果有人給罗西捧場,"依莎貝拉小姐往下說,"我想象得到他的惊奇。他已經发生了怀疑,而且几乎在懊悔不該到华沙来了……艺术家們,那些最偉大的也不例外,都是些特殊的人:沒有荣誉和爱戴,他們就活不了,好象我們沒有食物和空气一样。自我牺牲或者劳动,哪怕是最有收获的劳动,如果沒有喝彩,在他們也都是一文不値的。无論如何,他們必須看見自己站在最前列,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們身上,抓住千万人的心。罗西自己說,他宁愿在广大的受感动的观众前面早一年死在舞台上,也不愿在看客寥寥的时候晚死一年。多么稀奇呀!"

"如果剧院客滿在他意味着最大的幸福,那他是說得不錯的。"

"您以为有那种値得少活些时候去换取的幸福嗎?"依莎貝拉小姐問。

"也有値得以同样方式去避免的不幸。"伏庫尔斯基回答。

依莎貝拉小姐沉思起来,从那时起两人就一声不响地走着。

那时候,坐在池塘边給天鵝喂东西吃的伯爵夫人在跟托

馬斯先生談話。

“你不以为那伏庫尔斯基有点在追求貝拉嗎?”她說。

“我不相信。”

“甚至追求得很厉害；如今商人們都懂得訂大胆的計划了。”

“从計划到实現还离得非常远，”托馬斯先生有点激动地回答。“就說是那样吧，跟我也毫不相干。我沒有能力去控制伏庫尔斯基先生的思想，可对貝拉，我是放心的。”

“归根結蒂，我倒毫不反对，”伯爵夫人接下去說。“不管碰到什么事，我都听天由命，只要可怜的人們从中得到好处就行。他們是經常得到好处的：我那救济院不久就会是城里首屈一指的了，只因为那位先生对貝拉有偏爱……”

“别說了……他們来啦!”托馬斯先生打断她的話。

依莎貝拉小姐和伏庫尔斯基当眞在路的尽头出現了。

托馬斯先生注意地端詳着他們，現在他才看出那两人在身材和动作上彼此都很調和。他比她高一个头，身材强壮，跨着坚定的步子，显得他受过軍事訓練；她呢，身材苗条柔弱，象飄着似地向前走着。就連伏庫尔斯基那頂白色的大礼帽和那件淡色的大衣跟依莎貝拉小姐那件灰外套都很相称。

“他戴白色的大礼帽是什么意思呢?”托馬斯先生懊恼地想。接着他心里涌出一个奇怪的念头：伏庫尔斯基是个暴发戶，为了要有权利戴一頂白色的大礼帽，他至少应該把放款的百分之五十付給他当息金。想起这一点，他自己都不由得聳聳肩膀。

“林蔭道那里是多么好呀，姑母!”依莎貝拉小姐一面走

近，一面揚声說。“我們从来还沒有到过那个地方。拉齐印基公园只有在人們走得快走得远的时候，才是討人喜欢的。”

“那么請伏庫尔斯基先生时常陪你去吧，”伯爵夫人用一种特别做作的声調回答說。

伏庫尔斯基鞠着躬，依莎貝拉小姐稍稍皺起眉头，托馬斯先生却說：

“我們回家好嗎？”

“我想您还是留下吧，伏庫尔斯基先生？”伯爵夫人回答道。

“是的。我可以送你們上車嗎？”

“謝謝。貝拉，讓我挽着你的胳臂。”

伯爵夫人和依莎貝拉小姐走在前头，托馬斯先生和伏庫尔斯基跟在她們后面。看見那頂淺色大礼帽，托馬斯先生感到那么痛苦、懊恼，只是为了表示礼貌，他才勉强地微笑一下。最后，因为他想隨便跟伏庫尔斯基談談，就又开始談起他那房子，他希望从中得到四万或五万卢布的純利。

这些数字一下又使伏庫尔斯基悶悶不乐了；他心里对自己說，他不能够加到三万卢布以上。直待到車子駛到前面，托馬斯先生安頓了那两个女人，自己坐下，对馬車夫喊了一声“走吧”的时候，那种不快的感覺才离开了伏庫尔斯基，他又对依莎貝拉小姐思念起来。

“那么短暫！”他叹了一口气，望着拉齐印基大道，这时救火会的一輛綠色洒水車正在大道上洒水。

他又順着同一条路向桔园走去，在柔軟的沙地里寻找依莎貝拉小姐的脚印。可是那里一切都变了。风使劲地吹着，攪

乱了池塘里的水，赶跑了蝴蝶和飞鳥，云块密集，越来越經常地把太阳遮蔽了起来。

"这里是多么凄凉呀！"他嘟囔着，回到了大道上。

他上了自己的車子，閉上眼睛，对那輕輕的搖晃感到快乐。他仿佛是一只栖息在树枝上的鳥，风使他徐緩地向左右上下搖蕩，可是后来，当他想起这輕輕的搖晃每年花掉他将近一千卢布的时候，他忽然大声地笑了起来。

"我是一个笨蛋，一个笨蛋！"他重复地对自己說。"我干么挤到那些人当中去呢？他們或者不理解我的牺牲，或者取笑我这些愚蠢的努力。我干么买了这輛馬車？……我不能乘一輛出租馬車，或是乘那輛运亚麻布窗帘的轔轔而过的公共馬車嗎？"

馬車駛抵家門口，他想起了自己对依莎貝拉小姐所作的关于替罗西捧場的諾言。

"当然，会有人捧他的場，而且是什么样的捧場呀！明天有演出……"

傍晚时分，他差仆人去找奥勃曼到鋪子里来。那头发灰白的出納員馬上跑来了，他暗自不安地怀疑着，难道現在伏庫尔斯基有了其他的想法，要命令他还出那笔丢失的錢了嗎？

可是伏庫尔斯基却非常亲切地迎接他，甚至把他带到自己的房間里去，在那里跟他談了半个鐘头左右。談些什么呢？……

伏庫尔斯基可能跟奥勃曼談些什么，使仆人感到非常好奇。当然是談那笔丢失的錢……那个热心的仆人輪流地把眼睛和耳朵凑到鑰匙孔上去，他看見的和听見的都很多，可是什

么也弄不清。他看見伏庫尔斯基把整扎五卢布的票子交給奥勃曼，听見以下几句奇怪的話：

“在大剧院里……楼座和正厅里……給管理人一个花冠……在乐队席上一束花……”

“这算是什么鬼把戏？难道我們老板已經在买卖戏票啦？”

仆人听見房間里响起了脚步声，便鉆到了外房里，好在那里拦住奥勃曼。

出納員出来的时候，他問道：

“喂，你們办完銀錢交易了嗎？……我費了好大劲，才說服那老头儿，要他对您寬容一点。开头他坚决不同意，后来才說：‘好吧，讓我們来想想办法……’現在我看到您跟他完全談妥了……怎么，老板的心情好嗎？”

“象平常那样，”出納員回答說。

“可您跟他談了一些什么！我相信不仅仅是跟銀錢有关……也許还談戏院吧？我們老板就是喜欢上戏院。”

可是奥勃曼斜着眼望他一下，默默地离开了那里。那仆人开头惊訝得張大着嘴巴，但清醒过来后，就举起拳头在后面威胁奥勃曼。

“等着瞧吧！”他咕嚕着，“我要給你一点顏色瞧。也算一个大好佬！偷了四百卢布就再也不愿跟人講話啦！”

第四章　老掌柜的疑虑恐惧和观察

对伊克納西·惹契茨基先生来說，不安和疑虑的时間又来到了。

就是这个伏庫尔斯基，在一年前跑到保加利亚去，而在几星期以前却象个大貴族那样以賽馬和决斗作消遣。也就是这个伏庫尔斯基，突然对戏院里的演出有了特别的兴趣。最低限度，要是对一个波兰人也还罢了，可是不，是个意大利人！……他却是連一句意大利話也不懂的人！

这种新的狂热差不多已經持續一个星期了，对这种情况感到憤憤不平的不仅仅是伊克納西先生一个人。

举个例子，有一次，老許朗格包姆找伏庫尔斯基找了半天，无疑是有要紧的事情。他来到店里，伏庫尔斯基却在派人把一只薩克森瓷的大花瓶送給那个演員罗西以后，剛剛离开了鋪子。他跑到寓所里，伏庫尔斯基却为了买花，上巴尔德那里去了。那老犹太人决定无論如何要赶上他，虽說老大不愿意，也还是喚了一輛出租馬車，但馬車夫索价四十分尼，許朗格包姆却只出一个兹罗提和八个分尼，等到他們講好价錢（一个兹罗提和八个分尼）赶到巴尔德时，伏庫尔斯基已經离开了。

“他到底上哪儿去，您不知道嗎？”許朗格包姆問那个花匠，

那人在用一把弯刀把从树上所有最鲜艳的花朵一起割下来。

“我哪知道？也許是上戏院去了，”那花匠回答說，看他那副神气好象想用那把弯刀割破許朗格包姆的喉嚨似的。

那犹太人也疑心他真的会这样作，就尽快地走出那暖花房，象一块被彈弓彈出的石头那样直奔那輛出租馬車。可是那馬車夫（显然已經跟那个杀气騰騰的花匠有了协定）說明，除非乘客付給他这段路程四十分尼，另外还加上来的时候被克扣了的那两个分尼，他說什么也不再送他去。

許朗格包姆感到心里一陣軟，他正想下车，要不然就喚警察的时候，忽然想起現在在这信奉基督教的世界上，大家对犹太人是多么憤恨，多么不公道，所以也就接受了那不要臉的馬車夫的一切条件，坐車子上戏院去。他一路叹息着，呻吟着。

在那里，起先他不知道跟誰談，后来是人家不愿意跟他談，最后他才弄明白伏庫尔斯基剛剛到过那里，不过一会儿以后就到烏雅茨多夫斯基路去了。大門口还可以听見他坐的那輛馬車的轔轔声……

許朗格包姆垂下了双手。他徒步回到伏庫尔斯基的店里，他反反复复地咒駡他的儿子，因为儿子的名字叫亨利克，穿常礼服，吃禁食的东西；最后还駡他到伊克納西先生那里去向他訴苦。

“伏庫尔斯基先生干的什么好事呀！”他用哭丧的声音說。“我有一笔交易，他可以在五天內从中賺三百卢布。那样我也可以賺乜百把卢布。現在他却在城里乱跑，而我光在出租馬車上就花了两个茲罗提和二十分尼。唉，那些出租馬車的馬車夫是什么样的强盜呀！”

当然，伊克納西先生全权委托許朗格包姆做那笔交易，他不但把花在出租馬車上的錢还他，而且还自己掏腰包雇車子把他送到爱厄克妥拉納街，这深深地感动了那老犹太人，所以他走的时候不再对他儿子咒駡，甚至还請他在犹太安息日[1]去吃飯。

”不管怎样，”惹契茨基对自己說，“进戏院是一件蠢事，尤其糟的是那么一来，斯达史对买卖不聞不問了……”

另一次，那个到处受尊重的律师，侯爵的好帮手，整个貴族阶級的法律顧問，赶到店里来，要請伏庫尔斯基去参加一个在晚上召开的会議。伊克納西先生不知道怎样給那位显要人物讓座；对人家向他的斯达史所表示的敬意，也不知道应該怎样欢喜。可是斯达史对那荣誉的邀請不但絲毫无动于中，而且还干脆拒絕，这甚至使律师有点不快，他馬上站起来，冷淡地告辞了。

“你为什么不接受邀請呢？”伊克納西先生失望地問。

“因为今天我得要上戏院去。”伏庫尔斯基回答。

就在同一天，那出納員奥勃曼在晚上七点鐘左右来找惹契茨基，要求他結算当天的帳目，惹契茨基感到毛发悚然了。

“八点鐘以后……八点鐘以后，”伊克納西先生回答他。“現在沒有时間。”

”可是八点鐘以后我就沒有时間了，”奥勃曼回答道。

“怎么？……这是什么意思？……”

“是呀，因为我得在七点半鐘跟我們东家到戏院里去，”奥

[1] 犹太教的安息日是在星期六。

勒曼粗声粗气地說，还輕輕地聳着肩膀。

在那同时，齐巴先生笑眯眯地来了，他是来告别的。

“您这就离开鋪子嗎，齐巴先生？……六点三刻？”伊克納西先生把眼睛睁得老大，惊訝地問。

“我給罗西送花去，”齐巴先生露出更亲切的微笑，彬彬有礼地回答。

惹契夾基用双手抱住脑袋。

“你們进戏院都进昏了！”他叫着。“也許还要把我带到那里去？……哼，对我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因为預感到哪一天天气好，伏庫尔斯基也会来引他走入歧路，伊克納西先生就編排好一套話，他不但要說明自己决沒有意思去看那意大利人，而且还拿定主意，要用这几句話去責备斯达史：

“安分点吧……那些愚蠢行为沒有什么意思！……”等等。

可是伏庫尔斯基对各种劝导不屑一顧，有一次他在六点鐘左右到了店里，向那个在忙着算帳的惹契夾基走过去，簡簡单单地說：

“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罗西上演馬克白斯，[1] 請你坐正厅的第一排（这里是你的入場券），第三幕以后，請把这本紀念册献給他。”

他絲毫不拘礼节，甚至也沒有别的說明，就把一本印着华沙风景照片和华沙女人相片的紀念册交給了伊克納西先生，它大約值五十卢布。

---

[1] 莎士比亚的剧本。

伊克納西先生感到受了极大的委屈。他站起身来，皺着眉头，正想張嘴痛快地大駡一頓，哪知伏庫尔斯基已經离开了鋪子，連望也沒有望他一下。

为了不給斯达史找麻煩，伊克納西先生当然只好进戏院了。

伊克納西先生在戏院里碰到一系列意外的事情。

起先，他爬上通向楼座的楼梯，在他过去美好的日子里，他一直是在楼座上看戏的。后来戏院的服务員提醒他，說他拿的是正厅第一排的票子，他一面說，一面望着他，那目光分明表示，在戏院的下层管理人員看来，惹契茨基先生那件深綠色的礼服、那本夹在腋下的紀念册，就連那副拿破侖式的面相都是相当令人怀疑的。

伊克納西先生难为情地下了楼梯，往休息室走去，他把那本紀念册按在胸前，向所有从他身边荣幸地走过的貴妇人鞠躬。这种华沙人所沒有看惯的礼貌已經在休息室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人們开始打听他是誰，尽管沒有人認得他，每个人却还是一眼就看出，伊克納西先生的那頂大礼帽至少戴了有十年之久，領带稍微新一点，那件深綠色的礼服和那条方格子褲子年代还要久远。大家都認为他是个外国人；可是当他問一个服务員，到正厅怎么走的时候，大家都哄堂大笑了。

“一定是从沃倫来的一个土乡紳，”那些高貴的大人先生說。

“可是他腋下夹着什么东西呢？”

“也許是一包吃的，或是一个气墊子。”

伊克納西在众人嘲笑下，畏畏縮縮，冷汗直流，最后总算

到了正厅的座位上。七点鐘剛过，看客們才开始来，偶尔有一个人走进正厅，連帽子也不脱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包厢都空着，只有楼厢上黑压压一片人，可是楼座上已經有人在互相对駡，并且要喚警察了。

“照我看演出会很生动的，”那不幸的伊克納西先生淡淡地微笑一下，咕嚕着在第一排坐下。

起初他只望着幕幔上右边的那个小洞，而且发誓不把視綫移开。可是隔了沒有几分鐘，他的激动消退了，他甚至变得那么兴奋，开始往四下里張望着。他覺得戏院又小又脏，当他开始默想着那些变化的时候，他才想起自己最后一次进戏院看多勃斯基在哈尔卡中的演出，差不多过了十六年了。

这时候，大厅里客滿了，那些坐在包厢里的漂亮女人的容貌使伊克納西先生十分振奋。老掌柜甚至拿出那小小的望远鏡，开始端詳着那些臉；可是这时候，他愁悶地发現人家也从楼座上，从正厅后排，而且甚至从包厢里盯着他望……当他开始凝神傾听时，他偶尔听到了几句象黃蜂那样嗡嗡地响着的話：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怪人呀？”

“一个外省人。”

“他究竟从哪里弄来那件华貴的大礼服呀？”

“您看見他表鏈上的那个小飾物嗎？眞丢人！”

“今天誰还剪那样的头发呢？”

伊克納西先生差一点把紀念册和大礼帽扔下，光着头从戏院里逃出去。幸亏他瞧見正厅第八排坐着一个認得的糖果厂老板，那个人离开他的座位，在向第一排走来，算是答复憲契茨基的問候。

"看在上帝仁慈的面上，菲弗克先生！"他滿头大汗地輕輕說，"您坐在我这座位上，把您的座位給我吧。"

"非常乐意，"那紅腮帮的老板大声回答。"您不欢喜这里嗎？……一个好透的座位呀！"

"好极了，不过我喜欢往后面坐……我覺得热。"

"那里也同样热，可是我可以坐到这里来。不过您这一包是什么东西呀？"

現在惹契茨基才想起了自己的职責。

"您明白嗎，亲爱的菲弗克先生，那……那是罗西的一个崇拜者……"

"啊，誰不崇拜罗西呢？"菲弗克回答。"我有馬克白斯的台詞，您要看嗎？"

"謝謝，您知道，那个崇拜者在我們店里买了一本値錢的紀念册，要我在第三幕以后把它献給罗西……"

"我乐意照办！"那胖胖的菲弗克叫着，就往惹契茨基的位子上挤。

伊克納西先生还得度过几分鐘难堪的場面。他必須从正厅第一排走出来，那些时髦人带着諷刺的微笑在打量他那件大禮服、那条領带和那件天鵝絨背心。接着他又必須到第八排坐下，在那里，人們固然不是諷刺地望着他的服装，但他却撞着坐在那里的貴妇們的膝盖。

"千万請您原諒，"他慚愧地說。"地方可是太窄了……"

"不，不，干嗎您要道歉？"有个貴妇回答他，伊克納西先生辨别不出她那画眼圈的眼睛里有埋怨他过錯的神情。可是他却感到那么迷惑，只要通过忏悔，能够把自己灵魂里那跟女人

相接触的污点洗干凈的話，他是乐于忏悔的。

他終于找到了位子，舒了口气。这里至少不再有人注意他了，一方面由于他是坐便宜的座位，另一方面因为戏院里太挤，戏也已經上演了。

起先他不关心那艺术家的表演，他在大厅里到处張望，立刻瞧見了伏庫尔斯基。他坐在第四排，眼睛根本不向罗西那里看，而是向依莎貝拉小姐、托馬斯先生和伯爵夫人所坐的那个包厢瞧。惹契茨基曾經見过几次受了催眠的人，在他看来，伏庫尔斯基那副神情仿佛是被那包厢催眠了似的。他一动不动地坐着，象个睜大眼睛在睡覚的人一样。

可是誰那么迷住了伏庫尔斯基呢？伊克納西先生不能想象。不过他发現了另一种情况：每逢罗西不在舞台上的时候依莎貝拉小姐就漠然地在大厅里到处張望，或者跟她姑母談話。可是当扮演馬克白斯的罗西登台时，她便用扇子遮住半边臉，看来好象要用她那不可思議的梦幻的眼睛把那演員吞下去似的。那把白羽毛扇子偶尔掉在她膝盖上，于是惹契茨基在依莎貝拉小姐臉上看出了催眠的神情，伏庫尔斯基臉上使他感到惊奇的也就是那种神情。

他又发現了許多别的情况。当依莎貝拉小姐那張漂亮面孔显得十分高兴的时候，伏庫尔斯基就用双手摸摸头頂。跟着就象根据一声号令那样，楼厢和楼座里发出了暴风雨似的掌声和震耳欲聾的喝彩："好呀，罗西，好呀！……"在那大合唱里面，伊克納西先生甚至仿佛听出那出納員奥勃曼的疲乏的声音，那出納員是第一个开始喝彩，最后一个停止的。

"該死！"他想，"敢情是伏庫尔斯基在指揮这些雇来的捧

場者嗎？"

可是他很快把那些不应該的怀疑驅除掉。罗西确实演得很精彩，大家都对他热烈鼓掌。最起劲的却是菲弗克先生。在那有重头戏的第三幕以后，那愉快的糖果厂老板根据协定把那本紀念册递給了罗西。

那偉大的悲剧演員甚至沒有对菲弗克点一下头；倒是朝依莎貝拉小姐坐的那个包厢的方向——也許只是朝那个方向，深深地鞠一个躬。

"幻想！幻想！"伊克納西先生在看完了最后一幕，离开戏院时这样想。"斯达史到底不可能那么傻呀！"

但是概括地說，伊克納西先生对自己看了那場戏是滿意的。他喜欢罗西的表演；有几幕，象刺杀邓肯王，或班柯精灵的出現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他完全入迷，还是当他看見馬克白斯跟人决斗的时候。

因此，他离开戏院的时候，覚得对伏庫尔斯基也无可責难；相反地，他甚至开始猜想亲爱的斯达史制造出这个向罗西献礼的喜剧，只是为了使他开心。

他想，"斯达史自己知道，我只能被迫去看那意大利演員……嗯，結果是好得很。那家伙演得好透了，我必須再去看他一次……"过了短短一会，他繼續往下想，"誰象斯达史那么有錢，誰都可以給演員送礼。固然我宁可看一个长得健美的女演員，但……我是另一个时代的人，人家甚至称我为波納帕特主义者，或浪漫主义者。"

他这么想着。但当他想起另一个他試图抑制的念头的时候，他喃喃地低声說：

“为什么斯达史向伯爵夫人、列茨基先生和列茨卡小姐坐的那个包厢那么古怪地望着呢？难道是……唉，胡說！……伏庫尔斯基本是聪明过人的，未必認为从中会有什么結果……小孩子都能一眼看出，那个一般說来是冷淡的小姐在怎样醉心着罗西……在那戏院里，当着上千人的面，她怎样望着他，有时甚至怎样忘掉了自己呀！不，那是个愚蠢行为。人家是有理由称我为浪漫主义者的。”

他又尽力去想别的事情。虽然夜深了，他甚至还走进一家飯店，那里有一个由小提琴、大鋼琴和豎琴所組成的乐队在演奏。他吃了一份烤肉、馬鈴薯和卷心菜，喝了一大杯啤酒，接着喝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甚至喝到第七杯……他覚得那么舒服，竟扔了两个四十分的銀币在碟子里給那个彈豎琴的女人，而且开始哼着曲子。那以后他想起自己必須无条件地，是呀，完全无条件地把自己介紹給那四个在旁边桌上吃腌肉和豌豆的德国人。

“为什么我該向他們作自我介紹呢？……他們尽可以向我作自我介紹呀，”伊克納西先生想。

这时，他已摆脱不开那样的念头：那四位先生必須向他作自我介紹，把他当作較年长的人，当作前匈牙利步兵的軍官，那支步兵曾經狠狠地打击过德国人。当那个由小提琴、豎琴和大鋼琴組成的音乐队演奏着……馬賽进行曲的时候，他甚至喊了女堂倌，要差她去找那四个在吃腌肉的先生。

伊克納西先生回忆起匈牙利、步兵、奥古斯特·卡茲，他感到泪水模糊了眼睛，看来立刻就会掉下来，便从桌上抓起那頂普法战爭以前很时兴的大礼帽，扔下一个卢布，从飯店里跑

出来了。

当街上的新鮮空气向他吹来的时候，他倚在一盞煤气路灯旁边，自言自語地說：

“見鬼，难道我把自己灌醉了嗎？呸！喝了七大杯。”

他在回家的路上尽可能不走得东搖西歪，到現在他才相信华沙的人行道是多么不平整：他常常要歪到人家的墻壁上或是馬路上去。后来，为了使自己相信自己的神志还完全清楚，他开始数着天空里的星斗。

“一……二……三……七……七……七，那是什么？……啊，七杯啤酒……难道我眞的喝了那么多？……斯达史为什么把我送进戏院呀？”

他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的家，并且立刻找着了門鈴。可是，在他按了七次門鈴找看房人以后，他感覚有必要在大門和墻壁之間的那个角落里靠一靠，同时决定計算过了几分鐘門房才給他开門（这一点并沒有必要，只是好玩罢了）。为了計算，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只带秒針的表，一看知道已經是一点半鐘了。

“这下流的門房！”他咕嚕着。“我得六点鐘起床，可他到一点半还把我留在街上……”

幸亏門房正好开了大門，伊克納西先生跨着稳定的步子——甚至跨着十分稳定的，簡直是异乎寻常稳定的步子——穿过整条甬道。他覚得那頂大禮帽戴得有点歪，就是一点点罢了。接着，在他毫无困难地找到了房門以后，他試了好几次，想把鑰匙塞进鑰匙孔，却都沒有成功。他用手指摸到那鑰匙孔，鑰匙紧紧地捏在手里，尽管那样，还是塞不进去。

"我眞已經……"

就在那一刻,門开了,他那只独眼的鬈毛狗伊耳,沒有从它的窩里爬起来,就高声吠着:

"汪!……汪!……"

"安靜点,你这条下賤的野狗!"伊克納西先生嘀咕地駡着。他沒有点灯就脫了衣服,睡上床去。

他做了些恶梦。他梦見自己仍然在戏院里,看見伏庫尔斯基睜大着眼睛在凝視一个包厢。那包厢里坐着伯爵夫人、列茨基先生和依莎貝拉小姐。惹契茨基仿佛覺得伏庫尔斯基在凝視着依莎貝拉小姐。

"不可能!"他咕嚕着。"斯达史不至于那么儍呀……"

那时候(全都在梦中),依莎貝拉小姐站了起来,离开了包厢,伏庫尔斯基跟在她后面,仍然象受了催眠似地凝視着她。依莎貝拉小姐走出戏院,跨过广場,敏捷地登上市政厅的塔楼,伏庫尔斯基跟在她后面,仍然不放松地象梦游者那样呆望着她。之后,依莎貝拉小姐象鳥儿似地从市政厅塔楼的行廊上凌空而起,飞过戏院的建筑物,伏庫尔斯基想跟着她飞,但却从十层楼那么高的地方栽了下去……

"主呀!瑪丽亚!"惹契茨基嚷了一声,在床上坐了起来。

"汪!……汪!……"梦中听到了伊耳的吠声。

"嗯,我明白啦,我是完全喝醉了,"伊克納西先生悻悻地說着,又重新躺下,他不耐煩地把身上盖的那床被子往头上拉。

他睜着眼睛躺了几分鐘。他又覺得仿佛是在戏院里,正当第三幕結束,在老板菲弗克要把那本印着华沙风景和华沙

美女的紀念册献給罗西的那一瞬間。伊克納西先生睜大眼睛望着(非弗克擋住他視綫),使他十分吃惊的是,他看見卑鄙的非弗克不是把那本值錢的紀念册,而是把一个用紙包着、随随便便用繩子扎着的小包包递給那意大利人。

伊克納西先生又看見了更糟糕的事。那意大利人譏刺地微笑了一下,解开繩子,打开包着的紙,当着依莎貝拉小姐、伏庫尔斯基、伯爵夫人和其他上千个观众的面,拿出一条黄土布褲子,褲脚管上还有套带,伊克納西先生在那有名的塞瓦斯托波尔战爭[1]时期所穿的就是这种褲子!……

为了完成这幕丑剧,那下流的非弗克咆哮着:"这是商人斯丹尼斯拉夫·伏庫尔斯基和他的經理伊克納西·惹契茨基的一件礼物!"整个戏院里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所有的眼睛和所有的食指都对准着正厅第八排和伊克納西先生坐的那張椅子。这不幸的人想抗議,可是他覺得自己的声音发不出来,他在过度的不幸中掉进了深渊里。他掉进茫无边际而又无法测探的虛无的海洋中,他将永远躺在那里面,无法向戏院的观众們解释,說那条褲脚管上带着套带的黄土布褲子是人家从他个人收集的紀念品里狡猾地偷走的。

經过那可怕的一夜,惹契茨基到六点三刻才醒来。他看看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不信也不行,毫无办法。他甚至相信,昨天喝得有点醉;其实輕度的头痛和全身筋骨疲乏无力也在証明这一点。

但所有这些小病的征候不如这一个可怕的症状使伊克納

---

[1] 这里指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

西先生吃惊，那就是他感到懒得进铺子！……更糟糕的是：他不但感到懒洋洋，而且甚至完全丧失了自尊心；因为他，惹契茨基不去跟那种游手好閑的本能作斗爭，而是找些理由，尽可能长久地逗留在自己的房間里，自己却并不因此而感到慚愧。

一忽儿他覚得伊耳似乎是病了，一忽儿覚得那支从来不用的双筒猎枪好象生了銹，以后又覚得那块挂在窗上的綠窗帘好象有点什么不对头，最后他发現茶太燙，他只好比平常喝得慢一些。

結果伊克納西先生迟到四十分鐘，他低着头溜进帳房間。在他看来，好象伙計們（仿佛給人为难似的，今天个个都准时到店！）都极度輕蔑地望着他那双眼圈发黑的眼睛、那土色的皮肤和那双微微发抖的手。

"他們还会認为我是沉湎在荒淫的生活里呢！"不幸的伊克納西先生叹了口气。

之后，他把帳簿拿出来，用笔尖蘸一下墨水，装得好象是在算帳。他相信自己一身啤酒气味，象是人家从地窖里扔出来的一只旧桶，同时非常認眞地考虑，犯过一系列那么可耻的过失后，是否应当递上辞职書。

"我喝醉了酒……迟回家……起身得晚……迟到四十分鐘……"

这时克来因拿着一封信向他走来。

"信封上写着'最速件'，所以我把它拆开了，"那可怜的伙計說着，把信紙交給了惹契茨基。

伊克納西展开信紙念着：

愚蠢或下流的家伙！尽管給你那么許多善意的警告，你却仍旧买了那幢房子，它会葬送你那以极不正当的方式去掙得的財产……

伊克納西先生向最后一行瞥了一眼，可是看不見簽名：是封匿名信。他瞧一瞧信封，信是写給伏庫尔斯基的。

他往下念：

是什么样的險恶的命运使你跟某一个貴族夫人作了对头？你差点儿杀死了她的丈夫，今天你又想搶夺她的房子，她那亲爱的女儿是死在那里的！你为什么那样做呢？如果事实相符的話，为什么你竟付出九万卢布去买一幢連六万都値不上的房子呢？这是你那阴險的灵魂里的秘密，但是总有一天上帝会揭露它，正直的人們将痛斥它。

时間还不晚，你考虑考虑吧。不要毁灭你的灵魂，你的財产，不要破坏一个高尙女人的安宁，今天，她对失掉的女儿感到无比的悲痛，她唯一的快乐在于能够逗留在她那不幸的女儿在里面断气的那个房間里。你反省一下吧，我恳求你。

一个对你一片好心的女人……

伊克納西先生念完了信，搖了搖头。

“我莫名其妙，”他說，“不过我非常怀疑这个女人的好心。”

克来因不安地往四周張望一下，看見沒有人在听他們談

話，就輕輕說：

“您知道嗎，据說我們老板要买列茨基家的房子，这所房子明天要被債权人拍卖了。”

“斯达史……就是……伏庫尔斯基先生要买一幢房子嗎？”

“是的，是的，”克来因点点头，加以証实。“可他不是自己出面，而是由老許朗格包姆出面……至少那房子里的人都这么說，因为我也住在那里。”

“出九万卢布？”

“是呀。不过，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也打算出六万卢布买那幢房子，我認为这封潦草的匿名信一定是她写的，因为她是个魔鬼那样的婆娘。”

一个想买雨伞的顧客把克来因引开了。一些怪念头开始从伊克納西先生脑子里掠过。

他想，“如果我偸懒了一个晚上，就在店里引起这么多的混乱，那么斯达史在营业中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呢？目前他已經把整天和整星期都浪費在意大利的戏剧上了。……”

不过他立刻肯定地認为店里沒有因为他的过失发生重大的混乱，生意一般做得非常好。甚至伏庫尔斯基自己也沒有玩忽企业經营人的职責，尽管他有那些怪行为。

“可是他干么讓九万卢布呆擱上呢？列茨基那家人在这里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是……唉！斯达史不至于那么傻呀。”

虽說这样，想起买房子，他还是感到不安。

“我要問問亨利克·許朗格包姆，”他說着从写字台旁边站起来。

在布匹部，那个子矮小駝背的許朗格包姆霎着紅眼皮，不安地向四周望着，照常在梯子上爬上爬下，或者在一捆捆的細布后面不見了。他对自己那种无事忙已經很习慣了，就説沒有顧客在，他也还是不断地把一捆細布拿出来，把它摊开，折迭起来，再放回到原来的地方。

許朗格包姆看見了伊克納西先生，就把他那无所謂的工作放下，擦掉額上的汗。

“重呀，是嗎？……”他說。

“店里明明沒有顧客，您干么倒在改装这捞什子的东西呢？”惹契茨基問。

“我要不这么干，东西摆在哪里我会忘記的。我的关节也会生銹。我总算已經这么搞慣了。您对我有什么吩咐嗎？”

惹契茨基弄得非常尴尬。

“不……我只想看看您这里的情况，”伊克納西先生回答說。他臉孔紅得达到了他目前年龄所可能的程度。

“他是不是已經在怀疑我，已經在观察我呢？”这念头閃电般地从許朗格包姆的脑子里掠过。他生气了。“是呀，父亲說得不錯。現在大家都在迫害犹太人了。过不了多久，我就只好把留起来的辮发松开，戴上那頂无檐便帽了。”

“这个人知道一点！”惹契茨基想，一边大声地說：

“据說……据說，明天令尊要买一幢房子……列茨基先生的房子？”

“我一点也不知道，”許朗格包姆一面回答，一面移开了視綫。可是他暗地里往下想：

“我父亲替伏庫尔斯基买一幢房子，人家却一定在想，在

說：你們看，又有一个犹太人，一个高利貸者把一个天主教徒和高貴的紳士毁了。"

"事情他知道，只是他不愿說罢了，"惹契茨基想。"他是个犹太人，沒办法……"

他还停留了一会，許朗格包姆認为那是对他的繼續怀疑，繼續观察；接着他叹了口气，回到帳房間去了。

"斯达史对犹太人的信任超过对我的信任，这是可怕的。究竟他买房子有什么用呢，他干么跟列茨基一家人交往呢？也許他根本就不买那房子？也許那只是謠傳……"

他一想到伏庫尔斯基会把那九万卢布呆擱起来，就会整天不想别的事情，就感到害怕。有时候他想向伏庫尔斯基打听这回事，可是他沒有勇气。

他对自己說，"目前斯达史只跟紳士們交往 只信任犹太人了。你老惹契茨基对他有什么用！"

于是他决定明天上拍卖場去看看是否老許朗格包姆眞正买下列茨基的房子，是否象克来因所說的那样，把价錢一直抬高到九万卢布。果眞是那样，那就表示其他的說法也都与事实相符了。

下午，伏庫尔斯基跑到鋪子里找惹契茨基談話，他問起那晚上看戏的事，問他为什么从正厅第一排溜走，讓菲弗克把那本紀念册递給罗西。可是伊克納西先生憋着一肚子冤气，对自己所喜欢的斯达史又感到那么怀疑，只皺起眉头粗声粗气地回答他几句。

那样伏庫尔斯基也就一声不响，心里悶悶不乐地离开了鋪子。

他想，"所有的人都避开我，連伊克納西也这样！……可是你会为这件事报答我的！……"他已經走到街上，还这么想着，一面朝烏雅茨多夫斯基路的那个方向望望。

伏庫尔斯基离开了鋪子以后，惹契茨基仔細地問那些伙計，房子拍卖是在哪个拍卖場，在几点鐘举行。之后，他請求李希茨基在明天早上十点鐘到下午两点鐘之間替他管一下帳；自己就加倍勤勉地連忙算起帳来。他机械地（虽然沒有差錯）把那些象新世界街那么长的一行行数目字加起来。到休息的时候，他想：

"今天我浪費了几乎一个鐘头的时間，明天我偷五个鐘头左右的懶，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斯达史对許朗格包姆比对我更信任……他干么需要一幢房子呢？見鬼，为什么他跟列茨基那破产者来往呢？他怎么想起跑去看意大利人的演出，而且还給罗西那流氓送了值錢的礼物呢？"

他在写字台旁边一直坐到六点鐘，沒有从帳簿上抬起头来，他那么专心地工作，因此这一天沒有到錢柜那里去收錢，而且对那些象大蜜蜂在蜂窩里涌来涌去、哄哄鬧鬧的顧客，旣沒有看見也听不見了。他也沒有注意鋪子里来了个不速之客，伙計們都在欢呼迎接他，跟他响亮地接吻。

等到那客人站在他前面，对着他耳朵边叫了一声"伊克納西先生，我来啦！……"的时候，惹契茨基才抬起头，皺起眉头，眨眨眼睛，看出了那是麦拉歇夫斯基。

"啊，是你？……"伊克納西先生望着那年輕的时髦人問，那人站在他前面，他給太阳晒黑了，身体长高了，但首先是长得更胖了。

“怎么，过得好嗎？……有什么新聞沒有？”伊克納西先生繼續說，向他伸过手去。“政治局面怎么样？”

“毫无新情况，”麦拉歇夫斯基回答道。“柏林会議尽了它的力，奥国人得到了波希尼亚。”

“好啦，好啦……您在开玩笑！关于那年青的拿破侖有消息沒有？”

“他在英国軍官学校里念書，听說愛上了一个女伶。”

“一下就愛上了！”伊克納西先生譏諷地重复了一遍。“他眞不回法国嗎？您过得好嗎？您怎么到这里来的？喂，請您說快一些，”惹契茨基打趣地叫着，拍拍他的肩膀。“您是什么时候来的？”

“唉，說来話长！”麦拉歇夫斯基回答着，一屁股坐在一張靠椅上。“我是今天十一点鐘跟苏辛一同来的。一点鐘到三点鐘在伏庫尔斯基那里，三点鐘以后我到我母亲那里去了一会，以后到斯塔夫斯卡太太那里……一个雍容华貴的女人，不是嗎？”

“斯塔夫斯卡？……斯塔夫斯卡……”惹契茨基擦着額头，竭力想記起来。

“您是認識她的。那个漂亮女人同她的小女儿……当时您那么喜欢她……”

“啊，那个！……我知道……不是我喜欢她，”惹契茨基叹口气，“我只認为对斯达史来說，那是个理想的妻子。”

“您是个好心人，”麦拉歇夫斯基大笑了起来。“可她出嫁了……”

“出嫁了？”

“当然。說起来是个响亮的名字。她的丈夫，那可怜人在四年前逃到外国去了，因为他有打死一个人的嫌疑……”

“啊，我記起了！……原来就是他？……如果已經証实他无辜的話，那他为什么不回来呢？”

“他当然是无辜的，”麦拉歇夫斯基往下說。“不过自从他逃往美洲就杳无消息了。那可怜人一定在什么地方完蛋了。那女人現在既不是小姐也不是寡妇。可怕的命运呀！只得靠刺綉、彈鋼琴和教英語維持整个家庭……整天操劳得象一头牛，而且还沒有丈夫……那女人值得怜惜！伊克納西先生，我跟您，伊克納西先生，不会把貞洁保持得那么久吧，是嗎？……唉，这老瘋子！……”

“誰是瘋子？”惹契茨基問道，对談話中的突然轉变感到意外。

“不是伏庫尔斯基是誰！”麦拉歇夫斯基回答。“苏辛要到巴黎去，无論如何要拖他一道走，因为他必須在那里購进一大批什么貨色。我們老板可用不着花一个分尼的路費，还过着王侯那样的生活，因为苏辛离他妻子越远，他就显得越慷慨。喝！再說他还可以賺进万把卢布哩。”

“斯达史……那就是我們老板可以賺到一万卢布嗎？”惹契茨基問。

“当然啦。但要是他已經变得那么愚蠢，那有什么办法呢……”

“喂，喂……麦拉歇夫斯基先生！”伊克納西先生訓斥他。

“我敢发誓，他已經变愚蠢了。我是知道的，他想去参观博覽会，而且很快就……”

"是呀。"

"他跟苏辛一道走不是更好嗎？什么錢也不花，还能賺它一大笔！……苏辛求他求了两个鐘头：'跟我一道走吧，斯丹尼斯拉夫·别特洛夫維奇！'他又恳求，又发誓，全沒有用。伏庫尔斯基始終不同意！他說，他在这里有些什么交易。"

"嗯，是有的，"惹契茨基插嘴說。

"是呀，是有的，"麦拉歇夫斯基学他說。"对他来說，不惹苏辛生气是天字第一号的事；这个人帮助他发过一大笔財，今天又給他一笔巨大的信貸，而且时常告訴我，說在斯丹尼斯拉夫·别特洛夫維奇还沒有起碼的一百万卢布可以为自己生息以前，他安不下心来。他竟想拒絕为那么一个朋友效一点劳，况且报酬还是非常好的！"麦拉歇夫斯基生起气来。

伊克納西先生張嘴正想說話，又馬上咬着自己的嘴唇。这时他差一点把伏庫尔斯基买了列茨基先生的房子、給罗西送了重礼的事說漏了嘴。

克来因和李希茨基向写字台走来。麦拉歇夫斯基看見他們閑着，开始找他們談話，伊克納西先生就又跟他那本帳簿单独在一起了。

"眞正不幸！"他想。"斯达史为什么不免費去一趟巴黎，还惹得苏辛生气呢？到底是什么恶魔把他跟列茨基一家人捆在一起的……难道是？……唉！他不至于那么傻呀！……不，用不着多說，这趟旅行和一万卢布很可惜……天呀，人眞是怎么在改变呀……"

他低下头，用手指在帳頁上从上往下从下往上地指划着，把一行行数目字加起来，它們象新世界街和克拉科夫郊区加

在一起那么长。他没有差錯地作着加法，甚至兀自低声地哼着曲子，但同时他也想，他的斯达史已經走上了危險的歧途了。

“那是毫无办法的，”一个藏在灵魂深处的声音对他輕輕說，“那是毫无办法的！斯达史已經牽涉到了一場大风波里……一定是牽涉到了政治性的风波里……象他那样的一个人不至于为一个女人发那样的瘋，就說是那个小姐吧……唉，見鬼，我算錯了！他放弃、他拒絕一万卢布，他，这个八年前必須按月向我借十个卢布，才能象个最可怜的叫花子那样地糊口的人……現在却把一万卢布扔在粪堆里，把九万投在一幢房子上，而且給戏子送价值在五十卢布以上的禮物……天曉得，我什么也搞不懂！而且那是一个实証主义者，一个眞正有思維能力的人。人家称我是个老浪漫主义者，可是我不干那种愚蠢行为。不过，如果他走进了政治圈子里……”

他的时間在沉思中过去了，一直到鋪子打烊。他有点头痛，就到新斯維亚特区去散散步，一回家，就提前睡覚了。

他对自己說：“明天我总要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許朗格包姆买下列茨基的房子，付出九万卢布的話，那就是說，斯达史确实是叫他出面，这样一来，斯达史是不可救葯了……也許，斯达史根本不会买那幢房子。这一切都不过是些謠言吧？”

他睡着了，梦中看見依莎貝拉小姐在一所大房子的窗子里；他自己站在街上，旁边站着伏庫尔斯基，想赶到她那里去。伊克納西先生用尽全力拉住他，紧張得滿身是汗，但那是白費力气：伏庫尔斯基掙脫他，消失在大門里了。

“斯达史，回来呀！”当伊克納西先生看見那房子开始搖搖欲墜的时候，他狂呼着。

房子坍了下来。依莎貝拉小姐带着微笑，象鳥儿似地飞出来，但是伏庫尔斯基却看不見了……

“也許他跑到了天井里，逃出了性命？”伊克納西先生想。他醒过来，心跳得厉害。

第二天，伊克納西先生在六点以前几分鐘醒来；他記起列茨基的房子就在今天要被拍卖，他要去看那出戏，便象彈簧那样从床上跳了起来。他光着脚跑到大洗臉盆那里，用冷水潑着身子，一面望着瘦得象棍棒那样的两腿，悻悻地說：

“我好象稍微胖了点。”

今天，伊克納西先生在那复杂的盥洗过程中把水弄得嘩嘩直响，把伊耳也鬧醒了。那条肮脏的鬈毛狗睁开那只独眼，大概发現主人今天特別兴奋，从箱子上跳到地板上。它伸懶腰，打呵欠，把一条腿子往后伸，接着伸了伸另一条，然后在窗前坐了一小会，窗外可以听見一只被宰的母鷄在撕裂人心地号叫。最后，它看出根本沒有什么事情发生，便回到窩里去了。由于那虛假的警报，它迁怒到伊克納西先生身上，拿背脊朝着他，掉过鼻子和尾巴去朝着墙壁，好象想对他說：

“我宁可不看你那个瘦样子！”

惹契茨基馬上穿好衣服，很快地喝着茶，既不注意那把茶炊，也不注意那个送茶炊来的仆人。接着他跑到門还关着的店里去，算了三个鐘头帳，他一点也不注意顧客，以及伙計們的談話，到十点正，他对李希茨基說：

“李希茨基先生，我两点鐘回来。”

“这世界毁啦！”李希茨基喃喃地說。“如果窩囊廢在这个时候进城，那一定是出了非常特别的事情。”

当伊克納西先生站在店門前的人行道上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良心有愧。

“我究竟在大惊小怪些什么呢？”他想。“拍卖跟我有什么关系，哪怕是宮殿的拍卖？”

他犹豫着，考虑着：上拍卖場去，还是回店里？正在这时候，他看見一輛出租馬車駛过身边，馬車上有个瘦长身材、样子可怜、穿黑衣服的貴妇。那貴妇正巧朝着鋪子望，惹契茨基从她那深陷的眼睛里和那微微发青的嘴唇上看出她那极端憎恨的表情。

“糟透了，那是男爵夫人克惹楚夫斯卡呀，”伊克納西先生嘟噥着說。“她当然是去参加拍卖的！这下有一場风波了！”

虽說这样，他还是在怀疑。“誰知道男爵夫人是不是到拍卖場去的；也許这一切都只是些謠言？……值得考察一下，”伊克納西先生想着，把經理和最老的伙計的职責都忘掉了，跟在那輛出租馬車后面走去。那些发育不好的馬在前面那么慢吞吞地拖着，伊克納西先生倒能够一路目送着那輛車子，一直到西格蒙圓柱那里。到那里，那出租馬車向左拐弯，惹契茨基却在想：

“那妖婆当然是上米奥多娃街。要是她騎在扫帚上到那里去，她会少花几个吧。”[1]

伊克納西先生穿过列茲拉家的院子（这使他想起最近的

[1] 一般童話中都說妖婆經常騎着扫帚来来去去。

鬧酒），再沿申拿吐尔斯卡街，到了米奥多娃街。半路上他順便看了看諾維茨基的茶店，向那老板道了好，就又兀自嘟嚷着赶快往前跑：

"如果他在这个时候看見我在街上走，他会怎么想呢？……他当然要認为我是个不堪設想的經理，不坐在店里，却到城里閑逛……什么样的命运呀！"

在到拍卖場去的剩下的那段路上，伊克納西先生受到良心的譴責。良心变成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留着胡子，穿着一件黃色的綢罩衫和同样的綢褲子，仁慈地同时譏諷地望着他的眼睛說：

"請您告訴我，惹契茨基先生，哪里看見过規規矩矩的商人在这个时候到城里蹓躂？您这个商人，跟我这个跳芭蕾舞的人一模一样。"

伊克納西先生覺得自己一句也不能回答那严厉的审判官。他臉紅，冒汗，已經想回去算他的帳了（当然是在諾維茨基能看見他的情况下），这时他突然看見前面那旧日的帕司宫，現在的法院大厦。

"拍卖就在那里举行！"伊克納西先生說，把自己的顧慮也忘掉了。那留着胡子、穿黃色綢罩衫的巨人在他眼前象朝霧那样消散了。

現在，伊克納西先生在到处張望，他首先看見通向法院大厦的一对大門和两个入口。接着看見一群臉容严肃、穿着黑衣的犹太人。伊克納西先生不知道該往哪里走，不过他向那道前面犹太人站得最多的門走去；他猜想拍卖是会在那里举行的。

就在这时，一輛私人馬車駛到了法院大厦前面，里面坐着

列茨基先生。伊克納西先生不能不对那撮漂亮的灰色八字胡肃然起敬，不能不对他那詼諧感到欽佩。因为列茨基先生看来不象个房子被拍卖的破产者，而象个百万富翁，乘着車子到公証人那里去接受十万卢布那么一个微不足道的数目。

列茨基先生一本正經地走下馬車，跨着洋洋得意的步伐向法院的門走去，这时候，有个紳士从对街向他跑来，看样子是个懒汉，原来却是个律师。經过了很簡单的、甚至是随随便便的寒暄以后，列茨基先生問那紳士說：

“怎样？什么时候拍卖？”

“在一小时后……也許还稍晚一点，”那紳士回答。

“請您想象一下，”列茨基先生慈爱地微笑着說，“我的一个熟人在一个星期前卖一所房子得了二十万，那房子他才花十五万。我那幢房子旣然花了我十万，按同样的比例我应該得十二万五千。”

“唔！唔！”律师咕嚕着。

“您以为这可笑，”列茨基先生接下去說，“您不相信預兆和做梦，可我今天梦見我那所房子以十二万五千脫手。我在拍卖前告訴了您这番話，請您記牢。在两三个鐘头后您就会相信不該取笑做梦了。天地間有些事情……”

“唔！唔！”那律师回答，两个人走进了大厦的第一道門。

“謝天謝地！”伊克納西先生想。“如果列茨基卖他那幢房子得了十二万五千，那就表示斯达史不会为它付出九万卢布！”

忽然有人輕輕地碰了碰他的肩膀。伊克納西先生回头一看，原来是老許朗格包姆。

“您也許是在找我吧？”那年迈的犹太人目光銳利地望着

他的眼睛，問道。

“不，不，”伊克納西先生慌張地回答。

“您完全沒有事情找我嗎？”許朗格包姆重复地說，眨巴着紅眼皮。

“沒有，沒有。”

“好！”許朗格包姆嘟囔一句，就又回到他那些教友那里去了。

伊克納西先生覺得渾身一陣冷：許朗格包姆的在場又使他起了另一个怀疑。为了驅散它，伊克納西先生向那个站在門口的門房打听拍卖在哪里举行。門房給他指指楼梯。

伊克納西先生赶到楼上，闖进一个大厅。在那里，他碰到許多犹太教徒，他們聚精会神地在傾听演講。惹契茨基想，此刻檢察长在发言，內容是有关一件巨騙的案子。大厅里空气渾浊，檢察长講話的声音被那些經过的出租馬車的轔轔声抑低了一点。法官們看来象在睡覚，律师在打呵欠，那被告摆着一副面孔，好象要对最高法院的审判耍手段似的，犹太教徒們同情地望着他，他們注意地傾听着控訴。每次听見比較厉害的譴責，就有几个人皺着眉，发出嘘声：“唉，哎喲！”

伊克納西先生离开那大厅：他不是为打官司到这里来的。

到了走廊里，伊克納西先生打算上二层楼；这时候，从楼上下来的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由一个男人陪着，从他身边走过，那人看来象个苦悶的古希腊語教师，但他倒是个律师，戴在那件破烂不堪的大礼服衣襟上的一个銀質徽章証明这一点；那公正主持者的一条灰色褲子在膝盖那里縐得那么厉害，倒象它的所有者不是为当事人辯护，而是一直跪在西

密斯❶女神前面，祈求她施恩似的。

“如果还要一个鐘头才拍卖的話，”克惹楚夫斯卡太太在叫苦，“那現在我到卡普栖❷教堂去一下。您以为怎样？……”

“我認为您去拜訪卡普栖教堂对拍卖的結果是不会有影响的，”律师厌倦地回答說。

“如果律师先生眞正愿意的話……如果律师先生能張罗一下……”

那穿破褲子的律师神經紧張地揮着手：

“啊，太太，”他說，“在这件拍卖的事情上，我已經費了那么多力气，今天我至少应当休息休息了。此外，在两三分鐘后，法庭还指定我为一件謀杀案辯护。您看見那些漂亮的貴妇人嗎？她們都是来听我的辯护的。一場轟动的官司呀！”

“这么您扔下我不管啦，律师先生？”男爵夫人大叫起来。

“不，我还是要出庭的……我会到大厅里去的，”律师打断她的話，“我去参加拍卖，請您至少讓我有几分鐘时間想想我那个杀人犯。”

他跑进一道开着的門，同时請求看門人别讓人进去。

“天呀！”男爵夫人叫道，“一个卑賤的杀人犯有个辯护者，可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可怜女人却找不到一个为她的荣誉、她的安宁和她的財产說話的人……”

伊克納西先生不愿当那个辯护者，他匆匆忙忙地逃下楼，一路撞着那些年輕漂亮的女人，她們是被那場人所共知的杀

❶ 希腊神話中的正义女神。

❷ 天主教的僧团，圣芳济派的分支。

人官司吸引来的。这比看戏有趣得多了；法庭上的悲剧演員即使沒有比职业演員演得好，也一定演得比較逼眞。

楼梯上仍然傳来克惹楚夫斯卡太太的悲叹声，和那些年輕漂亮女人的哄笑声，她們赶来看杀人犯、血染的衣服、杀人犯用来砍死那犧牲者的斧头，和流着汗的法官們。伊克納西先生逃出前室，一直逃到对街上。他在卡必吐納街和米奧多娃街街角上跑进一家糖果店，躲在一个那么暗的角落里，即使克惹楚夫斯卡太太本人也認不出他来。

他要了一杯加凝乳的巧克力，躲在一張破报紙后面，他看見小室中还有另一个暗暗的角落，那里坐着一个相貌堂堂的紳士和一个駝背的犹太人。伊克納西先生認为那个相貌堂堂的紳士至少是个伯爵，是烏克兰的大地主，那犹太人却一定是他的秘書；他細听那两人的談話。

"先生，"那駝背的犹太人說，"华沙沒有人認得您，要不是这样，干这件事我連十个卢布也不会給您。可是您却賺了二十五……"

"可是我要在那气悶的大厅里站上一个鐘头！"那紳士悻悻地回答他。

"那是眞的，"犹太人回答，"在我們这种年紀，站是吃力的，可是錢确实也不会自己掉下来……如果別人知道您先生愿意出八万卢布买一幢房子的話，那您够多么体面？"

"我沒意見。可是二十五个卢布要付現款……"

"万万办不到！"犹太人回答。"您先生收下五个卢布，那二十个拿去替那个不幸的庫柏曼还債，这两年来他連您的一个分尼也看不見，虽然法院早已判决償还他。"

那仪表堂堂的紳士用手拍一下大理石桌子，就想走了。但是那駝背的犹太人抓住他的上衣角，把他按到椅子上，說他愿拿出六个卢布的現款。

經过了十分鐘的爭执，双方同意八个卢布，其中七个在拍卖后付清，可是一个卢布要当場付現。那犹太人还想坚持自己的意見，但那仪表堂堂的紳士提出一个有力的証据打消了他的怀疑：

“見鬼，茶帳和蛋糕帳我还是得付的！”

那犹太人叹一口气，从油膩膩的錢包里拿出一張烂鈔票，把它抹抹平，放在大理石桌上。然后他站起来，懶洋洋地离开那个阴暗的房間；伊克納西先生認出他就是老許朗格包姆。

他連忙把巧克力喝完，从糖果店里逃到了街上。現在他对拍卖是厌恶透了，他想不管怎么样总得消磨掉多余的时間。他看見卡普栖教堂的門开着，就連忙往那里走，深信在教堂里一定是安靜而凉爽的，但主要是不再听見有关拍卖的話了。

他走进教堂，那里确实安靜而凉爽，此外在那四边插着还沒有点燃的蜡烛的一个灵台上，摆着一具棺材和已經沒有了香味的花。伊克納西先生不喜欢看見棺材已經有一个时期了，因此他向左轉弯，在那里看見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跪在石板地上。那是克薏楚夫斯卡男爵夫人。她謙卑地伏在地上，捶着自己的胸脯，还不时拿手帕擦眼睛。

“她一定是在祈求列茨基的房子能以六万卢布脫手，”伊克納西先生这么想。不过在他看来，克薏楚夫斯卡太太的容貌并不魅人，他就踮着脚尖往后退，轉向教堂右边走去。

那里只有两个女人，一个在低声地祈禱，另一个在睡覚。

此外就沒有别人了……不过柱子后面还有人，是个中等个子的男人，虽然他头发灰白，他的举止非常坦率，仰着头在喃喃地禱告。

惹契茨基認出他是列茨基先生，他想：

“他一定是在恳求上帝，讓他的房子給他带来十二万卢布。”

跟着他連忙离开教堂，默想着亲爱的上帝大約会以哪种方式去满足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和托馬斯先生的互相抵触的要求。

因为在糖果店里和在教堂里都找不到他所寻找的东西，伊克納西先生开始在街上、在法院大厦附近来回地走着。他感到非常迷惑；在他看来，每个走过的人似乎都嘲笑地望着他的眼睛，好象想說：“你这个老东西还是回去照管鋪子的好！”他觉得，駛过的出租馬車上会有一个伙計跳下来，通知他說鋪子燒掉了，或是倒塌了。当他正在考虑不看拍卖，回去算帳和坐写字台是否好些的时候，忽然听見了一声絕望的号叫。

一个犹太人从法院大厅的窗子里探出身子，向他那群教友喊了一些什么，他們就根据他的指引向門冲去，挤軋着，撞着那些安安閑閑的行人，他們象受惊的羊群在狹窄的畜栏里那样急躁地用小步子跑着。

“啊，拍卖已經开始啦！”伊克納西先生自言自語地說，就跟着他們走去。

这时候，他觉得有人从后面抓住他的肩膀，他回过头来，看見那个在糖果店里收下許朗格包姆一个卢布定錢的威风凜凜的紳士。那仪表堂堂的紳士显然非常匆忙，在用拳头和肘

部从那挤作一团的人丛中打开一条通路，同时还在叫喊：

“我去参加拍卖，你們这些东西讓路呀！”

那些犹太人違反自己的习慣往后退着，欽佩地望着他。

“这个人一定有錢！”他們当中有人对旁边的人輕輕地說。

他們挤着伊克納西先生，把他往前推，拉扯着他的衣服。一个抓住他的腿，另一个将手插到他口袋里，第三个拍打他的背脊。有一会工夫，伊克納西先生以为人家就要把他的胸脯压碎了。他抬起服睛，看見自己已經到了門口。人家馬上要把他悶死了……他突然看到前面空了，脑袋撞在别人那沒有完全被大祀服下襬遮住的屁股上，就那样跌进了大厅。

他舒了一口气。背后发出拍卖者的叫喊和咒罵声，时不时还傳来看門人的警告：

“你們为什么这么拥挤呀？先生，你們是畜生，对嗎？”

“我从来沒有想到来看一次拍卖是这么困难，”伊克納西先生叹了口气。

他穿过两个大厅，里面空空如也，角落里連張椅子也沒有，墙上連枚釘子也看不見。两个大厅好象只是作为一个审判庭的入口部分，但是非常明亮。一股太阳光和一陣夾杂着华沙灰尘的六月的热风从开着的窗子涌进来。伊克納西先生听見痲雀的吱吱喳喳声，出租馬車不絕的轔轔声，一种古怪的不調和的感覚支配着他。

他自言自語地說：“一个法庭看来象一所沒人居住的房子那样空空如也，但却那么光亮，这是可能的嗎？”

他覚得，在这所人們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的大厦里，如果窗子装上木格栅，墙壁潮濕得发粘，上面还挂上脚鐐

手銬，那倒还比較合适得多。

但这就是法庭，所有的犹太人都往里面涌去，主要的一幕戏——拍卖，就是集中在这里演出。这个地方是那么寬敞，要不是有那低低的栅栏，四十对男女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里面跳馬祖卡舞，但是栅栏把法庭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容納观众，一部分举行拍卖。容納观众的那个地方放着几把藤靠椅，拍卖場里搭着一个木板台，上面放着一張形如馬蹄鉄的大桌子，鋪着綠色絨布。伊克納西先生瞧見桌旁站着三个官吏，脖子上戴着項鏈，臉上装出上議院議員的那副自命不凡的神色：这就是执行吏。每个执行吏的前面放着一迭有关不动产拍卖的文件。桌子跟栅栏中間，以及栅栏后面都拥挤着一群生意人。他們站着，仰起头注視着执行吏，那种聚精会神的模样儿，連那些虔誠地观察天象的修道士也会嫉妒的。

法庭里相当靜，只偶尔从街上傳来馬車的轔轔声。执行吏一声不响，专心閱讀文件，参加拍卖的人也沉默无言，眼睛盯着执行吏；观众一堆一堆地在互相交談，但声音并不高，他們不愿意把自己的秘密話給旁人听去。

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的叹息声听起来就越发响亮了，她紧紧抓住她律师的折領，急速地說着，好象在梦囈一样：

“我恳求您，您别走开……是呀……我把您所要求的一切都給您……”

“男爵夫人，我受不了威胁！”律师回答說。

“我可不是在威胁，可是您别离开我！”男爵夫人富于感情地回答。

“我等会再来参加拍卖，可現在我得要先到我那凶手那里

去……”

“原来如此！……这么說，一个可恶的凶手比一个被遺弃的女人更引起您的同情了，她的財产、荣誉、安宁……”

那被逼迫的律师逃得那么快，看来他褲腿上膝盖那儿似乎比原来更縐了。男爵夫人想追他，可就在同时，她撞进了一个戴深藍色眼鏡、模样象教堂执事的先生的怀里。

“您为的什么事呀，尊貴的夫人？”那个戴深藍色眼鏡的先生亲切地問。“沒有一个律师会替您把房价抬高的……我来替您服务。超过基价的每千卢布，請您付百分之一，另外付二十卢布的費用。”

克慈楚夫斯卡男爵夫人往后退去，她象个扮演悲剧角色的女演員那样地向后仰着身子，只回答了两个字：

“魔鬼！”

那个先生发觉自己找錯了門路，就愕然地告退了。这时有另一个模样象个道地流氓的先生拦住他，凑着他的耳朵耳語了好几分鐘，还非常起劲地做着手势。伊克納西先生相信那两个先生就要打一架；但他們却和和气气地分手了，那个一副流氓面孔的汉子走到克慈楚夫斯卡男爵夫人旁边，低声地說：

“如果男爵夫人冒点风險的話，那房子是可以在七万卢布以下出卖的。”

“救命人！”男爵夫人叫道。“您眼前是个被遺弃的苦命女人，以及她的安宁和全部財产……”

“我感到多么荣幸呀，”那个一副流氓面孔的汉子說。“請您付十个卢布的定錢，好吧？”

两个人就走到法庭最远的角落里，消失在一群犹太人当中，伊克納西先生看不見他們了。那群人当中站着老許朗格包姆和一个沒有胡子的年輕犹太人，他看来很蒼白，很衰弱，伊克納西先生相信他不久前才結婚。

老許朗格包姆向那个衰弱的、眼睛越看越象閹羊的年輕人解釋了一些什么；他們談的是什么事，伊克納西先生听不出来。

他懊恼地轉过身去，看見列茨基先生和他那个律师离自己沒有几步路。律师显得非常厌倦，想要走开。

“好吧，就算是十一万五千……嗯，十一万吧！”列茨基先生說。“您是个律师，一定知道会起点什么作用……”

“哼！哼！”律师說着，阴郁地望着那道門。“您要的价錢太高啦……一幢人家出价六万的房子，要卖十二万……”

“可是，先生，我自己曾經花过十万！”

“是呀……哼！哼！您花得稍微多了一些……”

“我不是也只要求十万嗎。”列茨基先生打断他的話，“照我看，就說您在别的方面不帮我忙，在这件事情上您也应当义不容辞。我不知道会起什么作用，因为我不是学法律的。”

“哼！哼！”那律师喃喃說。幸亏他的一个同事（同样也在大礼服上佩着一枚銀质的徽章）把他从大厅里喊了出去。过了一分鐘，那个戴着深藍色眼鏡、长着一副教堂执事脸孔的汉子向列茨基先生走过去，問他：

“您为的什么事呀，伯爵先生？……沒有一个律师会替您把房价抬高的。我来替您服务。伯爵先生，請您付二十卢布的費用，超过六万以上的每千卢布，付百分之一……”

列茨基先生十分鄙視地望着那个教堂执事；他甚至把双手插在褲袋里(这是他自己也覺得奇怪的)，一字一句淸楚地說：

“超过十二万以上的每千卢布，我付百分之一。”

那戴着深藍色眼鏡的教堂执事鞠一个躬，聳一聳左肩，回答道：

“对不起，伯爵先生……”

“等一下！”列茨基先生打断他的話。“超过十一万以上……”

“对不起……”

“十万以上呢？”

“对不起……”

“去你的吧！……那你要多少呢？”

“从超过七万的那个数額里抽百分之一，还有二十卢布的費用，”那教堂执事說着，低低地鞠一个躬。

“你拿十个卢布不够嗎？”列茨基先生問着，臉色气得发青。

“我連一个卢布也重視。”

列茨基先生拿出一个精致的錢包，从里面掏出一整迭唰唰发响的十卢布鈔票，給了那教堂执事一張，那人又深深地鞠一个躬。

“您老爷就会明白的，”那教堂执事輕輕說。

伊克納西先生旁边站着两个犹太人：有一个高个子，头发带褐色，留着一綹藍黑色的胡子，另一个禿头，留着那么长的絡腮胡，尖端一直垂到了衣襟上。那个留絡腮胡的紳士看見

列茨基先生那張十卢布鈔票的时候，微微地笑着，对着那个漂亮的、头发黑褐色的紳士低声地說：

“您看見那个貴人身上的錢嗎？您听見那些十卢布鈔票怎样唰唰地响着嗎？它們見了我显得很高兴呢……您明白这一点嗎，加侖斯坦因先生？”

“怎么，列茨基是您的主顧嗎？”那头发黑褐色的漂亮紳士問。

“为什么他不該是我的主顧呢？”

“他有些什么？”那个头发黑褐色的問。

“他有……他有……一个姊妹在克拉科夫，您明白，她遺贈給他女儿一笔錢……”

“但要是她一点也不遺贈給她呢？……”

那个留絡腮胡的紳士发了一陣愁。

“請您别对我談这么傻的廢話！要是克拉科夫的姊妹生病了，她为什么不該把遺产給他的女儿呢？”

“我一点不知道，”那个漂亮的、头发黑褐色的人回答說。伊克納西先生心里承認，还沒有見过这么漂亮的男人。

“不过他倒有个女儿，加侖斯坦因先生……”那个蓄着濃密絡腮胡的人不安地說。“您認識他女儿依莎貝拉小姐嗎，加侖斯坦因先生？不用講价，我自己就会給她出一百卢布的价錢。”

“我会給她出一百五十，”那个漂亮的、头发黑褐色的人說，“当然列茨基是一笔靠不住的交易。”

“靠不住？那伏庫尔斯基先生是什么呢？”

“伏庫尔斯基先生，唔……那是一笔大交易，”头发黑褐色

的人回答。"可是她傻，列茨基傻，他們个个都是傻子。他們要毁灭伏庫尔斯基，因为他不肯跟他們甘休。"

伊克納西先生眼前一陣发黑。

"圣母瑪丽亚呀，"他嘟嚷着。"連在拍卖場上，人家也都在談論伏庫尔斯基和談論她了……此外他們还預言，說她将要毁灭他……主呀！瑪丽亚呀！……"

在法院执行官們坐的那張桌子附近，起了一陣小小的混乱；所有在場的人都往那里挤。老許朗格包姆也同样向那張桌子挨过去，不过他在半路上向那个衰弱的年輕人点头示意，又向那个仪表堂堂的、不久以前跟他在糖果店里談过話的紳士眨眨眼睛。

这时候，克惹楚夫斯卡太太的律师匆匆地跑过来，沒有注意她一下，就在桌子前面的位子上坐下，对法院执行吏咕嚕着說：

"快一点，先生，快一点，我沒有时間！"

律师进来以后几分鐘，又有一群人走进了法庭；一对夫妻，男的看来好象是屠宰行业里的人，另外还有一个老妇人带着她那十来岁的孙子和两个先生——有一个体格强壮，头发灰白，另一个鬈发，样子象害了痨病。两个人的面孔都带有謙卑的神色，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但那些犹太人看見他們的时候，却交头接耳起来，而且带着欽佩和尊敬的表情，用手指指着他們。

那两个人站的地方靠得伊克納西先生那么近，即使他不愿听，也还是不得不听那个头发灰白的在对那个鬈发的提建議：

“我告訴你，克薩伏，照我这样办吧！我不着急，老天帮我的忙！我告訴你，三年来我就打算为我的晚年买一所小小的房子了，花十万或二十万买那么一所，可是我不急着买。我讀报紙，看看有哪种旧房子要拍卖，我从从容容地察看，計算，心里估計一下，然后到这里来听听人們喝什么价。我告訴你，不过当我終于积累了經驗，这次想买房子的时候，房价却完全出乎意料地漫无节制地漲上去，我只好重新計算了！……但要是我們两个人留意的話，那么，我告訴你，我們就会把这笔交易做成功的……”

“安靜点！”桌子那边有人在叫喊。

法庭里安靜下来了，伊克納西先生听着关于房子的說明，坐落在什么地方，有三层和三座附属的房屋、一个天井、花园等等。在这重要一幕的过程中，列茨基先生的臉色一下变白，一下发紫，克惹楚夫斯卡太太却不时地把一个鑲金边的水晶小瓶凑到鼻子上。

“我熟悉那幢房子！”那个戴着深藍色眼鏡、摆着一副教堂执事面孔的汉子突然尖声地叫。“我熟悉那幢房子！十二万卢布是公道的价錢！”

“您想在这里欺騙我們什么！”站在男爵夫人旁边的那个流氓嘴臉的先生插进来叫喊。“那是一幢什么样的房子呀？瓦砾場！停尸室！”

列茨基先生的臉色紫得发青了。他向那教堂执事点头示意，小声地問：

“那个无賴是誰？”

“那个嗎？”教堂执事回答。“那是个恶棍！您别注意他，

伯爵先生。”接着他又提高嗓門直叫:“說老实話，尽可以放心拿十三万买那幢房子!”

“那个下流家伙是誰?”男爵夫人問那个一副流氓嘴脸的汉子。“那个戴藍眼鏡的人是誰呀?”

“那个嗎?”被問的人回答。“那是个出名的流氓……不久以前还坐过巴維雅克监獄。您别注意他。不要管他……”

“喂，安靜点!”从桌子那边发出了一声官腔。

那教堂执事对列茨基先生眨眨眼，亲切地微笑着，挤到桌子旁边那些竞买者当中去。他們有四个人:男爵夫人的律师、那个仪表堂堂的紳士、老許朗格包姆和那个衰弱的犹太人，教堂执事就站在他旁边。

“六万五百卢布，”克惹楚夫斯卡太太的律师低声說。

“眞的不值得再加了!”那个一副流氓嘴脸的汉子插嘴說。

男爵夫人洋洋得意地向列茨基先生瞧了一下。

“六万五，”那个仪表堂堂的紳士喝价。

“六万五加一百卢布，”那脸色蒼白的犹太人結結巴巴地說。

“六万六，”許朗格包姆添上去。

“七万!”那教堂执事尖叫着。

“啊! 啊! 啊!”男爵夫人迸出了眼泪，沉重地倒在那張藤椅上。

她的律师連忙离开桌子，跑去为他那个凶手辯护。

“七万五!”那仪表堂堂的紳士大声地叫。

“我完啦!”男爵夫人呻吟着。

法庭里开始騷乱起来。一个年紀大的立陶宛人在照应男

爵夫人。这时馬璐歇維支来了，誰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参观这个隆重事件的。那个嗚咽得几乎窒息过去的男爵夫人由他搀扶着，走出大厅，她一路駡她的律师、法院，駡那些竞买者和法院执行吏。列茨基先生慘淡地微笑着，这时候，那个衰弱的犹太人却說："八万加一百卢布。"

"八万五，"許朗格包姆立刻加价。

列茨基先生聚精会神地看着和听着。他看見只剩下三个竞买者了，并且听見那个胖胖的紳士說：

"八万八！"

"八万八加一百卢布，"那个虚弱的犹太青年喝价。

"我出九万，"老許朗格包姆最后說，还用手拍了一下桌子。

"九万，"执行吏說，"第一次……"

列茨基先生忘掉了任何礼节，向那个教堂执事凑过身去对他喊喊嚓嚓地說：

"嗯，您怎么啦！"

"喂，您怎么啦，舍得花錢嗎？"那教堂执事問那个衰弱的犹太人。

"您为什么这样使劲加价呢？"另一个执行吏轉过脸去对那教堂执事斥責。"您买那幢房子，还是怎么的？……您滚开吧！"

"九万，第二次……"执行吏叫道。

列茨基先生臉色变得灰白了。

"九万卢布，第……三次！"执行吏宣布，并用那把小錘子在綠台布上敲了一下。

"許朗格包姆买下啦!"法庭里有人嚷道。

列茨基先生用惶惑的眼睛向四下里張望着，这时他才看見自己的律师。

"哎，律师先生，"他用发顫的声音說，"这可是不恰当的!"

"什么不恰当?"

"这是不恰当……不公道的!……"列茨基先生气冲冲地重复一遍。

"什么不恰当?"律师已經有点生气地問。"还过了抵押債款，您还留下三万卢布。"

"可是那幢房子花过我十万卢布，如果更一好一地一留一神的話，……一定会捞回十二万……"

"对啊，"那教堂执事証实地說，"房子値十二万。"

"您听見嗎，律师先生?"列茨基先生說。"如果留神的話……"

"先生，我請求您别对我侮辱！您听了形迹可疑的律师、巴維雅克监獄里出来的流氓的忠告……"

"对不起，我倒要請教一下，"那个受了委屈的教堂执事回答說。"不是每个坐过巴維雅克监獄的人都是流氓。至于提出忠告……"

"是呀……房子値十二万!"新的同伙人、那个一副流氓嘴臉的先生完全出其不意地发表了意見。

列茨基先生呆板板的眼睛望着他，但处在那新的处境里，他还弄不清楚。他沒有向律师告别，在法庭里就把帽子戴上，一面往外走，一面咕噜着:

"由于犹太人和律师，我丢了三万左右卢布。其实可以很

容易弄到十二万的。”

連老許朗格包姆也已經要走；这时加侖斯坦因先生拦住他，就是那个被伊克納西先生認为漂亮不过的、头发黑褐色的人。

“您这是做什么样的买卖呀，許朗格包姆先生？”那漂亮的、头发黑褐色的人說。“那幢房子七万一就可以买到了。今天房子已經不値錢啦。”

“对这一些人比較不値錢，对那一些人却又比較値錢；我做买卖总是賺錢的，”許朗格包姆愼重地回答說。

最后惹契茨基也离开了法庭，那里已在进行另一場拍卖，聚集了另一些观众。伊克納西先生慢吞吞地走下楼梯，想着：

“許朗格包姆竟买了那幢房子，而且象克来因預言的那样，花九万卢布。好啦，許朗格包姆毕竟不是伏庫尔斯基。斯达史不至于干这么一件蠢事吧。关于依莎貝拉小姐的那些話也不过是胡說八道的謠言！……”

第五章 最初的警告

当伊克納西先生惭愧而又不安地回到鋪子的时候，已經下午一点鐘了。怎么可以耗去这么許多时間呢？……尤其是在顧客进出最多的时候。再說突然出了事怎么办？大热天在街上的尘土和燙人的柏油臭气中逛来逛去，这算是一种什么样的乐趣！

天气确是非常热，阳光耀人眼睛。热气从人行道和墙壁上散发出来，白鉄皮招牌和路灯柱子都同样不能用手去触摸，伊克納西先生的眼睛被耀眼的光亮刺得流泪，一个一个的黑圈圈使他不容易看清东西。

“如果我是上帝的話，我会把七月天的一半热量保留給十二月的，”他想。

他偶然瞧瞧橱窗（他正好从那前面走过），他呆住了。陈列的貨物已經有一个多星期沒有更換了！……还是那些銅器、陶器、扇子，还是同样的化妆盒、手套、伞和玩具！……有誰曾經見过这种丢人的事嗎？

“我眞是个多么卑鄙的人呀！”他对自己說。“不久以前我喝醉了酒，今天我到处逛蕩……这爿小店会垮在魔鬼手里，这是确凿无疑的！”

他不知道是害了心脏病，还是双脚有病，刚刚走进鋪子，

麦拉歇夫斯基就扶住了他。他的头发已經剪成华沙式，象从前那么洒足香水，他自己虽然是个客人，而且还是一个远道来的客人，但他却出于爱好，在伺候顧客們。伙計們瞧着他惊訝得不知怎么好。

“了不得，伊克納西先生，”他叫道，“我等您已經等了三个鐘头！你們这里大家都昏了头脑啦！”

他抓住惹契茨基的膀子，也不注意那些在惊奇地望着他們的顧客，就把他匆匆忙忙地拖进那个放銀箱的小房間里。

到了那里，他把那个在职务上和荣誉感中花白了头发的老伙計推在一張硬靠椅上，自己搓着双手，站在老伙計面前，象失望的亚蒙站在瑪格丽特❶面前那样，說道：

“您知道……当时我就知道我走掉以后，店会垮的；可我沒有料到会垮得这么快……如果您不待在店里……得啦，还不十分要紧。不过要是老板搞出把戏来，那倒眞是丢人！”

伊克納西先生吃惊得眼睛睁得老圓。

“对不起！”他站起来叫道。可是麦拉歇夫斯基又把他按回去。“对不……”

“請您别插嘴！”那个散发出陣陣香气的年輕人打断他的話。“您知道出了什么事嗎？……苏辛就要在今天到柏林去見俾斯麦，然后到巴黎看博覽会。他坚决地——您听見嗎？——他坚决地要伏庫尔斯基跟他一同走。可那个笨蛋……”

“麦拉歇夫斯基先生！您竟这么大胆……”

---

❶ 亚蒙和瑪格丽特是意大利著名作家凡尔第（1813—1901）所作歌剧茶花女中的主角。

“我生来就是大胆，伏庫尔斯基却生来就是瘋瘋癲癲。今天我才知道了眞情……您知道，老板跟苏辛一起做生意可以賺多少錢嗎？不是一万，而是五万卢布呀，惹契茨基先生！这个蠢东西不但今天不愿走，而且說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您瞧，他不知道！可是苏辛至多只能等几天。”

“苏辛对这一点怎么說呢？”悯然失措的伊克納西先生低声問。

“苏辛嗎？埋怨，更糟的是——他灰心了。他說，斯丹尼斯拉夫·别特洛夫維奇已經跟从前不同了。他瞧不起我們……总而言之，这是一件荒唐事情！五万卢布的賺头，还免費旅行。嗯，您說吧，在这些条件下，难道連斯丹尼斯拉夫·柯斯蒂克神也不会上巴黎去嗎？”

“当然不去！”伊克納西先生悻悻地說。“斯达史……就是說，伏庫尔斯基先生在哪里呢？”他边問边站起来。

“他在您房間里，在那里替苏辛記帳。您会明白，搞这种把戏，你們会付出很大代价的。”

小房間的門开了，克来因手里拿着一封信，站在門口。

“列茨基的仆人給老板送来了这封信，”他說。“或者您交給他吧，今天他不知怎样凶得很……”

伊克納西先生把那个淡藍色的、印着毋忘儂花的信封拿在手里，但打不定主意就走。这时候，麦拉歇夫斯基打从他肩膀上瞧了信封一眼，念着地址。

“貝拉的来信！”他叫着。“我已經明白啦！”他笑着从小房間里跑出去。

“見鬼！”伊克納西先生悻悻地說，“难道所有的流言都是

眞的嗎？他眞正在房子的購买上为她花去九万，在苏辛那方面又損失五万嗎？加起来是十四万卢布！还有那輛私人馬車、賽馬和慈善捐款！还有……还有那个罗西，列茨卡小姐用那么热情的目光瞧着他，就象一个犹太人瞧着十誡那样。哈哈！这样我当然不跟他講究礼节了。”

他把上衣的扣子全部扣上，站起来，带着那封信走到自己的房間里。他走路时发覺自己的鞋子有点嘎吱嘎吱发响，不知为什么这一点使他精神振作了一点。

伏庫尔斯基沒穿上衣也沒穿背心，坐在伊克納西先生的房間里，埋头在一堆紙上記着帳。

“啊哈！”他一看見伊克納西就叫了一声，抬起头来。“我在你这里象在家里一样的隨便，你不至于生我的气吧？”

“老板用不着客气！”伊克納西先生苦笑了笑。“这里一封信是……这……是列茨基家送来的……”

伏庫尔斯基望着那信封上的姓名地址，急忙地撕开信封念着……他讀了一遍、两遍、三遍。伊克納西在自己的写字桌上乱翻，当他看見他的朋友讀完了，沉思地把头支在手里的时候，他板着臉問：

“今天你跟苏辛到巴黎去嗎？”

“我不想去。”

“我听說那是一笔大买卖……五万卢布……”

伏庫尔斯基保持着緘默。

“那么你明天或后天走嗎？看来苏辛可以等上两三天吧？”

“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

“这是不好的，斯达史。五万卢布——这是一整笔财产；丢掉是可惜的……要是人家知道，你放过了这样一个机会……”

“那就会說我发瘋了，”伏庫尔斯基打断他的話。他又靜默了一会儿，之后却突然地說：“但如果我有一件比賺五万卢布更重要的事呢？”

“政治上的事情嗎？”惹契茨基低声地問，眼睛里显出不安，嘴角上却露出微笑。

伏庫尔斯基把信遞給他。

“念吧，”他說。“你会相信比政治更好的事是有的。”

伊克納西先生接过信，神色有点躊躇，經过伏庫尔斯基一再地催促，才开始念道：

> “花冠美极了，我預先代表罗西为那件礼物向您道謝。在金色的小叶子之間鑲入翡翠，真是美得无与倫比。明天无論如何您必須到我們这里吃飯，那样我們可以对罗西的告别和对我們的巴黎之行取得一致的意見。昨天爸爸告訴我，說我們至迟将在一个星期內动身。当然是我們一块儿去，因为如果沒有您陪伴，对我来說，旅途上的乐趣就会減少一半。再会吧。
>
> 依莎貝拉·列茨卡

“我不明白，”伊克納西先生无所謂地把信扔在桌子上說。“不要为了跟列茨卡小姐一同旅行的乐趣，或者甚至为了去商量給……給她喜欢的人送礼，就把五万卢布扔在垃圾里……

即便只是那点錢……”

伏庫尔斯基站起来，双手撑在桌子上，問道：“但要是我喜欢为她把全部財产扔在垃圾里，那便怎么样？”

他額上的青筋暴了出来，胸前的衣服随着一陣陣急促的呼吸在起伏，他眼睛里时而迸射出閃光，时而又熄灭了，在他跟男爵决斗时惹契茨基已經看見过这种表情。

“那便怎么样？”伏庫尔斯基再說一遍。

“沒有什么，”惹契茨基平心静气地回答。“我只好承認我弄錯了，我已經不知道有生以来我是第几次弄錯了……”

“弄錯什么？”

“这一次是錯認了你。我以为一个人为了发財，不顧性命……不顧好名譽，他总也得把公共利益放在眼里的……”

“别用你那公共利益来打扰我吧！”伏庫尔斯基叫着，用拳头捶着桌子。“我为公共利益做了些什么，我知道，但是……大家为我做了些什么呢？要我永远只犧牲自己，什么权利都不享受嗎？毕竟我是要为自己做一些什么的。那些推敲出来的空話我听厌了，到底也沒有人遵守那些。我自己的幸福——就是我現在的职責……不然，要是除了某些空想的責任外，我一无所有的話，我会朝自己脑袋开一枪的。成千的人无所事事，却有一个人对他們負着責任！你曾經听說过比这更荒謬的事嗎？”

“得啦，对罗西的捧場不是損失嗎？”伊克納西先生問。

“我不是为了罗西……”

“而是为了滿足一个女人的一时所好，这我知道。所有的储蓄銀行当中，这是最靠不住的一家，”惹契茨基回答說。

"你說話太放肆了!"伏庫尔斯基发出了噓声。

"你說——我放肆。……仿佛搞恋爱是你首先发明的。我也熟悉它,哼!……我曾經象个傻瓜那样几年热恋着一个女人,可是那期間我的爱洛依士[1]却跟别人勾搭起来。天呀!我看見她偸偸地跟别人使眼色,我是多么痛苦啊……最后,他們甚至在我的眼前拥抱起来。相信我,斯达史,我并不象人家所想象的那么天眞。我这輩子見得很多,得到了一个結論,就是我們把太多的热情献給了人們称为恋爱的那种乐趣!"

"你这么說,是因为你不懂得恋爱,"伏庫尔斯基忧郁地指出。

"每一桩恋爱都是个稀罕現象,在它沒有毁掉我們前程的时候。不錯,我不熟悉你的恋爱,但是我熟悉别人的恋爱。要使得女人們馴服,必須厚臉无耻和毫无礼貌:这两点是你所沒有的。所以我警告你:别冒太多风險,因为如果你不是无礼而又无耻的話,人家就把你撇开了。我从来沒有对你談过这些事情,不是嗎?看起来我好象連这样的一种哲学都不懂……可是我感到危險在威胁着你,所以我再說一遍:你要留神。不要把你的心押在那庸俗的娛乐上当賭注,因为每个追随着她的蠢人都可以唾弃它。我告訴你,在那样情况下,就会得到那么丑恶的印象……但愿你不会碰到!"

伏庫尔斯基坐在沙发上,捏着拳头,但却沒有說話。这时候有人敲門,李希茨基进来了。

"列茨基先生想見您。他可以进来嗎?"那伙計問。

---

[1] 法国作家讓·雅克·卢梭的长篇小說新爱洛依士的女主角。

"您請他进来，"伏庫尔斯基說着，連忙把背心和外衣穿上。

惹契茨基站起来，忧伤地点着头，走出了房間。

"我心里曾經想事情是不妙的，"他已經走到了走廊里，还喃喃地說。"但是我却沒有料到已經这么糟了。"

伏庫尔斯基才剛剛有几分鎮定，列茨基先生就进来了，店里的看門人跟在他后面。托馬斯先生的眼睛充血，腮帮上現出一块一块的灰暈。他倒在一張靠椅里，把头靠在椅背上，困难地呼吸着。那看門人窘迫地在門檻上站住，弄着自己制服上的金属扣子，在等候吩咐。

"請您原諒，斯丹尼斯拉夫先生，但是……我請您給一杯檸檬水，"托馬斯先生吞吞吐吐說。

"快去拿矿泉水、檸檬和糖。快跑！"伏庫尔斯基对看門人叫着。

看門人往外跑，他那些大鈕扣在房門上鈎住了。

"小事情……"托馬斯先生微笑地說。"我这条短脖子，天热，外加气憤……我歇一会儿……"

吃惊的伏庫尔斯基替他松开領带，解开衬衫。接着他把在惹契茨基写字台上找到的古龙香水倒一点在手帕上，象儿子那样关心地在病人的脖子上、臉上和头上輕輕地擦着。

托馬斯先生紧握着他的手。

"我已經好些了……謝謝您……"可是接着他低声往下說。"您担任仁慈的护士角色，使我非常喜欢。貝拉做来不会比您更細致更温柔的吧……好啦，她是注定受人家侍候的。"

看門人送来虹吸瓶❶和檸檬。伏庫尔斯基調好檸檬水，

递給托馬斯先生，他那腮帮上的灰暈漸漸消退了。

“到那边我的屋子里去，”伏庫尔斯基对看門人說，“叫人把馬車套好。要車子拉到店門口来。”

“亲切……您是多么亲切，”托馬斯先生使勁地紧握着他的手，发紅的眼睛感激地望着他說。“对这样的关心体貼我还不习惯，因为貝拉对这些事情一点也不懂。”

依莎貝拉小姐在照料病人上显得毫无能力，使得伏庫尔斯基非常吃惊。但他立刻就忘記了这件事。

托馬斯先生慢慢地又有了气力。他額头上淌着汗，声音比較响亮了，只有眼睛里那紅色的血絲还証明他剛才发了一場病。他甚至在房間里来回地踱了几趟，伸了伸腰說：

“唉……斯丹尼斯拉夫先生，您料不到今天我是多么生气。我那房子卖了九万，您相信嗎！”

伏庫尔斯基战栗了一下。

“我曾經相信，”列茨基先生繼續說，“至少可以得十一万。法庭里已經有人在說房子值十二万了。但那有什么办法呢——一个犹太人，就是那个卑鄙的高利貸者許朗格包姆一心想买那幢房子。他大約跟竞爭者串通好了，誰知道，或者跟我的律师也串通好了都說不定，那我就損失二万甚至三万了。”

这时伏庫尔斯基看来好象就要中风似的，但是他緘默着。

“我曾經这么估計，”列茨基先生又說下去，“本金五万，您每年会付給我一万利息的。我需要七八千維持我家庭生活，所以我們，貝拉和我，每年可以用其余的錢到国外去旅行。我甚

---

❶ 一种容器，里面的飲料能在炭酸气的压力下自动流出。

至答应过孩子，說我們在一星期后到巴黎去……沒有想到！……六千卢布才勉强够过困苦的生活，旅行是根本不用想了。卑鄙的犹太人呀！社会也是卑鄙的，它对高利貸者那么讓步，連在拍卖上面都不敢跟他們对抗。可是我告訴您，使我最痛心的是这个情况，也許有个基督教徒，或者可能有个貴族躲在那可怜的許朗格包姆背后……”

他又上气不接下气起来，腮帮上的灰暈又看得見了。他坐下，喝了一口水。“卑鄙！……卑鄙！”他嘟囔着。

“您安靜一下，”伏庫尔斯基劝他。“您将要給我多少現款呢？”

“我請求过我們侯爵的律师——因为我那律师是个无賴——請他接受我份內的那笔款子，把它交給您，斯丹尼斯拉夫先生……总共是三万。因为您答应我年息二分，所以我每年有六千卢布可以維持我全部的家用。可怜……毁了……”

“我可以把您的錢投在一桩比較好的企业里。每年您可以得到一万卢布。”伏庫尔斯基回答說。

“您說什么？”

“是呀。我找到一个特殊的机会……”

托馬斯先生从靠椅上跳起来：

“恩人！慈善家！”他用感动的声音說。“您是所有的人当中最高貴的……但是，”他一面垂下双手，一面往下說，“这样您眞不会亏本嗎？”

“我嗎？我究竟是个商人呀。”

“一个商人！……請您别这么說吧！”托馬斯先生叫道。“由于您，我相信‘商人’这个詞今天已經成为慷慨、高尚和豪迈的

同义詞了……妙呀!"

他扑到他的胸前,感动得几乎流下眼泪。

伏庫尔斯基第三次把他安頓在靠椅上,就在那时,有人敲門了。

"請进!"

亨利克·許朗格包姆走进来,臉色蒼白,眼睛里閃着光。他在托馬斯先生跟前站住,鞠一个躬說:

"先生——我叫許朗格包姆,就是那个'卑鄙的'高利貸者的儿子,您曾經在店里当着我的同事和主顧的面,那么厉害地罵过的人……"

"先生……当时我不知道……我愿意向您逐一地賠礼……但首先——我請求原諒。当时我很激动,很气憤……"托馬斯先生激动地說。

許朗格包姆平靜下来。

"我請求您,"他回答,"請您听我說几句話,不用向我賠礼。我父亲为什么买您的房子,今天跟我們的关系不大。可是他沒有欺騙您——对这一点,我提供一个确切的証明。我父亲可以立刻把那幢房子以九万轉讓給您……我还想再告訴您一点,"他脫口而出,"买主可以以七万的代价把它还給您!"

"亨利克!"伏庫尔斯基阻止他。

"我已經說完啦。再会,"許朗格包姆回答道,向托馬斯先生深深地鞠了躬,就走出房間。

"多么不愉快的把戏呀!"歇了短短一会,托馬斯先生表示說。"事实上,我曾經在店里說了几句关于老許朗格包姆的难听的話,但是我敢发誓,我不知道他儿子在这里。他要把那幢

他花了九万的房子以七万的代价还給我……好极啦！您对这一点有什么意見嗎，斯丹尼斯拉夫先生？”

“也許那房子眞正只值九万……”伏庫尔斯基胆怯地回答。

托馬斯先生整理整理自己的衣服，重新把領带打好。

“我感謝您，斯丹尼斯拉夫先生，”他說，“感謝您的帮助，同样也感謝您照顧我的利息……那許朗格包姆玩的是什么样的把戏呀！噢，記起来了！……貝拉明天請您吃飯。您从我們侯爵的律师那里把錢收下，不过关于您那么好意确定的利息……”

“我馬上預付半年。”

“我非常感謝您，”托馬斯先生接着說，吻着他两边的腮帮。“好啦，那么明天再見。您可不要把請客忘了。”

伏庫尔斯基陪他走过天井，一直到了大門那里，那輛私人馬車已經在等候着了。

“热得眞厉害，”托馬斯先生說，他在伏庫尔斯基的帮助下好容易坐上車子。“那些犹太人玩的又是哪种把戏呢？他花过九万，現在却愿意以七万轉讓……滑稽……我敢說！……”

馬拉动車子，向着烏雅茨多夫斯基路馳去。

在回家的路上，托馬斯先生象吃了痲醉葯似的。他不感到天热，只感到全身无力，耳朵里轟轟地响。有时候他覺得一只眼睛的視力跟另一只完全不同，有时候覺得两只眼睛的視力都比平常差。他靠在馬車的角落里，每一陣顚簸，他都象酒醉那样地搖晃着。

他的思想和感情奇怪地糾纏在一起。他想象自己被阴謀籠罩着，只有伏庫尔斯基才能够救他。接着他仿佛又生了重病，也只有伏庫尔斯基才能够照料他。随后他覺得好象就要死

去，扔下他那穷酸的被大家遺弃了的女儿，也只有伏庫尔斯基才能够照顧她。最后他想到最好自己有一輛私人馬車，駛起来很輕快，而且，如果他开口向伏庫尔斯基要的話，他会把它送給他的。

“热得真厉害！”托馬斯先生喃喃地說。

馬車在家門口停下，托馬斯先生下了車，他跟馬車夫連头也不点，就上楼去了。那双沉重的腿子几乎支撑不住。他一走进他那小房間，就倒在一張靠椅上，头上还戴着帽子，使仆人十分惊异的是，他那样一动不动地坐了几分鐘，仆人認为去請小姐是适宜的了。

“交易一定做得很順手，”仆人对依莎貝拉小姐說，“因为老爷是那样……好象他在那里有点……”

依莎貝拉小姐虽然表面上冷靜，心里却在十分焦急地等着父亲归来，好知道房子拍卖的結果。她向着小房間走去，在不違背端庄的礼节下加快脚步。依莎貝拉小姐經常記住，一个有声望的小姐即使面临破产，也不該显出自己的情感来。尽管她克制着自己，米柯来也还是从她那血紅腮帮上看出她是激动的，于是他又低声地补上一句：

“啊，交易一定做得很順手，因为老爷……他是……”

依莎貝拉小姐皺起那美丽的眉毛，随手把小房間的門啪地一声带上。她父亲仍然坐在那里，头上戴着帽子。

“怎么啦，爸爸？”她望着他那发紅的眼睛，有点不快地問。

“不幸呀！……倒霉呀！”托馬斯先生脫下帽子，疲乏地回答。“我丢了三万卢布啦。”

依莎貝拉小姐臉色变白，倒在那張皮躺椅上。

“一个下流的犹太人，一个高利貸者，吓退了竞买人，贿賂了律师，而且……”

“这么說我們什么也沒有了？”她輕得勉强才能听見地間道。

“为什么沒有呢？我們还有三万卢布，那上面的利息就有一万卢布。伏庫尔斯基好透啦！我料不到他是那么慷慨。你要知道今天他怎么照料我就好了！……”

“为什么照料呢？”

“由于天热和生气，我的毛病发作了一下……”

“毛病怎样发作的？”

“我的脑子充血……可現在已經好了……那下流的犹太人！……嗯，伏庫尔斯基，我告訴你，他簡直不是凡人，而是个超人。”

他哭起来。

“爸爸，你怎么啦？我派人請医生去！”依莎貝拉小姐叫道，在靠椅前面跪下。

“沒有什么，沒有什么，你放心吧。我只在想，如果我死去的話，伏庫尔斯基就是你唯一可以信賴的人了。”

“我不明白……”

“你是想說：你不認識我了，不是嗎？我竟会把你的命运付托給一个商人，使你感到奇怪嗎？但是你看……在患难中，有些人反对我們，另一些人离开我們，只有他来帮我們的忙，也許甚至还救了我的性命……我們这种容易患中风的人是时常从死亡的边緣上挨过去的。他使我苏醒过来，我当时想，誰会老老实实地照顧你呢？旣不是約翰娜，也不是霍尔甸西，

也不是别的任何一个人……只有有錢的孤儿才找得到一个保护人的。”

依莎貝拉小姐看出父亲好轉了一点，就站起来，重新在那張躺椅上坐下。

“那么爸爸，你为那位先生預先安排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她冷淡地問。

“角色嗎？”他注意地打量着她，反問了一声。“一个忠告者、家庭的朋友、保护者的角色……那笔就要給你留下的小小財产的保管者。”

“哦，我在这方面老早就知道重視他了。他是一个有魄力的、对我們非常忠心的人……不过这是比較次要的，”歇了一会，她繼續說。“房子究竟是什么样的結果，爸爸？”

“什么样的結果，我不是告訴过你了嗎。那个流氓，那个犹太人喊价九万，所以我們只剩三万了。但那好心的伏庫尔斯基会就那笔款子付給我一万的利息……你想想看，年息三分三厘……”

“怎么是年息三分三厘呢？”依莎貝拉小姐打断他的話。“一万，那是年息一分呀。”

“哎，不是的！三万块錢一年有一万利息，不就是年息三分三厘嗎？百分率拉丁文就叫 pro centum——‘百分之一’，你明白嗎？”

“我不明白，”依莎貝拉小姐搖搖头，回答說。“我知道十就是十；但如果在商人的用語中，十是三十三的話，那好，我不反对，就算它是三十三吧。”

“你看，你还是不懂。我本来馬上給你解釋解釋，不过我

很疲乏，得稍微躺一下……”

“也許应該派人去請个医生来吧？”依莎貝拉小姐一面問，一面站起来。

“千万别去！”托馬斯先生揮着手叫道。“如果我这就跟医生們打交道，那我一定活不久了。”

依莎貝拉小姐不再勉强；她吻了父亲的手和額头，回到自己的閨房里，心情十分沉重。

几天来这种担心拍卖結果的不安就在煎熬着她，現在它却一点不留痕迹地消失了。这么說，他們每年还有一万卢布的利息和三万卢布的現款！那么他們可以去参观巴黎博覽会，以后也許到瑞士去，冬天再回巴黎。不！……冬天，他們要回华沙，以便重温家庭生活。如果有个有錢的、年紀不大也长得不难看的男人的話（比方象男爵和元帅那样……呸！），不是个暴发戶，也不蠢笨（得啦，蠢笨也无所謂；在她那个圈子里只有奥霍茨基是聪明的，但他也还是个怪人！），如果有那样一个人的話，依莎貝拉小姐最后就会下了决心……

“爸爸跟伏庫尔斯基眞是好样的！”依莎貝拉小姐一面在小房間里来回地踱着，一面在想。“伏庫尔斯基当我的保护者！伏庫尔斯基可能是个很出色的出主意的人、一个全权代表，最后也可能是財产的保管者……但只有侯爵可以用得上保护者的称号，他終究是我們的亲戚，是我們一家的老朋友。”

她在房間里不断来回地踱着，胳臂交叉在胸前，忽然又想起：今天父亲怎么对伏庫尔斯基那么感动呢？那个男人在控制了整个周圍的人以后，現在又用了何等玄妙的力量把最后的据点——父亲——也攻克了！她父亲，托馬斯·列茨基先

生哭了。自从母亲死后，他是連一滴眼泪也沒有流过的。

“当然我必須承認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她自言自語地說。“要是沒有伏庫尔斯基的照拂，罗西对华沙是不会那么滿意的。不过說到我的保护人，即使在不幸的情况下，他反正也当不了……財产也許可以由他管理，但是却不能做保护人！……如果父亲忽然起了这种联想，那他想必是十分衰弱了。”

晚上六点鐘左右，依莎貝拉小姐正坐在客厅里，听見外房里的鈴声响了，随后是米柯来的气憤憤的声音：

“我說过了，明天来吧，今天老爷生病。”

“教我怎么办呢！老爷有錢的时候就病了；他健康的时候，錢又沒有了，”一个略略带有犹太話土腔的声音回答說。

就在这时候，外房里傳来一陣女人外衣的窸窣声，接着听到了佛罗倫丁小姐的声音：

“别作声！看在上帝面上，别作声！斯比格曼先生，您明天来吧，您明知道錢是有的。”

“正因为这样，今天我已經来了三趟，可是明天再有些别的人来，那我就得再等了。”

依莎貝拉小姐臉漲得通紅。她突然走到外房里，但却說不出为什么那样做。

“什么事？”她問佛罗倫丁小姐。

米柯来聳聳肩，踮着脚尖往厨房里走。

“伯爵小姐……我是大卫·斯比格曼，”一个矮小的、留黑胡子、戴黑框眼鏡的汉子回答說。“我想找伯爵先生談一件小事。”

“亲爱的貝拉……”佛罗倫丁小姐开口了，她試图把她表

妹引开。

可是依莎貝拉小姐掙脫了她的膀子。她看見她父亲那小房間里沒有人，就把斯比格曼讓进去。

“貝拉，你考虑考虑你的行为！”佛罗倫丁小姐警告她。

“我无論如何要把眞相弄弄清楚，”依莎貝拉小姐回答說。她关上小房間的門，在一張靠椅上坐下，她一面望着斯比格曼的眼鏡，一面問：

“您来找我父亲有什么事情？”

“我請求伯爵小姐原諒，”客人一面鞠躬，一面回答。“那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我要来收我的錢。”

“多少？”

“总共大約八百卢布。”

“您明天可以拿到。”

“我請求原諒，伯爵小姐，不过……这半年来，我每个星期始終只落得一个‘明天’，旣看不見利息，也看不見本金。”

依莎貝拉小姐感到呼吸困难和一陣心酸。但她很快又强自抑制住了。

“您知道，我父亲得到了三万卢布……除了这笔錢（她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要說这件事），我們每年会有一万的收入……您那笔小数目是不会落空的，这一点您一定明白……”

“哪来的一万？”那犹太人放肆地望着她問道。

“为什么問哪来的？”她激动地回答。“我們財产的利息呀。”

“是三万的利息嗎？”犹太人不相信地冷笑着，他以为人家想騙他。

“是的。”

“請您原諒，伯爵小姐，”斯比格曼譏笑地回答，“銀錢的交易我做得很久了，可是这样的利率我从来也沒有听見过。伯爵先生可以从三万里面得到三千的利息，那还是要靠非常靠不住的抵押得来的。不过这跟我毫不相干……我只想收回我的錢。如果别人到明天才来的話，他們想必要比大卫·斯比格曼好些，可是如果伯爵先生把剩下的錢拿去放了利息，那我又得再等一年了。”

依莎貝拉小姐从靠椅上站了起来。

“我向您保証，明天您拿得到錢！”她大声地叫着，輕蔑地望着他。

“您担保？”那犹太人問着，暗暗欣賞着她的美丽。

“我敢担保，明天你們全都拿得到錢。个个有，一分錢也不欠！”

那犹太人深深地鞠一个躬，就向后退着离开了那小房間。

“我要看看伯爵小姐怎么信守自己的諾言，”他临走时候說。

老米柯来又来到外房，那么彬彬有礼地給斯比格曼开門，使那个已經走到楼梯上的人这么叫了一句：

“您怎么突然变得这样了，侍从先生？”

依莎貝拉小姐气得臉色发白，跑进父亲的臥室。佛罗倫丁小姐想拦住她，但沒有用。

“沉住气吧，貝拉，”她祈禱似地紧迭着双手說。“父亲可是病得很厉害呢……”

“我答应了那个人，說所有的債都要还清，那些債也确实

应該还清……哪怕我們不能到巴黎去也要还。”

女儿进去的时候，托馬斯先生穿着拖鞋，沒穿上衣，正在臥室里慢吞吞地踱来踱去。她看出父亲的神色非常坏，他那肩膀、那灰白色的八字胡、那沉重的眼皮都往下垂着，象个老头那样弯着身子走路；可是这些观察也只是使她免去了一陣发泄，却不能阻止她把事情解释清楚。

“讓你看見我穿这么一件便服，貝拉，請原諒……出了什么事嗎？”

“沒有什么，爸爸，”她回答着，尽力沉住气，“有那么一个犹太人来过……”

“啊，一定是斯比格曼。他象树林里的蚊子那样一直纏住我不放！”托馬斯先生抱着头叫着。“要他明天来吧。”

“正是这样，他明天来……他……还有别的人。”

“好，很好。很久以来我就想还清这些欠款了。好啦，謝天謝地，現在至少是比較凉爽了一些。”

父亲的平静和他那难看的样子使依莎貝拉小姐感到吃惊。她仿佛覺得他中午以后老了几年。她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一面随随便便地問道：

“爸爸，你欠他們許多錢嗎？”

“不多……小意思……两三千卢布吧。”

“就是姑母說的，三月里有人收买的那些期票嗎？”

列茨基先生在房間当中站住，把手指捏得咯啦咯啦地响。他叫道：

“这算什么！我完全忘記了……”

“这么說，我們欠的債就不只两三千了？”

“是的，是的，稍多一些。我想大約是五六千吧。我要請求那善良的伏庫尔斯基，由他来替我了結。”

依莎貝拉小姐不由得战栗了一下。

“斯比格曼說，”歇了一会她往下說，“我們那笔錢得不到一万的利息。最多是三千，那还是从靠不住的抵押得来的。”

“他說得不錯。靠抵押当然不能得到，但做买卖可不是抵押。做生意能順順利利賺进三万。可是……斯比格曼怎么知道我們放利息呢？”托馬斯先生忽然想了起来，問道。

“是我无意中說出来的，”依莎貝拉小姐紅着臉解釋。

“你告訴他的，抱歉……非常抱歉！……这类事情最好是不說。”

“这些話难道是不体面的嗎？”她害怕地嘟嘟噥噥說。

“不体面？我的天，当然不是。可是人家不知道我們的收入多少，也不知道我們的收入来源，那总是比較好的。如果男爵，連元帅也在內，把他們的一切秘密都宣布了的話，那他們就不再被人認为百万富翁和慈善家了。”

“那究竟为什么呢，爸爸？”

“你还是个孩子，”托馬斯先生有点慌乱地說，“你是个理想家，因此……这会引起你的厌恶。可是你是个聪明姑娘，貝拉。你看，男爵跟高利貸者保持着联系，另一方面，元帅的財产却主要是他僥幸地失了几次火而掙到的，……还有少数是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战争期間做牲口买卖掙的。”

“那怎么会是我的未婚夫呢？”依莎貝拉小姐小声說。

“那是无关紧要的，貝拉！他們有錢，有好的信用，那是主要的，”托馬斯先生安慰着她。

依莎貝拉小姐搖搖头，好象要驅除那厌煩的念头似的。

"这么說，我們不到巴黎去了……"

"为什么不去，我的孩子，为什么不去呢？"

"要是爸爸还給那些高利貸者五六千……"

"你别为这件事不安。我会請求伏庫尔斯基，要他替我設法那么一笔年息六厘或七厘的款子，我們每年付出四百卢布左右。好啦，我們不是还有一万嗎……"

"你完全相信伏庫尔斯基嗎，爸爸？"她略略思索了一会，問道。

"我嗎？"托馬斯先生叫着，用拳头捶着胸。"我不相信約翰娜、霍尔旬西，甚至不相信我們的侯爵和他們所有的人，可我相信伏庫尔斯基。如果你看見今天他用古龙香水替我洗擦……又是不安地望着我，那就好啦！……他是我这輩子認識的最高尚的人。他不追求金錢，在我身上也賺不到錢，但他珍視我的友誼。上帝把他送来給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当我开始感到老之将至，也許还会……死去的时候。"

托馬斯先生在說这些話的时候，时常眨巴着眼皮，順着他的面頰又淌下几滴眼泪。

"爸爸，你病了！"依莎貝拉小姐吃惊地叫道。

"不，不！这是天热、煩恼，尤其是对人气憤的緣故。你想想：今天有誰到我們家里来过嗎？沒有人，因为他們以为我們完全破产了。約翰娜害怕我会向她借錢准备明天的午餐。男爵和侯爵也一样。如果男爵知道我們还剩下三万的話，他还会到这里来……为你而来的。他会想，即使你沒有嫁妆，他跟你結了婚，他总也用不着在我身上花錢。可是你放心：只要

他們一听到我們每年有一万卢布的收入，大家又会回到这里来了，你又会象从前那样在你的客厅里当女皇了……天呀，今天我是多么激动呀！”托馬斯先生一面說，一面揩着那双流泪的眼睛。

“我派人去請医生来好嗎，爸爸？……”

父亲考虑了一下。

“最好是明天，明天……到明天就自己好了。”就在这时候，有人敲門。“是誰呀？什么事？”托馬斯先生問。

“伯爵夫人来啦，”佛罗倫丁小姐在走廊里回答。

“約翰娜？”托馬斯先生又惊又喜地叫着。“出去見她吧，貝拉。我得稍微打起点精神。哦，哦！我愿打賭，她已經知道那三万卢布了。出去吧，貝拉……米柯来！”

他忙乱起来，到处寻找衣服，这时候依莎貝拉出去見姑母了，后者已經在客厅里等着她。

伯爵夫人一看見依莎貝拉小姐，就把她一把拉进了自己的怀里。

“上帝給了你們这么多的幸福，那眞太好啦！”她叫道。“听說托馬斯的房子卖了九万，你的嫁妆是保住了，眞的嗎？这是我絕沒有料到的。”

“亲爱的姑母，父亲指望能多得一些，只是有个犹太人，把竞爭者都吓退了，自己买了那所房子，”依莎貝拉小姐回答，用話来刺激姑母。

“唉，我的孩子，想不到你也还沒有看出你父亲是多么不切合实际。他可以妄想那幢房子值一百万，可是我从有資格的人們那里探听到，它至多值六万几千卢布。这一陣子，还是

天天有房子拍卖，大家也知道房子是怎样的，价錢多少。所以，对这一点是沒有什么多談的了；父亲尽可以为自己是受了欺騙，但是你，貝拉，为那个付給你們九万卢布的犹太人禱告吧。順便說起，卡奇奧·斯塔尔斯基回来了，你知道嗎？……”

依莎貝拉小姐臉漲得通紅。

“什么时候？从哪里来的？”她狼狽地問。

“当前从英国来，他是直接从中国到那里去的。他仍旧很漂亮。現在他到他祖母那里去了，看来祖母想把一大片土地交給他呢。”

“姑母，那片土地跟您的那些毗連嗎？”

“对，对，我要談的就是这一点。他曾經屡次問起你，我相信你那变化多端的脾气已經改好了，所以建議他明天来拜訪你們。”

“多好呀！”依莎貝拉小姐快活地叫道。

“你看！”伯爵夫人回答，一面吻她。“姑母总是記住你的。对你来說，他是个挺好的对象，托馬斯有一笔不大的、对他来說已經足够的資金，卡奇奧又听到一点关于霍尔甸西留給你遺产这件事，你就能更容易結下这門亲了。唔，看来斯塔尔斯基是負了一点債的。但无論如何，他祖母給他留下的財产和你从霍尔甸西那里繼承到的遺产，应該够你們用一些时候了。以后我們再瞧着办吧。他还有个叔父，你有我，因此你們的孩子也不至于吃苦。”

依莎貝拉小姐默默地吻着姑母的手。这时候她多么嫵媚，伯爵夫人竟摟着她，把她带到鏡子前面，笑着說：

“好，那你明天要象現在这样的討人喜欢，眼見卡奇奧的

旧情又要复燃了……眞遺憾，你当年拒絕了他！不然今天你們的財产会有十万或者十五万以上了吧。我想象那个可怜的小伙子为了寻找安慰，花掉了許多錢。啊哈！”伯爵夫人想起了另一件事，“你要跟父亲到巴黎去，是眞的嗎？”

“我們有这个打算。”

“貝拉，”姑母警告她，“你別去。我正想建議你們到我那里去度过殘夏。至少为了斯塔尔斯基，你会同意的。你自己要明白，年輕小伙子在乡間会感到无聊，会梦想爱情……你們可以天天見面，在那种情况下，那你就很容易纏住他，甚至……拴住他。”

依莎貝拉小姐的脸漲得比先前更紅，低低地垂下娟秀的头。

“姑母！”她腼腆地說。

“哎，我的孩子，可別在我面前假装女外交家了。一个象你这样年紀的小姐是該結婚的时候了，但首先別再犯过去的錯誤。卡奇奥是个挺好的对象：他不至于很快对你感到厌倦……如果厌倦了，——那有什么，他已經是你的丈夫啦，丈夫在許多事情上总是装作不見，話得說回来，妻子也是这样。可父亲在哪里呀？”

“父亲有点不舒服。”

“老天爷呀！一定是那意外的幸运使他太激动了。”

“相反，他是气出病来的，姑母……”

“他永远沉湎在幻想里！”伯爵夫人一面从沙发上站起来，一面大声說。“我要进去看他一会，談談你們的消夏。至于你，貝拉，我希望你善于利用时間。”

在跟托馬斯先生亲密地談了半个鐘头以后，姑母向侄女告辞，而且再次向她忠告，不要讓斯塔尔斯基滑走了。

九点鐘左右，托馬斯先生破例就睡了。依莎貝拉小姐还沒有睡，她把表姊佛罗倫丁喊到自己房間里来。

“你知道嗎，佛罗拉，”她在那張躺椅上睡下，說道，“卡奇奧·斯塔尔斯基回来了，明天到我們家来。”

“啊—啊！”佛罗倫丁小姐拖长声音說，好象这件事对她来說已不是新聞。“这么說，他心里不怀恨了嗎？”她意味深长地問道。

“也許还沒有……不过我不知道……”依莎貝拉小姐微笑着。“姑母說他长得依旧很漂亮。”

“还依旧負着債……可是那沒有关系。今天誰不負債呀！”

“你会有什么意見呢，佛罗拉，如果……”

“如果你跟他結婚的話？当然，我要向你們倆道喜。可是男爵、元帅、奧霍茨基，首先是……伏庫尔斯基，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見呢？”

依莎貝拉小姐猛然間坐了起来。

“亲爱的，你怎么又想起那个……伏庫尔斯基来了？”

“我沒有想起他，”佛罗倫丁小姐一面回答，一面扯着自己那件长衣上的綉边。“我只想提醒你，你曾对我說过，还在四月里……一年来那个人就在追求你，四面八方把你团团圍住了。”

依莎貝拉小姐突然大笑起来。

“啊，我記得！当时我确实以为是那样……但是今天，由于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認識，我看出他并不是那一类可怕的

人。不錯，他悄悄地在愛慕我；可是如果我……出嫁了，那他也会同样愛慕我的。象伏庫尔斯基那样愛慕我的人，跟他使一个眼色，握一下手就够了。”

“你确实这么相信嗎？”

“是的。你瞧……我相信他的所有秘密圈套，不过是生意經罢了。父亲借給他三万卢布，誰知道，他的一切努力也許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吧？”

“但如果不是那样呢？”佛罗倫丁小姐問，仍然在扯着那件长衣上的縐边。

“亲愛的，別再說了！”依莎貝拉小姐生起气来。“干嗎一定要搞坏我的心情呢？”

“你自己說过，那种人能耐心地等待，能用圈套纏住别人，甚至能冒一切风險，不惜粉身碎骨。”

“但不是伏庫尔斯基。”

“你想一想决斗吧。”

“男爵曾經公开得罪过他。”

“但在你面前却請求原諒。”

“唉，佛罗拉，我請你别折磨我啦！”依莎貝拉小姐突然冒火了。“你硬要把一个商人当作一个魔鬼，也許是因为……我們在房子上損失了那么多……是因为父亲生病，也因为……斯塔尔斯基回来了。”

佛罗倫丁小姐做了一个动作，好象还想說点什么，但她却抑制下去了。

“晚安，貝拉，”她說。“也許你現在是对的。”

她走了。

整夜依莎貝拉小姐梦見斯塔尔斯基是她的丈夫，罗西是她第一个精神上的情人，奥霍茨基是第二个，而伏庫尔斯基是她財产的全权受托者。到早上十点鐘光景，佛罗倫丁小姐才把她喚醒，通知她說斯比格曼和另一个犹太人已經来了。

“斯比格曼？不錯！我把他忘了。告訴他晚一些来吧。爸爸起身了沒有？”

“早在一个鐘头前起身了。我剛才告訴过他說犹太人来了，可是他請你給伏庫尔斯基写一封信。”

“干什么？”

“請他中午到我們这里来一下，把犹太人的帳目結清。”

“对，我們在伏庫尔斯基那里有錢，”依莎貝拉小姐說。“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我給他写信是不合适的。佛罗拉，你以父亲的名义写吧。紙在写字台上。”

佛罗倫丁小姐坐下写那封需要的信，这时候，依莎貝拉小姐就开始穿起衣服来。犹太人上門象給她澆了一盆冷水似地淸醒过来了。想到伏庫尔斯基却又使她不安。

“这么說，沒有这个人，我們眞正对付不过来嗎？”她心里想。“当然，如果他拿了我們的錢，那他当然得要替我們还債。”

“懇請他，”她对佛罗倫丁小姐說，“請他尽可能快到这里来……要是斯塔尔斯基在我們家里遇到这些可恶的犹太人……”

“他比我們更熟悉他們，”佛罗倫丁指出說。

“无論如何那是可怕的。你不知道，昨天……这个人……对我說話是怎么一种口气……象他……”

“象斯比格曼，”佛罗倫丁小姐提醒說。“啊，这是个无耻

的犹太人……”

她封好信，就到外房去，把等着的那些人打发走。依莎貝拉小姐在圣母的石膏象前面跪下，禱告保佑听差碰到伏庫尔斯基在家，斯塔尔斯基不在她們家遇見那些犹太人。

那石膏象的圣母听从了依莎貝拉小姐的祈求；一个鐘头以后，在早餐时，米柯来递給她三封信。有一封是伯爵夫人来的。她在信里通知說，医生們在今天两三点鐘来給父亲看病，还說卡奇奥·斯塔尔斯基在午飯以后出来，他随时可能到他們家来。

“你得注意，亲爱的貝拉，”姑母在結尾这样写道，“要使得这个小伙子一路上想念你，到了乡間也想念你，你父亲跟你过几天也要上那儿去。我已經那样作了安排，使他在华沙既見不到任何一个姑娘，在乡間也碰不到一个女人（除了你，我的心肝），除了他祖母，那議长夫人和她那些不大惹人喜欢的孙女。”

依莎貝拉小姐稍微撅起嘴唇：她不喜欢姑母那堅定不移的口气。

“姑母这样抬举我，”她对佛罗倫丁小姐說，“好象我已經失去了每一个希望似的……我不喜欢她这样！”

在她想象中，卡奇奥·斯塔尔斯基的俊美形象就稍稍黯淡了。

另一封信是伏庫尔斯基来的，他說要正午一点鐘来听候差遣。

“佛罗拉，你吩咐犹太人几点鐘来的？”依莎貝拉小姐問。

“一点鐘。”

“謝天謝地！但愿斯塔尔斯基不在那时候到我們家来，”

依莎貝拉小姐拿起第三封信說。“这字迹好象很熟悉呢！”这封信是誰来的，佛罗拉？”

“你認不出嗎？”佛罗倫丁小姐对信封上的地址望了一眼，回答說。“克惹楚夫斯卡的信。”

依莎貝拉小姐气得腮帮上发紅。

“嘿，眞的！”她叫着，把信扔在桌上。“佛罗拉，請你把信給她退回去，在信封上写上‘未閱’。这討厌的婆娘对我們有什么要求呢？”

“这你会很容易知道，”佛罗倫丁小姐建議她把信拆开。

“不，不，絕对不！我不要这个討厌女人的信……一定又是一个什么詭計，她从来不写别的……佛罗拉，我請你馬上把信給她退回去……或者你讀一遍，看她写些什么……我最后一次接受她写得潦草的信。”

佛罗倫丁小姐謹愼地拆开信封，开始讀起来。

她臉上的好奇神情漸漸变成了惊异，接着又慌乱起来。

“讀这封信在我是不合适的，”她一面把信递給依莎貝拉小姐，一面輕輕地說。

男爵夫人这样写道：

亲爱的依莎貝拉小姐！我承認我的行为会引起您的反感，同时惹起仁慈的上帝的憤怒，上帝对您是照顧得无微不至的。因此我收回我的一切，在您前面屈服，亲爱的小姐，我恳請您原諒我。因为伏庫尔斯基出現在您身边，这不是上帝恩惠的証明嗎？一个跟我們一样的普通人，成了上帝手中的工具，为的是懲罰我，抬高您。他不但在决

斗时打伤了我的丈夫（但愿上帝也饒恕他在我面前对别人犯下的罪行吧），而且还买下了我那可爱的孩子死在里面的这幢房子，他現在一定会收很貴的房租的。你們不但欣賞着我失敗，而且房子还比原来价格多卖了两万卢布。

亲爱的小姐，作为对我的后悔的答复，恳求您在尊敬的伏庫尔斯基先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恨我）面前替我說情，請他把我的租約再延长几年，而不过分要求我从我唯一的女儿死在里面的这幢房子里搬走。可是事情必須謹愼地进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那尊敬的伏庫尔斯基先生不希望人家知道他买了房子。他不是象一个正派人所做的那样公开出面买这幢房子，而是由那个高利貸者許朙格包姆出面，而且，为了能够比我的喊价多出两万卢布，还派了一些冒充竞买者到法院去。他为什么做得那么秘密，我亲爱的小姐，您一定知道得比我更清楚，因为你們把一笔錢放在他那里生息。数目固然不大，但由于上帝的恩賜（它是那么明显地伴随着你們）和那尊敬的伏庫尔斯基先生的尽人皆知的灵活手段，一定会为你們生利，那样就消除了你們到目前为止的处境上的痛苦。我祝亲爱的小姐安好，而且把我們彼此間的关系信托給坚定不移的公正的上帝，这样我即便是个被輕視的亲戚，也仍然是始終忠实于您的、順从的仆人。

克薏楚夫斯卡

依莎貝拉小姐念着信，臉色变得象紙那么蒼白了。她从

桌子旁边站起来，把信折好，举起手来，好象想拿它向誰的脸上扔去似的。突然間憤怒变为恐惧——在惊慌不安中，她想往什么地方逃跑，或者呼救。可是她立刻控制住自己，到父亲那里去了。

列茨基先生穿着拖鞋和亚麻布的睡衣躺在沙发上，在讀驛报。他非常温柔地对女儿招呼了一声，当她坐下的时候，他却注意地打量着她，說道：

“不知道是屋里的光綫不好，还是我的感覺，今天你的心情似乎不愉快。”

“我情緒不大好。”

“我就是看出这一点，大概是因为天热的緣故。可是今天你应該，”他微笑着用一根指头吓唬她，接下去說，“今天你这个小調皮应該外貌好看一点才对：昨天姑母告訴我說，那个卡奇奧是可以征服的……”依莎貝拉小姐一声不响，父亲仍然往下說：“不錯，那年輕人到处閑逛，有点嬌养惯了，还負了一点債，可是他年輕、英俊，而且还——瘋狂地爱着你。約翰娜希望議长夫人把他留在乡間两个星期，剩下的时間由你照顧他。你知道，也許那样是不坏吧？他出身名門，我們可以东一处西一处地把財产积攢起来。再說，他是个熟悉世故的、精明的人，如果他周游全世界是真的話，那他甚至是一个英雄呢。”

“我收到了克惹楚夫斯卡的一封信，”依莎貝拉小姐打断他的話。

“又来信了？那瘋婆子写些什么呢？”

“她信里說，我們的房子不是許朗格包姆，而是伏庫尔斯基买去的，他依靠那些冒充的竟买者的帮助，比原来房价多付

了两万卢布。”

她一面用哽咽的声音說着，一面不安地瞅着父亲，怕他发脾气。但是托馬斯先生只在沙发上坐起一点，一面把手指捏得喀喀地响，一面叫道：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那可能是眞的……”

“怎么！”依莎貝拉小姐跳了起来。“原来他胆敢送給我們两万，而你，爸爸，談起来却又这么平心靜气？”

“我說得平心靜气，因为如果我不是等着卖房子的話，那么我得到的不是九万，而是十二万了。”

“可是，如果人家已經把房子拿去拍卖了，我們可不能等待呀……”

“也就是因为我們不能等待，所以我們才吃了亏，而伏庫尔斯基賺了錢，因为他能等待。”

听了这些話，依莎貝拉小姐稍微平靜下来了。

“这么說，爸爸認为他沒有对我們行善了嗎？可昨天你談起伏庫尔斯基，那样子好象被他迷惑了似的。”

“哈哈哈！”托馬斯先生大笑起来。“你眞是了不起，不可捉摸！昨天我有点生气，甚至非常生气……有点什么……有点什么……不对劲。可是今天……哈哈哈！我看伏庫尔斯基买房子尽可以多付錢！再說他是个商人，不会不知道他为它花掉多少錢的。他在这一笔上亏了本，会在另一笔上賺回来。他参加拍卖我的財产，我不能在这一点上見怪他。即使我有理由去推測那是一笔卑鄙齷齪的买卖，比方說在这么一笔上……由許朗格包姆出面……”

依莎貝拉小姐热情地握着父亲的手。

“是的，”她說，“爸爸說得对。只是当时我領会不了这一点。在买房子时，由犹太人出面就很清楚地証明了那位先生，表面上假装是个朋友，暗地里却在做生意。”

“那还用說！”托馬斯先生証实說。“难道这么簡单的事你会不懂嗎？也許他不是个坏人，但生意人終究是生意人！”

外房里傳来响亮的按鈴声。

“一定是他来了。爸爸，我出去，讓你們两人在一起。”

她走出父亲的臥室，可是在外室里看見的不是伏庫尔斯基，却是三个犹太人，在跟米柯来和佛罗倫丁小姐大声爭吵。她逃进了客厅，差点儿沒有說出声来：“天呀！他为什么沒有来呢？”

矛盾的感情在她心中汹涌起伏。她同意父亲的解釋，但她知道，父亲的話是騙人的；因为伏庫尔斯基沒有在房子上賺錢，反而亏了本，那只是为了把他們从最不幸的境地里救出来。她自己虽然承認这一点，但对他还是憎恨。

“卑鄙！下流！”她嘟噥着說。“他竟胆敢……”

这时候，那些犹太人在外室里跟佛罗倫丁小姐展开了一場眞正的爭执。他們宣布在沒有拿到錢以前，他們不走，因为昨天伯爵小姐保証过了……当米柯来替他們推开那扇楼梯門时，他們发起狠劲来了：

“这是搶劫！这是欺詐！大人先生們曉得拿錢，你当时替他們說：‘亲爱的大卫先生！’可是現在……”

“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时突然傳来了另一个声音。那些犹太人一声不响了。“这是什么意思？您在这里干什么，斯比格曼先生？”依莎貝拉小姐听出那是伏庫尔斯基的声音。

“我沒有什么……老爷千万請原諒。我們到伯爵先生这里来只是为了一点事……”剛才还在吵吵鬧鬧的斯比格曼用完全不同的腔調在請求原諒了。

“主人吩咐我們，要我們今天来拿錢，”另一个犹太人插嘴說。

“是的，昨天伯爵小姐保証过，說今天要还我們錢，一分錢也不欠……”

“你們会拿到的，”伏庫尔斯基打断他的話头。“我是列茨基先生的全权代表，今天六点鐘在我的帳房間里結清你們的帳目。”

“不忙。老爷干么这么急急呢！”斯比格曼回答。

“請你們六点鐘到我那里去。米柯来，你不該接待任何一个客人，因为主人有病。”

“我懂啦，老爷！我們家主人在臥室里等着，”米柯来回答說。

等到伏庫尔斯基走了出去，他把那些犹太人推出門去，还說：

“走吧！滚吧！出去！”

“得啦，得啦！您干么这样生气呀？”那些狼狽不堪的犹太人嘀咕着。

托馬斯先生感动地問候伏庫尔斯基；他的手有一点抖索，头也在摇晃。

“唔，您看，那些犹太人……廢物……胆敢上我家来……吓唬我的女儿。”

“我叫他們六点鐘到我帳房間去，如果您允許的話，我就

把那些帳目結清。是一笔大数目嗎?”伏庫尔斯基問。

“小数目……几乎談不上什么。总共是五六千卢布吧。”

“五六千?”伏庫尔斯基跟着說了一遍。“那三个人向您要这么多嗎?”

“不。我欠他們两千,也許稍多一些。可是,我告訴您,斯丹尼斯拉夫先生(这是十足丢人的事!),三月里有人收买了我以前的期票。我不知道是誰买的;尽管这样,我还是应該准备应付一切的局面。”

伏庫尔斯基臉色开朗起来。

“我們把債权人提出的債务償清就是。”他回答,“今天我們給那些握有比較近期的期票的債权人把帳还掉。那么,总共是两三千吧?”

“是的,是的……不过您想想,多么倒霉啊!請您付給我半年利息五千……您身边带着錢嗎,斯丹尼斯拉夫先生?”

“当然。”

“我非常感謝您,但是,就在我想要跟貝拉……和您到巴黎去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却从我的口袋里搶走了两千,这是多么倒霉呀!不用說,巴黎是去不成了。”

“为什么?”伏庫尔斯基問。“我会还掉那些債,您可不必动用您的利錢。你們可以大胆放心地到巴黎去。”

“了不起的人呀!”托馬斯先生叫着,拥抱起他来。“亲爱的,您瞧,”他变得平靜了,接下去說,“我在想:为了还那些債,您或者能在什么地方替我借一笔錢,利息大約……是……年息六厘或七厘。”

托馬斯先生在理財方面的幼稚,使伏庫尔斯基忍不住

耍笑。

“当然，”他勉强微笑着回答，“当然，您可以借到一笔錢。我們还給那些犹太人約莫三千卢布，可您是要付利錢的。您愿付多少呢？”

“年息六厘……七厘……”

“好的，”伏庫尔斯基說，“您要付一百八十卢布的利錢，本金可就留着不动了。”

托馬斯先生又眨眨眼睛（那已經是第几次了啊！），眼泪涌出来了。

“善良的人呀！高貴的人呀！”他說着，拥抱着伏庫尔斯基。“上帝把您送来給我了。”

“您認为不这样，我有別的办法嗎？”伏庫尔斯基嘟噥着說。

有人敲門。米柯来进来，通知說医生們来了。

“啊哈！”托馬斯先生叫起来，“我的姊妹替我請了大夫来。天呀，我的病从来也沒有治好，但是今天……对不起，斯丹尼斯拉夫先生，現在請您找貝拉去吧。米柯来，通知小姐說伏庫尔斯基先生到。”

“哦，这是我的报酬……我的生命呀！”伏庫尔斯基跟在米柯来后面，这样想。他在外房里碰到医生，两个人他都認識，他恳請他們特別照拂托馬斯先生。

依莎貝拉小姐在客厅里等候他。她臉色有点蒼白，但这样一来显得更美了。他向她請安，兴高彩烈地說：

“送給罗西的花冠合您的心意，我非常高兴。”

他囁嚅起来。依莎貝拉小姐困惑莫解地望着他，那样子，

好象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見到他似的。她那特別的面部表情使他大吃一惊。

两个人緘默了一陣子，末了依莎貝拉小姐在她那件灰色衣服上抹着微尘，一面問：

“您就是买了我們房子的人嗎？”她眯縫起眼睛凝視着他。

伏庫尔斯基措手不及，最初一刹那竟慌張起来。他突然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他的臉上一陣白，一陣紅，但后来終于鎮靜下来，低声回答：

“是的，那是我买的。”

“为什么您在拍卖时候由一个犹太人出面呢？”

“为什么？”伏庫尔斯基重复了一声，带着孩子的畏怯神情望着她。“为什么？……您明白嗎，我是个商人，……如果大家知道，我把資金擱死在不动产上，会影响我的信用的。”

“您老早对我們的事情感到兴趣了。好象四 月 里……是的，四月里您不是买了我們的餐具嗎？”依莎貝拉小姐用同样的声調說。

这个声調使伏庫尔斯基清醒过来，他抬起头，干巴巴地回答道：

“您的餐具随时可以收回。”

这时依莎貝拉小姐垂下了眼睛。伏庫尔斯基看到这一点，又发窘了。

“那您为什么这样做呢？”她輕輕地問。“为什么……您这样纏住我們呢？”

看来，她会流泪的。伏庫尔斯基委实沉不住气了。

“我纏住你們！”他用完全改变了的声調說。“难道您找得

到一个比我更忠实的仆人……不……一条更忠实的狗嗎？两年来，我仅仅想到一件事，那就是替您排除一切困难。”

就在那时候，門鈴响了。依莎貝拉小姐战栗了一下，伏庫尔斯基住了口。

米柯来推开客厅的門，叫了一声：

“斯塔尔斯基先生到。”

門檻上出現了一个中等身材、体格匀称、皮肤黝黑的男子。他留着短短的絡腮胡和八字胡，虽然秃頂，但几乎看不出来。他臉上显出一半高兴，一半譏諷的表情。远远地就揚声說：

“我又能够向您請安，表妹，我是多么高兴呀！”

依莎貝拉小姐默默地向他伸过手去；她的双頰泛上了紅暈，眼睛充满了爱撫神情。

伏庫尔斯基退到了一張靠墙摆着的桌子那里。依莎貝拉小姐給他們介紹：

“伏庫尔斯基……先生，斯塔尔斯基先生。”

伏庫尔斯基的姓被那么一种声調提出，竟使斯塔尔斯基認为只需向他点点头；斯塔尔斯基在离开他几步的地方坐下，拿側面朝着他。作为对这个行为的答复，伏庫尔斯基也在靠墙的那張小桌旁边坐下，翻閱着一本紀念册。

“我听說，表哥，您这次是从中国回来？”依莎貝拉小姐問。

“最近是从倫敦回来，但我覺得自己还在船上哩，”斯塔尔斯基回答道，很明显，他波兰話說得很不連貫。

依莎貝拉小姐开始說英語。

“这一次表哥在家乡会住得稍久一些吧？”

"那完全要看情形，"斯塔尔斯基同样也用英語回答。"这位先生是誰？……"他斜着眼睛向伏庫尔斯基瞧了一眼，問道。

"我父亲的全权代表。要看什么情形呢？"

"我以为表妹用不着打听这一点，"那年輕人笑了笑回答。"那完全要看……我祖母的慷慨来决定。"

"啊，那好极了……我倒想听一些恭維話呢……"

"环球旅行者是不說恭維話的，因为他們从經驗中知道，在世界的任何地区，恭維話只会使男人們在女人們的眼睛里丧失威信。"

"这是表哥在中国发現的嗎？"

"在中国，在日本，但首先是在欧洲。"

"表哥也想在波兰运用这个原則嗎？"

"我想試試，如果你允許的話，亲爱的表妹，要在你的合作下来試。看来我們倒是可以在一起度假期的，是这样嗎？"

"至少姑母和父亲有这样的愿望。不过您想核对一下风俗文化的观察，我是不十分乐意的。"

"在我这方面，这只是一种合理的报复。"

"那就是說，要来一次爭吵吧？"依莎貝拉小姐問。

"清偿了旧債，結果常常就是和解。"

伏庫尔斯基那么注意地望着那本紀念册，連額头上的青筋也暴出来了。

"是清偿，但不是报复，"依莎貝拉小姐表示了不同的意見。

"不是报复，只是認为表妹欠了我的債罢了。"

"这么說我得还旧債了？"依莎貝拉小姐笑起来。"哦，表

哥没有在环球旅行上白浪費时間。”

“我倒宁愿在假期中不白浪費时間，”斯塔尔斯基說，意味深长地望着她的眼睛。

“那完全要看报复的方法了，”依莎貝拉小姐回答，臉又紅了。

“老爷請伏庫尔斯基先生去！”米柯来站在客厅的門檻上，叫了一声。

談話中止了。伏庫尔斯基合上紀念册，从椅子上站起来，向依莎貝拉小姐和斯塔尔斯基鞠了一躬，就慢慢地跟着仆人走了。

“这位先生不懂英語吧？他不至于因为我們不跟他說話而感到委屈吧？”斯塔尔斯基問。

“不会！”依莎貝拉小姐回答。

“那就更好；不知为什么我覺得他对我們的交往似乎不高兴。”

“所以他走了，”依莎貝拉小姐随便地回答。

“給我把客厅里的帽子拿来，”伏庫尔斯基走到隔壁房間时，对米柯来說。

米柯来拿了帽子，把它送到托馬斯先生的臥室里。他在外房里听見那个双手抱着头的伏庫尔斯基在嘟噥着說：“仁慈的上帝呀！”

伏庫尔斯基走进托馬斯先生的房間，医生們已經不在了。

“請您想想看，”列茨基先生叫道，“多么不幸的湊合啊！医生禁止我到巴黎去，并且用死来吓唬我，囑咐我馬上下乡。說老实話，我甚至不知道应該到哪里去逃避这种炎热。它同样

也影响到您，您的脸色完全变了。不是嗎，这屋子多悶热呀！”

“是呀，眞热。請允許我現在把錢交給您。”伏庫尔斯基从口袋里抽出厚厚的一个小包說。

“哎喲……眞的……”

“这里五千卢布是到一月十五日的利息。請您点一点数。这一張是收据。”

列茨基先生把那一小迭一百卢布的新票子点过几遍，在那張收据上签了名。随后放下鋼笔，說道：

“好，这是一件事……現在关于債务的事……”

“您欠的那两三千卢布今天就会还掉的。”

“可是对不起，斯丹尼斯拉夫先生，我不愿白要。我請求您，准确地照样把利息扣去。”

“每年一百二十到一百八十卢布。”

“是的，是的！”托馬斯先生証实說。“但是……如果我还需要錢用的話，我在您那里找誰接头呢？”

“您在一月里拿得到另一半的利息，”伏庫尔斯基回答說。

“这我知道。但是您看，斯丹尼斯拉夫先生，如果我万一要动用我的一部分本金……当然不是不付代价的。我乐于付利息……”

“年息六厘，”伏庫尔斯基說。

“是的，六厘……或者七厘。”

“不，先生。您的本金是年息三分三厘，所以我不能以年息七厘出借。”

“好。在那种情况下，您别放弃我的本金，不过……您知道……我可能突然碰到什么意外事情的。”

“明年一月中您甚至可以要回您的本金。”

“决不！就是十年内我也不会向您要回我的本金的。”

“可是您的本金我只接受一年。”

“怎么？为什么？”托馬斯先生感到奇怪，眼睛睁得越来越大。

“因为我不知道，一年后的情况怎样。特别好的生意不是年年都有的。”

“順便說起，”托馬斯先生悶悶不乐地考虑了一会以后，大声地說。“伏庫尔斯基先生，您买了我的房子，城里人有些什么意見呢？”

“是的，先生，我买了您的房子。但是不要到半年，我可以以适当的条件把它轉讓給您。”

列茨基先生覺得臉紅起来了。可是他不愿承認自己的失敗，还是用傲慢的腔調問：

“您想要多少頂讓費呢，伏庫尔斯基先生？”

“一文也不要。我以九万的代价把它还給您，甚至……再便宜些也說不定。”

托馬斯先生迅速往后退去，垂下双手，倒在那張寬大的靠椅里；从他眼睛里又掉下了几点眼泪。

“眞的，斯丹尼斯拉夫先生，”他哽咽着說、“我明白，金錢能够破坏……最好的友誼。您买了那幢房子，难道我怪您嗎？难道我責备您嗎？但是您跟我說話却好象我得罪了您似的。”

“請您原諒，”伏庫尔斯基插嘴說，“可是我的确有点激动……一定是天热的关系。”

“哦，一定是的！”托馬斯先生一面站起来，紧握着他的手，

一面高声說。“好吧……这些难听的話，我們彼此都原諒吧。我不怨恨您，因为我知道……天热的影响。”

伏庫尔斯基向他告辞，走进了客厅。斯塔尔斯基已經不在，只依莎貝拉小姐一个人坐在那里。她一看見他，就站起来；她的脸色已經比較愉快了。

“您走啦？”

“是的，我正想向您告辞。”

“您沒有把罗西忘記吧？”她淡淡地微笑一下問道。

“不忘記，我会叫人把花冠給他送去的。”

“您不亲自送嗎？那为什么呢？”

“我今晚上到巴黎去，”伏庫尔斯基回答。

他行了礼就走了。

依莎貝拉小姐困惑地站了一会；接着跑到父亲的房間里。

“这是什么意思，爸爸？伏庫尔斯基冷冰冰地向我告辞，还說他今晚上到巴黎去。”

“什么？……什么？……什么？……”托馬斯先生叫着，双手抱着头。“他一定生气了。”

“啊，对的……我曾經当着他的面提起买我們房子的事。”

“天呀！你干了什么好事呀？唉，全都完了。現在我明白啦！当然，他生气了……不过，”他沉吟了一下，說道，“誰能料到他是那么容易見怪呢？眞沒想到——一个商人，会这样容易見怪！”

第六章 老掌柜日記

他动身走了！……斯丹尼斯拉夫·伏庫尔斯基先生，貿易运輸公司的卓越的創办者，一家每年約有四百万卢布銷售額的商行的主要經理人，突然到巴黎去了，象最快最出色的驛站馬車夫到华沙市郊的小地方米罗斯納去一样……剛剛昨天他对我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第二天却忽然一下子就失踪了。

他在显貴的主人列茨基府上斯文地吃飯，把咖啡喝完，剔剔牙齿——就溜了。可不就是这样嗎！伏庫尔斯基先生到底不是个可怜的伙計，只能在干了几年后才向老板恳求一次休假。伏庫尔斯基先生是个資本家，每年約有六万卢布的收入，他跟男爵們决斗，跟伯爵們和侯爵們非常亲密，不論什么时候要到什么地方，說走就走。可是你們这些拿薪水的伙計，辛辛苦苦埋头干活，老板才能付給你們薪水和紅利。

这就叫做商人嗎？……不，商人不会有这种古怪念头，不是商人的行为！

嗯，我懂得，巴黎是可以去，甚至可以去胡搞一通，但現在去却不是时候。你知道嗎，柏林会議惹出了些麻煩，英国为了塞浦路斯，❶ 奧国为了波希尼亚在切齿怀恨，天呀……意大利人在直着喉嚨叫喊："給我們的里亚斯特，❷ 不然就有灾禍！"

听說在波希尼亚已經血流成河，而且毫无疑問，一到秋天（但愿庄稼能收到手！），战爭一定会爆发……可他好象沒有那么一回事地一溜了事，上巴黎去了。

說得够啦！他这么突然到巴黎去，为的什么？参观博覽会嗎？博覽会跟他什么相干！也許是为了跟苏辛合伙的那笔交易？……我感到好奇，赤手空拳，能够从那种交易上那么随便地賺到五万卢布嗎？他們支支吾吾对我說什么新的机器，有时是造石油的，有时是鉄路上用的，有时却是制糖厂用的。可是，我的小天使呀，你們这次去不是为了不平常的机器，而是为了很平常的大炮吧？法国眼看就要跟德国爭吵起来……据說小拿破侖待在英国，但是从倫敦到巴黎比从华沙到查莫斯齐耶更近一些！

唉！伊克納西先生，你对W先生（在这种情况下，不連名带姓地說出来比較好些）下判断别下得太快了，别过早地非难他，否則会給自己碰釘子的。这里有个大阴謀在酝酿着：曾經一度是拿破侖第三的座上客的列茨基先生，加上这个演員罗西是个意大利人（意大利突然要求的里亚斯特），和恰好在动身前在列茨基家中吃的那頓飯，还有买房子……

列茨卡小姐是漂亮的，不錯，她是漂亮的，但她終究只是个女人，斯达史不至于为她作出那么多的瘋狂行为……这里問題好象在P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用縮写）。这里問題好象在严肃的P身上……

---

❶ 地中海东部的島屿。

❷ 亚得里亚海的巨港。

自从这可怜的年輕人出走后已經有两个星期了，也許是永远不再回来了……他来了几封簡短而乏味的信，閉口不談自己，我却感到那么忧愁，有时确实焦急得坐立不安。（嗯，也可以这样說，不是由于怀念他，只是出于习慣。）

我还記得他是怎样动身的。鋪子已經打烊，我正坐在这張小桌子旁边喝茶（我的伊耳一直在鬧小病），斯达史的仆人突然冲进房間里来：

“老爷有請！”他叫了一声就又跑掉了。

（这是一个多么放蕩的癟三，一个怎么样的懶汉呀！……他站在門口，說：“老爷有請！”你倒看看他那副神气。这个畜生！）

我本想斥責斥責他：你这个蠢东西，对你来說，只有你的老爷是个老爷；但是他已溜掉了。

我赶快把茶喝完，給伊耳倒一点点牛奶在小碗里，就到斯达史那里去。我瞧見他的仆人站在大門里，同时跟三个漂亮得象小鹿的姑娘在調情。这时，我想，这么一个流氓，四个也对付得了，虽然……（魔鬼也对付不了这些婆娘。比方說，雅特薇加太太，生得非常小巧，輕飄飄的，可她的第三个丈夫已經害了癆病啦。）

我上楼去。房間的門沒有关上，斯达史在灯光下理箱子。我料到有事情了。

“这是什么意思？”我問。

“我今天到巴黎去，”他回答。

“昨天你还說还不那么快就走！”

“唉，昨天……”他从箱子那里往后退，考虑了一陣子；接

着他用一种怪腔調說:"昨天……我弄錯了。"

这些話使我很不愉快，而且感到难以应付。我注意地打量着斯达史，感到大为詫异。我从来也不相信，一个可說是健康的、絕沒有受过伤害的人，能在三几个鐘头內改变得这么厉害。他臉色变得蒼白了，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眶里，那样子簡直象受人蹂躪过似的……

"为什么你这么突然改变了計划?"我問。我覺得我問的完全不是我所要知道的事。

"亲爱的，"他回答說，"难道你不知道，有时候一句話不但会改变計划，甚至会把人都改变过来……整个談話那更不必說了!"他用勉强听得出的声音补上一句。

他継續理着箱子，正在收拾各种各样的东西时，却到客厅里去了。一分鐘过去了——他沒有回来；两分鐘——依旧沒有回来……我从那扇稍微开着的門張望一眼，看見他把身子靠在椅背上，茫然向窗外望着。

"斯达史。"

他醒悟过来了:

"你有什么事?"

他又整理起东西来了。

"你身体有点不好。"

"沒有什么。"

"很久以来我沒有見过你这个样子了。"

他微笑了笑。

"确实，自从牙医那么不熟練地拔掉我那个好牙齿以来……"

“我有点不喜欢你的旅行准备，”我說，“你一点也不想对我說嗎？”

“說？……啊，不錯。銀行里約有十二万卢布的存款，所以你們不会缺錢的。此外……还有什么呢？……”他問着自己。“啊，有了，……不用再把我买列茨基房子的事情保守秘密。相反地，你到那里去，按照原来的房租把租約定妥。你可以把克惹楚夫斯卡太太的租金抬高十五卢布，讓她生点气；可是别为难那些穷人。那里还住着一个鞋匠和几个大学生；他們給多少，你就收多少，只要他們按时交錢就行。”

他看一看表，还有时間，就在那張躺椅上躺下，双手交叉枕在脑后，閉上眼睛，一声不响。那副样子說不出有多么忧愁。

我在他脚跟前坐下，說：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嗎，斯达史？……告訴我，你出了什么事。不用說，我知道我不能帮你的忙，但是你明白……煩恼象毒葯一样：最好把它吐出来。”

斯达史又微笑了一下（我不喜欢他这种微笑），歇了一会，回答說：

“我还記得，有一次（那是早已过去的事情了），我曾經跟一个人坐在一間小屋里，他不知为什么反常地直率談起来了。告訴我他家庭中的一些不可能的事，談他的一些关系和事迹，后来他全神貫注地听着我談自己的經历。嗯，他从中得了好处……”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問。

“这是說，我的老先生，因为我不想探听你的任何自白，所

以我也不必在你面前来那么一套。”

“怎么，你是这样理解朋友之間的談心嗎？”我叫道。

“得了吧，”他說着，从那張长沙发上站起来。“对女学生来說，談心也許是个可爱的玩意儿。再說我沒有什么可以忏悔的，在你面前也沒有。我是多么疲倦呀！……”他伸了个懶腰，嘟噥着說。

那个好吃懶做的仆人到現在才进来，他提了斯达史的箱子，通知說，馬車已經来到門口了。斯达史和我坐上車子，可是在到火車站去的路上，我們一句話也沒有談。他从牙齿縫里吹着口哨，抬头望着星星，我却覺得自己是在送丧。

舒曼医生在車站上无意間撞見了我們。

“你到巴黎去嗎？”他問斯达史。

“你怎么知道？”

“哦，我全知道。連斯塔尔斯基先生坐同一班車也知道。”

斯达史打了一陣寒噤。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轉过臉去問大夫。

“是个懶汉，破产者……他們毕竟都是一样的人，”舒曼先生回答說。“噢，以前还是个求婚老手哩……”他补上一句。

“这不关我的事……”

舒曼沒有回答这句話，只斜着眼睛望他。

鈴声响起来，汽笛叫了。旅客們往車厢里挤。斯达史跟我們紧握着手。

“你什么时候回来？”医生問他。

“我希望……永不回来，”斯达史回答，在空空的头等車厢里坐下。

火車开动了。医生若有所思地目送着車尾的那盞灯，而我差一点哭了起来……

車站值班員工关閉上那些通月台的出入口，我就劝医生沿着耶路撒冷路散一会步。夜是暖和的，天空明淨；我記不起曾經在什么时候見过这么多的星星。斯达史曾經告訴过我，他在保加利亚时常抬头望星星，所以我現在也决定——多么可笑呀！——每晚上在同一个时間仰望天空……（也許我們的目光和思想眞会在某一顆閃爍的小星上相遇，那他就不至于感到那么寂寞了。）

突然間（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起了疑心，怀疑斯达史出其不意的动身一定跟政治有关。我拿定主意向舒曼探听探听，于是我便采用轉弯抹角的方法說道：

"我以为伏庫尔斯基好象是……在鬧恋爱了。"

医生在人行道上站住，把那根手杖拄着身子，开始大笑起来，引起了行人們的注意，幸亏行人寥寥无几。

"哈哈哈！……您到今天才有这重大的发現嗎？哈哈哈！……您这个惹人笑的老先生！"

說話尖利刻薄是一种低級趣味。但我还是把牙齿咬紧，回答說：

"甚至对那些比我更不老練的人来說，发現这件事也并不困难（我覺得挖苦了他一下！）。但是我喜欢小心揣測，舒曼先生……而且我也不相信，一件象爱情那么平常的事会那么捉弄一个男子汉。"

"你弄錯了，亲爱的老先生，"医生揮着手，回答說。"在大自然面前，爱情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这也可以說，在上帝面

前也是这样。可是，你們那愚蠢的文明，根据早就消亡和被埋葬了的古罗馬的見解、教皇的利益、特魯巴都尔、[1]禁欲主义、等級和类似荒謬的东西創造出来的文明，把自然的感情……弄成了什么样子？弄成了神經病！你們所謂的爱情，那騎士风度、遵守戒規、浪漫情調三者結合起来的爱情，实际上是建立在欺騙基础上的丑恶勾当，这种勾当很有理由受到終身劳役，那就是所謂婚姻的懲罰。但不幸的是，一些人眞心誠意到婚姻市場上去……爱情消耗了他多少时間、精力、才干，甚至性命！这我是清楚地知道的，”医生憤怒得气喘吁吁地往下說，“誠然，我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一輩子到死依然是个犹太人，但我是在你們中間教养大的，甚至还跟一个女基督教徒訂过婚。嗯，在实現我們的計划时，人們那样努力帮助我們，那样以宗教、道德、习俗和还有不知名堂的什么来温情地关顧我們，竟使我在她死后，企图服毒自杀。我这个聰明透頂的人啊！”

他又在人行道上站住了。

“伊克納西先生，請您相信我，”他用沙嗄的声調說，“甚至在动物中間也找不到象人这样卑鄙的畜牲。在自然界中，雄性动物永远是跟雌性动物情投意合的，它們你爱我，我爱你。因此在动物中找不到白痴。可在我們这里呢！我是犹太人，那就是說我不能爱一个女基督教徒……他是个商人，意味着无权看中一个貴族女人……至于您这个沒有錢的人，根本就沒有权利跟任何一个女人来往。你們的文明是卑鄙无耻！只要能跟它在一块儿，我会愉快地进入地獄，哪怕就在此

[1] 中世紀法国南部的吟游抒情詩人和歌唱家。

刻……”

我們一直向着城門走去。刮起了一陣陣潮湿的风，直对着我們的臉吹来；在西边，星星慢慢消失了，被云遮住了。我們碰到的路灯越来越少。不时有輛車子从林蔭路上轔轔地駛过，看不見的灰尘向着我們扑来；迟归的行人急匆匆地走回家去。

“快下雨了！……斯达史已經到格洛齐斯克啦，”我想。医生把帽子稍微往后推，一声不响地走着，显然非常生气。我越来越忧愁，也許是因为天色越来越昏暗的緣故吧。斯达史好象……眞正不再关心政治了，他完全拜倒在那位小姐的石榴裙下了；我从来没有把这一点告訴过任何人，但不止一次这样想过。我好象前天还对他暗示过，但他的回答絲毫没有减輕我的怀疑。

“伏庫尔斯基已經把大家的事情、政治和欧洲完全忘記了，这难道可能嗎？”我又开口說。

“連葡萄牙[1]也忘了，”医生譏諷地插嘴說。

这刻薄的嘲笑使我生气。

“您只会嘲笑人！”我說。“但是您不至于否認，斯达史比起做列茨卡小姐一个失敗的崇拜者，应該有更好的命运的。他有一个时期曾經是个社会活动家，不是个可怜的痴心梦想者。”

“您說得不錯，”医生証实說，“但那有什么結果呢？一个蒸汽机毕竟不是一个咖啡磨，而是一件大机器；但如果它上面的

[1] 葡萄牙在欧洲东南角，因此这句話的意思是說把整个欧洲忘得干干凈凈。

小輪盘生銹了，它会变成一件无用的、甚至是危險的破烂东西。显然，伏庫尔斯基身上有那么一个小輪盘生銹了，坏了……"

风吹得越来越猛；我眼睛里滿是沙子。

"为什么灾禍正好落在他身上呢？"我問，但我用的是无所謂的声調，使舒曼不致認为我要向他打听消息。

"斯达史的天性和文明所創造出来的环境都可以作为原因。"医生回答說。

"天性嗎？……他从来沒有爱上誰。"

"他就是那样毁了自己的，"舒曼接着說。"五万公斤的雪，分成雪片，落到地上，只把地面撒滿，連幼嫩的小草也伤害不了；但是五千公斤的雪，被压成雪块，从山上崩下来，就能毁坏住屋，伤害人命。如果伏庫尔斯基常常鬧恋爱，每个星期換一个对象，那他会象一朵玫瑰花那样富有生气，掌握自己的理智，一生中会做出許多好事。但他却象个慳吝鬼似地把感情搜集起来，現在我們看見这节儉的結果了……当爱情象一只輕盈的蝴蝶时候，它才是美的；但要是它象一只老虎在长时間的昏睡以后醒来，——那就敬謝不敏了。一个胃口好的人是一回事，一个肚子极度飢餓的人又是另一回事。"

烏云越来越濃；我們差不多走到了城門口才打回轉。我心里暗想，斯达史一定已經到了古佐夫斯克矿区了。

可是，医生繼續在說教，他越来越激昂，也越来越猛烈地揮着那根手杖：

"有居住和衣着的卫生，也有营养和劳动的卫生；下层阶級不按照实行，因此他們中間死亡率高，寿命短，生理退化。但是，同样也有恋爱的卫生，知識分子阶层不但沒有实行，甚至

簡直在对它使用暴力，这是他們沒落的深刻原因之一。你的本性在呼号：'有胃口，就吃吧！'这时有几千种清規戒律反对它，抓住你的衣角大声疾呼：'吃不得！……只有在我們允許了你，只有在你执行了道德、傳統、习俗提出的許許多多要求以后，你才能吃……'必須承認，在这方面，那些最落后的国家赶过了最进步的国家，——我指的是它們的知識分子阶层。伊克納西先生，您观察一下，幼儿园和沙龙，詩歌、小說和戏剧都在一致行动，要使人变得昏头昏脑。它們吩咐你去寻找理想，却讓你自己成为理想的禁欲者，不但执行原来制定的限制，而且还創造新的人为的限制。結果是怎样呢？……一个通常在这不配称为道德的方面受到訓練較少的男人就成了女人的猎获物，而这个女人却在这方面受过訓練。这样一来，实际上文明是在女人們的統治之下！"

"这有什么坏处嗎？"我問。

"去她們的！"医生咆哮着。"伊克納西先生，您沒有看出嗎？如果在精神方面，男人是一只蒼蝇的話，那么女人比蒼蝇更微不足道，因为她既沒有腿子也沒有翅膀。教育、傳統，也許甚至还有遺傳，在要使女人成为高等人的借口下面，把女人弄成了一个怪物。这种脚背拱起、腰部束紧、脑子空空、无所事事的怪物却負有教养人类下一代的責任！可是女人能給下一代灌輸些什么呢？……教育孩子們为掙面包而劳动嗎？……不，教育他們斯文地拿刀叉。教育他們去認識那些有一天必須跟他們共同生活的人嗎？不，教育他們以学来的姿态和客套去討那些人的欢喜。教育他們去認識那些决定我們幸运或者不幸的現实嗎？不，教育他們在現实前面把眼睛閉上，却去

做理想的梦。我們生活中的軟弱、迟鈍、慵懶、諂媚和几世紀来就加在人类身上的可怕的愚蠢的桎梏，都是女人們制訂的教育制度的結果。但我們的女人又是教权、封建、詩意三者結合的恋愛理論的果实，而恋愛对卫生和健全的理智却起破坏作用！一种侮辱。”

医生的推論簡直使我暈头轉向，但他却象个狂人那样在街上乱跑。幸亏电光一閃，最初的雨点落下了，那个气呼呼的雄辯家突然冷靜下来；他跳上一輛出租馬車，吩咐送他回家。

斯达史一定到了罗果夫附近。他是否会料到我們尽在談他呢？暴风雨在他头上怒吼，另一陣也許更可怕的暴风雨冲击着他心头的时候，他有什么感受呢？

嘿，这样的傾盆大雨和雷电交加！伊耳縮成一团，每打一次雷，它都在梦中嗚嗚地吠着。我睡上床，身上只盖着床单。这是一个炎热的夜晚。天呀，保佑那个在这么一个夜里逃到国外去避难的人吧！

一点小小的事情，常常会使陈旧的事物，象滔天大罪那样突然以完全不同的形态呈現在你面前。

比方說，我从小时候起就熟悉那旧城区，始終認为它又狹窄又骯脏。直到我看見旧城区的一所房子被当作胜迹給画出来的时候（登載在星期画报上，附有說明！），我才突然認識到旧城区是美丽的。从那时起，每个星期我至少到那里去一次，我不但一再发現新的胜迹，而且对自己先前沒有发覚它們，感到奇怪。

拿伏庫尔斯基来說，也是同样的情形。我認識他已經有二十年左右，我总認为，他彻头彻尾是个政治家。斯达史除了政

治以外是什么都不搞的，对这一点我可以拿我的脑袋担保。后来他跟男爵决斗，替罗西捧場，才教我起了疑心，怀疑他可能在热恋。今天我不再怀疑这一点了，特别是跟舒曼談話以后。

但这是次要的，因为一个政治家也可以恋爱，即便是拿破侖一世吧，到处有情妇，欧洲还是在他的統治下。拿破侖第三同样也有許許多多情妇，据說，他儿子也走了他的老路，已經找到一个英国女人了。

这么說，如果对女人的偏爱没有連累到波納帕特一家人的話，那为什么它对伏庫尔斯基就有害呢？

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事，它使我想起早已过去的时代，对斯达史产生了不同的印象。唉，他不是个政治家；他完全是另一种人，究竟为什么，我自己也无法說得准。

有时候我覺得，他似乎是个被大家亏待的人。可是别这么說！大众对誰也不亏待。如果人們一旦不再相信这一点，天曉得，会发生怎样的混乱。那时候，也許不再有人想起政治，只想到跟他接近的人把帳目結清就行。因此，还是不接触到这个問題比較好。（我在过去那些日子里閑扯了多少話，那全不是我所想說的。）

有天晚上，我正在家里喝茶（伊耳仍然沒精打彩），門开了，有人走进来。我望过去，一个胖胖的身材，臉肿肿的，鼻子紅紅的，一头的灰白头发。我鼻子一聞，房間里又象是酒气，又象是霉味。

我想，这紳士要不是一具僵尸，就是一个管酒窖的。因为别人不会有霉味。

“見鬼!”客人感到奇怪,“你已經驕傲得連朋友也認不得了嗎?”

我擦擦自己的眼睛。这明明是活着的馬哈尔斯基，霍普伐店里的品酒員!……我們曾經一同到过匈牙利，后来一同到了华沙;但是我們已經有十五年沒有見面了,因为他住在加里西亚省,仍然在造酒这一行业里干活。

当然,我們象一对孿生子似地互相拥抱接吻,一次,两次,三次……

“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問。

“今早上,”他說。

“这以前,你一直在哪里?”

“我在特采康卡待过，但我在那里多么寂寞，我一点也不拖延,就找来西兹去,进了酒窖。……我亲爱的朋友,那才是个酒窖! 你再也不想死了!”

“你在那里干些什么呢?”

“我給老板临时帮点忙,順便就在那里待下。有那样一个酒窖,我是不至于笨得到处乱跑的。”

这是个眞正管酒窖的，一个老式人!……不是一个宁愿去参加跳舞晚会，而不愿待在酒窖里的公子哥儿。这种人下地窖甚至还穿着漆皮鞋……有那么一些卑鄙的商人，波兰非灭亡不可!

我們东拉西扯，一直坐到夜里一点鐘。馬哈尔斯基睡在我这里,但是早上六点鐘,他又急急地奔到来西兹那儿去了。

“你晚上要干什么?”我問。

“晚上，我到学格那里去弯一下，夜里再到这里来，”他

回答。

他在华沙住了一个星期。他在我这里过夜，白天消磨在酒窖里。

“如果我不得不在外面閑逛一个星期，我会上吊的。”他說，“那拥挤、炎热和灰尘呀！……猪玀才能过你們这样的生活，人却不行。”

我覺得他說得过甚其詞。誠然，我也高兴坐在鋪子里，不愿在克拉科夫郊区閑逛，但商店到底不是酒窖。这家伙成了个怪人——除了酒桶，什么也瞧不見了。

自然，我要不是跟馬哈尔斯基談过去的日子和談斯达史，那談什么呢？斯达史少年时代的故事浮現在我的眼前，好象那才是昨天的事情似的。

我想起（那是一八五七年，或者五八年），有一次我到霍普伐店里去，那时候馬哈尔斯基在他那里干活。

“楊先生在哪里？”我問那年輕人。

“在地窖里。”

我走下地窖。我瞧見我那个楊先生湊着蜡烛光在用虹吸管把酒从大桶里引装到一些酒瓶里，門框里却蹲着两个黑影子：一个是穿沙土色褂子、灰白头发的老头，他膝头上摆着一束契据，还有一个头发剪得短短的年輕小伙子，那面相象个小偷。那就是斯达史·伏庫尔斯基和他的父亲。

我悄悄地坐下了，因为馬哈尔斯基不喜欢人家在他装酒的时候打扰他。

那穿着沙土色褂子的灰头发老头在用单調的声音劝說那个少年人：

"干么花錢买書呢?……把錢給我,你知道,我这場官司要是打不下去,那就全毁了。能把你从你現在这卑賤的处境里救出来的不是書本,而是这場官司。如果我打赢这場官司,我們会收回我們祖先遺留的产业,那时人們就会記起,伏庫尔斯基这家人是旧貴族世家,也許,亲戚又会来串門了。上个月你买書花了二十个兹罗提,我付律师的錢正好缺少这个数目……書本,老是書本……哪怕你象所罗門王[1]那么聪明,你在店里干活,人家还是会瞧不起你,尽管你是貴族出身,你的外祖父曾經守过城堡。但如果我眞把官司打赢了,我們眞有一天到了那田庄上……"

"我們离开这里吧,爸爸,"那年輕小伙子斜着眼睛望我一下,低声含糊地說。

那老头象孩子那么听話,立刻把那些契据包在一块紅布里,就带着儿子出去了。上阶梯时,儿子还得扶着他。

"这两个怪人是誰?"我問馬哈尔斯基,他正好干完他的工作,在那張矮凳上坐下。

"嗳!"他揮了一下手。"那老头有些不正常,可那小伙子是多才的。他叫斯达史·伏庫尔斯基。是个机灵的家伙!……"

"他在工作中有哪些特点?"我問。

馬哈尔斯基用手指彈掉蜡烛芯上的烛花,給我斟了一小杯酒,說:

"他在我們这里大約四年了。对鋪子或者对酒窖来說,他是不大頂用的……可他是个机械专家呢! 他造过一个机器,

[1] 以色列王,公元前九六五至九二五年。

能够把水从底下压上去，水到了上面就倾注在一个輪盘上，那輪盘正好发动水泵。老弟，那样的机器能够一直轉动下去；只是里面有点什么东西破了，它只开动了一刻鐘。霍普伐就把它放在餐室里，招徠了一些顧客；但是半年以来，那机器完全不中用了。"

"你看，他多么有能耐！"我說。

"嗯，現在沒有什么可吹噓的，"馬哈尔斯基表示不同意。"有一次，有个实科中学的教师到这里来过。他檢查了那个水泵，說它不大頂用，可那小伙子是有能耐的，应該念書。从那时起，店里就天翻地复了。伏庫尔斯基傲慢起来，对顧客們粗声粗气。白天里，他看来好象是在梦游，夜里他倒念起書来，还一再賺买新書，他父亲却宁愿把錢花在打官司上，这場官司是为了繼承祖父的一笔产业而打的。他的話，你亲自听見了。"

"那年輕人打算怎样学习呢？"我問。

"他說，他要到基輔去上大学。好吧，讓你去！"馬哈尔斯基接下去說。"也許有一天，一个伙計会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我不阻撓他；他在酒窖里的时候，我不催他干活，讓他念書。可是在上面，其他的伙計和顧客們对待他就不客气了。"

"霍普伐对这有什么意見嗎？"

"毫无意見，"馬哈尔斯基往下說，一面把一支新的油脂蜡烛插在鉄烛台上。"霍普伐不敢把他吓跑，他的女儿卡西亚对伏庫尔斯基着了迷，那年輕人也許眞的能把他祖父的产业收回……"

"他对卡西亚也有好感嗎？"我問。

"他連望也不望她，这蛮不講理的家伙！"馬哈尔斯基回

答道。

当时我馬上就想到，一个小伙子有那么开朗的胸怀；他买書，不关心女孩子，可能将来会成为一个好政治家；就在那一天我跟斯达史認識了，从那时起我們生活在一起，关系并不頂坏。

斯达史在霍普伐店里又待了三年左右，在那段时間里，他結識了許多大学生和年輕的官員，他們搶着供給他書本，使他能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試。

在那些年輕人里面，有一个姓利昂的先生特别出色，他看起来还完全象个小孩（年紀还不到二十岁），又漂亮又聪明！……非常热情！在对伏庫尔斯基的政治熏陶上，他可以說是我的帮手：我对他談起拿破侖和波納帕特一家人的偉大使命的时候，利昂先生就談馬志尼，[1] 談加里波的和其他卓越的人物。他多么懂得鼓励人呀！……

“努力干吧，”他不止一次对斯达史說，“而且要充满信心，因为坚定的信心可以使太阳停止运轉，不只是改善人类相互間的关系罢了！”

“坚定的信心也能把我送进大学嗎？”斯达史問。

“我深信，”利昂眼睛里閃着光，回答說，“如果你象最初的使徒們那样，至少有一会工夫怀着那种信心，今天你已經在大学里了！”

“或者在瘋人院里了，”伏庫尔斯基冷笑了笑。

---

[1] 朱西普·馬志尼（1805—1872），意大利爭取民族解放和統一时期資产阶級革命共和民主派的領袖和思想家。

利昂开始在房間里跑来跑去，揮着胳膊。

“多么冰冷的心呀！……多么冷淡！……多么下賤呀！”他大叫大喊，“如果連象你这样的人都沒有信心的話，那怎么成！你回忆一下，你在短时間中已經有了些什么成就：你懂得很多了，就是今天考試你也能及格的。”

“我該怎么办呢？……”斯达史叹息着。

“你一个人沒有多少作为。可如果有几十个、几百个象你和我这样的人……你知道我們能达到什么目的嗎？……”

說到这里，利昂的声音中断了，全身起了一陣痙攣，我們几乎无法使他平靜下来。

又一次，利昂責备我們缺乏犧牲的勇气。

“你們可知道，”他叫着，“耶穌一个人犧牲自己拯救了全人类嗎？……如果世界上随时都有准备犧牲自己性命的人物，这世界会变得更完美的！”

“要我为那些把我当狗一样斥罵的顧客們犧牲，或者为那些嘲笑我的伙計和学徒們犧牲嗎？”伏庫尔斯基問。

“你別設法鉆空子！”利昂先生叫道。“耶穌甚至为他的劊子手們就义。可是你們当中誰也沒有灵魂。你們的灵魂腐烂了……听听蒂尔泰[1]的話吧：

哦，斯巴达人，死去吧！

美塞尼亚人在偉人們的紀念碑前

---

[1] 蒂尔泰(公元前七至六世紀)，古希腊詩人。在斯巴达人跟美塞尼亚人战爭时期成名。

和在祖先們的坟墓前毁掉錘子，

丢弃神圣的骨头去喂狗，祖先的亡灵

也被那些呆子吓跑了。

哦，人民呀，趁敌人沒有将你捆住，将你押走之前，

你就在家門口把父亲的武器搗碎，扔到

深沟里去吧。别讓人家知道

你們家里有劍，但却沒有勇气[1]……

"你們沒有勇气！"利昂先生又說一遍。

斯达史对接受利昂先生的理論是很愼重的；但那年輕小伙子象狄摩西尼[2]那样有能力使大家信服。

我記起有个晚上，在一个許多老老少少都来参加的会議上，当利昂先生談起那个美滿的、不会有愚蠢、貧困和不公平的世界的时候，我們大家都哭了。

"从这个时候起，"他兴高彩烈地說，"人与人之間就不再有区别了。貴族和平民，农民和犹太人，全都成了兄弟……"

"伙計們呢？"伏庫尔斯基从角落里問。

但这一句話沒有把利昂先生搞迷糊。他突然轉过去向着伏庫尔斯基，列举了阻碍伏庫尔斯基研究科学的所有麻煩和障碍，然后用下面的話結束：

"这样你可以相信，你跟我們是亲戚，我們象兄弟一般愛

---

[1] 录自波兰詩人路維支·安塞荚（1821—1913）的詩蒂尔泰。——德譯者

[2] 狄摩西尼（公元前 383—322），雅典著名的演說家和政治家。

你，这样你心中对我們的憤恨也可以平息下去。……我在你跟前跪下，代表人类悬求你原諒那些錯誤。”

他当眞在斯达史前面跪下，而且吻他的手。到会的人們更加受了感动，把斯达史和利昂抬在肩膀上，发誓說他們中間每个人准备为他們这些人牺牲自己的性命。

今天，在我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我覚得那似乎是个梦。不用說，我前前后后都从来沒有見过象利昂先生那么热心的人。

斯达史在一八六一年初辞掉了霍普伐店里的职务。他搬到我这里来（搬进这个窗上装着方格柵和綠色窗帘的小房間），把商人丢在一边，开始到大学去做旁听生了。

他离开店鋪时举动非常古怪；我清楚地記得这些，因为是我到那里去接他的。他吻了霍普伐，接着到酒窖里去，他在那里逗留几分鐘，拥抱了馬哈尔斯基。我坐在餐室里的椅子上，听見伙計們和顧客們的笑鬧声，可沒有料到他們給斯达史安排下的圈套。

忽然間，我看見（那个通到底下酒窖去的入口就在餐室里）从酒窖的入口里出現一双紅手，紧紧地抓住地板的边緣，之后，斯达史的头冒上来一次，消失不見了，又冒上来一次。顧客們和伙計們哄堂大笑起来。

“啊哈！”有个老主顧叫道。“怎么，沒有梯子，从地窖里爬出来困难嗎？你却想一跃就从店鋪里跳到大学去！……你要是那么聰明，你就爬出来吧！”

斯达史又从底下伸出一双手，重新抓住入口的边緣，他用尽力量撑出了半个身子。我想，血就会从他的腮帮里迸出来了。

“他怎样往外面爬呀……說眞的，他爬得挺棒呢！”另一个顧客叫着。

斯达史用一条腿搭住地板，一刹那間他已經站在餐室里了。他沒有发脾气，可也沒有跟哪一个同事握手，他只拿了自己的行李，就向門走去。

“这是什么意思，您不向客人們告别嗎，博士先生？”霍普伐店里的老主顧在他后面喊道。

我們在街道上走着，彼此一句話不談，斯达史咬着嘴唇，我却已經想到，从酒窖里往外爬是他一生的象征，他的一生都是在企图掙脫霍普伐的鋪子，向广闊的世界迈进中度过的。

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斯达史一直在掙扎着往上爬。要不是人家步步夺去他的梯子，要不是他必須花費时間和精力去为新的地位掙扎，天曉得，一个象他那样的人会替国家做多少有利的事情。

搬到我这里来以后，他就日以繼夜地埋头工作，有时簡直教我生气。他六点鐘左右就起来讀書。十点鐘跑去上課，上完課又讀書。四点鐘以后，他到各家去給人补課（主要是到犹太人家里去，这是舒曼替他設法介紹的），回来后，他又繼續讀書，一直到半夜以后昏昏欲睡才就寢。

要不是他父亲时常来，他靠教書收入生活可以过得挺不錯。他父亲只在一点上有了改变，那就是現在穿的一件褂子不是沙土色，而是烟草色的，那些契据也改用一块天藍色布包了。除此以外，他还是那次我認識他时的那个老样子。他在儿子的小桌旁边坐下，把那些契据放在膝头上，用低低的单調的声音說：

“書本，总是这些書本！你把錢浪費在念書上，我却缺錢打官司。就說你念完了两个大学吧，在我們沒有收回我們的家产以前，你还是摆脫不了你現在这卑微的处境。收回了家产，人們才会承認你是一个跟其他所有貴族平等的人，那时亲戚也来走动了……”

斯达史利用課余时間試造輕气球。他拿一个大瓶子，用矾在里面制出一种气体（它的名字我記不起来了），他把它装在一只虽然不大、但却制得非常精巧的气球里，底下装一架用风力发动的小机器……那輕气球在天花板底下一直飞来飞去，直到撞在墙壁上粉碎为止。

碰到这种情形，斯达史就在气球上打上补釘，修理机器，把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装在瓶子里，不断地繼續他的試驗。有一次瓶子爆了，矾差一点把他的一只眼睛燒瞎。但他不在乎这一点，因为他无論如何要摆脫他那苦恼的处境，哪怕是利用一只輕气球。

从伏庫尔斯基在我这里住下的时候起，我們店里来了一个新的女主顧——卡西亚·霍普伐。我不知道我們这里有什么东西那么合她的意：是我的胡子呢，还是楊·敏舍的肥胖身軀。必須指出，她家附近至少有二十来家紐倫堡❶人开的服飾用品店，但她每个星期仍然到我們店里来跑几趟。

“劳駕拿些織补的綫，請再拿些絲綫，再給十个分尼的針……”为了买这些小东西，她跑一俄里的路，不管是下雨还是晴天。她买几分尼針，就在店里坐上半个鐘头跟我談天。

---

❶ 紐倫堡是德国的一个城市，这里也就說明霍普伐一家是德国人。

“为什么您和……斯丹尼斯拉夫先生从来不到我們那里去呢？”她紅着臉問。“父亲那样喜欢你們，还有我們大家都……”

起初我对老霍普伐这种意想不到的好感非常奇怪，所以向卡西亚小姐表明，我对她父亲太不熟悉，不能去拜望他。但她再三堅持她的意見：

“斯丹尼斯拉夫先生一定在恨我們，只是我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至少爸爸和……我們大家对他都有好感的。說真的，斯丹尼斯拉夫先生在无緣无故生我們的气……斯丹尼斯拉夫先生……”

当她談到斯丹尼斯拉夫先生的时候，原来要买織补用的綫，却买了絲綫，原来要买一把剪刀，却买了几枚針。

但最糟糕的是，这可怜的姑娘一天比一天憔悴了。每次她为了买些零碎东西到我們店里来的时候，我都覺得她臉色似乎好看了一些。但她臉上那一时兴奋的紅暈剛消退，我只好相信，她臉色是越来越蒼白了，她的眼睛越陷越深，看起来也越来越忧愁了。

她又問起“难道斯丹尼斯拉夫先生从来不到店里来嗎？”，又凝視着那扇通向門堂和我房間去的門，在那相隔只有几步的房間里，伏庫尔斯基在埋头讀書，并沒有想起这里有人在惦念着他！

我非常怜惜这个可怜的姑娘，有一天晚上，我和伏庫尔斯基喝茶的时候，我对他說：

“别傻啦，到霍普伐那里去一趟吧。那老头很有錢。”

“干么要我到那里去？”他回答說。“我已經給他效劳得够啦……”

說这些話时他甚至战栗了一下。

“你应該到那里去，因为卡西亚在热恋你。”我說。

“别拿卡西亚来打扰我！”他插嘴說。“她是个好姑娘，时常替我偸偸地把大衣上掉了的鈕扣縫上，或者把鮮花扔在我的窗台上，可是她不配我，我也不配她。”

“是只小鴿子，不是个女孩子！”我一点也不讓步。

“所有的不幸都在这里。因为我不是小鴿子。只有一个象我这样人的女人才能吸引住我。但是这种女人我还沒有碰到过。”

（他在十六年后碰到了这种女人，說眞的，他一点也不感到快乐！）

漸漸地，卡西亚不到我們店里来了，但有一次，老霍普伐却代替她前来拜訪楊·敏舍夫妇了。他想必对他們講了一些关于斯达史的事，因为第二天，敏舍太太瑪加勒特赶下楼来，連連地責备我：

“您这里住着一个什么样的房客，女孩子都为他发瘋了？这伏庫尔斯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耶西渥，”[1] 她轉向丈夫說，“他为什么还沒有到我們家里来过？我們必須替他做做媒，耶西渥……要他馬上到楼上来一下。”

“嗯，他上楼我不反对，”楊·敏舍回答說，“可是关于他的婚姻，我就不便干預了：我是个正派商人，不想介紹男女私通。”

瑪加勒特夫人在他那汗涔涔的面頰上吻了一下，好象还

[1] 楊的爱称。

在蜜月里一样，他却温柔地把她推开，用一条絲巾擦擦面頰。

“跟这种婆娘們在一处眞倒霉！”他說。“她們无論如何要給人家带来不幸。尽管做媒吧，我看也給霍普伐做做，不要光給伏庫尔斯基做；可是别忘記，我可不为这些事花錢。”

从那时起，每逢楊·敏舍去喝一杯啤酒或者到俱乐部去的时候，敏舍太太就請我和伏庫尔斯基到她家去。斯达史通常总是把茶很快地喝完，連望都不望女主人一下；之后双手插在口袋里沉思起来，无疑是在想他那輕气球，他一声不吭，象一块木头，我們的女主人却在娓娓动听地說着話，竭力要想博得他的青睞。

“伏庫尔斯基先生，您从来没有談过恋爱，这难道是可能的嗎？”她問。“我知道您快二十八岁了，年紀差不多跟我一样大……我已經認为自己是个老太婆，可您还象个天眞的孩童……”

伏庫尔斯基坐着，时不时把一条腿擱到另一条腿上，但始終不說話。

“哦，卡西亚小姐确实是秀色可餐，”女主人說。“眼睛是漂亮的（只是好象左眼上或右眼上有点毛病），身段長得不錯，虽然一个肩膀稍微高了一些，但那样更加嫵媚了。那个小鼻子确实不合我的胃口，嘴巴也稍微大了点，但她毕竟是个漂亮的姑娘！要是她再稍稍聪明一些就好了……不过，伏庫尔斯基先生，請您原諒，女人們要到三十岁左右才会聪明起来。我自己在卡西亚这种年紀就笨得象一只金絲雀……当时我爱上了我現在这个丈夫！”

第三次去拜訪的时候，瑪加勒特夫人已經穿着睡衣接待

我們了(那是一件很漂亮的、鑲着花边的睡衣)，到第四次，我根本就沒有被邀請，請的只是斯达史。他們談些什么，我确实不清楚。但有一点却給我发現了，那就是斯达史回来，一次比一次更加不痛快，他訴苦說那女人浪費掉他宝貴的时間。另一方面，瑪加勒特夫人几次三番向她丈夫說，这个伏庫尔斯基非常笨，在她替他做媒前，她还得好好地下一番功夫。

“干吧，亲爱的，对他下一番功夫吧，”她丈夫鼓励她，“我替那女孩子可惜，而且也替伏庫尔斯基可惜。当了那么多年的伙計，而且还可能从霍普伐手上繼承那家鋪子，这么一个体体面面的小伙子，却在大学里消沉下去，是不可設想的！呸！”

敏舍太太的好意更加表現得露骨了，現在她不光是請伏庫尔斯基晚上去喝茶(就是邀請，他大部分也不去)，而是亲自常常跑到我房間里来，关心地問他是不是生病了，同时对他这个年紀怕是比她大的男人（不过我依旧認为她年紀比他大)，从来沒有恋爱过这件事非常惊奇。同时她自己也有点不对勁了：有时哭，有时笑，有时罵那整天不在家的丈夫，有时責备我，說我是个老粗，不懂得生活，收留这样一个可疑的房客……

总而言之，家里发生了风波，甚至楊·敏舍都消瘦了，尽管他啤酒喝得越来越多。可我心里决定了：两者必居其一……要不是我扔掉敏舍这里的飯碗，就是請斯达史搬走。

瑪加勒特夫人怎么知道了我的忧虑，我一点也摸不着头脑；有一次她在晚上赶到我房間里来，說我跟她过不去，我一定是个非常卑鄙的人，因为我辞退了一个象伏庫尔斯基那么能干的房客。随后她补充說，她丈夫是个下流坯，伏庫尔斯基也是个下流坯，所有的男人都是下流坯；結果她在我那張长

沙发上歇斯底里似地乱叫乱闹起来。

这种情景一連重复了好几天，如果不发生一件我偶然碰到的意外事情把一切都結束了的話，眞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結果呢。

有一次馬哈尔斯基請我和伏庫尔斯基晚上到他那里去。

我們在九点鐘过后不久动身。約会地点自然是那个他喜爱的酒窖，在那里，在三支油脂蜡烛的光輝下，我看見已坐着十几个人，利昂先生就在他們中間。也許，我永远也不会忘記这幕情景：集会的人（大部分是青年），坐滿了整个酒窖；他們的臉有的映在黑色的墻壁上，有的从酒桶后面露出来，有的在黑暗中一片模糊。

那殷勤好客的馬哈尔斯基在楼梯上用大杯的酒接待我們（是一种挺不錯的酒！），他特別照顧我，这样一来，我的头很快就暈眩起来，几分鐘后我完全模模糊糊了。因此我在深龕里的一張小桌旁坐下，半睡不醒地望着那些客人。

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再也記不清了，因为在我脑子里掠过了一些最狂妄的幻想。我好象覚得利昂先生照常在談着信心的力量、精神的堕落，以及自我牺牲的必要性，在座的人在大声地附和着他。但是当利昂先生要求最后以实际行动来表示一下牺牲精神的时候，附和声就靜息下来。也許我醉得厉害，只是我覚得利昂先生似乎提了个建議，要在座的人从新茲雅特跳到底下那条石子路的街道上，对这个建議，大家都一声不响，許多人躲到了大酒桶后面去。

“这么說，沒有人决心試一下嗎？”利昂先生大声說，絞着双手。

沉默。酒窖里好象沒有人影似的。

“沒有人嗎？……沒有人？……”

“我来試一下，”有个声音回答，我不能馬上分辨出是誰的声音。

我看見，在那支将熄的蜡烛旁边站着伏庫尔斯基。

可是馬哈尔斯基的酒是那么强烈，就在这一瞬間，我神志不清了。

在酒窖里的那次痛飲以后，斯达史有几天不回家。最后他回来了——穿着别人的衣服，瘦了一点，但头却高高地昂着。当时我第一次在他声音里听見一种粗硬的腔調，直到今天它还給我留下一个不愉快的印象。

从那时起，他的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了。他把那个带着发动机的輕气球扔在角落里，不久上面就結了蜘蛛网；那只制造气体的瓶子送給了看房人当水罐，書本連瞧也不瞧了。人类智慧的宝庫現在就那么乱扔着——有几本在書架上，有几本在桌子上；有几本合上，有几本翻开。而他那时……

有时他一連几天不在家，連夜里也不回来；突然間傍晚时匆匆地跑了进来，和衣倒在那張沒有鋪过的床上。有时他沒有回来，倒是来了几个我不認得的人，他們在那張长沙发上，在斯达史的床上，甚至在我自己那張床上过夜；非但沒有向我說声謝謝，甚至走的时候也不說他們叫什么名字，以及干的是哪一門行当。

斯达史常常一个人回来，一連几天閉門坐在房間里，什么也不做，神情激动不安，不断地傾听着什么，象一个来跟有夫之妇幽会的情人，害怕碰不到她而碰到了她丈夫似的。

我差不多認为，瑪加勒特·敏舍可能就是那个有夫之妇，因为她也象被毒蛇咬了似地坐立不安。从早晨起，那女人至少跑了三个教堂，显然有意要同时从許多方面去打扰仁慈的上帝。飯后不久，就有某一些女人在她那里碰头，她們在期待重要的事件中老是議論人家的坏話，把丈夫和孩子都丟在脑后不管了。傍晚时一些男人上她家里来聚会；但这些客人談了几声就打发女主人上厨房去。

屋子里那么乱糟糟，我的脑子搞得有点糊糊涂涂了，那是毫不奇怪的。在我看来，华沙似乎狹隘起来了，所有的人好象都喝醉了酒。我时刻在等待着一件突然发生的事变，但話虽这么說，我們情緒却都很好，我們的脑子里装滿了各式各样的計划。

这期間，楊·敏舍在家里再也找不到一点安静，他大清早就出去喝啤酒，要到晚上才回来。他甚至記起了一句諺語："人无两死，一次难逃。"从那时起他反复說着这句話，直到死去。

有一天，斯达史·伏庫尔斯基終于完全消失不見了。过了两年，他才从伊尔庫茨克給我来了一封信，要我把那些書給他寄去。

那是一八七〇年秋天，我剛剛从那已經臥病在床的楊·敏舍那里回来，喝过了晚茶，在自己房間里坐着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敲我的門。

"进来！"我說。

門嘎吱地响了一声，我瞧見一个穿着翻毛的海豹皮大衣、留着大胡子的怪人站在門檻上。

"哼，"我說，"如果你不是伏庫尔斯基，那我真被鬼迷住

了。”

“我就是，”那个穿海豹皮的怪人回答說。

“謝天謝地！……”我說。“你眞是伏庫尔斯基嗎？或者你想捉弄我？你怎么到这里来呢？也許这是你的灵魂。”

“我是活着的，”他說，“我甚至肚子餓。”

他摘下便帽，脫掉那件皮袄，湊着蜡烛坐下。千眞万确，是伏庫尔斯基！那部胡子象土匪，面孔象那个殘害耶穌的兵丁，但他明明是伏庫尔斯基。

“你这次回来再也不走了嗎，”我問，“或者只是順便路过？”

“再也不走了。”

“那边怎么样？”

“不坏。”

“嗯……那么人呢？”我問。

“不是頂凶的。”

“嗯……你在那边靠什么过日子？”

“敎書，”他說。“我还带来了将近六百卢布。”

“哎！哎！你打算干什么呢？”

“哦，当然，我不会再回到霍普伐那里去！”他回答說，甚至用拳头在桌上敲了一記。“你一定不知道，我是一个学者了。我甚至还受到彼得堡科学协会几次嘉奖呢。”

“霍普伐的伙計成了一个学者！斯达史·伏庫尔斯基受到彼得堡科学协会的嘉奖！竟有这样的事，”我想。

这还用得着詳細談嗎！这小伙子在旧城区的什么地方住下，靠他带来的那点錢过了半年日子，他买了許多書，但却吃

得很省。他把那点錢花光了才开始找工作，这时出了一件怪事。商人們不愿雇用他，因为他是个学者，学者也不雇用他，因为他过去当过伙計。这样一来，他便象特瓦尔朵夫斯基[1]一样，悬空在天地之間了。要不是我时时援助他，說不定他已經在新兹雅特的什么地方跳下来寻死了。他当时的生活，想起来使人可怕。他消瘦了，变得忧郁寡欢……可他并不訴苦。

只有一次，当人家对他說，象他那种人不会有工作干的时候，他才嘟噥着說：

“人家把我騙了。”

楊·敏舍在那时已經去世。那寡妇按照基督教的仪式埋葬了他，一个星期沒有出家門，到了下个星期头上，她就喊我去商量事情。

我想，我将要跟她談談店里的业务，尤其在我看見桌上放着一瓶上等匈牙利葡萄酒的时候，更是这样想。可瑪加勒特夫人根本不問起鋪子。她一看見我就哭，好象我使她想起那个在一星期前死去的人似的，她給我斟了一杯相当不錯的葡萄酒，用凄婉的声調說：

“我那天使死去的时候，我想只有我是苦命的……”

“誰是天使？”我打断了她的話头。“难道是楊·敏舍嗎？請原諒，虽說我是死者的一个眞摯的朋友，但却沒有想到，把一个在死后还約有两百磅重的人称为天使。”

“他生前有将近三百磅重……您几时瞧見过这样的人？”

---

[1] 特瓦尔朵夫斯基，波兰民間神話中的英雄。

那个悲伤沉痛的寡妇說。接着她又用手帕捂着脸，鳴咽着說：“咳，惹契茨基先生，您永远不会学得委婉一点的。……咳，怎样的打击呀！不錯，如果准确地說，死者絕不是一个天使，特别是在最后这段时間，但对我来說，这到底是一个可怕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是呀，最后这半年的时間里……”

“半年算得了什么！”她叫道。“我那不幸的耶西渥差不多病了三年，有八年連……唉，惹契茨基先生！这倒霉的啤酒給家庭生活带来了多少不幸呀！八年来，天呀，我就好象沒有丈夫一样。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惹契茨基先生！今天我才感到我的不幸是多么沉重……”

“更大的不幸有的是，”我鼓起胆量插嘴說。

“是呀！”那可怜的寡妇啜泣着。“您說得十分对，常常有更大的不幸。比方說那伏庫尔斯基，听說他已經回来了……他到现在还沒有找到工作，是眞的嗎？”

“什么工作也沒有找到。”

“他在哪里吃飯？在哪里住？”

“他在哪里吃？……他到底吃不吃飯，我甚至都不知道。至于他住在哪里？……根本沒有地方。”

“可怕呀！”瑪加勒特夫人哭着。“在我看来，”她想了一会，接下去說，“我是遵照我那亲爱的亡夫的遺囑办事的，如果我有事，請您……”

“我照办。”

“請您讓伏庫尔斯基住在你的房間里，我会給你們送去两餐中飯和两份早点，送到楼下……”

“伏庫尔斯基不会接受的。”我回答。

听了这句話，瑪加勒特夫人又哭起来了。也許是对死去的丈夫感到痛苦，她突然发起那么大的脾气，竟三次駡我是蠢才，是个不懂得生活的人，是个怪物……最后她告訴我，要我走开，說她自己会处理店鋪里的工作。可是跟着她又請我原諒，指着天恳求我，要我別因为她說的話生她的气，因为她当时悲伤得失去了理智。

从那天起，我很少机会看見我們的老板娘了。可是过了半年，斯达史告訴我說，他要跟……瑪加勒特·敏舍結婚了。

我盯着他望……他搖搖手。

“我知道，”他說，“我是个肮脏的人。但是……在那些受到你們公开尊敬的人当中，我还是最不肮脏的人。”

行过了那鬧哄哄的婚礼，斯达史就搬到楼上他妻子那里去了。伏庫尔斯基的許多朋友（我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哪里来的）来參加了婚礼（那些畜生狠吞虎咽了一頓！还为新夫妇的健康干杯——喝了一罐又一罐！）。就我所記得的，他的全部衣物，是四大包書和一些科学仪器，至于家私，至多是他那土耳其烟斗和帽盒子。

伙計們取笑着（当然是偸偸地）这个新老板；而斯达史那么突然地跟他过去那英雄气概和貧困生活断絕了关系，却使我感到不舒服。人的天性眞是奇怪的东西：我們自己越不喜欢殉难，我們就越坚决地要求别人去殉难。

“他把自己出卖給一个老太婆了，”熟人們这样說，“我們的布魯图[1] 原来是这样一个人！……讀过書，搞过各式各样花样，現在却……拍噠一声！”

在那些最严厉的审判官里面，有两个被瑪加勒特夫人拒絕过的求婚者在內。

但是斯达史很快封住了人們的嘴巴，因为他馬上开始工作了。大約在結婚以后一个星期，他早上八点鐘来到店里，坐在写字台旁边那已故的敏舍的座位上，招呼顧客，算帳，找錢，样子好象不过是个拿薪水的伙計。

不仅这样，过了一年他已經跟莫斯科的商人取得了联系，这对我們的业务起了非常有利的作用。我可以說，在他的經营下，我們的营业額增加了两倍。

当我看見伏庫尔斯基不打算不劳而食的时候，我舒了一口气；伙計們也不再冷笑了，因为他們亲眼看見，斯达史在店里的工作比他們更繁重，而且除此以外——他在楼上还尽了一些相当重要的責任。碰到假日，我們至少可以休息休息，他这个可怜人却必須大清早搀着他的妻子，上午进教堂，下午去訪客，晚上到戏院里去。

瑪加勒特夫人在她的年輕丈夫身旁完全变样了。她为自己买了一架大鋼琴，开始在一个老教授那里学音乐，“为了(照她自己的說法)不讓斯达史吃醋”。另一方面，她把彈琴剩下来的时間消磨在跟鞋匠、女裁縫、理发师和牙医的磋商上，她天天借助他們，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

她对她丈夫是多么溫柔呀！…… 她时常在店里坐上几个鐘头，目不轉睛地望着她那斯达史。她看出，店里也有一些漂亮的女顧客光臨，就把斯达史从前面那个房間安插到了柜子

---

[1] 布魯图，古罗馬半傳說性的英雄，曾推翻罗馬最后的皇帝塔克文尼。

后面，还叫人給他在那里隔出一間小室，他就在里面埋头記帳，象关在鉄栅里的野兽。

有一天，我听見小室里发出一声可怕的轟隆声。我冲进去，伙計們跟在我后面。什么样的情景呀！瑪加勒特夫人身上洒满墨水，躺在写字台底下的地板上，那把椅子砸烂了，斯达史生着气，一副狼狽相……我們把痛得哭哭啼啼的老板娘扶起来，从她那一言半語中，我們意会到这場混乱全是她自己惹起的，原来她出乎意外地往她丈夫的膝头上一坐，那張朽坏的椅子在加倍的載重之下垮了，老板娘为了防备跌倒，抓住写字台，把它連带上面所有的东西一起倒翻在自己身上。

斯达史非常沉着地忍受着这种表示夫妻間恩爱的吵吵鬧鬧的現象，他专心算帳，处理商业信件，倒也感到安慰。可是，瑪加勒特夫人非但不冷靜下来，却越来越火热了。当她丈夫坐膩了，或者实在为了办一件什么事进城的时候，她就跟着他跑……看看他是不是去跟人幽会！

有时候，特别是在冬季，斯达史好容易撇开家，到一个他認得的管林人那里去一个星期，他在那里打猎，整天在树林里漫游。碰到这种情况，女主人在第三天就去追赶她那亲爱的逃犯了，穿过从密的树林一直追着，最后把那小淘气带回华沙。

最初两年，伏庫尔斯基默默地忍受着这严酷的制度。到第三年，他每晚上到我房間里来聊政治了。有时，当我們正在閑聊过去时代的时候，他向房間里四下望望，突然打断先前的談話，开始談起另一件事情来：

“听我說，伊克納西……”

可是这时候，楼上的女仆象接受了命令似地冲到房里来，叫道：

“太太有請！……太太病啦！”

他这个可怜虫只好揮揮手，回到老婆那里去了，他想对我說的話，根本沒有說成。

过了三年这样的生活，我看出这个剛强的人，开始在那婆娘的天鵝絨爪子下面消沉起来了。他臉色蒼白了，背有点駝了，把那些讀过的書扔在一边，开始閱讀报紙，而且一有空閑的时間就跟我談政治，有时他也在八点鐘以前离开鋪子，带着女主人进戏院，或者去訪客，后来他晚上也在家里招待起客人来；前来作客的是一些老得可怕的妇人和一些已經在領取养老金的、玩英国式紙牌的先生。

斯达史不跟他們玩牌；只是繞着桌子观战。

“斯达史，”我不止一次地对他說，“留神呀！你四十三岁了……俾斯麦在这年岁才开始飞黃騰达呢。”

这样的話使他清醒了一会。他倒在一張靠椅上，手支着头，沉思起来。但瑪加勒特夫人很快就跑来找他，叫道：

“斯达史！你又在想心事了，这是很不好的。客人們沒有酒啦……”

斯达史站起来，又从食橱里拿出一瓶酒，斟了八杯，就在桌子旁边兜圈子，观看客人們玩英国式紙牌。

一只獅子就这样慢慢地变成了一条公牛。当我看見他穿着那件土耳其式睡衣，穿着那双鑲玻璃珠子的拖鞋，戴着那頂带着一撮穗子的睡帽的时候，我不能想象，这个人就是十四年前在馬哈尔斯基的酒窖里喊过一声“我！”的那个伏庫尔

斯基。

柯哈諾夫斯基曾写道：[1]

> 你騎在可怕的龙上，
> 象羊羔一样，你給獅子戴上嚼子。

当他写的时候，他无疑指的是女人……她們是男子的馴服者和奴役者！

在他們同居的第五年，瑪加勒特夫人突然打扮起来……起初不明显，以后却越来越起劲，化装方法也越来越新穎。有一次，她听說有一种香油，可以給年紀大的女人带来嫵媚和青春的魅力，有个晚上，她就从头到脚涂了一身香油，涂得那么周到，連当天晚上被請来救治的医生們都沒能够把她救活。那可怜女人就这样在不到两天之內死于血中毒，当时她神智淸醒到只容許她召来公証人，把她的全部財产遺贈給斯达史。

遭到这个不幸之后，斯达史还是保持緘默，不过人变得更阴森森了。由于他有了几千卢布的收入，他不再从事买卖，也不跟熟人們来往，却埋首研讀起科学書籍来。

我有时对他說："还是跟人来往来往，作乐作乐吧，你究竟还年輕，可以再結一次婚的……"

可一点也沒有用……

瑪加勒特夫人死后半年，有一天，我看見这年輕人完全頹

[1] 这两句引自贊美詩；把贊美詩譯成波兰文的是波兰著名詩人楊·柯哈諾夫斯基(1530—1584)。

廢下去了，就向他說：

“去看看戏吧，斯达史。今天演瑪加丽达，你最后一次是跟你那亡妻去看的……”

他坐在双人沙发上，在讀一本書。他站起来說：

“你知道，你說得不錯……我要看看今天演什么戏。”

他到戏院去了……第二天我就認不得他了：老头变成了我以前的斯达史·伏庫尔斯基。他挺着腰板，眼睛又閃閃发光，声音又有了力量。

从那时起，各种演出、音乐会和表演，他沒有不到的了。

不久他到保加利亚去了一次，在那里发了一笔大財，他回来以后过了几个月，有个老长舌妇（梅立敦太太）告訴我，說斯达史在鬧恋爱。

我对那些笨拙的廢話不屑一顧：有誰在鬧恋爱却去打仗呢？現在我才开始——抱歉！——相信，那女人說得有理。

不过話得說回来，对这个重新振作起来的斯达史·伏庫尔斯基什么也說不准。突然間他竟是那样了呢？……啊，要是那样，我得取笑舒曼医生了，因为他曾經嘲笑过政治！……

第七章 老掌柜日記

政治局面是那么不稳定，果真战争在十二月爆发，我也一点不会感到惊奇。

大家不知为什么都認为，战争只有在春天才打得起来；他們显然忘記了，普法战争是在夏天开始的。我也不明白，这个反对冬天出兵的偏見是哪里来的……冬天，谷仓都装得滿滿的，道路压实得象石块一样；然而到春季，农民粮食就很困难，道路烂得象生面团，要有个炮队从那上面开过，你就可以紧跟着在它的車轍里洗个澡。

但另一方面——那些漫长的冬夜、軍队需要的暖和的服装和住屋、伤寒……真的，上帝沒有使我成为毛奇，❶ 我不只一次地感謝他；那可怜的将軍大概伤足脑筋呢！

奥国人，正确一点說是匈牙利人，❷已經深入到波希尼亚和赫尔捷哥維那，在那些地方，人們非常不友好地接待他們。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叫做哈特奇·罗耶的人，据說是个出色的游击队員，使他們大伤脑筋。我为匈牙利步兵感到遺憾，但今天的匈牙利却也一文不值了！当一八四九年那个黑黄色的国家❸压迫他們的时候，他們大声疾呼：“每个民族都有权利保卫自己的独立！”……可今天怎么样呢？他們自己侵入了波希尼亚，人家根本沒有邀請他們；他們还把那些起而自卫的波希

尼亚人称作土匪和騙子。

确确实实，我对現在的政治是越来越莫名其妙了！誰知道，也許斯达史·伏庫尔斯基对政治不再感到兴趣（如果他說到做到的話），是有道理的。

当我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时，我还高談闊論政治干什么啊！有誰相信，一星期以来，我不再經管店里的事务了，——当然，这是暂时的，否則我一定会无聊得傻头傻脑。

事情是这样的。斯达史从巴黎給我来信（这件事他动身以前就对我說了的），要我照管他从列茨基那里买来的那所房子。"碰到这样操心的事！"我想，可那有什么办法呢？我把店务交給李希茨基和許朗格包姆，自己却到耶路撒冷路察看去了。

我在去以前，向住在斯达史屋子里的克来因打听那里的情形。他沒有回答，却抱住了头。

"那里有管理人嗎？"

"有一个，"克来因装出不滿的样子說。"他住在三层楼，窗子是临街的。"

"够啦！"我說，"够啦，克来因先生！"（在我沒有亲眼看見一件事物以前，我不要听别人的意見。而且克来因还是个年輕小伙子，他一发現年紀較大的人向他打听什么消息，很容易自高自大起来的。）

---

❶ 毛奇(1800—1891)，德国名将。

❷ 一八四九年匈牙利資产阶級革命被奥地利倚靠尼古拉一世的軍队鎮压下去后，奥地利政府与匈牙利統治阶級进行妥协，对斯洛伐克人和克罗特人进行压迫。

❸ 奥国国旗的顏色，这里指奥国而言。

得啦！一点也没有办法。我把帽子送去烫烫挺，花了两个兹罗提，为了防备万一，我把一支手枪藏在口袋里，就直奔而去，一直到了亚历山大教堂。

我瞧見一幢黄色的房子，三层楼門牌号碼正好相符，就打住了脚步！……那块写上屋主姓名"斯丹尼斯拉夫·伏庫尔斯基"的小木牌也找到了（这块木牌大概是老許朗格包姆叫人做的）。

我走进院子……唉，糟糕！象药房那样发着气味。垃圾堆得有一层楼那么高，所有的阴沟里都流着肥皂水。現在我才看見底层厢房开着一家巴黎洗衣店，那里面有几个健壮得象双峰駱駝那样的少女。这壮了我的胆。于是我喊了一声："門房！"过了一会儿院子里还是空空的，最后出来一个胖女人，她穿的衣服脏得使我无法理解，跟洗衣店是邻居，而且牌号又是巴黎洗衣店，衣服上的肮脏怎么积聚起来的。

"門房在哪里？"我問着，用手碰了碰帽子。

"找他什么事？"那女人恶声恶气地反問了一声。

"我是代表房主来的。"

"門房坐在监牢里，"那女人說。

"为了什么事？"

"啊喲，您真是个好奇的人！"她咆哮着。"是因为房东沒有付他工錢。"

剛一开头，我就碰到妙事！

当然，找过了門房，我就上三层楼去找管理人。到了二层楼，我就听見一片孩子們的呼叫声、拍打声和一个女人拚命的喊叫声：

“喲，你們这些小搗乱鬼！喲，你們这些廢东西！揍死你！揍死你！”

門是开着的，一个穿着一件不很白的短外衫的女人在門口用皮带抽打着三个孩子，那根皮带甩得呼呼直响。

“对不起，”我說，“也許我打扰了？”

孩子們一看見我，就四散跑开，那穿短外衫的女人把皮带藏在背后，狼狽地問：

“您也許是房东先生吧？”

“不，不是房东，可……我是代表他来找您丈夫的。我叫惹契茨基。”

那女人不相信地望了我一陣，終于說：

“維雪克，跑到堆棧里找爸爸去。您也許可以到客厅里来等他吧。”

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男孩飞快地从我和那扇門的中間溜跑过去，一跑到楼梯口，就騎在扶手上往下溜。我呢，拘束地走进客厅，里面的主要陈設是一張馬鬃都露出来的双人沙发。

“你瞧管理人的生活！”女主人一面說，一面指給我看一張也破烂了的椅子。“我丈夫固然替有錢的先生們做事，但要是他不到煤棧去，不替律师們抄写东西的話，那我們連吃的东西也沒有。您瞧，这是我們的屋子，您看看，租这三个小間，我們每年得付一百八十卢布……”

我們突然听見厨房里傳来使人不安的吱吱声。那穿短外衫的女人跑出去，在門后面嘟囔着說：

“卡西亚，到客厅里去，留心那个先生！”

当眞有个非常瘦小的、穿着棕色衣服和肮脏袜子的小女

孩走了进来。她在門旁边那張椅子上坐下，用怀疑而又悲伤的眼睛望着我。确实，我从来沒有料到这么大年紀，人家会把我当作小偸看待的。

我們坐了五分鐘光景，相对地望着，一声不响，突然楼梯上发出一片叫嚷和吵鬧声。就在那一瞬間，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叫維雪克的孩子从走廊里跑了进来，伴随着他的是一个人的怒冲冲的喊声：

"喲，你这个无賴！……我要給你点顏色……"

我猜測，維雪克的性格想必是活潑的，而那个駡人的就是他的父亲。眞的，那个穿着肮脏上衣和破了边的褲子的管理員先生很快来到了。他臉上生着一圈灰白的胡楂根，眼睛在发炎。

他进来，彬彬有礼地向我行礼，問道：

"請問您可是伏庫尔斯基先生嗎？"

"不，先生，我不过是伏庫尔斯基先生的朋友和代表。"

"唔，原来如此！……"他打断我的話，向我伸过手来。"我曾經荣幸地在店里看見过您。一家很好的店呀！"他叹了一口气。"有了那样的商店就有了房子，而……有了田产却落得这样的屋子……"

"先生有过田产嗎？"我問。

"咳！甭說它……您当然要了解一下房子的收支帳目吧？"那管理人回答。"我来向您簡单地說一說。我們这里有两种房客：一种半年来就不再付房租，另一种却把罰金交給政府，或者替房主繳沒有付淸的稅。这样一来門房拿不到工錢，屋顶漏水，警察分局屡次催我們，要我們把垃圾运走。有个

房客为了地窖告我們一状，另外两个为了頂間又对我們起訴……关于那九十卢布，”歇了一会，他有点慌乱地补充着說，“关于我欠伏庫尔斯基老爷的九十卢布……”

“請放心吧，”我打断他的話，“斯达史，那就是伏庫尔斯基先生，一定会把您的債务寬限到十月的，到那时候，他还跟您訂一个新約。”

那可怜的过去的地主眞摯地紧握着我的双手。

这个曾經拥有自己田地的管理人，在我看来是个很有趣的人物；但是这幢沒有收入的房子，在我看来却更加有趣了。我生来是畏怯的：跟生人們談話，我感到难为情；走进别人的屋里，我簡直害怕（老天呀，我已經多久沒有到过别人的屋里了！……），可这一次我好象被鬼附住了，我要立刻跟这幢奇怪的房子里的房客們認識了。

一八四九年，天气更热，但我們依旧往前推进呢！……

“先生，”我对那管理人說，“劳駕請您……給我介紹几个房客好嗎？斯达史……那就是伏庫尔斯基，要我在他沒有从巴黎回来以前，替他經管业务。”

“巴黎呀！”管理人叹了口气。“我在一八五九年到过巴黎。我还記得，皇帝出征意大利回来时人們迎接他的盛况。”

“先生，”我叫道，“您見过拿破侖回到巴黎的凱旋游行嗎？”

他向我伸过手来，回答說：

“我見过比这更大的場面呢，先生。出征期間，我在意大利，看見过交战前夕意大利人怎样在馬近他❶附近迎接法国人。”

“在馬近他附近？一八五九？……”我問。

“在馬近他附近，先生……”

我和那个不能下决心把上衣上的污漬洗掉的以前的地主相互望着。我意思是說，我們相互直对着眼睛望着。馬近他！一八五九年！啊，仁慈的上帝呀！

“請您講講，”我說，“交战前夕意大利人怎样在馬近他附近迎接你們的？”

那过去的地主在一張破烂的靠椅上坐下，說：

“在一八五九年，惹契茨基先生……我覺得好象尊姓是……”

“是的，先生，我叫惹契茨基，匈牙利步兵少尉，先生。”

我們又相互地对着眼睛望。啊，仁慈的上帝呀！

“您往下說吧，先生，”我叫着，紧握着他的手。

“在一八五九年，”那过去的地主說，“我比今天年輕十九岁，我每年有一万卢布收入。是那时代的卢布呀，惹契茨基先生！……不錯，我不但拿了利息，而且还取了一部分本金。因此，当奴隶制度廢止的时候……”

“唔，”我忍耐不住了，“农民們到底也是人呀，先生是……”

“微尔斯基，”那管理人接上一句。

“微尔斯基先生，”我說，“农民們……”

“农民們是什么，在我毫无兴趣。”他打断我的話，“主要的是我在一八五九年有将近一万卢布的收入（包括借款在內），而且住在意大利。我怀着好奇心，要了解一下那个把斯瓦比

---

❶ 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一八五九年法国与撒丁在該地击敗奧軍。

亚人赶走的国家是什么样子。但因为我既沒有老婆，也沒有孩子們，用不着为誰珍惜这条命，所以，由于一时兴趣，我跟法国的先头部队一起出发了。我們直奔馬近他，惹契茨基先生，虽然我們不知道往哪儿走，而且不知道明天我們当中有誰会看得見太阳落山。一个人对是否能活到明天失去了信心，而跟他共处的一伙人对明天也沒有信心，那时的心情您熟悉嗎？”

“問我熟悉嗎？……您往下講吧，微尔斯基先生。”

“如果这不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我当場就会死掉。”那过去的地主說，“你年輕，愉快健康，既沒有老婆也沒有孩子們拖累，你酗酒，唱歌，你眼前是一团漆黑的东西，后面就是我們的明天。喂！你喊，給我斟酒呀，因为我不知道那漆黑一团的后面是什么。喂！酒呀！甚至接吻……有过这样的事，惹契茨基先生，”那管理人向我探过身来，輕輕地說。

“那您当时怎样跟着法国的先头部队向馬近他开过去的？……”我打断他的話。

“我跟胸甲騎兵走在前面，”那管理人說。“您知道胸甲騎兵嗎，惹契茨基先生？天上有个太阳在照耀，但在一个胸甲騎兵中队里，却有一百个太阳……”

“他們穿着笨重的盔甲，”我插嘴說，“步兵攻击他們，就象一把鋼胡桃鉗軋胡桃一样。”

“是这样的，惹契茨基先生，我們正走近意大利一个小城市的时候，当地的农民告訴我們說附近駐扎着一支奥国軍队。于是我們派他們到小城里去，命令他們，正确一点說是請求他們去对居民們說，在我們走近的时候，要他們保持肃靜无声，

不得欢呼……”

“那当然，”我說。“如果敌人在附近……”

“我們在半个鐘头內到了小城里。”那管理人繼續說，“街道非常狹窄，两旁都是老百姓，我們四人一排几乎通不过去，窗口和阳台上都是女人……而且是什么样的女人呀，惹契茨基先生！……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束玫瑰花！那些站在街边的女人非但不高呼，連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奥国軍队就在附近呵……可是那些在阳台上的女人，先生，她們扯下玫瑰花瓣，把它們象雪片一样撒在那些滿头大汗和滿身灰土的胸甲騎兵身上……哎，惹契茨基先生，您要看見那場雪就好了：深紅的、淡紅的、白色的，还有那些小手，那些意大利女人！……我們的上校只顧不断地把手举到唇边，向左向右地送着飞吻。而玫瑰花瓣不断地撒在金色的胸甲上、头盔上和气喘咻咻的馬匹上……除了这些，一个拄着曲拐杖，灰白头发一直拖到衣領上的意大利老人走到街中央来，抱住上校騎的那匹馬的脖子，吻它，还高呼：‘意大利万岁！’就当場倒毙了……我們在到馬近他的前夕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过去的地主講了这些話，眼泪不断从他眼睛里掉在那件污漬斑斑的上衣上。

“微尔斯基先生，如果斯达史不讓您免費住房子，那我是个混蛋！”我叫道。

“可我每年付一百八十卢布呢！”那管理人嗚咽着說。

我們两人揩了揩眼睛。

“先生，”歇了一会，我說，“馬近他是馬近他，业务是业务。您能給我介紹几个房客嗎？”

“来吧，”那管理人回答，从那張破烂的靠椅上站了起来。“来吧，我給您看看那些最有趣的房客……”

他跑出客厅，探头到門里，这扇門好象是通厨房的，他嚷起来：

“曼耶！我們走啦。維雪克，晚上我跟你算帳……”

“我不是房东，爸爸不必跟我算帳，”一个孩子的声音回答說。

“您饒了他吧，”我对那管理人要求。

“这不行！而且这孩子不挨一頓打是不睡的……是个好孩子，”他繼續說，“人很机灵，但却有流氓习气！”

我們从那間屋子出来，在楼梯台旁边的另一个門边站住。管理人小心翼翼地敲門，我全身的血却从脑袋里涌向心脏，又从心脏涌向脚上。要不是房間里有人回答一声“进来”，也許，血会流到鞋子里，再沿着楼梯流下去一直到大門口呢。

我們走了进去。

三張床。一張床上躺着一个年輕汉子，手里拿着一本書，双脚擱在床头上，他穿着大学生的制服上衣，长满黑胡楂根；另外那两張床上，床单被褥看来那么凌乱，好象台风刚从房間里刮过，把所有的东西都兜底翻了个身似的。我还看見一只木头箱子、一只空的旅行袋，还看見許多散在橱格上、箱子上和地板上的書。房間里还有几把普通的和用弯曲木做成的椅子、一張沒有漆过的桌子；我仔細一看，发現桌上划着一个棋盘，和一些打翻了的棋子。

就在那一会，我渾身发軟；因为我看見在那些棋子旁边有两个骷髏：一个里面放着烟草，另一个里面放的是糖！

“有什么事?”那长满黑胡楂根的年輕人問，并没有从床上坐起来。

“这位是惹契茨基先生，房东的全权代表，”那管理人指着我回答說。

那年輕人用手肘稍微撑起身子，銳利地对我睃了一眼，問道：

“房东的?……目前我是这里的房东，我說什么也記不起曾經指定这位先生当我的全权代表。”

这回答是那么惊人地簡单，我和微尔斯基两人都呆住了。这时候，那年輕人懶洋洋地从床鋪上爬起来，不慌不忙地扣着褲子上和背心上的鈕扣。尽管他在有步驟地做这項工作，但我相信，至少他衣服上的鈕扣还是沒有扣上。

“啊—哈！請坐吧，先生們，”他說着打了个呵欠，一面作了一个手势，我依旧不知道他是要我們坐在箱子上呢，还是坐在地板上。“热呀，微尔斯基先生，”他补上一句，“是嗎？……啊—哈！”

“好啦，对面的邻居在抱怨先生們呢！”那管理人冷笑了笑回答。

“抱怨什么?”

“因为先生們光着身子……在房間里跑来跑去。”

那年輕人生起气来。

“那老头热昏了，还是怎么的？也許他要我們在这样的大热天穿上皮袄？眞是恬不知耻！”

“得啦，”管理人开导他說，“先生們应該考虑到他有个成年的女儿。”

“这跟我有什么相干？我不是她的父亲。这眞是个老傻瓜！我敢发誓，他在撒謊，因为我們沒有光着身子。”

“我是亲眼見过的，”那管理人忍不住了。

“我敢发誓，是撒謊！”那年輕人大喊大叫，气得面紅耳赤。“不錯，馬列斯基沒有衬衫，但穿着短褲，帕特奇維支沒有短褲，却穿着衬衫。这么一来，利奥卡狄亚小姐看見了整套的衣服。”

“是啊，那她只好把所有窗子上的窗帘都拉上了，”那管理人回答說。

“把窗帘拉上的是老头，不是她，”那大学生揮了揮手，表示不同意。“她从隙縫里窺探着。而且，对不起，如果利奥卡狄亚小姐可以嚷得全院子都听見，那么馬列斯基和帕特奇維支也就有权利随意在自己的房間里踱来踱去了。”

那年輕人一面說，一面跨着大步子来回地走着。每逢他背脊朝着我們的时候，那管理人就对我眨眼睛做鬼臉，表示毫无指望。有一陣大家默默不語，最后他說道：

“先生們已經欠我們四个月房租了……”

“您又开始来这一套了，”那年輕人叫起来，把双手插在口袋里。“您不該跟我談这些蠢事，要去跟帕特奇維支或是馬列斯基談，这句話我还必須对您說几遍？这明明很容易記得，馬列斯基付双月的房租：二月、四月、六月；帕特奇維支付单月的：三月、五月、七月……”

“可是先生們根本沒有一个付房租的！”那不耐煩的管理人叫道。

“您来得不是时候，这可怪誰呢？”那年輕人揮着手，咆哮着。“对您說过一百遍了，双月归馬列斯基，单月归帕特奇維

支。”

“您呢，我的先生？”

“好心的先生，哪个月也不归我，”那年輕人叫道，捏紧拳头在我們的鼻子前揮了揮，“因为我原則上是不付房租的。要我付給誰？为什么付？哈哈！沒什么說的，眞是机灵鬼！”

他加快脚步在房間里跑来跑去，一面依旧在冷嘲热諷地嘮叨着。最后，他吹起口哨，从窗子里往外望，目中无人地把背朝着我們。

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

“請您允許我提个意見，”我說道，“这样藐視租約是相当希奇的。人家給您屋子住，您却認为不付房租是应当的。”

“誰給我屋子住？”那年輕人咆哮着，在一扇窗子敞开的窗台上坐下，用力把身子前后蕩着，好象准备从三层楼上跳下去似的。“我亲自占了这間屋子，我要在这里住到人家把我撵出去为止。租約！你們跟你們那些租約，算了吧……如果大家要我付房租，那得提高我給人家补課的报酬，使我有錢繳付……你們太聪明啦，我每天教三堂課，每月得十五卢布，人家拿了我九个卢布的飯錢，三个卢布的洗衣費和仆役費……可是衣服和学費在哪里呢？还要我交房租！把我赶到街上去吧，”他憤怒地叫着，“讓殘酷的人把我用箍子套住，用棍子敲我脑袋吧！你們有权利这么做，但我不能忍受你們的意見和責备。”

“我不明白您干么这样生气，”我平心靜气地說。

“我怎么能不生气！”那年輕人回答，身子越来越厉害地晃动着。“既然社会在我生下的时候沒有把我弄死，既然它命令我读书，并且考试过十几次，那么它也就負有义务，要給我工

作，保障我的生活，事实可不这样，它要么不給我工作，要么就在报酬上欺騙我。如果社会对我不履行契約，那它有哪种权利来要求我对它履行契約呢？不管人家在那里說什么，原則上我还是不付房租，这就完了。尤其現在的房东沒有造过这幢房子：既沒有燒过磚瓦，拌过石灰，砌过墻壁，也沒有冒过丧命的危險，我就更不付房租了。他带了錢来，也許那是偸来的錢，他把它付給另一个或許也偸过别人东西的人，他想要在这个基础上使我成为他的奴隶。眞太可笑了！”

“伏庫尔斯基先生沒有偸过誰的錢，”我从椅子上欠起一点身子說。“他是靠劳动和节儉获得他的財产的。”

“請您别这么說！”那年輕人插嘴說。“我父亲是个有能耐的医生，日夜工作，好象收入不錯，有可能……每年积蓄三百卢布！我父亲要是用正直的劳动代价买你們这幢值九万卢布的房子，他就得活三百年，开三百年的处方。但是我不相信这个新业主三百年来就在工作了。”我的脑袋开始被他那些議論弄昏，可那年輕人还是往下說：“毫无疑問，你們可以把我們攆走！……那时候你們才会認識到，你們損失了什么。这屋子里所有的洗衣妇和女厨子都会垂头丧气，可是，克惹楚夫斯卡太太却会沒有阻碍地观察她的邻居，数着来訪邻居們的每一个客人，和倒进鍋子的每一粒米。請把我們赶出去吧！那时候利奥卡狄亚小姐便要吊嗓子了，大清早練习女高音，下午練习女低音……那这幢房子就会完蛋，在这里，只有我們还多少把秩序維持住！”

我們要走了。

“这么說，您是坚决不付房租的了？”我問。

“我不想付。”

“也許您就从十月份开始付吧?”

“不,先生。我再也活不了多久了,所以我想到死至少貫彻一个原則:如果社会要各个人尊重自己的职責,那么它也应該对各个人履行它的义务。如果要我給誰付房租的話,那么别人也得提高我的补課报酬,使我够交房租。您明白嗎?”

“不完全明白,先生,”我回答。

“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那年輕人說,“年岁大了,脑子不灵了,不能够接受新的眞理。”我們跟他点点头,就走了出来。那年輕人在我們走后把門关上,但过了一会他却走到楼梯台上,嚷道:“执行吏应該带两个差役来,因为要我出屋子,非把我抬出去不可。”

“当然,先生!”我客气地鞠个躬,回答說,心里却想,不应該把这么一个怪人攆出去。

那古怪的年輕人最后終于退进了房間,把門紧紧地关上,无疑地他这是告訴我們,商談已經結束了。我在半楼梯停下脚步,对管理人說:

“照我看,你們这里有五顏六色的玻璃窗,是嗎?”

“是啊,顏色很杂。……”

“但它們非常脏。”

“是啊,非常脏,”那管理人回答。

“我想,”我接下去說,“那年輕人关于不付房租这一点是說到做到的,是嗎?”

“先生,”那管理人叫起来,“他还不那么糟糕!他說他一文不付,他就一文也不付;可是另外那两个,一句話也不說,却

一样不付。都是些特殊的房客呀，惹契茨基先生！只有他們是从来不使我失望的。”

我不由得搖了搖头，自己也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同时立刻感到，我如果是这么一幢房子的业主，我除了整天搖头外，也就无能为力了。

“这么說，这里沒有人交房租，或者至少沒有人按时交房租了？”我問那过去的地主。

“对这一点是用不着奇怪的，”微尔斯基先生回答。“一幢房子，債主已經收了那么多年的租金，連最規矩的房客也一定变狡猾了。虽說这样，我們却还有几个非常准时交租的住戶，比方說，克薏楚夫斯卡太太……”

“什么？”我叫道。“啊，不錯，男爵夫人住在这里。她甚至想买这幢房子哩。”

“她会把它买下的，”那管理人压低声音說。“先生們，你們得提高警惕。她会把它买下的，即使她必須牺牲她的全部财产。她的财产可不少，虽然男爵先生已經把它揮霍得相当多了。”

我仍然站在楼梯上那面鑲着黃色、紅色和天藍色玻璃的窗子底下。我站在那里，想起那男爵夫人，我有生以来才仅仅見过她几次，但却始終給我留下了一个非常乖僻的女人的形象。她善于做作：一会儿篤信上帝，一会儿又非常狠毒；一会儿温和，一会儿粗暴……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微尔斯基先生？”我問。“她可是个不平凡的女人吧，先生。”

“象所有歇斯底里女人一样，”那过去的地主咕噜着說。“她失去了她的女儿，她丈夫遺弃了她。尽是些不幸的事！”

“我們要找找她，先生，”我一面走下二层楼，一面說。我覚得有那么大的勇气，男爵夫人不但絲毫不叫我害怕，而且簡直把我吸引住了。

但是，当我們站在她家門前，管理人拉了拉門鈴的时候，我的腿肚子却抽起筋来。我一步也不能移动，也只是因为那样，我才沒有逃跑。就在那一瞬間，我失去了勇气，我回忆起拍卖場上的那一幕……

鑰匙在鎖孔里轉动，門閂响了一声，門縫里出現了一个年輕女仆的臉，她头上戴着一頂白色小軟帽。

“誰？”那女仆問。

“是我，管理人。”

“您要做什么？”

“我是跟房东的全权代表来的。”

“那这位先生要做什么呢？”

“这位先生就是全权代表。”

“那我应該怎么通报主人呢？”

“您說，”那已經冒火的管理人回答說，“我們来商談房子的事。”

“啊哈！”

她关上門，走了。

过了两三分鐘，她回来了；她打开了許多把大門鎖，把我們領进一間空蕩蕩的客厅。

客厅里的摆設样子非常奇怪。家具都罩着深灰色的套子，那架鋼琴和那悬挂在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也不例外，甚至那些摆在屋角那里的托架，連同雕刻胸象也都罩着深灰色布。总

之，这房間給人一个印象，好象它的主人已出去旅行，只留下了几个非常注意房間整洁的仆人似的。

我們听見門背后有女人和男人的談話声。那女人的声音是男爵夫人；男人的声音我也很熟悉，但却記不起是在哪里听到过的。

“我可以发誓，”男爵夫人說，“他跟她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不久以前，他还派人給她送去一束花呢……”

“嗯……嗯……”那男人的声音应和着。

“可那丑婆娘为了要蒙混我，馬上吩咐把花扔到窗外去。”

“男爵不是在乡間嗎……离华沙远远的……”那男人不同意她的說法。

“可是他在这里有朋友！”男爵夫人高声說。“如果我对您不怎么了解的話，我会猜想您在这些可耻的事情上帮了他的大忙。”

“别那么想！”那男人的声音提出抗議。就在那一瞬間，傳来两个接吻声，我認为吻的是手。

“好啦，好啦，馬璐歇維支先生，别这么温情了！我認識你們。在一个女人不信任你們的时候，你們尽量給她温情，接着你們却揮霍她的財产，而且要离婚。”

“原来就是馬璐歇維支！”我心里想。“天生的一对！……”

“我压根儿就不是这样的男人，”那个男人在輕輕地表示不服气，同时門背后又听見两声接吻，无疑吻的是手。

我望着那过去的地主。他睁大眼睛仰望天花板，肩膀聳得几乎齐耳朵那么高。

“一个老奸巨猾的人，”他指着門嘟噥說。

"您認得他嗎?"

"当然認識!"

"这样吧,"男爵夫人在隔壁房間里說,"您带九个卢布到圣十字教堂去做三次弥撒,恳求上帝使他回心轉意……不,"停了一下,她用顫抖的声調往下說。"一次給他做,两次拯救我那不幸的小女儿的灵魂……"

一陣輕輕的抽噎使她說不下去。

"您还是安靜安靜吧,"馬璐歇維支温柔地劝她。

"您去吧,这就去吧,"她回答。

客厅的門猛然开了,馬璐歇維支象生了根似地站在門檻上,在他背后,我看見男爵夫人那張蜡黄的臉和发紅的眼睛。管理人和我从椅子上站起来,馬璐歇維支退进了隔壁房間,分明从另一个門出去了。男爵夫人却气冲冲地叫着:"瑪丽霞!瑪丽霞!"

就是先前那个戴白色小軟帽、穿深色衣服、系白色圍裙的女仆跑了进来。她穿着那身衣服,要不是眼睛里閃耀着狡猾的色彩,看来倒象个助理护士呢。

"你怎么敢把先生們領到这里来?"男爵夫人問她。

"夫人,是您吩咐請他們……"

"你这个蠢女人,滚开!"男爵夫人低声喝道,接着她轉向我們說:"您有什么事情,微尔斯基先生?"

"这位是惹契茨基先生,房东的全权代表,"管理人回答道。

"啊!那好极了,"男爵夫人說着,慢慢地走进客厅,幷沒有請我們坐下。这女人的外表是这样的:穿着一身黑衣服、蒼白

略带黄色的脸、微微发青的嘴巴、哭得发紅的眼睛、梳得光滑的头发。她象拿破侖一世那样地把胳膊交叉在胸前，一面望着我，一面說：

“啊—啊！……如果我沒有弄錯，那您就是伏庫尔斯基的全权代表了？是这样嗎？請您轉告他，要么我从这間屋子搬出去，——每年我按时交付七百卢布的房租，对嗎，微尔斯基先生？”

管理人鞠了一躬。

“……要么伏庫尔斯基先生根除掉屋子里的肮脏和猥褻行为。”男爵夫人把話說完。

“猥褻行为？”我反問了一声。

“是呀，先生，”男爵夫人点头証实。“那些洗衣妇整天唱着叫人恶心的小調，晚上却在我楼上……大学生那里哈哈大笑。这些恶棍从楼上把香烟头扔在我身上，或者澆下水来……此外这个斯塔夫斯卡太太，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是寡妇，还是离了婚的女人，也不知道她靠什么过活。这个女人引誘那些賢德的、非常不幸的女人的丈夫。”

她眨巴着眼睛，哭起来了。

“可怕呀，”她嗚咽着說。“为了无法从心坎里消除的念念不忘的孩子，我被困在这間倒霉的屋子里……她不是在这些房間里跑来跑去么……她曾經在那边院子里玩过……从窗里向外边望过，可如今人家却不讓我这孤苦的女人向外边望了……人家要把我从这里赶走！……大伙儿都要把我赶走……我碍着大家……可我不能从这里搬走，这里每一块地板上都保存着她那双小脚的印痕……每个屋角里都回响着她

的笑声和哭声。”

她倒在那張沙发里，号啕大哭起来。

“啊！”她噙着泪說，“野兽也沒有这样殘酷……这些人要把我从这所屋子里赶走，我的孩子就在这里断气的……她的小床和所有的玩具都放在原来的地方……我亲自在她房間里揩拭灰尘，免得移动一小件东西的位置……我跪着在每寸地板上爬过，吻遍了我小女儿留下的脚印……他們却要把我赶出去！先把我的悲痛，我的想念，我的絕望攆走吧……”

她双手捂住臉，用一种撕人心肺的声調号哭着。我看見管理人的鼻子突然紅起来，自己也覺得眼睛里噙着泪水。

男爵夫人怀念夭亡的孩子的那种絕望神情，使我丧失了力量，我不再想跟她談关于增加房租这件事了。同时她哭得使我神經非常紧張，要不是在二层楼上，我一定会从窗子里跳出去的。临了，我无論如何想安慰一下这个泪流满面的女人，便尽可能亲切地对她說：

“对不起，請您安靜一下……您对我們有什么要求嗎？对我們有什么吩咐嗎？”

我声音里含着那么多的同情意味，倒使那管理人的鼻子变得更紅了。相反地，男爵夫人一只眼睛中的泪水立刻就干了，但另一只眼睛还流着泪，这表明她既不認为她的战斗行动是結束了，也不認为是打击了我。

“我要求……我要求……”她唉声叹气地說，“我要求，不要把我从这里赶走，我的小女孩是死在这里的……这里的一切都使我想起她。我不能……我不忍离开她的房間……我不能够移动她的小家具和玩具的位置。利用人家的不幸来发財，

这是卑鄙的行为。”

“誰利用您的不幸来发財？”我問。

“所有的人，从那个收我七百卢布的房东起。”

“可是請您原諒，男爵夫人！”管理人叫起来。“七間富丽堂皇的房間、两間象客厅那么大的厨房、两間小房間……您要是把那三个房間讓給别人，也还留着两对正門出入。”

“我一間也不讓，”她斬釘截鉄地回答，“我深信，总有一天我那走了邪路的丈夫会醒悟过来，会回来的。”

“那就只好付七百卢布了。”

“即使不加租的話，”我吞吞吐吐补了一句。

男爵夫人望着我，好象想用目光把我燒成灰烬，把我淹死在眼泪里似的。喝，这个女人！我只要想起她，就渾身一陣冷。

“問題倒不在租金上，”她說。

“非常合情合理！”微尔斯基向她一鞠躬，称贊她。

“問題也不是完全在于房东的要求。……可是我总不能付七百卢布租金住这样的房子……”

“您对这幢房子有什么不滿呢？”我問。

“对規規矩矩的人来說，这幢房子是一个可耻的地方，”她高声叫着，加重做着手势。“因此我不是从个人出发，而是为了道德才請求……”

“請求什么？”

“請求弄走那些大学生，他們住在我楼上，不許我从窗子里探头望，他們使所有的人都走上了邪路……”

她一下从那張双人沙发上站起来。

“噢，你們听見嗎？”她說，指了指隔壁的房間，那里窗戶是

朝院子开的。

我当眞听見那个长着黑褐色头发的怪男子的声音，他从三层楼上大声喊叫："瑪丽霞！瑪丽霞，上楼来！"

"瑪丽霞！"男爵夫人喊了一声。

"我在这里，您有什么事？"那有点臉紅的女仆走进来回答說。

"你給我小心点，一步也不准从家里出去！你們看，"男爵夫人往下說，"天天都是这样，晚上，那些洗衣妇都上他們那里去……天呀！"她虔誠地合着双手，高声說，"你們把这些虛无主义者赶走吧，这是伤风敗俗的根源，对整幢房子来說是一宗危險。他們把烟草和糖放在骷髏里。他們用人骨在茶炊底下撥着燒紅的木炭。他們存心有一天要把整副人骨带到这里来！"

她又那样大哭起来，我害怕她会变成歇斯底里。

"那些先生不交房租，所以很可能把他們……"我正要說下去。

男爵夫人眼睛里的眼泪刹那間干了。

"当然罗，"她打断我的話，"你們必須把他們赶出去……不过，先生，"她叫着，"他們虽然腐化墮落，但比他們更糟的却是那个……那个斯塔夫斯卡！……"

我看見男爵夫人說出这个名字时，眼睛里閃出憎恨的火花，我奇怪起来了。

"斯塔夫斯卡太太，那个漂亮女人住在这里嗎？"我不由得脫口說。

"啊，又来了个犧牲者！"男爵夫人指着我，喊叫起来，接着

她眼睛炯炯发光，用低沉的胸音說："考虑一下，想一想自己的花白头发以及做了一些什么吧！您知道，这个女人的丈夫被控告杀人，逃到国外去了。可是她靠什么生活的？靠什么来那样打扮的？"

"那个可怜的女人操劳得象牛馬一样，"管理人嘟嘟囔囔說。

"噢！又是一个！"男爵夫人高声說。"我的丈夫（我相信，一定是他！），从乡下派人給她送来了花束……管理人爱上了她，不向她預收房租，只向她收过去几个月的……"

"得啦，夫人，"那过去的地主提出抗議，他的臉紅得象鼻子一样了。

"連那个正直的糊涂人馬璐歇維支也整天对着她的窗戶望着……"

男爵夫人那悲伤的声調又变成了号啕大哭。

"只要想一想，"她哼叫着，"这样的女人倒有一个女儿……她撫养女儿是为了使她落入地獄，可是我……哦，我相信公道……相信上帝的仁慈，但我不理解……是的，我不理解上帝的意志，它夺去了我的孩子，却給那个……那个……留下了活潑的孩子……先生！"她叫了一声。"你們可以不去碰动这几个虛无主义者，但必須把她……赶出去！她的房間可以讓它空着，只要那个女人无处容身，房租由我来付！"

最后的一陣号叫压根儿就不合我的心意。我給那管理人打了个离开这里的招呼，然后鞠了一躬，冷冷地說：

"男爵夫人，請您原諒，这个問題由房东伏庫尔斯基先生亲自来解决吧。"

男爵夫人张开了胳膊，好象她当胸中了一弹。

“啊哟！原来是这样？”她轻轻地说。“这么说，您和这个……这个……伏库尔斯基，也都跟她打成一片了吗？好吧！在这种情况下，我等待着上帝的公正判决！”

我们没有再停留，就走了；在楼梯上，我踉踉跄跄象喝醉了酒。

“斯塔夫斯卡太太的情况您知道一些吗？”我问微尔斯基。

“是个正派的女人，”他回答道，“她又年轻又漂亮，一个人维持家庭开支……她母亲的养老金仅仅够付房租……”

“她跟母亲住在一处？”

“是的。同样是个好妇人。”

“她们付多少房租？”

“三百卢布，”那管理人回答。“先生，拿她们这些钱，简直象从祭坛上抢来似的。”

“让我们到她们家去吧。”我说。

“非常乐意！”他叫道。“但那个疯婆子谈论她的那些话，请您别听。她憎恨斯塔夫斯卡，为什么原因，我一点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她长得漂亮，还有个象小天使那样的女儿。”

“她们住在哪里？”

“在一层楼右边的侧屋里。”

我们怎样从楼梯上下来，走过天井，到了一层楼的侧屋，我是丝毫也记不起来了，因为站在我眼前的始终只有斯塔夫斯卡太太和伏库尔斯基。天呀，这是多么美满的一对呀！但如果她出嫁了，那有什么办法呢？何况干预这些事情，我是丝毫不感兴趣的。我喜欢这样，他们喜欢那样，命运也许还喜欢别

的……

命运呀！命运呀！……它用奇特的方法把人們撮合起来。要不是我几年前到霍普伐酒窖里去找馬哈尔斯基，我也就不認識伏庫尔斯基。再說，要不是我叫他进戏院，那他也許碰不到列茨卡小姐。我曾經无意中捉弄过他一次，我不打算再来一次了。但愿上帝自己照顧那些羔羊吧……

当我們在斯塔夫斯卡太太的屋子門外站住的时候，那管理人狡黠地微笑了一下，对我輕輕地說：

“您留心着，我們先探听那年輕女人在不在家。有您瞧的，我的先生！”

“我知道，我知道。”

那管理人不去撳鈴，却在門上敲了两下。門立刻敞开了，門里站着一个結实的小个子的女仆，袖子往上卷着，胳膊上淨是肥皂泡，她那双胳膊連一个大力士都会嫉妒的。

“哦，是管理員先生！”她拉长声音說。“我倒以为又是那个……”

“难道有人胆敢来糾纏不清嗎？”微尔斯基問道，声音里带着一点点激动。

“沒有人来糾纏不清，”那女仆用乡下人的土白回答，“不过今天有人送来了一束花。他們說，那是对面的馬璐歇維支送的。”

“那个下流坯！”管理人低声狠毒地說。

“男人們都是这样的。只要誰給他看中了，就象灯蛾那样向火光扑去。”

“两位太太都在家嗎？”微尔斯基問。

那胖女仆猜疑地对我望了一眼。

“这位先生是不是跟您一起来的？”

“是的。他是房东的全权代表。”

“他是年輕人，还是老头子？”她象个法院推事那样望着我，查問下去。

“你明明看見，他是年紀大的！”那管理人回答。

“中年人，”我赶紧提出更正。（天曉得，他們很快就要把十五岁的小伙子叫做老头了！）

“两位太太都在，”那女仆說，“只是有个女孩到年輕的太太那里来上課。那年老的太太在她房間里。”

“嗯！”管理人悻悻地說。“那好吧，替我們向那年老的太太通报一声。”

我們走进厨房，那里放着个满是肥皂泡和孩子衣服的洗衣桶。在一条挂在鍋灶附近的繩子上，同样也晾着孩子的小裙、小衬衫和小袜子。（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一家有个小孩子！）

从那稍稍开着的門里傳来一个蒼老女人的声音。

“跟管理人来的？一位先生？”那看不見的女人說。“也許是路易士，因为我昨夜正好梦見他。”

“进来吧，我的先生們，”女仆推开客厅的門，說。

那客厅不大，浸沉在珍珠一般发亮的色調中。一式軟家具漆成淺藍色，屋角放着一架鋼琴，两个窗戶上摆满白色的和淡紅色的花，墙壁上是一張美术协会的奖状，桌上有一盞灯，带着郁金香形状的玻璃罩子。

到过克惹楚夫斯卡太太那間家具罩着深顏色套子、象墓穴一般的客厅以后，这个房間看起来异样的亲切，好象她們天

天在这里等待客人似的。但那几把椅子在桌子旁边摆得过于对称了，証明客人还没有到。

过了一陣，一个穿灰衣服的上了年紀的女人走进客厅来。她那头花白的头发，那張看来瘦削、但却并不十分蒼老的臉，以及端正的五官，使我大吃一惊。我覺得这女人的面貌多少有点熟悉。

这时候，管理人把那件污漬斑斑的上衣的鈕扣扣好了两顆，象一个眞正的貴族那么文雅地鞠着躬，說道：

"請您允許我介紹一下：这位是惹契茨基先生，我們房东的全权代表，我的朋友。"

我对着他的眼睛看了一陣。必須承認，我对我們的过分匆促的友誼感到有些奇怪。微尔斯基看出这一点，他含笑地往下說："我說朋友，是因为我們两人在国外的时候，都見过同样有趣的事物。"

"您先生到过国外嗎？眞想不到！"那老妇人回答說。

"在一八四九年和稍后一些时候，"我說。

"您偶然在什么地方碰見过路易士·斯塔夫斯基沒有？"

"得啦，夫人！"微尔斯基微笑地叫着，又鞠了一躬。"惹契茨基先生三十年前到过国外，令婿却是四年前出走的。"

那老妇人摆一下手阻止他，好象赶走一只蒼蝇似的。

"不錯！"她說，"我在扯一些多么无意义的話，請先生原諒。可是我不断地想着路易士……对不起，我的先生們，請坐吧。"

我們坐下了，同时，那过去的地主又向老妇人鞠了一躬，她还了礼。

現在我才发覺，老妇人那件灰色衣服有許多地方打上了

补釘；一看見这两个人：一个穿着肮脏的外套，另一个穿着补过的衣服，一举一动却象侯爵，一种异样的忧郁侵襲着我。时間那把鏟平一切的犁从他們身上犁过去了。

“您一定不知道我們的忧虑，”那衰老了的女人轉过脸来向着我說。“我那女婿四年前在一件不愉快的案件中吃足苦头，而且完全是冤枉。在华沙有人謀杀了一个可怕的放高利貸的女人！唉，天呀！不值得談起。幸而一个朋友警告他，嫌疑落到了他身上……这完全是不公道的，先生……”

“他叫惹契茨基先生，”那过去的地主提醒她。

“……完全是冤枉，惹契茨基先生。这样一来他这个可怜人只好逃到国外去了。去年，眞正的凶手捉到了，路易士被宣布无罪，但是，两年来他已經沒有信息，那有什么用呢？”說到这里，她从靠椅上向我探过身来，小声說：“海倫，我的女儿，先生……”

“惹契茨基先生，”那管理人插嘴說。

“……我的女儿，惹契茨基先生，完全灰心丧气了……坦白地告訴你們，她在国外报紙上登載寻人广告，可总是杳无音訊，于是就灰心了……她是个年紀輕輕的女人呢，先生……”

“惹契茨基先生，”微尔斯基提醒她。

“……是个年紀輕輕的女人，惹契茨基先生，长得不錯。”

“漂亮极啦！”管理人热心地証实說。

“我跟她有点相象，”那上了年紀的女人繼續說，叹了口气，对那过去的地主点点头。“是这样的，我的女儿长得不錯，年紀輕輕，已經有了个孩子……也許她盼着再生几个呢。虽然，微尔斯基先生，我从来沒有听她談起过这件事。她默默地

在感到痛苦，但我想象得到她的痛苦，我以前在三十岁上……”

“我們中間有誰沒有經过这个年紀呢，”管理人深深地叹口气。

門嘎吱一声开了，一个小女孩手里拿着織針跑了进来。

“好奶奶！”她叫着，“几时我才能給洋娃娃編織好这件短外衣呀。”

“海柳涅！”老妇人严厉地制住她，“你沒有行过礼。”

那女孩行了两个屈膝礼，我有点笨拙地，微尔斯基先生却象一个伯爵那样地还了礼。她一面指給祖母看那副上面挂着一方块黑色羊毛織品的織針，一面繼續說。

“好奶奶，冬天快到啦，我的洋娃娃还沒有一件衣服可以穿了上街。奶奶，你瞧，我又漏了一針啦。”

（一个非常漂亮的孩子！仁慈的上帝呀，为什么斯达史不是她的父亲呢！要是的話，他也許不会象今天这么乖戾了。）

祖母請求我們原諒，拿起織物和織針，这时，斯塔夫斯卡太太走进了客堂。

我可以自傲地說，在她来到的时候我依旧保持着庄重的态度，可微尔斯基却完全暈头轉向了。他象个大学生那样地站了起来，把上衣的扣子再扣上一个，甚至臉都紅了，含含糊糊地說：

“請允許我給您介紹惹契茨基先生，我們房东的全权代表。”

“我感到非常愉快，”斯塔夫斯卡太太回答說，垂下眼睛，向我点了点头。但她腮帮上那鮮明的紅暈和她臉上那点不安的神情說明我并不是个愉快的客人。

“等着吧！”我想，同时想象着伏庫尔斯基待在这个房間里的情况。“等着吧，我要馬上使你相信，你是用不着害怕我們的。”

这时候，斯塔夫斯卡太太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了，为了想掩飾自己的慌乱神情，她开始給小女儿整理衣服。她母亲的情緒也消沉了，管理人却完全变呆了。“等着吧！”我想，板起一張非常严厉的面孔，問道：

“你們在这幢房子里已經住得很久了嗎？”

“五年，”斯塔夫斯卡太太回答，臉更紅了。她母亲簡直在那張靠椅上发抖。

“你們付多少房租呢？”

“每月二十五卢布，”那年輕女人用勉强听得見的声音回答，臉色变得蒼白了，一面扯着女儿的衣服，一面絕非故意地向微尔斯基投了悬求的一瞥，如果我是伏庫尔斯基，我当場就会向她求婚。

“我們，”她声音更輕地往下說，“我們欠你們七月份的房租。”

我皺眉蹙額，样子活象柳齐弗，❶ 深深地吸了口气，仿佛把房間里的空气全吸进了似的，然后說：

“你們……在十月前一个錢也沒有欠我們。斯达史……对不起，伏庫尔斯基先生方才給我来信，說在这条街上三个房間收三百卢布，簡直是勒索。伏庫尔斯基先生不能容忍这样的剝削行为，他讓我通知你們，这套房間从十月份起每年收取两

❶ 柳齐弗，基督教神話中的鬼王，恶魔。

百卢布租金。如果你們不方便……”

这时候管理人甚至連人带椅往后退去。那老妇人双手合十，斯塔夫斯卡太太却睁大着眼睛默默地望着我。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呀！她又多么懂得用眼睛望人呀！我敢发誓，我要是伏庫尔斯基的話，毫无疑問，我会当場向她求婚的。她的丈夫如果两年来没有写信来，那一定烂得連骨头都不剩了。再說为什么要存在离婚这个制度呢？斯达史有这笔財产又为的什么呢？

門又嘎吱一声开了，进来一个約莫十二岁的女孩，头上戴着一頂小軟帽，手里拿着几本練习簿。这孩子有一張胖胖的健康的臉，但看不出特別聪明。她向我們行屈膝礼，又向斯塔夫斯卡太太和她母亲行了礼，吻了吻海柳涅的两边腮帮，就回家了。她才出去，馬上又从厨房里回来，臉一直紅到耳根上，对斯塔夫斯卡太太問道：

“后天我可以在什么时候来呢？”

“亲爱的，后天……你四点鐘来吧，”斯塔夫斯卡太太同样窘迫地回答。

女孩終于走了，斯塔夫斯卡太太的母亲不滿地說：

“哼，这也叫做上課！天哪！海倫給她至少上了一个半鐘头的課，得到的是四十分尼……”

“媽！”斯塔夫斯卡太太打断她的話，懇求地望着她。

（我要是伏庫尔斯基的話，我一定跟她結婚了。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女人呀！……怎样的面貌……怎样的表情……我有生以来还沒有見过这样的人！还有那一双小手、身段、体格、动作和眼睛，那双眼睛呀！……）

那年輕女人在一陣慌乱不安之后，又說起来了：

“我們非常感激伏庫尔斯基先生，感激他在这样条件下把房子租給我們！房东减低我們的房租，也許这是空前絕后的事。可我不知道，……享受他的好意，对我們来說是否恰当？”

“这不是好意，我的太太，这是一个高尙人的正当行为！”管理人插嘴說。“伏庫尔斯基先生同样減低了我的房租，我也已經接受了。我的太太，这是条很平常的街道，不大热鬧……”

“但房客倒不至于缺少，”斯塔夫斯卡太太說。

“我們宁愿租給原来的房客，他們举止安靜，而且肯守秩序，”我回答。

“您說得不錯，”那灰白头发的女人称贊我。“屋子里的秩序是我們首先关心的事。即使有时候海柳涅剪紙，撒了一地，弗兰齐斯卡也随时把它扫掉。”

“但是，好奶奶，我只有在給爸爸写信要他快点回来时，才剪个信封。”女孩接着說。

斯塔夫斯卡太太的臉上掠过又象忧虑又象疲倦的神情。

“毫无結果，一点消息也沒有嗎？”管理人問。

那年輕女人慢慢地搖搖头；我相信她这时叹了口气，但那么輕……

“是的，这就是一个长得不錯的年輕女人的命运！”那老妇人大声地說。“她不是个小姐，也不是个太太。”

“媽！”

“旣不是寡妇，也不是离过婚的女人，总之，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你說，你想怎么样，海倫；可

我告訴你，路易士已經死了。”

“媽！媽！”

“是的，”母亲激动地往下說。“我們大家在这里，每天每时都在等他，可全是白等。他要不是死了，就是把你丟了，所以你沒有等他的义务。”

两个女人的眼睛里都涌出眼泪：母亲由于生气，女儿由于……誰知道呢？也許是对那被破坏了的生活感到难过吧。

突然間我脑子里閃現一个主意，如果事情不牵涉到我的話，我認为这个主意是巧妙的。話得說回来，主意巧妙不巧妙，一点也不重要。我只要更舒适一点坐在椅子里，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咳嗽几声，所有的人全凝視着我，連海柳涅也在內，那我就很滿足了。

“我們認識的时間太短，所以我不敢……”我說。

“那完全是一样的，”微尔斯基先生打断我的話。“人家連不熟悉的人提出的好心效劳也会接受的。”

“我們認識的时間，”我对他責难地瞧了一眼，繼續往下說，“确实还不長，但請您允許，与其說是我，还不如說是允許伏庫尔斯基先生利用他的关系去寻找您的丈夫……”

“啊啊！”老妇人輕輕地叫了一声，那种声調未必見得是非常高兴的表示。

“媽！”斯塔夫斯卡太太又阻止她。

“海柳涅，”祖母坚决地对孙女說，“去找你的洋娃娃，給它織一件背心吧。我已經把那一針鈎上了。去吧！……”

女孩子有点詫异，也許甚至警覚起来，可她还是吻了祖母和母亲的手，带着織針出去了。

“对不起，我的先生，”那老妇人往下說，“坦白地說，对我并不重要……那就是說，我不相信路易士还活着。誰两年沒有写信的……”

“媽媽，够啦！”

“不！”母亲打断她。“即使你还沒有体会到你的处境，我对它倒完全熟悉了。在无穷尽的期望或者恐惧下，簡直活不下去。”

“亲爱的媽媽，对我的幸福和我的义务，只有我有权利……”

“别跟我談幸福，”母亲生起气来。“法庭查出了你丈夫跟那高利貸女人的曖昧关系，当他逃避审判的时候，幸福就已經完了。他是无辜的，这我知道，我准备发誓。但我和你都同样不明白，他干嗎上她那里去？”

“媽媽！先生們到底是生人呀！”斯塔夫斯卡太太失望地叫着。

“我是生人嗎？”管理人用責备的声調問，但他还是站起来，鞠了一躬。

“您和这位先生都不是生人，”老妇人指着我說。“我看他一定是个規矩人……”

这回是我鞠躬了。

“我告訴您，”老妇人繼續說下去，一面銳利地对着我的眼睛望，“因为我的女婿关系，我們一直对生活沒有信心，这种心情破坏了我們的安宁。可我公开地承認，他回来我更害怕。”

斯塔夫斯卡太太用手巾掩着脸，跑到她房里去了。

“哭吧，傻瓜，你哭吧，”生气的老妇人一面說着，一面不住

点着指头在后面吓唬。“这种眼泪，即使教人痛苦，也胜过你天天流的那一些……先生，”她轉过臉来向着我，“上帝要我們承当的，我全都承当，但是我覺得有一点……如果她丈夫回来的話，他还会把她最后剩下的一点幸福毁掉的。我敢发誓，”她声音更輕地往下說，“她已經不爱他了，虽然她自己完全不知道这一点；但是我相信，只要他……召唤她，她会立刻到他那里去的！”

一陣哽咽使她說不下去。微尔斯基和我相对地望了望，我們向那年老的妇人告别了。

“尊敬的夫人，”我在走的时候說，“不上一年，我就給您带来您女婿的消息。也許，”我不由得微笑一下，补充說，“事情有了那样的結果，使……我們大家都感到满意。大家……連那些不在場的人！”

老妇人怀疑地望着我，但我什么也沒有回答。我們再次向她告别，沒有再問起斯塔夫斯卡太太一声，就走了。

“請你們常常来看我們！”我們已經走到厨房里的时候，那年迈的妇人还叫了一声。

“当然，我会去的……我那个关于斯达史的計划能不能成功呢？那只有上帝能知道。事情一涉及爱情，一切指望都是徒然。但我还是要試一試，替这个女人恢复自由，这件事也是值得的。”

从斯塔夫斯卡太太屋子出来，我便跟管理人分手了，彼此都感到非常满意。他是个善良的人。但当我回到了家，考虑这次挨戶拜訪房客的結果时，我甚至抱住了头。

我打算整頓一下这幢房子的收入——結果你瞧，整頓了

一下，这幢房子的收入至少每年要减少三百卢布了。嗯，这样也好！也許斯达史会更快地改变主意，把他压根儿就不需要的那幢房子卖掉。

伊耳仍然有点病。政治局势照旧是处在完全不稳定的状态中。